

清代文字狱档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

清代文字狱档编辑略例

一本编用纪事本末体分案编纂每一案中材料之顺序以年月为次

二本编材料取之于本馆所藏下列三种清代文书之中

一军机处档

二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

三实录

编印时逐件于标题之下注明出处

三本编内容约有上谕奏折咨文供状等数种

四本编材料凡已采入雍正朱批谕旨上谕内阁及圣训东华录等书者均低一格排印并分别注明曾见各书至散见于其它载籍者即不列举

五凡一案之中上谕奏折咨文详文等已见于前复经它文引用者兹为便利起见省略其文第用小字注明已见本案某页

六军机处存档系当时移录之副本字句每有辄夺兹为慎重起见姑仍其旧不擅加改订遇有虫蚀残缺之处则以□符代之

七本编页数均每案自为起讫以期醒目

八此项文件因散在各朝档案之中一时搜集容未能备以后倘续有发见当再补刊

清代文字狱档目录

第一辑

谢济世著书案 乾隆六年九月起七年正月止

著孙嘉淦查明谢济世注书具奏谕 实录圣训法祖门卷三三

孙嘉淦奏遵旨查取谢济世所著书籍板片并销毁折 军机处档

王肇基献诗案 乾隆十六年八月起本年九月止

阿思哈奏据禀王肇基献诗缘由折 缴回朱批档

王肇基是疯人谕 实录

阿思哈奏讯得王肇基供情大略折 缴回朱批档

王肇基立毙杖下母妻交地方官安插谕 实录

阿思哈奏将王肇基杖毙折 缴回朱批档

丁文彬逆词案 乾隆十八年六月起本年九月止本案缺三法司折一件

孔昭焕奏丁文彬冒称亲戚并搜获所携书籍折 军机处档

丁文彬赴衍圣公门投字 军机处档

杨应琚奏审拟丁文彬等折 军机处档

丁文彬等供单 军机处档

杨应琚奏带丁文彬回省折 军机处档
勿任丁文彬瘐毙狱中谕 实录
细查丁文彬逆书谕 实录
杨应琚奏丁文彬处死日期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丁文彬凌迟处死旨 军机处档
庄有恭奏查学院任内接过丁文彬献书折 军机处档
林君陞奏协获丁士麟等解交东省折 军机处档
觉罗雅尔哈善奏将丁文耀押送东省折 缴回朱批档
庄有恭奏将丁文耀等拿解东省折 缴回朱批档
鄂容安奏丁文耀已获折 缴回朱批档
林君升奏续获王素行一并解东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庄有恭奏请交部治罪折 军机处档
照庄有恭学政任内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庄有恭奏谢恩折 缴回朱批档
杨应琚奏审拟丁文耀等折 缴回朱批档
丁文耀等改为监候处决旨 军机处档
 刘震宇治平新策案 乾隆十八年十月起本年十二月止本案缺供单一件
 范时绶奏刘震宇呈书讯拟黜革折 缴回朱批档
王兴吾奏搜查刘震宇家并讯其妻子及刷匠等折 缴回朱批档
将刘震宇即行处斩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严法纪门卷一九七
范时绶奏刘震宇斩讫折 缴回朱批档
哈攀龙奏刘震宇献书折 缴回朱批档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乾隆二十年二月起本年十月止本案缺吏部折一件胡宝
 琮奏胡中藻资产变价折内清单一件
 卫哲治覆奏查出胡中藻诗文折 缴回朱批档
刘统勋奏赴兰查办鄂昌诗文书信折 缴回朱批档
将张泰开严加讯究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张泰开革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俟拿解到京交大学士等审拟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
训严法纪门卷一九八东华录
将胡中藻家属提省监禁并查抄贓产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刘统勋奏搜得鄂昌书札折 缴回朱批档
刘统勋奏遵旨押解鄂昌折 缴回朱批档
范时绶奏交代已完即行赴京折 缴回朱批档
传谕八旗务崇敦朴谕 军机处档圣训厚风俗门卷二六三东华录

传谕胡宝琮亲赴胡中藻家搜查并严讯根究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刘统勋奏搜查鄂昌钱日烜杂记折 缴回朱批档
方观承奏州县中之壬戌进士并未送有胡中藻诗本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到任后再严查胡中藻家属折 军机处档
胡宝琮奏访拿胡中藻亲近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严讯胡中藩等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查拿监禁胡中藻家属折 缴回朱批档
将李蕴芳交胡宝琮查搜办理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胡宝琮奏范廷楷疏纵胡中藻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讯明各犯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查讯李蕴芳与胡中藻往来字迹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范廷楷纵容胡中藻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搜查胡中藻家中字迹折 缴回朱批档
刘统勋奏鄂昌行署查出诗稿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不敢稍懈搜查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参知县申发祥与逆犯互相标榜折 缴回朱批档
李蕴芳实可恶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刘统勋不瞻顾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胡宝琮奏拿问石城县知县李蕴芳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传谕胡宝琮提讯张绍衡押送来京并查刻诗斗方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即将张绍衡飞速提案并拿问胡中藩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胡中藻斩决家属免缘坐张泰开免罪鄂昌俟另审谕 军机处档圣训严法纪门一九八东华录
胡中藻已经正法贖财酌留贍母范廷楷从宽李蕴芳严审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停止江西会乡试不必行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文教门卷三五东华录
胡宝琮奏拿审胡中藻族侄胡论觉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查胡中藻亲戚故旧悖逆诗文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拿获胡中藻亲戚张绍衡折 缴回朱批档
报闻胡宝琮覆奏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杨锡绂奏谢胡中藻案免缘坐株连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请开复申发祥官职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整饬江西士风折 缴回朱批档
准军机大臣奏裘曰修革任饶学曙降级余依议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富勒浑奏梁诗正谨慎畏惧折 缴回朱批档

胡宝琮奏胡中藻资产变价折 缴回朱批档

第二辑

刘裕后大江滂书案 乾隆二十年五月起本年六月止

蒋元益奏饬将刘立后并大江滂书解送巡抚折 缴回朱批档

恒文奏据禀刘立后呈书情形折 缴回朱批档

恒文奏审讯刘裕后及其家属邻长折 缴回朱批档

程●秋水诗钞案 乾隆二十年九月起本年十一月止本案缺庄有恭审拟折奏一件

富勒赫奏抄录县详并诗钞刻本折 缴回朱批档

庄有恭奏赵永德等呈诉两词及讯情诈书折 缴回朱批档

瑚宝奏据前后县详及饬审缘由折 缴回朱批档

将赵永德交抚审拟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圣训圣治门卷十九

庄有恭奏赵永德供非旗人折 缴回朱批档

陈安兆著书案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起本年十二月止

富勒浑奏查办陈安兆著书折 缴回朱批档

富勒浑奏陈安兆著书狂谬已经学臣指出折 缴回朱批档

陈安兆案无庸办理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蔡显闲渔闲闲录案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起本年六月止本案缺刑部议复一件议奏一件供单一件

高晋等奏查蔡显呈初审拟折 缴回朱批档

蔡显著从宽改为斩决旨 军机处档

蔡显案各犯应按律严治不得姑息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严法纪门卷二零一

高晋等奏请交部议处折 缴回朱批档

高晋等奏将蔡显正法余俱分别审拟折 缴回朱批档

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起三十三年六月止本案缺三法司议奏一件

苏昌熊学鹏奏齐周华著书悖逆及审拟折 缴回朱批档

齐召南来京候旨谕 军机处档

宽免齐式昕等治罪旨 军机处档

明德奏杨绳武家中并无不法书籍折 缴回朱批档

熊学鹏奏齐召南已由仁和县起程折 缴回朱批档

宋邦绥奏谢济世著有梅庄杂著折 缴回朱批档

密行查办寄银生息之事谕 军机处档实录

宽免齐召南杖流谕 实录

熊学鹏奏密查齐召南生息银两折 缴回朱批档

将梅庄杂记书板销毁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熊学鹏奏查出吕抚著书怪妄请追板销毁折 缴回朱批档

尤拔世奏江日泰并无代齐召南存银生息折 缴回朱批档

永德奏调查齐召南资产折 缴回朱批档

富尼汉奏故宦李绂曾作诗文怨望讥讪折 缴回朱批档

明山奏房演为齐周华作过奏草序折 缴回朱批档

将吕抚圣学图各板销毁谕 实录

永德有意沽名传旨申饬谕 军机处档

永德奏将齐召南宽免递回原籍折 缴回朱批档

永德奏严讯齐召南寄银生息折 缴回朱批档

永德奏委员研讯齐召南寄银生息折 缴回朱批档

永德奏齐召南病故折 缴回朱批档

方世俊奏谢梦思不法字迹折 缴回朱批档

李绂诗文案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起本年十月止本案缺吴绍诗初奏一件

李绂子孙与李茹旻等毋庸置议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圣训圣治门卷二一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吴绍诗奏将李绂诗文本片销毁折 缴回朱批档

李浩结盟安良二图及孔明碑记图案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起本年十二月止本案
缺崔应阶审拟折奏一件

永德奏据禀查获李浩背卖结盟安良孔明碑记并提省折 军机处档

崔应阶奏据禀拿获李浩等并查办缘由折 军机处档

著崔应阶饬属速拿案内各犯毋使免脱并查粤东果否现出石碑据实覆奏谕 军机
处档

李侍尧等奏查石城县无现石碑之事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崔应阶奏获讯傅阿有等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永德奏将李浩解闽审讯折 缴回朱批档

永德奏李浩停解折 缴回朱批档

崔应阶奏审讯李浩等各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著将在浙人犯解送福建审讯谕 军机处档实录

永德奏将李浩七犯解闽折 缴回朱批档

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 雍正八年十月起乾隆四十年三月止本案系雍
乾两朝著

傅泰奏屈明洪缴印投监折 缴回朱批档雍正朱批谕旨

李侍尧德保奏据缴屈大均诗文折 军机处档

李侍尧德保奏据缴屈大均广东新语并查缴文外折 军机处档

屈稔浚供单 军机处档

著高晋等再行晓谕呈献触碍书籍谕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屈大均诗文止须销毁屈稔浚等俱不必治罪谕 实录东华录圣训圣德门卷三

传谕高晋确访雨花台葬衣冠之事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萨载奏遵旨查办伪妄书籍折 军机处档

高晋奏查屈大均所葬衣冠处之雨花台折 军机处档

高晋奏查访雨花台情形折 军机处档

德保奏查讯屈大均族人指出屈大均葬所折 军机处档

第三辑

澹归和尚遍行堂集案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起本年十二月止本案缺旨一件兼署两广总督德保折奏一件刑部折奏一件天津兵备道额尔金泰天津府知府明兴咨文一件福隆安查高秉等家什物单一件

福隆安奏查办高秉等住房书籍折 军机处档

于敏中奏派员检查高秉等三家书籍折 军机处档

将高秉交部议处陈建及清笑生两家子孙均可不必深究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著将遍行堂集及其余墨迹墨刻查明缴进并椎碎碑石官为选择僧人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萨载奏饬详查喜逢春传奇本并缴遍行堂集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萨载奏拘讯高●之妻妾情形折 军机处当

翟起泰供单 军机处档

查明高●妻属等名下书籍衣物清单 军机处档

查封高棚高擗家存诗画书籍清单 军机处档

于敏中奏查阅高棚高擗家存书籍折 军机处档

高晋奏饬缴遍行堂集各书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高晋奏拿解高●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查封高●书籍衣物细数清单 军机处档

李侍尧德保奏遵旨查办澹归墨迹诗集丹霞碑记并陈建等著述折 缴回朱批档军机处档

李查出书籍墨刻清单 军机处档

海成奏遵谕查缴遍行堂集皇明实纪喜逢春传奇折 缴回朱批档

萨载奏喜逢春传奇板片销毁折 军机处档

半截奏折 军机处档

严●私拟奏折请立正宫案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起本年八月止

舒赫德奏严投递禀启恳求代奏情形折 军机处档

严烦代奏禀底 军机处档

字寄舒赫德等将严审明具奏正法 军机处档

字寄舒赫德等将严严加刑讯至呈递四阿哥启帖毋庸追究 军机处档

字寄舒赫德等审讯严不必过用重刑以致刑毙 军机处档

舒赫德等查拿严亲属咨 军机处档

舒赫德等奏连日严审严情形折 军机处档

严口供 军机处档

严案内各犯口供 军机处档

交九卿三法司将严严审定拟谕 军机处档

舒赫德等连奉上谕廷寄会审启 军机处档

舒赫德等奏奉谕审讯严折 军机处档

即将严律拟完结论 军机处档

舒赫德等无庸查办严家属咨 军机处档

舒赫德等奏遵旨咨行山西毋庸查拿严家属折 军机处档

舒赫德等奏将严严审定拟折 军机处档

字寄巴延三已将严斩决即派黄检赴该犯原籍搜查 军机处档

黄检奏搜查严及其亲属家宅并省释严卓等折 军机处档

王尔扬撰李范墓志称皇考案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

巴延三奏查获李抡元所刻墓志碑文悖逆折 缴回朱批档

李承邨奏赴李抡元赵扩两家查办折 缴回朱批档

王尔扬所作墓志无庸查办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李承邨奏李抡元赵扩两家查无不法字迹并遵旨释放折 缴回朱批档

巴延三奏飭将李抡元等释放并宣示上谕折 缴回朱批档

袁继咸六柳堂集案 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起本年九月止

巴延三奏汇缴应禁书籍折 军机处档

传谕实力查缴六柳堂集谕 军机处档实录

德保奏查禁闽省六柳堂集折 军机处档

郝硕奏查获未优轩等集及板片折 军机处档

觉罗图思德奏飭查六柳堂集务期净尽折 军机处档

李侍尧等奏查禁违碍著述及六柳堂集等书折 军机处档

杨景素奏查禁六柳堂集折 军机处档

龙凤祥麝香山印存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起四十四年正月止

觉罗图思德奏查获龙凤祥麝香山印存折 军机处档

龙凤祥无庸照逆案办理论 实录

郝硕奏在龙凤祥家中查获各图章折 军机处档

郝硕在龙凤祥家中查获图章诗幅咨 军机处档

觉罗图思德奏审拟龙凤祥发遣折 军机处档

贺世盛笃国策案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

浦霖奏查讯贺世盛笃国策悖逆并亲属审拟折 军机处档

嵇璜等奏遵旨核拟折 军机处档

宽免贺世盛及其子侄等罪名论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德门卷五
第四辑

刘翱供状案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起本年七月止

颜希深奏刘翱呈缴悖逆书本折 缴回朱批档

申飏颜希深办事不精细论 军机处档实录

将刘翱发遣论 军机处档实录

李湖奏改委再向刘翱家中搜查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颜希深奏办理刘翱逆书案折 缴回朱批档

李湖奏查缴刘翱藏书及审拟情形折 缴回朱批档

李湖奏刘翱私编供状律应斩决折 缴回朱批档

德保奏玩纵刘翱之力暄春病故折 缴回朱批档

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起本年七月止

李湖奏查办黎大本案缘由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三宝等奏宣布谕旨折 缴回朱批档

李湖奏遵旨审拟黎大本等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陶煊张灿同辑国朝诗的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起四十四年正月止

李湖奏查办违悖诗集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李湖奏查出陶煊选诗折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陶士等免其治罪旨 军机处档实录

李擷虬峰集案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

萨载等奏查出李擷诗集并审拟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萨载解送奏稿供单书板咨 军机处档

李东献等供词 军机处档

陈希圣诬告邓慥收藏禁书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

李湖奏申办陈希圣挟嫌诬首邓慥收藏禁书案折 缴回朱批档

李湖奏经手事件料理清楚恭报交印起程日期折 缴回朱批档

黄检私刻其祖父黄廷桂奏疏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起四十五年三月止

黄检交部议处所有奏疏板片印本解京销毁谕 军机处档实录

著黄检速将板片书本解销谕 军机处档实录

著巴延三将黄检刻送奏疏查明汇解谕 军机处档

巴延三著传旨申饬谕 军机处档实录

军机处奏传询黄文璟折 军机处档

黄检私刻奏疏种种乖谬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训臣工门卷一九一东华录

巴延三奏查办黄检分送晋省官员奏疏折 军机处档

巴延三奏闻命悚惧恳交部议处折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黄检奏遵旨悚陈下忱折 军机处档

杨景素奏兼署福建巡抚印务并黄检进京日期折 缴回朱批档

杨景素奏将已刊之伊曾祖杨捷平闽记呈览折 军机处档

尹嘉铨奏令子将黄廷桂奏疏并已刊伊父尹会一之题奏旧案缴销折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发还尹嘉铨原书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萨载奏将黄廷桂奏疏一部咨毁折 军机处档

农起奏将黄廷桂奏疏呈缴折 军机处档

黄模奏请一并交部议处折 军机处档

国泰奏将黄廷桂奏疏一部解毁折 军机处档

雅德奏晋省大臣之家并无镌刻奏疏折 缴回朱批档

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书案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起本年五月止

单功擢奏查讯张九霄家情形折 军机处档

于敏中等奏审拟智天豹等折 军机处档

宽改律拟旨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德门卷四东华录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于敏中等奏审拟殷成靠山折 军机处档

石卓槐芥圃诗案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起四十五年五月止

郑大进奏查办石卓槐芥圃诗钞折 军机处档

郑大进奏查办芥圃诗钞内列名校订之人折 军机处档

富勒浑等奏审拟石卓槐等折 军机处档

石卓槐凌迟处死旨 军机处档

祝廷诤续三字经案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起四十五年八月止

郝硕奏查讯祝庭诤续三字经书及祠碑折 军机处档

郝硕奏审拟祝泮等折 军机处档

郝硕奏将祝廷诤遗产什物估价折 军机处档附清单一件

艾家鉴试卷书写条陈案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起本年十一月止

郑大进奏查讯艾家鉴条陈折 军机处档

郑大进奏审拟艾家鉴折 军机处档

艾家鉴试卷原文

第五辑

魏塾妄批江统徙戎论案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

福隆安等奏魏塾俟质讯事竣即正法折 军机处档

将魏塾改为立决谕 军机处档实录

徙戎论 晋惠帝元康九年军机处档江统

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起本年九月止

闵鄂元奏查办碧落后人诗及约亭遗诗折 军机处档

吏部覆查鲁之裕并呈毁戴移孝原书奏 军机处档

查毁碧落后人诗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厚风俗门卷二六四

吏部知会 军机处档

袁守侗奏查出为戴移孝作序之鲁之裕并书籍折 军机处档

吴坛奏查办逆书折 缴回朱批档

闵鄂元奏审拟戴世道等折 缴回朱批档

富勒浑等奏查办戴移孝逆书案折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将鲁之裕书阅看折 军机处档

三宝奏查办戴移孝等逆书案折 军机处档

尚安奏查办戴移孝等逆书案折 军机处档

李质颖奏查戴移孝等书籍折 军机处档

勒尔谨奏查办戴移孝等诗折 军机处档

戴移孝父子戮尸戴用霖等应斩秋后处决旨 军机处档

姚成烈奏查戴移孝及戴本孝等诗录折 军机处档

李湖奏戴移孝戴昆逆诗折 军机处档

富纲奏查办戴移孝戴昆逆诗折 军机处档

福康安等奏查办戴移孝戴昆逆诗折 军机处档

巴延三奏严查戴移孝戴昆逆诗折 军机处档

姚成烈奏解鲁恕杰审讯折 军机处档

富勒浑等奏查审鲁之裕子孙折 军机处档

将鲁恕杰严讯谕 军机处档实录

舒常郑大进奏审讯鲁恕杰折 军机处档

吴英拦舆献策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

姚成烈奏吴英投书并审拟折 军机处档

吴英策书原本

刘遴宗谱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

国泰奏据禀查出刘遴宗谱飭司提审折 军机处档

搜查刘遴家中有无不法字迹再按律办理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厚风俗门卷二六四

吴碧峰刊刻孝经对问及体孝录案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起四十七年正月止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著陈辉祖覆奏谕 军机处档实录

陈辉祖奏在湖北任内办理刊刻孝经对问体孝录案糊涂折 军机处档

舒常奏审拟吴碧峰等折 军机处档

叶廷推海澄县志案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起四十七年二月止

杨魁奏提审周铿声叶廷推等各缘由折 军机处档

将诬控之周铿声按律定拟叶廷推无辜省释谕 军机处档实录

杨魁奏审拟周铿声及家属分别斩决缘坐等情折 军机处档

程明塌代作寿文案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起四十七年五月止

富勒浑奏查办程明塌等悖逆文词折 军机处档

富勒浑奏审拟程明塌等罪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程明塌等供单 军机处档

将程明塌改为应斩立决缘坐各犯俱着宽免谕 军机处档实录

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止本年六月止

陈辉祖等奏查出逆诗多种无忆鸣诗集案 军机处档

将卓天柱等与卓汝谐审办谕 军机处档实录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祇将卓天柱等收藏干禁之处例拟谕 军机处档实录

陈辉祖奏审拟卓天柱等折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陈辉祖奏附录审拟案情折 军机处档

第六辑

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四十八年十二月止

尹嘉铨奏为父请谥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尹嘉铨奏请将伊父从祀文庙折 军机处当缴回朱批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尹嘉铨著革去顶戴拿交治罪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著英廉查抄尹嘉铨京寓谕 军机处档

英廉奏查抄尹嘉铨京寓片 军机处档

袁守侗奏查抄尹嘉铨家产书籍折 军机处档附片

三宝等奏审讯尹嘉铨二折供情折 军机处档

袁守侗奏查过尹嘉铨收藏书籍及刻版解京折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查缴近圣编谕 军机处档实录

三宝等奏 军机处档

三宝等奏 军机处档

供一 军机处档

供二 军机处档

供三 军机处档

供四 军机处档

供五 军机处档

供六 军机处档

供七 军机处档

供八 军机处档

供九 军机处档

供十 军机处档

供十一 军机处档

供十二 军机处档

三宝等奏会审尹嘉铨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严法纪门卷二零五东华录

供十三 军机处档

供十四 军机处档

供十五 军机处档

供十六 军机处档

供十七 军机处档

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德门卷二四东华录

尹嘉铨年谱妄行记载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慎刑门卷一一八东华录

严查尹嘉铨所著书籍解毁谕 军机处档实录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闵鄂元奏查抄彭知县藏刻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附片

闵鄂元遵谕查缴近圣编书板并大清典礼等书封送咨 军机处档

通行查禁尹嘉铨自著各书谕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

袁守侗奏严查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雅德奏查缴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富勒浑复奏查缴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舒常等奏查缴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姚成烈奏搜查尹嘉铨所著书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巴延三奏查办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李本奏查办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雅德奏勒限搜罗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

郝硕奏解毁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附书籍板片清单

国泰奏查毁尹嘉铨书籍并由五贤祠内撤去施闰章等配享折 军机处档

刘墉奏解缴已获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陈辉祖奏严查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福康安等奏查缴尹嘉铨著述及板片折 军机处档

毕沅奏严查尹嘉铨著述及板片折 军机处档

富纲奏查缴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

李侍尧奏查缴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

附单一

附单二

李湖奏严查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

雅德奏查出尹嘉铨书文碑刻折 军机处档

附查出尹嘉铨书文碑刻清单一

附查出尹嘉铨书文碑刻清单二

杨魁奏查缴尹嘉铨书籍及板片折 军机处档

刘秉恬奏续解尹嘉铨应毁书籍折 军机处档

附滇省查缴尹嘉铨书目清单

姚成烈奏查缴尹嘉铨父子书籍折 军机处档

刘峨奏估变尹嘉铨家产折 军机处档

第七辑

柴世进投递词帖案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月

江苏巡抚明德折奏 军机处档

附柴世祿等供单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五月

安徽学政德风折奏 军机处档

安徽巡抚富尼汉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实录

安徽巡抚富尼汉折奏 军机处档

安能敬试卷诗案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

顺天学政倪承宽折奏 军机处档

附安能敬供单 军机处档

附安能敬试卷原诗 军机处档

王珣遣兄投递字帖案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月

户部右侍郎金简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王珣供单一 军机处档

王珣供单二 军机处档

王珣供单三 军机处档

王珣供单四 军机处档

王琦供单一 军机处档

王琦供单二 军机处档

陈洪书供单一 军机处档

陈洪书供单二 军机处档

许江龄供单 军机处档

张德仁供单 军机处档

张成德供单 军机处档

张文礼供单 军机处档

诸葛移供单 军机处档

尹延龙供单 军机处档

赵建宗供单 军机处档

大学士于敏中等折奏 军机处档

陆显仁格物广义案 乾隆四十年三月-五月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广西巡抚熊学鹏折奏 军机处档

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

江苏巡抚杨魁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四十四年五月

上谕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杨魁折奏 军机处档

广东巡抚李质颖折奏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王大蕃撰寄奏疏书信案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四十八年十一月

江西巡抚郝硕折奏 军机处档

安徽学政戴第元折奏 军机处档

暂护江西巡抚印务布政使秦雄飞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

梁三川奇冤录案 乾隆十六年三月

广东巡抚李湖折奏 军机处档

焦禄谤帖案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闰五月

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折奏 军机处档

旨 军机处档

高治清沧浪乡志案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

署理湖南巡抚李世杰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方国泰收藏涛浣亭诗集案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五月

安徽巡抚谭尚忠折奏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治门卷二十四
回民海富润携带回字经及汉字书五种案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六月
广西巡抚朱椿折奏 军机处档
附查出海富润携带回教书籍清单 军机处档
两广总督巴延三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江南提督保宁折奏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闵鄂元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戴如煌秋鹤近草案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
河南巡抚李世杰折奏 军机处档
楼绳等呈首河山氏谕家言暨巢穴图略案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
浙江巡抚福崧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第八辑
杨淮震投献霹雳神策案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至二十一年正月
山东学政谢溶生折奏 军机处档
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白钟山折奏 军机处档
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白钟山山东学政谢溶生折奏 军机处档
朱思藻吊时语案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
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折奏 军机处档
林志功捏造诸葛碑文案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
闽浙总督杨廷璋浙江巡抚庄有恭折奏 军机处档
阎大镛侯侯集案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至八月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慎刑门卷一一五一
署两江总督高晋折奏 军机处档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署两江总督高晋折奏 军机处档
太子太保两江总督尹继善折奏 军机处档

余腾蛟诗词案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至十一月

江西巡抚胡宝瑑折奏 军机处档

附原诗及注解

附供单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慎刑门卷一一五一东华录

江西巡抚常钧折奏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常钧折奏 军机处档

李雍和潜递呈词案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至十二月

护理江西巡抚印务汤聘折奏 军机处档

附李必亨即李雍和禀词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署江西巡抚汤聘折奏 军机处档

四川总督开泰折奏 军机处档

湖北巡抚汤聘折奏 军机处档

旨 军机处档

四川总督开泰折奏 军机处档

王寂元投词案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至十二月

陕西学政钟兰枝折奏 军机处档

甘肃巡抚明德折奏 军机处档

陕甘总督杨应琚甘肃巡抚明德折奏 军机处档

徐鼎试卷书有平缅表文案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

浙江巡抚永德折奏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永德折奏 军机处档

原写试卷

王道定汗漫游草案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至十二月

浙江巡抚永德折奏 缴回朱批档

署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崔应阶折奏 军机处档

乔廷英李一互诟诗句悖逆及乔廷英家藏明傅梅雉园存稿案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至三月

河南巡抚李世杰折奏 军机处档

置直隶总督袁守侗折奏 军机处档

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至四月
直隶总督袁守侗折奏 军机处档
附原呈 注解原词
山西巡抚农起折奏 军机处档
置直隶总督袁守侗折奏 军机处档
第九辑
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 雍正六年九月至十三年十二月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上谕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刑部左侍郎杭奕祿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刑部左侍郎杭奕祿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刑部左侍郎杭奕祿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上谕 实录东华录
上谕 实录东华录大义觉迷录
上谕 实录东华录
广西巡抚金鉷奏折 缴回朱批档
广西巡抚金鉷奏折 缴回朱批档
广西巡抚金鉷奏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上谕 实录东华录大义觉迷录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王国栋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上谕 实录东华录

上谕 上谕底稿北京大学藏)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上谕 实录东华录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 缴回朱批档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朱回朱批档

上谕 实录东华录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上谕 实录东华录

上谕 实录东华录

上谕 实录高宗圣训严法纪门

上谕 实录高宗圣训严法纪门

补辑

徐述夔诗案 附殷宝山诗案

江苏学政刘墉折一

江苏学政刘墉折二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廷寄

八月二十八日廷寄

江苏巡抚杨魁折一

九月初七日廷寄

署两江总督萨载折一

署两江总督萨载折二

九月十三日廷寄一

九月十三日廷寄二

九月十三日廷寄三

九月十四日廷寄

杨魁折二

萨载杨魁会奏折一

九月十六日上谕

九月十六日廷寄
萨载杨魁会奏折二
九月二十一日廷寄
大学士仍官两江总督高晋折一
九月二十四日廷寄
高晋折二
闽浙总督杨景素浙江巡抚王亶望折
萨载杨魁会奏折四
江宁布政史陶易折
九月三十日廷寄
山东巡抚国泰折一
萨载折
十月初五日军机处奏片
陕甘总督勒尔谨折一
毛澄供单
毛澄默写跋稿
勒尔谨折二
十月十三日军机处奏片
十月十五日廷寄
直隶总督周元理折
十月十七日陶易供词
陶易供词
十月十八日廷寄
萨载杨魁会奏折
萨载杨魁会奏折
萨载杨魁会奏折
大学士九卿会奏折
国泰折二
萨载杨魁会奏折
萨载折
陆琰书籍单
陆琰供词
陆琰供词二
陆琰供词三

陆琰供词四
陆琰供词五
大学士等奏片
十月二十九日大学士等奏片
大学士等奏片
谢启昆供词一
谢启昆供词二
谢启昆供词三
谢启昆供词四
浙江巡抚王亶望折
杨魁折
萨载折
山西巡抚巴延三折
阿桂等奏折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谕
十一月二十七日廷寄
国泰折
查封陶易原籍财产衣物清单
陕西巡抚毕沅折
贵州巡抚图思德折
福建巡抚黄检折
广西巡抚吴虎炳折
侍卫阿弥达等折
浙江巡抚王亶望折
广东巡抚桂林折
王锡侯字贯案 此案由军机处档案辑出
江西巡抚海成第一折
十月二十一日廷寄
大学士九卿议奏折
十月二十三日廷寄
十月二十六日上谕
江西巡抚海成第二折
王锡侯著作杂稿清单
江西巡抚海成第三折

十一月十二日上谕
十一月十二日廷寄
江西巡抚海成第四折
十一月十八日廷寄
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奏片
十一月二十五日廷寄
王锡侯供词一
王锡侯供词二
刑部侍郎钱汝诚折
署江西巡抚高晋折一
署江西巡抚高晋折二
十二月十七日谕旨
十二月二十一日谕旨
十二月二十三日谕旨
江苏巡抚杨魁折
江西巡抚郝硕折
湖广总督三宝折
王沅爱竹轩诗案
安徽巡抚闵鄂元折
安徽学政戴第元折
王廷赞呈词一
爱竹轩诗序
王廷赞呈词二
萨载闵鄂元等折
第一辑

谢济世著书案

著孙嘉淦查明谢济世注书具奏谕 实录圣训法祖门卷三三

谕军机大臣等朕闻谢济世将伊所注经书刊刻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况古人著述既多岂无一二可以指摘之处以后人而议论前人无论所见未必即当即云当矣试问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况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圭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害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关系亦不可置之不问也尔等可传谕与湖广总督孙嘉淦伊到任后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牴牾或标

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乾隆六年九月丁亥

孙嘉淦奏遵旨查取谢济世所著书籍板片并销毁折 军机处档

湖广总督臣孙嘉淦谨奏为钦奉上谕事准军机字寄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朕闻谢济世将伊所注经书刊刻传播云云 见本案本页 钦此钦遵旨寄信前来臣即密飭湖南布政使将谢济世所注书籍板片悉行查取并将查取缘由缮折奏明奉朱批谢济世著书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钦此仰见我皇上德同天地明并日月知言知人瑕瑜不掩兹据湖南布政使张璨将谢济世所注书籍并刊刻板片悉行查取送臣衙门臣查其所注经书以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孟子分列为五经加以易书诗春秋礼记共为十经其礼记并无成书春秋虽有笺注现止木板二十七块并未刻全其易经多袭取来知德易注有与程朱不合之处据称曾经进呈御览其孝经孟子注解甚略每章不过三五句无所发明书经则去古文而留今文诗经则尊小序大学则列古本皆系剿袭前人之成说并无独出之意见惟论语中庸则以朱注为有错误支离而以己意笺释之显与朱注牴牾但其立说皆浅陋固滞不足以惑世而盗名似亦毋庸逐条指摘烦渎宸聪伏读上谕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又命臣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臣谨遵谕旨将查取到谢济世所注经书一百五十四本刊板二百三十七块悉行焚毁再飭湖南藩臬两司并严飭谢济世将已经刷印送人之书悉行查出继续追取销毁毋得存留传布所有已经查送销毁之书籍板片数目理合奏闻再谢济世为人朴直颇知自爱其居官操守甚好奉职亦勤诚如圣谕可保无他至其著书之处亦深自愧悔不敢复蹈前失合并陈明谨奏乾隆七年正月初八日朱批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王肇基献诗案

阿思哈奏据禀王肇基献诗缘由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兼管提督事务臣阿思哈跪奏为奏闻事窃照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据汾州府知府李果禀称有流寓介休县居住之直隶人王肇基忽赴同知图桑阿衙门呈献恭颂万寿诗联后载语句错杂无伦且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佯作似癫非癫之状现在押发介休县收禁跟追来历严究确实另行呈报等语臣查借名献颂妄肆狂言大干法纪未便以其佯作疯癫少为轻纵臣恐该府县不知重轻办理不善臣随密嘱按察使唐绥祖飭令该府将王肇基押解赴省并将所献诗联封送查阅以便臣与藩臬两司亲加研审务必追究来历查其如何狂悖有无党羽讯得确情恭折具奏另行妥办一面密谕介休县亲赴王肇基家中逐细搜查有无收藏别样字迹及违禁器物并查其同居有无父母伯叔兄弟妻子及平日交结何人祖籍直隶何县逐一跟追悉心穷究不许该府县稍有讳饰去后此八月初九日下午之事适于八月初十日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八月初六日廷寄一件内封大学士公傅恒字寄因云贵督臣硕色折奏安顺提塘吴士周密禀有赴滇过普客人抄录传播妄诞不经之词等语奉上谕著传谕臣等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

扬漏泄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随钦遵选员设法密加缉访无致漏泄外伏查昨据汾州府所禀王肇基虽经提拿尚未解到或系另案匪徒或即系彼案羽党均未可定但事适相值迹有可疑臣现在飞催解省容俟提到严审确情并查阅所呈诗句另行奏报所有接奉上谕及汾州府禀获匪徒缘由理合恭折先行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臣谨奏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一日朱批览

王肇基是疯人谕 实录

阿思哈所奏流寓介休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著传谕该抚令其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至折内所称总督硕色前奏赴滇过普之客人一案王肇基迹涉可疑等语该犯果否知情该抚尤应悉心根究如实系彼案党羽证据确凿即彻底密行严办不得希图速结遂立时杖毙致情罪重大之恶犯不得明正典刑若与彼案实无关涉则王肇基自有应得之罪亦不必先存成见勉强牵连惟在该抚严审速办期于无枉无纵一有实在情节即行奏闻再其所献诗联等单亦应进呈朕览若该抚即由驿递具奏毋俟进折之便以致稽延乾隆十六年八月下壬子

阿思哈奏讯得王肇基供情大略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兼管提督事务臣阿思哈跪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大学士公传恒字寄内开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谕阿思哈所奏云云 见本案一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匪犯王肇基献诗狂悖缘由先据汾府知府李果口禀经臣一面据实奏闻一面密札臬司提犯并吊取所献诗联去后嗣据介休县押解该犯赴省并呈送诗联等字前来臣随亲提查讯据供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并无别事等语及查其诗联字句虽属俚鄙不堪尚有颂扬之意至续后所叙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毁谤圣贤肆其狂吠悖谬已极臣复逐加严究据供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诘其所指内外满汉文武大臣各事又从何处得来据供在各处当长随时有从京报上看来的有说闲话听来的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等语据此呓语胡供妄想做官形状及诗字内错乱无文语多荒诞似属病患疯癫之人但借名献诗逞其狂悖罪不容逭至滇省传播不经之词一案讯据供称这本子做完写完即行呈献并未与人看见再四盘诘矢口不移似与彼案无涉惟是该犯原籍系直隶平乡县自幼读书不成四处游荡行踪无定尚须咨查来历现在有母有妻同居介邑及该犯平日有无奸匪往来出入踪迹均须确实访查方无纵漏臣恐该犯所献诗联或有抄袭随拈题当堂试验笔迹字句俱属相符除将该犯发司再加严审按律定拟容俟备录全供请旨办理外谨将臣所讯该犯供情大略及提到诗联等字原本一册并当堂试验笔迹片纸一张钦遵谕旨由驿递进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臣谨奏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批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已

王肇基立毙杖下母妻交地方官安插谕 实录

军机大臣等览山西巡抚阿思哈所进王肇基书一本癫狂悖谬竟是疯人所为与滇省伪造奏稿一案并无关涉但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捏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著传谕该抚阿思哈将该犯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其母妻现在晋省亦著该抚严加讯问是否知情如果不知情飭令押解直隶原籍交地方官安插至滇省伪造稟稿逆犯该抚应仍遵照前旨速行密飭严查不得稍有疏纵乾隆十六年八月下癸亥

阿思哈奏将王肇基杖毙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兼管提督事务臣阿思哈跪奏为奏明事乾隆十六年九月初二日未刻接准兵部火票递回臣由驿赍进奏折一封奉有朱批谕旨并承准廷寄内开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览山西巡抚阿思哈所进王肇基书一本云云 见本案本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随差员于司监提出该犯复加严讯供词悖谬行动颠狂竟是疯人形径且其平日不安本分游荡四方作奸犯科事所不免似此狂悖匪徒断难容于圣世遵于九月初三日传同臬司并该府县等将该犯王肇基押赴省城内通衢市曹当众杖毙讫并即剜切出示宣布皇恩晓谕劝勉俾愚民共知炯戒该犯母妻现在行提严讯明白押解原籍安插至滇省伪造奏稿一案事关悖逆尤为重大臣自当凛遵前旨 朱批此事另有旨谕 密访严拿实力侦缉断不敢稍有泄漏略存将就之见以致疏纵合并陈明所有臣钦遵谕旨办理完结缘由理合恭折奏明伏乞皇上圣鉴臣谨奏乾隆十六年九月初四日朱批览

丁文彬逆词案

孔昭焕奏丁文彬冒称亲戚并搜获所携书籍折 军机处档

衍圣公臣孔昭焕谨奏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据臣守门人役禀称有一浙江人来口称姓丁名文彬系衍圣公亲戚现在携有书籍要通知进见因看其人行止可异不为通报伊咆哮不去现在同伊挑行李人在外等语臣思并无浙省姓丁亲戚因遣人向伊询问据丁文彬亲书一纸交役送进臣见其字中皆狂诞虚拟之词即意其必属匪人随搜其行李得其所携书籍二部计十本面书文武记傍书洪范春秋书面中间写大夏大明新书内多大逆不道之言又另有伪时宪书六本傍书昭武伪年号臣阅视不胜发指愤恨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丧心病逆之徒今其自投到此得以败露未始非天夺其魄也但该逆犯状托疯魔踪疑诡譎所造逆书未必尽出自一人之手且有人担负相随或在此外尚有同伙逆党亦未可知亟宜严速穷究庶不致使有漏网臣年尚弱诸未谙练未敢自行处讯供情时山东抚臣杨应踞因查捕蝗蝻现在袁州府属之鱼台县地方臣一面将逆犯丁文彬并挑行李人田姓严拿同逆书手字发曲阜县羁禁贮库飞即一面密札抚臣查办抚臣已于今日来驻袁州府城提犯严密审究应听抚臣审拟具奏外理合将盘获逆犯缘由恭折奏闻并将该犯手字抄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谨奏乾隆

十八年六月初三日朱批所见甚正所办甚决嘉悦览之

丁文彬赴衍圣公门投字 军机处档

予小子丁文彬原系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予丁父善至祖公世居务农有叔祖丁芝田在北路教习曾与先岳老圣公为盟予小子带府留住数日后予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今在松修道于己巳年曾有文武记二本太公望传一册申付松江学政庄有恭至今五载未有复命今续成洪范春秋五本已终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所以卫圣门之道敢伸达遵览余面谈不暨

杨应琚奏审拟丁文彬等折 军机处档

署山东巡抚臣杨应琚跪奏为拿获逆犯逆书据实奏明仰祈睿鉴事窃臣前因窃拿伪稿一事以曲阜地方往来人众最为烦杂曾节次谆致衍圣公臣孔昭焕一切留心稽查凡有见闻即行知会今臣赴沿河州县巡查蝻孽于六月初二日在鱼台县地方准衍圣公臣孔昭焕札开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据看门人役禀有浙江上虞人名丁文彬称系亲戚且称携有书籍不为传禀伊咆哮不去等语因思素无丁姓亲戚即遣询问随据丁文彬亲书来历一纸尽属虚谬狂词复索其书籍内中多有大逆不道之言且有伪宪书六本不胜发指愤恨当即密拿同逆书手字悉发曲阜县严讯等因随据曲阜县知县孔传松禀称人犯锁押在县里呈逆书两部十本伪宪书六本手札一纸各到臣随即检阅书内大逆不道之言不胜枚举真令人发指目裂当即一面委员同曲阜县将该犯就近严押至兖州候讯臣即一面星驰赴兖于初三日抵兖州府亲提丁文彬并挑行李人田应隆到案隔别研审缘丁文彬籍隶浙江上虞县幼失其父穷苦无聊伊与伊母皆曾受雇于人炊煮服役迨后雍正年间伊兄丁文耀移家松江华亭县卖烧饼为生伊即依兄自行读书稍知文义随于兄家教书于乾隆十三年间文彬剿袭陈言伪著文武记太公传等书于乾隆十四年三月内值江苏抚臣庄有恭任该省学政文彬将所著书三册于松江府城呈献当将书收去并无回覆嗣于乾隆十五年文彬捏称天命又将其书名为洪范春秋增益抽换并将书中六十章后丁子曰挖补为天子王帝曰等字又捏已故衍圣公曾许其二女为配传以尧舜之道于前衍圣公臣孔广燊故后即自以为承其统绪即位为王国号大夏年号天元擅加封赠并封其兄丁文耀为夏文公族叔丁左白封为太宰等官复捏写寄与孔氏书稿称其为岳母妻室书词悖谬狂逆毫无影响又于乾隆十六年伪造宪书三本又照写三本开列年号并自画铸钱样式实复属狂妄大逆无可置喙诘其因何来禀捏称因困苦之极欲将书籍交与衍圣公传位与他等语于五月内措费出门并手写逆书二部一送衍圣公一欲呈庄巡抚因抚臣庄有恭先经公出遂一并带至曲阜途中雇倩河南人田应隆代挑行李至公宅求见不得亲书来历送入经衍圣公臣孔昭焕取书查阅见有大逆语言随经拿获将人书一并发县札报到臣经臣亲审据吐供词皆属悖逆乖舛怪诞虚诬严加刑讯混以上命搪抵坚无别供诘其如何起意及主谋余党姓名连日研讯坚称并无其人亦无造给伪札等项情事查该犯所作悖逆

诸事已据一一供认而所著逆书又经令其当堂默写核对无讹是其罪案已为明确查丁文彬建号称王擅加封赠伪造宪书钱式又敢肆为逆语目无国法诚属罪大恶极难容稍缓刑诛查律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丁文彬应照谋反大逆律即行凌迟处死伊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贤及族叔丁左白是否同谋知情并丁文彬家内有无藏有别项逆书此外有无逆党并看过逆书之王姓蔡姓徐旭初等臣已讯明年貌住址饬委袁沂曹道张潮袁镇右营游击富勒和驰往江南松江府并浙江绍兴等府率同该地方官严行搜捕查拿解东另行审拟具奏至苏州抚臣庄有恭前在学政任内所收丁文彬书籍应请勅下该抚查明进呈其丁文彬途中雇挑行李之田应隆讯不知情应即行省释所有审拟提拿各缘由理合奏请皇上训示除另缮供折并将逆书十本臣亲加密封及来历一纸伪宪书六本一并封固进呈御览谨奏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七日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余著议奏

丁文彬等供单 军机处档

问据丁文彬供小子叫丁文彬今年三十八岁了原籍浙江上虞县人生长杭州今从雍正年间依傍兄嫂住在松江十余年了父母俱亡止有一个哥子并无兄弟未曾婚娶没有儿女的小子从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过曲阜见过老衍圣公讲尧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两个女儿许配小子的今年五月里在家设凑了一两一钱银子出门到台庄雇了同船姓田的人挑着行李小子步行走了好几天于五月二十八日到曲阜公府里门役不传小子写了说帖送进才取书去看谁知他嫌小子穷苦不肯传见反嘱县官拿住了祖父是庄农人俱不曾出仕的又供小子现住松江华亭县西门内花柳下南邻是开针铺的姓王不记名了北邻是周永生官

又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妄赖了供来供子小结亲是奉上帝命何须媒妁呢那一夫二妇乃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班班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与小子

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衍圣公歿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实因没有人帮助连饭也没得吃前年住在家里测字糊口去年正月到苏州写对子送各店家讨几文钱又在青浦讨了几天钱那南方的人都不明大道不理小子没奈何才要把做成这部书送到孔府来交与圣公传位与他的驳问你是何等样人辄敢混称天命在位的话这就该万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谋这逆书是你几年上在何处伪造看这书内许多说话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系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过一一供来供小子幼年读到论语尚不知文义后来自己苦学到乾隆十三年住在松江哥子家里教书才著起这书的也是上帝启迪十四年上著完了都是小子一人著作抄写的并没有同谋商酌的人只有十四年三月初三日曾把这书上两册太公望传一本献过庄大人名有恭那时他在江南做学院到松江来考小子在西门月城内

送的他接去没有回报也没有把书还我是实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这书又增添了好些把书内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补抽换粘联的那书共是十本两部我原写一部送孔府一部送庄抚台他还懂得文学谁知庄抚台不在苏州了故此没有送都带到曲阜来了去年在松江西门丰乐桥王家米铺内舂米认识店主父亲王先生今年正月送给他看了一回就取回了从前未著完时还曾送与松江丰乐桥徐旭初西门口蔡先生都看过他们看了就还了从没有给别人看过那王先生蔡先生都不知道他名字那丁芝田已病故八年了是实

又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供小子原不愿做这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并没有什么主谋的人那里还有羽党现在衣食不充百分穷苦那里还有人帮助叫小子从何处供出呢

又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那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吗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傍说话人不能听闻的驳问据你所说俱是荒唐之言明明将主谋羽党的人不肯供出任意支吾了夹起来夹供小子并没有主谋羽党不能供出实是上帝之命如今受刑亦是上帝带累的供不出来了再加刑讯矢无别供随又问那衍圣公你怎么称他为圣帝又有书稿寄孔家妇女们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一供来据供上帝之命总以有德即有位老衍圣公能守尧舜之道应居天子之位小子蒙圣公传尧舜之道就如传位故书内尊崇他为圣帝又称他是艺祖当日舜受位于尧也称艺祖的他本人原没有称王称帝之事那书内载明与岳母妻子的书都是自己空写并没有寄去也记不清是那一年的事了至于札稿内说的话都是上帝对小子说明并不敢捏造的那书内又说封董氏为妃那董氏是松江人他父亲叫董恒山开茶馆的小子没饭吃帮他扇过半年风箱见他这女儿年方十五生得好小子心里想就把他封了妃记载在书上的

又问查你书中封孔大舅为冢宰又封平虏将军又封孔叔舅为大宗伯孔伯舅为大司徒那都是什么名字又封你哥子为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为太宰他们都在何处受封你曾否有札付等项给他们呢供孔大舅就是衍圣公官员原该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随手记着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没处去记着名字的小子父亲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岁与嫂子秦氏是同岁的他从前在松江打烧饼卖今年在人家面馆帮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骂我痴子故此我书内说兄顽嫂鬻侄傲了只因小子即了位礼应封他故此写在书上他们都实没有受封的事也都给过札付的还有个孔广改向在松江做左营副将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写上的总想孔家人都该做官实在还未曾封过如今听得孔广改已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绍兴府城内现有五十岁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写在书上那有札付呢

又问你与庄抚院可是平素认识才送书与他看的么供小子平日并不认识因他来松江考试送他看的后来杭州张映辰丁忧回家也写一篇原道送去请教他文也不收人亦不见小子只得回来了余外并没有请教过做官的人了

又问你书上画有制钱式样你是何等样人敢要铸钱行用真该万死了你果曾铸过没有呢供小子画这钱是太公九府钱式有出典的小子孤苦无依谁人肯出资本那里做得成这件事并不曾铸过的

又问你书上妄作冠婚丧祭礼乐制度必非一己之见可成一定同人商酌还不实说么供小子所定礼乐制度皆是按照尧舜之道纂辑并非杜撰小子不过遵上帝之命克守圣道而行并不是痴子可恨在家时人人道是小子是痴的那里还有人来同小子商酌呢实是没有的

又问你书中记张七是什么样人为何这样恼他呢供张七即张不赅他是松江张司冠之子小子承圣人之绪圣公之女应配与小子不料被他夺娶了去那年张七娶亲豪华已极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师妹不得所故此恼不过记这一句的

又问你书中记载汝母误听李回回妻子往江西三载做什么歹事呢供母子往江西是雇与人家做饭若是做歹事小子还肯记在书内么又问你书中记载你与徐调五往湖广一岁又有谕张映辰不知你为天子的事可见徐调五是知道你为天子的了后又妄载张映辰的谕稿张映辰如何回覆你的那徐调五张映辰都是什么样人何处籍贯供来供张映辰徐调五都是杭州人那年张映辰在湖广做学院请徐调五去看文章小子穷苦不过跟徐调五去路上做饭在衙门里伺候一年多回来的小子到家一二年后力行尧舜之道上帝命为天子了想要谕知张映辰就做就了这个稿因他是个现任官也是上帝说不要寄去就中止了小子跟徐调五之时道业未成尚未奉有天命小子当日自己也不料到此地位那徐调五也是不明道的如何知到小子要做天子的呢

又问你还有伪造的时宪书陆本怎敢擅写钦定字样你既妄称在位八年为何又是每样两本只有六本八三年的以前的为何又藏匿呢那大夏天元都是谁的国号年号这天元八年这一本伪书面页上为何又旁注昭武元年必定另有一人了那几本逆书上为何又写大夏大明的字呢供小子只有一个人著书抄写因上帝命我赶修这洪范春秋故此不能再有工夫造这新书了直到即位六年上才造起的只造得三年并没隐藏别处那大夏是小子国号天元是年号小子因做得一无好处去年请命了上帝把天元改作昭武传位与小圣公的既有年号就写钦定了至于书面上写大夏大明那是取明明德的意思大夏是取行夏之时的意思当取纸笔令该犯将逆书内字句当堂默写据该犯默写数条字画相同文义无讹委系该犯的笔所著无疑问据衍圣公昭焕亲供一纸内开我家世受国恩焉敢僭称王号若有一毫影响岂无一人知道此亦不待辨而自明至我一姊一妹妹于雍正十四年嫁给原任尚书张照之子荫生张应田号伯耕妹于乾隆十五年许与太常少卿袁承宠之子举人袁光裕为妻尚未出闺乾隆十三年皇上

幸鲁曾蒙皇太后召见蒙问许字何人当即奏明安有许给丁文彬之事实是毫无影响的话我家宾客来往虽有并无有丁芝田这个人问之家中老成之人亦俱不知此人姓名若果来过他那时还不是匪人何妨直认但一无影响如何说老衍圣公与他讲尧舜之道那尧舜之道难道是无父无君的吗那封孔大舅叔舅伯舅的事益发荒唐不经况且又无名字其捏谎混写更可想见那孔广考是族人曾做金山参将他混写改字他已在任病故混说死在曲阜且把衍圣公衍字写作演字可知全是捕风捉影的了唯祈严究背逆治罪就是了亲供是实据田应隆供小的今年五十一岁系河南汝宁府淇县西乡人在田家湾仁和里住小的女人死了有个小儿子二十余岁小名叫八子家中还有个寡妇老婶子并无别人小的平日拉船度活那姓丁的人小的素不认识因他在宿迁中兴集搭船小的也在那里搭船同船两天走到台儿庄一同下了船他就叫小的与他挑着行李到曲阜说给小的二百钱他有一个小篓子里面装的几本书小的不识字不知是什么书还有一条毡子包着被窝再无别的东西据他说是绍兴人生在杭州住在松江来曲阜孔府投书再没有别的话说一路走了五天他下了店就是吃饭吃烟与常人一样并无别的事情他到台庄时只剩了五六十个钱还借使小的五十个钱也没还小的哩他一顿吃半斤饼一天只走五六六七十里路他就光着头打着破雨伞走的他到孔府的时候先进去小的在大门外等他没同他进去等了多会就被人拿了连小的也被拿了他雇小的挑行李许给小的二百钱因拿了他也没给小的钱是实查淇县在卫辉府属内)

杨应琚奏带丁文彬回省折 军机处档

暂署山东巡抚臣杨应琚跪奏为奏明审理情形仰祈睿鉴事窃照丁文彬大逆一案业经臣亲审定拟另折具奏惟查丁文彬供词狂逆怪诞恐系心存捏饰希图开脱同谋或别有谋逆情事诈为支吾亦未可定是以臣悉心研究有时严加刑讯有时用言开导并又设法遣人诱探及数日以来终无异词臣揆察其情丁文彬乃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稍习陈言遂自诩为奇材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辄肆其梟獍之心狼号狗吠无所不至臣看其人猥贱不堪伶仃小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但该犯气体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仰请皇上速赐乾断以惩奸慝以快人心理合另折据实具奏伏乞皇上睿鉴再臣此番巡查沿河各州县其有蝥孽者俱已扑灭尽净所余均无萌动臣即带犯回省候旨遵行又六月初四日济宁嘉祥汶上宁阳泗水曲阜滋阳皆得雨四五寸不等现在天色时阴时雨俟各属报有成数另行奏报相应一并附奏谨奏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七日朱批另有旨谕

勿任丁文彬瘐毙狱中谕 实录

谕杨应琚所奏审拟造作逆书之丁文彬一案已交法司核拟速奏但杨应琚另折有该犯气体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之语此等大逆之犯岂可使其逃于显戮法司即速行办理约计部文到东省时亦必须旬余著传谕杨应琚酌看该犯现在光景若尚可等待部文

则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即照所拟先行凌迟示众勿任痍毙狱中致奸慝罔知惩戒也乾隆十八年六月上乙未

细查丁文彬逆书谕 实录

谕据署山东巡抚杨应琚所奏审讯造作逆书之浙江上虞人丁文彬一案据该犯供称住在松江十余年了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三日曾把这书上两册文武记二本太公望传一本献过庄大人名有恭那时他做学院到松江来考在西门月城内送他的接去没有回报也没有把书还我等语丁文彬所著逆书内大逆不道之言甚多庄有恭既经接收何以并不具折奏闻又不即将该犯拿究著传旨询问令其据实覆奏仍将从前所献逆书一并进呈乾隆十八年六月上乙未

杨应琚奏丁文彬处死日期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暂署山东巡抚臣杨应琚谨奏为钦奉上谕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奉到廷寄六月十一日奉上谕杨应琚所奏审拟造作逆书之丁文彬一案云云 见本案八页 钦此等因到臣随查逆犯丁文彬经臣押带到省之后时刻留心查察兹钦奉谕旨臣又亲加验看该犯语言气短面带死色不便久候部文且此等大逆极恶之犯实难容其须臾留于圣世当即遴委济南城守营参将万德济南府知府赵之采严押该犯前赴市曹臣率同司道等官亲往监视即于六月十四日午时将逆犯丁文彬凌迟处死示众讫所有臣亲临监决过逆犯丁文彬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朱批览

丁文彬凌迟处死旨 军机处档

奉旨丁文彬著即凌迟处死余依议钦此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庄有恭奏查学院任内接过丁文彬献书折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遵旨据实奏覆事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未刻泰州舟次接到大学士字寄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奉上谕据署山东巡抚杨应琚所奏云云

见本案八页 钦此钦遵到臣臣跪读之下惶悚怵惕无地自容伏念臣虽下愚受恩深重何至目睹大逆不道之言丧心隐忍至于此极再四寻思记得十四年春臣按试松江下车之日观者如堵途次闻有口中喃喃被左右疾呵去者臣问为谁曰疯子臣目本短视取眼镜隔轿窗视之见其人衣服蓝缕齷齪不堪比城见有跪舆献书者问之左右复以疯子对取以进垢污满纸随手珣阅见有丁子曰三字臣曰真妄人何高自称许乃尔掷弃之不复省其中作何语亦不问其人其书之何名匆匆考校亦遂忘之今该犯既名丁文彬则所献丁子曰之册即逆书无疑但当时臣本未留心查阅后亦不复寓目今事隔五年实不知败簏破篋中果存此册否容臣回署细检如得之当即緘封进呈合先据实奏覆伏维皇上睿鉴臣不胜惶恐战栗之至再照此案臣于二十一日巳刻接到山东抚臣杨应琚咨委袁沂曹道张潮等赴松查拿臣已即刻飞檄苏松巡道申梦玺会同查拿审讯如有供出人犯一面严审究追一面将咨提人犯先交该道等带回东省查讯

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朱批此奏又属取巧细查书来不可终归乌有

林君升奏协获丁士麟等解交东省折 军机处档

提督江南总兵官左都督臣林君升谨跪奏为奏闻事本年六月十七日戌刻有署苏州府水利同知杨魁偕松江府知府蔡长运赴臣衙行禀见据云奉苏州藩臬两司委拿山东省捏造逆书之丁文彬供出案内人犯等语臣即刻密传臣标中营参将董正坤城守营游击周伯爵谕知率同各营守备千把等员带领强干兵目分饬四门加紧防守复又派拨员弁改易衣履于各犯住址相近处所四散密布以防窜逸并令协同府厅等正在分头拘拿间随有东省委员袁沂曹道张潮袁州镇标右营游击富勒和带同把总典史等员至松而苏松巡道申梦玺同时亦到文武各员协同擒拿当获民人丁士麟丁士贤王士照董恒山蔡颖达生员蔡玉江武生徐旭初等分别禁保尚有丁文耀一名先往杭州生理随经东省委员赴杭拿获带往苏州其现获名犯除民人董恒山生员蔡玉江取保外余俱经华亭县解交东省委员在苏并讯所有东省委员等来松拿获人犯及臣协同办理缘由先行据实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朱批知道了

觉罗雅尔哈善奏将丁文耀押送东省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革职留任臣觉罗雅尔哈善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准山东抚臣扬应琚咨开东省拿获江南松江府人丁文彬搜获逆书并伪造时宪书现在审讯据该犯供出伊叔丁左白住绍兴山阴县又杭州贡生徐调五从前曾雇丁文彬服侍合咨查拿解东并差委袁沂曹道张潮游击富勒和到杭专提等情臣立传按察使同德杭州府知府吴作哲会同袁沂曹道查拿徐调五一面飞檄绍兴府知府舒宁安带同山阴县李升阶会同游击富勒和亲自查拿去后今据按察使同德知府吴作哲禀覆徐调五即徐鼎由杭州贡生选授永嘉县训导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内在任病故讯据伊子生员徐璜供称乾隆五年间父亲曾雇一个姓丁的跟往湖北去不多几时因姓丁的患病就打发去了后来的事都不晓得等供又据绍兴府知府舒宁安山阴县知县李升阶禀覆查丁左白名丁大阜系上虞县贡生已于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身故讯据伊堂弟丁醉白供称左白有二子长子在山东德州金姓母舅任所次子在常山县教谕伊伯任内家中并无一人会同游击富勒和在伊家内逐细检查所遗书籍不过寻常书文并无他物等情又据按察使同德禀称山东差员经历胡骝县丞陈漪因到江南松江府拿丁文耀不获查明在杭州卖鳝鱼来杭提拿随委仁和县主簿刘锡桓将丁文耀拿获据供丁文彬系伊弟向患癫病本年四月忽行逃出不知去向伊在山东有不法之事一毫不知搜查并无逆书伪札及违禁等物等情前来臣随将讯过供情令山东来员自行携带并取徐调五丁左白病故印结咨覆将丁文耀发交来员押送东省听候抚臣杨应琚查审办理外相应缮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朱批知

道了

庄有恭奏将丁文耀等拿解东省折 缴回朱批档

江苏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奏闻事本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巡阅狼山海口回至泰州接准署山东抚臣杨应琚咨委袁沂曹道张潮等驰赴松江查拿逆犯丁文彬之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贤并看过逆书之王姓蔡姓徐旭初等臣即饬行苏臬司并飞委苏巡道申梦玺会同密拿搜查根究去后臣随于二十五日回苏据布政使郭一裕按察使许松侓面禀先于六月十六日袁沂曹道到苏时当即密札苏巡道并委署苏粮同知杨魁前往查捕全行拿获二十六日袁沂曹道张潮禀见据称王姓即王士照蔡姓即蔡颖达等六人俱经拿获搜查各犯家中并无逆书札付及违禁各物讯研各供俱坚称不知文彬所造何书亦无别有余党等语臣复传同该道等亲讯仍各矢供不移惟查来咨所开王姓住丰乐桥未开的名而该处实有两王姓一系王士照一系王素行年貌相类居址不远未知孰是随将王素行一并提到俱交张潮等押解赴东厅候东抚臣审拟定案并委员协同护解外所有各犯俱经拿获缘由理合奏闻伏祈睿鉴谨奏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朱批览

鄂容安奏丁文耀已获折 缴回朱批档

署两江总督江西巡抚臣鄂容安谨奏为奏闻事臣在扬州途次接提臣林君升札并据布按二司禀称山东抚臣杨应琚差委道员张潮游击富勒和米江密拿捏造逆书之丁文彬案内人犯随经道府参游等协拿当获民人王士照徐旭初蔡颖达蔡玉江丁士麟丁士贤并两邻周永生王秀林董恒山等尚有丁文耀一名先往杭州生理复委知府会同东省来员赴杭拘拿其现获各犯家中搜出书籍等项查看并无札付及违禁器具东省道员就松办理等语臣随飞札提臣并批令两司密速查办去后兹接据苏松巡道申梦玺禀称丁文耀一名亦已拿获臣除飞札山东抚臣杨应琚外理合恭折具奏伏祈圣鉴臣谨奏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三日朱批知道了

林君升奏续获王素行一并解东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提督江南总兵官左都督臣林君升谨跪奏为再行奏闻事窃照山东省委员袁沂曹道张潮袁州镇标右营游击富勒和等来淞拘拿逆犯丁文彬在东供出各犯及臣协同办理缘由前经恭折奏明在案六月二十七日有华亭县知县陈筠经苏州抚臣庄有恭差委回东续拿案内之王先生即王素行向在臣标中军参将董正坤署内教读查王先生一犯因东省来咨内并未开有的名与丰药桥住居之王姓原有两人一系已经解苏之王士照复据王士照供出尚有王素行其人亦在丰乐桥居住且年貌亦相类是以续拿即于六月二十八日经华邑将王素行解苏兹于本月初二日据臣标中军参将董正坤城守营游击周伯爵禀称续获之王素行亦一并解往山东质讯矣理合再行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臣谨奏乾隆十八年七月初四日朱批览

庄有恭奏请交部治罪折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庄有恭谨奏为请旨交部严加治罪事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臣舟次泰州接大学士字寄钦奉上谕据署山东巡抚杨应琚所奏云云 见本案八页 钦此臣随将该犯献书时因左右斥为疯子又书甚垢污自称丁子遂未留心查阅是否此册尚存容臣回署细检缘由奏覆在案臣随兼程星驰于六月二十五日三更回署亲自细加检查败箠敝篋搜寻三日此册竟不可得臣再四寻思或临时杂入无用废纸中随时焚去亦未可知复细询从前随行之仆从皆各茫无记忆无可根追臣彼时提督学政文字是所专责乃逆犯丁文彬既已拦舆献书臣漫目左右斥为疯子仅见其书有丁子曰三字即实信为疯置不复顾其中大逆不道之言竟未查出立行拿究以彰宪典致该犯漏网逋诛者五年且弃掷之后遂即遗忘又致逆书竟无着落是臣昏愆纵逆罪无可逃拊膺顾影忿然天地以受恩深重如臣而犹至有此纵逆容奸之事即臣自问亦实出情理意料之外伏乞皇上天恩将臣交部严加治罪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照庄有恭学政任内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谕江苏巡抚庄有恭覆奏学政任内接收丁文彬逆书昏愆纵逆罪无可逃请交部严加治罪一折此案前据杨应琚奏到降旨询问庄有恭令查取逆书进呈旋据奏称于乾隆十四年曾有疯人丁文彬跪献此书当时并未留心查阅后亦不复寓目事隔五年不知败箠破篋中果存此册否俟捕蝗回署细检等语朕即知其存心取巧必不将原书查取呈览姑先为此奏预存掩饰地步当即批令细查书来不得终归乌有今果空言回奏不出朕之所料丁文彬逆书内敢于指斥本朝妄肆诋讪庄有恭之意盖恐进呈此书则罪戾显然故借词寻觅不见以此避重就轻夫大逆不道之词岂有曾经寓目致令迷失之理必系闻信查出私为销毁耳庄有恭受朕深恩不应狡诈为鬼蜮伎俩至是也即拿问治罪亦所应得但天下之似此者未必仅庄有恭一人伊为巡抚尚属能办事且伊巡抚任内若见此等必早为奏办当在学政时其意不过以学政司文衡之员何必多此一事是其罪不在巡抚而在学政且欲保全学政俸禄养廉耳著照伊学政任内所得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交江南总督请旨以为徇名利而忘大义者戒该部知道折并发钦此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庄有恭奏谢恩折 缴回朱批档

江苏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恭谢天恩事乾隆十八年八月初六日臣于黄河舟次准到部文内开本年七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江苏巡抚庄有恭覆奏学政任内云云 见本案十三页 钦此钦遵到臣臣跪读之下声泪俱咽不能仰视伏念丁逆一案微臣自分万无可解抚心顾影实觉忿然天地是以夙夜只惧悚惕待命不敢自安寝处兹乃蒙我皇上格外天恩竟贷臣以不死而曲法从宽仅予薄罚且于训饬儆戒之中仍存矜全顾惜之意此微臣跪诵低徊所以不禁血诚感动涕泗横流真觉披肝沥血百年终有尽之躯履地戴天历劫总难报之日也所有微臣感激愚忱理合恭折奏谢天恩臣谨奏乾隆

十八年八月初七日朱批览

杨应琚奏审拟丁文耀等折 缴回朱批档

暂署山东巡抚臣杨应琚跪奏为提到逆犯家属审拟具奏事窃照逆犯丁文彬造作逆书经臣审拟具奏钦奉谕旨准到部覆将丁文彬凌迟处死业经奏报在案其该犯家属及家中有无遗藏逆书遵照部文严催委员袁沂漕道张潮袁州镇游击富勒和作速严拿搜查起解嗣据将丁文彬之兄丁文耀侄丁士贤丁士麟及看过逆书之王素行等押解到东并将文彬家内搜出残书字纸一束一并解送到臣随将书纸逐细检看并无悖逆关系之处暂行封贮将各犯分别羁禁臣于出闱之后率同按察使阿尔泰提犯隔别研讯缘丁文彬胞兄丁文耀原籍上虞生长杭州因在松江面铺帮工遂移家松江居住伊弟丁文彬相依共爨见伊弟语言恍惚妄称衍圣公系伊岳丈不与伊成亲等语文耀诧其言语荒唐曾经责处祇因在外生理不能时与理论虽亦见其抄写书本而素不识字难以查察嗣于本年五月内文耀凑银合伙赴杭州贩卖鱖鱼不知伊弟丁文彬何时赴东迨东省委员至松于该犯家内搜查并无逆书暨违禁器物而文耀先已往杭提拿无获续经委员同该处府县等于杭州地方将文耀拿获并伊子丁士贤等一并解东亲审之下据丁文耀供吐前情坚称并不知伊弟丁文彬大逆情事亦无与伊弟同谋同伙及往来之人诘其逆书封号等项茫然不知再加究讯据供伊弟原系造作逆书外面并无形迹可寻伊又不识字不能知其书内逆语但伊家生此丧心贼子不能觉察出首即应将伊处死惟有哭泣叩头而已询之丁士贤丁士麟均系卖饼做工营生亦无通同情弊其看书之王素行据供本年正月见其书有天子曰暨封赠人字样随即掷还其中逆词虽称未曾全看而既见有天子暨封赠人字样即应知系逆书乃并不首报罪何可追蔡颖达徐旭初俱供认于十四年正二月间看过其书虽称系陈言腐语未见大逆之词而混看杜撰邪书亦属不合查律载凡谋反大逆正犯之兄弟及兄弟之子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男十五以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知情不首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语此案丁文彬已照大逆律定拟正法伊兄丁文耀侄丁士贤丁士麟均应依律缘坐拟斩立决其丁文耀尚有年十五以下之子丁士良丁士信应咨江省解部入官为奴其丁文耀所住房屋等项讯非正犯丁文彬之业应免查追王素行既见逆书并不首告应照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递回犯事地方定地发遣蔡颖达徐旭初混看丁文彬杜撰邪书虽在十五年添改逆语以前亦难辞咎应照不应为事理重者杖八十律各杖八十递回原籍照例发落查徐旭初系武生仍革去衣顶丁文彬所封之丁左白据丁文耀供称虽系族叔从未识面已据浙江抚臣在原籍绍兴府查明业经病故取结咨覆并据委员等到彼搜查亦无遗留逆书等项应与从前雇募文彬服役今亦已查明病故之徐调五均毋庸议再丁文耀家内经委员会同江南各道府逐细搜查并无违禁器物及遗留逆书其搜出之残书字纸均应烧毁所有丁文彬家属暨看过逆书人等提到审拟缘由除另缮供折进呈外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施行谨奏乾隆十

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朱批三法司核拟具奏

丁文耀等改为监候处决旨 军机处档

奉旨丁文耀丁士贤丁士麟俱改为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乾隆十八年九月二十日

刘震宇治平新策案

范时绶奏刘震宇呈书讯拟黜革折 缴回朱批档

署理湖南巡抚臣范时绶谨奏为奏闻事本年十月初十日臣会同提臣考试武闈技勇照往例分两棚较试布政使周人骥于西棚考试处有江西抚州府金溪县生员刘震宇赴厂禀称伊有缉捕马朝柱之法并呈送自作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书一部恳为进呈当将该生饬发长沙善化二县审讯据长沙县张天如善化县高自位禀称先赴该生寓所搜查行李并无别项悖逆字迹随会审得该生供系江西抚州府金溪县附生年七十岁教书度日屡考不第平日自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于乾隆六年刊印曾经呈送前任刘本府阅看又呈过前任江西塞巡抚求为进呈未允后遂刷书货卖卖过若干实难记忆本年九月来到长沙见查拿马朝柱告示因忆及伊所著书内有清户口限归期查船户设评事等条原系缉匪之法若照此缉拿逆犯自难漏网故赴较厂禀呈此外别无缉捕之法亦并不知马朝柱下落不过图将书进呈不致湮没一生著书苦心书板现在生员家中存收此外再无别有书籍等语经臣提犯与两司覆加亲讯该生供吐无异随检阅其书皆系陈腐套袭之言迂阔难行之事其内中有言朱注错谬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尤为不经虽各条内感颂圣明尚无悖逆诽谤之语而妄生议论实属狂诞查律载生员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黜革以违制论依律应将刘震宇黜革杖一百发落但查该生妄逞臆见不安本分迹类疯狂仅予责革犹恐滋事不悛且是否生员平生有无过犯及伊家内有无另藏别项悖逆书籍湖南无凭查讯除咨移江省确查该犯家中有无另藏别项逆书及假冒过犯倘另有恶迹即行从重究拟如查无别款即将该犯递回原籍照例黜革交与地方官永远禁锢毋许出境滋事所刊书板追出销毁至已卖之书并无买主姓名难以查追致滋扰累除另录供单并将所呈新策二本一并夹签进呈御览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朱批知道了及观其书乃知汝所办不知大义另有旨将汝议处

王兴吾奏搜查刘震宇家并讯其妻子及刷匠等折 缴回朱批档

护理江西巡抚印务布政使臣王兴吾谨奏为奏闻事窃臣于本年十月二十九日接准湖南抚臣范时绶移咨内开据布政司周人骥呈称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在较场分考武生技勇突有一人赴厂禀称伊系江西抚州府金溪县生员刘震宇有缉捕马朝柱之法并据呈书一部名佐理万世治平新策求为进呈随发长沙善化两县讯供据称是江西抚州金溪县学附生住居常丰里今年七十岁有子名家隆并供此书乾隆五年呈送过刘本府乾隆九年禀呈塞巡抚零星刊刻卖过书数不能记忆并不知马朝柱下落不过

借缉匪为由图将著书进呈等语除将刘震宇饬发羁禁现在核奏合咨查明刘震宇是否生员平日在籍有无过犯及家内有无另藏别项悖逆书籍逐一查明并搜查书板封贮候南省奏奉谕旨办理等因到臣臣随密行抚州府飞查并即委因公在省之安远县知县高其文前往金溪会同该县知县张敬元亲至刘震宇家搜查并令带同刘震宇之子刘家隆一同解省究讯去后旋据高其文张敬元禀称遵即会同密往刘震宇家搜查书籍查得刘震宇实系金溪县生员住屋止有两间除经书时文外止搜得不全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书页一捆由湖南寄回家信一封并无别藏别项悖逆书籍查起书板据刘震宇妻饶氏供闻得寄在省城店中不知店名等语将刘家隆一并解讯前来臣随发南昌府知府朱若炳传集书铺详细跟究据刷印匠黄升文供出乾隆十四年有刘震宇拿来书板一副雇伊刷印板寄在纸行喻正也家内随于纸行起获书板一百三块并讯刘家隆据称伊父刘震宇平日在家看书做文字常往村馆中与学生们看改文字带卖书文并没敢做别事也没有外人来往是前年出门的去年曾在省中寄回一信并带子等物今年九月有一信寄回并有银四两在长沙寄来的信已被搜来余外并无信息也不知献书情事等因到臣臣会同按察使臣范廷楷将刷匠等覆讯无异并将刘家隆再三研讯坚称并不知此书刻自何人所言何事所卖多少查刘家隆年止十八此书刻自乾隆五年则家隆此时年止五岁正属孩稚而书板并不在家家中所存书页俱系残缺不全则其不知情由似属可信及至诘以伊父在家曾否与人告状及替人做状等事则坚称伊父并不曾告过状亦从未代人做过状子诘以信中还有所寄府试文章下落则供已与族人们抵了利钱了等语除将起获书板存贮府库刘家隆发府看守刷匠纸行召保候讯并行令抚州府再行确查刘震宇平日有无过犯查明缘由详覆湖南抚臣候旨办理外合将江省所讯供情及搜出书信一并恭呈御览伏祈睿鉴谨奏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朱批已有旨了

将刘震宇即行处斩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严法纪门卷一九七

谕调任湖南巡抚范时绶奏称江西金溪县生员刘震宇呈送所著治平新策一书求为进呈讯据供称曾经前任江西巡抚塞楞额批示嘉奖遂刻印售卖其书内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实为狂诞应照生员违制建白律黜革杖责解回原籍等语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列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则其身遭重谴未必不由于此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致貽风俗人心之害刘震宇既经解回江省著鄂容安将该犯即行处斩其书板查明销毁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钦

此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日

范时绶奏刘震宇斩讫折 缴回朱批档

署理湖南巡抚臣范时绶谨奏为奏明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承准办理军机处抄寄

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调任湖南巡抚范时绶奏称云云 见本案本页 钦此臣跪读之下警凛圣训顿开愚昧惶悚战栗实无地以自容查刘震宇妄訾国家定制系罪不容诛之犯乃臣不请立置重典仅拟褫杖臣昏庸无识不知大义罪实难辞至刘震宇一犯臣前恐其家内另藏别项逆书及另有恶迹一面奏明一面移咨江省确查因未准咨覆现在长沙监禁尚未起解今臣既奉到谕旨自应将该犯刘震宇即时处斩未敢仍递江省以致羁延臣遵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将刘震宇即在湖南省城处斩讫除咨明江省并搜查书板销毁外理合具折奏明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批知道了

哈攀龙奏刘震宇献书折 缴回朱批档

署理湖广提督臣哈攀龙谨奏为奏闻事窃臣于本年十月在长沙与抚臣同考武闈外场有一人赴教场向藩司投禀称系江西抚州府金溪县生员刘震宇有缉拿马朝柱之法并献所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书一部求为进呈当经藩司周人骥见其诧异书中亦有怪诞之处发交长沙善化二县讯供伊称来至湖广见各处悬挂榜示都是拿逆犯马朝柱的话生员所著新策书内有清户口限归期查船户等条原是缉匪之法因藉此禀求进呈实不知马朝柱踪迹等语抚臣范时绶现在查办至臣前次奏折逆首马朝柱事发逃窜臣日夜愧恨奉到朱批空言无补实力督缉可耳臣恭蒙圣训曷胜警惕曷胜感奋臣思此等逆徒自必变易姓名遵经嘱咐各遣差员弁及北南标营务行实力设法踪缉并随事时加告诫不敢一刻怠忽近据升任临武营参将黄世桓禀报本年八月初二日大桥汛李家寨塘兵盘获一面生乞食之人初说是陈国瑞又说姓邓名拉子是江南霍山县人形迹闪烁可疑随押交署蓝山县知县吕宣曾讯问查验该犯约年三十余岁中长身子脸上圆下略尖红黄色眼尖长略抠进眼珠俱带黄色右边上牙缺落半截一撮须上下俱长四分辫长七寸五分色黑须辫俱系剃而复长右手第二指甲系新长右手掌角大指下有箕文一个铜钱大中心不甚圆供称原籍江南舒城县人在霍山县生长曾行劫过霍山王子先家被获越狱脱逃又称是被差役拿获在店逃走供吐游移无定经抚臣咨准江省覆称并无此案臣于出巡途次接据长沙协副将余忠禀报现经南抚臣提犯同两司审讯又供伊系乞食之人并未有行劫被拿越狱逃走之事复称伊本邓姓随母嫁与胡家名叫胡绍梅有张豁然引与马朝柱做工烧炭上年事发同逃本年三月内马朝柱六人将伊撇开诘其马朝柱下落又供伊即系马朝柱行说行改一味乱供现将该犯派令弁兵严押北省总督质审就近查有认识马朝柱者别其真伪等情臣查所验该犯年貌与马朝柱年貌核对亦有相似之处并即札致督臣臣仍于巡阅途次将逆犯年貌与文武员弁细细讲求嘱咐一体加紧留心踪缉所有近日查缉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朱批览奏俱悉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卫哲治覆奏查出胡中藻诗文折 缴回朱批档

广西巡抚臣卫哲治谨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臣钦奉上谕内开
谕卫哲治汝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
出速奏稍有姑容于汝身家性命有关查出即行密封差妥人驰驿送京慎之密之钦此
臣即遵旨严密确查胡中藻于乾隆十三年二月到广西学政任十四年七月卸事回京
其考试各府州属生童供应均出之各州县并不发价凡考试于扃门后覆查号卷极其
繁琐至为人办事刚愎自用诗文摭拾子书中怪僻之语以自炫其新奇并不归于清醇
雅正臣谨查出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倡和诗三十六首各抄录一本并任
陕西学政时所刻诗文一本上呈圣览至臣荷蒙圣恩叠膺封疆重寄钦奉谕旨垂问凡
有关于国法及世道人心者岂敢稍有容隐自蹈欺罔之咎所有钦奉上谕缘由臣谨密
封专差妥人驰驿覆奏伏祈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刘统勋奏赴兰查办鄂昌诗文书信折 缴回朱批档

协办陕甘总督臣刘统勋谨奏本月初二日申刻臣于奏事报匣内奉到朱笔谕旨谕刘
统勋汝亲往鄂昌抚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
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亦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鄂昌此时尚在安西
若已回省汝即传旨与彼令我但查汝字迹抚务汝照旧办理候旨鄂昌若未回省汝查
伊字迹中若实有诽谤可恶情节则汝一面奏闻一面前往安西传旨令彼离任查其随
身所带字迹抚务汝亦暂为兼管候旨不可稍涉瞻徇不可预露风声钦此臣当日将肃
州军需事件料理停妥随于初三日即驰驿兼程前赴兰州到彼严搜断不敢稍露风声
犹不敢稍存瞻徇所有臣钦遵谕旨赴兰查办缘由谨此奏闻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
一日朱批览

将张泰开严加讯究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谕军机大臣等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悖逆讥讪之语甚多张泰开提督学政时为
之作序编次刊刻张泰开由编修擢至侍郎在内廷行走见此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
转为之刊刻传播实乃丧心之尤今阿里袞审讯据供序文非伊所作集中前后编次序
文甚多若非出于张泰开之手则为此序者何人乎张泰开此时若不据实供明即日胡
中藻到案质讯无可推诿始行供吐则张泰开之罪愈重著在京总理王大臣会同阿里
袞严加讯究务得实情至孙梦逵路谈等虽经见过其诗尚系微员不足深究但追出诗
集足矣若张泰开则曾任卿贰如此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不重治其罪无以正人心而申
宪典所有诗集四本著一并发交王大臣等逐条研讯奏闻朕回京时俟胡中藻拿到自
另有谕旨明发乾隆二十年三月甲申

张泰开革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俟拿解到京交大学士等审拟谕 军机处档实录
圣训严法纪门卷一九八东华录

上召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
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其胥识

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髀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侮张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治以正纪伦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查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非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称满洲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又曰相见请看都盗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岷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其吾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舁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于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覩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尝令有干与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笱又曰虱

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谗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器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廷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著革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拿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严审定拟具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将胡中藻家属提省监禁并查抄资产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谕军机大臣等胡中藻悖逆讪讟已遣专员提拿来京审讯家属人口俱有应得之罪著该抚提至省城监禁并所有资产逐一查抄毋得遗漏隐匿寄顿若范时绶已经起程即交与胡宝瑑严行办理奏闻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

刘统勋奏搜得鄂昌书札折 缴回朱批档

协办陕甘总督臣刘统勋谨奏为遵旨查办事窃臣遵旨来赴兰州搜查鄂昌署内字迹于三月十三日抵兰州府城即径诣府署严行搜查并将所有书籍及一切箱笼逐细检点从伊子鄂硕案头搜头诗稿一件书札一封又于幕宾空房内搜获稟帖一封其余俱系寻常字迹别无诗文书札亦无往来应酬文字随询据伊子鄂硕供称我于去年十月初七到兰我父亲已往安西平日所作诗文衙中无存曾见我父亲有诗四本内中一本还是我抄的一总带在安西至外来书札稟帖俱包封送往安西我去岁到衙时并未见有旧日留存书札等情臣思鄂昌所作诗稿既据伊子供明且有伊子原抄笔迹鄂昌断不能隐匿随即飞谕安西参将武福署游击明华面向鄂昌索取即令明华赍送臣处进呈去讫惟是书札一项非解任搜查碍难办理臣原拟驰往安西亲行查办今已奉谕旨令其解任进京封籍任所赍财现在复飞谕安西道文绶会同参将武福将鄂昌随身行李查明封贮即一面将所有书札全行包送臣处臣逐细检阅如涉怨谤请托即摘出进

呈仍严谕该道将等不得略有疏漏瞻徇如果有不法字迹自不至得以隐匿至此地搜出字迹三件内诗句虽非诽谤但缺望情词已属显然至所谕平庆道庄年代买马匹不惟抑累派买有干功令且其原谕内当于备办军需马匹之前先行买足收槽等语岂封疆大臣受恩深重所宜出此又伊幕友钱日烜向鄂硕托为已侄荐馆札内有六月进署时即与大人说知承大人关爱即令嘱开名单分交司府留心推荐之语看来鄂昌平日自倚上司将私事嘱托属员之处不一而足虽字迹多在行署此地不能全得其款迹然即此数端鄂昌之负恩行私已无可道谨先就搜出各件据实参奏并将各件内贴签进呈御览以便俟鄂昌拿解到京质审治罪其庄年代办马匹曾否交收及曾否发价臣现在行文查询俟查明之日另参议处钱日烜请托情节炳据确凿应照例治罪另行完结为此谨奏伏祈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四日朱批知道了

刘统勋奏遵旨押解鄂昌折 缴回朱批档

协办陕甘总督臣刘统勋谨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戌刻承准廷寄三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鄂昌著解任来京候旨甘肃巡抚员缺著陈弘谋调补陕西巡抚员缺著台柱署理其粮运事务著阿思哈以布政使衔前往办理钦此又奉上谕甘肃巡抚鄂昌现有应行查讯之事已降旨著伊解任来京著传谕刘统勋派委妥员前往安西令伊即日起程沿途押送来京俟奉到拿解谕旨即于奉旨处锁拿解送其任所一应资财俱逐细查明封贮奏闻臣钦遵随即行文令其解任即日起程专派署瓜州营参将达兴阿沿途押送俟奉旨拿问之时臣密行该将即于所到地方钦遵锁解巡抚印信臣派令安西道文绶摘取交安西参将武福赉送前来臣遵前奉谕旨暂行兼管俟新任甘肃抚臣陈弘谋到日再行移交臣现在兰州所有该抚行署随身行李即交安西道文绶严查封贮其所带字迹一并搜查呈赉臣处检阅其中但涉诽谤请托即粘签进呈御览至兰州署内资财若即行封籍恐鄂昌于解任押送之先得闻风声或别生事故且一切物件臣昨日已经查阅该家属无从隐匿臣于查阅之后即派令署知府欧阳永守备田世雄带领兵役巡逻看守断不致有透漏计所发解任押送文书去兰稍远臣即亲往覆查封籍似觉更为周匝除俟查明资财封贮另折奏闻外谨将臣遵旨办理缘由具折奏覆伏祈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四日朱批所办甚好知道了

范时绶奏交代已完即行赴京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奴才范时绶谨奏为圣恩深重微忱感激难名事乾隆二十年三月初十日接准吏部咨开钦奉上谕范时绶前以患病奏请解任朕因一时不得人令其在任调理今思巡抚任重事繁恐伊精力未充致滋贻误著来京陛见江西巡抚员缺著胡宝瑑调补杨锡绂曾任湖南即著杨锡绂以左都御史往署湖南巡抚驰驿速赴任所不必请训俟有人即令回左都御史之任无庸开缺胡宝瑑俟杨锡绂到任后亦即速赴江西范时绶俟胡宝瑑到任后再行来京吏部尚书事务著蒋溥兼署钦此奴才跪读之下感激涕零窃奴才叠荷圣主隆恩有加无已冀竭愚诚勉图报效奈因限于才识复遇旧疾累身力

不从心涓埃未报上年夏间因病发较甚昏愤难支深惧貽误重任不得已奏请罢退荷蒙恩施格外谕令奴才宽心调理奴才原期加意调摄得以痊愈稍竭弩骀詎自冬至立春后病益跳痛胀满昏晕正深惶悚兹复蒙圣主垂念体恤矜全奴才自问何人受恩至此感激下忱莫可言喻新任抚臣胡宝瑑于三月十五日到任奴才即日交代清楚于十六日由陆路驰赴阙廷谨恭折奏闻至江省各属地方尚沉搁事件其有应办未完之案奴才逐一开单面交胡宝瑑查办合并陈明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五日朱批览胡中藻生事告状至汝衙门汝何不参奏

传谕八旗务崇敦朴谕 军机处档圣训厚风俗门卷二六三东华录

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背谬之甚者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亭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以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蚀兵丁钱粮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赞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

传谕胡宝瑑亲赴胡中藻家搜查并严讯根究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谕军机大臣等哈清阿富森所奏胡中藻家内字迹其残乱诗稿俱系已经刻过者胡中藻所刻之诗至壬申年止伊既如此肆行讪谤毫无忌惮何以壬申以后三年内竟无所作或系搜查未到否则胡中藻先有所觉巧为藏匿或销毁灭迹耳胡中藻现已拿解来京可传谕新任巡抚胡宝瑑即亲往伊家再行细加搜觅毋令遗漏并将伊家属亲随之人严讯根究务得实情速行奏闻倘查办不力胡中藻或有供出藏匿销毁情弊必于胡宝瑑是问乾隆二十年三月辛卯

刘统勋奏搜查鄂昌钱日烜杂记折 缴回朱批档

协办陕甘总督臣刘统勋谨奏窃臣于本月十三日夜奉到谕旨令鄂昌解任进京并查封鄂昌任所资财等因钦此臣当即行文令其解任饬交安西道文绶等就近封查随身行李字迹并将署内资财俟文书去兰稍远即行查办缘由具折奏明在案臣于十五日

计文书已发一日随即亲赴抚署将一应资财查明交皋兰县库封贮家属人口亦交该县暂行看守外所有银物人口等项谨缮清单同搜出日记填词各一本恭呈御览其历任未缴朱批奏折并所赐福字另行恭缴查前据鄂昌之子鄂硕供称伊父有诗四本已携往安西等情今臣从伊家人房内查出一木匣内系妇女花样及零星账本中夹诗三小册又粘诗十一页查系鄂昌诗稿中有鄂昌及伊子鄂硕亲笔随传鄂硕及伊家人兰州吉寿等隔别诘讯据吉寿供称我上年随主母到兰州彼时我主人已往肃州因收拾书房做祠堂检著破书一本我不识字兰州说是诗叫我收着我拿去收在家里了那两本是本月十三日晚上我小主子交给我的兰州在傍边也曾见的兰州供同据鄂硕供称这一本塞上吟是我父亲在台上做的我写的也有我父亲的字到这里并不曾见那两本原在奏折旧案匣内放着搅在一处大人不曾查出到晚上我自己检点出来恐怕改日再查出来就交给吉寿了我前日原是混供的诘问这两本是旧的这一本塞上吟是近日做的还有中间十余年的诗呢据供当日我父亲前任甘肃巡抚时还有诗哩到此地我没见就是这塞上吟也是我上年寄来的想是我父亲另叫人抄了同别的诗都带往安西去了所以才把原本抛在空房的等情查鄂硕前后供情虽不相符但彻底清查自然水落石出即如现在搜获之诗册究竟不能掩匿且已交安西道文绶等搜查随身字迹应俟查覆到日另奏外谨将现在搜出诗册同乱纸内检出之诗片四张一并贴签进呈御览臣前日搜查诗笺书札是以只查出伊幕友钱日烜请托及鄂昌许为分荐情事今检查钱日烜所携抄册看来甚非安分知法之人谨将钱日烜杂记一本贴签进呈请旨办理再查鄂硕上年五月与伊父家信内有书札之事一一查明一无所失谨慎收存等语讯据供称由京起身留家人程福在京看门家中西院内有存的字画屋上屋内也有存的书籍等情是鄂昌京邸尚有存留字福等项似应一律查办合并奏闻为此谨奏伏祈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九日朱批知道了

方观承奏州县中之壬戌进士并未送有胡中藻诗本折 缴回朱批档

直隶总督臣方观承谨奏为奏覆事窃臣钦遵谕旨严查张泰开刊刻胡中藻悖妄诗词送人一案经臣查明恭折奏覆并声明州县内有壬戌科进士与张泰开同年者十员现在密切查询俟覆到另奏在案兹据深州知州尹侃沧州知州张林武清县知县王锡命静海县知县潘仙机平山县知县钟林树东明县知县钟凤翔枣强县知县郝璉安平县知县黄冈竹高邑县知县李冕计参魏县知县王星照等各禀称张泰开虽系会试同榜爵秩悬殊按试时仅随众一见绝无款洽并未送有胡中藻诗本等情又口北道良卿亦系壬戌进士但与张泰开素无往来张泰开于乾隆十七年秋间考试宣属良卿尚未到任实未闻有前项诗词理合恭折奏覆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朱批览

胡宝瑑奏到任后再严查胡中藻家属折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瑑谨奏为奏明查办情形事臣于三月十五日莅任即日分委干员搜

提胡中藻家属并令严行搜抄缘由于三月十七日恭折奏明在案臣逐加查访逆犯胡中藻系吏役之子出身至微极贱倖窃科名荐历清要全无感恩报国之心惟借诡僻险怪之词旁喻假托逞其谤讪一字不通敢以文章自诩百行俱败犹以声气相高亲族为繄禽兽与比躬蹈大逆万死不足蔽辜臣自二月二十六日奉到谕旨恩调江西途次即闻二十六日已奉钦差将逆犯胡中藻拿解及臣到任之日询查该犯鼠穴虽经搜查而家属仅予看守尚未监禁家产亦未细勘其党与犹逍遥事外似此狂逆罪不容诛之人凡其亲属密契俱有应得之罪岂可胶柱鼓瑟必待奉旨查拿始行拘禁事隔旬余保无隐匿毁灭之弊臣查初办之时系解任臬司范廷楷亲历查办理应实力搜查虽据覆称已将搜出书词字迹进呈俱系密办速行其系何项书词件数若干俱未开明臣难信其一无遗漏在范廷楷以罢斥之员尤当奋勉而办理匆促殊欠周密若令再往恐其回护且系胡中藻同年尤当避嫌臣于入境时即带九江同知张衷至省因密委带同南昌新运两县飞往胡中藻家再行细搜据该员等复查出朱批奏折四件并搜出字稿诗文稿等项是前次所办实未详尽臣谨将续搜各件进呈一切家产已逐件披查恭缮简单先呈御览其衣服书籍器物容臣查明分别细数再录清单附奏查胡中藻之子胡论洙向来狂纵酷肖其父刻有诗集闻前次已经进呈胡论洙业伏天诛其妻叶氏系原任副都御史叶一栋之女亦经身故胡中藻所存嫡属仅伊母夏氏年八十岁一女年十四岁一孙名和尚年止三岁伊弟胡中藩人亦狡诈毫无学问得中举人闻系怀挟倖获虽不同居与胡中藻旧宅相去无几前次竟未抄查臣一到即令委员星赴查拿搜其家中所存残籍验无悖逆字迹臣恐经销毁亲加严坚供实无藏匿但于密拿胡中藻之时尚敢隐藏胡中藻田债账簿私传首饰等项今俱明搜出臣已将该犯收禁连日细鞫务必根究确实再查胡中藻逆性夙成以怪诞之诗文诱惑无知其最与该犯朋比者有举人曹咏祖为伊手录坚磨生集付刻已于科场私通关节正法亦可知逆党必不为天所容而素与密契推尊者现有缘事被参江西石城知县李蕴芳拣发江西试用知县申发祥二员平日奉为胡中藻为卿互相标榜党恶无耻断难姑容臣立即拿问一面委员飞往密查有无字迹俟覆到再行具奏此外如有应查之犯访确即行拿讯一面奏闻至胡中藻家逆书字迹先已密封送京其中党逆往还应行查者自难逃圣明洞鉴臣就本地应拿之犯现在严密办理不使一人漏网其胡中藻之亲家叶一栋臣委南昌府知府牛若炳前往伊家搜查实无胡中藻字迹再讯叶一栋据称女儿女婿俱已故素与胡中藻为仇绝不往来伊所最好之亲家则系天津道张绍渠我处实未存留只字等语但臣于胡中藻续抄出回覆叶一栋字稿一纸其词似隐寓不平臣复委员询问令其据实速覆尚未覆到合并奏明再胡中藩初字永镇后改字尹政俱已明实系一人李蕴芳已经被参其申发祥胡中藩二犯臣一并另折参奏请旨斥革拿问再事关紧要之件恐仅圣念不便稽迟填用此票合并陈明统祈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朱批所办甚是知道了

胡宝琮奏访拿胡中藻亲近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恭缴朱谕仰祈睿鉴事臣于本年二月二十六日酉刻兵部火票递到御笔密封朱谕一道臣跪诵再三仰惟我皇上明见万里江右恶习每发狂悖之词断不可稍为姑息荷蒙训臣一切警勉有加臣叨沐殊恩钦承圣谕惟有实力办理以正人心而昭国宪臣自到任以来一切搜查根究情形先后详悉奏明务在严讯确切不敢少纵养奸至江西绅士风气诚如圣谕向不醇良好造言生事臣虽初到体察群情胡中藻一犯出自卑微狂吠矜高久为乡党不齿是以此番作孽人皆快心其中亲戚门生举监向与亲密者臣俱一一根拿务在从重分别定拟俟定案后 朱批亦不可过当俟胡中藻定案后自有谕旨至于以贪赃参知县李姓者其人实当重处亦有旨谕 再为晓谕化导俾皆共知大义倘有事后异论臣自必密访严拿按法治罪以期转移习气务革浇风以宣圣化臣孑立一身从不知瞻顾嫌怨天日照临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所有密奉朱谕一道并同原封理合先为呈缴臣现办大略缘由一并据实附陈伏乞皇上圣鉴臣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朱批览

胡宝琮奏严讯胡中藩等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钦奉上谕先行覆奏事本月二十四日丑刻准兵部火票递到廷寄内开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哈青阿富森所查胡中藻家内字迹云云 见本案七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蒙特旨委任交臣查办悖逆诽谤要件臣莅任以来再三往复率同司道府县屡次提属严鞫及逐细根搜所获字迹资产总不使丝毫得有隐匿惟是胡中藻家中先经范廷楷随同钦差抄札并未开明清单臣核其已刻诗稿内云有诗稿及游览日记并古作三种之语其余书札簿籍均关紧要未知曾否悉皆赉送进呈御览或有遗漏臣虽不能悬揣惟有叠次监提犯属严加根●将住居固封看守今续查出字迹及未缴朱批奏折等件分别签明正在缮折拜进兹乃荷蒙圣明洞照以该犯所刻之诗至壬申年止伊既如此肆行讪谤毫无忌惮何以壬申以后三年内竟无所作或搜查未到或巧为藏匿销毁灭迹令臣亲往伊家再行细加搜觅并将家属亲随之人严●根究钦此仰见圣虑周详指示明切臣连日搜查将胡中藩严●刑吓并伊家属人等俱率同司道府等屡次盘诘追求虽据供吐互相推卸而近年之诗断无不存一稿之理诚如圣谕或巧为藏匿销毁灭迹皆情所必有臣一面亲赴胡中藻家再于住房内外隐僻处所逐一搜觅一面将供出各犯提齐质●务期根究确实陆续奏闻臣受恩深重断不令此等狂吠悖逆之徒幸逃法网臣已将数日来搜到字迹及资产大略开单缮折另奏适又接奉训旨臣惟有加紧严办仰副圣主委任合将●过口供先行缮单进呈御览至胡中藻此时必已押解到京严●之下互相根究魑魅伎俩自难逃圣明洞照所有凜奉谕旨钦遵缘由臣谨恭折覆奏伏祈皇上圣鉴臣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朱批知道了

胡宝琮奏查拿监禁胡中藻家属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钦奉上谕事本年三月十九日兵部火票递到大学士公傅恒字寄江西抚臣范时绶内开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奉上谕胡中藻悖逆讪云云

见本案四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窃查逆犯胡中藻狂悖讪云家属党与有应得之罪者理应早拿监禁严行根究毋许遗漏隐匿寄顿始免徇纵漏网臣于三月十五日莅任即日检查此案止将搜出字迹同该犯押解赴京并未将家属监禁亦未查究党与臣立即分委干员业经搜查严办仰符皇上圣训已于另折详悉陈奏所有钦奉谕旨缘由理合恭折覆奏伏祈皇上圣鉴臣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朱批览

将李蕴芳交胡宝琮查搜办理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谕军机大臣等范时绶参劾石城县知县李蕴芳一本已照例降旨革职矣李蕴芳系胡中藻门生其在江西与胡中藻往来甚密现在胡中藻家中查出书禀不一而足即如相验一事本系地方官职所应办而李蕴芳反覆嗟叹以为恶趣若欲弃官而去者即此而推其生平所作或更有怨望诋讪之处亦未可定著交与胡宝琮令其就近严密搜查如李蕴芳诗词字稿内别有恶迹即将伊另行从重定拟奏闻毋得稍有疏漏即查无别故伊勒索所部及与悖逆胡中藻书禀往来亦当治其应得之罪所有书禀各稿著即钞寄胡宝琮阅看办理乾隆二十年三月戊戌

胡宝琮奏范廷楷疏纵胡中藻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据实奏明办理逆犯始末缘由事窃照逆犯胡中藻罪恶滔天奉钦差密拿解京地方官办理未善致有隐匿销毁之弊臣一一究出不敢欺隐合行密折奏明臣于三月十五日戌刻到任视事即密询胡中藻家中所藏书籍字迹家属曾否收禁家产曾否查勘俱称所有字迹俱系前臬司范廷楷经办尽行搜出解京其时办理甚密不得与闻其家属家产缘钦差但奉旨密拿该犯搜查字迹未敢擅行监禁查勘臣以逆犯家属系有罪之人家产亦当入官何得胶柱鼓瑟必待奉旨然后办理因诘范廷楷据云也曾见及不敢擅专今各处皆闻胡中藻已拿即有字迹必已销毁又称胡中藻并无家属止有一母八十余岁一孙尚在襁褓等语臣因面谕各员即速查拿收禁倘有错误我自当之与尔等无涉并索坚磨生集观之见其悖逆之处令人发指阅至壬申伊弟尹政中式之作始知现有亲弟中藩问伊所在云已分居未行拘禁臣谓该犯拿后已二十日既有亲弟正可一一究问何得任其在外居住即委员立拿并访胡中藻平素往来之人分路抄查及胡中藩拿到其家中细查一无关系字迹惟搜出账簿审系胡中藻之母密授内借出银三百九两零谷七十石零臣即同署按察使王兴吾南昌府知府朱若炳于内衙密讯该犯狡诈无一实供讯其家属则云只一幼仆连儿臣益不信查胡中藻家贖现及万金必有管事之人岂仅使唤一幼童之理因密提连儿会讯臣诱之使言乃一一供出查胡中藻所居系在山尻高更望见数里之外钦差前来早有欧阳衍干通信及入其中堂即押住胡中藻此时若随往之人即看守前后围墙以防家属出入并将妇女关入空房家人局锢一室自无走漏乃范廷楷随后始至又不防闲公然听其出

入致有烧毁字纸透漏银钱首饰之事且其时因理字纸搜出银三千余两范廷楷尚交还本家及臣查勘已少银数十两现在俱已究出总之此事臣悉心跟求断不敢因有烧毁借此推托其隐藏之处仍在一一搜查密访务使一无遗漏至壬申以后之诗臣询之范廷楷据云坚磨生集之外尚有数本或系近年所作已经进呈而臣皆未之见伏乞皇上勅交廷臣将胡中藻再行严●其毁灭藏匿之处一一指出则经办之员疏漏之罪自属难道而臣续办倘有不能究出之处咎亦难辞再查范廷楷系罢斥之员蒙恩委任自当尽心尽力以期周密即系庸人亦必希图起用益加奋勉不知何以怠忽至此臣向与同朝知其性情不免乖戾然在户部颇能办事及为科道不避嫌怨似乎刚直后臣为都察院堂官见其风厉可为科道表率心甚许之今办此事忽为柔顺依违实所不解且胡中藻所刻坚磨生集狂肆谤讪大逆昭彰范廷楷平时转为护庇且既系同年断无不送阅之理乃既隐忍于前又不摘发于后惟托词禀过钦差抄家监禁未敢擅便夫钦差只身而来职在拿人至于防范全在外臣即云钦差但谓往广东公干他员不知岂范廷楷亦不知之其时前任抚臣范时绶病不能支又拘泥于未经奉旨而范廷楷身任其事又非不能办事之人亦似此疏纵情节显然臣不敢因臣后至而卸过然办理之错误实不能一字隐讳除将范廷楷另折参奏外合行据实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知道了

胡宝琮奏讯明各犯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明各犯供词恭呈御览事窃臣前次审●逆犯胡中藻幼仆连儿所供预行报信烧毁诗稿及偷漏首饰银两等项各犯臣即委员分路飞拿今俱拿到臣亲同署按察使王兴吾并南昌知府朱若炳赣州知府苏凌阿抚州知府朱宸逐一研讯各吐实情供证确凿谨录供单将胡中藻家产细数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再此次所审各供及查出字迹恐有应行诘问该犯胡中藻之处不便稽迟臣不揣冒昧仍填用火票合并奏明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览

胡宝琮奏查讯李蕴芳与胡中藻往来字迹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奏闻事窃查逆犯胡中藻狂肆悖逆平时以韩愈自负其党援李蕴芳申发祥等以诗文推尊比拟韩门弟子臣俱立时拿问分路搜查李蕴芳已经被参现在省城臣即令收禁并●供据称三月初一日差衙役温才到署取坚磨生诗呈缴令子庆曾将与胡中藻禀稿烧了乾隆十九年胡中藻曾与我一小札言父故子亡此外并无字又曾往弔伊父有禀慰其子死有禀为伊母买寿板有禀此书中有嘱他族中告状之事虎头君是称顾知县都是在江西与他的在京肄业国学时带往广西有黄河赋一篇此外无与胡中藻倡和诗等语臣并委赣州知府苏凌阿飞速前往石城于其家属处极力抄查已无与胡中藻往来字迹因将其子李庆曾严讯据供三月初七日午刻有差人温才回石城持父手书要坚磨生诗稿并言将胡大人书底焚毁所带字亦焚毁生即将禀底书字俱行焚毁又供所焚毁之书系送寿板一封伊父歿安慰一封因官事

一封其余一封记不清等语又记出伊父书字云谕庆曾知差来温才将坚磨生诗稿付与来人书架有胡大人禀草四合作速销毁并将来书亦毁不可使一人知道速速等语臣查李蕴芳平素与逆犯朋比临时事发知难掩盖即思销毁灭迹其党恶卑污即此可见臣现在严究有无藏匿书字并究伊子李庆曾此外有无焚毁俟讯明按法定拟谨先将查讯缘由恭折奏闻伏祈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此人实可恶非范廷楷之比尚可宽也

胡宝琮奏范廷楷纵容胡中藻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特参乖戾狡诈疏玩瞻徇之去任臬司以儆官邪事窃照前任江西按察使范廷楷者赋性乖张外刚内荏以沽直行诈以阴鸷逞奸奉职无状解任究审事尚未白蒙圣恩宽宥复加委任承办大案苟有人心宜如何尽心尽力益加奋勉乃逆犯胡中藻奉旨严拿而范廷楷身承其事缓行在后全不加意防范一味疏懈以致家属出入自由销毁字迹寄顿财物经臣一一审出众供确凿罪实难追且胡中藻居乡积恶骄纵乡邻受其荼毒莫不怨恨上年因伊父出殡欲拆去民房让道奇横至此族民不甘欲行告理又畏惧伊势胡中藻即欲地方官责处范廷楷身为臬司应执法严儆以杜其武断恶习乃转申饬属员令将该处民人处治幸南昌府知府朱若炳再三禀阻始息其事其党恶害公情迹显然臣不敢因其已经离任缄默不言谨据实参奏伏候谕旨臣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已有旨了

胡宝琮奏搜查胡中藻家中字迹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遵旨续查逆犯字迹据实覆奏事窃臣前次将办理逆犯情形并家属供单财产大略先行奏闻在案臣于拜折后即起程渡江前往胡中藻家再行抄查于数里之外即望见伊居通体俱系新造房屋尚未完工但见木架而四面围墙亦未加高不过数尺臣已令地方官封固臣至验封开看楼上亦未毕工楼下南北两间一系胡中藻之母所居一系其女及孙居住胡中藻另居厅北一间上又有书房一间臣复加细查废簏中搜出一二字迹内一纸系胡中藻为父母祝双寿对联草稿有两仪自然偕老及十千岁永偕堂上我乾坤等语其狂纵肆逆至于如此即寸磔不足蔽辜其他不问可知臣谨附折恭呈御览又续查出胡中藻未经进呈诗册奏折及书中夹入诗稿二纸字稿一纸并张绍渠字一张一并进呈再初次所进臣俱未见恐有重复合并声明其余物件臣先已查明封贮所有地板俱起挖查看实无余物此外厅楼之南有屋两进俱系木架尚无墙垣即伊幼仆连儿所供烧毁字纸之处合行据实覆奏不敢稍有隐匿伏祈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览

刘统勋奏鄂昌行署查出诗稿折 缴回朱批档

协办陕甘总督臣刘统勋谨奏为遵旨查办事本月二十六日据署游击明华赍送鄂昌行署查出诗稿四本到臣查中有秋村诗集第四卷一本系兰州署内所无其余三本大概相同正在缮奏间据西安道文绶将查出字迹差员呈送前来其中如所奉廷寄及各

处公牒应交新任抚臣陈弘谋存案计查得札稿二本书札数十件凡鄂昌与人往来书札无不于稿内备载上年臣到甘省与鄂昌共办军需及地方事务见其书辞闪烁好为隐饰意其不过遇事多疑识见鄙琐而然今阅伊札稿除发价分派属员代买物件等事罪止不应外至如闻伊弟鄂容安将有北路之命遂有奈何之辞又于史贻直则夤缘纳贿于黄廷桂则舞弊市恩实出臣意料之外有非仅寻常贪鄙者谨将以上不法各条于稿内粘贴黄签同黄廷桂覆札一并进呈以便俟鄂昌解京之时敕下承审大臣质●治罪谨此奏闻伏祈皇上圣鉴再前在兰州查出谕嘱道员庄年代买马匹情事曾经奏明将是否已买及曾否发价之处行文查讯今据札稿内称已经收马给价无庸仍行查●合并陈明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览汝如此不瞻顾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勉之

胡宝琮奏不敢稍懈搜查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奏明事窃查逆犯胡中藻案内审出烧毁隐匿情形臣前次已据实陈奏在案臣受恩深重惟有尽力严查密访务使逆犯诡秘隐藏之处无不发露往来党援无不剔除庶俾江西恶习尽行洗涤断不敢因有烧毁即借此稍懈搜查但办理此等案件速则形迹难掩迟则秘匿益深倘在京法司有审出胡中藻伙犯及应行搜缉之事仰恳皇上敕谕廷臣飞速咨查俾臣立即遵办庶不致余犯漏网臣在此亦时时密拿跟究随时奏闻伏乞皇上训示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朱批令汝留心者乃谓此案之后非指目今而言似过严矣不必

胡宝琮奏参知县申发祥与逆犯互相标榜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据实奏闻事窃查署永宁县试用知县申发祥平时推尊逆犯胡中藻互相标榜党恶无耻经臣一面摘印拿问并委员飞往永宁密搜字迹于前次折内奏明并具折劾参在案今于三月二十八日据委员张立中将申发祥提拿到省禀称闻申发祥因公在府即赴府赶拿委员宋调元一面赴永宁县署摘印两处搜查检出诗集中有与胡中藻诗十二首并胡中藻批阅时文及其平日所作诗文一并固封呈送等情臣查搜出申发祥所有诗文稿多系应酬尚无背谬之词惟秀峰集则系在广西所作多与胡中藻唱和至比胡中藻为韩愈且有与公只合作长须之句是不特尊之为师且甘与为奴仆矣其卑污无耻已可概见臣现在严究在江西时有无往来藏匿字迹谨先将搜出秀峰集及胡中藻批阅时文进呈御览又据清江县知县方懋禄前往覆询叶一栋诘问胡中藻札稿内情节含糊是何情弊之处令其据实供吐取具清供各到臣臣谨将申发祥叶一栋供词缮单进呈除申发祥一犯严行监禁并案究审定拟外其叶一栋身为大员所供有无隐讳理合据实一并陈奏伏祈皇上敕令廷臣严鞫胡中藻务得实情俾无隐遁恭候圣训臣谨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朱批皆不必究矣

李蕴芳实可恶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江西巡抚胡宝琮参奏按察使范廷楷奉旨拿胡中藻缓行疏懈致家属得销毁寄顿且

胡中藻居乡积恶有欲告理者范廷楷转饬属处治又奏知县李蕴芳奉胡中藻为师互相标榜事发思销毁灭迹现严究得旨此人实可恶非范廷楷之比尚可宽也乾隆二十年三月癸卯

刘统勋不瞻顾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协办陕甘总督尚书刘统勋奏遵旨查出鄂昌诗稿札稿及书札臣与鄂昌共事甘省见其书词闪烁好为隐饰意其不过遇事多疑识见鄙琐今阅札稿除发价派属员代买物件等事罪止不应外至如闻伊弟鄂容安将有北路之命遂有奈何之辞又于史貽直则夤缘纳贿于黄廷桂则舞弊市恩实出意料之外谨签进得旨汝如此不瞻顾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勉之乾隆二十年三月癸卯

胡宝瑑奏拿问石城县知县李蕴芳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瑑谨奏为奉到谕旨先行覆奏事本年四月初一日申刻兵部火票递到廷寄内开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谕范时绶参劾石城县知县李蕴芳一本云云 见本案十三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逆犯胡中藻以怪诞诗文诱惑无知其素密契往来者各有应得之罚臣先于莅任之初知原参石城县知县李蕴芳现在省城即拿问收禁更飞委赣州守苏凌阿星往石城抄查据伊子李庆曾供缴送坚磨生集及与胡中藻禀稿四件烧毁缘由经臣于二十八日缮折奏闻在案今奉到二十五日廷寄仰蒙圣明指示并将李蕴芳书禀及序文六件交臣办理臣细阅抄发各稿六件内有向在陕西自求荐剡一禀自到江西因胡中藻父歿子死两次寄慰及伊母寿板三禀先经臣讯明供吐与抄禀相符惟第二三次将职分应办相验之事目为恶趣又胡中藻因出殡硬拆族人墙屋转行控告欲地方官处治并嘱李蕴芳向南昌县顾锡鬯为之催结李蕴芳即听从转说虽其说不行而助恶凌人以将其私奉之意实属不堪臣同司道逐一鞫●谨录供单恭呈圣览所有李蕴芳应得之罚臣于通案一并从重定拟请旨遵行再臣严行跟查逆犯胡中藻壬申年以后有无藏匿销毁诗稿●据逆弟胡中藩供有族姪胡论觉曾借阅近诗或有存留等语臣即委员于胡论觉家抄出手写胡中藻诗似系近年所作虽仅数首而其中北眼南身已谢功名等语无非怨望其生日诗又有甘罢虱官字样实令人痛恨胡中藻何人身列少詹清华之望而曰虱官其菲薄圣恩形于吟咏虽膏斧岷岂足以尽蔽其罚臣谨将抄出诗本进呈至胡论觉初因学医外出觅食今已拿到臣即亲●供词附录恭呈御览此次因有抄出字迹臣仍用火牌合并陈明伏祈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四月初二日朱批李蕴芳从重定拟其余一概从宽不必究矣

传谕胡宝瑑提●张绍衡押送来京并查刻诗斗方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谕军机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后所作诗稿甚少且其词气与刻集迥异必由先已知觉●据胡中藻有广信府亲戚张绍衡自京捐纳回南至伊家吊唁见书架上有坚磨生诗集刻本因说此书已达御览胡中藻问你何所闻张绍衡答以裘曰修即曾说过之语

随遣人询之伊兄张绍渠据称张绍衡上年三月回家此后并未来京亦未到伊任所等语著传谕胡宝琮即速提张绍衡到省密●张绍衡是否闻之裘曰修裘曰修如何向伊说知是否嘱伊传语胡中藻伊如何传述之处一一●取确供在张绍衡不过无心传述有则不必躲避无亦不可妄承或伊别有来历总期究出实在情形使此事明晰如张绍衡能将实情供出尚无大咎若支吾揜饰亦必终于水落石出该抚先将供情由驿驰奏一面将张绍衡押送来京质对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诗斗方诋毁地方官其中必有关涉朝政处何以查送杂稿诗片内无此件该省如有人收存务须查追再胡中藻家中书籍内有豫变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系何等书有无关系一并送来乾隆二十年四月丁未

即将张绍衡飞速提案并拿问胡中藩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又谕据胡宝琮奏叶一栋供出胡中藻相好亲家是张绍渠等语张绍渠与胡中藻既系儿女戚好而上年九月内向胡中藻言及诗集已经御览之张绍衡即系张绍渠亲弟前已传谕该抚速行查拿但恐张绍渠此时早已寄知张绍衡先为逃遁隐匿亦未可定且胡中藻虽供得自张绍衡而伊与张绍渠既系戚好安知此意不即出于张绍渠之口该抚即将张绍衡飞速密提到案遵照前旨办理务期根追此事实情节勿得稍有稽缓及走漏风声致被远扬至胡中藻之弟胡中藩本有应得之罪自应拿问其余一应亲友等此时亦不必通行查办以致过当俟此案完结时自当另降谕旨可一并传谕知之乾隆二十年四月辛亥

胡中藻斩决家属免缘坐张泰开免罪鄂昌俟另审谕 军机处档圣训严法纪门一九八东华录

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贖刊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其与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拿解到日另议得旨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大示义正意以狂诞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器顽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确●屡经面对金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俯张且于其姪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

朕之主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鄂尔泰为满洲大臣尤不应蹈此恶习今伊侄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鄂尔泰著彻出贤良祠不准入其配享太庙系奉皇考遗诏遵行与现在准张廷玉之配享相同应仍照旧张泰开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其出贖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构张泰开着从宽免其治罪即行释放仍在尚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孙亦在幼稚及伊弟胡中藩等着从宽免其缘坐其胡中藻诗案内一应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审结外其余俱着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于李蕴芳身为县令乃以检验为苦反覆嗟怨甚属狂悖该抚现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拟到日再降谕旨余依议乾隆二十年四月甲寅

胡中藻已经正法贖财酌留贍母范廷楷从宽李蕴芳严审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又谕曰胡宝琮奏办理胡中藻家续行查出字迹及家口贖产等因各折已于折内批谕矣江西一省风俗浇凌妄诞好事连年所犯如伪稿等重案不一而足必应大加整顿以挽浇风前将胡宝琮特行调任者实为整顿通省计非止为查办胡中藻一人计也胡中藻现已审明正法其律应缘坐家属及一应干涉之人俱已有旨宽免部文即日可到但恐胡中藻正法之后或有党恶好事之徒妄为不平造言诽谤此等舞弄笔舌之事所关于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严密访拿以示炯戒至于本案现已完结只宜就案了事转可不必深求即令送信销毁于胡中藻亦罪无可加孽由自作诛止其身今若为伊一人而蔓延不已此乃过当之举朕所不取胡中藻薄有贖财既已查出可酌留百金之产以贍伊老母残年余应变价不必充公反任官役中饱既于本地择有益百姓之事用之可耳至范廷楷之为人朕所深知前已有旨令其来京伊小有才具尚可冀其办事出力使驾馭不得其道致走斜路亦未必不为胡中藻之流亚如该抚所参亦罪不至死不过处以徒流以下则失职怨望将来转生事端若胡宝琮确见范廷楷有不可赦之罪形迹同于胡中藻则不妨一面奏闻一面即行拿问若以现今所犯之罪则莫若置之不论耳其李蕴芳一人则实属可恶又不比范廷楷之尚可从宽昨已有旨俟审拟到日另降谕旨该抚可将该员贪婪之处作速审拟具题其江省士习民风应作何严切诰诫速为整饬并令该抚留心办理以副委任可一并传谕知之寻奏胡中藻悖逆性成理宜族灭今仅罪及其身又将查出家贖酌留百金之产以贍其母实为法外施仁至范廷楷原非逆犯可比尚可从宽惟李蕴芳肆口嗟怨又复贪婪陷害自当严审另题至江省士习民风臣力为整饬固不敢绳之过当亦不敢徒事虚文得旨好实力行之乾隆二十年四月乙卯停止江西会乡试不必行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文教门卷三五东华录

大学士九卿等奏逆犯胡中藻已经正法请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会乡试得旨

江西风俗嚣凌固应整飭大学士九卿所奏亦惩戒恶习之意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朕心实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嗣后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暂停数科必当大示义正以挽颓风该省士民其共知所儆乾隆二十年四月丙辰

胡宝琮奏拿审胡中藻族侄胡论觉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奏明事窃臣前拿到逆犯胡中藻族侄胡论觉据供在该犯厅上拾有几张旧斗方等语当即录取供词奏明在案兹押胡论觉取到所拾斗方乃系原任梧州守陆纶苍梧令汪元进及秀峰掌教申发祥答和胡中藻之诗共计七张并非刻本又据呈缴胡论洙所给诗稿二十四张查系胡论洙诗稿二张其胡中藻自写诗稿二十张均系坚磨生集中已经刻过又有得阿甥江城怀古诗三首一张似未刻过又为李蕴芳所作序文一张即前次奉到廷寄抄本亦无近年所作诗文又胡论觉向在医生邹德尚处学医今据邹德尚呈缴胡中藻送伊坚磨生集一部臣复亲加询问谨缮录供词并胡论觉缴出斗方诗稿恭呈御览至坚磨生诗集经前抚臣范时绶通查缴臣到任后仍通行查飭俱令呈缴毋得隐匿存留统俟定案后一并奏明销毁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七日朱批览

胡宝琮奏查胡中藻亲戚故旧悖逆诗文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奉到谕旨再行覆奏事乾隆二十年四月十四日承准廷寄内开奉上谕据胡宝琮奏叶一栋供出云云 见本案二十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除将张绍衡密提到案并讯取供词另折奏明外至逆犯胡中藻亲友其访明素非契密者臣不敢滥及无辜以致地方惊扰惟是平日妄相推服之徒恐有藏匿悖逆诗文必须严行查究不使漏网又其平日托用亲密者恐有寄顿资财等事亦须根究臣仍分别查察俟此事完结时遵奉谕旨办理至胡中藻及伊父胡大祉子论洙等祖孙父子济恶刻薄嚣张地方侧目其回籍后更骄蹇横肆利尽锱铢乡里不齿其亲戚宗族尤因切近欺凌人人痛恨即其母亦素有刻鸷之名今虽年八十余岁悍戾狡黠人所共指胡中藻自京回家以后父子妻妾女媳相继而亡人皆谓天道昭彰闻其被拿人人称快似此大逆不道无恶不备之人严申国宪则江省士习民风亦可从此一大转移矣臣谨恭折覆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七日朱批知道了

胡宝琮奏拿获胡中藻亲戚张绍衡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遵旨速提密讯事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十日承准廷寄内开奉上谕胡中藻自回籍后云云 见本案十九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张绍衡住居广信府铅山县地方离南昌省城往返一千二百余里臣恐其预先逃匿当即密委赣州守苏凌阿九江同知张衷南昌通判王湘等飞即星夜分路先后前往密提于十四日抵铅山县据该县知县廖价禀称张绍衡已于十二日起程赴京苏凌阿随即微服改装询明船行船户沿途追赶复先行具禀于十五日夜半到臣臣查张绍衡自去年十月领咨赴选久未起程何以适于此时忽云赴京或如圣谕张绍衡早已寄知先为逃遁隐匿

亦未可定臣即分委文武于水旱各路密布侦缉兹于十六日据苏凌阿禀称已经拿获于十七日押至省城臣随提至署内谨遵谕旨密加●问再三盘诘始据承认曾经说过合将张绍衡亲笔供单抄录由驿驰送进呈并一面遴委南昌通判王湘臣标右营守备许文奇等即于十七日将张绍衡押送起程赴京质对再张绍衡虽系奉旨押送之员但其举动诡秘长途三千余里恐有疏脱及意外之事臣囑令委员昼夜严密看管竟用锁●合并声明至胡中藻在籍刊刻斗方诋毁地方官之处臣当即密查细访极力究追俱云未见因提讯胡中藩叶连儿等均供在籍并未刻有诗文并据邱民滋坚供若有刻诗断然瞒不过伊似非抵饰臣仍传询代胡中藻刻讞文之刻字匠亦供无异惟据伊家人胡世功供称在京曾寄东西在张泰开家又有棹椅寄在张姓等语谨将●明供单并复斋录六本豫变纪略二本一并随同进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七日朱批知道了

报闻胡宝琮覆奏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江西巡抚胡宝琮覆奏臣遵旨密提张绍衡到案详加讯问据该犯承认曾经向胡中藻说过坚磨生集已达御览现将张绍衡供单录呈一面委员解京质对至胡中藻在籍刊刻斗方诋毁地方官之处臣密访实无此件其豫变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取进呈报闻乾隆二十年四月丙寅

杨锡绂奏谢胡中藻案免缘坐株连折 缴回朱批档

署理湖南巡抚臣杨锡绂谨奏为闾省感戴天恩微臣敬陈下悃事窃逆犯胡中藻狂悖性成肆行讪谤为覆载所难容臣民所共愤蒙我皇上如天之仁免其寸磔仅肆市曹并免缘坐株连恩施法外凡稍有人心者无不感激圣主鸿恩共敦人伦大义惟是江西士习民风浮薄嚣凌已非一日经大学士九卿等奏请将江西一省乡会两试暂行停止以示儆戒实属罚所应行乃复蒙皇上天恩不忍因逆犯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降旨所奏不必行臣籍隶江西身忝卿列沐圣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难名惟有率先子弟诫语乡闾期于痛改积习仰副高厚深仁所有微臣下悃谨具折恭谢天恩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初八日朱批览

胡宝琮奏请开复申发祥官职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请旨事窃臣前因逆犯案内家属胡中藩试用知县申发祥俱应行审●具折参奏请旨革职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除胡中藩已奉旨从宽释放外臣查申发祥曾在广西掌教与逆犯彼此拜望酬和诗文迹近朋比但臣查阅所和诗章实无悖逆之辞再三审讯亦无拜门生之事且事在数年以前其自到江西并不与之往来则其从前交结之处犹属世俗酬应之常及试用之后尚知谨守官箴不蹈前辙非党恶怨谤者可比今干涉之人俱蒙恩旨宽释申发祥审无实迹其革职之处应请开复出自圣恩臣未敢擅便为此恭折具奏伏候谕旨谨奏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朱批该部议奏

胡宝琮奏整饬江西士风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钦奉谕旨遵办覆奏事臣接到折匣承准廷寄内开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上谕胡宝琮奏办理胡中藻家云云 见本案二十一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江西风俗浇凌妄诞好事连年悖逆之案实覆载所不容若不大加整饬何以维挽浇风臣受恩深重封疆之寄责任尤专凡地方有一人一处不为洗涤敝俗皆臣之咎诚如圣谕非为一人计实为通省计也至胡中藻悖逆性成理应寸磔其横行乡曲凡城市村落戚党乡邻多受其荼毒人人痛恨此番明正典刑无不称快我皇上圣度如天不加深论诛止其身犹恐蔓延其实该犯之罪较之查嗣庭汪景祺等更为恶逆即照查嗣庭等案办理其子弟及干涉之人无一可以省释今皆蒙圣恩宽宥于义正之中仍寓仁育又复奉旨将伊赀财留百金之产以贍其母此实皇上恩加格外凡属含齿戴发之伦若不知感归于驯善必无此人理臣一面将所有家产变价不任官役中饱俟查明本地有益百姓之事再行奏请动拨一面广宣圣德谆谆化导力为振刷期于尽去浇漓回风正俗以正人心至范廷楷之为人久在圣主洞鉴之中其办理未善自非逆犯罪大恶极可比今奉谕旨尚可从宽恭绎圣训实为平允至李蕴芳一犯虽据供系怨恨邻邑屡请相验而党逆往来肆口嗟怨又贪婪陷害其心实不可问法难宽贷臣已审拟具题另折奏明至江省士习民风臣现在严切诰诫力为整饬不敢徒事空文亦不敢绳之过当总期实有成效以仰副皇上维持风教化民善俗之至意所有臣奉到谕旨理合恭折覆奏伏祈皇上训示谨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五日朱批好实力行之

准军机大臣奏裘曰修革任饶学曙降级余依议谕 军机处档东华录

军机大臣等奏遵旨审讯张绍衡据供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内裘曰修实向伊说过坚磨生集恐已进呈之语与胡中藻原供相符裘曰修仍坚不承认并称本月十七日有翰林饶学曙至伊寓所说张绍衡在途有人往迎等语臣等即传讯饶学曙据供本月十七日在门首见张绍渠家人郝升知张绍衡将次到京因往裘曰修家探问又据张绍衡供于十五日在任邱县伊弟张绍渠与伊相见后即遣郝升来京告知饶学曙及至彰仪门外又见郝升迎候传饶学曙语嘱其不可说出裘曰修等语此事辗转质对裘曰修与张绍衡说及之处已无可置辨乃一味隐讳殊属不合请将该侍郎交部严议张绍渠饶学曙俱系职官应知法守乃欲为裘曰修开脱辗转通信嘱托均请交部议处张绍衡现已供出实情所有职衔无庸议革得旨此事面面质对其言出自裘曰修已无疑义若谓裘曰修有意通信何难密札胡中藻令其并行销毁灭迹而乃假诸张绍衡之口此固不然但从前查办胡中藻诗集朕原特交蒋溥密办事阅数年裘曰修同事内廷偶尔闲谈亦情理所有而张绍衡向胡中藻说原在未经发觉之前俱出无心于胡中藻本案初无关涉自可无庸办理乃裘曰修面承询问坚执以为并无此言是以将张绍衡提拿质对俾此事水落石出而裘曰修以业经讳饰于前因即遂非于后今既供证确凿则裘曰修面欺之罪实无可遁裘曰修著交部严察议奏张绍渠身为监司方将操三尺以按事乃于

途次邀见伊弟婉转通言目无法纪然此犹曰兄弟之情直在其中至其遣家人来京告之饶学曙令其转达裘曰修是乃明知张绍衡到案万不能隐讳实情为此辗转商托不过欲裘曰修闻知感激虽得罪因伊弟之供出而亦不致怨彼其行如鬼蜮巧于夤缘情罪较饶学曙尤重张绍渠著交部严加议处余依议江西风俗向来专以瞻顾乡情联络声气为事胡中藻案内干连人等朕已加恩一切从宽免究乃裘曰修等为一无关紧要之言而亦必影射避重不知儆惕感悔似此怙终不悛自取罪戾使朕虽欲加恩而天理有所不容不亦大可惧乎将此通行传谕俾咸知洗心涤虑安分守法以副朕瘅恶成俗之意寻议裘曰修照溺职例革职系革职留任之员相应革任张绍渠照夤缘奔竞例革职饶学曙照不应重律降三级调用得旨裘曰修著革任饶学曙著销去加一级仍降二级余依议乾隆二十年五月丁酉

富勒浑奏梁诗正谨慎畏惧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按察使奴才富勒浑跪奏为据实密奏事窃奴才仰荷天恩补授浙臬陛辞之时面奉圣训浙江民情狡诈凡事务须秉公据实办理不得附和他人亦不得固执己见总期平允奴才任事一月有余留心体察诚如圣谕浙省民滑吏疲诸凡惟有恪遵谕旨随时整顿以圆仰报高深于万一并蒙谕及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终养非其本意近论诸臣终养隐衷旨内又言伊告归之事梁诗正在籍谅有怨言但伊久列大臣或竟无其事亦未可定着留心体探不必谘访遇便据实奏闻钦此钦遵伏查梁诗正前任兵部奴才曾为所属虽共事未久而借旧属之因不妨往见面试其心抵任后旋即亲往拜谒伊问南巡确期奴才答以未闻后随言应酬通套寥寥数语盖以奴才为满州世仆而又屡蒙恩用初到浙江一时难以深信是以语言避忌后相隔半月有余又藉伊耳疾往候渐觉亲近伊先言及胡中藻之事据云胡中藻狂悖丧心理应寸磔鄂昌历任封疆见此逆诗尚为赞赏亦法所难容乃竟从轻办理仰见圣主法外之仁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兼问此案究系从何发觉奴才以出京匆忙不能深悉为答又据云家内当铺欠捐公银一百八十两现在仁和县承催查此系上届办差之费彼时已会同陈中堂另为备办因在京供职此项并未言明若果应捐当下即宜缴送今于数年之后复催归款是以此项公银反受玩公之咎实非所愿望见抚藩时代为转达苦情等语奴才当即面允代致临别奴才又向求字对单条以示相好之意嗣于仁和县知县张松进见时询及梁诗正应捐款项据该县覆称十六年办差当铺各有捐款梁家有典当二处是以应捐银一百八十两此系按铺捐输未便以陈梁二中堂有自行会办之差致相牵算奴才随就便问及伊家居光景据称梁诗正在籍安静其父梁文濂向日尚在外游戏后因其子归家闭门静养以避招摇惟其兄梁启心管理家务诸事过刻未免有含怨之人等语昨杨梅新熟奴才送梁诗正二簋伊即以单条一副子对一联回送奴才随又送鲜荔枝一盘伊次日即来看望察其动作渐次熟识即于六月十七日回拜伊云北路凯捷现已恭折奏贺南巡曾否奉旨奴才以尚未奉到回答据云

近接其子家信闻南巡已奉谕旨约在明春今秋七月初六日圣驾出口万寿谅不在京等语奴才见其言及家书似无疑忌即以胡中藻之案故为引探伊云一切字迹最关紧要史中堂在朝最久竟以其子之事妄托他人致招罪戾殊不可解因自言向在内廷之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等语奴才因思前论诸臣终养谕旨蒋炳亦在其中故即告以蒋炳丁忧之事伊云蒋炳老亲系迎养在署究与在籍终养者不同伊言及此句其色甚赧少顷随云我皇上以孝治天下诸臣之隐实难逃圣明洞鉴之中然指斥之间未免过露奴才又以言探试伊别无他说查梁诗正历任多年随侍内廷最久其平日之小心防范惟恐遗迹招尤已非一日而与人交接言谈自必随时检点况伊现虽在籍常询国事看其光景宦情甚热尚望速邀恩宠再列朝班是以举止语言无不慎密即有怨怀断不敢遽为吐露除奴才另为设法探听候获有实情再行具奏外合将现在情形恭折奏闻伏祈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九日批朱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

胡宝琮奏胡中藻资产变价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琮谨奏为遵旨办理事窃臣前承准廷寄内开钦奏谕旨胡中藻薄有资财既已查出可酌留百金之产以贍伊老母残年余应变价不必充公及任官役中饱即于本地择有益百姓之事用之可耳钦此臣随钦遵查办除给伊母之田计价一百两外其田亩照时估值以及各项变价先经新建县估计由司详报臣恐有值多估少致官役中饱情弊逐一细核屡次驳增俱系确实通计估变并现银及追缴典田借项银共八千四十七两零臣于估变时一面于各属地方细查有益百姓之事查有新建县茅茨垠闸一座内湖外江十二圩之水由此蓄泄关系田亩甚多上年被冲患口虽经用土堵筑但形势险要必须拆造石闸方可经久估需工料银九百六十七两零又丰城县永安埕为全堤第一扼要上年冲决后彼时决口水深无从施工因向里改筑月堤虽工程坚厚但恐后此兜溜冲刷今应仍旧取直堆筑石堤一道为重门保障之防估长六十九丈需工料银二千八百两零又大庾县横浦桥为江广通衢驿路差使商旅络绎往来最关紧要乾隆十八年山水骤发冲塌桥下四墩桥面二十丈桥屋十六间亟宜修复估需工料银一千一百四十四两零又新建县养济院被风吹倒七间其余六十四间均亦损破亟应修整以安●独估需工料银一百三十一两零以上各事新建地方近在省城其丰城大庾堤桥臣均于查阅营伍时亲行查勘并叠经各县估报司府确核俱系按照市价确细无浮并饬各县乘此冬晴水涸刻日兴工务于岁内报竣谕令亲身经理仍各委员协办俾得工归实用以杜匠役中饱共计各工拨用银五千四十三两零尚余剩现银二百七十五两零查有新建县育婴堂缘向来民间新生女孩辄多抛弃自设此堂全活甚众费用亦多虽有原置田租及每年应支公项常患不敷正需筹办除将余剩现银拨入外所有田亩一项应无庸变价即拨入育婴堂收取租息以添乳妇口粮衣被及修理房屋之用俾可永久无缺以上皆实在有益百姓之事所有臣钦遵办理缘由理合开具简明

清单恭折奏明伏祈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朱批知道了

第二辑

刘裕后大江滂书案

蒋元益奏饬将刘立后并大江滂书解送巡抚折 缴回朱批档

提督山西学政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蒋元益谨奏为奏闻事窃臣于五月十一日在保德州考试生童据提调官署保德州知州宁武府知府张鎰面禀称初十日晚有兴县监生刘立后手持所作大江滂书一部在试院前口称呈送学院当经拿获取供并将原书呈送到臣臣随加检阅不但语多不解且有狂悖之处不胜骇异除一面饬令该署知州张鎰将本犯并原书解送巡抚臣恒文严行审究外理合缮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施行臣谨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三日朱批览

恒文奏据禀刘立后呈书情形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兼管提督臣恒文跪奏为奏闻事本年五月十五日据署保德州事宁武府知府张鎰禀称学院按临考试五月初十日突有一人手捧书籍二套向辕门直走经巡查兵役连人拿获卑署州随即唤问据供我是监生名唤刘立后系太原府兴县人因父亲于乾隆三年从口外运放木筏至保德州属天桥子河内溺毙我思念父亲因作此书名为大江滂共十六本要将此书呈送学院等语卑署州随即禀明学院蒙谕刘立后写本内语句有狂悖之处令将原书连人解赴宪辕听候察夺办理等因除将刘立后同原书随后批解外合先禀明等情到臣臣查刘立后尚未解到其书臣尚未经见但学臣既见其中有狂悖语句且据供自乾隆三年起造至今已十有余载家中必有底稿且恐另藏悖逆书籍皆未可定该犯原籍兴县距省城不远当即遴委太原府同知杨籀前往该县密赴该犯家中搜查并查明刘立后是否监生平日有无行踪诡秘之处俟该犯同所呈原书解到逐一研审确情另行具奏外所有据禀办理缘由合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七日朱批知道了

恒文奏审讯刘裕后及其家属邻长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兼管提督臣恒文跪奏为审拟请旨事窃臣查审得与县民刘裕后即刘得后私撰狂悖书本冒名呈献一案缘刘裕后素业行医伊父刘永俭弟刘发后均在黄河运放木筏营生乾隆三年九月内永俭同子发后从大青山运筏行至保德州天桥地方遇大水汹涌木筏冲散永俭落水淹毙裕后闻知赶赴该处沿河一带打捞尸骸无获昼夜哭泣感成疯迷之疾时发时愈遂在家内撰书或出行医十余年间撰就狂悖书词一十六本俱系一手写成因父死非命寻尸无获将书取名大江滂以明伊父身沉大江涕泗滂沱之意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七日该犯携带书本前赴保德州行医初十日见学臣考试该犯妄以所撰书词可以传世希冀代奏或有赏赉随假冒伊堂弟监生刘立后之名持书前赴学臣行署投献当被兵役拿获经署州事宁武府知府张鎰呈明学臣饬将人书一并解送到臣经臣一面奏闻一面檄委太原府同知杨籀等前往该犯家中搜查有

无藏匿妖书字迹并拘提族属人等旋据该同知等在于该犯家中搜获皆系原书不全底稿此外并无悖逆字迹并解到乡邻族长家属人等臣随委布按两司会同冀宁道严加研鞫并讯据乡邻供出素患疯迷及亲属并无同造知情各情由呈解到臣臣查该犯所著大江滂一十六本悉属妄诞不经难以解释之词实不胜其究诘于中摘其悖谬尤甚者一百二十六条一一推鞫该犯形神恍惚语无伦次逐条供答率多强解甚有不能自解者一加声斥其罪亦知俯首伏辜察其情形及按其献书希冀得赏之状并核之乡邻所供实属素患疯迷查该犯虽因父死非命悲伤成疾妄作狂悖不经之书自行呈献供非出自有心但书内或自比圣贤仙佛或称颂伊之父祖僭拟帝王甚至有讥刺朝廷之语悖逆猖狂不法已极实难容于光天化日之下未便因其素有疯疾稍为宽纵刘裕后一犯相应请旨即于市曹杖毙以申国宪伊堂弟刘立后审不知其冒名献书情由胞弟刘发后子刘演召等审无同行撰造亦非知情不首均应免罪乡邻族长因该犯疯病仅止痴迷并无害人生事亦不知造有悖逆之词无从首告亦均应免议搜获不全底稿即行销毁合将讯过该犯家属族邻口供并摘问该犯逐条供词另录供单同该犯所造大江滂原书一十六本一并进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谨奏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七日朱批知道了

程●秋水诗钞案

富勒赫奏抄录县详并诗钞刻本折 缴回朱批档

江南河道总督臣富勒赫谨奏为奏闻事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据山阳县详称有直隶人赵永德呈首原任刑部郎中程●所做秋水诗钞内有避世吟过高邮诗大人先生歌送王大诗解嘲诗古钗叹诽谤悖逆将抄本出首当于程●家起出诗本诗板查与赵永德所抄诗句不符及讯之赵永德据称现有刻本俟通详发审再呈等语又据程●呈禀赵永德更易诗题改换字句构造挟诈并同王序东先后拜望及连次吓诈书札呈送除现在究审外合先通详并送赵永德抄本及程●刻本到臣据此伏念程●家本素封曾任部曹今退居田里优游盛世自当感激皇上高厚隆恩歌咏太平而乃有避世吟等作愤激讥讪实属狂悖但据程●供称赵永德改更诗题语句挟诈而赵永德又供称尚有刻本俟通详发审时再呈臣细阅抄本内有程●自序一篇系康熙辛丑三月今程●诗钞系乾隆癸酉年刻似有原本在前翻刻在后今赵永德之刻本臣现飭山阳县立即追出俟追出时再行核对明白如并无原本或实系赵永德更改自当治其诬告挟诈之罪如另有原本并未更改应将诗中悖妄情节严究按律从重治罪以昭法纪除批飭江苏布按二司亲提严审明确按拟通详督臣抚臣审奏毋得含糊宽纵外因事关诽谤悖逆重情臣不敢壅于上闻理合抄录山阳县原详并秋水诗钞抄本刻本一并恭呈御览伏乞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朱批知道了

庄有恭奏赵永德等呈诉两词及讯情诈书折 缴回朱批档

江苏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奏闻事乾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据山阳县知县胡昕耀

详本年九月初六日据赵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自著秋水诗钞内有避世吟过高邮大人先生歌送王大古钗叹解嘲等诗造谤污蔑现执逆迹刻本先将抄本存案并呈出抄白秋水诗钞一本当即密赴程●家起出诗板与赵永德抄呈诗句不符随据原任刑部陕西司郎中程●禀诉旗人赵永德与王序东构谋将●三十年前诗句更易改换造注逆语挟诈未遂捏词诬首并粘抄永德指摘挟吓书札四封呈缴刻诗一本当即差拘王序东等到案据赵永德供称现有程●刻本造谤诗钞又支吾不肯缴出据程●供称原诗止有去去吟并无避世吟亦无大人先生歌系永德割截字句诬注诽谤据王序东供称永德自称由京来江办理大差曾代送字属实各等语事关首告悖逆虚实均干重罪且永德自称旗人又云来办大差恐属旗逃除分别禁保外合先录供通报等情到臣据此臣查永德呈出抄白程●诗钞验看小序虽系康熙六十年以前之事程●呈出刻本去去吟诸诗与赵永德抄本避世吟诸诗虽有不同又验系乾隆十八年所刻但永德现供执有刻本尚未缴出则是非尚难悬定且造作逆诗与讹诈诬首均干重典而据县审供两造情词亦多闪烁程●系属盐商此案非该府县所能办理臣现在专差飞檄行令淮安府追出赵永德所执刻本诗钞与程●家所起刻板并提程●赵永德王序东等到苏臣当带同两司亲审严究按律从重定拟另行具奏外合将山阳县据首查讯情节先行奏闻伏祈皇上睿鉴所有赵永德原词及抄白程●逆诗程●诉词及永德四次挟诈书札并刻本不符诗句暨赵永德程●王序东县审供词另录恭呈御览其山阳县所呈赵永德呈缴之抄本暨程●呈缴之刊本提犯到苏尚须指摘细审是以暂存臣衙门合并声明谨奏乾隆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朱批此系赵永德讹诈无疑已有旨谕汝应严审重处并究其系何旗何以得至彼据实速奏

瑚宝奏据前后县详及飭审缘由折 缴回朱批档

漕运总督奴才瑚宝谨奏为奏闻事据山阳县知县胡昕耀详称本年九月初六日据赵永德呈称窃有程●秋水诗钞私造谤言妄为污蔑如避世吟等诗大逆不道莫此为甚永德现执逆迹刻本不忍默视合先申明诗钞抄白存案等情随密差干役前往程●家查搜诗本并起诗板到县当即验视与赵永德抄呈诗句不符将诗板贮库一面拘唤程●质讯间随据原任刑部郎中程●禀称●于乾隆二年邀沐圣恩忝职郎中后以病假归里讵本年六月十五日突有一个来拜自称我是正黄旗永德有书一封可与你主人看随拆开看是一个字儿一张诬注改易诗句旋又将原书索回十六日又有一人抬轿来拜帖上是王诚名字对●家人说我在督院辕门效力江宁府有书烦我带与你主人故此来拜定人回主人不在家王诚云不妨将帖与书收下岂知拆看就是永德之书并诬注诗句一纸嗣于二十二等日永德着脚夫张诚机连投信字访得王诚即王序东寄居清江惯行骗诈抬王诚轿夫讯证棍等构谋三月将●三十年前诗句更易诗题改换字句造注悖逆之语捏名首案诬骗已可概见伏乞严究伙党律拟通详抄粘赵永德改捏诗句并●原诗及永德挟吓信字等情到县当即差拘王序东并轿夫送字人

等到案隔别审讯各供在卷查得赵永德呈首告病回籍刑部郎中程●作诗悖逆一案卑职准词拘讯间据程●禀诉并呈验赵永德历与字帖似有滋事吓诈情弊迨讯据王序东及轿夫左玉并送字脚夫张诚机将投拜致书之处俱各供认无异及追究刻本确据乃赵永德供吐支吾未能呈出应俟研审实情并王序东是否同谋假冒差员情事按拟详报缘事关首告悖逆虚实均干重罪且赵永德自称旗人来办大差恐属旗逃串通隐讳除将赵永德禁程●王序东等分别保押外合先录供并将赵永德呈缴抄本同程●呈缴刻本一并通详等情前来奴才接阅之下查核赵永德呈首抄诗虽与程●刻本语句多有不同但赵永德所供现有程●刊刻诗钞凭据未据该县追出查验是否程●另有刻本抑系赵永德捏词诬告当即批令淮安府速飭悉心研审务得实情及王序东是否同谋假冒差员滋事一并确讯并咨明督抚臣去后兹于十月初二日又据山阳县知县胡昕耀禀称奉抚院檄飭严提案内有名各犯到案吊起程●家内诗板并令赵永德将程●诗刻本亲自缴出该县验明固封委员押解来苏以凭发审等因卑职遵即提赵永德查讯随据赵永德于贴身小棉袄内拆出秋水诗钞刻本卑职当堂核对与抄本无异查赵永德呈出刻本事属有因及讯之程●矢口不承除将刻本抄本及各书札固封批解淮安府察转外理合呈报等情据此奴才除飞飭淮安府作速严讯明确押解赴苏一面移咨督抚臣确审定拟外谨将山阳县详报赵永德呈告程●作诗悖逆及追出秋水诗钞刻本与抄本相同现在飭审缘由并录该县详禀供词一并缮折奏闻所有另录赵永德呈首抄本同程●缴出刻本另封附呈为此敬遣奴才标下千总吴章赉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十月初二日朱批已有旨了

将赵永德交抚审拟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圣训圣治门卷十九

富勒赫奏赵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作诗诽谤悖逆现交布按二司严审一折朕阅程●抄刻诗册肤浅本不成诗但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而送王大一首系抄袭古诗以为己作则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谦诬陷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从前胡中藻身为翰林心怀怨望竟作种种悖妄之词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惩治无以正人心而端风纪是以不得不行办理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貽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赵永德著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钦此乾隆二十年十月初八日

庄有恭奏赵永德供非旗人折 缴回朱批档

江苏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奏覆事窃照赵永德在山阳县呈首原任郎中程●作诗诽谤一案经臣于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奏闻续于十月十七日钦奉谕旨富勒赫奏赵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作诗诽谤悖逆云云 见本案本页 钦此又于十月二十七日奉到臣前奏折朱批此系赵永德讹诈无疑已有旨谕汝应严审重处并究其系何旗何以得至彼据实速奏钦此遵查此案前据山阳县详报臣随即专差飞提于十月十三日到

苏当即督同两司亲审已据赵永德供认朋谋讹诈不讳仰见圣明坐照如神隐微毕露惟据供尚有王世凡即任太初住居淮安素与程●有隙今年四月因胡中藻事发自京勾串来淮同谋吓诈并有刘姓万姓欲为说合等语臣现在飞提解到审明即可定案至讯其系何旗分据供祖籍寿州寄籍顺天府宛平县已经三代住宣武门大街街东平日收买古董字画有母周氏妻王氏并非旗逃等语臣查赵永德狡猾异常或系规避处分不敢认旗亦未可定若非移查明确则是旗是民究难凭伊一面之辞定拟除咨顺天府尹再行确查外所有审据赵永德供非旗人缘由合先奏明至程●诗册庄亲王前序臣已遵旨查出劈毁合并陈明伏惟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朱批知道了此必待朕谕而后敢如是办理可谓不知朕意亦不识大臣之体矣可愧

陈安兆著书案

富勒浑奏查办陈安兆著书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奴才富勒浑谨奏为奏明事窃奴才因湖南民间尚有存留吴逆伪号之契券并护僧榜文严飭各州县实力追销又因湖南每多狂妄之徒逞其诡僻之见妄生议论簧惑愚民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并令各属留心查察兹据长沙府知府刘尚质禀据署茶陵州知州吴世贤禀称该州有告给衣顶生员陈安兆性情乖僻闻其著有大学疑断等书妄辟朱注尚恐有不经之事亲至该生家中将其书籍逐细检查起出陈安兆自著大学疑断一部中庸理事断一部痴情拾余诗稿一部并追出书板呈送前来奴才与司道公同翻阅其各书内虽俱无悖逆之处然理解荒谬言词俚鄙且敢评驳朱注更多尊崇谢济世之语其为狂妄诡僻已无疑义惟是大学疑断中庸理事断二书尚属浅而易见至于痴情拾余皆陈安兆自作之诗文其中有无暗藏狂悖之言奴才于诗文一道实未谙悉诚恐一时不能指出今学臣毛辉祖不日回省奴才与之细加检阅如果别无悖逆之处再当会同督臣酌量情罪定义具奏并将原书进吾请旨遵行所有现办缘由理合先行恭折奏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朱批知道了

富勒浑奏陈安兆著书狂谬已经学臣指出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奴才富勒浑谨奏为奏明事窃照茶陵州给顶生员陈安兆妄著书籍语多狂谬已将原书交送学臣毛辉祖细加检阅缘由前经奴才恭折奏明在案兹奴才巡查衡永郴桂一带苗疆矿厂于十二月初二日途次桂阳州地方接准学臣毛辉祖札称陈安兆所著大学疑思辨断一书违背朱注崇奉谢济世其中庸理事断一书亦多背朱而所引事类皆支离荒诞至诗稿中虽无大逆不道之语但词句狂放疵谬颇多尤恐有隐含谤讪之意自应严讯实情以成信谳现已逐一指出抄单交送藩司照单审究至茶陵州学正罗德忠衡州府学教授潘世晓华容县训导罗连才身为司铎不能以正学训士乃于此等狂诞之言或为之作序赞扬或存留其书籍罪实难逭应行参革审拟并将原书粘签囑令奴才会同具折恭呈御览等因又据布政使公泰禀称陈安兆所著书内既经学政查出悖谬不经语句自当逐一根究是何意见除一面严提陈安兆并作序存书之

人到省研讯确实定拟详解其应审之教职进士岁贡生员另文详请参革等情前来奴才查湖南士习狂妄诡僻其荒谬不经之人急宜禁绝以挽颓风陈安兆所著书籍既经学臣毛辉祖查系背朱狂放自应严加惩究除批飭藩司速行审拟详解并将应审之教职人等详请参革并审一俟审拟到日另行酌议定拟请旨遵行外谨会同湖南学臣毛辉祖合词具奏并将签出原书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朱批另有旨谕

陈安兆案无庸办理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富勒浑奏生员陈安兆妄著书籍语多悖谬一折据称将伊所著书二种及诗稿一部交送学臣毛辉祖阅看以词句狂放咨覆应请严加惩究并将该教官等查参等语所奏殊为过当此事在富勒浑于文义本不甚深更未免新进有意从严一闻事关悖逆辄欲从重惩治而毛辉祖又因所属生员经巡抚举发恐稍涉徇庇形迹遂亦从而附和是以该抚遽有此奏但朕阅该生所著大学疑思辨断中庸理事断二书虽不无违背朱注支离荒谬要不过村学究肤浅妄矜著作即诗稿中间有牢骚词语亦浅学人掉弄笔墨陋习其实非谤讪国家肆诋朝政如胡中藻之比封疆大吏遇此等事当识大体如果逞臆谤讪肆无忌惮自不得不惩一儆百以肃士习若不过此等笔墨之过则前人亦往往有之况陈安兆所作并不足称为著述于此加以吹求转无以服其心且恐开告讦之渐无知者遂谓无所措手足朕办理庶务大公至正轻重务期得中过犹不及皆所不取此案无容再行办理富勒浑毛辉祖俱著申飭钦此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蔡显闲渔闲闲录案

高晋等奏查蔡显呈自首拟折 缴回朱批档

两江总督臣高晋江苏巡抚臣明德 谨奏为诡诈悖逆之犯自首其书应请亟正典刑以彰国宪事窃臣高晋来苏与臣明德会勘秋录于本年五月初九日据松江府知府钟光豫到苏面禀有华亭县举人蔡显赴府呈自首著刊本闲渔闲闲录一册据称此书于本年三月内刻成并无不法语句而其本地乡人妄生议论谓其怨望讪谤投贴无名字帖欲行公举伊畏惧呈书自首随检阅书内所载多有不法之语当即飭令华娄二县将该犯蔡显及其家属严加看守该府即持书驰赴省城禀呈等情臣等将呈到之闲渔闲闲录逐一详细检阅其中诡诈悖逆语句甚多并查得书内所载该犯自著之书尚有宵行杂识红蕉诗话等类随即飭委抚标中军参将刘鹏程苏州府海防同知解韬协同该府钟光豫飞赴松江府将该犯提解到省并于该犯家中搜查不法书籍并究明有无党羽及其家属逐一押解来省以凭究审去后兹据该府等将该犯家中一切书籍刊刻板片并该犯之子蔡必照及书内开载之门人刘朝栋吴承芳吴球倪世琳凌日跻并作叙之闻人倓胡鸣玉等一并获解前来臣等复将起到书籍板片逐加细阅该犯已刻之书共有七种内宵行杂识二本红蕉诗话一本潭上闲渔稿二本闲渔剩稿一本老渔尚存草一本续刻红蕉诗话一本闲渔闲闲录二本尚有未刻书老渔尚存草一本闲渔闲

闲录余一本臣等详加检阅所刻之闲渔闲闲录及宵行杂识潭上闲渔稿中记载之事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其余纰缪之处不堪枚举臣等即率同藩司苏尔德臬司吴坛粮道朱奎扬巡道劳宗发公同严鞫缘蔡显系雍正己酉科举人现年七十一岁自号闲渔平日著有前项书籍于乾隆二十二年起陆续刊刻其闲闲录一种于三十二年三月内刻竣有浙江湖州书客吴姓自备纸张将闲闲录刷印一百二十部留二十部给该犯偿抵板价吴姓自带一百部而回嗣该犯将书分送亲友松江乡人见其语涉狂悖且多讪发他人阴私之处遂投贴公揭欲行举报是以该犯情急自首臣等将其狂悖语句逐条严加鞫●该犯不能置办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臣等以其所刊书内俱载有门人子侄校字且刻有门人刘朝栋等传说之事自系伙同编造其所留闲闲录二十本给与何人自必亦系同党随将解到该犯门人刘朝栋吴承芳吴球倪世琳凌日跻并叙其闲渔剩●之门人闻人倓及叙其宵行杂识之友人胡鸣玉等严加究讯据刘朝栋吴承芳吴球倪世琳凌日跻坚供蔡显造作逆书不惟并不知情亦未见过平日向蔡显所言系一时见闻所及偶然谈论皆系毫无关系之事不想伊即刻入书内惟闻人倓曾于闲闲录刊成后经蔡显送给一部闻人倓见其语多狂悖看阅之后即行送还并劝其将板销毁所报叙闲渔剩稿内亦无悖逆之词胡鸣玉年已八十三岁所叙宵行杂识●系蔡显自作借名刊刻蔡显供曾送伊闲闲录一部并未寄到均无伙同编造各等语质讯蔡显据供伊平日高自位置著作各书原欲自成野史不屑与人商订众人实不知情诘以众人若不知情何以列其名姓据供刊书之时原欲自夸及门之盛是以列入多人其中或已身故或在别籍或以名字别号重复刻入俱系自行混写众人实不知情即如书内列有子侄字样而伊子大者年甫十七并未行文一弟早歿并无子嗣此系人所共知可见书中所写原不足凭现在自己身犯重罪岂肯开脱别人至所留闲闲录二十部给与闻人倓一部已经送回寄胡鸣玉一部伊既未经收到或系途中错误又寄与黄锦堂等十四部是否收存及路远曾否寄到之处实不能知其余俱存家内已被起出等语隔别细讯反复究诘均各矢供如一似无遁饰除将蔡显所供送给逆书之黄锦堂等十三人并寄书之朱驼子委员前往查拿俟提解到日究明另行分别办理并将蔡显之举人闻人倓之训导咨部斥革外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蔡显身为举人享国家太平之福如果著书立说鼓吹休明原所不禁乃存心诡诈造作逆书任意谤毁丧心病狂罪大恶极不惟人心共愤直使天理不容故书甫刻成即被揭败露应请亟置重典以快人心蔡显合依大逆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年已十七应照律拟斩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均年未及岁应同伊妾朱氏未字女三女俱解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闻人倓系候补训导所叙闲渔剩稿内虽尚无悖逆词句其余蔡显送给闲闲录时亦经劝其销毁但既知情不首即属罪有应得闻人倓

合依知情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刘朝栋等均●不知情应请免议湖州书客吴姓所印闲闲录一百部卖与何处何人及其余各书现在分别查起出示召令首缴并飞咨浙江抚臣查追销毁该犯蔡显一切家货房屋飭令该府县严查封贮估变报部充公不法书籍查缴齐全同板片一并销毁所有蔡显编造各书内悖逆显著之处谨逐一粘签并另缮供单一扣同公揭一纸一并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下法司核覆施行谨奏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蔡显著从宽改为斩决旨 军机处档

旨蔡显刊刻书词恣行怨诽情罪深属可恶第核其情节尚与诋谤肆逆者有间著从宽改为斩决伊子蔡必照亦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蔡显案各犯应按律严治不得姑息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严法纪门卷二零一

高晋等奏刊刻逆书之举人蔡显等究拟分别凌迟斩决一折已批三法司核拟速奏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佗僚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各处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而册内转不签出明系该督等自以文义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为披检而幕友等从来惯习每遇用兵之事及以文字获罪者辄一切讳匿不言是以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而于吃紧关键不肯复加指摘高晋等使若辈得售其术朕则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省视乎至为逆犯作序之闻人俛目击书词狂悖甘为附和并不举首其情深属可恶非仅援杖流之例可蔽厥辜现据法司拟改发伊犁等处庶足明正其罚其书内列名曾从逆犯受业之刘朝栋等自当逐一严加跟究安得概以素不知情径行置之不议即书贾吴姓业为刷印流传亦岂失于不知无心传布者可比亦应治以应得之罪该督何竟意存姑息仍不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陋习况该督等平日既漫无觉察不能预发其奸直至自行败露尚图苟且完事何以申国宪而快人心看来此等逆犯本属戾气所钟兼以粗识文字而家居又不能得志遂尔逞其诡譎侈为狂吠意或幸逃显戮即可借此市名于后恐不独一蔡显为然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封疆大臣可不思力杜逆萌执法究治耶蔡显已降旨从宽改为斩决伊子蔡必照并改为应斩监候至折内指驳情节仍著高晋等再行详核审拟覆奏并著于各省督抚奏事之便通行传谕知之钦此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高晋等奏请交部议处折 缴回朱批档

两江总督臣高晋江苏巡抚臣明德 谨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承准大学士公傅恒大学士尹继善大学士刘统勋字寄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奉上谕高晋等奏刊刻逆书之举人蔡显等究拟分别凌迟斩决一折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江仰见我皇上至圣至明训示周详臣等跪读之下惶愧无地伏查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臣等仰蒙圣恩毕以封疆重任平日既毫无觉察不能预发其奸迨自行败露而于该犯所刻书内有心隐跃之词又未能悉心签出恭呈御览其书内列名之门人亦未严究确情定拟实属庸暗无能错谬已极兹荷圣明睿照指示周详臣等愧悚交集咎无可辞除钦遵谕旨将折内指驳情节再行详细究审定拟另折具奏外惟有仰恳圣恩将臣等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办事率忽者戒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臣等不胜惶愧悚惧之至谨奏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朱批览若应议处早交部矣

高晋等奏将蔡显正法余俱分别审拟折 缴回朱批档

两江总督臣高晋江苏巡抚臣明德 谨奏为遵旨申明定拟具奏事窃臣等审拟华亭县举人蔡显造作逆书一案接准刑部议覆将蔡显依律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拟斩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未字女三女俱解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蔡显门人闻人倓改发伊犁充当苦差至刘朝栋吴承芳吴球倪世琳凌日跻俱系蔡显门人平日既素相往来且所刻书籍现俱列有姓名其余蔡显怨望讪谤著作逆书之处岂无见闻未便任其狡称并不知情遽为轻纵应令该督等再将各犯逐一研鞫务得确切供词按律定拟另行具奏其书客吴姓冒昧刷印售卖亦未便竟予免议应将吴姓严拿速获比照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具奏于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奉旨蔡显刊刻书词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移咨到江除钦遵谕旨将蔡显即行正法余俱分别钦遵办理并飞飭提犯复审臣高晋亦即驰赴苏州会勘随据松江府知府钟光豫来苏面禀前经提●刘朝栋等全供并未见过逆书恐系该犯等狡供不吐复细加访察闻有蔡显婿李掌平常至蔡显家内必悉其情随密拘李掌平研●据供伊系买卖之人不通文义蔡显所作逆书实不明晓蔡显门人内惟刘朝栋吴承芳二人最相亲密时常往来见其持书讲究则所刻逆书自必见过其倪世琳住居乡镇凌日跻素业行医伊等虽平时不甚往来但本年四月内亦曾见到蔡显家看书谅亦知情至吴球幼从蔡显久已废书贸易蔡显从不与其谈论诗文等情并据该府查获吴姓书客即吴建千其刷印逆书一百部已据呈缴四十五部连犯押解来苏臣等随率同司道逐加严●缘刘朝栋系蔡显表亲与吴承芳即吴思劬凌日跻倪世琳均从蔡显受业而刘朝栋吴承芳与蔡显尤为投契所刻逆书再四严究虽据坚供并无帮同造作情事但伊等与蔡显往来亲密蔡显著作此书从前曾向伊等言及刻成之后伊等俱经阅过并送给吴承芳即吴思劬一部刘朝栋吴承芳虽看出书内悖谬之处因系受业门人未经出首已据供认不讳凌日跻倪世琳于本年四月内先后到蔡显家蔡显将刻成之书曾与看阅伊等因系受业门人未经出首亦据供认不讳惟吴球幼从蔡显读书一年因资钝家贫久已改业贸易实未见过逆书只因住近提督衙门知有掘出古碑一事偶与蔡显言及

其刻入书内实不知情臣等随诘讯刘朝栋等因何前供并不知情亦未见过据供从前实因蔡显代为隐讳是以畏罪狡卸今提同李掌平质讯无可置辩至吴建千亦据供明实系图得新书可以获利不知书内有狂悖之语刷印售卖实属冒昧等情再查吴建千所刷一百部之外尚有刷印二十部前据蔡显呈缴五部其余十五部送给黄锦堂等并寄书之工人朱驼子均应拿解究明分别办理经臣等于前折内奏明在案兹据松江府查明朱驼子已经病故并将黄锦堂等拿解来苏臣等一并逐加严讯查黄锦堂李保成吴秋渔戴晴江王充之即王元之金子敬等六犯均系生监与蔡显或亲或友蔡显刻成闲闲录一书欲自夸其著作之长随分给黄锦堂等各一部均未出首迨至事发始行呈缴惟徐介堂年甫十八幼虽从过蔡显但后患弱症不能读书送给之逆书不能通晓吴西序系蔡显妻族之侄蔡显送书之先已往江宁贩布其书系伊妻许氏接受事发已经首缴吴西序现从江宁提到讯明实未见过其书闻声远系刻字匠闻子尚之子闻子尚雇与蔡显刊刻闲闲录刻成之后即已病故蔡显念其手刻送给伊子一部闻声远素不识字未悉其中有不法情事马刻匠系刷书生理为吴建千雇往蔡显家刷书蔡显给与闲闲录一部抵作酒资不知系悖逆之书至寄与廖古坛陆湘萍各一部前据蔡显供明同送给胡鸣玉一部交给朱驼子托夜航船寄去胡鸣玉先经供明并未收到今确查朱驼子陆湘萍俱已身故而廖古坛与陆湘萍之子陆云璈亦未接到此书自系中途遗失其以时文换去一部之陈姓查系陈鸣山讯明所换之书尚未出售臣等反覆究诘各供如一除将刘朝栋等生监斥革外查律载大逆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今刘朝栋吴承芳即吴思劬俱系蔡显受业门人刘朝栋兼系表戚吴承芳又得受逆书虽据供无帮同编造情事但明知书内悖逆语句瞻顾师生之谊匿不举首若仅照知情不首律拟以杖流不足蔽辜应请将该二犯均照闻人倓之例改发伊犁充当苦差凌日跻倪世琳虽据供与蔡显平日不甚往来但既系蔡显门人刻成逆书又经见过即属知情不首应照知情不首本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吴球讯不知情应请免议至送给逆书之黄锦堂李保成吴秋渔戴晴江王充之即王元之金子敬均身系生监目击其书并不举首亦合依知而不首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金子敬年逾七十照律收赎徐介堂闻声远马刻匠陈鸣山俱不通文义但或不加详察妄行收受或以时文易换售卖均属不合俱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吴西序先经外出应与未经接到逆书之廖古坛陆云璈及不知情之李掌平均免置议书客吴建千业已获到即遵照部议定驿充徒除将缴到逆书尽行销毁并令将未缴各书查追销毁外所有遵旨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并另缮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朱批该部核拟具奏

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

苏昌熊学鹏奏齐周华著书悖逆及审拟折 缴回朱批档

闽浙总督臣苏昌浙江巡掇臣熊学鹏 跪奏为审明党逆重犯请旨正法以正人心

事窃臣熊学鹏于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天台县盘查仓库有该县民人齐周华在道帝将所刻名山藏初集古文二本诸公赠言一本半山学步时文一本恳求作序又为吕留良事该犯独抒己见奏稿一本又呈状一纸内告伊妻犯奸及堂弟齐轩南主谋令伊子媳毒害欧打等情又摘发隐奸封事一本内告齐轩南包讼陷入及伊堂弟齐召南为人诈伪并将其通族外姻邻佑多人一併牵告等情臣熊学鹏当即取阅各书语多悖逆谬妄其人乃系恶类其所著作必不止此呈出数种随率同粮储道陈梦说宁绍台道方桂及该地方官亲诣该犯家内搜查查该犯妻子亲属俱在天台县城内居住该犯住居之处僻在天台县城西二十余里所住楼屋三间四无隣佑臣熊学鹏至该处与陈梦说方桂等又检查出伊所著书十二种内名山藏二集一本华阳子诗稿一本太平话一本初学集一本需郊录一本老姬解一本天台山志补遗一本乐行草一本又惭稿一本黔行赋一本补上增志稿一本课读日知一本当即在天台县据该犯供称伊曾于吕留良案内赴部具呈递解回浙令学政查明具奏审过多次革去秀才禁锢在县雍正十一年有台州监造桐柏宫之侍郎留保查访此案密奏奉旨著总督查审后来定案说小的挟仇诬告永远监在杭州府狱雍正十三年荷蒙恩赦等语臣熊学鹏查卷案及所供刻字人等俱在省城随飭委宁绍台道方桂督同该地方官将该犯所呈各书及搜出所著各书并该犯及应亲属等押解来省臣熊学鹏查该犯乃系原任礼部侍郎齐召南堂兄齐召南现在天台城内因传齐召南至臣熊学鹏寓所面据称齐周华系我堂兄从前曾见过他天台游记一篇时文数篇他要刊刻我因他文理不通阻他不刻他便恨我至他平日为人乖张狂诞罔顾伦纪随手假言无风生影是以久不与之往来至他告我的话俱系冯空捏造等语臣熊学鹏于十一月初二日至杭州宁绍台道方桂督同该地方官于初三日亦带齐案犯书籍来省臣熊学鹏随将该犯所呈各书及该犯家内搜出之书督同布政使永德按察使欧阳永粮储道陈梦说盐驿道徐绵逐细检阅提犯严加研究惟该犯所供原任侍郎留保密奏一案臣巡抚衙门及两司衙门细细检查并无此案存贮其伊从前犯事由部递解回浙及问拟充军具题并奏请永远监禁释放之案悉行查出臣熊学鹏正在审拟间臣苏昌适至杭州亦会同鞠查得齐周华原系天台县生员雍正九年间值吕留良逆案事发钦奉世宗宪皇帝谕旨询问各省生监如以吕留良应行正法即行出结内有独抒己见者令其呈明学政不得阻挠隐匿其时齐周华已经出结旋又称伊有独抒己见被训导王元洲阻抑遂赴刑部具呈准部递解回浙先经前抚臣程元章学政臣帅念祖审系挟嫌妄告问拟充军具题复经前督臣郝玉麟会同抚臣程元章具奏奉旨该部并案核拟具奏钦此经刑部议复请将齐周华提至省城严加锁锢永远监禁奉旨依议钦此雍正十三年恭逢皇上御极蒙恩赦放该犯随于乾隆六年出门历游各省至二十一年其长子齐式昕前往湖广武当山接回该犯自归家之后将所拟独抒己见疏稿及生平著作他人赠言于乾隆二十六年寄倩杭州刻字匠周景文陆续刊刻自负才高自批自赞因欲变产刻集被其妻子屡次劝阻该犯遂因此嫉视

如仇逐妻屏子独自在乡居住其亲族人等因其平日为人不端共相弃绝乾隆二十五年间为族长齐长庚以该犯回家后忽而逐妻忽而呈子忽而告戚种种横行训饬不遵曾摺出族呈县有案该犯遂诬告伊七旬之妻老而奇淫通奸引盗几于人尽皆夫并诬其长子齐式昕次子齐式文毒害殴打将伊一切亲族尽行罗告经臣等提之下反覆究诘其所控呈词封事情节俱系冯空诬毫无影响之言即该犯亦自认妻子阻其卖田刻书亲族庇护妻子因此控告至诘其因何欲释逆犯吕留良子孙并所刻疏稿书籍曾否传播又二集何故止有上卷并无下卷之处据称奉旨独抒己见所以从前妄思拯救疏稿书籍实在并未传播至二集上卷原系陆续刊刻卷内尚有抄写之页实未成书是以并无下卷至将其各书内语句狂妄悖谬之处诘问伊亦自认罪无可辞臣等伏查吕留良罪大恶极为天下臣民所共愤乃齐周华代为逆犯请释子孙蒙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不即诛戮仅令监禁又蒙皇上格外加恩释放该犯自当感激悔悟痛自湔涤前非乃怙罪不悛得将疏稿及其余杂作刊该妄冀流传其狱中祭吕留良文一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希图煽惑人心是其存心党逆牢不可破且自称为独孤损跛仙忍辱居士含元子尚古先生华阳山人岳六子蒙懂道士种种诡异名字又私拟奏疏刊刻阅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臣等检阅之下殊觉发指查律载凡犯大逆但同谋者不问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子男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等语齐周华一犯应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兄弟妻子虽经该犯视同仇敌久已屏逐但系律应缘坐之人亦不便因此宽贷其罪所有该犯长子齐式昕次子齐式文长孙齐传绕次孙齐传荣胞弟齐周荫胞侄齐式鹏齐式鸾齐标示齐式冕齐式燕均照律拟斩立决妻朱氏妾丁氏长媳奚氏次媳吴氏幼孙齐传绚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再查齐式文先经在逃应通饬严缉务护正法毋使漏网所有该犯家产查明入官其刻字匠周景文虽据供不通文理不知悖逆情事究属违犯请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再加枷号一个月示儆余审无干省释至该犯书载诸人据该犯供诸公赠言内房演杨绳武郑义门蒋拭之郑如夔盛禾张若震陆大业各序跋俱系本人所作吕抚杨汇陈溥叶绍诗梅元标谢济世陈升阶侯嘉翻丁学希僧纪安赵元容陈思亭李绂文献各序俱系伊借名以上诸人皆已亡故至齐召南所作记跋曾经该犯添改沈德潜桑调元所作序文亦系借名惟此三人现存臣等当又传齐召南至省问据供雍正二年曾见过齐周华天台山游记为跋数语今所刻者系齐周华自行添改并非原作又传名山藏集内作序之原任工部主事桑调元问据供与齐周华素非认识何从与之作序适在家食俸之礼部尚书沈德潜来杭与臣熊学鹏面言德潜与齐周华并未识面齐周华曾到苏州求作时艺序文德潜托病辞却今所刻者系周华捏名还诘齐周华亦供代作借名是实臣等伏思该犯各书内所有人赠伊之书及伊送人之文名姓甚多有臣等知其实系已故者亦有臣等不知其实在存歿者细细检

阅谨就臣等看出悖逆狂妄语句内有应讯之人移咨各该督抚查其人尚存者分别讯取本人确供由各该督抚另行办理至齐召南虽于该犯犯事之后不与往来即所跋台岳游记亦经该犯删改并非原本但齐周华系齐召南堂兄召南身为大臣既知该犯素行狂妄不行稽查劝阻任其刊刻悖谬书籍相应据实参奏恭候谕旨遵行再疏稿书籍虽据该犯坚供并未传播与人但刻已六七年之久保无流传应出示遍行晓谕限三个月内首缴免罪如逾限不缴查出从重究拟各书板片概行销毁所有审明党逆重犯请旨正法缘由臣等谨另缮供单合词恭折具奏并将该犯呈出之书及其家内搜出各书臣等看出悖逆谬妄之处粘贴黄签同伊所递呈状封事各件一并进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敕下法司核覆施行谨奏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齐召南来京候旨谕 军机处档

据熊学鹏奏天台县逆犯齐周华党恶狂悖按律定拟并称该犯系原任侍郎齐召南堂兄一并参奏请旨等语齐召南身为侍郎近族有此逆犯从前何以并不据实奏闻齐召南著来京候旨钦此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宽免齐式昕等治罪旨 军机处档

旨齐周华著即凌迟处死伊子齐式昕齐式文伊孙齐传绕齐传荣俱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至该犯胞弟齐周荫胞侄齐式鹏齐式鸾齐式标齐式冕齐式燕俱著加恩免其治罪余依议钦此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明德奏杨绳武家中并无不法书籍折 折缴回朱批档

江苏巡抚臣明德谨奏为奏闻事窃臣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准浙江抚臣熊学鹏咨称天台县犯人齐周华刊刻请释吕留良子孙疏稿及悖谬书籍一案业经审拟具奏声明该犯齐周华各书内所有人赠伊之书及伊送人之文名姓甚多有知其已故者亦有不知实在存歿者谨就悖逆狂妄语句内有应之人移咨各督抚查其人尚存者分别取本人确供由各该督抚另行办理今据司道会详将应行移咨各省查各人开册具详查册开杨绳武字皋里于李绂所作序内杨皋里有言其仗义出险梗概等语查系江苏吴县人移咨查照办理等因移咨到臣臣查杨绳武系苏州府吴县人康熙癸巳科进士翰林院编修于康熙六十一年丁忧回籍因患病未经赴补至乾隆十五年六月内病故咨部有案杨绳武有二子长名杨庆孙系岁贡次名杨少孙系监生臣随差拘其子并饬委苏州府知府申梦玺率同该县前赴杨绳武家严行搜查有无不法书籍去后旋据获到杨绳武之子臣即率同两司严加究据杨庆孙杨少孙同供贡生们是杨绳武的亲子父亲与李绂相与贡生们是知道的乾隆六年李绂做江南主考场后父亲还到江宁去见过他一次至于李绂所作序内父亲如何言其仗义出险梗概贡生们从没听见父亲说过实不知情那齐周华贡生们不知其人父亲会于雍正年间在浙江敷文书院做过院长父亲与他有无相与贡生们在家实不知道等语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并据苏州府知府申梦玺等覆称遵即前赴杨绳武之子杨庆孙等家查得伊弟兄已经分居杨

庆孙住房六间杨少孙住房一间遍行搜查只有寻常经书文稿并无不法书籍等情除咨覆浙江抚臣外臣谨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批如此不必株连矣

熊学鹏奏齐召南已由仁和县起程折 缴回朱批档

暂署闽浙总督事浙江巡抚臣熊学鹏跪奏为奏闻事准吏部咨开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谕据熊学鹏奏天台县逆犯齐周华党恶狂悖云云 见本案四页 钦此臣查齐召南于逆犯齐周华案内至杭州省城取供词之后留省未回兹臣接奉谕旨当即传令遵照起程今据署仁和县知县王庄等呈称齐召南已于十二月十九日起程乞理合恭折奏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批览

宋邦绥奏谢济世著有梅庄杂著折 缴回朱批档

翻广西巡抚臣宋邦绥跪奏为奏闻事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五日准浙江抚臣熊学鹏咨称天台县犯人齐周华刊刻请释吕留良子孙疏稿及悖谬书籍一案云云 见本案四页另行办理 今查应各人内有谢济世系广西人其于齐周华狱中添髯记内叙陈学海赠伊诗内有可怜补充一无人之语相应移咨查办等因到臣臣查谢济世系广西全州人前任湖南驿盐道休致回籍乾隆二十年二月经前抚臣卫哲治以伊纵子指官撞骗题参革审嗣因谢济世即于是年四月内患病身故奏结在案兹准浙江抚臣咨查谢济世所赠齐周华添髯记叙内悖逆语句来由虽谢济世久已身故而赠叙原稿自必尚存家内当即委按察使图桑阿带同署桂林府刘宗珙前赴谢济世家内查办并取伊子确供去后兹据图桑阿禀称查得谢济世长二三子已故现存四子谢梦熊梦曾梦思梦舒据谢梦熊供称伊家内并无齐周华狱中添髯记叙稿止有伊父在时刊刻梅庄杂著一本缴出该司恐有隐匿情事随率同刘宗珙于谢梦熊等住屋内检查书籍有谢济世自注学庸抄本一件恳请终养折稿一件其余系四书五经并广西通志近科坊刻时文等件随同缴出之梅庄杂著一本封送查验前来并将谢梦熊等弟兄带至省城候臣细查各书籍内并无不法字迹惟缴出之梅庄杂著诗文一本议论乖谬语多怨悵阅之不胜骇异随率同布政使淑宝按察使图桑阿驿盐道周升桓将谢梦熊等逐加研据谢梦熊供称伊父前任京官时伊尚年幼家居及乾隆三年外任湖南道员以后始生梦曾诸弟伊父从前为齐周华作叙之事无由得知伊父除梅庄杂著外亦无别项未刻诗文伊弟兄三人现俱佣工度日并无房产亦未读书不晓文理伊父所刻之梅庄杂著所说何语实不知道等情臣查谢济世曾为御史又复屡任道员乃所著诗文多有怨悵狂悖之处刻本存留实为世道人心之害伊虽身死仍应按律办理但浙省咨查所赠齐周华添髯记内悖逆之处谢济世家内现无原本据谢梦熊坚供无由得知而谢济世第六子谢梦思明现在赘居湖南湘潭县张灿家中除咨明湖南抚臣将谢梦思押解来粤一并确另行定拟具奏外理合先将谢济世刊刻梅庄杂著一本语句狂悖之处粘贴黄签同伊自注学庸抄本及折稿另封敬呈御览臣谨会同两广总督臣李侍尧缮折恭奏伏祈

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朱批此人已死何必追究余有旨諭

密行查办寄银生息之事諭 军机处档实录

齐召南于堂兄齐周华逆案为之隐讳不奏咎实难辞是以令其来京候旨今据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问拟以杖流朕念其曾为大员已加恩宽免递回原籍并传旨令其闭户安分倘再不知感恩警惕或掉弄笔头语含怨诽则齐周华炯戒具在不能更为曲宥矣前据熊学鹏查出齐周华控告齐召南原词有将银寄与江姓生息之事伊平素以读书立身为事岂应自蹈商贾牟利恶习且现已邀恩免其治罪又何得安然无事坐享赢余著传諭熊学鹏可即密行查办惟酌留糊口外所有生息余贖即尽数查出归公以充本地公用毋任稍有隐匿倘该抚以同系科目中人或意存徇隐则是自取罪戾矣将此传諭该抚知之欽此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

宽免齐召南杖流諭 实录

翻諭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原任侍郎齐召南于堂兄齐周华造作逆词不能稽察纠参应照律拟流得旨齐召南曾为侍郎乃于堂兄齐周华逆案为之隐讳不即参奏实难辞咎念其曾为大员所有问拟杖流之处著加恩宽免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辛酉

熊学鹏奏密查齐召南生息银两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臣熊学鹏跪奏为奏闻事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承准大学士公傅恒大学士尹继善大学士刘统勋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奉上諭齐召南于堂兄齐周华逆案为之隐讳不奏咎实难辞云云 见本案六页 欽此寄信到臣臣查国家设立科目俾得读书上进原欲其晓明忠孝大义以为乡里表率今齐召南近族内有悖逆之齐周华齐召南身为大臣隐讳不奏实为有玷科目荷蒙皇上格外加恩不将齐召南治罪仅令递回原籍伊所有家贖仍准酌留糊口皇仁实属浩荡其生息余贖自当查出尽数归公臣何敢稍存徇隐致齐召南于邀恩免罪之外复得坐享饶裕臣查齐召南尚未递解到浙其将银两寄与江姓生息齐周华原控告呈内所称江姓乃扬州盐商未有的名浙省无从知其底细据称已取回八百两尚存三百两生息等语齐召南住居天台房屋甚大伊既设心牟利必不止此数百金臣现在一面密咨江苏抚臣及两淮盐政密查盐商江姓确系何人并生息本利确数一南密委粮道陈梦说湖州府知府布勒亨前往天台密查齐召南家贖确数毋致稍有隐匿其应充公若干并酌留齐召南糊口若干之处俟查明另行具奏理合将接奉諭旨密行查办缘由恭折覆奏伏乞圣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朱批览

将梅庄杂记书板销毁諭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据宋邦绥奏接准熊学鹏咨称浙江逆犯齐周华书内有已故谢济世赠该犯添髯记叙移交查办当即委员严查伊家内并无此件原稿惟有所作梅庄杂著一本中多乖谬怨悵之语现将伊子谢梦熊等研审究拟等语已于折内批諭矣谢济世性情乖戾屡获罪愆今阅杂著所签各条诚不免语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但其人

已物故多年自可无庸复加审究惟伊所作书词既多谬妄不应复任存留该抚即飭令地方官将已刷之书及原刊板片尽行查出销毁毋使稍有疏漏著将此传谕知之欽此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熊学鹏奏查出吕抚著书怪妄请追板销毁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臣熊学鹏跪奏为查明具奏事窃查天台县逆犯齐周华悖逆一案经臣审拟具奏声明该犯齐周华各书内云云 见本案四页另行办理 所有籍隶本省者亦经密飭各该府查办去后据署按察使事温处道苏凌阿详称据各该府详细确查所有嘉兴府秀水县之盛禾平湖县之陆大业宁波府鄞县之蒋棻之台州府天台县之陈溥叶绍诗梅元标丁治化即丁学希徐光绶张孟藹姜景章陈硕斋齐汝器余挺齐之政临海县之侯嘉翻仙居县之王分三等俱久经病故经各该县亲诣各家逐细检查并无齐周华书札诗文字迹传盛禾等之子孙邻保佥称并未与齐周华相好往来从无赠答序跋诗文情事又现在之天台陈三痴齐萱圃陈昌启许静溪等四人检查齐周华原书内有与伊等赠答诗文今据该府县查此四人尚存随严陈三痴齐萱圃陈昌启许静溪俱坚供从不与齐周华往来赠答其齐周华原书内所载之诗文均系齐周华自行捏造等语再四究诘矢口不移查齐周华病狂丧心负恩党恶所作诗文悖逆狂诞该犯生前曾供伊欲博取虚名将凡有文名之绅士莫不捏名代做诗文序跋刊刻书内夸耀于人自认不讳则陈三痴等所供似属可信且搜查各家并无齐周华书籍字迹应免其议拟又查齐周华书内所载为作齐巨山序之新昌县人吕抚据该县查明吕抚系新昌县学附生乾隆三年举报孝廉方正部议准给六品顶带荣身在案查伊孙吕枢等供称吕抚已于乾隆七年身故生前并未与齐周华往来委无赠答诗文或因吕抚曾刊有一贯图圣学图是以齐周华采名捏冒等语随搜划其家并无别项书籍字迹惟起有圣学图一张一贯图一张查阅所刻图说虽无狂悖语句但如所称四大三际等语多摭拾杂书附会穿凿又列无稽国名于一贯图之下怪诞不经其一贯图所称六年穰六年旱十二年一大饥大熟等语乃系妄言祸福设使吕抚尚在应行按律治罪今吕抚既经病故应请追革职衔 朱批何必 追板销毁 朱批应当 以维正学等因具详到臣臣覆查无异理合恭折奏闻并将吕抚家搜出圣学图一贯图二张进呈御览伏惟圣训示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初四日朱批览

尤拔世奏江日泰并无代齐召南存银生息折 缴回朱批档

两淮盐政奴才尤拔世跪奏为奏闻事窃照本年二月十七日接准浙江抚臣熊学鹏来咨内开天台县逆犯齐周华业经审拟正法其控告伊堂弟原任礼部侍郎齐召南词称召南先年母死开吊恐弟兄公分奠仪先私遣人至扬州江家止住在朝同寅奠仪会交江家寄商生息不数年已私取回银八百两尚有生息银三百两在扬等语移咨确查等因查来咨止有江姓并无名号住址亦无年月见证正在着落商总江广达逐细确查间又准熊学鹏咨称江姓名承玠原任台州府知府升任浙江盐驿道雍正十二年曾保举

齐召南博学鸿词其母故开吊系乾隆十六年之事虽江承玠已故多年必有子孙可问其奠仪银两寄存江姓典铺内本利若干速即查覆奴才随同运使赵之璧传齐总商并切谕江广达逐细确查毋得稍有隐漏嗣据黄源德江广达带同江承玠之子江日泰即捐职知府江昉赴运使衙门投递亲供坚称江昉父子并无收存齐召南奠仪代为生息之事各商出具甘结又经运使亲江昉供称雍正六年父亲江承玠补授台州府知府其时江昉年仅四岁有无保举齐召南鸿博之事不能得知雍正十年解任后回籍乾隆六年身故今咨开所控召南母故寄银系乾隆十六年之事父故已隔十年寄银必无此理况江昉世业行盐从未开张典当所称存典生息亦不相符种种虚捏不辩自明等供详请咨覆浙抚前来奴才复传该商等到案逐加诘讯悉与司详所供无异除咨覆浙江巡抚查案办理外事关邻省咨查逆犯案内指控情事理合将查无确据录供咨覆缘由恭折奏闻伏乞圣主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朱批览

永德奏调查齐召南资产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奴才觉罗永德跪奏为遵旨查办理奴才于三月初九日接受巡抚印篆时准前抚臣熊学鹏咨开窃照革职侍郎齐召南于近族齐周华悖逆隐讳不奏心存牟利荷蒙圣恩免其治罪当经派委粮储道陈梦说湖州府知府布勒亨前往天台县密查伊所有家资一面行文江苏巡抚两淮盐政密查齐召南如何与扬州盐商江姓生息之处查覆在案兹据粮储道陈梦说湖州府知府布勒亨查覆齐召南祖遗抚契田地山塘五十四亩九分零祭田十三亩五分齐召南陆续自置田地塘共三百一十九亩零又续置尚未过户田地山塘共一十一亩四分又齐召南自置陈姓龙门房屋一所十二间现在出赁取租又自置叶姓房屋一所四十四间现在齐召南家属居住以上共值库平纹银四千八百六十五两八钱零此外别无银两寄放何处生息情事稟覆前来查齐召南所有田地山塘共六十八亩零足资齐召南糊口其齐召南自置田地山塘共三百三十亩零房屋二所共五十六间共计库平纹银四千三百四十九两零皆系齐召南陆续经营牟利所置应悉行变价以充地方公用正拟缮折具奏间因齐周华控告齐召南原呈内有扬州江姓生息等语现据该道府查明齐召南之母于乾隆十六年身故京中止寄来祭轴二个并无奠仪所称扬州江姓寄商生息查有原任台州府知府江承玠系扬州人后升浙江盐驿道雍正十二年间曾保举齐召南博学鸿词但齐召南之母身故开吊时江承玠先已物故多年似系齐周华捏控至其子孙有无寄顿齐召南银两代为生息之事业已咨查江省迄未准江苏抚院查覆是以尚未具奏今交印离任相应咨请查照俟江省移覆到日核明具奏施行等因准此奴才查核道府开报齐召南田房数目无异抚臣熊学鹏分别酌留变价亦属允妥今又接准两江督臣高晋暨两淮盐政尤拔世咨称行据运司密江承玠之子江日泰即捐职知府江昉供称商人父亲江承玠雍正六年补授台州府其时商人年仅四岁父亲如何保举齐召南商人年幼不知从前父亲与齐召南往来原是有的但父亲于乾隆六年身故今浙江省咨开齐召南的母亲是十六年身故

其时父亲已没了十年如何还有寄收齐召南母死奠仪生息的事若果有得商人即应首明何敢欺隐不说自取罪戾等情由督盐二臣查明确凿咨覆前来奴才查此项银两既经两江督盐二臣查无其事其为齐周华混控无疑应毋庸置议所有查出齐召南原籍家产应如前抚臣熊学鹏所议将伊祖遗田地山塘共六十八亩零留为齐召南养赡外其余自置田地山塘共三百三十亩零及房屋二所计五十六间共值库平纹银四千三百四十九两零应悉行变价以充地方公用除俟齐召南递到之日传旨令其闭户安分奴才仍随时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即另行参奏重治其罪外所有江省覆无寄存生息银两及齐召南家产前抚臣分别查办移交缘由理合缮折恭奏伏祈皇上睿鉴训示再此案原奉廷寄一道已经前抚臣恭缴在案合并陈明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朱批览

富尼汉奏故宦李绂曾作诗文怨望讥讪折 缴回朱批档

山东巡抚奴才富尼汉跪奏为奏闻事本年三月初四日准江西抚臣吴绍诗咨称临川县故宦李绂曾为天台县逆犯齐周华作天台山诸人集序准浙江省咨查委员前赴李绂家内查出该故宦所作诗文各集内多怨望讥讪之言李绂之子李孝洋分发山东试用业经恭折参奏请旨革职治罪移咨东省将李孝洋同侄李友梓李友耘及家口先行看守候旨遵行等因查李孝洋系分发试用知县现委署理博山县印务随经前护抚臣梁燾鸿行司委员密拿去后兹将署按察使事济东泰武道郑大进详称李孝洋在东家口有妻万氏妾郑氏子李友禾侄李友梓李友耘并女五口家人蔡禄俱经拿护解省看守等情前来奴才李绂曾为大臣乃敢丧良负恩怨望讥讪实属罪大恶极伊子李孝洋等俱系律应治罪之人除行司委员严加看守咨覆江西抚臣恭候谕旨遵行外所有拿获李孝洋等家口看守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朱批不必办理

明山奏房演为齐周华作过奏草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巡抚臣明山谨奏为钦遵审办恭折具奏请旨事臣准浙江抚臣熊学鹏咨开天台县逆犯齐周华案内有人赠伊之书及伊送人之文其悖逆狂妄语句有应者奏准移咨各省取确供由各该督抚另行办理查有德清县人房演于吕留良案内充发陕西作过秦草序内有东庄之祸势若燎原一时学士大夫非不欲维持挽救于其间等语移咨查办随又准咨齐周华访房演于长安诗有往事不堪回首忆嗟予一臂似螳螂两句应一并查办等因臣于接邪说不首问流安插附省之长安县必系其人即密委布按两司率领府县立刻赴该犯家中将该犯拿获查搜其家并无狂谬书文亦无过秦草序臣即率同司道府县次第诘问据供流犯从前不认得齐周华记得是乾隆十年间他到流犯家中说他名叫齐周华是浙江天台县人因系同乡来投宿的流犯留他住下吃过晚饭他说与流犯不但同乡还是一案犯罪的意欲在华山寻个去处做道士修养延年他就取出游太白山的诗与流犯看要流犯题诗流犯说不会做诗他又说到华山还要做诗将

来合成一集为过秦草要流犯预先做篇序流犯就做了一篇序文他看了稿子说不甚惬意叫流犯再改流犯回他说实是荒疏久了这还是勉强做的再不能改了第二日他就拿着稿子走了流犯也没留下底稿此后并无音问等语令其将序默出据供事隔二十多年不能默出原稿只记得大意是赞他的诗并劝令回家不要在华山做道士的意思及将东庄之祸数句令其讲解据供东庄是逆犯吕留良住处其余俱解不得诘以自做之序如何不解则坚供序内并无此语其齐周华访房演诗亦供并未见过臣令套夹严矢口不移臣与司道府县等连日严多方盘诘并再三开导令其据实供明免得受刑该犯惟称并非原文实在讲解不来等语臣思该犯如此狡赖非加以严刑不能吐露复率同司道府县严加夹斥其狡赖该犯惟供称如敢狡赖就该说齐周华没到家中并没替他做序了怎初到案时并没动刑就将替他做序的话都已供明不敢狡赖等语复于次日再加夹该犯供吐如前惟痛器流涕但求治罪臣与司道府县等覆加细核齐周华所作诗句既不云赠房演或系过后所作尚未可知至过秦草序齐周华既供房演自作而该犯独供称并非原文固与齐周华所供不符但既经多方盘诘加以连日刑该犯坚供不移察其情形似非狡赖或曾经齐周华改窜亦事之所有但该犯房演因闻逆犯吕留良邪说不首问流乃于逆犯吕留良案内犯罪之人不知拒绝竟行留宿复为作序无论现有之序是否所作其与匪徒交结实为怙恶不悛之尤相应请旨将房演发往伊犁给与种地兵丁为奴以示惩戒所有臣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并另缮供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朱批知道了

将吕抚圣学图各板销毁谕 实录

浙江巡抚熊学鹏奏天台县逆犯齐周华悖逆一案其书内所载为作齐巨山序之新昌县人吕抚早经身故于其家中查出圣学图一张一贯图一张所刻图说虽无狂悖语句但所称四大三际等语半山摭拾附会又列无稽国名于一贯图之下怪诞不经至所称六年穰六年旱十二年一大饥大熟等语乃系妄言祸福应追板销毁以维正学得旨览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丁巳

永德有意沽名传旨申饬谕 军机处档

永德所奏齐召南将银两托江姓商人生息一事并未详查得实遽称齐周华诬控无疑不惟冒昧疏忽且深蹈外吏消弭卸责陋习齐召南已令押回原籍将来到浙时何难向伊查问江姓的系何人自可得其确实乃永德一接尤拔世来咨遽谓毋庸办理试问江姓充商者岂承玠之外别无一人耶永德甫经简任巡抚正当实心奋勉何即有意沽名若此殊失委任封疆之意无福承受矣永德著传旨申饬再该抚嗣后除请安谢恩各折外其办理地方公务奏折俱应书写臣字以符体制外并将此传谕知之钦此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

永德奏将齐召南宽免递回原籍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奴才觉罗永德跪奏为覆事准前抚臣熊学鹏移交大学士分傅恒大学士尹

继善大学士刘统勋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奉上谕齐召南于堂兄齐周华为之隐讳不奏咎实难辞云云 见本案六页 钦此钦遵在案今准顺天府府尹裘曰修等委员押解齐召南到省奴才随率同两司传唤齐召南到署钦遵谕旨宣读晓諭并谆切告诫令其闭户安分仰受皇上宽免洪恩不得再掉弄笔头致干重罪齐召南跪听谕旨之下感激悚惶据供召南应得重罪荷蒙我皇上如天好生恩旨宽免递回原籍感激涕零生生世世不知所报敢不敬遵训诫安静闭门养病期于稍延可以亲享尧舜雍熙之乐其敢乱为诗文召南自十数年并无诗文况有逆犯可作炯戒惟有敬谨感颂皇仁于无尽等语奴才见其凛畏感激之状出于至情适署台州府事乍浦理事同知双福纳在省奴才随将齐召南面交双福纳带回转交原籍地方官查收令其闭户安分奴才仍随时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笑头怨诽情事即行严参从重治罪外奴才谨将遵旨晓諭缘由恭折奏覆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三日朱批览

永德奏严齐召南寄银生息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钦奉谕旨凛遵奋勉恭折奏覆事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臣于海塘途次接到大学士公傅恒大学士尹继善大学士刘统勋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永德所奏齐召南将银两托江姓商人生息一事云云 见本案十三页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跪读圣训指示至明至切感激惶悚实无地自容伏查此案先经前抚臣熊学鹏查核齐周华原词内称齐召南母死开吊先遣人至扬州江家止住在朝同寅奠仪会交江家寄商生息不数年私取八百金回家尚留三百金在扬生息等语随一面咨查江省一面派委粮储道陈梦说密往台郡查有江承玠系扬州人昔任台州府曾保举齐召南江承玠虽故必有子孙可问等情前抚臣复又密咨江省查办嗣准两江督臣高晋盐臣尤拔世咨复江承玠久已身故查询其子江昉供无受寄银两之事臣愚昧之见以两江督盐二臣既查无其事谅不致有草率遂即冒昧具奏实咎无可道但续于四月初一日顺天府尹将齐召南押解到浙日臣率同两司传旨晓諭令其闭户安分其时臣即将寄存江姓银两一事出其不意亲加问据供逆犯挟恨诬告有银两寄与江姓生息召南并无其事仔细思量止有江承玠系扬州人雍正年间曾任台州府因观风拔取甚见优待至召南荐举词科伊去驿盐道已久召南初做翰林伊已身故曾寄祭轴吊之至召南母亲去世伊子亦曾远寄祭轴并无银两与伊生息之事等语臣因此事先准两江督盐二臣咨覆业于三月十六日具奏在案应恭候谕旨遵行是以四月初三日止将传旨晓諭缘由具奏其询问齐召南供情未敢赘陈嗣于四月初六日接到廷寄钦奉上谕据尤拔世奏浙省逆犯齐周华控告齐召南曾将银两寄存江姓今查江昉父子并无收存齐召南银两代为生息之事等语齐召南现已回籍其寄存银两之江姓的系何人着传谕永德令其就近询问齐召南即行据实具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复又提到齐召南率同司道细加鞫据齐如南供称召南于扬州江姓并无相

识止有故盐道江承玠雍正年间曾任台州府承其优待伊已身故多年召南在京闻讣时曾寄轴吊之至乾隆十六年召南丁母忧其子江昉以世谊亦寄一轴至家以后并无来往至寄放银两生息之事召南实在无不除江承玠外不但扬州无相识之江姓即他处亦再无相识江姓之人是实臣复恐江姓之外或另有寄交别姓生息之银诘至再坚供实无银两交与他人生息极口不移又于四月初八日具折奏覆在案臣实先于齐召南初到之日即亲加鞫又遵旨覆前后两次俱同司道详细确问取有亲供在案但三月十六日前折内一时率忽竟未将应俟齐召南到浙究之处声明实属昏愦糊涂伏念臣一介庸愚荷蒙皇上豢养隆恩不次擢用由道员而升授藩司在任三载涓埃未报今复邀蒙恩命简任巡抚天高地厚感激涕零即草木亦知衔结况臣身系满洲受恩深重寢食梦寐之间实无刻不心图报効思欲做一好官平素深以外官浮滑之习为恨又何敢故蹈其辙稍有一毫沽名瞻顾之心自甘暴弃为负恩无福之人但才识短浅遽凭尤拔世来咨谬谓齐周华诬控无疑实属冒昧疏忽今蒙圣慈训饬如梦方醒傍徨悚惧愧悔无极嗣后惟有凛遵训谕实心奋勉益励駑駘事事详查确实慎重办理以赎愆尤所有臣感愧上忱谨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并恳敕部将臣严加议处以为办事冒昧疏忽者戒至齐召南虽历供无寄银生息之事但扬州江姓盐商自不止江承玠一家且当日齐召南母故开吊在京同寅既有祭章岂无奠仪即江承玠之子江昉既以世谊寄轴往吊又岂无奠仪致送齐召南以奠仪交商生息即非江承玠或另有江姓及别姓商人自应再加查究明确查有湖州府知府布勒亨办事实任在臣现又委令布勒亨驰往台州密加访察并再提齐召南及邻族人等隔别研讯务得确情一俟覆到即另行奏覆合并陈明再原奉朱谕廷寄一道合先恭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朱批知道了亦不必深究矣

永德奏委员研齐召南寄银生息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谨再恭折奏覆事窃照齐周华控告齐召南将奠仪会交扬州江姓寄商生息一案臣于四月十九日恭折奏谢圣训并声明另委湖州府知府布勒亨前往台郡再加密访提讯嗣据布勒亨回省禀称遵往台郡研齐召南据供乾隆十六年丁母忧时同僚梁诗正等寄有奠仪银九十两词林同馆之杨椿等有银五十两江昉亦有银三十六两通共收得奠仪一百八十两时因葬事需用不能改作代帛寄还即为葬事用完实无交与江承玠之子及别姓商人生息之事诘至再坚供齐周华控告生息银子只行三百两召南荷蒙皇恩格外从宽还敢为这些须银子自甘重罪么等语密提邻族人等隔别问并在台细加访察并无人知齐召南寄银生息之事等情录供禀覆前来臣正在缮折奏覆间今于五月十七日差弁赍捧前折回浙钦奉朱批知道了亦不必深究矣钦此除钦遵谕旨奉行外所有未奉朱批之先委员覆讯缘由合再缮折奏覆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朱批览

永德奏齐召南病故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奏闻事窃照革职侍郎齐召南前经内部问拟杖流钦奉谕旨加恩宽免递回原籍令其闭户安分嗣于四月初一日准顺天府委员押解到浙臣即率同两司传旨晓谕发交原籍地方官查收在案今据天台县知县沈坚呈报齐召南感冒痰疾医治不痊于五月二十三日身故等情前来臣查在籍大员病故例应题报齐召南系革职废员毋庸具题但系奉旨递回令其闭户安分之员除咨部外理合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朱批览

方世儒奏谢梦思无不法字迹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方世儒跪奏窃照本年二月十五日臣准广西抚臣宋邦绥咨准浙省咨查谢济世所赠齐周华添髯纪叙原稿搜查无获惟查有所刻梅庄杂著一本语多狂悖怨诽之处讯据伊子谢梦熊等坚供无由得知伊尚有第六子谢梦思现赘居湖南湘潭县张灿家中咨将谢济世之子谢梦思押解来粤一并确定拟等因当即行据臬司梁国治密委长沙府知府李拔前往湘潭县张灿家中将谢梦思拿获并搜查住所书籍并无前项添髯纪叙原稿及梅庄杂著等书随押带谢梦思同各项书籍到省经臣率同藩臬两司亲提谢梦思审讯据供伊父谢济世身故之时伊年尚幼读书未成实不知不添髯纪叙原稿及梅庄杂著书本并称现在查出书籍俱系已故妻父张灿家中旧书等情再三究诘矢口如一臣细查缴到各项旧书内并无违碍不法字迹除将谢梦思暨现获各书星即飭司于二十一日派委湘潭县县丞尹宗夏锁押解送广西抚臣收审外所有臣准咨拿解缘由理合附折奏闻伏乞圣鉴谨奏朱批此事不必株连已有旨谕宋邦绥矣

李绂诗文安

李绂子孙与李茹旻等毋庸置议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圣训圣治门卷二一

吴绍诗奏查出李绂各集语多愤嫉请革去生前官秩并将伊子孙革职解赴质审其李伍瑛傅占衡集内亦多狂悖不法并将子孙查办一折所奏未免过当检阅各签如李绂所作诗文其间诚有牢骚已甚之词但核之多系标榜欺人恶习尚无悖谬讪谤实迹即其与戴名世七夕同饮原在戴名世未经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无足深究至李伍瑛之与吕留良语多推许然其所指不过专为讲章时文而言彼时该犯罪案亦未发觉初非甘心附会逆恶若傅占衡狂吠之语其人生于明季濡染末流无知妄作之风当时类此者恐不独傅占衡一人且其人均久经物故子孙又阅世辽远如一根究滋扰蔓延于事体既为未协并恐无识之流或疑其以文字获罪转得遂其诡激沽名之隐甚属无谓该抚所奏将李绂子孙革职审拟及查封家口房屋并查核李茹旻冯咏冯谦万承仓吴名岸黄石麟等之处一并毋庸置议但此等悖谬语言既已刊刻成书倘仍听其谬种流传其于世道人心贻误不浅所有各项书本板片该抚可逐一查明即行销毁毋令稍有留遗原折并发还将此传谕知之钦此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蒙发下李绂等诗文各集令臣等将所载戴名世吕留良之处检出当即详加查阅李绂诗集内有同戴田有饮集二条李伍瑛集内有称引吕留良各条谨于原书内各加黄签并注明呈览再查吴绍诗原折所称临川六逸或生在前明或系国初之吴名岸等均有诗文集臣等查此内傅占衡集有刺讥狂吠之言谨一并详检粘并原折恭呈御览伏候 俞旨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

吴绍诗奏将李绂诗文本片销毁折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吴绍诗谨奏为特参昏聩轻纵存心规避之通判以儆不职事窃臣本年二月间查办李绂诗文一案一面恭折参奏一面飭委臬司吴虎炳带同署建昌府通判吴暉将李绂原籍家产查封候旨遵行嗣奉上谕无庸置议飭将书籍板片查明销毁当经钦遵将原封家产转飭府县逐一查点给还在案兹臣访闻吴暉于随往查封之时纵容家人索诈银两情事飭司严查究报经司转飭抚州府知府贾凝吉查明吴暉家人梁升前随伊主至李绂乡居之子李孝泳家内曾向伊子李友标诈得赃银二十三两入己迨奉旨给还家产之后李友示告知伊父李孝泳欲行控告梁陞始将原银退还央求免告寢息吴暉初不知情旋委押运粮船赴淮于七月内回江查知其事止将梁陞逐出并未员报严究实无纵容情事查梁陞诈赃在十两以上虽经事后退还按律亦应拟徒吴暉既已失察于前又复隐匿于后显系规避处分由布政使揆义按察使佛德督粮兼巡道魏椿年查审明确会揭请参前来臣查该通判吴暉于家人因事诈赃之时毫无觉察已属昏聩继复规避处分明知故纵隐匿不报尤为不职臣不敢因事已久息少为姑容相应请旨将署建昌府通判吴暉革职以为有心轻纵规避处分者戒除飭司勒令离任委员署理并将伊家人梁陞按律拟徒外臣谨会同两江督臣高晋合词恭折参奏伏祈 皇上睿鉴敕部查照施行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朱批该部知道

臣前参奏李绂等诗文愤嫉狂悖一案荷蒙皇上如天之仁特旨传谕无庸置议敕臣将各项书籍板片逐一查明销毁并将原折发还臣钦遵行司督查销毁具报据布政使揆议等查明李绂所著穆堂初集续集并京邸唱和诗及李伍瑛傅占衡等各书本板片尽行查起销毁臣复通飭各属并咨明各省督抚一体出示晓谕如存有前项书本均缴官销毁毋许存留在案臣谨朱批览

李浩结盟安良二图及孔明碑记图案

永德奏据禀查获李浩背卖结盟安良孔明碑记并提省折 军机处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拿获捏造妖言不法匪徒现在提究恭折奏闻事本年八月二十日据温州府瑞安县知县成兆豫禀称奉文辑拿剪辮匪犯八月初四日据营兵县役查有福建闽县人李浩背卖漳浦县逆犯卢茂等结盟各图禀送究讯等情当即搜查李浩钱褡内有刊刷卢茂等结盟图数纸惩匪安良图一束孔明碑记一束小铜锣一面复在该犯住歇店内起获刊板三块讯据李浩供系闽县人抬轿为活本年六月内抬轿到泉州见不识姓名人将漳浦县卢茂等结盟图安良图售卖因已卖月余无人买看

将图板卖钱该犯用钱一百六十文买板二块并买小铜锣一面带回刷卖迨至七月内又见闽县东街都统衙门西首居住之王三哥传说广东石城县东山寺内二月二十八日狂风暴雨现出一块石碑上有红字下写孔明碑记抄有新闻纸单该犯即向取一纸带至桐山地方将孔明碑记纸单雇刻字匠傅姓令其将抄单字句排写并添画碑式人像刷了一束同安良等图携至浙省于八月初三日甫到瑞安初四日即被盘获实系因贫刷卖并无为匪别情等因禀报前来臣查阅结盟图内载有晓谕守法文檄安良图亦系劝人不可胡行妄作尚系惩劝语句其孔明碑记图开载石城东山寺山为之崩现出石碑等语已属荒诞不经而记语五句皆系隐语妖言多不可解甚属不法况当此查拿匪犯之时岂容复有此等妖言煽惑民听必须严加究拟从重治罪以惩妖妄除一面飞提李浩至省亲审一面飞咨福建督臣查拿王三哥及刻字匠傅姓解浙质究并咨广东确查有无石城现出石碑之事俟覆到即行究拟另奏外缘闽拿获妖言惑众人犯谨先恭折奏闻并将原图三纸附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朱批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崔应阶奏据禀拿获李浩等并查办缘由折 军机处档

闽浙总督臣崔应阶跪奏为奏闻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据汀漳龙道孙孝愉禀称据治安县知县孔继炘盘获云霄人刘灶搜有抄写广东石城县碑记一纸随讯据供系在云霄柳鹤家闲话柳崔说起新闻广东石城县二月内塌了山有个石碑上有孔明诗句我听他念来就拿笔记下藏在身边当新闻其实不知诗上的意思随经该道飭委漳浦县密往刘灶家内搜查并无违禁不法片纸只字并将柳崔拿解到案讯据供称有认得的潮州人李固不知他住处四月内来我店内说起新闻讲他广东石城县有个天竹山二月内塌了有个石碑高二丈四尺宽六尺刻有孔明诗句就是这两两相争不见天的几句诗我也不懂得李固就往台湾去了后来我到刘灶家闲坐讲起这件新闻刘灶就抄寄了我并不敢抄写传播等情到臣随批飭按察司余文仪提犯根究通行严拿去后兹于八月十九日据浙江温州镇总兵官永昌禀报本月初四日据瑞安县北岸泛外委白有功报称百总尤光荣同瑞安县役于本泛地方见有敲锣卖漳浦县安良图并孔明碑记随即盘诘据称名叫李浩系闽县人抬轿生理因抬轿到泉州见有卖拿获卢茂等安良图小的将板买回起刷卖趁钱后到闽县地方遇见王三他说起广东高州府石城县天竹山现出孔明碑记抄有草单小的就要了一纸带到桐山地方傅姓刻字店内给他八十钱刻了一块板带到浙江一路当新闻刷卖趁钱等情同日又据福鼎县知县赵由傲禀称访有刻字匠傅阿有代人刊刻安良图并孔明碑记随于傅阿有家搜出安良图一纸卢茂等结盟图一纸正德图一纸并草纸抄写孔明碑记一纸讯据傅阿有供称原籍浙江人移居福鼎县刻字生理七月间有不识姓名人拿有安良图三张草纸抄写孔明碑记一张讲了三百二十工钱叫小的刊刻随即刊完交给他拿去这张草纸碑记就是他留下的小的并不曾刷印传播等情到臣随查阅碑诗怪诞不经显系无知棍徒捏造

惑人不可不严加根究重惩现在飭司严行查拿李固并提李浩来闽齐集各犯就近严审根究并行浙江按察使严查前项碑记有无流播存留逐一收缴查销外所有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奏闻并呈碑记一纸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朱批知道了此等造作谣言不法之徒当重处以警刁风

著崔应阶飭属速拿案内各犯毋使兔脱并查粤东果否现出石碑据实覆奏 军机处档

据永德奏瑞安县地方拿获福建民人李浩背卖漳浦县逆犯卢茂等结盟安良二图及孔明碑记一束并二图板片现在分咨闽粤查办一折已批令该抚从重定拟矣刊刻结盟安良二图虽系劝人守法但传布新闻冀赚钱文亦属不安本分之事至孔明碑记图事既荒诞不经而记语五句又属隐语妖言多不可解尤当彻底跟究以杜妄言结盟各图该犯既称得自闽县民人王三哥其板亦刻自闽省桐山地方自应一并查拿究治著传谕崔应阶即飭属将王三哥并刻字匠傅姓迅速拿获派委妥员押解浙省并案定拟毋使兔脱自戕再闽省既有此图流传该省曾否查办粤东石城县果否现出石碑该督有无闻见著崔应阶李侍尧均即查明据实覆奏永德原折并著抄寄钦此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

李侍尧等奏查石城县无现石碑之事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两广总督臣李侍尧广东巡抚臣钟音跪奏为遵旨查明覆奏事窃臣李侍尧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处大学士公傅恒字寄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谕据永德奏瑞安县地方拿获福建民人李浩云云 见本案二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李侍尧臣等伏查本年九月初五日准浙江抚臣永德咨称于瑞安县地方拿获福建民人李浩背卖孔明碑记图供称系广东石城县天竹山东山寺内二月二十八日风雨石裂现出石碑一块高二丈阔六尺上有红字下写孔明碑记等因咨查到粤臣等因查所开碑文语句甚属诞妄不经虽本年二月间并未据石城县禀报亦未传闻恐该地方官有心讳匿当即飞飭高州府知府张若●亲往确查兹据该府禀报亲赴石邑率同署县洪煦前往城乡各处逐一查勘境内并无天竹山东山寺地名惟城东有东圣山建有东圣禅林供奉北帝神像寺内有石碑五块高不过二三尺均系修建寺宇碑记查讯寺僧及乡约耆民俱称本年二月间并无现出石碑之事履勘该山周围不及半里亦无石裂形迹其为匪徒捏造无疑等情并刷印东圣寺各碑文呈验前来臣等复检查石城县志书内亦无天竹山东山寺名目核之该县所报晴雨清折二月二十八日亦系晴明似无捏饰除飞咨浙江抚臣外谨合词恭折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朱批知道了

崔应阶奏获讯傅阿有等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闽浙总督臣崔应阶跪奏为奏覆事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于福宁府途次接到大学士公傅恒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谕据永德奏瑞安县地方拿

获福建民人李浩云云 见本案二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伏查李浩刻卖图记碑谣一事本年八月内据汀漳龙道孙孝愉具禀当即飭司提犯严讯并恭折奏闻在案嗣据福鼎县知县赵由倬访获刻字匠傅阿有到案供认曾代李浩刊刻图记不讳又据闽侯二县访获李清李义李朝彬王敬远即王三哥等到案李清李义系属父子亦曾散卖安良图李朝彬系李浩胞兄李浩卖图系属知情惟王三哥据供与李浩并不相识坚不承认今李浩在浙又供扳系关七刊刻前供王三哥给付孔明碑记原是误扳等语查李浩供词游移必得集犯质对始得确情臣现在赴浙已飭福建按察司将在闽各犯委员押解到浙以便臣会同抚臣永德研讯确情定拟具奏所有臣奉到谕旨及办理缘由合先奏覆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朱批知道了

永德奏将李浩解闽审讯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恭折奏明事窃照前据温州府属瑞安县禀报拿获背卖安良结盟二图及孔明碑记之闽民李浩讯据供称安良结盟二图板片系在泉州买自不识姓名之人其孔明碑记乃闽县人王三哥抄给谓系广东石城县风雨现出该犯遂雇倩刻字匠傅姓刊卖等情当经臣飞咨闽粤两省提拿王三哥傅姓等并确查碑记来历一面飭将李浩解省亲究先于八月二十四日恭折具奏钦奉朱批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钦此钦遵旋据瑞安县将李浩解送来省并将关准福鼎县拿获刻字匠傅阿有闽县拿获送给李浩安良图之李清各情由及覆审李浩又供孔明碑记系闻广东传言嘱伊兄李朝彬写出与初审互异等缘由详报前来臣正在提犯亲审间接准闽浙督臣崔应阶咨开此案先据汀漳道禀获柳鹤刘灶等究明孔明碑记系得

自李固传言今李浩虽在浙拿获而代为刊板六傅阿有已经福鼎县拿获其李浩供出传播之王三又系闽人李浩自应提回闽省就近三面质讯根究等因到臣臣伏思李浩一案虽经督臣咨提赴闽就犯多之处质究但李浩系应从重定拟之要犯恐长途递解致稽要案随督同藩臬两司详细研鞫据供安良一图系挑夫培二自漳泉带来与李清之子李义合伙刊卖该犯闻知向李清索取一张另倩关七刊板自行刷卖其结盟一图据供至连江地方售卖安良图遇有卖结盟图之不识姓名人因同属逆犯卢茂之事且图内人物热闹该犯即将安良图易换一张携至福鼎县桐山小镇地方住歇饭铺适开饭店人询知该犯所卖者系安良图店主即将伊抄存孔明碑记一纸新闻给看该犯即央店主另抄一张携带嗣至桐山将结盟图并孔明碑记各一纸一并交与傅姓刊板二块自行刷卖等情臣因该犯所供各图来历与瑞安县原讯供情不符逐加究诘据供瑞安县初讯之时原捏称两图刻板俱买自泉州不识姓名之人但安良图实系得自李义另倩关七刊刻只求与李清关七等质审便知板非泉州所买至孔明碑记底稿从前在县曾供得自小镇饭店因该县追问饭店姓名不能指供遂混供王三抄给等语臣复核该犯所供安良图得自李清结盟图系傅姓刊刻俱与福鼎县所讯傅阿有及闽县所讯李清供情相符惟孔明碑记该犯先在瑞安县供系得自王三继又供称在闽

县南街听闻广东人传说回家令伊兄李朝彬代写草稿今又改供得自桐山饭店前后支离矛盾恐该犯希图开脱伊兄有心翻赖复加严讯据供因瑞邑覆审时诘以伊兄已在本籍供明尚有孔明碑记严加追问是以该犯不得已而诬认曾央伊兄代写今只求提拿饭店人并刻工傅姓到案将所存孔明碑稿与伊兄比对笔迹就知真假等语穷诘至再加以刑吓矢口不移复据瑞安县关到李浩之兄李朝彬解省又即提讯据李朝彬供伊弟向李义索得安良图一纸翻刻刷卖伊原得知未曾阻止至结明图暨孔明碑记实未见闻并无代弟书写碑记之事臣复查瑞安县曾准闽县关文内有李朝彬在闽亦经供认伊弟李浩除安良图外还有孔明碑记要刊刻刷卖之语当即严诘该犯因何到浙翻赖据供先经闽县讯问伊弟孔明碑记来历伊供不知迨至覆审因县差刘亨林章向说漳州亦有售卖之人即供认见过也不妨事故即屈认曾见伊弟所携孔明碑记今情愿与原差刘亨等质审等语反覆推鞫坚供无异臣查此案碑图传播两省必须溯流穷源追获造谣传布首犯遵奉朱批从重定拟方足以彰国法而正人心俾造言生事之奸徒共知警惕前准督臣移咨以汀漳道禀获柳鹤刘灶传布孔明碑记系得之李固传言今李浩之供得自福鼎饭店查漳泉在闽之南福鼎在闽之北相距甚远其辗转传布确系可处始事必须提齐各犯质究根线始明今现在李浩李朝彬供出给图之人李清李义刻字匠关七傅阿有及初供传抄碑记之王三续供之小镇饭铺以及县差刘亨林章均在闽省若将各犯提至浙省质究不惟以多就少辗转行提有稽时日且设又究出再有应提别犯更多周折迟延似不若照督臣之咨将李浩等解闽汇同柳鹤刘灶李固等一体审办庶李浩质证有人不敢任意狡供而就近斧凿相寻其造作孔明碑记之首犯亦可速得早正刑章除将李浩李朝彬同现起图板等物委员押解赴闽咨明福建抚臣就近提犯质明钦遵谕旨从重定拟并咨督臣外所有讯明李浩解闽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朱批已有旨了

永德奏李浩停解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钦奉上谕事本年十月十二日准督臣崔应阶咨开承准廷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谕永德奏瑞安县地方拿获福建民人李浩云云 见本案二页 钦此钦遵除札行福建臬司飭拿各犯解浙外等因移咨到臣臣查造卖碑图之犯李浩及伊兄李朝彬虽经浙闽两省先后拿获并提解到省督同两司严讯前后供情多有游移且应质之李清李义关七傅阿有王三并饭铺人等俱在闽省此案曾经督臣崔应阶咨提回闽质究是以臣将李浩等解闽审办于十月初六日恭折具奏在案今钦奉谕旨除将李浩等停解留浙俟闽省将人犯解到遵旨并案审究从重定拟另行具奏再广东省现已查明石城县并无天竹山东山寺地名亦无风雨现出孔明碑记之事业准抚臣钟音于本月初十日咨覆到浙理合一并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至臣前奏李浩解闽审结一折系差弁贲进计日尚在途次谨将钦奉谕旨停解缘由从驿驰递合并陈明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朱批览

崔应阶奏审讯李浩等各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闽浙总督臣崔应阶跪奏为奏覆事本年十一月初三日接准大学士公傅恒大学士尹继善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据永德奏到拿获福建民人李浩背卖孔明碑记图一案据供得自闽县民人王三歌云系广东石城县风雨现出之语当经降旨闽粤二省督抚令各查讯明确据实覆奏今据李侍尧等奏称该处石城县本年二月间并无现出石碑之事亦无天竹山东山寺等名而崔应阶奏则称王三哥在闽供与李浩并未相识坚不承认永德奏亦称李浩在浙所供碑记来历屡易其词前后支离矛盾是李浩前供碑记出现一节既属荒唐而给付碑记纸稿之人又游移无定其中必另有编造传播缘由该犯计图狡脱不肯实供或系王三哥因无质对故为抵饰著传谕崔应阶即速提犯研讯究其碑记图实系得自何处传自何人务得确凿根据毋任诬词卸罪仍即据实详悉覆奏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到浙后因闽省各犯尚未解齐随飞檄行提去后兹据闽省将王三陈培培李清李义官文全即关七傅阿有解送到杭臣随率同司道提齐各犯隔别逐一研讯据王三供称与李浩素不相识并无向伊告知广东石城县有孔明碑记之语极口呼冤即质之李浩亦称前在温州府所称王三哥原系畏刑混供实无其人现在解到之王三并不认识等语又据陈培培供称五月内在漳州城外遇一不识姓名人卖安良图新闻伊用钱一文买得一张带回省城给与李清观看李清向其讨取令刻字匠施侯三刻板刷印遣伊幼子李义持赴街上卖去三百余张后有不识姓名人一钱欲买二张李义不肯被打哭回李清之妻林氏向夫埋怨将板劈碎余剩二十余张一并烧毁李浩先曾在街向李义买得一张令官文全即关七照样刻板刷印传卖比李浩至连江县地方遇不识姓名人传卖结盟图该犯即将所印安良图与彼兑换携带身旁彼时并无孔明图迨七月底至福鼎县桐山相离三十里之饭店住歇其开店人说及有孔明碑记系广东新闻该犯复将安良图与彼换取持赴傅阿有店内嘱令将结盟图与孔明碑记各刻板一块并令于孔明碑记上照结盟图内人样添画碑图之内刷印传卖等语质之陈培培李清李义官文全傅阿有各供无异查陈培培李清李义官文全辗转传卖刊刻者只系安良图一纸与孔明碑记实不相涉所有孔明碑记来历必俟提到福鼎县店头地方居住之店家暨福建拿获传卖孔明碑记之柳鹤刘灶等逐加详查质审方可得实在根源以便彻底跟究臣当即移咨福建抚臣提取各犯迅即解浙归案研审嗣于十一月十四日据福鼎县知县赵由倬禀称现奉查拿传播碑记图犯福鼎为闽浙往来通衢恐有外来民人携带传抄密加体察访有长乐县民陈茂崇林圣可张顺应陈行海等将孔明碑记互相传抄情事随密差役查拿间有浙省委员林思至奉浙江藩臬委赴福鼎查拿抄给李浩碑记之人据该委员访有白琳地方开张饭店何姓并店头地方饭店蔡姓当即会同密赴所访之蔡何二姓家内查拘一系蔡顺养一系何佩臣随会同研讯均无传抄碑记影响复会同该委员诣先经访闻之陈行海处搜查并差役先后弋获长乐县人张顺应陈行海陈茂崇林圣可等到案并于林辰右店内

搜起惩匪安良图一张讯据陈茂崇供称本年七月内在长乐县见有同屋居住族兄陈茂相说起曾在省城抄有孔明碑记一张系属新闻茂崇因不识字托茂相照写一张七月初十外茂崇带至福鼎十五都地方寻觅帮工遇向来认识之林圣可说有新闻林圣可随托缪阿涂代写一张转给与向识酒店帮工张顺应其陈茂崇原稿遗失无存后张顺应因遇李浩传卖安良图亦向说抄有新闻随托陈行海照抄向李浩兑换安良图一张遗置林辰右店内所有张顺应尚存碑记一张现在查追无存各犯供认不讳等情到臣随飞飭福建按察使将现获各犯并查拿陈茂相务获一并解浙归案讯究以便跟查孔明碑记来历务使水落石出至李浩混供之王三一犯臣逐细研讯实系无辜被牵应请省释以免拖累其余各犯严行监禁俟闽省解齐人犯再行讯究外所有臣奉到谕旨及审讯情由理合先行奏覆各供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朱批另有旨谕

著将在浙人犯解送福建审讯谕 军机处档实录

谕军机大臣等前以福建民人李浩背卖孔明碑记图经浙省拿获供词狡卸因传谕崔应阶将李浩供出之犯迅提研究务得实情今阅该督覆奏称李浩原供得自王三之处王三到案坚不承认即李浩亦称实不认识原系畏刑妄供等语王三既系李浩妄供其碑记得自何人自当另行穷究今李浩供七月底在福鼎县桐山相离三十里之饭店内开店人向说有孔明碑记因将安良图与彼换取持赴傅阿有店内令其刻板而福鼎县知县禀称访有长乐县民陈茂崇等将碑记互相传钞讯之陈茂崇则供得自陈茂相陈茂相复给林圣可林圣可复给酒店帮工之人张顺应张顺应因遇李浩传卖安良图随托陈行海照钞向其兑换是李浩碑记得之于张顺应之手自无疑议但李浩所供只云开店人而不能举其姓名张顺应何由知其为李浩其中情节必须切实质讯始成信讞至陈茂相一犯系此案起初传说之人但据云曾在省城钞有碑记则又当向其穷诘层层根究造作首犯方可完案著传谕崔应阶将此案详悉追究务令水落石出毋致稍有疑窦即将审拟确情据实覆奏至李浩在温州因何畏刑妄供之处并向该犯研讯明确一并具奏所有案犯俱在浙江而陈茂相等又经该督令其解浙归案讯拟昨已有旨令崔应阶即回闽查办逆案事件今碑记一案起自福建其纵线仍当于福建追寻所有续解陈茂相等各犯崔应阶途次遇见时仍可带回闽省审讯其已经在浙之李浩等应行质讯要犯著永德先派妥员小心管押解往福建交崔应阶就近查办毋致稍有疏虞将此并谕永德知之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戊午

永德奏将李浩七犯解闽折 缴回朱批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奏覆事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戌时承准大学士公傅恒大学士尹继善大学士刘统勋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谕前以福建民人李浩背卖孔明碑记图云云 见本案八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查闽省之陈茂相等尚未解到遵即飞札督臣崔应阶于途次遇见仍行带回外所有浙省现犯李浩李

朝彬陈培培李清李义关七傅阿有等共七名应遵旨解往福建交督臣崔应阶就近查办今据按察使曾曰理派委台州府经历林思至管押起解前来除飭令小心管押于十三日起程解往福建督臣衙门投收查审并飭沿途文武照例选拔兵役加谨护送毋致疏虞外谨将遵旨解闽缘由恭折奏覆伏祈皇上睿鉴再王三一犯已经讯系无干亦现飭递回原籍保释合并陈明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朱批览

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塚案

傅泰奏屈明洪缴印投监折 缴回朱批档雍正朱批谕旨

署广东巡抚臣傅泰谨奏为密奏事窃臣一介庸愚智识短浅奉命署理广东巡抚受恩深重夙夜冰兢况粤东系边海之区风俗民情迥异中州习气嚣凌士风未醇臣惟有殚心竭力谆切劝导是以上年十月内缮折奏闻蒙皇上钦点学政二员观风整俗使一员化导稽察而臣又将历年奉到有益人心世道之上谕并颁到大义觉迷录书朔望宣讲并严行各府州县无论市镇村庄必须每月讲解使人人共晓户户周知可望风移俗易革薄从忠惟是流言足以鼓惑妄语易入人心杜渐防微最关紧要且屡奉圣训指示精详谨凜于心时加警惕查岭南向有三大家名号一名屈大均号翁山一名陈恭尹号元孝一名梁佩兰号药亭俱有著作诗文流播已久第以粤抚任内事务冗繁臣办理不暇故未觅其书集看阅及臣近敬看大义觉迷录内有曾静之徒张熙供开亦有屈温山集议论与逆书相合等语臣思屈温山与屈翁山字虽有别其音相似随即购觅书坊竟有屈翁山文外诗外文钞及陈元孝梁药亭诗集等书查梁药亭诗文词无悖谬而翁山元孝书文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又将前朝称呼之处俱空抬一字惟屈翁山为最陈元孝间亦有之臣观览之际不胜骇愕发指伏念我朝定鼎以来天心笃佑统一寰宇德教弘敷义安中外而且文德武功深仁厚泽普天率土白叟黄童孰不幸生盛世即外国遐陬莫不尊亲梯航朝贡不意有食毛践土之屈翁山陈元孝狗彘居心虺蜴为念秉彝尽丧乖戾独钟既不知天高地厚之深恩妄逞狼嗥犬吠之狂词诋毁圣朝盗窃微名此实覆载所不容者查屈温山陈元孝死故至今约有三十余年虽幸逃法网现有惠来县学教谕屈明洪系屈翁山之子臣正密与布政使王士俊商酌拘审之法适值屈明洪于十月十六日到省前往布政司缴印又往广州府投监据供伊父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文词止因父死时年幼无知存留诗文及刊板在家未曾察阅今任教谕奉到颁赐大义觉迷录宣读之际知有屈温山姓名与父翁山声音仿佛随检查伊父所著诗文始知伊父乱纪悖常竟亲自投首投监请正典刑等语随据布政使王士俊密报前来臣思伊子既为教职应知法纪纲常所见家藏不法邪说自当早为毁灭乃存匿遗编流传货卖今该犯以宣读大义觉迷录始知为词自行投首不无狡卸情弊臣一面行令布按两司严加究审至于陈元孝之子孙臣密行访查未得第思陈元孝与屈翁山生前皆属交游同气之人其后代之有无并住居处所明洪自必得知臣随飭勒令供出以便一并拘拿究审拟议题报请旨惟是粤东地方风俗既已浇漓人民又多愚蠢

罔知大义臣既经查出理应奏请严加惩治除另具题外所有查出逆书缘由据实奏闻
爷恩皇上严旨敕究庶边海之地咸知有尊君亲上之风而地方卑陋人民愚蠢亦可渐
明大义矣为此密奏伏乞皇上壑鉴施行雍正八年十月十九日朱批糊涂繁渎不明人
事之至

李侍尧德保奏据缴屈大均诗文折 军机处档

大学士仍管两广总督臣李侍尧广东巡抚臣德保 谨奏为遵旨查缴遗书恭折覆
奏事窃臣等于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接准字寄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
谕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到臣等伏查初奉谕旨搜访有裨实
用之书当即行司饬属访查如有遗传可采书籍开载书中要指汇请核奏嗣据藩司姚
成烈详缴据各属陆续缴到唐臣张九龄等所著各书十二种似堪采择臣等于上年九
月十五日开列书目奏闻并将各书解交办理四库全书处本年八月内臣德保准致四
库全书馆咨会钦奉上谕着将拣下不解之书先行发还随经行司查覆前缴各书十二
种之外尚余七种或无关体要或重复琐小毋庸解送已给还各本家收领在案从前臣
等止就其书籍之是否堪备采择行司照常办理竟未计及明末裨官私载或有违碍字
句潜匿流传即可乘此查缴以遏邪言实属愚昧兹钦奉圣谕明晰指示臣等世受国恩
身任封疆自当加意查办何敢虚应故事听其隐匿存留业经遴委同知宋清源孔传派
通判永盛等分往各属督同所在地方官亲身查办不得假手胥役务须传集绅耆明切
开导谕以此番仰蒙皇上如天之仁特免收藏之罪即有前存忌讳书本不妨及早缴官
并无干碍倘再匿留不献则是有心违犯自取罪戾并严饬各州县实力奉行认真查办
去后旋据南海番禺二县查出逆犯屈大均族人屈稔浚等收藏该犯原著文外书籍又
据番禺县童生沈士成缴出屈大均诗外一种及书铺潘明等缴出广东新语并岭南三
家合刻诗集版片二分连刷成书十部臣等查潘明等俱系书贾罔识忌讳现与童生沈
士成既经自行缴出似应钦遵恩旨宽免治罪而屈稔浚等为逆犯屈大均同族胆敢将
久经饬行销毁之书私自收藏实为不法现在按律定拟另折具奏惟查三家合刻内梁
佩兰陈恭尹诗文语多悖逆实属不应留存臣等恐其别有专集为伊子孙收藏已密委
委员前往各家详细搜查并无存留但合刻之诗省城坊间既有刷卖则绅士之家保无
买阅现经通饬各属查收谨将诗外二十三本广东新语一部三家合刻一部粘签封固
进呈余存书籍版片俟各属续有缴出一并烧毁仍再出示晓谕以屈大逆不道妄撰各
书久经饬行销毁非同别项违碍而屈稔浚等又系同族胆敢私藏其书是以奏请治罪
如番禺童生沈士成等自行缴出现遵恩旨并无干碍俾家喻户晓咸知警省不至于怀
疑观望庶可从此搜剔净尽除俟各委员查明覆到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另行奏闻外所
有臣等从前搜罗遗书及现在查办缘由合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
九年十一月初九日朱批另有旨谕

李侍尧德保奏据缴屈大均广东新语并查缴文外折 军机处档

两广总督臣李侍尧广东巡抚臣德保 跪奏为查出存留逆书审拟具奏事窃臣等钦奉谕旨查缴不应存留书籍遵经派委委员前往各属晓谕查办另折奏陈圣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据南海县知县常德番禺县知县张天植禀称卑职等奉谕查缴遗书留心体察于书肆中觅有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一部检阅虽无忌讳但查屈大均前因妄撰诗文语句悖逆雍正七年间审办有案今新语一种坊间尚有售卖恐别项书籍销毁亦有未尽密令礼房书办简上就屈姓之人体访旋据禀称伊有幼甥林亚璧现在屈稔浚蒙馆读书稔浚系屈大均同族因往探问告以现奉本官查取屈大均文籍据云家有文外三本向伊取出呈缴索价花边银钱三圆卑职等当即给银买回检查篇页残缺不全恐其有心撕灭立提屈稔浚究追全部据供曾见族兄屈昭泗亦有是书当即差押屈

昭泗家取出四本查系全部并于该二犯家内严密搜查此外并无别项个法之书亦无藏板现将该犯等收禁候示理合禀报等情连书七本呈送到臣等伏查屈大均妄行撰刻文外诗外等书词句悖逆先于雍正八年据伊子屈明洪首缴经前任抚臣傅泰审拟具题蒙世宗宪皇帝法外施仁将犯屡从宽拟遣各书饬行销毁迄今四十余年之久犯族尚有存留显系查销不尽臣等披阅之下实堪发指随亲提屈稔浚等督同署布政使吴九龄署按察使秦昆悉心严审虽据屈稔浚供父遗文外三本伊止于粗知句读不识书中文义若果有心隐藏何肯卖钱自取败露而屈昭泗亦供自幼务农并不识字书系家中旧有从前因何未缴实不知底里等语但屈大均之肆其狂吠罪恶昭彰稍有人心皆知切齿非寻常字句违碍可比今屈稔浚等家现有未缴逆书未便稍为宽纵应即按律治罪查屈稔浚屈昭泗系屈大均同族应比伊大逆子孙及同居之人皆斩律拟斩立决文外四本粘签封固进呈其余三本系属残缺不全存俟烧毁至臣等方任封疆于久经饬禁逆书不能早为查察以致屈稔浚等家尚有存留抚衷负疚悚惕虽安仰恳圣恩将臣等交部严加议处除供招咨部外谨将审办缘由恭折具奏并缮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朱批已有旨了

屈稔浚供单 军机处档

据屈稔浚供小的是番禺县人今年二十八岁父亲屈廷瑞已死多年了小的自幼读过几年书后来做小本生意没什么钱赚故此本年在小南门外直街开蒙馆屈大均是族中曾伯祖雍正八年小的还不曾生那查缴逆书的事并不知道这文外书本是父亲遗下的不晓得从前为何存留不曾缴销小的不过粗知文义实不晓书中是何意思本年九月十六日有馆徒林亚璧的母舅简上来馆里闲坐对小的说现奉本县要寻觅屈大均的书籍你家里可有吗小的说家有文外三本他就要拿去小的想他是当衙门的人来问这书必定有用恐怕他白拿了去要他花边银钱三圆简上就去拿了钱来小的就把文外三本交把了他不想两县差人拿小的到案说这书残缺著落小的要送出全本小的曾到族兄屈昭泗家看见也有这书故此供报当蒙押著小的向屈昭泗取出呈缴

那三本书如何缺少小的从不曾翻看实没有故意撕掉若小的懂得文理晓得书中有悖逆的话不但不肯留到如今那里还敢告诉外人把来卖钱自取败露呢据屈昭泗供小的是番禺县人今年七十岁住居思贤村离城五十多里自幼务农并不识字屈大均是族中无服曾叔祖那四本书是家里旧有的族弟屈稔浚常到小的家里走动九月十七日同了县差来说屈大均做的什么文外是犯禁的书奉县官著小的缴出小的把家里的书拿把他看他就检出拿去了从前雍正七八年间屈大均家里犯事小的父亲还在这书为何没有缴出实不晓得并不是小的有心藏匿的

著高晋等再行晓谕呈献触碍书籍谕 军机处档

据李侍尧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粘签进呈销毁并请将私自收藏之屈稔浚等按律治罪一折已明降谕旨将屈稔浚屈昭泗免其治罪止将其书销毁并再行宣示令各及早呈报各督抚等务当实力妥办前此谕令各督抚遍行晓谕如有收藏违碍之书即早交出免其治罪并以此等笔墨诋毁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越粤湖广亦或不免因指名交各督抚留心查办乃高晋萨载三宝皆覆奏称查无违碍之书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著传谕各督抚再行明白晓谕此时即速呈献尚不为晚不过将不应收藏之书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何可稍存观望自贻伊戚乎若再隐匿不缴后经发觉即治以有心藏匿之罪必不姑宽并于该督抚等是问将此遇奏事之便传谕知之仍各妥办据实覆奏钦此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查阅屈大均诗文各种所有悖谬字句经该督于每页上贴签已属详晰今臣等覆行校看将实在悖谬字句于每页下另行贴签呈鉴谨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屈大均诗文止须销毁屈稔浚等俱不必治罪谕 实录东华录圣训圣德门卷三

前以各省购访遗书进到者不下万余种并未见有稍涉违碍字迹恐收藏之家惧干罪戾隐匿不呈因传谕各督抚令其明白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今据李侍尧等查出逆犯屈大均各种书籍粘签进呈并请将私自收藏之屈大均族人屈稔浚屈昭泗问拟斩决等语屈大均悖逆诗文久经毁禁本不应私自收存但朕屡经传谕凡有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其中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惑后世然亦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朕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粤东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止须销毁毋庸查办其收藏之屈稔浚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并著名督抚再行明切晓谕现在各省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庠置不究并不追问其前此存留隐匿之罪今屈稔浚屈昭泗系经官查出之人尚且不治其罪况自行呈献者乎若经此番诫谕仍

不呈缴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即不能复为轻宥矣朕开诚布公海内人民咸所深喻各宜仰体朕意早知猛省毋自贻悔将此通谕中外知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戊午

传谕高晋确访雨花台葬衣冠之事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又谕昨据李侍尧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一折已明降谕旨将私藏之屈稔浚等免其治罪止将其书销毁并另有旨传谕江浙等省督抚矣阅屈大均文内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此等悖逆遗秽岂可任其留存著传谕高晋即行确访其处速为刨毁毋使逆迹久留将此旨同发出密封由四百里一并发往仍著将办理缘由迅即覆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己未

萨载奏遵旨查办伪妄书籍折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臣萨载谨奏为遵旨查办伪妄书籍先行据实奏覆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臣在阜宁途次准督臣高晋抄寄大学士于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谕据李侍尧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粘签进呈销毁并请将私自收藏之屈稔浚等按律治罪一折云云钦此臣伏查收缴伪妄书籍先于本年八月二十一日臣在江宁文闱钦奉谕旨当即凛遵派委诚妥之员前往已缴藏书之家宣播恩旨令将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并无干碍并于书买坊林一体查缴业将办理缘由恭折奏蒙圣鉴嗣臣因公在淮节经札催苏州藩臬两司督饬委员实力妥办今十一月十八日臣于淮安州次接据委员苏州海防同知陈焱稟覆有苏属藏书之家吴成佐孙嗣学及书贾钱金开等呈出吾学编雪屋集博物典汇等书数种臣现在回苏办事一俟抵苏当即将已缴之书逐一检阅并查余属有无缴到书籍另行缮折奏进一面将现奉上谕再刊誊黄遍贴晓谕臣仍督率委员奋勉查办务使藏书之家将存留碍书籍尽行缴出请旨销毁以仰副我皇上谆谆训饬之至意臣谨会同大学士管理两江总督臣高晋先行据实奏覆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批览

高晋奏查屈大均所葬衣冠处之雨花台折 军机处档

两江总督臣高晋谨奏为钦奉上谕先行恭折覆奏事窃臣查勘堰圩各工事竣渡黄前赴潘家屯督办开挑引河工程途次接准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寄字内开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奉上谕昨据李侍尧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一折已明降谕旨将私藏之屈稔浚等免其治罪云云钦此钦遵并奉发密封一件到臣随敬谨拆看密存查雨花台在江宁聚宝门外离城不远屈大均所葬衣冠之处易于访寻此等悖逆遗秽亟应刨毁并碎其碑铭庶逆迹不致久留臣遵即密札委令江宁藩司闵鄂元亲赴雨花台确访其处验明碑碣封记看守其所葬衣冠历年久远必须亲看确有恁据方可信其实在葬处臣俟验收潘家屯工程事毕回省即亲往看明刨毁属实再行销毁据实奏闻至屈稔浚等藏此悖逆诗文仰蒙圣恩免其治罪实出圣主宽大洪慈如有收藏碍书籍之家再不知共相感激早为呈缴仍行隐匿则是自取罪戾臣与各抚臣倘不实力办理

亦难逃皇上洞鉴臣接到另奉谕旨现复通行藩司刊刻誊黄明白晓谕广为宣示开导并严督印委各员实力查办不敢稍存懈弛一俟查有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即行奏进恭呈御览请旨遵行所有臣奉到上谕二道钦遵分别办理缘由理合先行缮折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批览

高晋奏查访雨花台情形折 军机处档

两江总督臣高晋谨奏为遵旨访查覆奏事窃臣上冬在潘家屯工次接进廷寄钦奉上谕因屈大均文内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命臣确访其处即行刨毁并奉钦发密封一件到臣当经臣密札江宁藩司闵鄂元先诣处查验碑碣得有确据即密记看守俟臣事毕回省亲往验明刨毁并将遵办缘由恭折奏明在案嗣臣于十二月回署据该司禀称先委明妥教官以购访碑版为名传集多识旧闻之绅士并问雨花台附近僧寺道院密加访问该司又亲诣该处上下前后周围履勘将所有坟冢碑记及仆卧残碑逐一洗刷查验分别标识并无屈大均衣冠碑冢臣恐该司查察尚有未周随即率同在城司道府县亲诣其处勘得雨花台在西南山冈木末亭在东南山冈两冈相距半里中间山坳系属街道居民稠密两冈坡上有寺院几处旧时坟冢或有隐埋在内臣即传集老僧老道细加查问据称衣冠碑冢实属罕见稀闻况雨花台木末亭系名胜之区山寮梵宇酒肆茶坊为游人杂沓之所如果实有其事断无不互相传播人人共知岂故隐匿不报自取罪戾臣又于两冈山坎及山坡之下逐细查勘凡有碑之坟均经藩司用石灰标记查看字迹实无屈大均衣冠墓碑臣查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恶极之人其生前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忽而还俗形踪诡秘居心叵测其死后尸骸久经粤省刨出剝戮乃于恶逆经过之地辄敢虚营狡窟冀附游魂实属天理难容神人共愤此冢历今百有余年查无踪迹或被雷火轰击划削除根或被犬豕蹂躪灰飞影灭甚或此等狡狴之徒掉弄笔墨伪饰虚词均未可定但屈大均从前往来江宁究在何寺为僧年远无从根究除现在一面移咨署两广督臣德保传问屈稔浚等录供咨覆究查一面仍委妥员再加密访俟得有实据验明刨毁另行覆奏外理合先将奉到钦发密封恭缴并将查勘情形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年正月三十日朱批既无其事可以已耳

德保奏查讯屈大均族人指出屈大均葬所折 军机处档

广东巡抚臣德保谨奏为奏闻事窃臣于本年二月初七日准两江督臣高晋咨开钦奉谕旨阅屈大均文内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云云钦此钦遵确查并无踪迹屈大均从前往来江宁曾在何寺为僧年远无从查问或其后裔尚能记忆奏明咨查到粤臣随飭委广州府督同南番二县传唤屈稔浚等并确查屈大均有无嫡派子孙及族人中有老年知事或谙晓文墨之人带齐到案臣率同司道逐一查问据屈大均之孙屈自睽屈宗昌供称屈大均身死之时伊等俱未生长后来流配福建乾隆二年奉赦回籍实不知屈大均生前曾在江宁何寺出家惟屈大均坟墓现葬番禺县属之思贤村地方从前问拟剝尸因蒙世宗宪皇帝恩旨宽免未曾刨毁是实质之屈稔浚屈昭泗族老屈西鹏地保屈

显秀生监屈永泰等供亦相符是屈大均生前在于江宁何寺为僧有无埋葬衣冠之事实因远隔百年无从查考除录供咨覆两江督臣高晋仍于雨花台附近地方再行确访查办外臣随检查雍正九年屈明洪首缴伊父屈大均撰刻逆书原案部议依大逆罪问拟该犯身死已久应仍剉尸梟示奉世宗宪皇帝恩旨律有自首减等之条屈大均之子将伊父逆书自行举首与怙恶不悛者有问应否宽减之处著九卿定拟具奏复经刑部会同九卿查照罪人自首律屈大均免其剉尸梟示子孙亲属凡应斩决应为奴者均照律以次递减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随飭委按察使陈用敷带同番禺县知县张天植前往思贤村确勘去后兹据该司亲令屈自睽等指出该犯坟莹系葬于伊父屈宜遇墓下当即灰印封记飭保看守稟覆前来伏思屈大均造作逆书肆行狂吠罪大恶极覆载不容虽经百有余年应已形消骨朽但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未便仍留秽迹封植依然俾其子孙得守坵垆岁时拜扫相应请旨刨毁仍剉其尸以快人心以申国法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九日朱批亦不必矣

第三辑

澹归和尚遍行堂集案

福隆安奏查办高秉等住房书籍折 军机处档

军机大臣太子太保臣福隆安谨奏为奏闻事臣遵旨前往原任广东韶州府知府高纲家查得伊子高秉在地安门内宫监胡同居住有自置房五间半详加搜查仅有破烂布衣及零星不堪什物而杂项书籍甚多并无遍行堂集讯之高秉据供我父亲从前在韶州府时有丹霞山僧人拿了已故澹归和尚做下的遍行堂集书一部募化我父亲帮他银钱刻板我父亲还做过一篇序这是我知道的至于这书久已没有了等语查高秉家所有书籍甚多惟查有千山和尚诗钞一本钱谦益初学集十五本其余繁冗一时难以检查请交大学士于敏中等派员详细检阅有无违碍字迹另行具奏办理又讯得高秉有兄高●之子高效墀在五显庙地方赁房居住随将伊家私一并查封复据高效墀供出伊叔高紘现在正阳门外米市胡同关帝庙居住臣派员出城前往查封什物另行开单具奏惟伊兄高说弟高棚高揆现在天津府西门内神机库居住臣思若派员前往必需时日如咨行直隶总督亦不能迅速臣已钉封飞行天津道府飭将高说等家产查封并详查有无前项书籍违碍字迹将高说等解部俟具报到日再行奏闻办理至高秉高效墀名下在京并无隐匿房产等项取具该参佐领印结存案仍交该旗再行严加查办外请将高纲之子高秉高紘孙高效墀高孝基俱交刑部照例治罪查出初学集应行销毁谨将查出高秉高效墀什物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命下交与崇文门照例办理并将查得千山和尚诗钞一本一并呈览为此谨奏请旨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五日

于敏中奏派员检查高秉等三家书籍折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于敏中谨奏经臣福隆安奏交臣查看高秉高紘高效墀三家书籍臣随选派办事翰林梦吉刘锡嘏二员前往将各家书籍逐细检查除高紘家并无违碍之书高效

堀家书内查有应缴之御制乐善堂全集一部二十四本未经呈缴至高秉家书内查出有违碍者五种现经臣福隆安另折奏办又虽无违碍亦应查办者十一种谨一并缮写清单呈览谨奏

将高秉交部议处陈建及清笑生两家子孙均可不必深究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有僧澹归所著遍行堂集系韶州府知府高纲为之制序兼为募资刻行因查澹归名金堡明末进士曾任知县复为桂王朱田榔给事中当时称为五虎之一后乃托迹缙流藉以苟活其人本不足齿而所著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自应销毁高纲身为汉军且系高其佩之子世受国恩乃见此等悖逆之书恬不为怪匿不举首转为制序募刻其心实不可问使其人尚在必当立真重典因令查阅其家收存各种书籍今于高纲之子高秉家查有陈建所著皇明实纪一书语多悖谬其书板自必尚在粤东著传谕李侍尧等即速查明此书板片及所有刊印之本一并奏檄又查出喜逢春传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系江宁清笑生所撰曲本既经刊布外间必尚有流传该督抚等从前未经办及想因曲本搜辑不到耳一并传谕高晋萨载于江宁苏州两处查明所有刷印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高纲为澹归作序朕于无意中阅及可见天理难容自然败露其子高秉收藏应毁之书即或前此未经寓目近年来查办遗书屡经降旨宣谕凡缴出者概不究其已往今高秉仍然匿不呈缴自有应得之罪已交刑部审办此专因高纲为八旗大臣子孙其家藏有应毁之书不可不示惩戒至陈建在明天启间及清笑生似亦明末时其两家即有子孙均可不必深究设或民间尚有藏者但经献出均可免罪将此由四百里一并谕令知之钦此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八日

著将遍行堂集及其余墨迹墨刻查明缴进并椎碎碑石官为选择僧人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昨因高秉家内查出皇明实纪一书内多悖逆字句应行销毁其书系东莞人陈建所著已谕令该督等细查所有刷印之本及刻刊一并奏缴是书又名皇明通纪恐刻板或有两副应一并查明缴进至僧澹归遍行堂集语多悖谬必应毁弃即其余墨迹墨刻亦不应存着李侍尧等逐一查明缴进并将所有澹归碑石亦即派诚妥大员前往椎碎推仆不使复留于世间又闻丹霞山寺系澹归始辟而无识僧徒竟目为开山之祖谬种流传实为未便但寺宇成造多年毋庸拆废着李侍尧等即速详悉查明将其寺作为十方常住削去澹归开山名目官为选择僧人住寺经理不许澹归支派之人复为接续该督等务即妥办覆奏所有高秉家查出澹归诗集及各种墨刻并着抄寄李侍尧阅看此外或有类此者并着一体查办将此再行传谕知之钦此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九日

萨载奏饬详查喜逢春传奇本并缴遍行堂集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江苏巡抚臣萨载谨奏为遵旨率属查办并再陈现缴违碍书籍仰祈圣鉴事本年闰十月二十七日接准督臣高晋札会内开准大学士舒于字寄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八日

奉上谕朕昨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有僧澹归所著遍行堂集云云钦此相应恭录札会等因到臣伏查明季伪妄遗书臣与督臣在于江宁苏州两处督属查办并宣播叠奉恩旨无论断简残编如有违碍语句悉行呈缴宽其已往所有三次收缴应行销毁之书籍板片俱经会折奏进在案今数月以来苏州书局内又据陆续缴到违碍之书一十余种而喜逢春传奇出本向未见有此书各属亦无呈缴窃思此种传奇系江宁人所撰又经刊布诚如圣训外间必有流传臣前此搜罗未到惶悚实深现在钦遵谕旨札飭江宁苏州藩臬三司督率各府州县详细查缴其清笑生系何姓名里居何处有无子孙存留板片并飭江宁府确切访查另委妥员向坊林书贾到处购觅缴解不敢稍有疏漏至僧澹归所著遍行堂集苏州书局内现有收缴正续集各一部查无高纲序文似系另有一板此外尚有皇明通纪集要等书十五种语句均有悖谬违碍臣谨于各书粘签封固同先经解进今重复查出之酌中志等书二十五种计一百二十九部又七录斋稿潭西诗集书板二种共四百九十四块另委妥员解交军机处接收转奏销毁外理合先行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仍开明著书人年代姓名里居转飭各属并移各该省查明有无板片及存留书本严行追缴再此次查缴之皇明通纪集要亦载明东莞陈建所辑恐此外尚有流传其余违碍书籍搜访亦未净尽臣现又宣扬恩旨凡有应毁之书不拘诗文杂著以及传奇小说但经献出均可免罪务使家喻户晓不致再有隐匿臣仍留心访察率属实力办理俟续有缴到书籍随时缮折进呈所有臣遵旨查办及现缴书籍板片委员解交缘由谨会同大学士管两江总督臣高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壑鉴谨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萨载奏拘讯高紮之妻妾情形折 军机处当

江苏巡抚臣萨载谨奏为奏闻事本年闰十月二十三日准兵部火票递到提督衙门咨奉旨查封原任广东韶州府知州高纲之子高秉家产案内讯据高紮供出胞兄高说现在江南河工效力革职道李奉瀚处高紮之妻并子女俱在苏州大石头巷伊妻父原任宁国府知府翟照廷家居住咨令委员将高说拿获解送提督衙门高紮之妻子押解归旗将该二人名下行李查封详细检查有无存留遍行堂书集及悖谬违碍字迹具奏办理并准督臣高晋咨会高说一犯已就近委员拘拿查办各等因臣随一面札行河工效力革职道李奉瀚遵照一面密谕按察使龙承祖督飭苏州府并地方官迅即按址查办详解去后旋据按察使龙承祖禀称遵即密传苏州府孔传炯带同吴县知县杨宜仓驰赴大石头巷原任宁国府知府翟照廷家查得翟照廷不在已久有妻宁氏年老卧床其住房三进计十一间高紮之妻妾子女婢妇共八名与翟照廷之子翟起泰等同居随将高翟氏一切行李衣物书籍尽数查封遂细搜检并无遍行堂集惟起出手泽常新册页一本内有皇考二字罔知避讳余无别项违碍字迹即翟起泰家亦查无违碍之书并据该司讯取高翟氏翟起泰等切供将起出高紮家信会票等件同衣服书籍造册呈送前来臣查高翟氏寄居母家其亲戚往来必多恐其平日另有资财衣物藏匿寄顿亲提高

翟氏翟起泰等到案严讯据供翟氏系伊父翟照廷次女乾隆三十二年高紱携带翟氏前赴广东肇庆府伊族兄高焜任所至三十九年高紱送高焜之母暨眷属自肇庆回京行至江西高焜之母暨翟氏患病淹留旅邸寄信翟起泰接回翟氏至苏调养高紱即送高焜眷属进京其妾戴氏并一子三女工妇王莫氏婢女茶花俱依高翟氏来苏同住翟起泰家道贫窘高翟氏常自典当添补日用现有典票可查除查封之外实无财产什物隐寄会票一纸系高紱在京寄回欲向妻妹夫陈让于借银三百两交殷正茂收明掣取收票寄京会银使用高翟氏先向伊妹陈翟氏说允陈翟氏转告陈让于不肯借给陈翟氏情面难却随私将首饰变银八十两交高翟氏转托标行周立中寄京余银陈翟氏设措不出尚未凑结故此会票仍存高翟氏处委无另有情弊至遍行堂集伊家素不知有此书名自其高紱书箱已蒙逐一检查并无此书断不敢隐匿自干重罪等情臣反覆开导矢口如一核与该司录送供词相同再起到书籍册页家信臣复委员逐一覆查惟册页内诗句有罔知避讳字样余无悖谬违碍除飭苏州府将高紱妻属小心看守同查封衣物书籍册页家信等项逐细造册派委昆山县县丞俞镐给咨迅速押解提督衙门查收分别办理外所有臣准咨查办缘由谨会同大学士管两江总督臣高晋恭折具奏并将衣物书籍等项另缮清单同供折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朱批已有旨了又奉旨交刑部查办钦此

翟起泰供军 军机处档

据翟起泰供监生年五十九岁原籍嘉兴寄居吴县大石头巷父亲翟照廷原任宁国府知府是乾隆十七年上不在的母亲宁氏现在年老卧床监生弟兄三人监生居长二弟翟正己三弟翟子厚同居各爨并无田产都是笔耕糊口乾隆四年高紱的父亲高纲做常德府知府监生父亲做常德府同知彼此相好把二妹许给高紱十七年上成亲的三十二年高紱的族兄高焜到广东肇庆府任高紱挈带二妹同去三十八年高焜进京引见在京告病调理高紱伴送高焜家眷同二妹于三十九年九月从肇庆起身进京十月到江西地方不料高焜的母亲同监生的二妹都患起病来就在江西省城租房住下二妹又要生产盘费缺乏寄信到苏母亲记念叫监生挪借了盘费到江西接二妹回来医治至今尚未痊愈妹夫高紱送了高焜家眷先进京去的二妹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妹夫有一个妾戴氏乳名松龄原是监生家赠嫁的使女一个工妇王莫氏一个使女茶花共八口住在监生家里王莫氏有丈夫王朝东现跟高紱在京里监生家共有十一间房子是乾隆二十三年上用典价二百二两典李梅山家的现有典契为凭这房共是三进二妹同母亲在第三进西间内住监生处馆为生家里本来清苦二妹在监生家添了八口吃饭原支撑不来二妹看不过意常当些衣物帮贴监生吃用是有的今年八月间高紱有信来说要捐官还有一纸会票他说已在京里向魏姓讲明会三百两银子要监生三妹夫陈让于借给他三百两银子给穿珠巷玉器店殷正茂号取了收票寄进京去那知陈让于因自己双目失明不肯把银子借给高紱二妹又向三妹情恳三妹私下把钗

簪首饰变卖银八十两给了二妹已托标行周立中寄进京去了余银三妹设措不出又是瞒着陈让于的故此没有凑齐会票现蒙查出这封要会银的家书据二妹说已遗失掉了至于二妹的随身行李衣物现已尽数查封并没别的财物寄存监生处至遍行堂集这部书监生从不晓得家中并无留存二妹回来带有一篋书尘封未动现已起出有无遍行堂集在内监生不知道的据翟正已翟子厚同供小的翟正已年五十岁自幼学习写字现在靠字为活小的翟字厚年三十七岁卖画谋生的小的们与胞兄翟起泰同居各爨有十七八年了高翟氏是小的们姊妹本年三月里哥子到江西去接回来的高翟氏随身行李衣物现蒙查封并没别的财物寄顿在小的们处至小的们并没见过遍行堂集只求一并详查是了余与翟起泰供同据高翟氏供小妇人年四十四岁父亲翟照廷原任宁国府知府久已不在母亲宁氏大哥翟起泰二哥翟正已三弟翟子厚本籍嘉兴寄居吴县大石头巷小妇人是父亲从幼许字高紘乾隆十七年上成亲的现有一子寿星保年二岁长女联馨年十二岁次女联弟年三岁三女五庆年一岁一妾戴氏乳名松龄是小妇人赔嫁的一个工妇王莫氏一个使女茶花三十二年丈夫到他族兄高焜广东肇庆府任所小妇人随了同去的三十八年高焜进京引见在京告病调理小妇人同高焜家眷是三十九年九月从肇庆起身十月到江西地方小妇人与高焜的母亲患起病来只得在江西省城住下医治小妇人又因生产盘费用完不能动身寄信央哥子翟起泰借银子母亲想念小妇人打发哥子翟起泰到江西接小妇人来苏州医治是本年三月十八日到苏丈夫由长江伴送高焜家眷进京去的小妇人在大哥翟起泰家吃饭与母亲同住在这第三进西间屋内至今患病尚未痊愈小妇人自到母家见哥子翟起泰失馆穷苦家里又添小妇人一家八口吃饭原支持不来小妇人又无银钱只得零星当些银钱帮贴哥子吃用这起出的十七张当票原是陆续当与哥子添买柴米的八月内丈夫从京里寄信来说要捐官还有一张会票叫小妇人向三妹处借银三百两给穿珠巷殷姓取了收票寄进京去小妇人央求三妹已允了不想三妹夫陈让于执意不肯小妇人再三向三妹央恳三妹把钗钿首饰变了八十两银子已于闰十月初九日交标行内周立中带进京去了余银三妹设措不出又是瞒着妹夫的故此没有凑齐会票现已查出那封原书因不曾收好已经遗失这书若是京中寄银回来或有什么情弊如今是京中到这里来设措银子的巴不得呈出藏匿他怎样呢至遍行堂书籍小妇人略识几个字并不见丈夫家有这部书丈夫有一篋书在这里是从广东带来自到这里从不曾开过只求检查就是了小妇人并没别的财物寄顿在翟起泰翟正已翟子厚家是实据翟起泰翟正已翟子厚同供遍行堂这部书实在从未见过若有收藏在家监生们家内所存书籍同妹夫高紘的书篋都蒙检查过了其余厨柜已遍处搜寻如何隐瞒得来妹子不过接回暂住他家若果有这部书监生为什么替他隐瞒自干重罪呢监生家若有这部书现奉恩旨缴出来的都免罪监生家也做过官还不知感激及早呈缴么实是没有这书的至二妹只有随身衣服箱子并没别的财物若另有财物存在监生

们处他就不当东西了求详察至这起出书信二封都是高紱寄与二妹的据陈翟氏供高翟氏是小妇人胞姊三十九年从广东起身回来中途患病耽搁在江西母亲叫哥子翟起泰去接回是今年三月里到家的八月里姊姊说姊夫想捐官要向小妇人借三百两银子小妇人念姊妹情分一时应允就对丈夫说知丈夫执意不肯小妇人因先已应允不好回却只得把自己首饰变银八十两先给姊姊收下听说已寄往京中去了余因设措不出又是瞒着丈夫的故此没有凑齐是实据陈让于供八月内妻子翟氏说高姊夫要捐官向监生借三百两银子监生已双目失明又一时没有银子就叫妻子回覆不料妻子私下把自己首饰变了八十两银子交他姊姊寄进京去监生并不晓得的据殷正茂供小的在穿珠巷开玉器店的名学和那正茂是店号殷雪圃是小的堂弟现在京城琉璃厂开汇琛斋玉器店他在京里怎样写会票给高紱要会三百两银子小的不晓得的

查明高紱妻属等名下书籍衣物清单 军机处档

谨将高紱妻属翟氏等名下书籍衣物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书籍项下

监本四书五本

四书体注五本

四书十一本

四书讲义二本

孟子三本

书经九本

抄本禹贡一本

诗经九本

三礼图一本

古文观止四本

古文观止一本

小学详解一本

古诗归一本

唐诗汇选二本

唐诗叩弹集四本

唐诗帙三本

杜诗注解八本

义山诗二本

梅花百咏一本

磻砂诗选一本

云锦新诗一本
缶鸣集一本
隐砚诗一本
草堂诗余四本
六书通四本
宝论字汇二套十四本
字汇十二本

朱子家训册页程子四箴册页 共一本

蓄德录九本
山海经三本
纪元汇考一本
辍畊录四本
说铃前集八本
说铃后集八本
智囊三本
又智囊补二本
误真编一本
诊家正眼一本
医宗必读八本
珍珠囊二本
保产益书一本
集验良方六本
急救方二本
留青全集一本
酬答札集一本
双鱼尺牍四本
分类联选一本
对联皆备一本
笔耕利用一本
各公笔记一本 书札
尺牍浦珠二本
双串记一本
绿牡丹一本
矢百编一本

清磬集一本
图绘宝鉴一本
梦字图一本
放生报应一本
三字经一本
黄江厂则例一本
书样一卷
种筠书屋较订撼龙经二本一套 地理书
指头画说六卷
高氏三代家谱
手泽长新册页一本
名扬四海一本
相命合参一本
命书一本
高紱自京中寄与伊妻翟氏家信二纸
殷雪圃寄殷正茂即学和会票一纸
衣服项下
旧绉缎纱布棉夹单衣共六十五件
零星绉缎纱布共二十二块
狐皮两半张
查出当票照典本赎回衣饰项下
旧绉缎纱布衣物十一件
金饰二件上细珠七粒
银饰九件上细珠三十三粒
查封高棚高壘家存诗画书籍清单 军机处档
直隶天津兵备道额尔金泰直隶天津府知府明兴 呈今将查封高棚高壘家存诗
画书籍等件开后
计开
御赐墨迹唐句壹轴
宪皇帝御笔石帖壹张 朋党论
宪皇帝御笔精明法律肆字绫字匾壹张
宪皇帝御笔木刻上谕壹张 有宝
宪皇帝墨帖诗壹卷 三月三日得雨
御笔墨榻陆张

御笔墨榻肆条
诰命陆卷
圣祖训饬士子文墨榻壹张
果亲王信心铭墨帖壹卷
御笔题铁岭老人指头画虎诗墨迹壹幅
御笔墨迹对二幅
一统志一部计四十本
陆宣公集一部
王荆公全集二十本
尔雅四本
史记二十四本
豆科一本
唐诗钞一本
唐五言八韵一本
震川集一本
应制诗一本
唐诗别裁四本
难经二本
王氏画苑陆本
通鉴五本
汉阳府志十三本
古文析义十三本
唐诗类钞八本
景岳全书二十三本
资治通鉴九十三本
剑南诗稿三十三本
大清律七本
笠翁家言一本
杜工部律诗一本
杜工部文集一本
钦定书经汇纂一本
满汉备考二本
满汉对音一本
大清律九本

常德府志书二本
益阳县志四本
易经衷论一本
剑南诗钞一本
南雄府志六本
元次山集一本
全唐诗录二十本
八大家四十五本 系古文
御制日讲易经解义二十四本
诗经汇纂二十四本
书经汇纂十本
春秋汇纂二十四本
时文五十一本
周易析衷十二本
医方考八本
王阮亭古诗选一本
五经类编二函
博雅一本
钦定四书文五本
千家杜诗二十本
薛文清公集十二本
八大家文集八本
易大象说录二本
华狱集四本
平山堂志五本
渔洋山人精华录四本
唐五言八韵诗约编一本
韶州府赋役全书二本
礼记心典四本
韶州府志十七本
定例成案十四本
纲鉴十七本
常德府志十七本
续博物志一本

明文奇赏二十八本
五律类解一本
成均讲学录一本
孔子家语四本
春秋读本二本
礼记读本六本
文选淪注八本
康熙字典一部四函 又四本
全唐诗一部八函
李太白诗集十三本
宋重修广韵四本
周易亟书二十二本
后五代史六本
性理体注一函
古文析义一函
古文析义七本
古文赏音一函
大易蓄疑四本
元百家诗二十三本
文公家礼六本
宋本广韵五本
三苏文定八本
嫁衣集四本 系幕友沈维材著
唐诗成法四本
易经体注二本
朱子全书十八本
放翁遗稿一本
礼记八本
唐诗集八本
四书体注四本
留青集三十一本
御选语录二十八本
屈子一本
庄子一本

四书一本
时文一本
医通十四本
春霆集时文四本
宋诗录十一本
西江志一本
广舆记一本
庾开府诗集二本
曲江县志一本
元诗录三本
福惠全书一本
明诗录一本
九成宫帖一部
颜鲁公圣教序二页 系颜鲁公争座位王羲之圣教序共二本
画册一本
锤馗一张
梅花一轴
虎画四张
小山水斗方一轴
嫁衣集书板一百六十块
雪声轩诗集板一百二十八块
高棚监部照二纸
家谱一本

于敏中奏查阅高棚高揆家存书籍折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于敏中谨奏先经臣福隆安奏交臣查阅高棚高揆家在天津所有书籍谨将送到之遍行堂集四十四本及澹归和尚草字三轴查明应行呈缴销毁又据天津道额尔金泰知府明兴将高棚高揆家所有各项书籍委员解到臣随派原办之翰林梦吉刘锡嘏前往逐细检查谨将圣祖仁皇帝御笔一件墨拓一件世宗宪皇帝御笔一件墨拓三件皇上御笔三件墨拓十件恭行呈缴又查得明诗钞一本内有屈大均诗二首虽无悖逆语句亦应销毁又于韶州府志内查有澹归和尚丹霞山事迹及所作诗词亦应撤毁请敕交李侍尧德保一并查办谨将各书粘签呈览再查屈子一本即系离骚并将原书进呈所有各种清单另行恭缮附奏谨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七日

高晋奏饬缴遍行堂集各书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两江总督臣高晋谨奏为钦遵谕旨先行奏覆事窃臣在徐州工次接准大学士舒赫德

于敏中字寄内开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八日奉上谕昨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云云钦此臣仰见我皇上于惩儆悖逆之中寓法外施仁之意臣查江宁清笑生所撰喜逢春曲本既经刊布民间必尚有流传从前未经办及实因曲本搜罗未到今蒙圣明指示臣在工所遵即一面飞行江宁布政使闵鄂元督同府县查明清笑生实系何县人民如有子孙存留刷印纸本及板片即详悉晓谕令其速行呈缴不加深究以仰副皇上如天之德并出示晓谕居民坊铺凡有藏留者悉行尽数首出均免治罪倘再隐匿不缴日后别经发觉即照办理一面飞咨江苏安徽江西各抚臣并行上下江江西藩臬各司通飭各府州凛遵谕旨并将遍行堂集及皇明实纪等书一体实力查缴务期净尽无遗不便再行隐匿亦不使稍涉张皇滋扰除俟查缴到日另行具奏外所有臣现在钦遵办理缘由臣谨恭折先行奏覆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高晋奏拿解高说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仍留两江总督统理河务革职留任臣高晋谨奏为准咨拿解恭折奏闻事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一日准九门提督咨开原任广东韶州府知府高纲之子高说现在江南河工效力革职道李奉瀚处并高紘之妻同子女俱在苏州伊妻父原任宁国府知府翟照廷处居住奏明请旨飭交臣与抚臣萨载即委妥员分往各处将高说拿获解送其高紘之妻子押解归旗并查封该二人名下行李详细检查有无存留遍行堂书籍及悖谬违碍字迹等因到臣查原任松太道李奉瀚现随臣在徐州丁家集工次其眷口寓居清江浦地方随一面飞委河库道朱履忠督同清河县知县徐振甲密赴李奉瀚寓处立将高说拿获查封一切行李搜检有无存留前次遍行堂集及刊板与别项悖谬违碍字迹一面飞咨抚臣并行苏臬司就近密委妥员驰往原任宁国府知府翟照廷家拿获高紘之妻子查封行李去后兹据河库道朱履忠禀称督同清河县知县徐振甲密赴李奉瀚寓所将高说拿获逐细搜查并无遍行堂集及刊刻板片与别项悖谬违碍字迹讯据高说供系已故原任韶州府知府高纲长子曾选贵州平远州吏目缘事革职于乾隆二十五年回旗在京训蒙本年失馆欲赴天津寻觅李奉瀚系其表侄闻在江南河工又伊弟高紘妻舅翟启泰现住苏州均可投奔托其转荐随于六月初二日从张家湾至天津觅馆不得一路搭舡南来染患痢疾于八月十二日至清江李奉瀚寓所因李奉瀚在徐州工次未能见面即在附近庙内暂寓养病复患疟疾缺乏盘缠候至十月初八日李奉瀚回至清江始往寓会见捏称久经散处在外托其寻馆并恳资助李奉瀚以无馆可荐回覆彼时因病未痊欲暂住李奉瀚寓所调养再赴苏州另图李奉瀚许给盘费是以暂寓伊父高纲如何作遍行堂序不但并无是集存留且从前并不曾见过复加究诘又供只记忆伊父高纲曾刻有雪声轩诗集四本又续刊一本兹在天津时伊父给过一部带至贵州吏目任所回京在滩河覆舡沉失内中是否有违碍字迹亦未经细看今事隔多年诗板是否尚在天津须问伊弟高棚们才得知道如有遍行堂集及刊板存留敢不实供等情

录供连所起书籍衣物一并委员押解到工次臣随率同徐州府知府牛翊祖将高说提讯据供前情无异臣以僧澹归所作遍行堂集钦奉谕旨系高纲为之制序兼为募资刊行高说乃高纲之子岂无藏本及刊板存留与别项悖谬违碍字迹反覆研究坚供伊父高纲做诗刊板尚且据实供明其如何代僧澹归制遍行堂序实不曾见过如果晓得焉敢隐瞒等语矢口不移臣当将所起行李书籍详加查阅委无遍行堂集及别项悖谬违碍字迹饬令徐州府逐一查造印册复传李奉瀚面询其所称高说至寓会见及暂住情由亦均属相同除一面将高说并书籍衣物委员解赴九门提督衙门收审一面飞咨直隶督臣转饬地方官查起高棚高揆家雪声轩诗集刊板有无违碍字迹就近办理外所有臣准咨拿获高说押解缘由臣谨会同抚臣萨载恭折奏闻并开具书籍衣物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再查已革松太道李奉瀚虽曾派委各工防泛但既经会见高说不即究问稟报咎有难辞相应附参听候部议至高紘之妻妾子女现准抚臣札会并据按察使龙承祖稟已经拿获搜查并无遍行堂集亦无别项悖谬违碍字迹现亦委员起解会折奏报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查封高说书籍衣物细数清单 军机处档

谨将查封高说书籍衣物细数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广事●六本

事●四本

苏诗八本

又苏诗八本

才调集六本

花镜六本

韵府约编二十四本

五言古诗二本

七言古诗三本

通鉴揽要二十四本

佩文诗韵附注六本

文选十二本

苏长公小品四本

药笼集二本

药序集一本

廉立编一本

解颜录一本

读书纪数略十六本

集验良方六本
本草备要四本
生生神数一本
少陵诗钞一本
东坡五古一本
达生编一本
月舫诗钞二本
古今文小品八本
李义山文集二本
涌幢小品十本
诗韵含英四本
蚕尾集四本
万宝全书二本
味和堂诗集二本
陈检讨集八本
輿图备考十二本
●纂精华六本
曝书亭诗录笺注六本
李义山诗集二本
金疮铁扇散一本
对联一本
小学绀珠六本
●腋十本
王献之字帖一个
明王宠千字文帖一个
董其昌字帖一个
颜鲁公争坐位帖一个
宋克字帖一个
赵孟俯十札真迹帖一个
枝山居士草帖一个
怀素草书千字文帖一个
无字册页二个
大皮箱一个内
元青杭绉棉褂一件

米色宁绸棉袍一件
红青宁绸棉褂一件
古铜色缎棉袍一件
小呢夹马褂一件
哗叽夹外套一件
酱色哗叽夹袍一件
小茧夹袍一件
酱色单纱袍一件
葛夏布裤褂三件
青棉缎马褂一件
青棉纱马褂一件
库灰单纱袍一件
青亮纱褂二件
葛布袍一件
两截夏布衫一件
棉夹布袜二双
夏布套裤一双
靴子一双
鞋子五双
楠木匣一个内
眼镜一个
荷包扇套共七件
铜帽顶二个
带子一根 水晶带头
旧扇十三把
帽盒一个内
纬帽一顶
秋帽一顶
凉帽一顶
都盛盘一个
砚四方
水盛一个
笔架一个
笔筒一个

印色盒一个
笔二匣
图书二匣
铜帽架一个
锡痰盂一个
小锡茶瓶二个
毡被一条
蓝夏布帐一项
当票二张

李侍尧德保奏遵旨查办澹归墨迹诗集丹霞碑记并陈建等著述折 缴回朱批档
军机处档

大学士仍管两广总督臣李侍尧广东巡抚臣德保 跪奏为钦奉谕旨委员查办恭摺覆奏事窃臣等于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接准军机处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八日奉上谕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云云 见本案二页

钦此又准字寄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九日奉上谕昨因高秉家内查出皇明实纪一书云云 见本案二页 钦此遵旨寄信并抄发澹归诗集及各种墨刻单一纸到臣等伏查僧澹归即金堡所著遍行堂正续集与东莞县人陈建所辑明通纪明从信录二种均属语多悖逆不容任其流传先经臣德保于暂兼督篆任内查出奏明进呈并将遍行堂板片委员解赴军机处查销在案兹钦奉谕旨金堡诗集之外尚有碑记墨迹等类留存寺中亟应毁除净尽臣等遵即密委广州府知府李天培驰赴韶州府会同南韶道李璜前往丹霞悉心查办凡金堡所有墨刻墨迹逐一查出现存碑石摹拓进呈一面椎碎抛弃不使片纸只字复有留存并将其支派僧众悉行逐出令地方官选择诚实戒僧住持其陈建所著明通纪一书虽原查并无板片恐尚为伊子孙匿留臣等亦派委理事同知全保高要县知县高映前赴东莞亲至其家嘱令恭宣恩旨宽免究及子孙淳切开导着落速行呈缴一面分委委员在于省城书肆详加查阅并晓谕民间寺院如有收藏金堡陈建所著前书墨刻与喜逢春曲本早为献出概免治罪兹据委员全保等禀覆据陈建裔孙陈与屏等呈出明通纪四部内原刻一部翻刻三部并无板片另陈建所著学薮通辩十九部每部二本治安要议三十部每部一本皆有板片中多残缺讯据陈与屏等供称明通纪一书刊刻年久实未曾见过原板广东地气潮湿或因霉烂无存断不敢有心藏匿自取重罪出具甘结连书呈送前来臣等查阅明通纪四部内陈建原著与邱浚鉴定及金陵摘星楼书铺翻刻三部均自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起至明正德十六年止惟马晋允所刻一部增入嘉靖以至天启书板既已不同原本字句亦有增删是此书流传日久翻刻颇多今陈建子孙供无原板似属可信而翻刻之板自必存于各处均须查出销毁查马晋允系浙江余姚县人臣等现在飞咨江浙两省督抚臣在于马晋允家暨摘

星楼书铺详细查追一面檄飭雷琼道查起邱浚鉴定书板一并销毁现据省中书贾寺僧呈出丹霞志一部遍行堂随见录一本与金堡墨刻各种检阅丹霞志内诗文语录诸多悖逆且有徐乾学为伊撰制塔铭知金堡尚有岭海焚余集梧州诗二种并查出下院两处一名会龙庵在韶州府东门外一名龙护院在南雄府城内恐有金堡碑记字迹及其支派僧众现亦一体查办又墨刻内有尚耿二逆重修省城光孝寺碑记系金堡撰文此碑固应销毁而逆迹亦不便留贻凡伊等所竖之碑业已一并椎碎窃思金堡既已托迹缙流苟延残喘复与官员结纳妄逞笔墨肆其狂吠实为覆载难容查丹霞志载海螺岩有金堡埋骨之塔刊刻铭志亦应刨毁现又飞飭委员查办不使存留至金堡当日蹈袭虚声恐无识之徒或有将伊诗文采入志乘臣等已札司调集磨勘如有记载之处提板铲削以清秽迹除俟委员李天培等查办回省另摺具奏外所有奉到谕旨遵办缘由理合先行覆奏并将查出书籍墨刻封固另开清单恭呈御览再学部通辩治安要议二种均为陈建所著是以各检一部附封进呈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朱批知道了

查出书籍墨刻清单 军机处档

大学士仍管两广总督臣李侍尧广东巡抚臣德保 跪奏谨将查出陈建等书籍墨刻等项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原板明通纪七本 陈建著计十二卷末卷缺

翻刻明通纪九本 陈建著金陵摘星楼翻刻计十卷全

增补评断明通纪六本 陈建著邱浚鉴定计十五卷首卷至五卷缺

续刻明通纪辑要五本 首卷至十三卷陈建著十四卷至二十四卷马晋允续编

治安要议一本 陈建著

学部通辩二本 陈建著

丹霞志四本

遍行堂随见录一本 金堡著

放生社碑记一张 金堡撰

重建光孝寺碑记一张 金堡撰

墨迹条幅四张 金堡字

墨迹小横幅一张 金堡字

海成奏遵谕查办遍行堂集皇明实纪喜逢春传奇摺 缴回朱批档

江西巡抚臣海成谨奏为奏闻事窃照闰十月二十八日准大学士仍管两江总督臣高晋咨开钦奉上谕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云云 见本案二页 钦此钦遵转行到臣臣查前准广东督臣李侍尧咨禁遍行堂集皇明通纪等书江西于上次进缴毁书内缴过遍行堂集一部续集二部此次又缴遍行堂集一十三部续集二部其续集亦系澹

归所著至陈建所著皇明实纪一书亦系从前广东督臣奏毁之皇明通纪名虽各异而书实相同江西上次进缴皇明实纪三部皇明通纪三十三部此次又缴皇明实纪五部皇明通纪七十八部查此等名异书同之籍江西搜获不一而足揆其所由盖为坊肆翻板重刊之时变易名目以冀易售之意前因其名异书同未便复为标签进呈重烦睿览是以俱于毁书单内注明一律解缴今此番购获毁书其书同名异者更多臣思此等书籍文虽相同然名既各别正恐易于忽略臣现将一切书同名异各籍俱前后查明开单补行各省一体查办似更周详至清笑生所撰喜逢春传奇未据查获但此等书内既有应毁之籍是曲本小说一项亦不可忽正恐应毁者不止于此臣现在飭属一体搜买呈缴况江西为江南广东紧邻交界易于流传更不容不加详慎而此等不法书籍狂吠多端实足为人心风俗之害此番搜辑断难容其再有然自上次购缴以后辄又有三千余部之多愈难信其必无现在仍飭州县督令教官照旧查办臣严加督飭不敢稍懈其已经奏毁各书及名异书同者已刊刻书目分发各属以及分防县丞巡检等官俱令一体协同妥为购觅送县汇缴亦不敢定以限期惟令其陆续呈缴涓涓不绝自可穷竭其源所有名异书同各籍谨另缮清单恭呈御览理合将臣接奉谕旨及现在查办缘由恭摺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朱批知道了

萨载奏喜逢春传奇板片销毁摺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臣萨载谨奏为奏闻事窃臣前奉谕旨以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喜逢春传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系江宁清笑生所撰飭令臣与督臣于江宁苏州两处查明所有刷印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钦此钦遵督飭各属实力查办嗣据苏州布政司理问钱锐上元县知县曾曰琇各购得一本呈送臣以此种传奇语多悖妄清笑生是何姓名有无子孙存留板片必须迅速追起以绝根株且既经刊布其流传刻本必多复经严飭确查旋据上元县禀遵于境内通加查访清笑生原属隐名历年久远不知的系何名亦不知有无子孙询据老年书贾云喜逢春传奇系同春灯谜等十种合刻其板现在杭州尊贤堂书坊等语臣当即咨明浙江抚臣并委员前往杭州会同仁和钱塘二县密赴尊贤堂书坊查起去后今准咨覆喜逢春传奇板片已经仁钱二县查起解局现由浙省奏缴销毁等因到臣除将查出刷印纸本汇入现缴违碍书籍一俟卷帙稍充另行开单进呈外所有查办喜逢春传奇板片缘由臣谨会同大学士督臣高晋恭摺奏闻至此种传奇有无另有翻板及流传刻本同此外一切应毁书籍臣仍督属上紧查缴不敢疏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半截奏摺 军机处档

据李侍尧等奏查毁金堡字迹有宝林寺内独和尚语录系金堡重编又八十八祖传赞首册有金堡序文据该寺僧禀称当日与藏经一同领回是否内府所颁请查明应缴应销等语兹查据清字经馆送到语录传赞二种皆有金堡之僧名今释字样应行知李侍尧等即将今释叙文及今释重编之处一并销毁其语录传赞原系旧传经典仍可存留

该寺毋庸缴进至收藏此等经卷不止广东一省应行各督抚饬属查明一体仿照办理再清字经馆亦即令将今释字迹销毁并知会武英殿查销字板理合奏闻谨奏 此件仅存半篇亦无年月

严谱私拟奏摺请立正宫案

舒赫德奏严谱投递禀启恳求代奏情形摺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舒赫德谨奏为奏闻请旨事本月十七日臣自内阁回家后有人持白纸包封到臣门首口称吏部送来公事经臣家人递进接阅见封面写送舒大人宅子样及拆开检看系禀启一纸写就奏摺一件禀开都察院役满吏员严谱受职荣身之恩未尝有报略进片言请镇吓贪官勿得扰民并称摺奏一个烦为封好进呈在寓静候绝不逃避等语阅其奏摺所言皆泛论并无实据而语涉含糊讥讽臣思其人以役满吏员敢作章牒径赴臣家投递恳求代奏非寻常控案可比不敢不严密查办当将严谱唤进面前讯系山西高平县人年四十五岁前充都察院书吏役满候选从九品现寓崇文门外万春杂货号内代人写账营生当据呈缴执照查验姓名年貌相符随讯以摺内所称贪官作福谋利害民等词自必确有所据令其直供据称摺内所称俱系得自风闻恐积渐难返惟求吓禁将来的意思即有一二指实之处岂肯以鸡卵碰石再三研讯坚不吐露并称即使将来加以刑夹亦断不说出等语臣详阅摺内字迹潦草兼多别字恐其中尚有商谋主使之人或另藏别项不法字迹即遴派慎密谳练司员一面将严谱密为安顿看守一面赴其寓所逐一检查除并无关系之书本字迹数件外又抄出奏底二件誊清摺子一个呈启四阿哥一纸自著瓦石集一本详加阅看所有瓦石集系属行善常谈其奏底奏摺及禀启一纸狂诞不法殊堪骇异随提该犯讯以各摺内所言从何来历且何以此次不行陈奏据供所有各件俱三十七年进京后随时听闻草就因恐触犯欲递中止实记不得闻自何人草野愚民总求原鉴等语反覆推究坚供不移密传该犯寓居之铺户山东人韩昌林讯问据称严谱系伊熟识之山西人张二荐引到铺写账有二年了每月劳金京钱两千平日只有几个乡亲买卖人来往严谱亦并无亲属在京至严谱昨日出铺告以往送家信别的事实不知道只求讯问严谱就明白了质讯严谱据供所有写就摺子摺底等件俱出伊一人一手并不肯令别人知觉令其默写笔迹亦属符合臣察该犯严谱语言井井并非疯颠有疾之人细绎各摺词意种种狂诞谬妄该犯以役满书吏乃敢妄言国事实属奸民之尤甚者查该犯即或因就选无期希图侥幸进身亦何至如此妄为或另有别情抑或意中有欲倾陷之人其应作何办理之处臣再四思维未敢遽定或派妥员将该犯解赴热河讯办或交刑部严审定拟恭候皇上训示遵行除将严谱投递奏摺禀启及抄出奏底瓦石集等并呈缴执照共八件一并密封进呈御览外理合缮摺具奏为此谨奏请旨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严谱烦代奏禀底 军机处档

都察院役满吏员严谱敬请大人万福金安窃吏素闻大人贤名作事与时俗不同诚可

谓国家社稷臣也今吏见天下之英才济济自愧庸愚少学业已无志功名愿将执照定意缴还以归故里但念二十年来受职荣身之恩未尝有报心实不宁兹略进片言以酬圣德意不过请旨镇吓贪官勿得扰民共乐太平毫无关碍伏望大人代为陈奏倘事得准不但有益国家而大人爱民之美名亦流传不朽矣计摺奏一个执照一张览毕烦为封好进呈倘阻而不为代奏是重目前之小究而误国家之大事也请大人酌行吏在寓静候旨意发落绝不逃避为此特禀

字寄舒赫德等将严谱审明具奏正法 军机处档

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舒协办大学士尚书公阿刑部尚书英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据舒赫德奏山西候选吏目严谱至其家投递包封一件内有禀启一纸写就奏摺一件当将严谱唤进讯其摺内所称贪官作福谋利害民等词何所指据惟称俱得自风闻即有一二指实之处岂肯以鸡卵碰石研讯再三坚不吐露随差人赴其寓所搜查有无别项不法字迹复查出奏底二件誊清摺字一个呈启四阿哥一纸自著瓦石集一本阅其奏底奏摺狂诞不法殊堪骇异将各件密封进呈等因一摺朕将各件细加披阅其请议立正宫一事称纳皇后贤美节烈多蒙宠爱见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触轻生等语种种荒唐悖诞敢于污蔑朕躬实堪发指严谱乃微贱莠民何由知宫闈之事且何由知有纳拉氏之姓其中必有向其传说之人不可不彻底严究此事不必解赴行在恐致无职之徒妄生猜疑议论着即交舒赫德阿桂英廉等在京严密审讯务得实情至搜出纸片内有递四阿哥启帖一纸尤为可异四阿哥现在诸皇子中虽属居长若以办事而论六阿哥所管事务较多何以转欲向四阿哥投启殊不可解再前此在外假冒护卫者亦指称四阿哥或外间四阿哥名头独著恐其曾向四阿哥处投递阿哥不以为意暗为消弭则大不可舒赫德阿桂若因身系总谏达而英廉又系管阿哥家务者恐讯出投递消弭缘由阿哥受过伊等亦不能辞咎有心庇护欲为掩饰则是舒赫德自取重戾试问舒赫德等伊之总谏达非朕所放乎且伊系朕之大学士岂有转畏阿哥而不畏朕之理朕之办事舒赫德所素深知伊若稍有回护岂能逃朕洞鉴乎舒赫德等三人当各秉天良将此事实心查办毋得稍存颛顼瞻徇之见并着英廉密派明干番役严切访查如有实在情形即行密奏再今年正月间有山西人在舒赫德处投递阻止巡幸山东之事此次递字者又系山西人恐京官中或有山西造言生事之人从中指使诱惑亦未可知着舒赫德等严密访查毋致漏网至其另摺所称贪官污吏言之凿凿断非无所指实乃该犯故作狡狴不肯明言亦当严加刑讯令其据实供吐无任遁饰总之严谱一犯胆敢书写无稽之语诋毁朕躬情罪实为重大审明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奏明正法此旨著由五百里密谕舒赫德等知之原摺片等件一并封发仍著审明迅速密奏钦此

字寄舒赫德等将严谱严加刑讯至呈递四阿哥启帖毋庸追究 军机处档

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舒协办大学士尚书公阿刑部尚书英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

四日奉上谕舒赫德等奏审讯严谱一案据供于乾隆三十七年进京在客店内遇一出京之人问及京中是否有新闻他向说有一御史将礼部参奏即行发遣我才知道此事及诘以所遇是何姓名该犯支离狡饰不肯吐实等语其狡诡甚为可恶严谱所遇之人既向其传说新闻断非邂逅不知姓名者遽肯倾心吐胆若此必须严加刑讯务令将传说之人据实供吐毋得任其稍有支饰至呈递四阿哥启帖一节既讯系三十八年写就尚未投递似非虚妄四阿哥平素尚属小心若果有人向其投递此等字帖即不自行具奏亦必告知舒赫德代奏谅不敢于隐瞒即可毋庸复行追究至严谱寓内搜出摺稿另二若已问则可未问不必追即此一事其罪已不可数何必引蔓生节俟讯明定罪后仍将发去各件一并封缴钦此

字寄舒赫德等审讯严谱不必过用重刑以致刑毙 军机处档

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舒协办大学士尚书公阿刑部尚书英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昨据舒赫德奏审讯严谱一案所供仍毫无指实因思严谱敢于捏造谤言妄谈宫闱离间父子非寸磔不足蔽辜若不令众讯明确典刑肆市恐外间无识之徒转因办理慎密妄生猜疑议论业经明降谕旨令三法司九卿会同审明定拟具奏矣著传谕舒赫德阿桂英廉此时且不必过用重刑以致刑毙俾得幸逃显戮且俟九卿法司公讯拟罪将其明正刑章以示与众共弃之义其别摺底二件事皆已往不必一体发讯惟将原底另行密封进呈可耳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舒赫德等查拿严谱亲属咨 军机处档

大学士舒赫德协办大学士阿桂刑部尚书英廉为飞咨事照得山西高平县米山镇已满都察院书吏现寓京师之严谱所有伊家中父母妻子及期亲伯叔同胞兄弟侄等并严谱同村居住之梁二即梁安一并查拿派员飞即解送在京提督衙门并另派委员前往严谱家内密查有无悖逆不法字迹一面覆奏一面飞咨提督衙门查办可也须至飞咨者七月二十四日交兵部五百里发

舒赫德等奏连日严审严谱情形摺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舒赫德协办大学士臣阿桂刑部尚书臣英廉谨奏为奏闻事所有臣等审理山西吏员严谱写递奏摺狂悖不法一案业将奉到谕旨会集提督衙门严密审讯情由于二十三日附报奏覆在案臣等查该犯前后摺内紧要应讯各条情词可恶务须穷究来由彻底查办而其坚不吐实情状似有成竹在胸若骤加以刑夹恐不足以破其狡狴伎俩因濡缓折磨使之备尝痛楚按款详审如议立正宫一条臣等讯以皇上整纲饬纪德备无亏岂尔等小民所能窥见万一何敢以毫无影响之言妄谈宫闱摺内挺触轻生等语系何来历据供我自二十五年役满回籍后三十一二年间在本籍即闻皇上南巡路上有皇后得了不是先行回京之事及三十三年我到京师听见皇后已故并未颁诏又有御史将礼部参奏当即发遣我心里就想慕这个御史为人梗直是有的那时我因患病回家到三十六七年间我的妻室及两个儿子相继病亡境遇不堪想著人生在世

该做些有名声的事是年进京独寓旅店于三十八年正月里一时糊涂写成这补行颁诏议立正宫的摺子又想这事是皇上的家事自然是阿哥们方始说得话听得四阿哥年纪居长又写成四阿哥启帖一纸写完了原要封好往投不料摺子被风吹在砚台上将年月后半幅都被墨污了心里动念不是吉兆是以就中止不曾投递等语又以摺内所称贪官污吏巧取骚扰天下四民不能安业等情必有指实之处再三根究据供我本县高平张县官今年因派协济牲口每一头要百姓交银二三两不等百姓们不依县官记恨嘱咐后任署印官将绅衿传去责打了三四个又三月内潞安府也为派牲口百姓不服甚至官府出来时有掷砖的事所以我摺内有平民无故受责及谋利害民等语又三月内崇文门四条胡同三升线铺伙计邢九告诉我说山东地方铺户多要派银若不依就要将铺户封起所以摺内有倾家败产的话又三十五年本县高平县县官虔礼宝派富户捐银办铜有不愿办者押在衙门三两日不给饮食有任钦之父年老受寒到家病死所以有受惊成疾的话又我二十五年役满回家有县差郝天佐告诉我说县官上省办差各色科派百姓赴省控告与本官路遇用短轿杠夹死一人所以有官刑处死的话等语臣等以该犯摺内极言官吏贪婪之弊今据所供多系本籍之事且俱得自传闻并不能切实指数其四阿哥启帖虽据称因阿哥内四阿哥居长是以欲行稟启实在写就未投其言亦不足信至议立正宫一节语言尤为妄诞并知纳拉氏之姓其中显有辗转诱惑之人该犯支吾掩饰实堪忿恨随令拧耳长跪打板拶指由渐敲击该犯坚供如前复又加以严夹据供纳拉氏之姓我二十年前在都察当书办时就晓得的是否从报上看见实在记不清了其余挺触轻生等语句我都是以意编写见得皇后有此美德必该补行颁诏了即如轻生二字我只当是身故二字用的并不晓得实在是怎么样如今这样严审我细想起来只有御史发遣一事记得从前与同乡线铺内梁二闲谈我说起不曾颁诏的事他说有个御史多了话已经发遣了此外并没有人告诉过我别的话至于四阿哥启帖原为要求代递摺子所以用笺纸写就后因摺子墨污连摺子启帖一并存留不曾投递现有裁去后半幅的原摺及写就启帖可验若我曾经往递如今自知罪已万死又受这样刑法还肯隐瞒不实供么再外官贪利害民的话原来吓禁将来这晓得几件事本来不敢说出恐致连累今因受刑不过尽情供出实在没有得说了总是我糊涂自取罪该万死求饶刑等语臣等伏查该犯以荒唐诞谬之词写成奏牍甚至妄谈宫闱肆其诋毁似此丧心病狂凡有血气靡不切齿痛心臣等严鞫之下急欲探揭肺肝俾魑魅情形立时呈露乃该犯性成狼戾心复狡猾多方研究坚执不吐实情及备受诸刑如议立正宫一节仅供御史发遣曾与梁二言及至肯要情节仍复茹刑不吐其余曾否投递启帖及贪官谋利等条亦恐不实不尽现今传到荐引该犯到铺之张二及同乡素识之李梁旺马耀武等六名并该犯供出向告山东科派一事之邢九到案隔别究讯以核其有无指使诱感情事业密访该犯有无来往同乡京宦仍一面将该犯设法推鞫不使稍有遁饰一俟得实即行定拟具奏外至该犯情罪重大已极虽据供原籍已无父

母妻子难已凭信且尚有弟侄在籍亦属应行坐罪之人其梁二一犯既据该犯供出曾与谈及御史充发之事即属不安本分臣等现在飞行山西巡抚巴延三查拿梁二及该犯家属迅速解京并密查该犯家中有无别项悖逆不法字迹一并奏覆另行办理所有臣等二十三、四两日内严审情形理合恭摺奏闻仰祈圣览谨奏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不必蔓延已有旨了钦此

严譜口供 军机处档

诘问你议立正宫一节内贤美节烈挺触轻生等语并不是可以编造得来的况据你供要说得好些才可补行颁诏那挺触轻生并非好话你如何这样编写可见得必定有人告诉你的若再不实供又要动刑了严譜供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来年我那里记得是谁说的呢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我随即因病回家三十六、七年间我妻室子女都死了气运颠倒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那年进京后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摺子准行颁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从前御史做的摺子一定说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将传闻立妃剪发之事总不提及说成皇后贤美节烈希冀动听颁诏这实在是我想了多少日子才定了主意这样编写的我三十七年进京时在路上还做过两幅对子一副是忠孝节义果能行虽然贫贱理宜起敬奸淫邪盗若有犯即使富贵法难宽容又一副是臣道维艰利禄条条焉能事事行公正乾纲不易将相济济那能个个别贤愚总是我糊涂好名的想头至所说贤美二字就是诗经上后妃美而有德之意宠幸二字就作和好讲轻生二字即是身故挺触轻生就是说皇后节烈之处并没有别的意思是实又供我要投递摺子缘故一则可以得名声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严譜案内各犯口供 军机处档

韩昌林供我年三十九岁系山东济南府淄川县人乾隆二十六年上来京在崇文门外花儿市开杂货生理有卖包头的山西人张二常给我铺子里送包头因此熟识三十九年十月间我曾向张二说我铺子里少个写账的人张二说他有个乡亲严譜会写字我就烦张二向严譜讲定每月工价大钱一千文替我写账那严譜不写账的时候也常自己写字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家信我并不认得字实不知他是写家信不是至他平日有来往的人都是他同乡做卖买的从没看见有顶带的人来过是实李梁旺供我年二十三岁是山西泽州府沁水县人进京有八年了在崇文门外韩昌林杂货铺内做生意与严譜从不认识三十九年十月间韩昌林雇严譜来写账在一铺住着并没有见他写别的字他素常来往的人只有四条胡同永泰号洪泰号内姓张姓杨姓李的从没有见过什么体面的人是实马耀武供我年二十四岁是山西泽州府高平县人在小野川住

离严谱住的米山镇有四十多里向来并不认识我于三十九年五月内到韩昌林铺内学做买卖并与他们做饭那严谱是十月内雇到铺子里写账我日间在外送货晚上只见严谱写账并没有见他写别的他时常来往的只见过张二杨二并没看见还有什么人是实袁文义供我系山西高平县人年十八岁上年正月里进京五月里到韩昌林铺内学徒弟我在家里时并不认得严谱到铺里才见他的铺子里账目都是严谱写的并没有见他写别的东西是实张二供我年三十五岁是山西泽州府高平县冯庄人与严谱所住米山镇相去有十五里我在京里崇文门外四条胡同卖包头生理那时严谱在铁铺里写账我才认得的至三十九年八九月间在路上遇见严谱说他如今闲住托我找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后来韩昌林到我铺子来卖货说起他铺里少个写账的人我就将严谱荐给他讲定每月工价大钱一千文我只知道严谱是个做买卖的人平常还与什么人交往我实不知道杨二供我系山西泽州府高平县南旺庄人与严谱所住米山镇有二十来里一向不相认识我在崇文门外四条胡同与李三同铺卖包头生理常到韩昌林家卖货才与严谱认识的他平常与甚人交往我全不知道李三供我是山西高平县人在卞家沟住年三十二岁在崇文门四条胡同同杨二合伙卖包头生理余与杨二供同

交九卿三法司将严谱审定拟谕 军机处档

前据舒赫德奏山西候选吏员严谱至其家投递包封一件内有禀启奏摺其摺内称贪官作福谋利害民及讯以何所指据又称得自风闻毫无指实随差人赴其寓所搜查查出眷清摺子一个呈启四阿哥一纸将各件密封进呈朕详加披阅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种种悖诞不法敢于肆行污蔑实属可恶严谱乃微贱莠民何由知宫闱之事妄生议论必有向其传说之人且欲向四阿哥投递其居心尤不可问因交舒赫德阿桂英廉严密审讯作据舒赫德等覆奏研讯严谱其于贪官仍无指实而于议立正宫一事则以为在途遇人传说及诘讯其人姓名坚不吐实尤为狡诡因思严谱敢于逞造逆词俯张为幻不可不令廷臣公同确讯明正其罪如所称贪官谋利害民之事若内外臣工果有其人彼将姓名指出自必彻底穷究朕临御四十一年办理庶务一秉至公内外臣工如有贪黷败检之事有犯必惩并未稍有宽贷乃天下臣民所共闻共见者若毫无指实岂能凭空穷治况内而大学士尚书外而督抚大员皆为朕办事之人朕待下惟开诚布公从不预存逆亿岂有因该犯无稽之一言概疑诸大臣之簠簋不饬设或该犯捏称内外大臣有谋逆之事亦岂能不察虚实概绳以法转以妄言之人为尽忠独加擢用有是理乎至其请立正宫妄言宫闱之事且欲启告四阿哥并思离间父子实为乱民之尤罪大恶极必当审讯明确典刑肆市以示与众弃之之义著交九卿三法司会同严审定拟具奏钦此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舒赫德等连奉上谕廷寄会审启 军机处档

大学士舒赫德协办大学士阿桂 谨启本日卯刻连奉六百里递到明发上谕二道令将山西吏员严谱呈递奏摺及在伊寓所搜出写就未递之奏稿并四阿哥呈启一案交九卿法司会鞫并谕不必蔓延等因外又接奉寄信臣等谕旨呈递四阿哥启帖一节既讯系三十八年写就尚未投递似非虚妄四阿哥平素尚属小心若果有人向其投递此等字帖即不自行具奏亦必告知舒代奏谅不敢隐瞒即可毋庸复行追究钦此皇上圣明洞照深仁慈爱臣等现在刑部衙门会齐审讯缘系已颁明发谕旨专此肃函启闻 谨启

舒赫德等奏奉谕审讯严谱摺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舒赫德协办大学士臣阿桂刑部尚书臣英廉谨奏本月二十二日巳刻接奉上谕将山西候选吏员严谱投递禀启奏摺并伊寓所查出奏底呈启等件内各情节交臣等严密审讯务得实情等因钦此臣等查提督衙门较为严密随同商议即时亲赴该衙门并派谨慎司员随往将该犯严谱密提到案逐条严加讯问据该犯供称议立正宫一事我于乾隆三十七年从本籍高平县进京在各店内遇一出京之人问及京中新闻他说纳皇后因挺触轻生不曾颁诏有一御史将礼部参奏即行发遣我才知道此事等语臣等即诘以所遇系何处人是何姓名该犯坚称途遇之人其姓名住址实未问及臣等伏思此系三十年间之事至三十七年相隔已久何得谓之新闻尚于道路传说且此等荒唐悖诞之语关涉宫闈亦断非寻常邂逅素不相识者所肯妄为告语其中显有造言生事之人该犯支离狡饰不肯吐实又呈递四阿哥启帖一节据供我但知道阿哥中系四阿哥居长所以要往四阿哥处投启此帖是三十八年正月内写的因摺子后忽被墨污想来不是好兆所以彼时即裁去末幅并未投递等语其供亦未可遽信至所称贪官谋利害民各条臣等悉令其一指出实据该犯只称闻得伊本籍地方官有派买铜斤及科派骡马等事所供尚俱含糊初次讯审尚未能细加研鞫臣等于今日仍往提督衙门严加刑讯仍一面密派明干番役严查有无从中指使诱惑之人臣等均系满洲世仆受恩最重遇此等莠民狂吠实不胜切齿愤恨何敢稍昧天良存草率完事之见所有接奉谕旨现在审讯之处理合先行奏覆伏祈睿鉴谨奏

即将严谱律拟完结论 军机处档

严谱悖诞不法一案已明谕九卿三法司会讯核拟矣兹复据舒赫德等审讯严谱所供贪官仅指出一二县令亦称得自风闻等语知县如果有贪黷劣迹上司自必访查参劾不敢稍为姑容且该犯所言大臣谋利害民自系内而大学士尚书侍郎外而总督巡抚实有其人其语方为不妄岂州县下僚足以当之恐该犯尚有狡诡不吐之处自应切实严讯至所供御史参奏礼部随即发遣之说云得自同乡梁二愚民妄为传说亦事所常有竟可毋庸拘究即该犯同乡京官或有与之交往之人亦止须留心访查若以此事向该犯刑讯或将伊平时仇怨之人信口诬扳倾陷转致拖累无辜亦可无事穷诘以免蔓延至该犯罪大恶极自作之孽与其亲属无涉且该犯父母妻子俱亡其弟侄等并可毋

庸查拿缘坐止须将该犯即速讯明照律拟罪完结不必延缓株连将此谕令九卿法司等知之钦此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舒赫德等无庸查办严谱家属咨 军机处档

大学士舒赫德协办大学士阿桂刑部尚书英廉为飞咨事前于二十四日咨行贵抚将高平县已满都察院书吏严谱之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侄等及伊同村居住之梁二即梁安一并查拿解京并派员搜伊家中有无不法字迹等因去后兹接奉谕旨梁二及严谱之家属俱无庸查拿钦此合行飞咨贵抚遵旨无庸查办如已派员前往即行撤回可也须至飞咨者二十五日

舒赫德等奏遵旨咨行山西毋庸查拿严谱家属摺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舒赫德协办大学士臣阿桂刑部尚书臣英廉谨奏臣等审奏山西吏员严谱狂悖不法一案本月二十六日本报到京接奉廷寄一道随于卯刻复连奉廷寄并明发谕旨共三道又朱批原摺一件臣等跪读之下以严谱罪恶已极应令廷臣会鞫与众共弃又恐该犯诬扳仇怨之人致滋拖累不必延缓株连仰见我皇上办理重狱光大宽明之至意臣等即于本日传集九卿法司齐赴刑部衙门公同审讯定拟具奏至该犯严谱虽经受刑尚不至于疲惫其搜出另摺底内情节臣等未经追讯谨将摺底二件先行密封进呈其咨查该犯家属及所供之梁二亦即飞咨巴延三毋庸查拿所有臣等钦奉谕旨缘由理合缮摺随报覆奏谨奏

舒赫德等奏将严谱严审定拟摺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舒赫德协办大学士臣阿桂刑部尚书臣英廉谨奏臣等审办山西吏员严谱悖诞不法一案已遵旨会同九卿法司严审照大逆例定拟缮摺具奏所有该犯字迹四件理合遵旨密封呈缴谨奏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字寄巴延三已将严谱斩决即派黄检赴该犯原籍搜查 军机处档

大学士于字寄山西巡抚巴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前据舒赫德奏山西候选吏目严谱至其家投递包封一件内有禀启奏摺称贪官作福谋利害民随差人赴其寓所搜查出誊清摺子一个呈启四阿哥一纸其中语句种种狂悖不法敢于肆行污蔑实属乱民之尤已交九卿法司严审究拟兹据九卿等公同审讯将该犯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具奏业经降旨改为斩决以彰国法至该犯罪大恶极自作之孽与其亲属无涉且据供父母妻子俱亡其弟侄等自可毋庸缘坐亦经明降谕旨并据舒赫德等奏明已行文该抚停止查拿矣但该犯敢于造作狂悖语言肆行诬蔑其平日恐尚有不法字迹藏留家内亦未可定著传谕巴延三即派黄检速赴该犯泽州府高平县原籍住处将该犯家内严密搜查如有不法字迹书籍即行封固进呈至该犯族属疏远者原可毋庸查办其亲弟兄子侄并著黄检细加察看若系务农愚蠢之人即遵前旨省释倘有形迹诡密居心狡诈及平日不安本分之人收藏该犯狂悖字迹者即著黄检拿至省城交按察司严行监禁迅速奏闻请旨将此由五百里传谕巴延三并传谕黄检知之两次所降谕

旨并著抄寄阅看钦此

黄检奏搜查严谱及其亲属家宅并省释严卓等摺 军机处档

山西布政使奴才黄检跪奏为遵旨搜查严谱及其亲属家内有无不法字迹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窃本年七月三十日戎刻抚臣巴延三面交廷寄钦奉上谕派奴才速赴泽州府高平县严谱原籍住处云云钦此钦遵查高平县距省六百二十里奴才即刻起身星夜遄行于八月初二日酉刻驰抵高平县密查保甲册内严谱住址在该县城东米山镇距城二十里梁二亦在该镇居住飞即带同署太原府知府周克开泽州府知府范树礼署高平县知县三藏宝亲赴搜查该犯并无父母妻子亦无住房产业从前系借住伊胞弟严卓房屋现在止有伊胞弟严卓弟媳李氏侄严履安侄媳五氏侄孙严会全即逐一分别看守将伊家内详细搜查并无存留不法字迹书籍惟存有严谱木柜一个讯系严谱赴京时自行封固随验明封皮并未启动铁锁已锈蚀打开点看内有该犯吏满执照一纸都察院供事木牌一个律例洗冤录等书数部此外尽系旧破妇女衣物严卓严履安等亦无收藏狂悖字迹当将严卓等隔别研究据供严卓平素贩卖布匹严履安系生员训蒙为业从前严谱赴京投充都察院山东道衙门书吏役满后曾回籍暂住因该犯情性乖张常与弟侄吵闹于三十七年仍即出门赴京数年来各不相顾实不知伊在京所作何事家内实在并无余剩别项字书奴才察看严卓系椎鲁乡民严履安守分课读严会全尚属幼稚俱无诡秘狡诈情状复传齐乡保邻佑人等逐细究讯金供严卓等在家贸易教读为生自严谱出门后不相往来从无不妥本分之事情愿出具甘结等语矢口如一似无遁情再查梁二一犯原奉谕旨以愚民妄为传说事所常有原可毋庸拘究奴才因梁二现在同村居住今已抵该处应就近一并查讯据梁二坚供三十九年曾在京买线生理与严谱同里认识该犯嘱伊借银捐官未经允给从此怨恨不与来往实未向其告知御史参奏礼部随即发遣之语伊系在京书吏岂有自己不知反待乡愚传述等语是该犯将仇怨之人信口诬扳希图陷害诚如圣明之所洞鉴奴才即将严卓等各犯遵旨省释所有奴才搜查严谱家内及伊家属并无不法字迹缘由理合据实恭摺奏闻并搜出严谱存留伊弟家中衣物书籍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朱批览

王尔扬撰李范墓志称皇考案

巴延三奏查获李抡元所刻墓志碑文悖逆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奏闻事本月初四日接据武乡县知县江廷泰教谕王廷诏禀称访得县属生员李抡元之爷李范物故所刻墓志内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悖逆系辽州举人原任灵石县训导王尔扬所作该县举人赵扩所书现将李抡元密拿监禁一面关提王尔扬到案质其赵扩现在赴部会试等因到臣臣阅之不胜惊骇愤恨当即与司道等公同看视李抡元等胆敢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刻于墓志铭内实属悖逆不法难保其家不另有收藏不法字迹臣查李抡元赵扩二犯均籍隶武乡县即面谕臬

司李承邺立刻起程驰赴李抡元赵扩等家逐细搜查有无悖逆字迹并令冀宁道胡绍南星赴辽州王尔扬家严行搜查即将该犯等委员小心押解来省臣率同司道严审定拟另行具奏外至赵扩身为举人非乡愚不解文义者可比乃见有悖逆字样公然代为书写自应究治罪但该犯现因会试进京是否尚在京中难以悬定臣即飞咨顺天府查明武乡县会试举人赵扩如尚在京城即行拿解晋省以凭质犹恐该犯业已出京一面飞咨直隶总督一体查拿并行经由晋省之地方官加意严缉仍飭武乡县江廷泰选差妥干捕役带同认识该犯之保邻迎往直隶一带沿途访拿务期必获以便严审究拟所有委查缘由理合先行具奏并将碑摹粘签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四日朱批此系迂儒用古非叛逆也已有旨了

李承邺奏赴李抡元赵扩两家查办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按察使臣李承邺跪奏为奏闻事本月初四日接据武乡县知县江廷泰教谕王廷诏禀称该县生员李抡元所刻伊父墓志铭内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悖逆系辽州举人王尔扬所作该县举人赵扩所书等语随与抚臣藩司公同阅看该犯胆敢于考字上僭用皇字实属悖逆经抚臣面谕恐该犯等家中另有收藏不法字迹令臣速赴该县李抡元赵扩两家详细搜查臣于即日星驰前往除俟搜查明确有无悖逆字迹另行具奏外所有臣前赴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四日朱批已有旨了

王尔扬所作墓志无庸查办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据巴延三等奏访获举人王尔扬所作李范墓志铭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悖逆现派李承邺等驰赴各犯家内逐细搜查即●该犯等押解来省严审定拟等语此系迂儒用古并非叛逆已于折内批示矣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及欧阳修泂冈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义固应回避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得谓之叛逆至赵扩代为书写厥咎更轻若本科会试中式亦不过于榜上扣除今既未经取中下科仍可令其会试其李抡元更无论矣朕理事务得其平如王锡侯之实系叛逆断不肯稍为宽纵若此事并非叛逆亦不肯漫无区别率予严惩此事竟可无庸查办将此通谕知之钦此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李承邺奏李抡元赵扩两家查无不法字迹并遵旨释放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按察使臣李承邺跪奏为奏闻事窃照武乡县生员李抡元之父李范墓志铭内有错用字样经抚臣于四月初四日飭委臣前往李抡元并书写之赵扩两家搜查有无不法字迹业将起程日期奏明在案臣行抵武乡即亲赴李抡元等家将所有存贮各书籍详细查看并无悖逆不法字迹正在缮折具奏间臣折人回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又奉上谕据巴延三等奏访获举人王尔扬所作李范墓志铭云云 见本案本页 钦此臣谨遵旨即飭将李抡元等释放所有臣查无不法字迹并奉到谕旨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朱批览

巴延三奏饬将李抡元等释放并宣示上谕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钦遵圣谕办理恭折具奏事窃照本月初四日臣因武乡县禀称该县生员李抡元之父李范墓志内有错用字样当即饬委臬司李承邺冀宁道胡绍南分赴各该犯家搜查有无不法字迹经臣具奏今于十二日臣折人回接奉朱批此系迂儒用古非叛逆也已有旨了钦此又奉上谕据巴延三等奏访获举人王尔扬所作李范墓志铭云云 见本案二页 钦此并于是日据臬司李承邺冀宁道胡绍南各禀称亲赴李抡元赵扩及王尔扬家逐细搜查均无悖逆不法字迹各等情到臣臣伏思李抡元等家既经查明并无不法字迹诚如圣谕实系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得谓之叛逆臣即钦遵谕旨饬令臬司转饬将李抡元等俱行释放仍敬谨将现奉上谕明白宣示俾晋省士民咸知我皇上大公至正事期平允务宜激发天良互相惩劝不致拘泥经义援引错误以昭敬谨所有臣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朱批览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读书及幕宾之不晓事又可知矣

袁继咸六柳堂集案

巴延三奏汇缴应禁书籍折 军机处档

山西巡抚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汇缴查收书籍恭折奏闻事窃照应禁书籍前准各省咨查及晋省陆续购收各种经臣节次奏明缴销在案兹于本年六月初十日钦奉谕旨应毁各书著该馆开单行知实力查办其中有浙江宁波周乃祺所撰历志一本册面题曰第二十一卷尚非完书此外存留卷帙恐复不少一体查察随时送京销毁等因钦此钦遵臣现在严饬各属州县并教职等官遵照单开书目实心购访如有流传务令悉数呈缴不敢视为具文至前次缴销以后续经各属查收解省者臣与布政使黄检饬委局员逐细校阅内有山西省自行查获之六柳堂集二本系明人袁继咸所著张自烈编辑语多悖逆其书本及版片俱当搜缴销毁臣查袁继咸原籍宜春系江西省所辖现在飞咨该省及各省一体查办外理合将现获书本粘签封固进呈又各省咨查应缴书六十二种计二百一十六部并残缺不全书二十一部一并委员解送军机处销毁谨恭折具奏并将各书部数名目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传谕实力查缴六柳堂集谕 军机处档实录

据巴延三奏查获六柳堂集二本系明人袁继咸所著张自烈编辑语多悖谬查袁继咸原籍宜春系江西省所辖现在飞咨该省及各省查缴等语袁继咸既籍隶江西则其所刊书籍本省必有留存著传谕郝硕留心访觅务将其书本及板片悉行查出解京销毁至六柳堂集一书既久经刊刻流播山西其余各省自必有流传之本而江南浙江尤书籍所汇聚更宜访查着传谕江浙两省督抚实力查缴毋稍疏漏并令各省督抚一体确查均无以具文塞责将此传谕郝硕及各省督抚知之钦此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七日

德保奏查禁闽省六柳堂集折 军机处档

署福建巡抚臣德保跪奏为遵旨查办奏闻事臣于本年七月三十日接奉上谕查办巴延三奏查获六柳堂集等因伏查六柳堂集一书刊刻既久流播之处必多闽省与江西接壤诚恐亦有流传臣现檄飭各道府督飭各地方官及各委员亲身查办剴切晓谕绅耆士庶俾知私藏即干罪戾务与应毁各书一体实力查缴臣仍严行督查务期搜剔无遗以清邪说断不使虚应故事致有疏漏所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郝硕奏查获未优轩等集及板片折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查获六柳堂书籍板片仰祈圣鉴事窃照七月十五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各省督抚于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七日奉上谕据巴延三奏查获六柳堂集二本云云 见本案一页 钦此臣当即飭行该府县妥为查缴去后因思袁继咸既有著作刊行则该府县志自应有诗文载入复同两司将该府志书详细查看志内载有原任尚书孙嘉淦撰袁继咸未优轩集序文一篇序内又有安问三立祠六柳堂四山楼藏卷之为何如也之句臣查有此序是必另有未优轩一书更不独六柳堂而且有三立祠四山楼各名目均须彻底根查未便稍事含糊并查宜春县志载有袁继咸作经观史观二书未就等语亦应有未全之稿当妥谕署南昌府知府五宝前往会同该府县等确根查去后兹据该府等禀缴六柳堂集七部零一本并板片一副共三十八块又未优轩集抄诗一本孙嘉淦序文一张并据该本支裔孙袁芳旭袁芳哲等供称六柳堂原系伊祖上家塾之名其集传闻系伊祖继咸寄交同县好友张自烈即山收藏继咸身故后子一藻奔丧路死两孙克覲克宠俱幼厥后张自烈代为刊刻刷印流传及克覲年长始将板片交收其克宠曾孙科子年十三岁现在业农袁克覲长子名振系邑庠生次子名振●农种营生当年弟兄分居时板片存于长房振处振故后振之子袁晏九即袁芳哲故父务农为业不知此板系伊祖宗遗集堆放空房不行收检次房振●夭亡遗子袁起宗即袁芳旭之父初不知长房存有此集板片后于雍正十三年选拔入贡曾经入都隶业就职候选至乾隆十七年袁起宗自京归里搜索袁继咸遗文才从袁晏九家内查获六柳堂集板片内有十一块都已朽烂因念先人著述不忍湮没随补刊新板十一块印刷几部留存家内随便分送与人其换下朽烂之原板十一块俱已销毁无存至集中开有粤东廖文英订等字样不知廖文英又系何人张自烈徙居庐山久故无后其撰述行略之王猷定系袁继咸儿女姻亲流落扬州身故不知有无子孙至袁继咸所著未优轩诗集从未见有刷本只有袁起宗手抄一本于就职候选时携带赴京至乾隆十七年回籍时带有序文一篇云系孙尚书所作因无力刊刻并以明人王思任原序尚缺一页舟中杂诗十五章止存三首又缺数字不能刊板止将诗集抄稿存留家内实未镌刻流传其孙尚书序文并无原稿不知真伪今止存抄序一纸至原作诗集序文之李之椿等并首章开列之何三省丁承复均不知何处人氏其祖遗原本久已无

存至山西有三立祠书院系袁继咸任学道时重建其四山楼不知又在何处伊等从未知有前项藏卷又经观史观县志中既称著作未就想必当年并未脱稿现在家内不但实无刊板亦无底稿遗留等语该府等以现查志传均称袁继咸生平好学其著述自必甚多岂止六柳堂未优轩二集且孙尚书序内既有三立祠四山楼藏卷之名宜春县志内又称晋旧有三立书院久圯袁继咸重葺之自为论赞等语亦当有板片书卷且六柳堂集既有存板自必源源刷印岂止祇有此数部况六柳堂行略内现载有未优轩集行世之语岂得以并未刊刻饰供复向该生等反覆诘讯据供袁继咸平日有无著述伊等实不能尽知六柳堂诗集板片存于长房久无人知系袁起宗寻出续换刷印送人其未优轩集亦系袁起宗不知从何处抄集存留在家如既刊刻行世即应有副本如何只有此抄本其行略内载有行世之语或系王猷定故为先人夸张文学亦未可定实未见过刻板三立书院远在山西四山楼实不知下落现在家内搜寻并无三立书院等项稿本山西有无论赞遗留实未知悉其六柳堂遗集自袁起宗刷过一次至今亦从未再刷今奉查问当将所有板片诗稿俱已详查检出尽行呈缴岂敢另有隐匿况现奉恭宣上谕仰见天恩广大此时及早呈缴尚可邀恩宽宥如何还敢藏匿自贻后罪言之甚切当赴袁芳旭袁芳哲等家内逐细检查所有一切书卷均系诗书艺并无前项各集亦无板片存留复向该族人等细加开导并据该族士民袁寿八等佥称伊族实因六柳堂集久不刷印未优轩集又从未刊行是以不及检查今次奉示查收伊等当即互相觉察彼此儆惕除袁芳旭等缴出板片抄本现又协同芳旭等在族间逐户挨查除所有之六柳堂集俱行呈缴外并无另存袁继咸著作书板亦从未见过三立祠四山楼经观史观书卷现在实已净尽倘将来查有藏匿情甘坐罪并据各具切结存卷等情前来臣覆率同司道将各书籍及板片详加校核无异伏查一切违碍书籍久已奉文查缴今校核袁继咸所著诗文既多悖逆其裔孙袁芳旭等先不检查呈请销毁直待飭查始行呈缴本应从重治罪又于七月十五日接奉上谕违碍书籍此时续行缴出仍可遵前旨不加究治欽此臣等仰遵恩旨行令该府县向该生袁芳旭等明白宣谕圣恩曲加宽宥并通飭各属遍行晓谕如有类似此等书籍板片及时呈缴尚可免罪若再迁延匿不呈出倘日后仍有如六柳堂集之由他省发觉即难轻宥矣至现获之六柳堂集已刊刷流传断不止此七部别家有无收藏及未优轩诗集亦经汇录成书恐此外尚有传抄其三立祠四山楼等项名目既见于序文之中虽据袁芳旭等佥称实无此等书籍亦恐或有遗稿传述于他人之手均未可定除仍飭袁州府遴委妥员悉心访查收缴毋许矜张滋扰一面通飭各府州转行所属知县教官一体传谕士民晓以大义务令查收净尽勿致片板只字稍有隐漏自取严谴谨将现获之未优轩集抄本标贴黄签恭呈御览并将查获六柳堂集七部零一本同板片三十八块一并解缴销毁再未优轩集现由该府志书内查出序文遂即查获原存抄本正恐各志书所载似此等序文者正复不少未便率忽臣现已飭司将各府县志书发局委员分校详细查核凡有似此序文或但有成书名目及著作人姓名

者俱令开单指明饬行本县著落根查呈缴务期剔厘净尽断不敢稍事疏漏理合将遵旨查获板片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未优轩集计诗一本系抄本明宜春袁继咸作内有违悖处应请毁同日奉旨如有刻本板片查出即行缴进钦此

觉罗图思德奏饬查六柳堂集务期净尽折 军机处档

贵州巡抚臣觉罗图思德跪奏为遵旨查办事本年八月初九日接奉上谕据巴延三奏查获六柳堂集系明人袁继咸所著等因钦此又奉上谕屡经降旨各督抚查缴违碍书籍各该省陆续查出应毁之书虽纷纷呈缴恐此等违碍书籍外间尚有存留等因钦此臣伏查节奉上谕饬查违碍书籍业经臣先后搜获应禁诸书共计六十五种三次送京销毁并开书目清单缮折奏闻在案兹复奉训谕有山西省查获明季江西人袁继咸所著张自烈編集六柳堂集语多悖逆应即查缴更蒙圣主垂念未必能家喻户晓著再明白宣示仰见我皇上恩威并施照察靡遗臣遵即移会学臣并札行司道府厅州县一体广布洪仁遍行出示晓谕无论穷乡僻壤咸使周知如有六柳堂文集暨历奉饬禁并未经奉禁而于词语间涉有乖谬各书概行呈出以免罪愆倘敢执迷隐匿别有发觉定行按法严究并令府厅州县各派教职分别详查务使搜罗净尽解京销毁不敢视为具文亦不任吏胥借端索扰所有奉到谕旨钦遵办理缘由臣谨恭折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李侍尧等奏查禁违碍著述及六柳堂集等书折 军机处档

仍管云贵总督臣李侍尧云南巡抚臣裴宗锡 跪奏为遵旨复奏事本年八月十七日接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奉上谕屡经降旨各省督抚查缴违碍书籍送京销毁虽纷纷呈缴但恐尚有存留云云又同日奉上谕据巴延三奏查获六柳堂集二本系明人袁继咸所著语多悖逆等语云云钦此仰见我皇上于屏绝顽才之内示矜全愚昧之心伏查历次钦奉谕旨严查一切违碍书籍并江西逆犯王锡侯字贯等书臣等节经饬令各属通行晓谕并立限严查如有未尽参劾治罪嗣据陆续申送臣等率同司道详细检阅计本年春夏二季收获书三百余种一千五百余部业经四次奏明解京在案七八两月约又获书数十种现在查核分别已禁未禁委员起解臣等因各属奉文已及半载如果实心查办自应查缴无遗正在严催取具日后查出愿甘治罪印结申报并蒙皇上训谕恐僻壤家乡未能尽晓复令明白宣示若此时续行缴出仍可不加究治臣等敢不仰体圣慈重申劝导将奉到谕旨敬谨缮刻颁行各属使乡曲愚氓晓然于禁令之易从并责成该管道府严密查访毋许吏胥藉端滋扰再假数月之限务期剔厘净尽袁继咸六柳堂集现今缴送书内未见此种现饬一并确查即不全简帙亦不敢任其疏漏再节次呈送书内惟逆犯吕留四书讲义语录最多缘滇省远在边隅士子见闻涉陋群以吕留良讲解为训诂秘本臣等严切晓示咸知逆犯著述不许只字存留纷纷缴

出第念士子株守是书传习已久一旦尽行缴官茫然不知所从无以为应试之具其他先儒诸书滇省书贾罕至艰于购觅未免向隅查有从前庶吉士孙见龙掌五笔书院时所辑四书大全决择类书惟板片多有残缺已饬重订补刊于每属地方捐给数部并諭士子如有愿得是书者照刷印纸工由各该地方官向省城请发庶使边地生童有所信从合并声明所有臣等奉到諭旨切实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杨景素奏查禁六柳堂集折 军机处档

闽浙总督臣杨景素跪奏为遵旨查办奏复事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前署督臣德保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闰六月十七日奉上諭据巴延三奏查获六柳堂集二本云云 见本案一页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移交到臣伏查六柳堂一书前署督臣德保于奉到諭旨后即经谆諭两省藩司各派明干妥员分途收求购觅臣于回浙后查得各属尚无禀报查获前项书籍然浙闽两省均与江西接壤而浙省尤为书籍汇聚之所更宜加意访查臣现复严諭各道府督饬地方官及原委各员遍行剴切晓諭认真实力询访务期收缴净尽以除邪说断不敢以具文塞责致有疏漏所有臣钦遵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奏复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龙凤祥麝香山印存案

觉罗图思德奏查获龙凤祥麝香山印存折 军机处档

贵州巡抚臣觉罗图思德跪奏为据实奏闻事窃臣节次钦奉諭旨查缴违碍书籍不时督率司道分檄各地方官慎密搜访不许妄生事端亦不得潜为销息以冀仰副圣主正人心而厚风俗之至意兹于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据贵筑县知县毛宣徽禀称有问流在配官犯龙凤祥形类狂妄现获该犯麝香山印存图章二本等情呈送到臣臣查图章语句多有狂诞不经之处其卷首叙文即系将所篆图章字面编凑尤属怨望诚恐该犯另有不法悖逆字迹当即密委粮驿道德隆率同府县前诣该犯寓所将该犯严行锁拿逐一检搜查获雕刀三把大小图章四十七方内多兼刻数面者与上下两卷合对下卷内仅少一方余俱相符上卷内止有印存十八方相同此外皆系纸印粘贴原刻图章无存其余衣服铺盖之外并无别物臣随提该流犯龙凤祥到案率同司道研据该犯供称系江西万载县己卯科举人于乾隆三十一年分发云南试用知县三十七年委运京铜因冒销捞费案内解京查审问拟杖一百流二千里发解贵州于四十一年十一月安插省城因贫苦无聊将旧存印出图章粘贴成本又将近日镌成图章数十方亦印成本分作上下两卷希图送人获利少资日用不料即被查获那图章字面有用成语有自己编造并无别有意见等语伏查该犯由科目出身曾任知县况系获罪之人在配尤当安分守法乃胆敢将怨望牢骚之语形诸图章以期泄愤实为玩法今该犯所供情词含混支离不能逐细剖对恐别有所指及故意狡饰情弊必须详加严鞫务使水落石出以成信讞

至现在寓所虽搜无别项乖谬字迹但该犯分发滇省试用有年恐尚有存留字迹印本并所缺图章而其原籍亦更难保无前项印本图章暨别项悖妄书籍一面即咨云南江西抚臣一体严查分别办理臣仍督同司道再行严审该犯曾否传播务得确切供情究明无存图章实在下落从重究拟另行具奏除遍行晓谕如有收存该犯镌刻麝香山印存图书即行缴出以便同现获图章解京销毁外所有查获流犯龙凤祥擅镌妄诞图章缘由臣谨会同大学士管云贵总督臣李侍尧贵州学臣萧广运缮折奏闻并将原印图章二本粘签封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龙凤祥无庸照逆案办理谕 实录

谕军机大臣等据图思德奏拿获流犯龙凤祥将妄诞语句镌刻图章黏贴印谱分作上下两卷实为玩法现在严该犯曾否传播务得确切供情从重究拟等因一折并将搜获印存二本黏签呈览朕细加搜阅并无悖逆不法字句毋庸照逆案办理惟语多傲慢必系疏狂浮薄之徒且该犯曾任职官获谴在配尤应安分守法乃敢将狂放语句镌刻图章希图获利自有应得之罪且亦不便存留内地将来申明定案时将该犯发遣伊犁等处亦足蔽辜将此由四百里传谕图思德并令李侍尧知之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丙子

郝硕奏在龙凤祥家中查获各图章折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奏闻事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接准贵州抚臣图思德咨开该省查出在配原任云南试用知县龙凤祥所镌麝香山印存图章二卷语多狂诞并涉怨望搜获图章缺少不全该犯系江西万载县人伊家有无图章印本暨别项悖妄书籍应密行搜查等因移咨到臣臣即飭司密委南昌府知府汤萼棠驰赴该地会同该府县查得该犯龙凤祥之子龙忠甫同母汪氏寄居县城母舅汪首元家该犯有母郭氏弟遇春并该犯之妾叶氏另居田北地方随于龙忠甫住房内搜获图章九块又于叶氏处搜获图章五块共十四块周围镌刻印出计四十方又有印存图章三纸诗字三幅此外止有不全经书古文时文暨西厢曲本并无别项悖妄书籍据龙忠甫供称伊父素能镌刻图章乾隆三十七年在云南试用时奉委解铜于途次遣人接眷一同进京后复偕往云南嗣以缘事革审遣眷回籍收拾行李时随便将图章等物带归此外并无别项图章书籍等语质之叶氏等供亦相同臣随率同藩臬两司查阅图章及诗内语有狂诞其现获之图章十四块是否即系贵州所获麝香山印存本内缺少之图章抑或尚有未全应行别追下落除将图章逐力印出星飞咨送图思德核对办理并将图章诗幅咨送军机处销毁外理合恭折奏闻并将印出图章暨原印存图章抄录诗幅标贴黄签一并封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郝硕在龙凤祥家中查获图章诗幅咨 军机处档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兼提督衔世袭骑都尉郝为咨送事窃照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准贵州抚院图咨具奏黔省查出在配

流犯原任云南试用知县龙凤祥所镌麝香山印存图章二卷语多狂诞并涉怨望搜获图章缺少不全该犯系江西万载县人伊家有无图章印本暨别项悖妄书籍希即密飭所属遍行搜查净尽就近办理仍将有无查获暨办理缘由迅赐由驿驰复等因随飭司密委南昌府知府汤萼棠驰赴该地会同该府县查获图章十四块周围镌刻印出计四十方又有印存图章三纸诗字三幅此外并无别项悖妄书籍本部院查阅图章及诗内语有狂诞除恭折奏闻并咨贵州抚院核办外所有图章诗幅相应咨呈军机处奏闻销毁施行须至咨呈者计呈送图章十四块诗字三幅右咨呈军机处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觉罗图思德奏审拟龙凤祥发遣折 军机处档

贵州巡抚臣觉罗图思德跪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窃照流犯龙凤祥镌刻图章编凑成叙一案经臣查明缮折奏闻在案兹臣正在亲督司道逐层研究接奉上谕以龙凤祥印存二本并无悖逆不法字句毋庸照逆案办理惟语多傲漫必系疏狂浮薄之徒且该犯曾任职官获谴在配乃敢将狂放语句镌刻图章希图获利自有应得之罪亦不便存留内地定案时将该犯发遣伊犁等处亦足蔽辜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准情酌法圣训详明臣复率同司道飭提该犯龙凤祥细加推鞫据供实因在配贫苦无聊将旧存印出图章粘贴成本又另镌图章数十方照样盖印分作上下两卷即将图章语句凑选成叙送人获利寓所前经搜检委无别项不法亦迹惟是龙凤祥以职官获罪在配自当安分乃糊涂无知出语狂放镌刻印章贪图微利实属鄙陋无耻只求治罪等语臣恐该犯所供尚有不实不尽再四究诘矢口如一似无遁饰查龙凤祥寓所前经搜查别无不法字迹其送人各本现据陆续首缴悉与原获印本大略相同亦无悖逆字句但该犯曾任县令获谴在配不思守法乃敢凑集傲漫疏放语句镌刻图章希图获利实非安分之徒诚如圣明洞烛不便存留内地应将龙凤祥发遣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惩戒除仍分咨江西云南详查有无别项违碍字迹就近分别办理外所有遵旨审拟缘由臣谨会同大学士管云贵总督臣李侍尧合词恭折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贺世盛笃国策案

浦霖奏查讯贺世盛笃国策悖逆并亲属审拟折 军机处档

湖南巡抚臣浦霖跪奏为查获私造未成逆书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事窃臣前赴溆浦县查勘被水情形于六月十二日接据耒阳县知县阎广居禀报该县生员贺世盛寄寓县城宗祠内代人作词随知会教官往拿于该犯寓所搜出笃国策抄本一本系该生自作尚未成书查阅语多悖逆当即锁拿收禁现在驰赴该犯家中搜查有无别项不法书籍即行解省听候审办并据衡州府知府潘成栋衡永郴桂道世宁禀报接据县禀即日驰往督率搜查等情当经批飭严加搜并查究校阅参定传播之人尽数拿解毋任纵漏其搜出原书飭即送查阅去后嗣据该道府禀称前赴该犯家中及寓所逐细搜查止有呈

词底稿一包其余均系寻常诵读经书时文并无别项不法书籍字迹现将犯属十七名口拿获惟犯侄贺家瑾一名外贸未归现在严拿并将逆书原本先行密封呈送等情臣于六月十九日回省时学臣钱沅正值按试长沙随同细加翻阅该犯书本共二十六页又自作序文三页尚未成书书内大指系痛恨捐纳官员遂将开捐之事反复指斥肆意狂吠臣等查阅之下不胜发指随派员迎提该犯并飭该府县押解一干犯属人等先后至省臣当即率同在省司道连日研缘贺世盛系耒阳县学增生现年六十九岁住居离城五十里之黄泥塘地方于乾隆十七年入学四十六年告给衣顶该犯负性狂诞自谓抱负不凡因科名未遂常怀忿懣迨告顶以后益复抑郁无聊平日既与乡党族戚因事讦讼素不相能即于是年避弃妻子独居城中祠屋托名养静实系潜身县城代人作词状该犯平日鄙薄捐纳官员谓其不由科目居然民上指为阻滞正途心怀忿恨因独居无聊妄思著书立说摭拾平时记诵故事成语及邸抄内一二事并阑入催科听断以及远年词讼逞其狂诞拉杂攒凑名为笃国策以见其学问淹博兼通时务又自作序文称为陈策序意欲于书成之后赴京进献图赏官职以邀荣宠此该犯私行著作之实情也臣查该犯书内指斥官员妄议朝政文词敏复语句支离而其显然悖逆肆行狂吠者不一而足臣逐一诘讯捐纳事例久已奉旨永停尔书内所云开捐害民之处究系何所指证就尔生平所见捐纳官员何人苛刻小民何事不妨据实供来至称巡抚捐官于省又系何人任内之事外省并无报捐之例是否巡抚卖缺得钱亦应切实指出该犯惟俯首认罪坚供书内所叙捐纳官员为害地方原不过一时乘兴信笔敷衍实不能指出何人其捐官于省一语系从前听闻甘肃开捐上司得受属员贿赂故随笔写入亦实不能确有所指臣复诘以尔意中既无实指之人何又反复议论任意诋诃且竟敢妄肆狂吠是何意见该犯又供我自幼深恨捐官一途阻碍士子登进后来屡试不中淹蹇终身心想就此发端著书陈献可以邀恩赏给官职遂我平生素愿因心中牢骚以致语涉谬妄今蒙逐条指示自知丧心病狂罪该万死只求治罪就是臣又查该犯著书如果意图陈献断不敢将悖逆之语逐段书写又序文内自称早年传读御批有陈含怀所作之书虽多荒谬亦村学究识与胡中藻所作立意背叛殊不相侔等语陈含怀系何处人所著何书胡中藻系远年逆犯所作诗文久已销毁该犯何从得见况系草茅微贱又何从读得御批随严加夹据供我这本笃国策原是一时意见陆续起草其中措词过于激烈亦恐有碍进呈因想起乾隆二十二年本省茶陵州生员陈安兆字含怀著有大学疑思辨断等书那时巡抚作逆书奏办奉到御批所作之书并非背叛与胡中藻逆书不同将陈安兆释放通省人人传诵皇上宽大我彼时听闻此语强记在心因我所做这策意在笃厚国本故序文内把从前御批引入见得此书并非妄议朝政末后又云虽曰戇直实无背逆原是辨别并非逆书的意思那陈安兆同胡中藻原书我实不曾见过随检查乾隆二十二年前抚臣富勒浑前学臣毛辉祖任内将茶陵州生员所著大学疑思辨断等书进呈奉旨无庸办理钦遵在案与犯供相符查该犯立意著书自四十六年起迄今已

及八年何以尚未成书且抄本亦止此二十余页明有抽藏隐匿情弊再伊长子贺家瑞伊弟贺世咏均系生员伊侄贺家彦亦系监生必有共相商谋帮同捏造情事且书内涂抹删改正写旁写并有破损之处想系与人商酌随时更改亦必有参订传抄之人复加严讯据供这书因系闲时随意攒凑故此数年未成我的弟侄都在乡间居住平日因我性情不好素不和睦我在城中祠屋著书从不往来间因祀祖来至祠屋因平日不甚浹洽不过数语而别并没有商谋同造大儿子贺家瑞是四十七年入学曾来寓所见过这书屡劝烧毁我没理他其余子侄孙子都在乡务农不通文理那亲友们平日不相往来并没给别人看过书内圈点是我得意处涂抹删改系就我意见随时改定处都是一人笔迹破损之处是无心扯破并未扯去字迹因书未做成并没与人传抄是实质犯弟贺世咏犯子贺家瑞等俱与该犯所供相符似无遁饰臣查捐官之例久已停止乾隆五十一年又复钦奉谕旨明切指示禁止开捐且屡次大挑加惠寒峻疏通正途殊恩旷典亘古所无现在毫无壅滞至贪官害民科甲中亦多败检之人岂得独指捐纳当此纲纪肃清之日惩贪诛墨法令森严大小官吏实无为害闾阎之事况我皇上爱养黎元蠲粮免赋叠沛恩膏凡属含生负气之伦无不感颂皇仁沦肌浃髓该犯以告顶生员不安本分乃逞其梟獍之性妄诋朝政肆其悖逆实为人心共忿复载不容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正犯之妻若子之妻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知情隐藏者斩等语贺世盛合依大逆律凌迟处死仍传首该犯原籍地方梟示贺家瑞身为生员既目睹其父贺世盛著书悖逆因劝阻不理听其藏匿其知情隐藏与大逆缘坐二罪相等贺家瑞系贺世盛次子贺本约系贺世盛长孙贺世咏系贺世盛胞弟贺家湘贺家斗贺家彦贺家璉贺家珩系贺世盛胞侄虽讯均不知情但系正犯之子孙及期亲弟侄律应缘坐其俱年在十六以上贺家瑞贺家端贺本约贺世咏贺家湘贺家斗贺家彦贺家璉贺家珩均应照律拟斩立决先行刺字贺世盛之孙贺麒麟贺又麟贺三麟贺仍麟贺吉宁俱年在十五以下应与贺世盛妻谷氏子媳刘氏李氏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贺世盛之女贺氏久已出嫁陈以贵为妻并其孙女达秀律不连坐俱无庸议正犯财产饬令该县确查照律入官尚有律应缘坐之犯侄贺家瑾严饬缉拿获日另结贺世盛贺家瑞贺世咏各生员衣顶饬学除名贺家彦监生捐照饬追容销再该犯书内所指各控案内惟前署耒阳县知县李逢升于乞丐伍大胜病毙一案悞报初谷发乃殴死经臣查明将知县李逢升参革问罪其余各案据供均系年远之事现饬提取案卷查明分别虚实办理历任失察各职名另容查明咨参所有查拿生员著作逆书审明定拟缘由理合会同湖广总督臣舒常湖南学政臣钱沅恭折具奏并另缮供单同原书逐条签出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勅下法司核复施行再此案事关著作逆书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谨由驛四百里驰奏合并陈明谨奏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奉朱批大学士九卿会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嵇璜等奏遵旨核拟折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嵇璜等谨奏为遵旨核拟速奏事据湖南巡抚浦霖奏耒阳县生员贺世盛潜居县城代人写作状词造著逆书审拟治罪一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大学士九卿会法司核拟速奏钦此该臣等会议得据湖南巡抚浦霖奏称缘贺世盛系耒阳县学增生现年六十九岁 至 现饬提取案卷查明分别虚实办理等语 全文见前浦霖折 均应如该抚所奏办理完结再该抚奏称历任失察各职名另容查明咨参等语应行令吏兵二部行文该督抚查取送部办理其历任学政失察之咎一并查明分别办理又查该犯策内称官收漕粮淋尖踢斤高价折收并称巡抚捐官于省等语是否该省地方各官于征收漕粮时违例浮收折收遇有缺出营谋钻刺而上司得其贿赂遂徇私升调以致该犯借为口实亦不可不彻底根究查毕沅新授湖广总督湖南亦其所辖而该犯所称各弊皆非该督任内之事无所回护应行令该督于到任后将有无如该犯所称诸弊密访严查据实具奏所有臣等会同速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臣嵇璜

大学士伯臣和珅

大学士臣王杰

协办大学士公臣福康安

协办大学士臣刘墉

署吏部尚书臣绰克托

吏部左侍郎臣玛兴阿

右侍郎臣保成

户部尚书臣董诰

左侍郎臣诺穆亲

右侍郎臣蒋赐棨

右侍郎臣汪承霈

礼部尚书臣德保

尚书臣纪昀

左侍郎臣达椿

左侍郎臣刘跃云

右侍郎臣德明

右侍郎臣邹奕孝

兵部尚书臣彭元瑞

右侍郎臣伊龄阿

右侍郎臣赵

刑部尚书臣喀宁阿

尚书臣胡季堂
左侍郎臣穆精阿
署右侍郎臣虔礼宝
右侍郎臣阮葵生
工部尚书臣福长安
尚书臣金简
左侍郎臣韩鏞
右侍郎臣阿弥达
右侍郎臣管干珍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觉罗阿扬阿
左都御史臣李绶
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巴彦学
左副都御史臣哈福纳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梦吉
通政使臣吉梦熊
副使臣武隆额
参议臣七十五
参议臣王尔烈
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卿臣赵佑
少卿臣良成
少卿臣蒋曰纶

宽免贺世盛及其子侄等罪名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德门卷五

昨据浦霖奏审拟私造逆书之耒阳县生员贺世盛一犯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家属缘坐并将搜获之笃国策抄本呈阅一折随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法司核拟速奏本日据大学士等照拟具奏请旨阅折内有指出该犯所称捐路终为财动有妨正途及拒谏等语朕临御五十三年普免天下地丁三次蠲免漕粮两次一遇水旱偏灾无不立予蠲赈兼之浙省建筑海塘及豫省豁免摊征银两凡所以藏富于民为捍御闾阎计者总计不下亿万从不稍存斩惜前此豫工暨川运两次开捐原因维时河务工程紧要军需用度浩繁府库所存不敷拨给且康熙雍正年间曾因公准捐有案廷臣有以是为请者是以照例暂开为一时权宜之计然不久而即行停止亦因纳贖授官本非善政并恐杂流因此并进仕路壅塞捐例只可行之于暂而不可行之于久特命停止自停止以来已十有余年之久五十一年督臣李世杰书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黄运两河漫决多处抚恤堵筑诸务需费较多合词奏恳开捐朕当以此事断不可行明降谕旨训饬天下人共知者甘

肃捐监之例亦因地方官地包揽折收借端滋弊永行停止朕如果为聚财起见则两次所捐不敌一次普免之数亦人所共知者安有陈奏停捐拒而不纳之事贺世盛身列胶庠据供尝阅邸报岂五十一年朕训饬李世杰等之旨伊独未之见耶乃辄敢因科名未遂心怀忿懣遂私自著书怨望大学士等拟以凌迟缘坐实属按律办理此等狂悖之人若竟从宽典俾安坐圜圉势必更肆狂吠又如曾静之罪大恶极寸磔不足蔽辜反足以累及伊家属第念该犯究因矢志场屋贫苦无聊摭拾传闻私自抄写借以抒其抑郁与显肆悖逆者尚属有间贺世盛著从宽改为斩决至伊子贺家瑞见伊父所抄之书多违碍屡次跪劝烧毁尚为知礼守法乃该犯执意不从终致败露是此等无知妄作之徒不但自蹈法纲且不顾伊子弟因其缘坐俱陷大辟而在朕心转觉不忍且其余子侄孙子据该抚查明俱在乡务农不通文理其未经举首亦属可原所有贺世盛名下应行缘坐之犯俱著加恩竟免其缘坐概予省释并著该抚即将此旨给与该犯阅看后再行正法俾知孽由自作而朕于法外施仁不因该犯语涉违悖罪及其子若孙该犯亦当俯首就戮死而无怨也余依议钦此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第四辑

刘翱供状案

颜希深奏刘翱呈缴悖逆书本折 缴回朱批档

兵部侍郎臣颜希深跪奏为奏闻事本年五月初四日有安化县民刘翱赴臣衙门禀呈供状书一本臣见其形迹诡异当即率同在省司道据供称我安化县人住居归化乡地方今年八十六岁儿子名刘会海孙子大的叫起盛年二十三岁次的叫选成年十七岁都在家里我自幼穷苦攻书没得成就这书本是自己陆续集的前年叫侄子刘维经抄誊这侄子去年十一月内病故雍正年间曾将这书在吴学院前呈过没收乾隆四年呈恳安化力知县详达批驳乾隆十年又在蒋抚院前缴过蒙逐条指驳如今因闻各处呈缴遗书故此到省城来呈缴等语查验其人衰惫龙钟两耳重听当即委员至该犯省寓搜查并无别项字迹什物臣调查乾隆十年前抚臣蒋溥任内批驳原案相符复与司道将书本公同细核其中字句多有悖逆之处查刘翱以一介小民辄敢妄谈国政已属狂诞且捏造圣祖仁皇帝谕陈鹏年之谕旨并妄论世宗宪皇帝由藩邸缙承大统之语毫无忌憚其指斥吕留良曾静唐孙镐之处又系从何考据书尾所称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居心更不可问似兹不法之徒丧心病狂实堪发指且恐另有悖逆字迹及主使帮着之人非彻底究明重治其罪不足以遏邪说而正人心除一面飭委长沙府知府蒋曾炘 朱批此人是何处人 率同试用知县汪朝銮驰赴该犯原籍家中逐细搜查提同犯属地保一并拿解来省逐一严审究明有无帮着伙党并是否刘维经抄誊曾否病故彻底根究另行从重定拟具奏外所有该犯刘翱呈出书本缘由臣谨会同湖广督臣三宝先行缮折恭奏并将原本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朱批已有旨了

申饬颜希深办事不精细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颜希深奏有安化县民刘翱禀呈供状书一本见其形踪诡异当即率同司道供据称乾隆十年曾在蒋抚院前缴过蒙逐件指驳今闻各处呈缴遗书故来呈缴随饬委长沙知府蒋曾炘等驰赴该犯原籍家中搜查有无悖逆字迹另行从重定拟等语颜希深所办未为得当此等狂诞之徒敢妄谈朝政即此外别无不法字迹亦当予以外遣不可复留内地滋事从前蒋溥任内于该犯呈递此书时不即究治转为逐条批驳本属错误但蒋溥业经身故毋庸追咎已往至颜希深派员往该犯家内搜查有无不法字迹亦以为蒋溥前此办理之非自应选派别籍不同姓大员驰往查办湖南通属九府岂无可派之员乃令长沙府知府蒋曾炘前往该府系苏州吴县人与蒋溥同府同姓安知其不为回护亦岂可不避嫌疑颜希深办事何不精细若此颜希深著传旨申饬仍将查办定拟缘由即行复奏并谕三宝知之钦此

将刘翱发遣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前据颜希深奏安化县民刘翱禀呈供状书本现在查办一折因其委员未妥已传旨申饬矣此等狂诞之徒妄生议论其平日之不能安分可知即查无不法字迹亦当予以外遣不可复留内地滋事计李湖此时应莅湖南新任颜希深自即交代进京所有刘翱一案即应李湖接办著传谕李湖审拟此案时如查其家别无悖逆书籍即将该犯发遣乌鲁木齐等处以示惩戒不得因其年已八旬稍为姑息将此由四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李湖奏改委再向刘翱家中搜查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钦奉谕旨查办复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颜希深奏安化县民刘翱禀呈供状书本云云 见本案本页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此案臣于六月初二日到任接准前抚臣颜希深移交卷宗臣逐一检阅原委之长沙府知府蒋曾炘带同试用知县江朝銓先于五月初六日驰赴安化县归化乡刘翱家中彻底搜查并无别项不法字迹所存书籍均系四书五经杂文等类其抄誊供本之刘维经实于上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故即在伊家起出刘翱给抄底稿与所呈原本相符并将犯属地保解省候讯等情在案臣正在提犯亲间兹钦奉谕旨以搜查之蒋曾炘与从前办理错误之蒋溥同府同姓难保不为回护仰见圣明鉴照无微不至臣接奉廷寄遵即另委因公来省之衡永郴桂道汪新星夜驰往刘翱家中再加详细搜查并令就近究有无同着伙党代为隐匿情弊一面率同两司提出刘翱亲加查验该犯老迈龙钟两耳重听应对糊涂随将供状情事悉心细据称书集实系雍正年间自作并无同著之人从前呈献希图录用今闻查缴遗书故将原本呈出并无别情亦无另有不法字迹等语查刘翱一介小民胆敢妄生议论上干国政其平日不能安分已可概见俟委员汪新查复到日率同司道再加严究从重办理断不敢因其年逾八旬稍事姑息所有现在奉到谕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先行复奏

伏乞圣主睿鉴再事关四百里传谕之件是以由驿驰送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颜希深奏办理刘翱逆书案折 缴回朱批档

兵部侍郎臣颜希深谨奏为遵旨复奏事窃臣于六月初四日自湖南省城起程十一日行抵湖北武昌地方值赉折差弁回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颜希深奏有安化县民刘翱禀呈供状书一本见其形纵跪异云云 见本案一页 钦此臣跪读之下悚惶无地遵查此案该犯刘翱籍居长沙府属安化县当呈缴原书时臣阅其逞臆妄谈悖谬种种诚恐此外尚藏有不法字迹并恐该犯家中闻信将不法字迹私行销毁是以就近即委长沙府知府蒋曾炘带同候补知县汪朝銓星赴搜查彼时并不筹及蒋曾炘与前任抚臣蒋溥系同府同姓之人办理不免回护有应避嫌疑之处兹蒙圣明指示如梦方觉臣之粗疏庸昧实无辞自解至此案已据蒋曾炘等将该犯刘翱家中一切字迹并前抚臣蒋溥原发批驳告示一并起获呈送臣逐细检点不过庸陋文词及亲友往来书札尚无另有不法字迹臣当飭发各司道详加复核并令拘齐该犯一干亲属到案委员审拟正在录供详报适新任抚臣李湖于六月初二日到省接印臣随将此案原委明晰备述移交接办所有臣办理刘翱一案缘由理合据实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朱批览

李湖奏查缴刘翱藏书及审拟情形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遵旨审拟复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颜希深奏安化县民刘翱禀呈供状书本云云 见本案二页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到任后接准前抚臣颜希深移交此案遵即另委因公来省籍隶浙江之衡永郴桂道汪新前往安化县刘翱家中复查研究实无另有悖逆不法字迹亦无知情共编之人臣随率同司道提犯再加究并查其供状本内所列各条俱系妄干国政已属狂诞至供状后幅添列因奉旨查缴关碍忌讳之书该犯辄称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愿发部律拟重罪甘心诘其是何意见据称闻皇上谕令缴毁违碍藏书自必心疑士民议论伊故备述前情少释圣疑冀免查缴等语尤为不法虽现在搜查其家别无悖逆书籍但即据该犯禀呈供状问供情前后狂诞情节实属法无可贷窃思明刑所以弼教除莠乃可安良臣莅任湖南视事甫及两旬留心体察该省民俗刁悍器断成风士习浇漓冠履不辨凡稍识之无之人句读未明动辄掉弄笔墨冒上无等辄习相沿恬不为怪若非申明国宪示以创惩俾咸知警改必致旧染日深罔知大义殊与风俗人心所关非细除将刘翱一犯照律审拟斩决另折奏请圣裁外所有臣查办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朱批知道了

李湖奏刘翱私编供状律应斩决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审拟具奏事窃照安化县民刘翱禀呈供状书本一案当经前抚臣颜希深缮折奏闻并将原书恭呈御览臣到任后接准移交卷宗先经前抚臣委长沙府知府蒋曾炘带同试用知县汪朝銓驰赴刘翱家中查无别项不法字迹其代抄供本之刘维经实于上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故即在伊家起出刘翱给抄底稿与所呈原本相符并将犯属地保解省候等情臣诚恐该府县等搜查尚有未尽之处又经另委因公来省籍隶浙江之衡永郴桂道汪新星夜驰往刘翱家中再加详细搜查并令就近究有无同编伙党代为隐匿情弊臣一面讯取刘翱亲供先行复奏在案兹据该道汪新禀称于六月初八日戌刻到安化县即于初九日率同该署县詹斌驰赴离城七十里之山口刘翱家中彻底搜查实无悖逆不法字迹传集该户族新邻人等审讯刘翱平日性情暴戾行事乖张为乡党所共恶不与往来并无同编伙党亦无代隐不法字迹自干罪戾等语禀复前来臣率同司道提犯研讯缘刘翱读书未成粗知文义雍正年间因闻谕旨令大小臣工条陈利弊刘翱辄思条议地方时事呈请本省官员转奏希冀邀恩录用于雍正八九等年采访本省现办事件谬参己见妄议更张又将故老传述之言已经发觉办过之案该犯擅自记录逞臆狂谈编集成书名为供状于雍正十三年至长沙省城欲赴学政衙门投递因学政丁忧未递乾隆四年赴安化县禀请转呈经该县力暄春批飭发还乾隆十年二月又将书本禀呈前抚臣蒋溥当经逐条指驳示谕此后埽迹多年乡居株守至四十一年听闻钦奉谕旨查缴遗书复思呈献将原存旧本添入前抚臣蒋溥驳语又因查书圣谕内凡有关碍忌讳之书概令缴毁该犯于供状后添入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者何代无之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愿发部律拟重罪甘心等语倩令同姓不宗之刘维经在家誊写于四十三年自家起程假称赴益阳就医治病令工人张四挑负行李至省于五月初四日赴前抚臣颜希深衙门禀呈当即拿究查办臣因供状内议改各条均系远年旧事或已有成例或另定章程今复行呈出意欲何为至所指官吏藉事婪赃有何凭据并究其有无同编之人此外有何不法字迹存留何处再三驳诘据供从前呈递供状原有邀恩妄念今年已衰迈并无他望因编集是书曾费数年心力其中或有可采亦未可定不甘埋没借查缴遗书因由又赴呈缴本内各条实系远年旧事所称官吏婪索系从前得自传闻并无确据此书实伊一人所编并无同谋此外并无存留不法字迹臣又诘其书尾后幅新添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愿发部律拟重罪甘心等语是何意见据称因闻皇上查缴违碍藏书自必心疑士民妄生议论故备述我朝圣圣相承恩深百姓纵有味心狂笔何忍存留少释圣主之疑冀免查缴甘冒重罪律拟甘心这便是不得已之鸣等语臣伏思我皇上查缴违碍书籍原因无识之徒妄肆著述所以遏邪说而正人心该犯以一介小民不知安分守己从前私编供状妄干朝政已属狂诞今又以查缴禁书妄揣圣意甘冒重罪陈词冀免查缴更属不法虽查其家别无悖逆书籍亦无同编之人似此狂诞不法之徒若不明正典刑不足以儆鬻讼而惩锢习刘

翱应照妄布邪言为首斩决例请旨即行正法并将该犯犯事经过缘由遍谕通省士民以昭炯戒代抄供状之刘维经已经病故应毋庸议亲属人等均属乡农不知文义审不知情同谋应与无干人等概予省释稿本案结销毁前任安化县知县力暄春于该犯呈缴书本不行详究办理轻纵咎无可辞该员籍隶福建久经参革回籍应咨闽省查办所有审办缘由臣谨会同湖广总督臣三宝恭折具奏另缮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德保奏玩纵刘翱之力暄春病故折 缴回朱批档

署理福建巡抚臣德保谨奏为奏闻事窃照本年七月初九日接准湖南巡抚臣李湖咨开安化县民刘翱禀呈供状书本语多狂诞讯据该犯供称此书曾于乾隆四年赴前任安化县禀请转呈经该县力暄春批饬发还等语查力暄春福建永福县人久经参革回籍除恭折具奏外移查讯明力暄春因何不行详办查明核办等因咨移到臣当即飞行按察司会同布政司立饬该府县拘提查办去后兹据藩臬两司转据摄理福州府事盐法道陈淮详称查力暄春久已迁居省城业于乾隆三十四年身故随提力暄春之子力绍宗并保族邻佑人等查讯据力绍宗供称伊父力暄春于乾隆四年选授安化县知县乾隆七年参革回籍于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病故现在浮厝北关外梅柳地方尚未下葬前在安化县任时止有伊兄力大寅随任年仅六岁力绍宗尚未生育刘翱呈递书本因何不行详办实不知情力大寅已外出漳州生理等语质之保族邻佑供亦相符随带同力绍宗前赴梅柳地方勘验该处浮厝棺柩一口刊有名号传山邻人等全供实系力暄春之柩取结具详到臣臣复亲提力绍宗等复审无异查力暄春于刘翱呈递狂诞书本并不详办实属玩纵今力暄春业于乾隆三十四年身故其前任安化县时伊子力大寅年尚幼稚力绍宗尚未生育均不知力暄春不行详办情事似非狡饰除咨复湖南抚臣外臣谨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三十日朱批览

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李湖奏查办黎大本案缘由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窃臣到任后接准前抚臣颜希深移交临湘县民妇黎李氏呈控监生黎大本私刻资孝集语多僭越并指告黎大本父子平日在乡武断滋事各条等情当委岳州府亲往搜起书本板片提犯赴省审办嗣据岳州府知府凤翔禀称亲往伊家查无别项违悖之迹将起获资孝集书本板片并获得失图本先行解省因人犯众多俟提齐续解等语未及审办移交到臣臣检查卷内又有县民杨垂简亦以前事赴湖广督臣处具呈并粘连沈唐逊先在该县投递呈稿五月二十六日准湖广督臣三宝咨移以此案南省发觉在前板片已起应仍归南省查办等因各在案臣查阅得失图系刊载坟山图形碑记资孝集系黎大本为母八十生辰亲族撰作诗文称贺细核集中语句将黎大本之母比之姬姜太姒文母黎道魁跋内则称为女中尧舜其他拟不于伦谬妄干分之处尚多而向春锦诗内胆敢干犯圣祖仁皇帝庙讳上一字

尤为狂悖不法现在飞飨岳州府迅速提齐有名各犯亲押来省率同司道彻底根究从重定拟具奏外所有臣接交查办缘由谨会同湖广督臣三宝缮折具奏起出集图二本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宝等奏宣布谕旨折 缴回朱批档

湖广总督臣三宝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遵旨宣谕恭折复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亥刻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湖南巡抚李湖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据李湖奏临湘县民妇黎李氏呈控监生黎大本私刻资孝集语多僭越又查出所作得失图刊载坟山图形碑记现飨提齐有名各犯亲押赴省彻底根究从重定拟等语并将图集进呈朕详加披阅资孝集中众人所作诗文将伊母比之姬姜太妣文母皆系迂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与今年巴延三所奏举人王尔扬代人作墓碑率用皇考字样者仿佛相似并非狂悖不法如王锡侯之显肆悖逆者可比本可无庸深究尤不宜概行提问株累多人但须明黎大本平日武断滋事各如果属实亦止须照现办刘翱之案问拟外遣已足蔽辜所有该犯亲属及集内有名之人俱不必提究仍将朕旨出示宣谕俾众共晓且令庸陋无识之徒此后行文各知检点毋再故犯干咎将此由四百里传谕李湖并令三宝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等跪聆圣训仰见我皇上矜恤颀蒙网开三面之至意遵将该犯亲属及集内有名之人概行省释恭录恩旨刊布誊黄颁发北南两省各属张贴晓谕咸使周知并责成各学教官宣谕士民此后行文务留心检点毋得再有干犯各犯属环听之下不仅集中有名人等感激皇仁欢呼雷动凡属士民无不颂扬圣德共戴生成各勉自新其黎李氏呈控黎大本武断滋事各款臣李湖率同两司审因黎大本被窃骡头嘱捕王恩诬扳黎兴洪杨垂筒为贼黎兴洪忿恨不甘途遇黎大本之孙黎景云携肉经过掌击夺肉黎景云归告其父黎道魁欲投明户保控究黎兴洪之妻李氏闻知前往争闹致被斥辱忿激投塘有七岁养媳刘女牵衣同行带跌落水溺毙李氏遇救得生等情内有续供出要证何老六何丙必须提审方可定案现俟提到审明按拟另奏外所有钦奉谕旨出示宣谕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九日朱批似此无甚紧要之事何必四百里驰驿汝何尚不解事若此

李湖奏遵旨审拟黎大本等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亥刻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据李湖奏临湘县民妇黎李氏呈控监生黎大本私刻资孝集云云 见本案一页 钦此寄信到臣当将该犯亲属及集内有名人等概行省释恭录恩旨刊布誊黄颁发各属张贴晓谕咸使周知外其黎李氏呈控黎大本武断滋事各款臣率同两司审因供出要证何老六何丙未到当即飞檄行提并将俟提到审明按拟缘由恭折具奏在案兹据署临湘县知县汪朝

奎申称何老六何丙久经外出屡缉无获等语未便久羁奏案随即提集现犯率同兼署布政司事按察使塔琦署长沙府事宝庆府同知王用鶚逐加研缘黎大本为人粗鄙骄纵性复愷吝刻薄成家亲邻多怨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被窃骡一头报县差役王恩查缉八月初十日该役在附近官庄团地方缉获另案偷猪贼犯何老六经黎大本闻知邀王恩至家查看窃踪并托缉访许俟获赃酬钱三千文王恩询及附近有无匪类黎大本即将族叔黎兴洪曾于三十五年窃谷查获经官责惩有案又因前骗此骡之蒲圻县人王永太寄寓杨垂简家而杨垂简即黎兴洪表兄二人均属可疑嘱令拿送到官究追骡头自有下落其时何老六在旁听闻王恩先将黎兴洪拘执询问不认诘其有无可疑之人黎兴洪畏惧拷打混以何丙姓名抵塞王恩复以尚有杨姓究诘黎兴洪历指杨姓数人均称非是迨后指出杨垂简之名王恩始以为然当将黎兴洪送县该署县张应桐审不认王恩稟称黎兴洪曾指何丙杨垂简之名该署县票唤二人到案审无窃骡证据惟何老六窃猪属实当将何老六杖责发落以王恩不应妄拿黎兴洪等满杖革役将黎兴洪杨垂简等释放黎大本以王恩因事连累赠钱四百文所许谢钱并未给与黎兴洪释后何老六告知系黎大本嘱捕诬扳情事心怀忿恨九月初六日黎大本幼孙黎景云由平水铺买提猪肉途遇黎兴洪触嫌斥责黎景云回詈黎兴洪掌击夺肉而去黎景云归家哭告其父黎道魁往投户保声言以拦途打抢报告黎兴洪之妻李氏闻知畏惧带同七岁幼媳刘女赴黎大本家争阻求免报官其时黎大本父子俱未在家被黎大本之妻李氏辱骂黎李氏被骂不甘又惧伊夫到官获罪忿激投塘并将牵衣随行之刘女带跌落水黎李氏遇救得生刘女滚入深处溺死黎兴洪归家询知报县验讯通详飭审时有县民沈唐逊因乾隆四十年黎大本母寿征诗时曾送诗致祝句含讥诮黎大本见而扯毁沈唐逊忿怒于四十二年八月内见其汇刊资孝集引典僭妄呈县首告黎大本畏惧有亲戚陈汉章黎光汉代为说和黎大本出给银六十两欲沈唐逊赴县投递息结沈唐逊骗得银两并未投息迨后沈唐逊谢给陈汉章银二两钱二千文黎光汉有事先回未经给谢杨垂简因衔黎大本嘱捕诬拿之仇本年正月内闻知其事商同黎李氏先后赴督抚两衙门出首再三研鞫此外并无别有武断不法情事查黎大本失窃骡头既经报官应听缉拿乃以疑窃嘱捕妄拿究追已属生事扰害至刘女虽因黎李氏投塘带跌溺死但该氏因求免报官不遂即至情急拼命则黎大本平日势压乡里已可慨见似此恶棍不便容留内地黎大本合依恶棍生事扰害良人发遣例革去监生改发乌鲁木齐等处安置捕役王恩虽审无私拷索诈情事但听从黎大本指使诬拿情殊可恶满杖革役未足蔽辜应减黎大本遣罪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沈唐逊以首告资孝集为由吓取黎大本九五平色银六十两折实库纹五十四两一钱五分合依恐吓取财计赃准窃盗论加一等律窃盗赃五十两杖六十徒一年加一等应杖七十徒一年半陈汉章黎光汉原因亲戚代为说和并未通同吓诈俱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黎道魁因伊子被夺猪肉投明户保理论所称告官尚无实事且未与黎李氏会面审无凌逼别情应请免议各

犯所得赃银谢礼俱照追入官余属无干概予省释何老六等免其提质窃失骡头缉获另结所有审拟缘由理合会同湖广督臣三宝恭折具奏另缮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陶煊张灿同辑国朝诗的案

李湖奏查办违悖诗集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查办违悖诗集据实奏闻事窃照湖南省查缴违碍书籍臣于本年六月到任后据该司道等将节次委员查访缴到各书共八百八十多部呈送经臣奏明解交军机处进呈销毁去后嗣恐委员查办难周今各属于地方绅士中慎选数人添派分查会同督臣三宝具奏在案兹据布政使陈用敷按察使塔琦驿盐道纪淑曾会禀据试用训导刘旦查缴违碍各书内有本省人刊刻国朝诗的一本注系长沙陶煊奉长选同里张灿岂石同辑载有应禁之屈大均等诗句在内因仅止一本无凭查阅当即密飭署长沙府知府王用镠查得陶煊系宁乡县人张灿系湘潭县人府县志内载陶煊选有国朝诗的及唐律分注二种随委该署府驰往宁乡县率同知县杨璉教谕谢廷献查明陶煊系监生于雍正六年身故亲至陶煊家中追据伊子监生陶士呈出不全诗的二十六本板片一千二百八十三块残缺板一十五块尚缺少二十六块系选刻各省人诗并有陶煊自著石溪诗钞张灿自著石渔诗钞在内又据呈出伊曾祖陶汝鼐所著荣木堂集二本其板片原存伊分居堂弟陶士伦家因年久残缺烧毁又缴出唐律分注二本广舆记一部共十二本此外遍搜并无别项违碍书籍其唐律分注板片据供卖与省城二酉堂书店提监生陶士伦供认荣木堂集板片属实并据教谕谢廷献访据监生酆命云呈出不全诗的二十二本生员饶光裕呈出荣木堂集四本先将各书并板片同陶士伦陶士伦委员解省即驰赴湘潭县率同知县白璟查明张灿曾任大理少卿乾隆十八年身故亲至伊家搜查除寻常各项经史书文及零星诗纸册页外并无存留诗的及石渔诗钞原本亦无别项违碍之书当将伊子告病捐纳通判张之澧解省并赴二酉堂书店起出唐律分注板片同各书一并赍司当将不全诗的各本凑成一全部三十二本会同查阅荣木堂集与诗的二书其中或隐含怨谤或显肆狂悖即陶煊自著石溪诗钞亦有不法字句虽本人俱已身故但其子孙并不早行呈缴即难稍为宽纵至故官张灿既与陶煊列名同辑其子张之澧现系职官何致家无遗稿应请严参究拟除起获唐律分注查无违碍并应禁之广舆记存局汇缴外理合将诗的等书呈送核办等情到臣臣恐查有未尽复委驿盐道纪淑曾前赴宁乡县并委因公在省之衡水道汪新前往湘潭县再行详查嗣据该二道复称驰赴陶煊张灿二家详悉确实查无另有存匿遗稿及别项违碍书籍申复前来臣督同提犯严讯据陶士伦供曾祖陶汝鼐系明末翰林康熙二十二年身故伊父陶煊雍正六年身故其荣木堂集板片原存堂弟陶士伦家中因年久残缺烧毁唐律分注板片乾隆二十五年卖给省城二酉堂书店诗的书板系伊父在江南刊

刻带回堆放磨房因篇页繁多从不刷印亦无人检点以致残缺父故后家贫务农父祖遗书从未查看不知有无违碍今府县到家指名追起随将不全书板并曾祖遗书一并缴出并非有心隐匿据陶士伦供那荣木堂集书板因年久搬移散失甚多留存无用又恐书中或有违碍劈碎烧毁是实据张之澧供伊父张灿由举人选授知县历升大理寺少卿乾隆十八年身故从前有无与陶煊同辑伊尚幼稚实不知情伊父遗书无多于乾隆三十三年因亲戚谢济世在广西刻书事犯其子寄住伊家行文委员到来将所存书籍俱搜解赴粤家中实无石渔诗钞全稿及诗的全集遗留并无隐匿的事等语查陶汝鼐虽系胜国顽民其在我朝食毛践土经四十年之久诗中语含怨怼已属不法至陶煊所选诗集在康熙六十年间内将逆犯吕留良屈大均等诗并此外诸人讥刺狂悖诗句摭摭入选其自著诗钞亦多悖谬之处虽本人俱已身故但其子孙于奉文查缴之初并不早为呈首迨今指名行查始据缴出岂容以不知推诿至张灿既与陶煊同辑且将自著石渔诗钞纂入集内何以家中转无存稿应请旨将伊子告病在籍通判张之澧革去职衔以便与咨革监生陶士陶士伦一并切实严究分别定拟除现将各书名通行所属并分咨各省一体查缴外至诗的内所选各省讥刺狂悖作诗之人有无专集刊布均应一并咨明该督抚就近分别查缴究办务期销毁净尽杜邪说而正人心再照湖南士习浮夸妄矜著述凡有撰辑之书辄列名刊入府县志以图标榜如现在呈缴之诗的及荣木堂集各书名俱刻入府县志内从前办理之初未经按志指查实属疏略臣现经率同司道检齐通省府州县志书内刊载本朝同历代所著书集名目凡系从前未经呈缴者俱汇单抄发该州县飭令照单查缴解省添派委悉心校阅如其中实有足备四库采择之书即将原帙解送京局听候节取若核有悖谬不法之处即分别应毁应究奏明办理倘后嗣乏人原书散失即取具族邻甘结备案似此指名搜罗虽不敢期于全获但较之委员泛查稍为切实且通省士民近复荷蒙恩旨宽以二年之限准其呈缴免罪自不致再有观望顾虑而大小臣工只遵钦限照单指查亦不患其隐匿遗漏矣所有臣等现在查出违悖诗集分别办理缘由理合会同湖广总督世三宝恭折具奏先将缴到诗的荣木堂各书本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其起存诗的板俟定案后解京销毁伏祈皇上睿鉴再此案事关要件是以由三百里驿递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李湖奏查出陶煊选诗折 军机处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窃臣荷蒙恩准赴京陛见正拟封印前起程兹据各司道查出陶煊所选诗集语多狂悖现在奏明审办容俟此案审定后即行起程理合附折奏闻仰祈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据湖南巡抚李湖搜出明末翰林陶汝鼐荣木堂集及其孙陶煊同张灿所选国朝诗的等书共三十八本奉旨令臣等复核臣等详加检阅查陶汝鼐系明崇祯癸酉科举人后

授检讨似在福王时及入国朝未经出仕年至八十有余又其诗序有自称贫衲语似曾为僧但无考据盖亦屈大均等之流至国朝诗的系伊孙陶煊与张灿同选于康熙六十年刊刻所选诗自国初至康熙年间人如钱谦益屈大均等语诗皆经选入其字句亦有违碍之处谨将所有违碍诗句逐一签出恭呈御览又据江西巡抚郝硕查获江西南昌人黎祖功所著不已集又黎祖功之父黎元宽所著进贤堂集等书奉旨交臣等复阅臣等查黎元宽系明崇祯戊辰科进士伊子黎祖功年十七即为盗所杀并无后嗣其所著进贤堂集不已集均有违碍语句谨将原书缴进销毁仍行文各省抚一体飭禁至此案前据李湖奏到时臣等面奉谕旨俟将各书检阅进呈后再将此案作何办理之处谕飭李湖遵照谨将李湖原折抄录进呈恭候训示以便拟写谕旨呈览谨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陶士等免其治罪旨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陶汝鼐黎元宽所刻诗集各种虽俱有违悖语句但其人系明季科目在本朝未经出仕至陶煊张灿选刻国朝诗的将钱谦益屈大均等诗选入尚在未曾查禁以前本人久已身故其子孙亦无另行刊刻之事均非徐述夔一案可比所有各项书籍自应一体行查销毁至陶汝鼐之曾孙陶士陶士伦张灿之子张之澂俱著加恩免其治罪钦此

李虬峰集案

萨载等奏查出李擲诗集并审拟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两江总督臣萨载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查出故犯悖逆诗集恭折奏缴事案据扬州府兴化县知县多泽厚禀称奉文设局收缴违碍禁书据局书沈殿三购得虬峰文集一部计十四本系国初人李擲所著检阅集中诗句狂悖甚多查其世系称是明季宰相李春芳之后当即密调李氏族谱并拘集族房李东献李嵩山李本源等到案查讯各供李擲一支久经故绝传闻其先徙居扬州故后有虬峰集刊刻板片送至祠堂存贮因无后人经管其原板被看守祠堂已故之李赉万劈作柴薪烧毁随即飞诣该祠查出虬峰集原板一块两面刊刻刷出第五卷三十九四十两页核对与原书相符复又亲诣李东献等家逐一搜查并无书籍板片存留合将原书禀解等情前来臣等查阅集内不特序论俱有触碍其编造诗句内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又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等语皆系系怀胜国望明复兴显属悖逆又赠人序内有予沦落不偶避地于此布袍幅巾行市上又白头孙子旧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之句该犯系本朝人乃不遵奉本朝制度胆敢巾服终身尤属大逆不道其他语意悖谬之处甚多臣等披阅之下不胜发指虽其人已死但是否并无后嗣有无家产遗存其坟墓葬于何处虬峰集板片果否烧毁仅存一块并查集内该犯自述尚有楚吟集外集虬峰杂述读易臆谭等书均应一体查办当经飞飭江宁布政使并飭扬州府督率兴化甘泉等县切实查明办理并将宗谱同应人等一并解勘去

后兹据该府县查明李擲实系故绝无嗣并无家产遗存其坟墓葬于甘泉县何家墩虬峰集板片实已烧毁无存楚吟集等书之族人李东献等皆未见过现在遍加搜查合将李姓家谱同李东献等一并解勘等情臣等查谱载李擲号虬峰岁贡生生于崇祯甲戌年四月初七日至本朝康熙庚寅年六月二十八日卒存年七十七岁葬扬州何家墩无嗣等语随提该族人等到案督同司道逐一研据李东献等供称李擲本支无后者居多因无亲房可继亦无家产遗存是以未经立嗣其在兴化穷苦无聊徙居扬州教书度日所作虬峰集不知在扬何人与伊刊刻刷印族中并无存留所有书板亦不知何人何时送至兴化祠堂存贮伊等族人从未取阅以致看祠之李赆万认为无用之物日逐劈作柴薪烧毁止存原板一块业已查出至李擲有无另著楚吟集等书伊等并未见过其生前曾否刊板亦不知情死后何人代为营葬事隔七十余年亦无从供指质李赆万之弟李舒万并族人李从高李培国金称乾隆十六年间李从高之父李汉碧李培国之父李仁昌轮管祠堂见李赆万烧毁贮祠书板因不知书内有悖逆语句曾鸣族众将李赆万斥逐委系实情至购缴虬峰集来历系收买旧书为业之徐京国向不知姓名人买来转卖与局书沈殿三缴县并非李姓族人出售臣等查虬峰集一书既有刊板自必传布李姓族人岂竟无一部呈缴而楚吟集等书既据李擲于集内叙出自必实有其书恐李东献等故为隐匿不首再三究诘坚称本族人家已经本县亲自逐一搜查并无存留此书其楚吟集等书虽李擲集内自行叙出但伊等实未见过并称李擲所著之书既有悖逆何敢隐匿自取重罪等语矢供不移至李擲死后无嗣谱内已经载明并查集内该犯自作无儿叹有叹彼螟蛉子螺赢负何为徒尔劳教诲式谷岂侣之等句该犯不特无子亦未立继似属可信查李擲生于明末崇祯甲戌当胜朝鼎革之时年仅十一岁其在本朝食毛践土已六十余年且身为岁贡生乃于集内肆其狂悖甚有系怀胜国待明重兴之意且布袍幅巾不遵本朝制度大逆不道至此已极虽该犯已服冥诛并绝其后以彰报应但国法未伸无以示儆应将李擲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梟首示众以彰国法而快人心讯明无干之李东献等概行省释李擲并无后嗣亦无家产应毋庸议其坟墓已飭甘泉县封固差役看守虬峰集同楚吟集等书应通飭各属逐加搜查尽数解缴以绝根株并咨会各省督抚转飭所属一体搜罗毋使稍有遗留除将书板一块解送军机处销毁外谨将查出故犯逆诗并审拟缘由缮折具奏其集内悖妄之处逐一粘签并录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奉朱知道了钦此

萨载解送奏稿供单书板咨 军机处档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兼管河务世袭骑都尉萨为咨明事窃照兴化县禀缴故犯李擲所著虬峰集一案经本督部堂亲加查阅内多悖逆语句随提该犯族人李东献等明李擲绝后无嗣所刊书板乾隆十六年间被看守祠堂之李赆万烧毁仅存原板一块现将审拟缘由恭折具奏并声明原一板块解送军机处销

毁外所有奏稿供单并书板一块相应咨送为此咨呈军机处中堂大人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计咨送虬峰集板一块奏稿供单一本右咨呈军机处中堂大人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李东献等供词 军机处档

据李东献李嵩山李本源同供监生们是兴化县人与李擻同宗无服李擻本支无后居多李擻死后因无亲房可继亦无家产遗存是以未经立嗣他在兴化穷苦无聊迁居扬州教书度日所著虬峰集不知在扬州何人与他刊刻刷印族中并无存留所有书板也不知何人何时送至兴化祠堂内存贮监生们从未取阅乾隆十六年有族人李赙万在祠堂看守香火他只知道这书板是无用的日逐劈作柴薪烧毁被族人李汉碧李仁昌看见鸣知族众要把他处治当有李赙万的胞弟李舒万求宽止将李赙万斥逐仅存原板一块擦在神柜内是本县到祠堂里寻出来的监生及本族各家俱经本县搜过并无存留李擻所著书集李擻有无另著楚吟集等书监生们并未见过他生前曾否刊刻亦不知情死后葬在甘泉县何家墩但不知何人代为营葬事隔七十余载无从供证是实

又诘据同供监生们本族人家已经本县亲自逐一搜查并无存留此书那楚吟集等书虽蒙查看李擻集内自行叙出但监生们实未见过他所著的书既有悖逆监生们何敢隐匿自取重罪呢至李擻死后实未立嗣亦无丝毫财产遗存监生们不敢隐瞒的

据李从高李培国同供小的李从高的父亲叫李汉碧小的李培国的父亲叫李仁昌乾隆十六年间族中派父亲李汉碧李仁昌看管祠堂有本族李赙万在祠堂内看守香火把祠内书板劈作柴薪烧毁族人查知因不晓得内有悖逆语句曾鸣族众要将李赙万处治是李赙万兄弟李舒万求宽止将李赙万斥逐是实

据李舒万供已故李赙万是小的胞兄因穷苦族人们留他在祠堂看守香火哥子把祠内贮放书板陆续劈柴烧毁乾隆十六年间族人李汉碧李仁昌们查知要把哥子处治是小的出来求免当将哥子逐出祠堂是有的李仁昌李汉碧俱已死故现有他儿子李从高可问那书板实是哥子烧的并不是因搜查书籍才烧毁的

据徐京国供小的是兴化县人平日在各乡村镇收买旧物旧书因本县设局购买违碍书籍小的从安丰镇陆续收买不知姓名人的旧书十多种拿到局里去卖局内检查内有大义觉迷录四本通纪纂五本博物汇典六本虬峰集一部共收买四种给了小的一两五钱银子其余书籍都退还了那卖书人姓名小的实不知道并不是李擻族人托小的代卖的小的不懂文义那虬峰集内有什么悖逆的话小的不知道是实

据沈殿三供小的是兴化县礼房书办本官奉文设局收缴违碍禁书派小的在局经管有收卖旧书的徐京国拿了十多种书来小的检查内有大义觉迷录四本通纪纂五本博物汇典六部是奉文查收的又有虬峰集一部计十四本小的从不曾见过当时一总缴送署内本官收存给了徐京国一两五钱银子那大义觉迷录通纪纂博物汇典三部本官已缴送江宁总局虬峰集一部本官查有悖逆诗句随即通禀解缴的

陈希圣诬告邓收藏禁书案

李湖奏申办陈希圣挟嫌诬首邓收藏禁书案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挟嫌诬首审拟具奏事据澧州知州侯云汉率同安福县知县冯思道禀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湖南学政札开据安福县生员陈希圣呈称生教读为业因见示谕凡有违禁书籍俱令呈缴詎有不法之邓慥将他人欲缴禁书多方购藏本年六月内生赴伊家得见登坛必究管窥辑要历朝捷录留青新集万法归宗天文图形各书云得异人传授每谈休咎惑人又自作履志一书叙志古风五言一篇语多背谬且素与不轨之徒潜相往来虽托言学卦算命实乃阴资奇门遁甲之术现以讖纬术数显行无忌诱惑乡市人民生以师弟之谊每训不悛只得禀恳查追惩儆等情札州密赴邓慥家搜查究办等因奉此其时卑职思道因公在州随密传陈希圣到案率同查供多支吾询其所见邓慥履志是何语句茫然无对惟默写穷年对虎山博学通今古茫茫四海人屈指不足数四句指为邓慥叙志古风当查邓慥现寓州成生员刘青黎家随即同赴伊寓所搜查止有卦命等书并无别项违禁不法书籍据邓慥供称平日卜卦算命为生并不曾购藏禁书及讖纬惑人情事并据歇家刘青黎供亦无异随即驰赴安福县邓慥家中搜查除寻常各收籍外止有万宝全书残页三本新增象吉备要大通书不全五本新增故事琼林即幼学须知二本内刊天文地輿等图抄录日课六页另有应毁之标题通鉴一本百将传不全一本应行摘毁之古文觉斯八本时文大题文征二本并无首呈内所开登坛必究管窥辑要历朝捷录留青新集万法归宗各书名色亦无自作履志及叙志古风五言并奇门遁甲讖纬邪术各件又赴陈希圣家搜查除寻常各经书外亦止有应摘毁之质疑集时文不全十本内多吕晚村评语随唤邓慥该管保正并亲属查讯佥称邓慥训蒙为业兼知星卜算命安分守己素无不轨情事即陈希圣之父陈兆年亦代剖甚力随将起获各书连人押带至州据邓慥供伊与陈希圣本系戚好并非师弟上年曾将周易会归一部尚书离句一部向陈希圣兑换留青新集一部后知留青新集系奉禁之书即行烧毁近因口角挟嫌致被诬首质之陈希圣亦自认挟嫌妄告属实查邓慥虽审无不法情事恐所供尚有不实不尽即果陈希圣挟嫌诬首亦应严究治罪合先通禀将陈希圣衣顶褫革以便究拟等情并准学臣姚颐据禀将陈希圣衣顶斥革移咨究办到臣臣恐搜查或有未尽随札委驿盐长宝道纪淑曾驰往会同岳常澧道俞廷垣前赴陈希圣邓慥等家再行彻底搜查并提犯证赴省审究去后嗣据该道等复称查得陈希圣邓慥等家各书籍先经该州县尽数查起此外并无存留不法之书将一干犯证同先起各书委解来省发审兹据委员长沙府知府边方泰宝庆府同知王用鶚审明按拟由司道审解前来臣提犯亲讯缘陈希圣与邓慥谊属中表同窗肄业陈希圣之女抱给邓慥童养为媳邓慥训蒙为生兼习卦命乾隆四十二年借寓苏谷才家教读与陈希圣家相近陈希圣曾向邓慥借阅周易会归尚书离句二书邓慥见陈希圣有留青新集即将所借二书兑换嗣闻留青新集书系应禁即行烧毁四十三年

六月邓慥学徒陈谟师等从陈希圣学习弓箭邓慥怒其勾引荒废与陈希圣争角陈希圣作札斥骂邓慥欲赴县具控当经生员余堂等拦回陈希圣之父陈兆年闻知亦即劝息陈希圣挟嫌悔婚意欲将女接回邓慥斥其无耻又经争角邓慥旋即解馆携带卦命书本前往澧州寄寓生员刘青藜家卜算为业詎陈希圣被骂挟嫌于十一月赴澧州考试见查缴书籍甚严忆及邓慥换去之留青新集在应禁之内又因其平日艺习卦命意图借端诬陷报复遂捏称邓慥购藏禁书自作履历志诗与不轨之徒往来以讖纬术数惑人等情冒认师弟乘学臣按临澧州即具呈诬首经臣据该州县通禀委道复查提解到省审据各犯供认前情不讳并将起获各书率同两司逐加校阅查万宝全书系家居应事杂用象吉大通书系星卜择吉等法故事琼林即幼学须知系典故分类内载天文地輿图形日课系所占之课均无违碍惟标题通鉴百将传古文觉斯时文大题文征内有钱谦益等记传批评均属应行销毁摘毁之书据邓慥供称书系旧有因甫知示禁尚未呈缴并非故意购藏至陈希圣呈首登坛必究管窥辑要历朝捷录万法归宗履历志并叙志古风五言实无各书名色亦无奇门遁甲讖纬术数俱系陈希圣捏造诬陷即陈希圣亦自认挟嫌妄告属实在州默写叙志古风四句系伊临时编造且该犯家亦有应摘毁之吕晚村批评时文质疑集未缴查律载造讖纬妖言惑众者斩监候又例载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若只是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形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各等语今陈希圣控告邓慥收藏禁书除现于邓慥家查有应毁之标题通鉴百将传等书尚非无因及所称与不轨之徒潜相往来亦未据指实何项不轨之人作何不轨之事其捏造邓慥叙志古风虽属语涉狂诞究无悖逆情词均难悬拟坐罪外惟所告讖纬术数惑众如审得实邓慥罪应斩候今审属全虚应按律反坐陈希圣除存留应摘毁之时文质疑集轻罪不议外合依诬告人死罪未决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定地解配折责摆站后安置邓慥虽审非有心购藏禁书但现于伊家起获应毁之标题通鉴百将传等书并不早为呈缴且将从前与陈希圣换得之留青新集私自烧毁应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陈希圣之父陈兆年到案即经供明实情应免置议余属无干概予省释起获各书发交局员汇核分别缴销给还所有约束不严该管教官系安福县教谕余天佑已经计参之训导幸道然相应附参听候议处除录案咨部外所有审办缘由谨会同大学士仍管湖广总督臣三宝恭折具奏另缮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朱批该部议奏

李湖奏经手事件料理清楚恭报交印起程日期折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李湖跪奏为恭报微臣交印起程日期事窃臣于上年九月内恭折奏请办毕计典后赴京陛见钦奉朱批允准嗣因该司道查出陶汝鼐等违悖诗集当经夹片附折奏明俟此案审定后即行起程续据澧州禀报安福县生员陈希圣列款首告邓慥购藏禁书显行术数亦应委查提审兹违悖诗集一案于二月初八日奉到恩旨陶汝鼐等

子孙俱免治罪当即钦遵释放其陈希圣首告一案现已审明俱系诬告除照例定拟另折具奏外所有臣经手事件业俱料理清楚随将湖南巡抚印信于二月二十一日交布政使陈用敷暂行护理其布政使印务委按察使塔琦署理按察使印务委驿盐长宝道纪淑曾署理驿盐长宝道印务委长沙府知府边方泰护理长沙府印务委宝庆府同知王用铎署理均可办理无悞臣即于本日自长沙省城起程驰赴阙廷跪聆圣训所有臣交印起程日期并循例递委两司道府署理印务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朱批览

黄检私刻其祖父黄廷桂奏疏案

黄检交部议处所有奏疏板片印本解京销毁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昨检阅查抄高朴家内书籍见有已故大学士黄廷桂奏疏刻本系恭载所奉皇考朱批及朕朱批之折深为骇异偶阅一篇其所载皇考朱批与颁行之朱批谕旨多有未符因交军机大臣校核则其所刊奉有皇考朱批者计一百七十余折较之朱批刊行者几多至两倍而字句亦多不符合甚属非是因思皇考朱批久经钦定选择刊行而朕临御后朱批之折从未选刻岂臣下所得私镌况朕向曾降旨凡臣工奏折奏有朱批者概不准其引入章疏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理应如是则凡朱批事件更非臣下所宜宣露且其所刊多系嘉奖之语其或奉有训饬即未载入犹为失实恭绎皇考御制序文云朕临御寰区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内外臣工皆令具折奏事以广谘諏其中确有可采者即见诸施行而介在两可者或敕交部议或密谕督抚酌夺奏闻其有应行指示开导及戒勉惩儆者则因彼之敷陈发朕之训谕每折或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皆出一己之见教人为善戒人为非其有两人奏事而朕之批示迥乎不同者此则因人而施量材而教严急者导之以宽和优柔者济之以刚毅过者裁之不及者引之此等奏折皆本人封达朕前朕亲自览阅亲笔批发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非如外廷宣布之谕旨尚有阁臣等之撰拟也今检内外诸臣缴回朱批之折不下万余件酌量其可以颁发者检出付之剞劂计不过十分之二三天下臣民展读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或人人观此而感动奋发各自砥砺共为忠良上下蒙福朕愉快更当何如钦此是现在刊行之朱批谕旨深费皇考圣心且所有批折乃择其可以宣示者始行刊布其余删去者甚多而劝戒并施垂戒之意尤切更非臣下所当妄为增损也阅所刊之奏疏标题称及黄廷桂谥法必非黄廷桂生前所为自系黄检逞其高兴之见专务虚名而不度事理辄为刊刻不意黄检荒唐竟至于此即使黄检欲刻伊祖奏疏亦当先行奏闻更不应漫无顾忌孟浪若此皇考朱批何等重大既经删定岂可臣下妄有所增减且黄廷桂久经皇考任用原因其有办事之才并不由于奏疏即朕擢用黄廷桂亦以其足任封疆更非因彼之以章奏见长也至其办理西路军需实心任事间为国家得力大臣及其身后朕深为悼惜饰终之典极优既入祀贤良祠又因西陲大功告成照军功例

予以世袭伯爵朕之加恩于黄廷桂者不为不厚而黄廷桂亦因此可以传名更不借其奏疏刊本为之表扬也况黄廷桂系汉军世仆黄检尤当恪守旧风更不当效汉人好名恶习至黄廷桂任两江总督时于整饬地方甚为有益然亦不能尽惬人心即如苏州尚有称为黄老虎者朕所深知虽小人之毁誉本不足凭但既有此语亦岂区区奏疏所能化之使改乎黄检此事绝不类其祖所为并不类黄廷桂之孙则其不能效法伊祖可知朕向日尚冀其可以造就有成今以此观之虽小有材乃实无知好名之人玷辱其祖而朕用之为过当矣此非因公过误可比设使黄廷桂尚在见有此事必将黄检重责即黄廷桂九原有知又安能瞑目乎看来黄检竟不能承受朕恩岂宜复膺封疆之寄黄检著交部严加议处并著即来京候旨其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经分送者并著即行查明解京销毁恐从前曾为大员之人其奏折奉有朱批者类此刊刻亦未可定著各省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至于我朝祖宗以来恩泽深入民心一切皆由宸断及朕侍皇考亲见十三年中深仁善政并不由于臣下之奏请而下情亦毫无不能上达之处朕临御四十四年所办之事亦然内外大臣亦从无有擅权不法及分门植党经言官劾奏者设果有之皇考及朕非不能核实查办而科道中亦从无摭拾风闻仅以纠弹塞责者纲纪最为整肃而内外诸臣为国整饬纲纪实心任事及效命疆场者无不生被殊恩死垂不朽或优入贤良祠以表扬其善并不借章奏虚词以为美谈也若明季诸臣惟以虚名相尚彼此党同伐异攻讦不休并有虚拟一稿未经陈奏亦刊入文集以弋取称誉者其锢结不解之恶习深为痛恨今幸积弊久已廓清岂宜复使潜滋暗长若黄检之刊布伊祖黄廷桂奏疏仍不免蹈前人覆辙恐众皆效尤其为患将无所底止不可不预防其渐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著黄检速将板片书本解销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黄检私行刊刻伊祖黄廷桂奏疏一事甚属谬妄已降旨通行严切晓谕并将伊交部严加议处令伊即来京候旨矣此项板片自系黄检在山西时所刻其板片或尚在晋省或并有分送之事已谕令巴延三就近查缴若板片携往福建任所及从前印过若干部曾经分送若干部著传谕黄检令其即速查明将板片书本即速解京销毁若再有隐匿则其获戾更重矣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著巴延三将黄检刻送奏疏查明汇解谕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黄检私行刊刻伊祖黄廷桂奏疏一事甚属非是已降旨通行严切晓谕并将黄检交部严加议处并令来京候旨矣所有原刊奏疏板片并刷印过若干部曾经分送何人亦令黄检逐一查缴黄检久任山西藩臬恐即系在山西刊刻其书板或尚存晋省又高朴路过该省尚经分送则黄检在任时分送上司僚属者必多著传谕巴延三即行逐一查明汇齐解送来京毋任稍有遗漏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巴延三著传旨申饬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昨阅缴到高朴任所书籍有黄廷桂所奉朱批奏疏刻本必系黄检在山西时所刊恐板片尚在晋省且高朴处尚有其书则黄检在山西曾经分送之人必多因谕令巴延三即行查明解京销毁今复思黄检既为伊祖黄廷桂刊刻奏疏阅时必久巴延三岂无见闻其刻成后亦必送与该抚更不得诿为未睹巴延三见黄检如此谬妄并不及行劾奏殊属非是然此等瞻徇情面之事各督抚俱所不免设使黄廷桂为督抚见其布政使为此事自必据实纠弹或大学士傅恒为外任遇此等事亦必举以入告其余已故及现在大臣中未必能更有其人但皇考刊布朱批谕旨俱经圣心删定为臣子者岂得于此外妄为增减至于朕之朱批并未刊行又岂臣下所宜私刻况朕前经降旨督抚等奏折奉有朱批者概不得引入章奏则朱批之不宜宣示尤所共知况巴延三曾为军机章京于此事更当深悉乃于黄检妄行刊刻之事视同泛常竟不具奏惟徇于官官相护之恶习全不以国家大体为念天良何在巴延三著传旨严行申饬仍令其扪心自问明白回奏著由五百里传谕知之钦此

军机处奏传询黄文璟折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传黄廷桂之曾孙黄文璟到军机处询问奏疏刊刻竟属茫然据称从未见过此书亦不知系何处刊刻俟回家详悉查明于明日五鼓至军机处登覆等语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黄检私刻奏疏种种乖谬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训臣工门卷一九一东华录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昨阅黄廷桂奏疏刻本载有皇考及朕朱批自系黄检所刊实属谬妄已将黄检交部严加议处即令来京候旨并通行晓谕矣因复令军机大臣询之黄廷桂曾孙黄文璟据称伊家并未见此刻本即伊曾祖祠堂及伊曾祖母处均无此书并问之老家人亦不知此书刻自何处其太古堂实系伊家公共堂名至伊曾祖黄廷桂录存奏疏稿本闻伊曾祖身后即经伊叔等取去不知归在何人之手等语黄检等兄弟三人一为总兵黄模一为知府黄棡皆非能刻书之人其为黄检所刻更无疑义但伊既为伊祖汇刻奏疏乃于伊祖祠堂及伊祖母处俱不留置一部可见其镌刻此书并非实欲效法其祖思为表扬不过刷印多本分送众人图于颜面增光且博取虚名耳或其事由于庸劣幕友之怂恿亦未可定但黄检身系汉军世仆本不当学汉人之刻集沽名况伊祖歿后受恩极为优异入祀贤良世袭伯爵并于紫光阁图形已足名垂不朽更何借奏疏流传为重是黄检此举非惟不能继乃祖之志并不能体乃祖之心朕将黄检不次擢用实望其克肖祖风若早知其如此必不加恩简任矣仰惟皇考朱批谕旨导人善而戒人为非裁其过而引其不及因人施教之圣心至深且切黄检如果能敬绎遵行服膺弗失其于立己服官之道该括靡遗又何待刻其祖所奉朱批方足为法哉至朕临御以来不特朱批从未镌刻即历年所降谕旨前经大学士蒋溥奏请刊布朕亦未允行盖因习见皇考时每召九卿等进见冀人领悟乃训诲开导反复数千言诸臣退

出惟窃语跪聆逾晷形体疲劳从无言及圣训之当深体者足见众情非可口舌化导朕故不欲以批答之词宣布之旨付之剞劂耳至于朱批谕旨曾经皇考亲加删定岂臣下所可稍为增减若朕之朱批既未刊行更非臣子所当漏泄况君前臣名古今通义朕偶抽阅所刻奏疏内有乾隆八年三月初二日黄廷桂请开石羊河船运柳林湖屯粮一折其中将提督总兵俱但书其姓不书其名而于总督尹继善则直书之即以刻书体例而论亦不画一盖黄廷桂素与尹继善不睦黄检必知之故逞其私见妄加扬抑耳至刊载谕旨更无不直书臣工名字者而其折内叙述朕之朱批将黄廷桂李绳武之名俱空缺不书尤为无礼可见黄检无知高兴谬妄殊出情理之外断不能承受朕恩矣黄检胆敢刊刻伊祖所奉朱批又复种种乖谬于不率不密之失兼而有之其咎戾实在于此朕将黄检严示惩戒亦在于此恐外间无识之徒妄议朕之处分黄检必因黄廷桂奏疏中有过于切直不可传布之语此甚非也黄廷桂之为人众论不免谓其深刻即所奏之折亦非以文辞见长大率不避嫌怨据实上陈间或近于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极谏则实无其事其疏具在可考而知也况朕非不容直之主臣工亦从无以批鳞激切之言奏闻者朕方以此为愧其或事关民隐无不立见施行若随事条陈亦无不下部核议并未尝稍为禁遏也方今内外臣工尚无大奸大恶结党纳贿之人言路亦无门户纷争肆意攻讦之事其余一切章奏从不留中又复有何隐讳乎且如钱度之贪黷多赃方世俊良卿之败检不法皆经朕察知重治其罪并非由科道之参劾又何有不纳谏之事乎至于刊刻奏疏乃明季陋习甚至真伪混淆深为世道人心之害其事本非盛世所宜有况自焚谏草实古来人臣之大谊必欲存稿以炫其长已乖正理然或将曾经采用之疏刻入集中尚不为过若已经部驳者即不宜复行存刻至以皇考及朕之朱批亦并刊列则尤不可且黄廷桂奏疏刻本因永贵自叶尔羌查送高朴所携去书籍朕始见之并非有意查访而得可见昧良之事为天理所不容自然败露为臣子者可不知所儆惧乎著再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巴延三奏查办黄检分送晋省官员奏疏折 军机处档

山西巡抚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接到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私行刊刻伊祖黄廷桂奏疏一事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臣遵旨逐一查明黄检所刻奏疏系乾隆三十八年臬司任内刊刻印刷其板片于三十九年差家人赍送回京现今在省各员臣面加询问现任学政百龄新任藩司谭尚忠以及道府厅县武职衙门均未据黄检分送臬司李承邨于四十一年到任之后曾送一部因板片先已送京黄检旋差其龙姓家人取回送人未经补给在晋候补道缪其吉于前冀宁道任内亦据送给因丁忧带回原籍已饬令差人取缴其现在通省各属及黄检同时在晋之学政司道府厅州县有无分送收存现已严查饬令全行交出汇齐咨送军机处销毁不令稍有遗漏所有臣遵旨查办之处理合恭折先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巴延三奏闻命悚惧恳交部议处折 军机处档

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跪奏为闻命悚惧无地自容遵旨明白回奏事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昨阅缴到高朴任所书籍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诵之下不胜悚惧无地自容查黄检将原任大学士黄廷桂奏疏私行刊刻系山西按察使任内之事其刊刻之初奴才实无所闻及黄检送过一部奴才又不将其谬妄之处当时奏闻奴才扪心自问暗昧糊涂至此已极今蒙圣谕训饬奴才如梦初醒愧惧无措伏思奴才仰沐天恩畀以重任凡遇属员办事差误从不敢稍为姑容即使兄弟至戚事有乖谬亦不敢稍存徇庇此奴才时刻兢兢自励恐丝毫欺隐有负高厚鸿恩乃于黄检私刻伊祖奏疏攸关国家大体奴才既未得查阻于前又未经参奏于后昏愦无状无以自解奴才惟有仰恳圣恩将奴才交部严加议处以昭炯戒所有奴才感悚惶愧下情理合遵旨明白回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该部严察议奏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将发出黄廷桂缴进各折敬谨详加核对凡奉有世宗宪皇帝暨我皇上批示之处黄检未经刻入者计七十折内除寻常事件原可无庸刊刻者共三十一折不计外其余三十九折俱奉有训饬教诫之旨谨录出呈览所有黄廷桂原折仍行缴进存贮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黄检奏遵旨悚陈下忱折 军机处档

福建巡抚奴才黄检跪奏为遵旨据实具奏恭谢皇上格外天恩并陈愧悚下忱事窃奴才于本年三月初五日承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黄检私行刊刻伊祖黄廷桂奏疏一事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同日内阁奉上谕昨检阅查抄高朴家内书籍云云 见本案一页 钦此奴才跪读之下愧悔惶悚无地自容伏念奴才幼时跟随奴才之祖黄廷桂任所于乾隆二十四年祖黄廷桂交存恭录世宗宪皇帝朱批奏折底稿恭录皇上朱批奏折底稿奴才于山西臬司任内见稿本零落恐有遗失一时愚昧无知照原本刊刻实属谬妄糊涂不知事体辜负圣恩即奴才之祖黄廷桂在九泉之下亦必痛恨兹钦奉谕旨严行晓谕愧悔无及荷蒙皇上格外殊恩不即从重治罪仅将奴才交部严加议处令奴才即来京候旨仰戴高深惟有感激涕零战栗待罪奴才现将巡抚印务于三月初六日移交总督臣杨景素署理星驰赴都恭候谕旨至刊刻书本曾于刻竣时刷印过二十部分送巡抚臣巴延三原任藩司朱珪原任山西冀宁道吕昌际原任太原府周克开各一部及高朴至山西审案时送过一部其余十五部又样本一部俱在山西陆续分送各官事隔多年分送之人未曾登记奴才惊惧之际急切未能记忆清楚不敢冒昧陈奏益负欺罔之罪奴才现在专人札询如有送过即

行收回呈缴此后并未再有刷印亦无印本存留所有刊刻板片刻成刷印二十部之后即带至涿州奴才旧宅存贮并未携事赴闽奴才现遵旨将板片先行解京缴销断不敢再有隐匿益干罪戾所有奴才愧悚下忱并解缴板片缘由谨恭折据实具奏伏乞皇上恩鉴奴才不胜惶恐之至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杨景素奏兼署福建巡抚印务并黄检进京日期折 缴回朱批档

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奏闻事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处字寄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黄检现已降旨交部严加议处并著来京候旨福建巡抚员缺著增福补授其江苏布政使员缺著吴坛补授何裕城著调补江南河库道所遗河南河北道今正用人之际其员缺著朱岐即速行前往署理俟服阙再行实授何裕城俟朱岐到后再赴河库道之任吴坛俟何裕城到准再赴江苏藩司之任增福俟与吴坛交代后即起程来京请训再赴新任增福未到福建之前所有巡抚事务著杨景素兼署并令黄检速行来京钦此遵旨由驿递六百里转寄到臣当经移咨原任福建巡抚臣黄检钦遵查照即于三月初六日准黄检将巡抚印务委员赍送臣接受兼署黄检于初七日束装兼程进京所有臣兼署福建巡抚印务暨黄检起程进京日期相应由驿递三百里驰奏再臣原拟于四月间由福宁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处阅兵前至杭州即驻杭办理差务今既兼署福抚印务俟新任抚臣增福进京请训后前至闽省臣即须赴浙经理差务其时如非天气炎热兵马停操之时臣仍由浙东阅兵至杭合并陈明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朱批已用汝直隶总督矣可速来

杨景素奏将已刊之伊曾祖杨捷平闽记呈览折 军机处档

闽浙总督臣杨景素跪奏为奏闻请旨事窃臣接准军机处字寄因福建巡抚臣黄检私刻伊祖黄廷桂奏疏于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恐从前曾为大员之人其奏折奉有朱批者类此刊刻亦未可定著各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钦此臣随札行闽浙两省藩司通飭各属通行晓谕确查如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将板片书本呈缴另行奏闻解送查销外再臣曾祖原少保昭武将军臣捷遗有平闽记一部系臣祖懋昭等镌刻所载奏疏内恭载有圣祖仁皇帝谕旨臣查乾隆四年礼部题覆臣曾祖捷入祀福建贤良祠疏内查叙实录内开康熙十七年奉上谕杨捷谋勇兼倍著以原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调补福建全省水陆提督总兵官一切剿御贼寇保固地方战守机宜全资殚心筹画展布壮猷以副朕简擢倚任至意钦此与平闽记第一条奏疏内所叙谕旨相同且其时题本奏本俱系本章凡题奏奉有谕旨自必发抄行知非折奏所奉朱批不应概行宣示者可比今钦奉圣谕不敢隐匿谨将现存一部恭呈御览所有板片存贮臣扬州本籍应否送京 朱批不必 查销之处理合奏闻请旨伏祈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批

尹嘉铨奏令子将黄廷桂奏疏并已刊伊父尹会一之题奏旧案缴销折 军机处档

大理寺卿臣尹嘉铨跪奏为遵旨缴书事窃臣恭阅邸抄见有黄检刊刻黄廷桂奏疏一案钦奉上谕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经分送者并著即行查明解京销毁恐从前曾为大员之人其奏折奉有朱批者类此刊刻亦未可定著各省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钦此伏查乾隆四十一年夏间臣以香差路过晋省曾经黄检分送所刊黄廷桂奏疏一部比因给假回籍扫墓顺带至家存贮臣即寄信博野县令臣子尹绍淳查全四套解京销毁再查乾隆十三年秋间臣父尹会一在江苏学政任内病故臣以落第举人扶柩回籍既葬庐墓见有传抄题奏旧案按年编次二本适值保定开局刊刻赋役全书因而付梓于十五年夏间完工并非臣父生前所辑委系身故之后子孙订成草本供奉家祠敬识先臣历任承受圣恩深重始末欲使后昆咸知感戴勿妄报效之意原与黄检之在任仿刻朱批谕旨内式套板刷印多本分送众人迥不相似但既经镌刻于前何敢稍为容隐自干严谴谨将原存家祠旧书二本恭呈御览并查原刻板片一百一十六块及刷存样书四本遵旨一并缴出查销为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臣无任悚惶战栗待命之至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据山西巡抚巴延三将黄检刊刻伊祖黄廷桂奏疏从前在山西时曾送给巴延三及河东道叶佩荪代州知州吴重光各一部共计十二套委员解送到京理合缴进销毁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发还尹嘉铨原书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因黄检刊刻伊祖黄廷桂朱批奏疏殊属谬妄因谕令将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经分送者查明解京销毁并通谕各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销毁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习甚至真伪混淆深为世道人心之害况自焚谏草实古来人臣之大谊必欲存稿以炫其长已乖正理然或将曾经采用之疏刻入集中尚不为过若已经部驳者即不宜复行存刻至以所奉朱批妄行增减则尤不可所降谕旨甚明兹据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将刊刻伊父尹会一奏疏二本及板片奏缴请毁朕详加批阅大率发交部议者居多原可无容慎密即其中间有训勉之旨亦不过随事批示非必不可宣露于外者与黄检所刻伊祖黄廷桂奏疏擅将皇考朱批删改且止载嘉奖而不载训饬者不同不在应毁之列所有尹嘉铨缴出原书及板片仍著发还朕办理庶政务期得当从不肯为已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内外臣工尚未能深喻朕意著再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萨载奏将黄廷桂奏疏一部咨毁折 军机处档

两江总督臣萨载谨奏为奏闻事窃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将黄检所刻伊祖已故大学士黄廷桂奏疏及刷存之本或已经分送者著即行查明解京销毁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等因钦此当经转行江南江西各藩司钦遵查缴去后兹据署汇宁布政使常镇道袁鉴禀据候补同知周克开禀称窃照已故大学士黄廷桂奏疏刻本现奉谕旨查缴职前在山西太原府知府任内曾奉发给一部计共四套理合将原书呈请转禀汇缴再书内第四套第一卷系属重复合并声明等情呈送前来臣覆核无异除将送到原书固封咨送军机处查明销毁并飭各属实力查缴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七日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农起奏将黄廷桂奏疏呈缴折 军机处档

安徽布政使臣农起谨奏为恭缴私刊奏疏书本仰祈圣鉴事窃臣督办安省灾属加赈事竣抚省接到抚臣闵鄂元准山西抚臣巴延三来文内开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黄检私行刊刻伊祖黄廷桂奏疏一事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伏念臣于乾隆四十年十月内由山西按察使调任安徽黄检系山西藩司臣起程时曾送刊刻伊祖黄廷桂奏疏一部随带来安今蒙皇上将黄检私刻朱批奏疏种种谬妄之处明白训示臣跪读之下不胜惶悚似此谬妄刊本冒昧收存咎实难辞谨将私刊奏疏一部计四套二十四本理合具折恭缴并恳将臣交部议处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黄模奏请一并交部议处折 军机处档

湖南镇筴镇总兵官革职留任奴才黄模跪奏为恭折奏闻仰祈睿鉴事窃奴才接奉上谕昨检阅查抄高朴家内书籍见有已故大学士黄廷桂奏疏刻本等因钦此奴才敬读之下惶悚无地伏念奴才祖孙父子世受国恩奴才弟黄检不能仰体皇上造就深仁将奴才祖父黄廷桂从前奏疏妄自刊刻并不先行奏明实属有负天恩已蒙皇上交部严加议处但奴才于乾隆四十一年在河南河北总兵任内有河内县县丞赫申之弟迟之鉴俱系奴才弟黄检妻兄因会晤时叙及曾自黄检山西布政使任所得有奴才祖父黄廷桂奏疏刻本付奴才阅看奴才愚昧无知照抄二十四本今钦奉上谕训示剴切奴才如梦初醒益深恐惧惟是奴才既不能及时诫弟遏阻其行又复妄为抄录罪实更无可逭请将奴才一并交部严加议处所有奴才抄录书本敬谨封固进呈销毁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国泰奏将黄廷桂奏疏一部解毁折 军机处档

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恭折奏缴查毁事窃照案准部咨钦奉上谕昨检阅查抄高朴家内书籍见有已故大学士黄廷桂奏疏刻本自系黄检逞其高兴之见辄为刊刻所有

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经分送者并著即行查明解京销毁等因钦此又准山西抚臣巴延三咨会内开前任山西降调冀宁道现补莱州府知府沈元振有无收存前项奏疏就近呈缴各咨行到臣适沈元振因公在省经臣延据该员覆称前在山西冀宁道任内曾经黄检送过所刻大学士黄廷桂奏疏一部计四套今奉查缴理合检出申送缴销等因前来臣详加封固附搭解缴遗书委员咨解军机处销毁外理合恭折奏明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雅德奏晋省大臣之家并无镌刻奏疏折 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臣雅德跪奏为查明覆奏事伏查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开内阁奉上谕前因黄检刊刻伊祖黄廷桂朱批奏疏殊属谬妄因谕令将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经分送者查明解京销毁并通谕各省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销毁等因钦此钦遵当经檄司通飭确查缴送去后兹据布政使谭尚忠详称据太原等九府辽州等十州各声称所属地方凡有曾任大员之家逐一详细查询委无镌刻奏疏朱批等情详报前来臣覆查无异所有查明晋省大臣之家并无镌刻奏疏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朱批览

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书案

单功擢奏查讯张九霄家情形折 军机处档

直隶布政使臣单功擢跪奏为奏闻事窃臣遵旨查办智天豹亲属家产及不法字迹缘由业于本月二十三日恭折驰奏并声明张九霄住居容城县地方飭委大名府同知周世运前往会同该县知县龚谦密赴该犯家内搜查有无不法别情去后兹于二十四日臣在望都县途次该委员率同该县前来据禀查得张九霄有过继之母张李氏妻张郑氏訊据供称张九霄向会泥木生活本年四月曾同正定一人至家令其背负行李四月十一日一同出门至今未回其有无在外不法之事实不知情随在伊家搜出医书药方及经咒手折方咒歌诀旧呈底等件复访闻得容城之白沟村有赵五曾赁房与智姓即拘讯赵五供系伊赁侯姓之房于上年十一月间转租与智姓因其欠租催其出屋今年他去不知何往等情臣查该同知等所讯李氏等供虽称不知张九霄与智天豹在外有无不法行为所搜书籍等物亦无狂悖字迹但内有方咒歌诀言辞妄诞且张九霄住居容城与智天豹所居之高邑相距甚远张九霄何以与智天豹有师徒之称相偕外出而赵五所赁侯姓之屋又恰转租与智姓其中恐皆有伙同为匪不法情弊臣因智天豹现拘在京无可质对自应将李氏郑氏赵五解交军机处审问质究并将查出物件一并呈解军机处臣即日恭诣阙庭复命所有查讯张九霄家情形臣谨恭折具奏并缮录供词及查出物件清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再靠山殷成二犯前委赵州知州兴安往拿搜查尚未查拿覆到容俟查拿到日另行审办具奏合并陈明谨奏

于敏中等奏审拟智天豹等折 军机处档

大学士于敏中等谨奏为遵旨会同审拟具奏事窃照逆犯智天豹编写妄诞逆书令伊徒张九霄持赴御道旁跪献一案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奉旨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钦此臣等当将该犯等隔别研讯缘智天豹系直隶高邑县人自幼行医为业张九霄籍隶容城县庸工度日两人平素本不认识智天豹先曾在祁州开设药铺与人治病后将铺房关闭即在祁州等处赶集售卖膏药并无一定住址迨上年九月间前赴容城县白沟河地方卖药行医嗣因生意平常不能糊口随起意献书邀求富贵当即编造年号内按八卦名目复于每卦后编设三项年号以应三十三天之数名为受天之命见得本朝国运比周朝八百年更为长久遂乘便编成稿底冀图进献仰邀恩典是年九月内智天豹在白沟河售卖膏药有附近住居之张九霄素患腰疼病症向智天豹买取膏药彼此熟识十一月间智天豹赴村治病路过张九霄门首张九霄留住数日因思佣工不能度日不如跟随学熬膏药可以卖钱使用当即拜认智天豹为师以后即常往智天豹寓内学习比智天豹于今年三月间租住赵五店房遂将所编书稿誊写二本欲邀张九霄帮同呈献并称伊于乾隆二十七年在骆驼崖采药时曾遇见老主显圣传授本朝万年书一部今已照本写完若同往进献大家都得好处之言向其怂恿张九霄当即听从于四月十一日由白沟河一同起身旋闻皇上谒陵于十九日晚赶赴行在智天豹因染患腿疼恐临时行走迟误随将书交付张九霄于二十日早在道旁呈献即被拿获各等情臣等以智天豹初供有在骆驼崖遇见老主传授之语而张九霄到案时亦供称与智天豹同在骆驼崖采药今既讯明此书系智天豹编造是其同谋商办情事显然且恐此外另有帮同编造及曾经看过之人至智天豹学习行医妄谈命数自必有人教授均须彻底根究当将该犯等严加究诘据智天豹供我本系乡愚若说这书是自己编的恐怕不能取信所以谎说老主显圣传授不过要作为神奇希图动听的意思至这书实是我一人主义随手编写若有别人相帮献书后得有好处别人岂肯让我独得如今这样严审我又如何肯替人隐瞒独自受罪再我编造此书原想邀求皇恩若与别人商量阅看倘被人抄去先进这好处就轮不着我了又张九霄是我学医徒弟本不识字我哄骗他来献书他并不能帮同编造此外也没有商量阅看的人至我所习医道是从小跟着父亲学的算命是看过星命须知的书学排八字也是随口哄人实在没有师傅又我初供现年八十岁亦系我捏造哄人使众人见我颜面尚壮而年纪已老必有养法我医道可以通行其实我年止五十五岁今蒙严讯不敢再隐瞒了等语据张九霄供我素不识字并不知智天豹书内写些什么因他说这书是在骆驼崖所得本朝万年书又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若进了这书皇上必然欢喜我们都可以富贵又嘱咐我说献书时有人询问只说我与他都都在骆驼崖采药这好处才能同得我一时糊涂贪图好处所以跟他同来呈献等语并据藩司单功擢遵旨前赴各该犯原籍查拿犯属及此外有无不法字迹兹于二十六七等日委员将智天豹之妻李氏

张九霄之母李氏妻郑氏及赁给智天豹房屋之赵五并在该犯等家内查出旧破书本等件解送到案臣等当加质讯据智李氏供称智天豹一向在外卖药自前年十月间出门至今未回不知去向又据张九霄之母李氏妻郑氏同供张九霄向来做泥木匠生理本年四月内有正定人叫伊代背行李一同出门只知行医卖药实不知有别项不法行为赵五供称与智天豹向不认识赁房行医因欠租钱催令搬去并未同与为匪各等语随检查送到书本均系旧破不全杂书亦无别项不法字迹复将各犯等反覆严诘矢口如一并令智天豹当堂书写核对笔迹相符似无遁饰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又知情隐藏者斩各等语今智天豹因卖药行医不能糊口辄起意献书胆敢编造年号妄称大清天定运数并敢谎言遇见老主显圣传授希图惑众已属罪不容诛至其书内有乾隆年数一条竟敢肆行咒诅并于捏编年号内直书庙讳御讳尤为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智天豹应照律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张九霄虽讯无帮同编造情事但据智天豹告称书内所写事关年号该犯即属知情辄敢贪图富贵代为呈献复于初供时扶同捏饰于法实难宽贷张九霄应照知情隐藏大逆者斩律拟斩立决至逆犯智天豹亲属律应缘坐现据直隶布政使单功擢查明该犯祖父母父母及亲友智天浩久已身故该犯止有妻李氏并无儿子所生一女早已嫁出等情应将解到智天豹之妻李氏照律赏给功臣之家为奴其张九霄之母妻律无缘坐应予释放赵五虽不知智天豹编造逆书但以素不认识之人冒昧赁给房屋殊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该犯等家内查出医方书本等项应行销毁智天豹家产行文直督查明入官智天豹之徒靠山殷成应令严缉务获申明办理所有臣等会同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臣于敏中

兵部尚书和硕额駙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户部尚书臣梁国治

左侍郎臣和坤

暂署协办大学士事务刑部尚书臣德福

尚书臣胡季堂

左侍郎臣觉罗阿扬阿

左侍郎臣钱汝诚

右侍郎臣喀宁阿

宽改律拟旨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德门卷四东华录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智天豹以乡曲小民竟敢编造年号妄称大清天定运数指使张九霄于御道旁跪献狂诞悖逆情罪实为可恶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照大逆律定以凌迟亦属罪所应得但据奏称该逆犯书内有乾隆五十七年一条敢于诅咒尤堪发指等语此在臣子之心则然朕并不以为憎忆乙卯九月朕践阼之初即

焚香告天黷祷云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绍膺宝位不敢仰希皇祖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彼时朕春秋方二十五岁初未计及在位六十年寿当几何亦复不以为意迨过五十岁乃自计六十年则当八十五岁矣始以此志奏闻圣母蒙懿旨云皇帝受祖宗付托之重代上天爱养亿兆董治百官六十年后岂宜遽释仔肩即天下臣民亦断不肯听皇帝归政慈谕谆切因更计之若果至八十五岁蒙天恩朕尚能侍奉慈颜则礼所谓恒言不称老何敢遽云倦勤彼时亦既叩天致祷今既不能复申朕爱日之诚则引年之初愿亦岂能期其必遂况今距乾隆乙卯尚十六年为日正长若朕精力始终不懈自当日慎一日兢兢业业综理万几克全朕之初志设或七旬八旬以后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贪天位以旷天工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为期致蹈从前人主贪恋大宝之讥乎若朕必以六十年邀求上帝不几如张廷玉之以配享太庙向朕邀求乎朕既知张廷玉之非礼又安肯效其所为乎且设果如逆犯智天豹所云乾隆五十七年之言朕其时寿跻八十有二即归政亦不为早况历代帝王在位五十余年而归政者实所罕觐朕尚有何不足乎是该犯此条不得谓之诅咒不必执此以定爰书也惟该犯敢于妄编年号三十余条且于皇祖庙讳直书不避并谎称世祖章皇帝显圣于彼希冀惑众动听此则丧心病狂身蹈大逆不可不按律惩治然究与诽谤毁斥者稍属有间智天豹著从宽改为斩决至张九霄拜逆犯为师代其呈献逆书亦应按律处斩姑念其人本属乡愚无知且不识字情尚可悯张九霄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前奉谕旨俟审拟逆犯智天豹等定案时并将该犯罪名改减并降旨通谕中外钦此臣等现会同刑部审拟具奏谨拟谕旨进呈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于敏中等奏审拟殷成靠山折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于敏中等谨奏为奏闻事窃照逆犯智天豹编写妄诞逆书一案先经臣等审明定拟具奏并声明该犯之妻李氏供有曾称智天豹为师父之殷成靠山二犯缉获另结等因在案旋据直隶布政使单功擢将殷成靠山先后拿获并在各犯家内搜出经卷及道服等件派委赵州州判王肇勋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四初七等日解送到京臣等当即逐加审讯据殷成即郭应成供我系直隶高邑县万城村人年四十二岁十二岁上曾在栾城县豆姬村当过道士到十八岁上师父病故了我就回到家里见这智天豹行医卖丸散药我随向他买了些现成药转卖赚钱养家随口称他师父是有的后来智天豹在祁州去开了药铺有十几年就不见他了我自己合了些丸散膏药仍旧穿上道士衣服各处抄化卖药度日并没有拜智天豹做师父的事至我家里的经卷原是当道士时念的是实靠山即郭汝海供我系直隶高邑县万城村人年三十五岁现当本县民壮于乾隆三十年间曾患疮毒适遇常在本村卖药之智天豹替我医治好了当谢了他八百钱彼时他女人李氏来村里卖棉线我曾留他到家吃过饭后来智天豹不知往那

里去了已经有十四五年再没与他见面再智天豹与我治疮时候我随口称他先生或称他师父原是有的并无拜智天豹为师跟他学医的事至我家内的经卷是我母亲因患腿疼病症时常诵念冀求疗病的是实各等语恐该犯等尚有狡供卸罪情弊再四严诘矢口不移并查阅送到经卷亦无违碍不法字样似无遁饰查殷成即郭应成靠山即郭汝海虽严讯并无拜认智天豹为师及别项为匪不法情事但殷成曾充当道士业经还俗回家仍穿道服各处抄化殊属不合靠山身充县役因患疮毒延智天豹医治随与往来亦未便宽纵俱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递交原籍地方官严加管束靠山即郭汝海仍革役其搜获道服经卷等物应即销毁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奉旨依议钦此

大学士臣于敏中

兵部尚书和硕额駙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户部尚书臣梁国治

左侍郎臣和珅

暂署协办大学士事务刑部尚书臣德福

尚书臣胡季堂

左侍郎臣觉罗阿扬阿

左侍郎臣白瀛

石卓槐芥圃诗案

郑大进奏查办石卓槐芥圃诗钞折 军机处档

湖北巡抚臣郑大进跪奏为呈首狂悖诗词恭折奏闻事本年十月初六日据黄州府知府李国麒禀称前据江南宿松县监生徐光济在府呈控黄梅县监生石卓槐即石廷三将押当并未赎回之田亩议欲变卖以摊偿众欠等情当经批飭黄梅县讯追详报续据徐光济赴府呈催并于催词内粘单指首石卓槐著有芥圃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等语请行查究当飭黄梅县起获诗本并将石卓槐押带本省禀请察核审办等情臣与藩臬各司将起获刊本细加查阅其中狂悖之处尚不仅如徐光济所指数语且有庙讳御名未知恭避之处臣等披阅之下不胜发指当即飞飭黄州府亲赴石卓槐家逐细搜查据覆并无别项违悖书籍字迹至书内作序之沈德潜列名校订之蒋业晋等七十人虽讯据石卓槐坚供系借名诳众以图光宠但恐系该犯自知情罪深重故挺身独认不肯牵累多人容臣再加研讯务得实情分别参提到案质讯明确同石卓槐一并从重究拟另行具奏所有呈首诗词现在查办缘由合先恭折奏闻并将起获原书分别粘签敬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再督臣图思德奉命赴施南属之利川县查勘彭朝仁控争山地公出不及会衔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郑大进奏查办芥圃诗钞内列名校订之人折 军机处档

湖北巡抚臣郑大进跪奏为恭奏事窃照黄梅县监生石卓槐所著芥圃诗钞内有狂悖语句经臣恭折奏明现在严审定拟另行具奏惟查书内列名校订之蒋业晋等虽訊据石卓槐坚供系借名诳众蒋业晋等俱不知情但查书内首页即有长洲蒋梧巢贵池曹云澜鉴定子样查蒋梧巢即系前任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蒋业晋曹云澜即系前任黄梅县知县升任贵州正安县知州丁忧回籍之曹麟开该员等俱系现任职官若非与石卓槐往还何敢于书内首列伊名据称并不知情显非确实臣于藩臬两司节次亲提严訊逐加驳诘始据石卓槐供蒋业晋曾于乾隆三十二年经办黄梅县堤工因与蒋业晋认识集内有为伊题画诗一首曹麟开在任时亦有唱和诗章但未见伊所刻全诗等语查蒋业晋等在楚服官与狂悖不法之石卓槐往还唱和已有应得之罪石卓槐既与蒋业晋等素有往来据称未见全诗亦不可信相应参奏请旨将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蒋业晋前任黄梅县知县升任正安州知州曹麟开革职以便与石卓槐一并严审确情分别究拟再查曹麟开籍隶贵池先经臣咨提质訊据安徽抚臣查覆该员已经服阙赴部候补并恩敕下部臣查明该员如已到部即将该员押解来楚又查书内有名之岐亭同知潘元会蕲水县告病知县伍文與现俱在楚经臣与两司提同质訊全供与石卓槐并无往还又据石卓槐供有曾为作传之胡善麟曾见伊诗之前任黄梅县县丞丁忧回籍之苏挺俱籍隶江苏并有籍隶安徽曾为选刻诗篇之项章均经分别咨提统俟解到归案究拟其余如江西知府万鍾杰蔡葵审无交涉应与借名罗列之人概免提质以省扰累合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部知道了钦此

富勒浑等奏审拟石卓槐等折 军机处档

湖广总督臣富勒浑湖北巡抚臣郑大进 跪奏为审拟具奏事窃照黄梅县监生石卓槐著刊芥圃诗钞语多狂悖据监生徐光济于争讼呈状内指摘控经黄州府李国麒查获原书具禀臣郑大进当飭逐细搜查该犯家内尚无别项违碍字迹随经臣郑大进先将查办缘由并原书粘签奏蒙圣鉴随查书内有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蒋业晋及升任黄梅县知县丁忧服阙赴补之曹麟开均列名校订并●据石卓槐供有往还唱和之事又经臣郑大进专折参奏请旨将蒋业晋曹麟开革职一并严审究拟仰蒙敕部将曹麟开委员押解来楚尚有案内应质之前任黄梅县县丞苏珽及曾为石卓槐作传之甘泉县人胡善麇欲为石卓槐选刻诗篇之桐城县人项章均经分别咨提旋准江苏安徽各抚臣将苏珽项章二犯先后拿解来楚其胡善麇一犯据江苏抚臣查复已于四十一年病故随将解到各官犯发司归案审办其余书内列名之蔡葵万钟杰等均经再三研●实系借名诳众亦经奏明请免提质在案因查芥圃诗钞内有为蒋业晋题秦塞看云图一首又有为曹麟开题楚江揽胜图水西探梅图诗各一首此为唱和往还实据应跟获原本从此严究该二员如何校订使无狡饰并和曹麟开黄鹤楼诗四首当即委员先

在蒋业晋寓所搜查并无秦塞看云图●据蒋业晋供该参员前往甘肃原有驻马看云图内有沈德潜题句并未令石卓槐题诗此图于三十七年带回原籍留存在家四十二年邻家失火延烧该参员房屋将此图一并烧毁现可咨查其楚江揽胜等二图●据曹麟开供水西探梅图系该参员在京教习时为泾县举人赵帅绘画并题一诗楚江揽胜图系赵帅在黄梅书院掌教时该参员自画并题一诗同所题黄鹤楼诗四首送给赵帅并无令石卓槐题和之事现有赵帅可以提质各等语随经臣等飞咨江苏安徽各抚臣查起石卓槐所题各图并题赵帅来楚质●去后兹据江苏抚臣复称委员搜查蒋业晋家并无驻马看云图画卷亦无芥圃诗钞其房屋委于四十二年四月初一日被邻火延烧属实并准安徽抚臣查知赵帅已往江宁委员拿获同起获水西探梅图一幅一并委员移解来楚当查水西探梅图上并无石卓槐所题诗句臣等随即督同布政使梁敦书按察使福川武昌府永庆黄州府知府李国麒等亲提各犯逐加研鞫缘石卓槐即石廷三系黄梅县监生伊父石学洙存日将石卓槐继与故弟石学濬为嗣石卓槐读书未能上进粗解作诗乾隆三十二年黄梅县堤工溃决石卓槐之伯石待价承充堤长令石卓槐赴堤照料因与督修堤工之县丞苏珽熟识常至其署时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蒋业晋来楚试用委赴查工在苏珽署内见有石卓槐所著忆梅行古诗一首指摘其瑕欲为删节苏珽向石卓槐告知并称蒋业晋素游沈德潜门下适蒋业晋携有驻马看云图内有沈德潜题句为苏珽借观并被石卓槐窥见亦欲附名题咏遂赴蒋业晋寓所拜会称欲投拜为师蒋业晋仅以好言奖许并未允从其所拟诗句值蒋业晋携图回省未经写入石卓槐复画兰花一幅题诗欲寄乏便而止至三十八年黄梅县知县曹麟开抵任县城向有梅英书院三十九年五月曹麟开延请泾县举人赵帅为院长石卓槐有侄石章宜在院肄业因与赵帅往来曹麟开赴院遂与石卓槐接见时曹麟开绘有楚江揽胜图并有题黄鹤楼诗四首粘贴院壁石卓槐于接见时极口赞扬曹麟开亦以好言酬答石卓槐自诩见知值赵帅在院课试即以楚江揽胜图命题石卓槐遂私拟题画一首并和黄鹤楼诗复从赵帅处见有曹麟开所画水西探梅图亦为题咏欲同赵帅转达曹麟开值赵帅闻母病危仓猝回籍未经送阅现皆刊入诗钞此外并无另有唱酬之事四十年二月间有桐城县人项章知石卓槐爱尚虚名遂以欲刊国朝正声集为词向石卓槐劝动石卓槐随将所作春柳诗四首托其刊入并送给银五两项章得银回籍并未刊诗石卓槐前后作诗积有九百余首遂起意自行刊刻因思诗集必得名人作序方能动众遂自作序文驾名沈德潜又以沈德潜已故恐难取信拟称蒋业晋先于三十三年代求沈德潜作序在苏寄与并令素识之胡善麇代为作传又自代伊弟石卓椿作跋并以蒋业晋曹麟开二人为鉴定以叶世度等十人为同鉴以黄庭等五十五人为参订石卓椿为编次释达睿本白为同订子侄尔弼为校字即于四十年二月交与族侄石思密带往江西刊刻板片并刷成三十四部带回时因蒋业晋等尚在楚省恐被见而查诘未敢多刷广为传播仅被族亲石元吉等十六人各取一部并徐光济等取去十部自存八部至四

十三年石卓槐闻知沈德潜为徐述夔作序事发遂将石元吉等所取诗集十六部同自存八部连板片一并烧毁惟徐光济等十部未及取归嗣于四十四年徐光济因石卓槐欠伊钱债未清赴黄州府具控批县查追徐光济在县候审至邹步青家嫖宿被卢得胜等捉奸讹诈徐光济疑系石卓槐挟嫌串嘱复以前控之案赴府呈催并将芥圃诗钞内狂悖语句粘单指首经该府起获诗本并拘石卓槐到案解省审办经臣郑大进查核原书将书内狂悖之处粘签具奏并将应质之曹麟开等参提饬审历经严鞫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臣等查石卓槐所著芥圃诗钞既首以蒋业晋曹麟开为鉴定之人且其自作跋语内有蒋业晋以戊子丁外艰回吴临行嘱其以全集命雕且许为乞沈德潜作序癸巳秋曹麟开蒞梅下车后即索其诗手为删订坚嘱付梓等语情词确鉴今●据蒋业晋等坚供未见石卓槐所著全诗亦无转求作序嘱令付梓情事殊不可信随又各加刑●据蒋业晋供戊子系乾隆三十三年该员之父于二十七年身故何至三十三年始丁外艰至三十六年该员母故丁艰回籍三十三年该员尚在楚省并未回吴何得有临行嘱其以全集付梓并转为乞序之事据曹麟开供石卓槐先与赵帅认识赵帅称其善画能诗因于三十九年五月即在书院中与之接见以后并无往来从何索取其诗手为删订若果有删订之事伊由举人考充教习稍知义理岂有见其狂悖语句不为删去肯留鉴订之名自贻罪过愚不知此即其所题楚江揽胜图所和黄鹤楼诗亦系石卓槐见而自作并未令其题和现有石卓槐可●质之石卓槐据供蒋业晋曹麟开俱素有诗名蒋业晋曾见伊古诗一首欲为删节本欲投拜为师曹麟开系本邑县令于所属生监例得以师生称谓且曾接见故书内首列伊等为鉴定其实俱未见全诗书内后跋实系捏情妄作并无其事故刻成之后亦不敢将书寄阅今三面质对始知蒋业晋父母存歿丁忧年月俱与跋语不符更不敢稍有欺罔各等语严诘不移似无遁饰臣等复与藩臬两司将书内语句逐加查核如指陈时事等诗虽俱有颂扬圣德之词不敢显施抵斥但有心讪谤肆其狂吠悖逆之处不一而足甚至庙讳御名均不敬避殊堪发指石卓槐合依大逆者凌迟处死律应凌迟处死该犯之子石六老年止九岁并妻石汪氏妾石夏氏均照例缘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该犯尚有子石五老已出继与石碧山为子女大女已许与宛秀荣为媳均经地方官查明取结该犯久经出继与已故之叔石学濬为嗣其另居之弟石卓椿系该犯本生父之子降服大功均应照律免其缘坐仍饬地方官查明该犯田产入官所捐监照并饬追缴送部查销参革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蒋业晋参革前任黄梅县知县候补知州曹麟开虽●无见过全诗及转求作序手为删订情事但蒋业晋奉公差委乃与狂悖不法之石卓槐交接讲论诗文曹麟开身任地方于本邑狂悖不法之石卓槐既漫无觉察反以诗画与之交接以致石卓槐假托师生列为鉴定均未便以其未见全诗稍为宽假蒋业晋曹麟开除于本案革职外应请发往乌鲁木齐等处效力赎罪前任黄梅县县丞苏珽所见石卓槐诗虽止古风一首并未见过全诗但身为职官与本地绅士交接亦属有乖职守应请革职以肃官方项章知石卓槐好名藉称选刻诗集诬得

银五两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该犯年逾七十照律收赎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杖罪援免并免收赎诬得银两照追入官代刻诗集之石思密作传之胡善麇俱已病故应毋庸议列名参订之岐亭同知潘元会蕲水县告病知县伍文与先经提同质审与石卓槐素无往还其余列名之叶世庆万钟杰等业据石卓槐供明俱系借名列入以图光宠均应免其提质泾县举人赵帅前在黄梅书院时仅与石卓槐一面且到院未逾半月即行回籍并未见过芥圃诗钞应予免议蒋业晋原籍寓所及曹麟开家中业经臣等与江苏安徽各抚臣委员搜查并无留存芥圃诗钞石卓槐所刷书三十四部已据收回十六部同自存八部连板片一并烧毁应免查起所遗十部内除徐光济首缴一部业经随折进呈并据陈端万僧豁堂各缴一部其余七部●据石卓槐坚供不能记忆为何人取去现飭各属出示查缴毋许存留容俟查获同现存二部一并解京销毁徐光济所控钱债及嫖宿被诈各案飭令该府县●明另结石卓槐刊刻狂悖诗钞历任失察职名现飭查明另行咨部查议所有审拟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并缮具各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下法司核覆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石卓槐凌迟处死旨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石卓槐著即凌迟处死余依议钦此

祝庭诤续三字经案

郝硕奏查●祝庭诤续三字经书及祠碑折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奏闻事本年十月初六日据饶州府德兴县知县萧立选禀称据该县革生祝平章呈首縗麻服弟祝泱故祖生员祝庭诤字拙斋所作续三字书一本褒贬前朝恐有违碍又据缴族叔进士祝煜燔所作赠祝泱之弟祝洄诗一首过于褒奖将续三字书并诗稿一并经该县查阅祝煜燔诗内尚无怪诞惟续三字书本语有违碍等情具禀当经护抚臣秦雄飞查核三字书内语多狂悖恐有刻本留传或另有不法字迹即飞飭署饶州府知府朱遐龄驰赴各该犯家内再行搜查并飭司提齐案犯严审究拟并将三字书及诗稿一并飭发书局校核在案值臣自京回任查案严催据书局委员将书本签明由司申送前来并据该县详称●据祝泱供小的幼年读书时祖父祝庭诤即拙斋用纸写了所作续三字书教小的诵读乾隆十五年祖父亡故这续三字书就遗失了后来要叫儿子读书想这三字书都是讲前代的话是不禁的所以默写出来并未刻板也不曾借人阅看传抄不知何时被祝平章拏去挟嫌呈首的又据祝平章供革生原是县学附生因拆毁宗祠案内斥革问徒本年五月内到祝泱家在抽棹内拏回祝泱故祖祝拙斋所作续三字书抄本一本存在家里到八月间因祝泱的兄弟祝洄在县内告革生私卖公田又因祝煜燔不为调处见他赠祝洄的诗过于褒奖复细阅续三字书内议论前代语多讥讽所以将三字书并祝煜燔诗稿一并呈首的又据进士祝煜燔供祝洄家与进士书馆相近常来听进士讲书每每插嘴议论所以进士做诗赠他有诗难

摸索疑神思之句实是戏谑的话到祝泱抄存续三字书并没见过是实录供通报并据两司稟请先行具奏到臣臣率同两司逐加察核该府县所办尚多疏漏查续三字一书现据该犯祝泱供称系伊故祖祝廷诤即拙斋所作但查原书首篇又写有拙斋参订字样似另有著书之人且恐此书即系祝泱所做自知悖逆故设疑词计图狡混卸罪更须严究再祝泱祝洄等家虽据该府县查无不法字迹第祝廷诤于前代帝王兴废犹且大加诋谤编纂成书借以肆其讥刺则其平日狂吠自必尚有著作流传于族人亲故之家亦未可定且臣闻得该犯现有祠堂碑记该府县未经查缴尤当彻底根究严加治罪庶足以彰国宪而正人心当即飭委饶九道额尔登布就近驰往德兴县查起前项祠堂碑记并此外有无别项不法书籍详细访查并按提应质人犯以凭核究一俟该道查复臣即严行鞫●从重按律定拟另行具奏外理合将缴到已故祝廷诤所著续三字书本并现查办缘由会同两江督臣萨载先行缮折具奏并将该犯祝泱所默续三字原书同祝焯燔诗句粘签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郝硕奏审拟祝泱等折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审拟具奏事窃照德兴县革生祝平章呈首已故生员祝廷诤所著续三字书语多狂悖一案经臣将现在飭究并再行搜查提犯缘由会折奏闻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查此案臣于具奏后随据该道额尔登布查获祠堂碑摹并提到应质各犯解候勘●臣即率同司道等亲提研鞫缘已故祝廷诤即祝拙斋系德兴县生员素性乖妄心怀悖逆胆敢品评列代帝王任意褒贬编成续三字一书隐寓讥刺令其孙祝泱诵读迨该犯于乾隆十五年身故所录三字书原本亦已遗失无存至四十四年正月犯孙祝泱欲教其子祝懋苏读书复将续三字书默写一本注明拙斋侍祖参订字样存于家内五月中被革生祝平章携去收藏在家后因祝泱之弟祝洄控告祝平章盗卖公田以致祝平章挟嫌将三字书并祝焯燔赠祝洄诗稿一并首告该县萧立选即往各犯家中搜查并无别项不法字迹通禀究办经护抚臣秦雄飞飭提人犯来省并复委署饶州府事景德镇同知朱遐龄再往搜查亦无另有著作留存正在提犯研●间值臣自京回任查核该府县所办尚多遗漏并访有祝廷诤所撰祠碑随飭委饶九道额尔登布到彼查起碑摹亦勘有违碍语句其碑上人名字迹并有磨损之处均应究明治罪臣以祝泱将续三字书默出教读其祖父狂悖心迹该犯自必深知诘以三字书所称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明系隐寓诋谤又吴三桂乞师下不将本朝国号敬谨抬写大逆显然还有何辨据供祖父在日教读之时却曾逐句讲究惟云书中列叙帝王兴废及改设制度等事都是史册上有的实不知道祖父寓意诽谤至本朝国号因每句三字排写是以未曾抬头若果知道是悖逆那里还敢照样默出来又教儿子去读呢又诘以你祖纂成此书定已刻板必有原本存留再你所默书本上又写拙斋侍祖参订似不是你祖所著必系是你狂吠故作拟词计图卸罪么又供祖父那时教我读的三字书系用竹

纸抄成的并非刊本后来原本遗失于四十四年正月里要教儿子祝懋苏读书方默出此本来的并再没有别的本子再本县乡俗称曾祖为侍祖因写给儿子去读所以将祖父称作侍祖又见刊布书上均有参订人名缘不解参订字义只道做书就是参订故尔混写的若此书果系自己所作即欲躲避重罪亦只应诡捏他人名字以便抵赖那里还肯把自己祖父的名字写在上头总是不该将此书默存实属该死只求治罪等语随提祝平章质●据供祝廷诤所做续三字书却未见过另有刻本我原因祝泱兄弟们控我盗卖公田又怪祝焯燔不为调处所以将三字书并祝焯燔赠祝洄的诗一并挟嫌呈首若此书是祝泱做的那里还肯替他隐瞒又提磨毁碑字各犯研●据祝蒙供祝廷诤是本生祖父他所做三字书从未见过因与已故祝文唐同在祠傍居住那日出外回家祝文唐问说闻得官府要来打碑他们有分子孙都把祖父的名字磨掉你本生祖上名字在上又在祠旁居住还不磨去免得拖累我因不识字就央祝文唐用石灰点去本生祖祝廷诤名字才磨掉了的又据监生祝茂柏供祠堂碑是族人祝廷诤做的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父亲祝允源在崇义县训导任上告休回来曾讲起碑文内用宵衣旰食字句恐怕有违碍叫我将词内将宵旰二字磨去上年祝平章首了三字书闻得官府要来打碑文我父亲祝允源名字列在首事内恐怕遗累所以将名字磨去又见宵旰二字从前没有磨净故又磨了一下的又据祝记供认磨去伊祖祝鸣怀伊伯祝巽耀名字祝廷梧供认磨去伊父祝观泰名字并碑内崛起创始四字祝次文供认磨去伊父祝华秀并写碑之已故堂叔祝殿遴名字祝正兴供认磨去故父祝秉忠名字严究实图免累所以磨去并无别故似非狡饰查祝廷诤自祖父以来生长本朝食毛践土已历百数十年且身列胶庠躬受教育乃敢丧心病狂妄为著作混假元代名目编造发披左衣冠更等语大肆诽谤又不将本朝国号敬谨抬写且所撰祠堂碑记并有公币缔造宵衣旰食违碍字句种种狂悖实属罪大恶极虽已早伏冥诛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开棺戮尸以彰国法而快人心祝泱系逆犯之孙律应缘坐又于伊祖所作逆书默写存留情尤不法应照大逆知情隐藏者斩律拟斩立决祝况祝洄祝记虽据供并未见过此书但俱系正犯之孙年在十六岁以上者均依缘坐皆斩律拟斩立决正犯财产现饬确查另行追变入官其祝涌祝澍祝泔祝濛祝洛虽系祝廷诤之孙但其父祝光锡自幼出继堂叔祝自墙为子●非捏饰取具族邻并祝平章供结在案应照例免其缘坐惟祝濛已知奉官查取碑记乃不行禀首辄听从已故祝文唐之言将本生故祖祝廷诤撰文名字磨去未便轻从应比照大逆知情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监生祝茂柏将祠碑所开伊父祝允源名字并将前次已磨碑文内宵旰二字复行重磨虽图免累究难宽纵应革去监生比照私藏应禁之书不首告杖一百律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追取监照送部查销原告祝平章既于五月内在祝泱家潜取续三字逆书并不即时首缴迨八月间与祝洄诘讼始同祝焯燔诗稿一并挟嫌呈首亦属容隐但已经首告得实应从宽免其治罪仍归于私卖公田案内●诘祝廷梧磨毁崛起创始字样虽非违碍之字但擅自磨毁并磨去伊故父观泰名

字应与磨毁伊祖父伯叔名字之祝礼祝次文祝正兴等均合依不应重律各杖八十事犯到官俱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各犯所拟杖罪均予援免祝允源既知宵旰字句违碍不行稟官止令伊子祝茂柏磨毁祝文唐教令祝濛磨去祝廷诤名字均有应得之罪业俱身故免其置议进士祝焯燔●未见过续三字书其所赠祝洄诗自亦尚无违碍应予免议此案祝泱默存续三字逆书经祝平章首报该县萧立选署府朱遐龄即行通禀究办尚无纵延情弊但府县两次前往各犯家中收查不法字迹并未将祠碑查出迨臣访闻后飭委饶九道额尔登布驰赴拓印碑文已被各犯磨损字迹人名似此疏忽无能之员若仅照失察议处不足示儆应请旨将署饶州府事景德镇同知朱遐龄德兴县知县萧立选一并革职以肃功令其失察之历任地方各官容俟查取职名送部察议至前项逆书虽●明并未刊刻仍恐或有抄本流传业经饬属遍行晓谕勒限缴销毋使稍有遗存祠碑俟案结扑毁所有臣申明定拟缘由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萨载恭折具奏另缮供单并碑文一纸一并敬呈御览伏乞敕部议覆施行再臣查江西民风每于祠堂公所好立碑记逆犯祝廷诤所著祠碑既有违碍字句其他姓类此者自复不少臣现已严饬所属示谕各地方户族如祠堂碑记内亦有前项妄谈字迹均即勒限呈明磨毁以绝谬妄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郝硕奏将祝廷诤遗产什物估价折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奏明事窃照按察使王昶会同布政使秦雄飞详称德兴县已故生员祝廷诤编造续三字经逆书已照大逆办理所有该犯本身家产例应入官兹据该县亲诣祝廷诤住所传同族保将该犯遗与子孙现存田产什物逐一查抄计田一十八亩九分麦地四分八厘荒山三十二亩一分四厘内有田二亩先经该犯之曾孙祝乌九出当与祝廷洪为业该犯住屋先于乾隆三十二年失火烧毁止存基地一片丈计一亩该犯子孙现俱租屋居住其田地山场屋基契券亦于失火时被焚仅有完粮底册为据照册丈量亩数相符外有铁木等器亦俱查点入册随●据族长祝永璘乡保祝頰安金供祝廷诤遗产除现在查出田地山场屋基什物之外并无他物不敢隐匿等语取结造册详请核奏前来臣查册内既有铁木等器岂无衣服首饰驳饬再行确查去后兹据该司等详据该府县详称复●犯孙并族保人等金称祝廷诤在日本无很好衣饰嗣与伊妻程氏于乾隆十五年先后身故所有布衣银饰随身装殓即有存留早经子媳花费现在俱系孙曾行辈实无丝毫隐匿寄顿情事随据将该犯祝廷诤所遗田山地基什物逐一确估共值银一百八十一两三钱九分内除豸下田变银十六两扣除祝廷洪原典价银十五两外实共价银一百六十六两三钱九分造具册结经饶州府知府万钟杰查核出具并无隐匿寄顿甘结由司详复前来臣复查无异除将册结咨部外相应恭折奏明并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单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今将已故逆犯祝廷诤名下田山地基什物估计价值开列清单
恭呈御览

计开

义坞套上则早田二亩六分估银二十六两

石坞岑底上则早田八分估银八两

十九都金山底上则晚田二亩四分估银二十四两

瓦匠坞中则早田二亩估银一十六两

豸下中则早田二亩估银一十六两 此田系伊曾孙祝乌九当给祝廷洪为业应扣除
当价银十五两

杨林套中则晚田八分估银六两四钱

刘家源木桥头下则早田二亩估银一十三两

王家坞口上首下则田一亩估银六两五钱

石家高坂岑下则早田七分五厘估银四两八钱七分零

义坞套下则早田六分五厘估银四两二钱二分零

军山底水碓下则早田一分估银六钱五分

北坂松林底垅内下则晚田八分估银五两二钱

环溪书院右边麦地四分八厘估银一两五钱九分零

王家坞荒山十亩七分八厘估银五两三钱六分零

又王家坞荒山九亩一分估银四两五钱二分零

又王家坞荒山四亩八分六厘估银二两四钱一分零

又王家坞荒山四亩六分估银二两二钱八分零

庙岗山荒山二亩估银九钱九分零

方家坞荒山五分估银二钱四分零

叶家坞荒山三分估银一钱四分零

屋地基一亩估银十两

旧铁锅七口估银六钱八分

铁菜刀三把估银二钱四分

铁柴刀二把估银一钱一分

铁锄头一张估银一钱

铁柴斧一把估银八分

锡酒壶二把共重三斤估银一钱八分

锡茶壶一把重二斤估银一钱六分

杉木棹六张估银六钱

杉木橙十七条估银五钱一分

杉木椅四把估银二钱八分

杉木桶五个估银二钱六分

竹床一张估银八分

篋箱二只估银一钱六分

以上共估银一百八十一两三钱九分内除豸下田变银十六两扣除祝廷洪原典价银十五两外实共解银一百六十六两三钱九分

艾家鉴试卷内书写条陈案

郑大进奏查●艾家鉴条陈折 军机处档

湖北巡抚臣郑大进跪奏为奏闻事本年湖北乡试八月初十日头场交卷据受卷所官当阳县知县范铎等回禀有宜昌府学生员艾家鉴试卷内全系禀陈事件臣随率同提调官粮道郭世勋监试官汉黄德道周曰汉飭将该生押候查阅试卷内正草俱首写俚诗四句接写呈词系言鹤峰州书役朦蔽州牧词讼索贿传稿抄批索钱包讼勒银征粮苛刻编保勒派税契多索不赈饥荒审贼改供代书串诈差役承票豫勒多钱拘人到案或勒锁私刑或串内奸播弄包定输赢州境易藏奸匪强丐抢劫皆书役豢纵地方迎送官员搬运粮饷差保派夫并黄蘗山税俱请题免运送兵米请改由南路取士请增额四名恳达天朝等情琐碎牵砌并未指有犯证据而科场大典藉试卷混写呈词已极妄谬臣又细察其词如起首自古君难独治句系属泛论尚空格书写下文既有至今及国家字样乃遇君父字面并不抬写且胆敢妄加使是二字于上再如叙恩赦处则称颁恩赦奸险沐减等之德该生身列胶庠岂不知眚灾肆赦及矜恤愚氓之旷典凡情罪重者法所不原何云奸险沐德种种悖谬尤属丧心病狂俱应严办随同提●据艾家鉴供犯生年三十四岁原籍荆州府松滋县入籍宜昌府鹤峰州乾隆四十三年考进拨入府学如今现住宜昌府长阳县傅家堰牌山地方父母俱故并无伯叔只有胞兄艾家瑶久经分居妻室刘氏一子艾流璋长女已嫁覃姓次女才六岁今年七月犯生来省应乡试暂寓勺庭书院内初八日进场入号初九日早题目下来因头晕总不能作文后恐交纳白卷被人耻笑犯生未进学以前原常帮衙门书办缮写文册记得些公事禁约心想不如做件有益地方条陈请主考转奏博个声名更有好处就把鹤峰州进学原额八名要请增四名州城有卫昌游击营所领兵米向由荆州北路长阳一带运送请改走南路又州属每年有应完黄柏税银十四两零祈请免征地方士民自然说好但只写这几项恐难准行还得砌说些衙门弊病民间疾苦方能动听就开首编写诗四句先把州中书役颠倒词讼索钱抄批包赢讼案征赋苛刻编保勒派税契多取不赈饥民改易盗供代书串诈差役索钱书役庇贼这些话写上并写迎送官员搬运粮饷差保派夫都要请禁除题免然后接写那请增学额几条只图准行其实所开各弊端都是平空造写今蒙严审实不能指出舞弊及受害人姓名并凭证来的卷内遇君父字面未曾抬写又妄用使是二

字于上颁恩赦一句下写奸险沐减等之德因犯生随手书写又勉强凑字当时自己也不省觉今蒙指出实罪无可辞等供臣因在闱随密移督臣富勒浑督饬布政使梁敦书按察使刘峨率同武昌府知府永庆密赴该犯省寓搜查并无不法字迹当将该犯发禁司监移咨学臣斥革衣顶一面密饬宜昌府知府李灿星赴该犯长阳县家内搜查并

●查犯属有无别项不法情事因道远尚未复到兹臣出闱后会同督臣提●犯供无异诘无主使之人除俟该府搜查复到另行从重按拟具奏外所有公同查办缘由理合会同督臣富勒浑先行恭折奏闻并将原试卷粘签进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训示再臣等复查鹤峰州额征黄柏税银一十四两四钱载在赋役全书系按山完税历年无缺又州城卫昌营兵米向系坐派荆州府属江陵等县役解历由长阳县之都镇一带运送并非绕道至该州文风臣等面询学臣取进八名额数已宽不应请增均毋庸议外其余开呈事款虽据艾家鉴自认平空造写不能指出证据但所牖各款皆属书役易滋之弊亦不便因人废言臣等现派委干员前往该州按款密加确察提●经手经胥并另核卷册访问輿情果有一端得实即严参究办另行具奏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严审定拟可也钦此

郑大进奏审拟艾家鉴折 军机处档

湖北巡抚臣郑大进跪奏为审拟具奏事窃照鹤峰州革生艾家鉴于乡场试卷内妄作请增学额等条陈并牖列该州胥吏朦官滋弊各款当经臣查●不能供指实据并查试卷内有字面语句悖谬当将该生斥革羁管派员搜查省寓并密饬宜昌府知府李灿星赴该犯家内搜●令将所牖胥役弊款前往●查各缘由同原试卷粘签进呈会同前督臣富勒浑先行奏闻奉到朱批知道了严审定拟可也钦此钦遵在案兹据该府李灿稟复亲赴艾家鉴所住长阳县傅家堰地方家内督全该县庞慎炼搜查并无不法字迹隔●犯属地邻人等仝供艾家鉴平日亦无武断滋事别情该府又即密赴鹤峰州按照词列各款提●经手经胥吊核卷册摘传保甲里民●访招告并无所指各弊分晰录供稟复并据委员武昌府知府永庆会同该府李灿审拟由布政使梁敦书按察使刘峨详解前来臣随提犯亲加研●缘艾家鉴原籍松滋县入籍鹤峰州乾隆四十四年科考入学四十五年七月由现住之长阳县家内至省乡试八月初八日进场入号初九日早得题后头晕不能作文恐曳白贻诮因从前曾在州衙帮书吏缮文记忆公事禁约遂起意欲将州学请增名额卫昌营兵米改道运送黄蘗山税免征写作条陈冀考官转奏邀誉又恐难准须多列事款动听遂于试卷内先写俚诗四句次编州中书役朦官颠倒词讼索钱钞批包赢讼案征赋苛刻编保勒派税契多取不赈饥民改易盗供代书串诈差役索钱书役庇贼等款并迎送运粮差保派夫均请禁除接叙请增学额等三项以冀准行初十日交卷经受卷所官查出稟经臣移行斥革羁管派员搜●将试卷内字面悖谬处粘签进呈奏奉朱批严审定拟兹据宜昌府知府李灿前赴长阳县该犯家及鹤峰州分别

搜●明晰将犯审拟由司详解臣亲加严鞫据艾家鉴将摭拾砌款条陈各情供认不讳
诘以试卷内遇君父字面因何并不抬写又敢妄用使是二字于上又称颂恩赦奸险沐
减等之德用此语句系何意见据该犯坚称使是二字是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一章
内成语与下文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对言犯生囹圄引用成语致未抬写又只知遇赦的
原是一些犯法奸徒草莽人不知情重人犯法所不原以致写了奸险沐减等之德这是一
时强凑字面错悞犯生上条陈还想有好处那敢稍有干犯等语矢口不移至词开胥役
蒙官各款如颠倒词讼索钱钞批包赢讼案代书串诈差役索钱系言听讼之弊今据该
府前往提●经胥代书人等并检核案籍州民词讼甚简每期控诉仅止数纸历任知州
俱随时批发贴示署门不须向书吏钞批虽有官设代书二名而民人自写之词该州亦
无不受理代书无由串诈事俱立限审结鲜有翻异招告亦无被勒受屈之人出诉又词
开征赋苛刻税契多取系言浮勒之弊今据该府●查该州额征地丁条饷旧赋新垦等
银共止二百八十余两内有秋粮银七十一两零例不征耗每岁开征预填应完银数由
单发乡保分给花户查照听赴柜所自封投纳零星小户银钱听便柜书对数登簿随时
截给收照并无粮户控告苛勒并经该府较验库戥拆兑在柜银封均属相符并无浮多
该州地处山僻田房契价甚轻每年纳税无多该府摘提已投税业民并契验●俱称按
契价每两完税三分之外并无多费又词开不账饥民一款据该府查明该州山地多种
包谷连岁丰稔即四十三年邻境虽有偏灾该州仍收成八分并无匿灾之事又词开编
保勒派改易盗供书役庇贼等款据该府询查各牌保称该州编告保甲牌册纸张等项
俱出官捐并无被胥役勒派摘●里民亦无异词民间窃案均随时缉办近无报窃惟本
年二三月及五月内有州民陈凤池邵月明刘玉占三家被盗俱经缉获首伙多犯究详
仅逸盗二名现在比缉书役并无改供庇贼又词开迎送运粮差保派夫请除一款据该
府查明州城卫昌游击营兵米六百八十余石拨自荆州运抵鹤峰因未设站夫历著保
甲雇觅乡夫每夫背米三斗每站给银四分即偶遇官员因公往来雇用夫脚悉按站给
价并非派累亦难停除各等情并经臣与各司道密加查察无异复逐一严诘艾家鉴据
供实系砌款妄玃前已供明若有可指实屡蒙严审岂反肯代人隐瞒等语似无遁饰查
艾家鉴于试卷作呈虽字面语句引用错谬尚非干犯但砌款妄控鹤峰州书役等弊又
列请广学额等款以博声誉殊属狂妄滋事艾家鉴合依募越告机密重事不实发遥远
充军例请从重改发乌鲁木齐等处充当苦差系革生照例免刺该州书役罗见开等
●无情弊俱饬省释该犯寓所及家内搜无不法字迹所称免征黄柏税请改兵米运道
增广学额等款业经臣奏明无庸查办均无庸议所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并另缮
各犯证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议施行再督臣舒常因查阅营伍公出未及会
●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奉珠批该部议奏钦此

艾家鉴试卷原文

宜昌府儒学附学生员艾家鉴应乾隆四十五年分湖北省乡试本身并无违碍过犯亦不系门禁隶卒之家冒籍顶名之人今将年貌籍贯及所习经书开报于后

计开

一本身年三十四岁身中面紫有须系鹤峰州谦吉里民籍

一经书习诗经

妄求名誉赴科场忽忆弊端敢缕扬下顾今朝枉到此惟祈百姓颂君王窃维自古君难独治分设官员至今官不自劳因设书役名分虽异理实则同皆与国家鞠躬尽瘁出力报效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上兆夫景星庆云之祥悉为闾阎分冤理枉止盗弭奸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嬉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体行事相安无事上下相得朝野幸甚今非唐虞之世而有唐虞之君快逢寿登七十欣瞻位际五九下恩诏神人飨锡予之乐颂恩赦奸险沐减等之德正谓普天共沾深恩率土均被和风但 生 有不敢直陈者有不得不陈者即如鹤峰州斯固化地原属改归东南壤连长石慈桑西北地接恩宣巴建虽前后牧主俱有仁厚之政奈无良书役不无蒙蔽之奸惯图一己私欲屡剥群黎膏髓遇民讼不能秉公办理惟索粪金多寡罔论事体曲直临官断未尔据实辄行但视壑欲盈歉颠倒案件是非放于利而行有能满怀方传稿利外无他喻稍不如意不钞词藏壁单多索钞批钱文十张仅贴一包讼案诈勒两造银两九场许赢十征收国赋任意苛刻天地于焉心寒编造烟册逞欲勒派鬼神为之夜哭税契约额外勒索银与钱当奇荒不发积谷以赈饥瞒心昧己大掩圣主惠爱斯民之隐录贼供设计肥囊以易情串代书诉无原词不做纸欺天灭地不体本主使民无讼之意及其票入差役蠹害较书尤甚豫取夫骡费项次讲差费鞋脚有钱几十千方准下乡提人拘唤方到案即设巧制苦阱或勒锁暗室私刑或巧串内奸播弄或包输事可以赢或诈赢事必定输威风凛凛官较于彼不及声势赫赫彼较于官有余若遇原被金尽便乃拖延不投审以致告诉日久遂尔无奈只自休嗚呼冤者终于冤谁怜三年不雨伤哉屈者久于屈那管六月飞霜言念及此殊甚发指尤有难已下并为冒罪缕陈鹤邑西北毗连之所易为藏奸聚匪之区崇山峻岭茂林岩●深沟大壑悬泉古木奸匪居内罔觉即觉亦难弋获闻信而走一举足即离本境望风而逃二三里便入邻封加以书役奸蠹肆书柳串分肥致令奸匪蜂起愈炽如虎生翼昼以觅食为由沿乡窥探夜则鸡鸣狗盗无所不为遇单家独户而强勒几升几斗有则攸然而逝无则放辟邪耻逢孤村荒郊而公然成群结党暗藏木铁器械竟尔拦路劫抢始由欲为惧为不敢大胆久则能为敢为胆大包天涂面挂须相与破门阵入捆绑拷打胆敢烧杀奸掳巍巍然夫谁与敌恐惧乎恶得而禁不惟老幼心惊胆碎即在少壮魂飞魄散听其搜寻可怜家徒壁立随其取携哀哉室如悬磬袒裼裸裎●室伤心惨目饥饿枵腹举家泣血饮恨风声传闻人心惶恐万幸告发时难尽获缉牌遍拿在上名声可好藉端滋扰在下冤郁难堪能正捕班尚期觅获除害纵受苦辛能忍耐奸猾快役惟思窶放肥己巧行攀扯罪无辜吁嗟被盗惊官盗益炽噫嘻受害鸣公害无休此皆书役忍

心害理是以群黎遭苦受难事本真实受害人报存惧心案原重大守土官非不能办总
由群蠹蠹深以故奸匪脱网计惟多方早剪世使滋蔓难图且鹤邑岩多土少居民饶裕
无几兼值戊亥岁歉黎庶困难言无如迎送官员乡保设取夫之例搬运粮饷书役派夫
差之额不遵不敢遵之实艰男女童叟窘景难诉不沐题请恩免终受虐阱憔悴黄蘗山
税原以山有所取斯树既尽山又高峣难田税无所出恳恩题免解鹤兵米北路一行多
年计程遐迩南近三百余里工费两省请由南幸圣天子作育人材开科取士士等原请
一十二名蒙赐八名以俟广增兹士子寒窗琢磨文风渐振恳题照请初定数目顿予四
名以鼓士习 生 忝儒列罔知忌讳幸遇钦命文宗大人台前正万民有乱之天寔鹤
属锡恩之主惟一念重怜于蝼蚁必百世毓秀于麟凤恳达天颜以广圣恩千秋蒙盛德
万载戴祥光 生 无敢戏渝沥血陈情谨具此以闻

第五辑

魏塾妄批江统徙戎论案

福隆安等奏魏塾侯质讯事竣即正法折 军机处档

兵部尚书臣福隆安等谨奏为遵旨核拟具奏事山东巡抚国泰奏寿光县民人魏塾妄
批江统徙戎论实属悖逆请照大逆凌迟处死律正法一折本月初四日奉朱批行在九
卿核拟速奏钦此据称缘魏塾主峻县民高升诬控妻兄苏二秃盗卖伊妻苏氏并捏窃
图诈之案经该县知县审出系魏塾代作呈词随赴伊家搜出呈底并查有应禁之澹园
续集等书籍及所批江统徙戎论后评语内以今之回部比拟晋之五部因提讯该犯据
供魏塾系寿光县人家里有几部书是先世留下的这澹园续集有干违禁实在不知道
那徙戎论是从晋朝江统传内抄出因见晋惠帝容留五部不听江统之言后致五胡之
乱就想到如今各处回教都是外国来的恐怕后来也有混闹等事等语该犯存留违禁
书籍已属不法其抄录徙戎论混加评语胆敢将今之回教拟晋之五部实属悖逆未便
稍稽显戮应将魏塾请照大逆凌迟处死律请旨正法但该犯现在尚有应行质讯控告
寿光县差役科派一案请俟审明之后再行办理等语查该犯魏塾家藏应禁书籍存留
不缴已有应得之罪至将江统徙戎论抄录加批妄以今之回民比晋时五部更为荒诞
现今各处回民奉公守法并无不安本分之事即如乾隆三十九年寿张县奸民王伦聚
众谋逆即有洪姓等回民随助官兵剿捕匪党甚为出力曾经奖赏该犯何得妄为比拟
其狂诞悖谬实为不法已极应如该抚所拟将魏塾一犯照大逆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
俟所控县差科派应行质讯事竣即行正法其应缘坐犯属家产该抚查明照例办理至
该抚折尾所称魏塾审解时伊兄魏永清复有指告该县妄拿此案及书役科派之事现
飭审办等语查魏塾即系前在都察院衙门控告该县科派枉断之魏姚氏长子其原控
情节已奉钦派侍郎阿扬阿按察使王昶前往查审应听另行审明结案是否伏候训示
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日

臣福隆安

臣梁国治

臣董诰

臣福长安

臣嵇璜

臣达椿

臣徐续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奉旨魏塾著从宽改为斩决所有该犯嫡属应拟斩决各犯俱著从宽改为斩监候钦此

将魏塾改为立决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谕前据国泰奏审拟寿光县民人魏塾家中搜出所批江统徙戎论词语背妄一案当交行在九卿核拟速奏因魏塾即魏姚氏之子伊遣侄魏万年控告该县挟嫌嫁祸藉差科派之事现派钦差前往审讯尚须质讯明确再将该犯正法今据阿扬阿等奏到查审大概情形魏万年所控情节系在魏塾被拿赴省之后即为此案余波著传谕国泰于接到此旨后即将魏塾改为立斩毋庸俟阿扬阿审结控案再行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发往并谕阿扬阿王昶知之钦此

徙戎论 晋惠帝元康九年军机处档 江统

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贄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汉建武中马口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败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之后余烬未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虜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婪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疆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

为寇暴所害不广矣难者曰氏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愁苦咸望宁息而欲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氏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邇未鳩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攻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规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穷乏糝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廩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刘猛内叛连结外虜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氏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毋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其微弱势力不逮耳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虜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

思意深长处分周密文章经济兼而有之独奈晋惠既不能用一时在朝诸臣俱是弩才猪眼亦无有看到百年之后起而赞成之者遂酿成五胡之灾悲夫虽然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盖亦有天命存焉且惟豪杰之士所见方同在朝之臣无赞成之者江统之外无豪杰也然岂独晋朝五部而已哉今之回教又其后绪矣

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

闵鄂元奏查办碧落后人诗及约亭遗诗折 军机处档

安徽巡抚臣闵鄂元谨奏为查出悖逆遗书恭折奏明办理事窃查明末野史暨国初人悖妄书籍仰奉谕旨实力搜查节经臣将安属查出书籍奏缴并刊刻应禁书目通行各属查起板片并查著书人有无别项著作查缴在案兹据和州知州阿兴阿禀称奉查应禁书内有历阳戴重所著河村集一书今查得历阳县和州秦代郡名据州学生员林元英呈出戴重之子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一本语多狂悖随亲赴戴姓户族挨查并无河村集及碧落后人诗本板片据供于雍正十年经伊等父叔辈烧毁惟于戴移孝曾孙戴世道家查出约亭遗诗一本并不全板片十四块据戴世道供称系伊祖戴昆所著因不知内有违碍语句于乾隆十年在湖广刊刻等语并查得现在戴姓子孙但止住屋

两三间戴世道系岁贡生教余为生余但务农手业贫民所供河村集碧落后人等书板片并无藏匿似非捏混惟查出之约亭遗诗内有数条语类狂悖应同碧落后人诗本一并呈送鉴核等情并据庐凤道基厚亲往查讯相同禀报到臣当经臣查核碧落后人诗内悖逆狂吠之处甚多系戴世道曾祖戴移孝所著至约亭遗诗内如长明宁易得又短发支长恨又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亦属狂悖虽著书之戴昆久经身故而伊孙戴世道辄敢于乾隆九年为之刊刻殊属目无法纪再此书首更有鲁之裕序文内有宦游归里之语是系曾为职官之人序内有怗君违亲等语更属悖谬此人曾居何官是否尚存均应彻底严究当经臣飭提戴世道等来省督同藩司农起臬司庆至安庆府知府戴知诚和州知州阿兴阿逐一研讯据戴世道供称今年六十一岁系岁贡生父亲戴鉴早故作河村集的戴重系我高祖作碧落后人诗的戴移孝是我曾祖那两种书板向来原在老屋内雍正十年间伊房族等因听闻含山县黄正超家有逆书发觉之案大家畏惧连书本书板尽行烧毁随后老屋也卖掉了我那时年小并不曾看过这书亦并无遗存底本至那约亭遗诗是祖父戴昆所作祖父亦早经身故从前听见我房族长辈说过这书内并无违碍是以留下此本的那作序的鲁之裕系太湖县人做过湖北安襄郟道因病休寄住湖北我于乾隆九年因家贫失馆听见鲁之裕同我祖相好往湖北托其寻馆并携带约亭遗诗底本恳其作序并恳帮助刻资经鲁之裕送给我银十六两即在彼地刻成此书计三十四页因两面刻字只共板十七块并刷印十数本我因鲁之裕不能为我觅馆将书带回途中在小车上失落板三片我到家后无钱补刻是以后不复刷印其带回的副本因年久戩烂废弃止存这一本了那书上刻的校梓的人有我父亲戴鉴大伯戴金二伯戴锦乾隆九年刻这书时早经身故的了叔子戴占熊戴展骥随后亦故绝了叔子戴霖堂弟戴世法现存他们是不读书的人我在湖北刻诗时将祖父支下已故现存的人一齐刻在上面图个体面他们是实不知道的本道本州来字搜查时我当即供明连板缴出实因学问疏浅不知诗内语句有犯违悖至鲁之裕前于乾隆九年上见他时已是八十来岁的人他有三个儿子彼时已经都死过了如今有无后人曾否回到太湖我实不知道等语并讯据戴用霖等供亦相同臣当经飞檄太湖县查讯鲁之裕房族鲁行焕等据供鲁之裕于乾隆十一年在楚身故因所生三子先俱故绝承继堂侄忠淳为嗣并继侄孙恕模为伊长子立嗣均在楚居住恕模现做德安府训导忠淳之子恕桀在直隶做典史至现在太湖居住的房族并不知鲁之裕为戴昆序刻此诗家中亦并无存留约亭遗诗书本止有鲁之裕所著经史提纲式馨堂文集书法彀三书系鲁之裕当日所送呈出查核等情详送前来臣当即将经史提纲等书发司交局磨勘书内止载有钱谦益吴梅村等姓名余无违悖语句并经臣覆勘无异臣查戴世道虽无藏匿河村集碧落后人书本但其为伊祖戴昆刊刻约亭遗书查现有违悖语句该犯系岁贡生岂得诿为不知文义其所称该犯在湖北刻书书上所刻校梓的人均不知情之处亦未可信至鲁之裕曾为道员乃为戴昆约亭遗诗作序且为出资刊刻而序文内复有悖谬语句

其所生三子是否均已物故其承继子姓等家有无存留戴昆之约亭遗诗并鲁之裕所著经史提纲等书此外有无别项悖谬之书臣当经飞移湖北抚臣确切查明解安再行严讯确情按拟具奏外所有查获悖妄书本现在查办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萨载合约恭折具奏再前项查出各书除鲁之裕经史提纲书内有钱谦益吴梅村等姓名应入汇奏禁书案内恭缴外谨将碧落后人诗及约亭遗诗二书逐一签出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二日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吏部覆查鲁之裕并呈毁戴移孝原书奏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旨将鲁之裕交查吏部前据查称鲁之裕系安徽举人雍正五年八月考取内阁中书引见命往河南以知县试用六年七月题署南阳县知县八月丁忧九年四月引见奉旨署理西江赣州府知府十一年五月奉旨以各部员外郎用七月补授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八月引见奉旨著暂行补授俟有道员缺尔部题奏九月补授湖北安襄郟道乾隆三年五月奉上谕著来京引见九月引见奉旨著交与直隶总督李卫以道员试用四年二月奉旨补授直隶清河道七年二月奉旨直隶清河道鲁之裕年已衰老现患痰症著原品休致钦此现在有无其人未据该省咨报等语其戴移孝尚未据该部查覆并将原书进呈销毁谨奏

查毁碧落后人诗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厚风俗门卷二六四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本阅其书内悖逆之处甚多殊属可恶已将二书销毁矣其作序之鲁之裕身任道员敢为逆犯作序使其人尚存必当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姑免深究但此书刊刻多年留存断不止二本现据戴昆之孙戴世道供称约亭遗诗系乾隆十年在湖广刻印恐楚省尚有收藏之家著传谕闵鄂元富勒浑等飭属严查如有此书板片及抄本刻本即行解京销毁其余别省亦恐有流传之处并著各该督抚等实力查缴俾狂吠诗词搜毁净尽以正风俗而厚人心倘有片纸只字存留将来别经查出惟该督抚等是问将此传谕知之钦此

吏部知会 军机处档

吏部为知会事准乾清门军机处片称交吏部礼部查顺治康熙年间和州人戴移孝曾否出仕是否系生监举贡详细查明速送乾清门军机处毋误等因查本部一切册档已于雍正七年回禄无凭查覆相应知会可也须至知会者右知会乾清门军机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日

袁守侗奏查出为戴移孝作序之鲁之裕并书籍折 军机处档

直隶总督臣袁守侗谨奏覆事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本悖逆之处甚多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到臣查此案先于五月二十一日

准湖广督臣富勒浑等咨称安徽和州查出戴昆所著约亭遗诗核有狂悖语句并有鲁之裕序文鲁之裕原系安庆府太湖县人后住湖北江夏县地方移咨湖北转饬江夏县在伊孙鲁恕本等家搜查并无约亭诗本当查获鲁之裕所著式馨堂文集经史提纲书法彀等三种书籍并板片其式馨堂文集内载有钱谦益吴伟业等姓名并查明鲁恕本有弟鲁恕荣现任直隶无极县典史其有无携带戴昆所著约亭遗诗及是否知鲁之裕作序情事移咨直省查办等因臣随密饬正定府知府朱澜亲至无极县典史鲁恕荣署内严加搜查并未携有约亭诗本亦止查有伊祖鲁之裕所著式馨堂文集等书三种并查有伊父鲁忠淳亦随任在署研讯均不知从前鲁之裕代戴昆作序情事录供同起获书籍一并禀送前来臣随将书籍饬发按察使文禄公同总理书局之清河道梁肯堂等详加校阅内式馨堂文集内实有钱谦益等姓名虽前准楚省来咨此书三种已于乾隆三十六七年间进呈彼时尚未奉有芟除钱谦益等姓名明文但此后节次奉有谕旨钱谦益等所著悖妄诗文俱应销毁其各项书籍内凡有采录其诗文及记载其人事实书目者亦均应芟削鲁恕荣何得至今仍行携藏且此书刊刻在雍正五年以前世宗宪皇帝庙讳并不知敬谨回避其满汉字音论内更有汉之书正而错之以成形满之书偏而缠之以为体并经史提纲内以元臣为夷臣之类诞妄不一而足鲁恕荣身为职官伊父鲁忠淳名列成均乃将此等书籍公然留存不即尽行缴出销毁未便因伊祖父之书先经呈缴辄予免议应请将无极县典史鲁恕荣并伊父监生鲁忠淳一并先行斥革听候湖北归案办理式馨堂文集内尚有明诗钞序亦系鲁之裕所选虽据该府朱澜搜查鲁恕荣署内并无此诗讯之鲁忠淳供昔年见鲁之裕选有明诗伊父故后因未成集旋即销毁并未发刻但所选之诗果无违碍纵未成集何致遽行销毁其所供果否属实并本籍有无抄本存留臣现在移咨湖广督臣再行确查至书法彀一书虽无违碍语句但此等悖谬人所著之书亦不便存留臣现亦同式馨堂文集经史提纲等书通行各属并分咨各省查明如有流传一体解京销毁再此三种书板虽在湖北江夏县起获似未齐全并鲁恕荣尚有堂兄鲁恕模现任湖北德安府训导胞兄鲁恕本鲁恕杰俱在湖南广西处馆其有无携带各项书本现经湖广督臣富勒浑分咨查办应听该省查明办理鲁之裕所作戴昆约亭诗序据鲁恕荣等坚供鲁之裕式馨堂文集内并无此序其间不无假借等语但式馨堂文集刊刻在先约亭诗至乾隆十年方始刊刻亦未便因式馨堂文集未载此又即指为冒名假借惟是现奉谕旨鲁之裕已死姑免深究钦此自应遵旨免其查究至约亭诗等书臣于接奉谕旨之日即札司通饬各属实力访查中有流传之处立即收取呈缴务期搜毁净尽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所有臣查办缘由相应恭折奏覆并将讯过鲁恕荣等供词另缮清单同起获书籍三种粘签封固进呈再鲁恕荣鲁忠淳应行斥革之处除现在分咨吏礼二部外合并陈明伏祈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吴坛奏查办逆书折 缴回朱批档

江苏巡抚臣吴坛谨奏为遵旨查办逆书先行覆奏事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初十日接到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本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鹗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臣恭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厘正人心维风厚俗之至意伏查江宁苏州等处为书林商贩云集之所本地绅士亦多藏书之家今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及约亭遗诗既在湖广刊刷自楚达吴流传甚易不可不实力搜查以期净尽臣现凛遵谕旨一面遍行出示晓谕一面严饬各府州县并教佐等官令于所属书坊以及藏书之家谆切传谕今将前项书籍不拘板片刻本抄本以及残缺不全片纸只字悉行据实呈缴并不治罪亦不根究来历俾无观望畏缩倘匿不呈缴别经发觉立即严行惩治使知警醒以期狂吠诗词不留只字仰副我皇上仁至义尽之盛心除俟查有板片刻本抄本即行奏缴外所有臣遵旨查办缘由谨恭折先行奏覆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三日朱批览

闵鹗元奏审拟戴世道等折 缴回朱批档

安徽巡抚臣闵鹗元谨奏为查出悖逆遗书审拟具奏事窃查和州查出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并戴世道刊刻伊祖戴昆约亭遗诗一案经臣将审讯供情并作约亭诗序之鲁之裕现在移查楚省缘由恭折具奏钦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又于五月二十五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鹗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钦遵寄字到臣并准湖北巡抚臣郑大进咨覆查明鲁之裕嗣孙鲁恕极等家逐一搜查并无戴昆所作约亭诗本讯据鲁恕极等供称并不知伊故祖为戴昆作序情事尚有鲁恕模现任德安府训导鲁恕本在湖南临武处馆鲁恕杰在广西全州处馆鲁恕桀现任直隶无极县典史有无携带书本存留现在移咨直隶等省详查核办等情移覆前来臣复督同布政使农起按察使庆玉安庆府知府戴知诚等提戴世道等反覆研讯矢供如一似无遁情该臣审看得和州查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并戴世道为伊祖戴昆刊刻约亭遗诗一案缘安省查缴明末野史及国初人伪妄诗文经臣遵奉谕旨督属严查节将查出各书陆续奏缴请销内有河村集一书系历阳戴重所著经和州知州阿兴阿查出历阳系该州秦代郡名出示通查有无戴重别项著作据该州生员林元英呈出戴重之子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语多狂吠稟经庐凤道基厚前往督同该州在戴移孝子孙家内逐一挨查并无河村集及碧落后人诗板片书本据戴移孝曾孙贡生戴世道供称前项书本板片因雍正十年有邻近运漕镇地方黄正超家逆书发觉之案经该犯房族人等尽行烧毁惟世道之祖戴昆存有约亭遗诗钞本该犯因家贫失馆于乾隆九年闻有同伊祖交好之太湖县人原任湖北安襄郟道鲁之裕因病卸事侨寓楚省前往托其寻馆并将伊祖约亭诗稿抄本带往求其作序刊刻以为进见之由经鲁之裕为作序文并送给银十六两戴世道即在湖北觅匠刊刻并刷印十数本因鲁之裕病不再见不能觅馆即将书板同刷

印之本带回途中遗落板片三块又因年久戕烂废弃所有携回刷印之本止存一本其原存抄本亦残缺不全经该州讯明将书本板片一齐起出并经庐凤道督查禀报到臣经臣督同司府提犯审悉前情将办理缘由恭折奏蒙圣鉴臣恐戴世道等或尚有藏匿别项违悖诗本并所刻约亭遗诗内有开列戴鉴等校梓姓名恐有知情共刻情事复督同司府提戴世道覆加研讯据供碧落后人等书板片实于雍正十年听闻邻近有逆书发觉之案早经烧毁实无存留闻尚有伊伯曾祖戴本孝所著前生集余生集等书在那时一同烧毁因彼时年幼未经看过此书现在各户族亦并无存留实不知道二书内有无违悖至所刻约亭遗诗上校梓的姓名内戴鉴戴金戴锦在乾隆九年刊刻时早经身故戴占熊戴展骥随亦故绝现存之戴用霖戴世法素不读书均系戴世道在楚刻诗时将伊祖戴昆子孙一概列入戴用霖等均不知情并提各犯反覆究诘各供如一似无遁饰查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戴昆所著约亭遗诗均多悖逆语句戴移孝身入本朝食毛践土戴昆名列胶庠沐浴圣化乃敢造作逆诗肆其狂吠虽久伏冥诛应请将戴移孝戴昆二犯刨坟戮尸以为悖逆者之戒戴世道虽无藏匿碧落后人等书到案时即将为伊祖刊刻约亭书本供出但查约亭遗诗内如长明宁易得等句悖逆显然该犯身系岁贡岂得谩为不知文义且违悖各书久经遵奉谕旨严切晓示飭令及早缴销乃该犯直至该州查讯时始行供出明系有心藏匿戴世道应照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拟斩立决戴昆之子戴用霖讯不知戴世道刊刻诗本情事应同戴昆之孙戴世法戴世得照逆犯子孙缘坐律均拟斩立决戴用霖有妻周氏戴世法有妻黄氏均照律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查明入官所有起出约亭遗诗板片及原抄不全底本解京销毁其为戴昆作序之鲁之裕已经身故遵奉恩旨免其深究所有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书臣遵奉谕旨严飭和州并通飭所属再行实力查缴务俾狂吠诗词搜毁净尽不使为风俗人心之惑再据戴世道供出尚有伊伯曾祖戴本孝所著前生集余生集等书板片亦经雍正年间烧毁业据查讯戴姓各户族并无存留此书但彼时既经烧毁其中自亦有违悖之处恐或尚有遗本流传臣现在飭属一并严查并移会各省一体查缴净尽所有臣审明拟议缘由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萨载合词恭奏并缮具供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富勒浑等奏查办戴移孝逆书案折 军机处档

湖广总督臣富勒浑湖北巡抚臣郑大进跪奏为遵旨奏覆事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大学士阿桂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寄字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云云 见本案三页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等查此案先准安徽抚臣闵鄂元咨和州查出逆犯戴昆等逆诗据世道供伊于乾隆九年携约亭诗底本至江夏求鲁之裕作序并助资刊板带回等情移咨查起书籍臣等当飭藩司梁敦书臬司福川督飭武昌府知府永庆江夏县知县邱之芬立赴鲁之裕嗣孙鲁恕极等家内逐细搜查并无收藏戴昆等悖逆诗本惟查出鲁之裕所著经史提纲式馨堂文集法穀三种藉片查讯

得鲁之裕系乾隆七年由直隶清河道休致寄居江夏十一年内病故有三子早亡将原籍太湖县亲鲁之骏次子鲁忠淳接继为子又立鲁之骏次孙鲁恕模为孙鲁忠淳生子五人现惟鲁恕极鲁恕标在家讯据供称乾隆九年鲁恕极才三岁鲁恕标尚未生俱未见过约亭诗本伊嗣祖生前有无作序实不知道伊长兄鲁恕本现在湖南临武县处馆弟鲁恕杰在广全州处馆鲁恕荣现任直隶无极县典史伊父鲁忠淳随在任所堂兄鲁恕模现任湖北德安府训导各处有无携存约亭诗本只求行查等语臣等随一面分咨湖南广西直隶各省飭查并飭德安府知府赵柟搜查训导鲁恕模署内据覆亦查无前项逆书随调鲁恕模来省臣等率同两司诘讯坚称乾隆九年正伊嗣祖鲁之裕病重之时焉能为人作诗序伊亦从未见过约亭诗实系假借名目情愿赴质等情臣等伏查戴昆逆诗现刻有故道鲁之裕序文已蒙皇上恩施格外免其治罪其嗣孙既无藏书原可毋庸再究但现据鲁恕模力称序系借名如果属实则必别有作序之人自当质实究治臣等现将鲁恕模委员咨送安徽归案质办并严飭各属暨分委妥员将戴移孝戴昆等逆书实力搜访如有板片刊本抄本尽数缴送解京销毁不得遗留片纸只字致贻重戾外所有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奏覆伏乞皇上睿鉴再查鲁之裕自著经史提纲式馨堂文集书法彀三种先于采访遗书案内乾隆三十八年经前任抚臣陈辉祖解送四库馆在案书内有钱谦益吴伟业等姓名系属应禁所有现经起到版片书本另行汇解军机处查办销毁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军机处奏将鲁之裕书阅看折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将发下鲁之裕书三种详晰阅看除原粘各签外尚无悖谬之处谨将原书缴进烧毁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三宝奏查办戴移孝等逆书案折 军机处档

大学士管理闽浙总督臣三宝谨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准大学士公阿尚书额駙公福字寄内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闽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本阅其书内悖逆之处甚多殊属可恶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到臣伏思前项悖逆诗本既有刊刻难保不流传别省臣接奉谕旨当即飞飭闽浙两省藩臬二司转飭地方官协同教职及委员等传谕各绅士一体留心确查如有前项书籍抄本刻本及板片留存在境立即收取呈缴解京销毁务须搜求净尽毋使片板只字稍有存留并面飭浙省司道府督率细访查缴不敢仅以具文塞责自干咎戾所有臣奉到谕旨钦遵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奏覆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奉批览钦此

尚安奏查办戴移孝等逆书案折 军机处档

护理陕西巡抚印务布政使奴才尚安跪奏为遵旨查办具奏事本年六月十四日承准

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駙公福隆安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奉上谕前据闵鹗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本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伏查和州逆犯戴移孝并伊子戴昆以食毛践土之人胆敢妄肆狂吠刊刻诗词实属罪大恶极奴才恭奉谕旨后刻即严饬各属以此项逆诗更非寻常违碍书籍可比陕省地方亦恐或有流传先行出示明白晓谕毋得私行藏匿自干罪戾并令各州县会同儒学校官督率生贡人等在于城市乡村逐一详细查访如有戴移孝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无论刻本抄本即行呈缴奴才仍时时留心稽察督令各地方官实力奉行务期搜毁净尽不使片纸只字稍有留遗以仰副皇上整俗维风之至意所有奴才查办缘由恭折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李质颖奏查戴移孝等书籍折 军机处档

浙江巡抚臣李质颖谨奏为钦奉上谕恭折覆奏事本年六月十四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鹗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敬谨跪读随即分委教职等官在于省城内外各书铺逐一访查据书铺人等覆称铺内从来未卖过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如敢隐匿愿甘治罪该教官等又至向来藏书之鲍士恭等家就其所有书目详悉检核并无二诗名目复加细询佥称家内实无前项诗本不敢私自收存并据各书铺暨藏书各家出具甘结呈送前来臣查此二书刊刻多年诚如圣谕存留断不止二本浙省外府州县书坊及读书之家尚多且湖州书船每向荒村僻巷收买新旧书集贩卖倘有此书细查易得臣现饬藩臬二司通饬各属选派晓事教官认真搜访如有此书板片及抄本刻本即行禀送以凭具奏解京销毁臣务必实力查缴断不敢使其片纸只字存留貽惑人心自取重咎所有臣遵旨查办缘由谨恭折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勒尔谨奏查办戴移孝等诗折 军机处档

陕甘总督臣勒尔谨跪奏为遵旨查办具奏事窃臣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鹗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本阅其书内悖逆之处甚多殊属可恶已将二书销毁矣其作序之鲁之裕身任道员敢为逆犯作序使其人尚存必当重治其罪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到臣伏查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其狂吠实属罪大恶极其所著诗词岂容片纸只字存留为世道人心之害臣凛遵谕旨当即通饬各属慎选绅士严密搜查如有该犯等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无论刻本抄本即行呈缴并饬各该地方官不得因甘省僻处边隅民间书籍无多草率疏忽臣仍不时留心查察务期搜查净尽不使悖逆诗词少有遗留外所有臣遵旨查办缘由谨缮折覆奏伏乞

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六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戴移孝父子戮尸戴用霖等应斩秋后处决旨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奉旨戴移孝戴昆著戮尸示众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著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姚成烈奏查戴移孝及戴本孝等诗录折 军机处档

广西巡抚臣姚成烈跪奏为钦遵谕旨实力查缴恭折覆奏事窃臣于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附公福隆安字寄钦奉上谕前据闵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和州逆犯戴移孝父子生逢圣世胆敢妄作悖逆诗词天下臣民共深切齿若从前或有误留此时尚不急为缴销罪更难追臣仰荷皇上天恩畀以巡抚重任正人心而厚风俗是臣专责兹钦奉谕旨交办何敢稍存泄视况楚粤毗连诚恐逆诗或有传播臣现在星即飭司刊发简明告示乘此通省清查保甲之时责成道府直隶州督同汉土州县遍行晓谕如有流传至粤务令尽数缴出不使片纸只字存留臣断不敢虚应故事自干谴咎再臣续准安徽抚臣闵鄂元咨称讯出逆犯戴世道伯曾祖戴本孝著有前生录余生录二书亦应销毁等因臣现在一并严飭查缴务期净尽合并陈明除俟查竣另容具奏外所有臣遵旨实力查缴缘由相应恭折覆奏伏祈皇上睿鉴臣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李湖奏戴移孝戴昆逆诗折 军机处档

广东巡抚臣李湖跪奏为钦奉谕旨恭折覆奏事本年七月初五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附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查此案先于六月初十日据韶州府属乐昌县知县吴世贤禀报县属平石地方与湖南接壤因鲁之裕继孙鲁恕本向在平石埠商王贵和家管事经湖南省委员孙希良等前往搜查鲁恕本行医并无携带约亭各诗本板片该委员等取供回楚该县闻信亦即亲往查知前情具禀到臣其时尚未接奉谕旨当经批司详请咨查在案兹钦奉上谕鲁之裕身为道员曾为逆犯作序使其人尚存必当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姑免深究但二书刊刻多年恐有流传之处著各该督抚实力查缴搜毁净尽倘有片纸只字存留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钦此仰见圣主宽大洪慈恩深祝网臣遵即飭委护南韶连道事韶州府知府杨本仁提到鲁恕本再加确讯如果并无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各书本板片携带或曾知二书板片下落及抄本刻本遗留处所切实指明跟查追解销毁一面行司通飭粤省各属并责成原委查书各教职实力搜罗毋少疏漏并恭录谕旨遍示如有收留迅速缴出使狂吠诗词销灭净尽以仰副圣主正风厚俗之至意所有遵旨现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

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富纲奏查办戴移孝戴昆逆诗折 军机处档

福建巡抚臣富纲跪奏为遵旨查办覆奏事窃臣于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承准大学士公阿尚书额駙公福字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本阅其书内悖逆之处甚多殊属可恶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伏查民间收藏违碍各书节经前任督抚二臣钦遵谕旨剴切开导及早查出概免存留之罪凡稍有人心者莫不感激踊跃呈缴况逆犯戴移孝等所作诗词肆行狂吠尤为覆载所不容闽省距安徽湖北不远此二书既已刊刻多年恐亦不免流传之处更当严速查缴以尽根株臣查有无前项书籍不外读书之家现飭两司责成各地方官会同教官各就城乡选派明白绅士遍历有书之家宣布朝廷宽大之恩并此次不行呈缴后经查出即干重罪详加开导倘有前项书籍无论刊本抄本全书废帙悉行缴出即有旧家子弟零落目不识丁者亦即代为翻阅务期搜剔净尽以维风俗而正人心臣仰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任惟有率属实力奉行并责令该管道府随时委员查察认真妥办断不使稍有疏漏以仰副圣主淳详训诫之至意所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奏闻再臣正在覆奏间接准安徽抚臣闵鄂元咨开据戴世道供出尚有伊伯曾祖戴本孝所著前生录余生录二书于雍正十年烧毁恐亦有违悖之处应一并查缴等因除转飭一体查办外合并陈明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福康安等奏查办戴移孝戴昆逆诗折 军机处档

云贵总督臣福康安云南巡抚臣刘秉恬跪奏为遵旨查办覆奏事窃臣等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駙公福隆安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二本阅其书内悖逆之处甚多殊属可恶已将二书销毁矣其作序之鲁之裕身任道员敢为逆犯作序使其人尚存必当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姑免深究等因钦此臣等伏查滇省近年以来钦奉谕旨节次查缴已禁未禁违碍书籍并无安徽省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两种但此二书既已刊刻多年诚如圣谕留存断不止二本况约亭遗诗又系刻印于湖广难保无滇黔两省之人或在彼游学或在彼贸易见而携归存留地方官一时查察未周致有隐匿遗漏情事臣等现在严飭云南藩司江兰臬司徐嗣曾实力查办并通行道府厅州县教职等官各于所属境内详细确查其省城书肆及藏书之家臣等复于教职佐杂中选择明白能事之员令其留心查访如有二书抄本刻本立即尽数缴出解京销毁务使此等悖逆可恶之书搜净无遗以仰副圣主正风俗而厚人心至意再贵州地近楚省尤恐或有流布臣福康安现飞飭司道各地方官设法严查务期净尽

断不敢视为具文致留片纸只字所有臣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巴延三奏严查戴移孝戴昆逆诗折 军机处档

两广总督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本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闵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查此案先于六月十一日据乐昌县知县吴世贤具禀有湖南蓝山临武二令到境内埠商王贵和家搜查管事鲁恕本书籍搜查无获即回楚询据鲁恕本供称因江南和州戴昆刊刻约亭诗编系伊故祖鲁之裕代为作叙伊实并未收藏携带伊有胞弟恕杰现在广西全州处馆等语彼时虽未准有湖南移文臣当即飭令该县将鲁恕本暂行羁管一面移取原奉咨文并檄飭广西按察使会同布政使密访鲁恕杰下落严查有无携带收藏约亭诗籍板片飞禀在案兹接奉谕旨始知戴移孝戴昆父子济恶造作逆诗肆其狂吠刊刻流布实堪痛恨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等悖逆诗集岂容只字留传以貽风俗人心之害臣跪读圣谕即率同两司通飭各属州县及原委教职等官凡系藏书肄业之家及书贾坊铺俱令严切晓谕实力搜查如有逆犯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无论刻本抄本并翻刻板片悉数搜缴务期净尽不得稍有隐藏一有查获即行解京销毁倘地方各官不认真严查致有留遗别经查获即行严参外所有遵旨查办情由理合恭折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姚成烈奏解鲁恕杰审讯折 军机处档

广西巡抚臣姚成烈跪奏为准咨拿解已故道员鲁之裕之孙鲁恕杰恭折奏闻事窃臣接准上谕严查已故道员鲁之裕生前与和州逆犯戴移孝父子逆诗作序有无诗本流传等因业经臣于本年七月十五日将钦遵查办缘由恭折覆奏在案嗣准安徽抚臣闵鄂元咨明尚有讯据戴世道供出伊伯祖戴本孝所著前生录余生录二书亦应缴销臣当即一并严飭查缴又准两湖督臣富勒浑会同抚臣郑大进咨称讯据鲁之裕之孙鲁恕杰等供称伊弟鲁恕杰现在广西全州处馆有无携带前项悖逆诗集及鲁之裕所著经史提纲式馨堂文集书法彀三种书本一并查讯移覆等因臣即密委全州知州陈天桂星诣搜查据该牧陈天桂在盐埠王亨炜店内将鲁恕杰查拿严搜止有随身行李并无前项不法诗集书本讯明自幼读书不成即出门觅食并不知有前项序文由府司详覆前来臣查鲁之裕生前职任监司休致回籍乃丧心病狂胆为逆犯诗集作序虽仰荷皇上如天之仁宽其已死但鲁恕杰究系罪犯之孙臣随一面咨覆湖北一面仍飭州押候旋于七月十九日准湖北督臣富勒浑抚臣郑大进咨提鲁恕杰赴楚归案审办并抄录原奏到臣臣随即飭委桂林府同知缪永垣驰诣全州将鲁恕杰提解至省督同司道

等研讯据供称鲁之裕亡故时恕杰年仅三岁自幼读书不成未通文墨因出外觅食捐纳吏目在全州埠帮盐务从前由家中起身只带随身行李并无书籍字迹携带与戴昆并不识认实不知当年祖父作序著书情事再四严诘矢口不移除备咨湖北督抚衙门并遴委全州州同王复鲁于八月初一日押解赴楚收审外所有臣准咨拿解缘由相应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臣谨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五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富勒浑等奏查审鲁之裕子孙折 军机处档

湖广总督臣富勒浑湖北巡抚臣郑大进跪奏为审明覆奏事窃照安徽和州逆犯戴昆所著约亭遗诗语句狂悖内有故道鲁之裕叙文并查获鲁之裕所著经史提纲式馨堂文集书法彀三种书内有钱谦益吴梅村等姓名经安徽抚臣闵鄂元咨移到楚臣等当飭藩臬二司等立赴鲁之裕嗣孙鲁恕极等家搜查并无收藏戴昆等悖逆诗本惟查出鲁之裕所著经史提纲式馨堂文集书法彀三种书籍并残缺剜补板片讯明鲁之裕有三子早亡以亲弟鲁之骏次子鲁忠淳过继为嗣又以鲁之骏次孙鲁恕模为孙鲁忠淳生子五人现惟鲁恕极鲁恕标在家其鲁恕本鲁恕杰赴湖南临武县广西全州处馆鲁恕荣现任直隶无极县典史鲁忠淳亦随在任鲁恕模现系德安府训导随又分咨飭查并密飭德安府知府赵柟亲赴鲁恕模署内逐细搜查并无前项逆书提讯鲁恕模据供不知伊嗣祖鲁之裕作序情事自愿赴皖质讯当将该员咨解起程先经恭折具奏在案臣等复因故道鲁之裕著书三种既有钱谦益等姓名即恐有违悖语句当将板片书籍发局校勘内剿袭附会荒谬甚多亟宜查缴净尽但伊子孙散处直隶等省保无携带藏匿分咨严行查办一面将原书进呈恭折奏明亦在案嗣准直隶督臣袁守侗查明无极县典史鲁恕荣署内并无约亭诗本止有式馨堂文集经史提纲书法彀三书奏明将该典史鲁恕荣同伊父监生鲁忠淳一并斥革解楚审办并咨称鲁之裕尚有所选明诗钞底本臣等当复委员分查亦无前项诗钞底本续准湖南广西抚臣咨覆鲁恕本鲁恕杰寓所严搜并无约亭诗本及式馨堂文集等书亦无别项违碍字迹将鲁恕本等咨解到楚正审办间又准安徽抚臣咨讯明鲁之裕作序鲁恕模实不知情将鲁恕模解回归案办理臣等随率同布政使梁敦书按察使刘峨提集鲁恕荣等逐加严讯据鲁恕荣等供称伊祖鲁之裕曾否代戴昆作序伊等实属不知惟所著式馨堂文集等书前于采访遗书案内呈缴时查有未经敬避庙讳暨未妥字迹曾将原板剜补改正刷呈今蒙指出有庙讳未避之处实系从前剜补时遗漏其余违碍谬妄实未看出至鲁之裕曾选有明诗钞数卷该员物故后鲁忠淳因内多奉禁之人已将底本销毁并未刊刻此外亦无另有违碍之书各处业经严行搜查何能隐匿等语臣等反复究诘矢供如一伏查鲁之裕身为道员乃不自检束其所著之书剿袭谬妄不止一端若其人尚在自应从严究拟今其人已死其为逆犯戴昆作序情罪重大已蒙圣主洪慈恩及朽骨其自著书内违悖处所究属抄袭旧文仰邀天恩免究至鲁恕荣等虽于原籍寄寓省分搜查并无别项不法书

籍且讯无知情隐匿情事但鲁之裕既属负恩之人其子孙未便令其仍列仕版除无极县典史鲁恕荣监生鲁忠淳已准直隶督臣袁守侗斥革外其德安府训导鲁恕模廩贡生鲁恕本捐纳吏目鲁忠杰捐纳从九品职衔鲁恕标监生鲁恕极应请一并斥革以昭炯戒追取各照缴销其约亭诗本并式馨堂文集等书现在飭属实力搜查期于净尽所有查明议拟缘由备录供单恭呈御览谨会折具奏伏乞皇上训示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三日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二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将鲁恕杰严讯諭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上諭据姚成烈奏准湖广督臣富勒浑等咨拿鲁之裕之孙鲁恕杰随委员于全州将鲁恕杰拿获严搜止有随身行李并无别项不法书籍已将该犯押解赴楚收审等语鲁之裕身任道员胆敢为逆犯戴移孝父子逆诗作序使其身尚在自当置之重典今其人已故姑免深究至其子孙若将前项悖逆诗集翻刻流传其罪自难轻宥著传諭舒常等即将鲁恕杰有无另行翻刻传布之处严加诘讯如有翻刻传布即从重究拟仍将原书尽行搜缴销毁并将申明缘由据实覆奏钦此

舒常郑大进奏审讯鲁恕杰折 军机处档

湖广总督臣舒常湖北巡抚臣郑大进跪奏为遵旨申明覆奏事本月十八日承准廷寄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上諭据姚成烈奏准湖广督臣富勒浑等咨拿鲁之裕之孙鲁恕杰随委员于全州将鲁恕杰拿获严搜等因钦此臣等伏查鲁之裕为逆犯戴昆作序仰蒙皇上垂念其人已故免其深究已属格外之恩至其子孙如有翻刻传布情事诚如圣諭罪难轻宥缘前经严搜原籍寄籍均无前项逆书及不法字迹其自著文集等书亦止剿袭谬妄第以鲁之裕既属负恩之人其子孙未便令其仍列仕版已经臣郑大进会同前督臣富勒浑审拟将鲁恕杰等官职生监斥革恭折具奏在案兹钦奉諭旨飭查臣舒常臣郑大进复率同两司道府等提集鲁恕杰等逐加严讯据供称鲁之裕代戴昆作序伊等实属不知并未见过戴昆逆书无从翻刻流传业经各处搜查不能隐匿等语臣等反复究诘矢供如一合之各处搜查情形似非支饰除仍飭各属实力搜查前项逆书缴销务期净尽外所有查审缘由谨会折覆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吴英拦輿献策案

姚成烈奏吴英投书并审拟折 军机处档

广西巡抚臣姚成烈跪奏为劣生妄陈策书严查审拟驰奏仰祈圣鉴事窃臣于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六日据藩司朱椿详称本年七月初五日据浔州府平南县学给顶生员吴英拦輿投递策书一本系请蠲免钱粮添设社义仓及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灭寺僧五条求代奏等情查阅第一条内语多狂悖且叠犯皇上御名当即诘讯据供

别无同谋知情之人随即移解臬司衙门斥革收审并密委因公在省之浔州府知府陆燦前往吴英歇店搜查止获策书底稿别无不法字迹等情将策书并底稿一并具报到臣臣随即查核底稿与策书字迹语句相同策内第一条有干犯皇上御名二处又语涉狂悖数处除逐一粘贴外立提该犯吴英到案率同在省司道等严讯该犯吴英供称现年六十岁世居平南乾隆十二年入学乾隆三十四年因欠贡生梁琮债务经前任学臣童凤三注劣乾隆三十六年开复乾隆四十三年前任学臣李殿图任内告给衣顶该犯平日训蒙度日近年因病闲居乾隆四十五年五月间在家中密作策稿亲笔抄誊成本搭舡赴省寓居涂鼎茂歇店妄思递策转奏可得功名乘藩司朱椿经过当街投递不意随笔谬书语句狂悖别无知情之人等情臣等查该犯曾经入学非不通文墨之人可比今胆敢于策书之内不知避忌其泛论列朝一节固属荒谬乃敢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免各省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及继富小信等语句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诘其如何立意是否怨望诋毁该犯坚供实思献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毁臣恐该犯家中尚有不法字迹及别有知情之人随飞飭该府陆燦驰诣平南督同该县缪琪前赴该犯家中逐一搜查并无不法字迹随将家产造册查封并将该犯之子吴简才吴经才胞弟吴超胞侄吴达才吴栋才及该犯之妻全氏妾蒙氏及年未及岁之子吴懋才吴张才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年未及岁之侄吴伟才吴观奇吴亚三并族长吴泰怀邻佑保约马玉珍陈朝明梁成泰梁广芳一并押解赴省臣又督同司道等提犯复鞫供均系种田愚民并不识字实不知吴英所作之策臣以吴英在家掇作策稿共有五条岂无人商量看见且该犯由家至省岂有并不告知家中之理反复究诘据供革生自费了心做此条陈方恐他人知道抄去抢功岂肯与人商看至子侄是种田的人不通文墨更无可商量且恐家中闻知上省献策泄露传播投策不准反无颜面是以托词上省买药使人不疑等情刑讯之下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吴英生逢圣世现列胶庠于告给衣顶之后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希冀代奏幸得功名虽非怨望诋毁但语涉狂悖又叠犯御名核其情罪实属重大未便稍宽吴英应请比照大逆例凌迟处死该犯之子吴简才吴经才胞弟吴超胞侄吴达才吴栋才现年十六岁以上应请照缘坐律拟斩立决先行刺字查定例凡比大逆之犯其不知情之父母祖父母及伯叔父确审减流今该犯父母祖父母伯叔俱故应毋庸议至该犯第三子吴劭才自幼过继与吴孔怀查验木主属实讯据族邻保约出具甘结在案应免缘坐至该犯继妻全氏妾蒙氏媳彭氏马氏并幼子懋才张才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俱仍请照律发功臣之家为奴该犯同胞姊妹久已出嫁病故所生四女亦俱出嫁律免缘坐族邻保约吴泰怀等因该犯赴省投递无从查察应同不知情之歇店涂鼎茂俱免置议除抄录全招并造清册咨部外臣谨会同督臣巴延三定拟恭折由驿驰奏开缮该犯供单同原策呈御览等因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大学士九卿核拟速奏钦此

吴英策书原本

具献册书人系浚州府平南县学生员吴英为上陈时务以广圣恩以固国本事切位卑言高罪也 生 穷居严穴木食草衣虽叨顶带而未吏未膺今而高言越俎代庖罪应万死虽然 生 所欲言皆国家利赖之事使生之说行不但家国民人蒙其休即生 之若子若孙亦与沾其泽虽言出祸随又奚顾哉试言之其一在于备荒夫民资于国国资于民无民无国无国无民民与国实相依而为命夫民饱则易于驾驭民饥则难于控制屡朝为乱之民皆缘岁饥而人主不知赈恤以致辗转流离不轨之徒顺风一呼万声响应不然苟粥可以活残躯谁肯舍室家之乐侥幸从逆而蹈不测之险哉是备荒之策不但牧民之职宜而且国祚之所攸关岂细故哉今国家备荒岂无其道但未得尽善耳虽有常平义仓社仓之设然而蓄积有限且贮蓄城厢民之距城远者五十里以致一百里二百里不等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况此枵腹之民待百里之遥至半途而颠沟壑者有矣即至仓场而饥惫几死者有矣及其得谷一石除途费仅得二三斗是徒有救荒之名无救荒之实今有一善术焉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但其恩未远其泽未长何若仍按户征收拨入州县里内买谷蓄贮为社义仓令里内殷实社长管之借贷加一还纳官核其成十年更替则谷在里中易于借纳出纳之际又无吏胥徒需索之敝且社长周知里民饶乏丁口多寡又无加领盈歉之虞其恩如岗之永其泽如泉之长不然民沐一时之殊恩不转盼而遭凶歉而民果存此免粮银以济饥否乎且阡陌开而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今而免粮祇见其继富耳诗云哿以富人哀此培独虽曰租亦免然田主征足佃户其敢抗而鸣于官否乎是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甚可惜也丁酉戊戌二年广西士女仝离横填沟壑岂因征粮而然乎实缘岁凶而备荒无素致之也兹疮痍以定免之亦无补救也况今以此为积蓄有不但此积蓄已也不过以此为起例耳君子之德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上既以免粮设为社义仓若遇年丰岁熟地方官劝谕里内殷实之家随其力损资以增益之岂无有好义以乐从者则愈积愈囊而社义仓之谷石不止今日之多矣凶荒有备无虞矣或谓旨意以出天子无戏言今又若此不几失信乎然而事贵用中徙义正所以崇德也何必执小信而自失其几宜也耶难者将曰免粮盛典古先哲王所不废而我圣主独设为社义仓不凡事不师古而涉于寡恩乎不知设为社义仓朝廷非有私也正为我民虑之深忧之远岂以小康小补虞已也要之事可师古则师可变则变视乎义何如耳今以免粮设为社义仓正推广其义仁之至也又奚疑焉其次则在于盐政夫盐政上关国课下系民需其道不可不讲也彼夫山林川泽市查畎亩皆归于民而责其贡赋何言独设官管理夫管于上则有盐场官职廩禄之费解运则有私卖私贩之弊州县市镇盐埠盐丁则有糜食耗费之繁埠主藉官架势则有小秤砂水侵渔之弊且今埠主屡屡亏空押令富户填贩又押富户承充其弊不可尽述也何如计各省递年应解饷银若干拨入盐田令民垦食征其赋税关津设税以取足额饷任民流通贩卖上下俱有便益又何不可夫埠主亏空虽因花费亦因私贩充塞而正引不消今赋归盐田私贩果从何来或谓

盐饷自古守于官今归于民恐百姓难以纳然试出示晓谕百姓愿承垦则行不愿则已安可拘拘必守于官之为得哉其一在于弭盗小盗不弭将为大盗小则害于草野大则扰及朝廷弭之者孰不曰教养今国家制律例以禁之地方官奉刑法以治之又导其务农从善以教谕之是教养已兼至矣而盗窃所在仍不乏何也此愚顽之辈髡髡之属不可撻以芒刃也夫顽而不恤教岂顽而不畏法哉其犯而不畏也非真敢不畏也良由州县属内道里茫茫良楛错处而盗窃之徒闪地方官耳不亲闻目不亲睹闲居侥幸暂为之而无伤其意若谓岂真遂至于发觉乎及至发觉则无如何矣是民之为盗实闪上人耳目之所不及岂真不畏刑法哉今欲杜其弊清其源莫若十家为甲甲有长甲人为盗甲人必先知之甲长率甲人而先攻之苟故为容隐盖护一旦发觉一人为盗九人连及甲长与盗同坐致于平素为盗而民不与之聊甲者则令甲保报名为奇零甲如怙恶不悛仍蹈覆辙一经犯出则以铁杖禁锢由是已为盗者望刑而生惊惧之心未为盗者有甲人稽察攻击而愈悚临深之戒则州县属内虽地大也虽民繁也而以甲人为耳目治之不啻如比隣治之不啻如同室孔子曰其如示诸斯乎此之谓也所虑地方官不实力行之耳此实弭盗之良规也其一在于种植烟苗夫烟食不果腹不食不饥馁虽曰辟寒未见其然也似属小耗实民间之大蠹也小民迷于利而不知自相残害而不觉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二三千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至于收成鬻于商贾刨切发卖大市烟铺三二十间中市小市亦十余间五六间大铺用工人三二十中铺小铺亦不减十余或七八以致制造烟斗以供烟用天下又不知几千万店销烟斗铜以铸钱可以供三二省之用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非诬说也迩来谷粟腾贵百姓困惫未始不因以有用之工费营无益之虚耗而不力农之所致此虽劳其形骸无异游民之坐食然游民但坐食耳而此则耗灰粪麸料等项侵耕稼之资本毫无益乎饔飧而反损乎饔飧也其一在于寺僧夫僧原以奉菩萨香烛大寺应用十余人中寺小寺七八人一人足矣今大寺二三百中寺小寺亦不减百余或数十不知多一人为僧即少一人以耕于野少一人以耕于野即缺七八人之食何若散其多者使归各务生产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用之者舒未始无补于国计民生何必纵其坐食闲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犹易入于匪僻历朝谋逆此辈居多是宜奏请禁恪也此五者皆国家生民之所系似非小儒浅陋所能谋虽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昔圣王不弃刍蕘工瞽而臻荡平至治之休

生 望君门万里无缘自达臬台大人不以愚贱而弃之转奏圣上佐而行之比及三年请试拭目以观矣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日生员吴英年六十岁策书

歇钟鼓楼街涂鼎茂店

刘遴宗谱案

国泰奏据禀查出刘遴宗谱飭司提审折 军机处档

山东巡抚兼署河东河道总督臣国泰跪奏为奏闻事窃臣于本年九月初九日据布政

使于易简按察使叶佩荪会禀内称据沂州府知府尹文炳转据沂水县知县褚廷琛禀称生员刘继贤等会于乾隆三十一年间以匿祖别宗等词赴府控告刘秉德等一案缘刘继贤与刘秉德本系同族二十七年刘遴秉德刘晟议修族谱刘遴令刘继贤等公帮修费并开出宗支以便编修刘继贤等未允出费刘遴即秉笔但就本支修辑成谱嗣经刘以浚等于二十九年赴县具控该前县王令未经查审结案迨刘继贤控府批查经前县骆令传讯刘遴业已病故据刘秉德刘晟供称刘遴所修新谱昭穆世次刘遴恐子孙起名有犯先人名讳于凡例内载有卓尔源本衍汉维新希其如是嘉毓统真字样因语句不经首缴谱板并吊齐印散新谱八十二部到县均经强令销毁只留新谱一部存卷备查于三十二年详府批结兹有该县宋秀章黄奕复以谱序内凡例不经赴县将刘秉德刘格告发等情到司现在飞委兖州府知府王禄朋前赴沂水会同该府尹文炳查审等情到臣臣查刘遴等既系刘姓胆敢于修辑支谱为子孙起名次序辄于凡例内开载卓尔源本等项不经字样远引汉裔殊属狂悖前任县府当一经发觉之时即应据实通报查办乃该前县府仅将缴出板片谱本销毁轻率完结实属办理错谬臣现严飭布按两司速提一干应讯人等到省会同严加确讯因何载此狂悖语句实情有无悖逆情事及谱内有无载有别项不法语句刘遴虽已身故飭兖州府会同沂州府搜查刘遴家中其子孙有无收藏刘遴不法字迹及板片是否实已销毁所印谱本是否尚有搜缴未尽之处逐一查明严审定拟解臣复勘另行具奏外其从前办理错谬之府县等各职名查明另行参奏所有现据沂水县查出刘遴等宗谱内狂悖不经语句及臣现飭两司提审缘由理合先行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奉朱知道了钦此

搜查刘遴家中有无不法字迹再按律办理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厚风俗门卷二六四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国泰奏据沂水县知县褚廷琛查出刘遴等宗谱凡例内开载卓尔源本衍汉维新等不经字样殊属狂悖现飭兖州府严搜刘遴家中板片并所印谱本及有无不法字迹严审定拟等语刘遴等修葺宗谱于凡例内远引汉裔妄自夸耀甚属不合但汉人积习相沿每有此等陋见其实可鄙如搜查该犯家中果实有别项不法形迹自应从重办理以昭炯戒若止于支谱内妄相援引以为宗族荣宠亦不过照例拟以不应重律将所有板片及印存家谱尽行错毁已足示惩并令地方官晓谕百姓务各安分守法毋得再蹈此等陋习致涉不经自干罪戾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吴碧峰刊刻孝经对问及体孝录案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遵旨查舒常等奏到体孝录孝经对问二书前陈辉祖在湖北巡抚任内所奏应毁违碍书籍内无此二种臣等谨拟写询问陈辉祖谕旨进呈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著陈辉祖复奏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舒常郑大进奏查出明末人瞿罕所著孝经对问体孝录二书语有违悖系黄梅县人吴碧峰刊刻自行缴出并声明此书系前抚臣陈辉祖汇发局员查勘等语各省查缴违碍各书自应随时奏明今孝经对问体孝录二书语有违悖吴碧峰既自行呈缴陈辉祖于发局查勘之时何以仅交后任查办并不自行具奏著传谕陈辉祖令其据实复奏舒常等折并著抄寄阅看钦此

陈辉祖奏在湖北任内办理刊刻孝经对问体孝录案糊涂折 军机处档 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臣陈辉祖谨奏为遵旨据实复奏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承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内开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舒常郑大进奏查出明末人瞿罕所著孝经对问体孝录二书语有违悖云云 见本案本页 钦此遵旨寄信并抄折一件到臣臣查湖北省采访遗书设有总局派委人员专司校阅凡缴到书集是否可采及有无违碍俱系先发总局逐一查勘分别粘签呈送核办所有违碍书集除经前督臣奏缴过一次外臣查前人之书后人收藏又自行首缴自应仰遵恩旨不必吹求若前人之书语多干碍后人不行细检率行刊布难置不议至缴到之书是否呈缴抑系因有他故始行首出均应查明以便稽核随札司查照办理臣前在楚省查出违碍书集陆续奏缴过四次所有续呈及尚未阅定书集共八百八十一一种内孝经对问体孝录系委令查明之处教谕戴学焯据吴碧峰自行交出之书臣即照向例发局检阅尚未据阅明签送臣于四十三年正月内奉旨调任河南随交接任抚臣查办在案兹现据湖广督臣舒常湖北抚臣郑大进在臣任内发局校勘前二项书内查有违悖词句奏明办理仰蒙谕旨饬询臣跪读之下不胜惶悚伏查臣自离湖北已经四载前项孝经对问体孝录二书臣只记系因吴碧峰自行交出照常汇发总局旋即奉调离任未据局员呈送复勘不意此二书内竟有违悖字句臣当时未即速为查明具奏仅交接任查办糊涂昏愆咎实难追仰恳圣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儆戒臣谨将办理缘由据实附驿复奏伏祈皇上睿鉴再查抄折内开作序之黄梅令姚思廉讯据吴碧峰供系借名编次分咨提解等语臣查姚思廉系浙江钱塘县人住居省城当即率同司道前往姚思廉家逐细搜查并无前项二书及序文底稿亦无别项违碍书籍及往来交涉字迹姚思廉丁忧在家臣亲加诘讯据供并未见前项书籍亦无代作序文是否属实抑系狡赖现在委员解赴湖北省收审办理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舒常奏审拟吴碧峰等折 军机处档

湖广总督暂署湖北巡抚臣舒常跪奏为审拟具奏事窃照黄梅县人吴碧峰所缴孝经对问体孝录二书系明末人瞿罕所著该犯翻刻臣与升任抚臣郑大进检阅二书内庙讳御名均未敬避并狂吠等语句颇多当经查明缴书原委讯取吴碧峰各犯供情将原书粘签于上年十月初十日奏蒙圣鉴维时因书内列名编次之前任黄梅县令薛乘时

姚思廉虽据该犯吴碧峰供明刻书时薛乘时早已去任姚思廉署事止一月有余实系借名意图光宠但既经列名自当提质随分咨该员等各原籍押解来楚亦于原奏折内声明嗣吴碧峰于十月二十二日因患伤寒转痢监毙经该府县验详飭委臬司亲验无异旋准河南抚臣富勒浑咨复查得原任黄梅县知县薛乘时久经病故正月初三日准浙闽督臣陈辉祖委员将姚思廉押解到楚并咨明搜查该员家中并无前项书籍及悖悖字迹审讯该员实不知有吴碧峰其人等因前来臣随率同司道暨武昌府知府永庆等细加研鞫据姚思廉供称伊于二十三年四月署黄梅县事六月交卸未及两月并不知吴碧峰其人亦未见前项书籍想系该犯将去任之员刊入希图无凭查问今蒙将原书发阅该犯刻书系七月既望在我去任之后情节显然等语与吴碧峰生供及陈辉祖来咨均属相符复提讯瞿学富自认文义不通冒昧收藏王模自认查看原序给做序文亦与前供无异臣查吴碧峰因伊父吴永述早年买得前项旧书欲刻未能该犯照旧本翻刻自作序文复浼王模瞿国宾各作序文并借该县旧令之名列为编次刷印二十四部分送瞿学富等至三十年查缴遗书该犯自行呈出前抚臣陈辉祖发局校勘因书籍浩繁递年分起奏解至上年始据局员检呈飭搜提讯当据该犯吴碧峰将刻书时限于不知一蒙指出自知该死各等情供认不讳今姚思廉到后既经讯明自应归案按律定拟除作序之李维楨查系明末人吴永述瞿国宾薛乘时均经身故外查革生吴碧峰翻刻瞿罕遗书虽照依原本装序旋即呈缴与自行悖逆者有间但书中狂吠语句依样刊入且于庙讳御名均未恭避法难宽宥吴碧峰合依谋反大逆知情隐藏故纵者斩律拟斩立决业经监毙应无庸议革监瞿学富虽据供不谙文义冒昧收藏但该犯系瞿罕本宗收藏逆书不早首缴情殊可恶王模虽据吴碧峰生供系说知大意求作序文并未见书但既与作序亦难轻纵瞿学富王模应于吴碧峰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加重改发乌鲁木齐给种地兵丁为奴瞿学富虽年逾七十不准收赎原署黄梅县事姚思廉在任未及两月讯无与吴碧峰交接情事已据吴碧峰生前供实系借名该员并不知情且刻书在该员卸事之后其无编次似非支饰但失察之咎亦所难辞应请旨交部议处前抚臣陈辉祖将前书发局后催勘迟延业据自行陈请严加议处外臣与前督臣三宝富勒浑前抚臣郑大进到任后未能及时查出均难辞咎应请旨一并交部分别议处至磨勘迟延之局员催勘迟延之藩臬两司及历任失察之道府县容臣查明咨部照例分别议处并取斩犯监毙管狱官职名随案咨参其板片业被火毁无从查起吴碧峰分送前书之家已严飭彻底查追究办即或人亡书失亦必取结确报并出示谕缴随时销毁断不容此等悖逆之书遗留只字至序内开载瞿罕所著之孝经集义贯注等书查无其书仍飭委员实力搜访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谨开缮供单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再臣兼署抚篆无庸会衔合并声明谨奏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叶廷推海澄县志案

杨魁奏提审周铿声叶廷推等各缘由折 军机处档

署福建巡抚臣杨魁谨奏为呈首碑志词语狂悖分别咨提究审恭折奏闻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据漳州府知府黄彬禀称有海澄县民周铿声控告在籍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等情当即调查海澄县志飭委龙溪县知县聂宗阳驰赴周铿声叶廷推家中搜查并无违碍不法字迹拘提讯究缘周铿声与叶廷推同村居住乾隆二十四年周铿声承买周泽圭屿山园下临海泊海中所产蚝螺向听附近居民采取周铿声籍园图占遇采抽分通乡怀怨为叶廷推之故兄叶鼎章控经前任海澄县知县陈瑛讯明将周铿声杖责山园断令周泽赎回海泊仍听居民采捕周铿声从此怀恨欲图报复近见出示查缴违碍书籍因叶廷推之曾祖叶逢春常以小惠周济里党当明季海氛未靖乡中无赖依贼为寇内有知叶逢春者相戒不入其乡乡人感之顺治四年立碑于大观山麓鳌峰庙中碑内有鲁仲连排难解纷之句周铿声曾记读过国策遂指为有心隐刺又乾隆二十五年该县相延江西进士邓来祚修辑县志叶廷推系分纂邓来祚复为叶逢春立传称其轻财仗义并曾赴贼船金鼓相迎有受恩久不酬之语周铿声即为叶逢春通贼实据又碑载叶逢春生大观京口年登六十志载生大观乡年登九十并疑石碑亦有改刊志内所载邓来祚赠叶廷推有谁夸南面雄瑶林繁玉种二句又碑中京口二字周铿声以左传有今京不度非制之语均斥叶廷推为不守臣节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间该县文庙城隍庙曾被风吹损周铿声捏为神圣震怒一并入词投递研讯叶廷推据供碑系顺治四年所立引用鲁仲连排难解纷之语与传内所云轻财仗义谅不过铺张当日周全乡里之意至邓来祚诗内谁夸南面雄之句是黄续书套语瑶林玉种亦诗中习用字面俱彼时未经检点听邓来祚刻入志内这是廷推的糊涂碑内因何有京口二字彼时尚未生育不知其详等供复讯周铿声亦自认挟嫌控告不讳随飭龙溪县聂宗阳会同该署县马希融前往大观山麓鳌峰庙中勘验碑石实系旧镌并无改刊形迹等情连周铿声捏词并碑摹县志禀送到臣臣查周铿声捏词核之叶逢春碑内所载多系揣测附会该犯怀挟微嫌止图报复逞其狂吠殊堪发指必当严行究办以彰国宪而正人心至志书原以传信叶廷推身任分修邓来祚为伊曾祖立传摭入贼人金鼓相迎等语已属无稽之谈并将赠伊诗句混入志中且查碑摹上载皇清二字下书岁在丁亥未书年号尤当严究除飞飭漳州府亲往周铿声叶廷推两家再行搜查有无狂悖不法字迹提犯至省审办并将各家属严行看守一面飞咨江西抚臣提解邓来祚至闽一并究讯外相应请旨将在籍知县叶廷推革去职衔严审究拟所有咨提究审缘由臣谨恭折奏闻并将周铿声原呈暨抄录碑传诗句碑摹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将诬控之周铿声按律定拟叶廷推无辜省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据杨魁奏海澄县民周铿声控告在籍知

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志词语狂悖审系挟嫌妄控等情仍请将叶廷推革去知县职衔审办一折所办殊属非是周铿声指控叶廷推所载伊曾祖叶逢春碑志语句如鲁仲连排难解纷及谁夸南面雄瑶林繁玉种等句俱系剿用腐烂旧句原无悖逆之处该抚既究出周铿声从前因籍园图占抽分海泊采取蚝螺经叶廷推之故兄告发将该犯杖责怀恨欲图报复各缘由自应将周铿声按照诬告律问拟严示创惩何必又将叶廷推请旨革去职衔是欲两败俱伤转使挟嫌妄控者得长刁风而无辜良善致滋扰累从前巴延三等奏访获举人王尔扬所作墓志内妄用皇考字样指为悖逆曾明降谕旨通谕中外不得刻意吹求杨魁并非不晓事之人何办理此案茫无定见若此所有诬控之周铿声一犯著杨魁即申明按律定拟具奏其叶廷推等无辜之人即行省释无庸究问原折著发抄并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杨魁奏审拟周铿声及家属分别斩决缘坐等情折 军机处档

署福建巡抚臣杨魁谨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窃照海澄县民周铿声挟嫌妄控在籍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一案先据漳州府知府黄彬稟报经臣飞飭该府亲诣搜查有无不法字迹并提讼案解犯至省审办一面恭折奏陈圣鉴钦奉谕旨令将诬控之周铿声一犯申明按律定拟具奏其叶廷推等无辜之人即行省释无庸究问等因钦此钦遵当将叶廷推等分别咨行住提省释旋据漳州府知府黄彬查明周铿声家内并无不法字迹将该犯同讼案解省臣随督同司道亲加研讯缘周铿声与叶廷推同村居住乾隆二十四年周铿声承买周泽圭屿山园下临海泊海中所产蚝螺向听附近居民采取周铿声籍园图占即在彼造屋遇采抽分通乡怨忿被叶廷推之故兄叶鼎章控县经前任海澄县知县陈瑛讯明将周铿声杖责山园断令周泽赎回房屋拆毁海泊仍听居民采捕勒石示禁周铿声从此怀恨欲图报复近见出示查缴违碍书籍因叶廷推曾祖叶逢春经商为业常以小惠周济里党当明季海氛未靖乡中无赖依贼为寇内有知叶逢春者相戒不入其乡乡人感之顺治四年立碑于大观山麓鳌峰庙中碑内有鲁仲连排难解纷之语周铿声曾记读过国策遂指为有心隐刺又乾隆二十五年该县相延江西进士邓来祚修辑县志叶廷推系分纂邓来祚复为叶逢春立碑称其轻财仗义并曾赴贼船金鼓相迎有受恩久不酬之语即为叶逢春通贼实据又碑载叶逢春生大观京口志载生大观乡无京口二字辄疑石碑亦有改刊并忆左传内有今京不度非制之语且以志载邓来祚赠叶廷推诗有谁夸南面雄瑶林繁玉种二句不应擅用并斥叶廷推为有侈心不守臣节复添捏叶廷推未举优贡时曾发学戒飭及修志误写节妇年岁改正控案指为素行有亏并将乾隆四十四年该县文庙城隍庙被风吹损周铿声捏为神灵震怒一并摭列入词自行书写投递经漳州府知府黄彬飭委龙溪县知县聂宗阳会同参革海澄县知县吴体乾前往周铿声叶廷推家内查无不法字迹并赴鳌峰庙中勘明石碑系属旧镌实无改刊前提犯反复究讯据周铿声将挟嫌诬控希图陷害各情供认不讳并令默写呈底核对相符严究并无知情同谋之人矢口不移似

无遁饰查例载诬告叛逆被诬之人未决者拟斩监候不及妻子财产又律载凡谋叛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并入官父母祖孙兄弟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例载叛犯之孙如有年幼不便与父母拆离流徙者交与该管衙门令其亲属收养各等语今周铿声因挟从前控责讼嫌辄将叶廷推载入县志碑传诗句剿用腐烂旧词揣测附会饰词诬告妄希报复逞其狂悖殊属不法若仅照诬告叛逆被诬之人未决例拟以斩候不足示惩应请将周铿声依谋叛律反坐拟斩立决以昭炯戒该犯之祖父母兄弟俱已物故其子周荷周佾周诰应行缘坐周荷周诰现已拿获同犯妻周郑氏给功臣之家为奴周佾讯往笨台生理飭县严拘务获照律办理犯孙周抱器周载方周有方周负器等年皆幼稚依例飭属收养财产入官查明造册变价报部除另缮供单恭呈御览并缮供册咨部外所有审拟缘由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下法司核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八日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

程明代作寿文案

富勒浑奏查办程明等悖逆文词折 军机处档

河南巡抚臣富勒浑跪奏为查办悖逆文词及文昌录扶鸾符咒恭折奏闻事窃臣接准学臣邵洪咨称据桐柏县生员曹文邠呈控教谕黄怀玉多款现已飭府提究等情臣随催据南阳府知府恩长详称住居桐柏县之楚民郑友清三月初一日生日戚友刘用广等浼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作文制幛祝寿程明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及捧河中之剑语句郑友清因其语多悖谬用红纸贴去数句程明闻知不悦随有伊徒胡高同等将郑友清之侄郑万青毆伤王国华等私写揭帖肆行辱骂代师泄忿郑友清因与生员曹文邠素有嫌隙疑系主令程明作文讥刺赴教谕黄怀玉呈控黄怀玉差唤质问曹文邠不服争闹曾经两次责飭并出示招告曹文邠潜至省城砌列黄怀玉寿诞召伊领袖赴祝接准土娼呈词克短廩禄往拜郑友清之寿等款赴学臣衙门控诉请将黄怀玉曹文邠等一并革审前来臣查程明代撰祝文语多狂悖曹文邠因受教谕责处列款越控均非安静之徒平日必尚有不法字迹随密飭该府督同裕州知州徐朗元新野县知县李声振署桐柏县知县毕所諝等亲赴程明寓所曹文邠家中逐细搜查去后兹据禀复程明寓所除经书之外尚存久经飭禁留青新集一部又夹有纸片内写后汉书内成语诗句并在曹文邠家搜出文昌录一轴扶鸾符咒连犯禀解到臣当将解到各书悉心翻阅内除留青集系应禁之书余无不非法字迹惟曹文邠家起获文昌录恭遇庙讳不加敬避程明摘录成语诗句虽载在后汉书赵壹传内但妄行摘出密加圈点实属悖逆适臣在仪封工次督办夫料即委藩臬两司及因公在省之许州知州蒋果祥符县知县杨暨杞县知县邵一联严加研鞫兹据禀复讯据程明供湖北孝感县人在桐柏县教书二月内有刘用广们来说三月内是郑友清生日央生员做文祝寿生员因郑友清湖北兴国州人在河南经纪起家所以生员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两句

这原是易经上富有之谓大业的意思那捧河中之剑一句是留青集上成语生员抄写下来生员三十一年在桐柏县刘大文家教书刘大文供给淡薄傲慢无礼生员心中牢骚将后汉书赵壹传内成语诗句摘录下来用笔圈点想讥诮刘大文的并不敢有别的意思又据曹文邠供那文昌录一轴同扶鸾符咒是生员家教书先生刘逢即刘廷勋寄存的他是湖北孝感县生员现在回籍去了这文昌录如能诵读熟练可以作文敏捷等供具禀前来伏查程明所撰寿文措词狂诞并将应禁之书私自收藏剿袭引用已属不法而摘录赵壹传内成语诗句浓圈密点更属悖逆据称系讥诮刘大文相待轻薄明系狡饰曹文邠家起获文昌录及扶鸾符咒事既不经迹类邪教且恭遇庙讳不加敬避是否刘逢寄存之物抑系畏罪狡卸均应严加究治以正人心以肃法纪除将曹文邠等衣顶褫革一面飞咨湖北抚臣郑大进委员驰赴程明刘逢家查明此外有无不法字迹将刘逢同程明应行缘坐家属解豫归案办理至桐柏县教谕黄怀玉虽于曹文邠列控各款现讯曹文邠并无指实第郑友清呈首之后不即申县拘究私自传问而曹文邠不服争闹又不即行详革转出示招告殊属不职相应一并请旨革职以便于案内犯证质究明确定拟具奏所有查出留青集另行咨解销毁程明所做寿幛移送军机处备查其摘写赵壹传内成语诗句及文昌录扶鸾符咒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再此案事关要件谨由驿赍递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富勒浑奏审拟程明等罪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河南巡抚臣富勒浑跪奏为审拟具奏事窃照桐柏县生员曹文邠与教谕黄怀玉挟嫌诬控查出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摘录成语内多悖逆并在曹文邠家搜出刘逢寄存文昌录符咒经臣恭折具奏并将成语文昌录卷轴等件敬呈御览一面移咨湖北抚臣查提程明犯属及刘逢解豫究办旋准署湖北抚臣舒常咨复委员驰赴程明家逐一搜查并无不法字迹将犯属一并拘获其程明次弟程明谭出继伊伯程芳贤为嗣出外多年未经回籍又刘逢赴江南扬州觅馆原籍并无居住处所又经咨准江苏抚臣将刘逢拿获委解到豫饬发委员严究去后兹据审拟转解前来臣随率同藩司李承邨臬司王站住南汝光道林守鹿暨署卫辉府陈文纬汝州武先慎等亲加研鞫缘程明系湖北孝感县生员至河南桐柏县教书十有余年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郑友清生日戚友刘用广等挽程明撰文制幛祝寿程明因郑友清本系楚人在豫起家又时值三月文内叙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及捧河中之剑似为添筹语句郑友清疑有违碍随用红纸贴出程明闻之忿怒程明学徒监生胡高同生员杨殿材王国华及李梦蓉等俱怀不服三月初三日胡高同路遇郑友清之侄郑万青令其就近服礼郑万青不允辄拳殴郑万青右眼杨殿材王国华等亦以郑友清系属白丁不当妄加评论编造俚语肆行斥骂令李梦蓉书写粘贴街市为师泄忿郑友清因曹文邠与伊素有嫌隙又与程明交好疑系曹文邠串通倾陷即持幛向桐柏县教谕黄怀玉呈首黄怀玉传询曹文邠争辩黄

怀玉责打手掌六下曹文邠出外詈骂又为黄怀玉杖责二十板并出示招告曹文邠即捏黄怀玉寿诞召伊领袖赴祝接准土娼呈词克短廩禄往拜郑友清之寿等款赴学臣衙门控诉批飭南阳府提讯咨会到臣臣查程明代撰祝文语多狂悖曹文邠列款越控均非安静之徒平日必尚有不法字迹随密飭该府恩长督同裕州徐朗元等在于程明寓所搜出久经飭禁之留青新集一部又摘写后汉书赵壹传内成语诗句一纸内加圈评并于曹文邠家查出文昌录一轴同符咒解省行据两司督同委员许州知州蒋果等讯据程明供认系伊书写圈点不讳曹文邠供称文昌录符咒系伊所延塾师湖北生员刘逢寄存等情臣查核程明摘录成语显属悖逆曹文邠家存文昌录符咒迹类邪教将查起抄录成语等件奏蒙圣鉴并将刘逢等咨提来豫兹臣督同两司等将程明所做寿文及抄录成语狂悖之处逐一指诘据供上年二月内刘用广们向犯生说他相好的郑友清原是湖北兴国州人搬居河南桐柏县经营成家三月初一日是他生日央犯生作文与他做幛祝寿犯生应允做了一篇寿文叫学生李梦蓉写上寿幛末尾书明犯生所撰后来听说郑友清将寿文内创大业于河南捧河中之剑等句贴出疑是曹文邠与他有隙串通犯生设计陷害犯生想郑友清从兴国州来到桐柏县起家故说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原引易经富有之谓大业是赞颂他的至捧河中之剑似为添筹因系三月生日故引用秦昭王上已置酒故事也是切时令的意思且本系留青新集内抄写下来怎说是犯生陷害他呢那起获纸片上写后汉书赵壹传内成语诗句是庚子科犯生回籍乡试不中心里牢骚不平后回到河南桐柏县仍旧教书次年二月内偶看后汉书赵壹传触起心事随手摘写几句妄加圈点实不敢有别的意思臣复诘以赵壹传内五言诗二首你何以独取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密加圈点且批古今同慨四字况如今圣明在上勤政爱民偶遇偏灾蠲免钱粮发项赈济天下臣民无不感戴你怎混抄那不饱暖当今丰年的成语呢据供犯生入学以后教书度日那些有钱的人都瞧犯生不起犯生心里愤懑故圈出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两句旁批古今同慨四字犯生科举多次总不得中埋怨主司好恶不当又因命运乖蹇屡困文场不得发达纵使衣食充足也不快活故写出钻皮出毛羽洗垢求瘢痕不饱暖当今丰年等句总是生员心里牢骚不知安分以致犯了悖逆大罪还有何辩等语至文昌录符咒据刘逢供系伊父刘仁曾遗存伊父生前曾言每遇作文书符念咒倍加敏捷该犯曾练习数次并不灵应三十二年九月伊父物故即未经练习仅存篋中四十六年正月携带来豫曾与曹文邠看过嗣该犯回籍即将原箱交与曹文邠收藏臣恐另有辗转传播情事必须彻底究追尽行销毁以杜邪说且刘仁曾已故安知非该犯饰词狡卸复再四推鞫坚称实系伊父遗存之物不知得自何处写自何年该犯因自己不能练习并未转传与人亦未借人抄写反复究诘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其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妻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子孙过房与人不追坐等语今程明身列胶庠宜知大义乃因屡蹶文场心怀忿懑辄敢逞其谤

张摘录成语妄肆圈评实属悖逆应照大逆凌迟处死律应凌迟处死程明珠虽久经分居讯不知情但系程明胞弟合依正犯之兄弟皆斩律应拟斩立决程明之母萧氏解豫后病故毋庸议外其妻沈氏应同年十五以下三子二狗三狗五狗及程明珠之子七儿均依律缘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程明珠之妻李氏系正犯兄弟之妻照律免其追坐程明谭出继程芳贤为嗣是否属实仍咨明楚省查获另行讯办程明财产即由楚省估变入官刘逢即刘廷勋收藏文昌录符咒虽伊故父遗存其用正图作文敏捷并无煽惑人民别项不法情事但事既不经迹类邪教且恭遇庙讳不加敬避该犯收藏日久不行呈缴未便以尚未惑人稍为轻纵刘逢应革去衣顶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依名例改发黑龙江等处充当苦差曹文邠既知情不首且代为收藏应照他人造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责四十板杨殿材王国华胡高同李梦蓉等事不干己或写帖辱骂或拳殴郑万青成伤均属不合俱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杨殿材王国华已革衣顶不准开复胡高同监照另行追销黄怀玉被控各款质之曹文邠均不能指出实据但郑友清呈首之后不即移县拘究私自传问迨曹文邠不服争闹又不即行详革转出告示招告实属溺职已经革职应免再议郑友清因见寿文有违碍字句赴学首呈尚属乡愚畏累但心疑曹文邠主唆妄行牵控殊有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年逾八十照例收赎无干概行省释起获留青新集另行咨送销毁再文昌录卷轴来历因刘仁曾已故无从根究第刘逢携自原籍难保楚省不尚有存留臣现咨明湖北抚臣转饬严行查销务期净尽所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另缮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下法司核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程明等供单 军机处档

程明供犯生年四十六岁湖北孝感县人乾隆二十二年入学父亲久故母亲萧氏解到河南已病故了同胞弟兄三人犯生居长娶沈氏生三子无女儿子乳名二狗三狗是双生各年十五岁三子乳名五狗十三岁次弟程明谭弟妇万氏过继已故伯父程芳贤为嗣他出门多年说往枣阳贸易总没回籍三弟程明珠现年三十五岁弟妇李氏生子七儿才两岁分居各爨了犯生在桐柏县教书已经十余年四十六年二月内有素识的刘用广韩煜向犯生说他相好郑友清原是湖北兴国州人搬居河南桐柏县白手成家三月初一日郑友清生日年已八十一岁央犯生作文与他祝寿犯生原不认得郑友清随代做寿文叫学生李梦蓉写上寿幛末尾书明犯生所撰后来听说郑友清将寿文内创大业于河南捧河中之剑等句贴出疑是曹文邠与他有隙串通犯生设计陷害犯生想郑友清从湖北来到桐柏县起家故说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原引易经富有之谓大业是赞颂他的至捧河中之剑似为添筹因伊系三月生日故引用秦昭王上已置酒故事也是切时令的意思且本系留青新集内成语犯生抄写下来怎说是犯生陷害

他心中原有些生气随有学生胡高同在市镇上遇着他侄子郑万青叫他来与犯生赔礼郑万青不依被胡高同打了一下杨殿材王国华写了一张贴字粘在街上辱骂郑友清不通不想郑友清赴学呈首黄教官出票传唤犯生因系湖北秀才非伊管辖没有赴案后来黄教官将曹文邠责打曹文邠忿恨赴学院控告批发南阳府提审搜查犯生馆中字迹书本内夹有纸片上写后汉书赵壹传嫉邪赋内秦客鲁生诗二首又摘写所好钻皮出毛羽所恶洗垢求瘢痕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四句这实是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犯生回籍乡试不中心里牢骚不平后回到河南桐柏县仍旧教书四十六年二月间记不得日子偶然间看后汉书赵壹传触起心事随手取案头纸片摘写几句妄加圈点前供三十一年在刘大文家处馆因他供给菲薄讯诘他原是希图狡卸妄供的那纸片犯生写后随夹在书内没有销毁学徒胡高同们都没看见的诘问后汉书赵壹传内五言诗二首你何以独取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密加圈点且批古今同慨四字如今圣明在上勤政爱民一遇偏灾蠲免钱粮发项赈济天下臣民无不感戴你怎混抄那不饱暖当今丰年的成语呢供犯生家里穷苦自从入学以来处馆度日那些有钱的人都瞧犯生不起犯生心里愤懑故圈出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旁批古今同慨四字犯生科举多次总不得中埋怨主司好恶不当又因命运乖蹇屡困文场不得发达纵使衣食充足也不快活故写钻皮出毛羽洗垢求瘢痕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四句总是犯生心里牢骚不知安分以致犯了悖逆大罪还有何辩呢刘逢即刘廷勋供犯生年四十岁湖北孝感县人父母俱亡没有娶妻先在桐柏县生员曹文邠家处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内回籍应考原想仍到曹文邠家把书箱寄存曹文邠学馆因五月考试入学想要另寻馆地就没有赴桐柏县去那书箱内搜出文昌录卷轴符咒原是父亲刘仁曾遗留下的父亲在日说这文昌录是教人练笔作文之法每遇作文书符念咒比平日敏捷曾教犯生练过几次总不灵应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父亲病故犯生无从练习放在箱中没有销毁上年正月携带来馆曾给曹文邠看过一次犯生回籍时仍存在箱内交给曹文邠的至文昌录符咒父亲从何处得来那一年写的犯生都不知道犯生因自己不会练习也没传授与人并借人抄写总之这样不经卷轴轴内又恭遇庙讳不加敬避犯生藏留不行销毁还有何辩犯生入学后先在汉阳图馆未遂才往扬州觅馆借住脚头陈芳兰店内被江都县差役拿获解来犯生并不是闻信逃走的曹文邠供犯生年四十六岁桐柏县人从前女婿吴成林欠郑友清银两将地抵当是犯生作中后来回赎郑友清不让分文犯生说他为富不仁是有的乾隆四十六年三月里程明替郑友清作寿文及粘贴语句并胡高同们打架写帖詈骂犯生全不知道不想郑友清凭空疑心犯生教唆程明陷害在黄教官处呈告黄教官传讯犯生辩了几句被打手掌六下犯生到学署门口原喊嚷了几句黄教官又把犯生唤回责了二十板又出示招告犯生不甘赴学院呈控其实犯生指告黄教官寿诞召犯生作领袖接准土娼呈词克短廩禄各款俱指不出实在证据都是因教官凌辱犯生捏

写图准的惟黄教官往拜郑友清生日苦打犯生又出示招告是实至文昌录实是刘逢在犯生家教学上年四月内回孝感原籍应考原要再来故把书籍寄存学馆那文昌录就在书籍内搜出刘逢先前在馆原取与犯生看过他说如能习练可以作文敏捷犯生因他自己尚不会练习当时就没细问也没有呈首如今刘逢现在案下只求问他就明白了沈氏供小妇人年四十七岁程明是小妇人丈夫二狗三狗供小的们是双生各年十五岁五狗供小的十三岁程明是小的们父亲程明珠供小的年三十五岁妻李氏生一子乳名七儿才两岁程明是小的胞兄分居已久程明做的事小的并不知情黄怀玉供参员年三十五岁洧川县举人乾隆四十五年选授桐柏县教谕五月到任四十六年被参卸事三月十三日郑友清呈首本学廩生曹文邠串通孝感县生员程明代作寿文内有创大业于河南字句违碍意图陷害参员随差门斗传唤曹文邠程明质证程明系隔省生员不服传唤参员讯问曹文邠他坚执不认参员因程明未到疑心曹文邠狡赖随打他手掌六下不想曹文邠才出学署就高声叫骂参员见他咆哮随传曹文邠又责了二十板原是连衣示辱参员恐他不服又出示招告使他害怕那知曹文邠就到学院衙门诬告参员词内称参员寿诞召作领袖该生治丧未便赴祝一款查学内廩生不止曹文邠一人该生既称治丧不到有谁到参员学署代作领袖叫他明白指出参员与他对审又称接收土娼段二词帖著曹文邠挽和一款上年二月内民人段二因武生张坤夤夜图姦伊妻赴学呈控参员因系地方民词未便准理送县审结有案若令曹文邠说和参员又何必移县审理又称克短廩禄一款参员到任后发过廩禄三次俱系将县发原封交付斋长散给并未拆封如何得有克扣亦未闻廩生们说有戡头不长的话词内又称上年三月初一日参员往惯讼刑余富民郑友清家拜寿一款郑友清儿子监生郑万裔原系参员学生伊父生日参员到过他家拜寿是实并未听见郑友清平日惯讼受刑的话词内又称参员将他褪衣庭杖皮破血淋一款曹文邠是个廩生参员因他咆哮连衣责打二十板子他就捏说参员褪衣苦打的总之此等滋事员参员既不送县严究又不详请褫革反自出示招告这就是参员糊涂还有何辩呢胡高同供监生年二十七岁桐柏县人从程明读书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三日监生因程明寿文被郑友清批评在平市镇遇见他侄子郑万青叫他就近赔礼郑万青不肯彼此争论扭打生员用拳打了郑万青右眼一下那时杨殿材王国华也帮同嚷了几句并未帮殴是实杨殿材供革生年二十五岁王国华供革生二十二岁同供革生们都是桐柏县人从程明读书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间程明代刘用广韩煜做寿文与郑友清祝寿是李梦蓉写的革生不在学里并未看见听说郑友清见文内有创大业于河南字句违碍疑心程明陷害程明生气三月初三日革生们在平市镇遇着郑友清侄子郑万青胡高同叫他就近去与程明赔礼郑万青不依吵嚷胡高同打伤郑万青右眼革生们帮着嚷了几句回到书馆想起程明是革生们先生今被郑友清一个白丁妄加批评实在气他不过革生们随便念了几句骂郑友清不通的话叫李梦蓉誊写在街上粘贴替程明出气并非匿名揭帖至程

明寓所搜出抄录汉书违碍字句革生们不知道并未见过是实李梦蓉供小的年二十五岁桐柏县人从程明读书程明做的寿文是小的写的后来听说郑友清因文内词句不妥说程明陷害他程明不服杨殿材王国华商量写帖辱骂郑友清他两人念着也是小的誊写贴在街上的是实余与杨殿材等供同郑友清供小的年八十二岁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是小的生日亲友们制幛与小的祝寿因见寿文内有创大业于河南等字句小的怕有违碍文尾原书程明拜撰小的想与程明无讎何以凭空陷害记起从前曹文邠女婿吴成林向小的赎地曹文邠怪小的不肯让价有些嫌隙曹文邠与程明相好想是他商谋说写违碍的话陷害小的原对众人说过把违碍语句用红纸贴了不想程明知道他学生胡高同在集上遇见侄子郑万青要他赔礼吵嚷郑万青不肯被他打伤王国华们写帖粘在街上辱骂小的不通小的气忿才把寿幛送学呈首连曹文邠都告在内至儿子郑万裔原系监生跟随黄教官读书他来小的家拜寿随即回去小的今年八十二岁从未犯案曹文邠呈内所控小的惯讼刑余只求问他为那一宗惯讼为何事受刑他指出实据来小的情愿认罪就是刘大文供小的桐柏县人乾隆三十一年二月曾请程明教书束修十两至十月辞馆回去小的庄农为活宾主相安并无嫌隙不知怎样说小的供给菲薄的

将程明改为应斩立决缘坐各犯俱著宽免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据三法司核奏河南生员程明为郑友清妄作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语言悖逆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等因一折所拟未为允协程明妄作寿文及圈点成语之处不过文理不通滥用恶套与公然造作悖逆语者有间郑友清疑有违碍用纸贴出并未经行告讦乃程明心生忿怒率领生徒胡高同等辄肆拳殴并写斥骂语言粘贴街市泄忿此等党同恶习实启师生门户之渐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程明之罪实在于此该犯毋庸照大逆凌迟处死律定拟著改为应斩立决所有缘坐各犯俱著宽免无庸查办其徒胡高同杨殿材王国华李梦蓉等逞强肆殴为师泄忿均非安分之徒即著照部议完结以示惩戒余依议朕办理庶狱一秉大公所犯情罪悉视其人之自取似此门户之见尤宜整饬以靖士风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

陈辉祖等奏查出逆诗多种无忆鸣诗集案 军机处档

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臣陈辉祖浙江学政臣王杰 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据仁和县知县杨先仪向臣等面禀该邑监生卓汝谐向曾游幕安徽时值该县候补在省与之认识今卓汝谐在江苏震泽县幕中寄到一札以伊已故族伯卓铨能卓与能著有忆鸣诗集合稿抄本内有伪妄字句现系其孙连之培之收藏劝令缴销伊等坚执隐匿请作访闻饬差查起等语同原札一并呈验臣等因事关举首悖妄诗集虚实俱应严究随饬委按察使李封带同杭州府知府秦廷坤并该县杨先仪前至卓连之等居住之塘栖镇查得卓连之即卓在玗系生员卓培之即卓世懋又卓连之有

父卓天柱系监生叔卓天馥系附监生即在伊等家内逐一搜查有刻板高樟阁诗集三本内分少悔集一卷先庚集四卷后庚集三卷延缘集一卷诗余一卷系卓天柱故祖卓长龄所著检查刻板仅存八十块内缺后庚延缘诗余各一卷板片据称因失火遗毁无存又见山堂学裘诗抄稿二本系卓天柱故叔卓敏即卓铨能所著又高樟阁学裘集抄稿一本系卓天柱已故本生父卓慎即卓与能所著又高樟阁学箕集抄稿二本系卓天柱故叔卓征所著又高樟阁诗钞一本查系卓铨能所录又本朝诗杂录一本查系卓天柱故侄卓世忠所录又西湖杂录一本红兰室诗赋一本杂抄三本查系卓天柱已故族侄卓轶群写作此外并无忆鸣集合稿抄本已据关提卓汝谐回浙质讯先将起获书十五本呈送臣等逐一亲加检阅其中多有狂谬悖妄之语至卓长龄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仰天直欲乞钱唐禹迹茫茫青几点料难安著耦耕田看天只觉天糊涂近觉王敦尚可人卓敏过圣因寺诗重重楼阁骇愚民又感旧等诗明主未能忘麦饭仁爱天心不见恩药煮君臣带发僧卓慎诗内谁能郁郁久居此予必区区自取之种菜当年心自壮辍耕尔日志难忘卓征诗内此日谁知叹道穷卓轶群西湖杂录序内彼都人士痛绝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等句尤为悖逆不法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且查卓长龄高樟阁诗集内有海宁查慎行序文诗余内有金芥山序文卓慎高樟阁学裘集内有沈鋮吉英逢序文而查慎行序内并称有卓长龄之甥陈周健嘱伊校定作序伊等目击逆书公然为作序文亦属罪不容诛情殊可恶均应严行查究复飭臬司李封亲至查慎行等家查得查慎行陈周健沈鋮吉英逢均早经物故金芥山故绝无嗣沈鋮有孙沈莘乐曾孙沈虞南皆游学游幕外出查慎行有曾孙查奕莱元孙查世杰陈周健有孙陈孝嗣吉英逢有子吉嗣夏均称不知伊祖父为人作序情事一面搜查各犯家均无违碍书籍亦无收藏卓氏逆书等情详复前来臣陈辉祖随率同两司亲提各犯详加研鞫据卓天柱供伊祖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于康熙四十九年物故所著高樟阁诗集康熙六十年查慎行所作序文内既有陈周健嘱伊校定去取之语或即系康熙六十年以后伊父叔等刊刻亦未可定伊彼时年幼未能记忆伊叔卓敏即卓铨能系乾隆二十四年病故卓征系雍正二年病故伊本生父卓慎即卓与能系乾隆四年病故各所著诗集止有抄本并未刊刻同各项诗钞杂录俱存故弟卓圮瞻家至乾隆四十三年卓圮瞻之子卓世忠亦已病故始送至伊家收存伊因两目青盲向未检阅亦未首缴讯之卓天馥卓连之卓培之等俱所供相同臣等因各书内间有挖损及涂抹截补之处且本朝诗内御制诗章并不敬谨出格缮写又妄用红笔圈点并将御制白沙堤诗二首少录一首而高樟阁刻本内又不敬避御名复加详细究讯据卓天馥供伊因先庚集四卷内今夕正圆明未缺一句高樟阁学裘集立夏诗内明朝何处更分题哭庄友瞻诗内七千关塞近胡天题扇头美人末首明妆得备始欣然明妃怨末首今已胡妆薄汉妆等句俱因字面违碍前在故弟卓圮瞻家内同圮瞻挖去一二字至本朝诗系伊侄卓世

忠写录因何将御制诗并不敬谨缮写又妄加圈点少录一首现今卓世忠已故无从究问其写作西湖杂录红兰室诗赋及杂抄等书之族侄卓轶群因生前只身无嗣向在伊家寄食读书歿后遗留前项书籍其书内悖逆字句及如何涂抹改挖截补今亦无从究问又高樟阁诗集系康熙年间刊刻未有敬避御名后亦未将各书遵例首缴实属罪无可辞但此外实无忆鸣诗集名目原因伊族弟卓汝谐数年前盗卖祠堂门楼地基查出控县卓汝谐藉游幕江南避匿不行赴审旋被挟嫌举首等语臣等以卓汝谐投递原札指称忆鸣集抄本内有悖妄字句何等确凿即现在抄出各书亦多有不法字句是其平日著述悖逆已属显然乃将忆鸣一书隐匿不缴辄以从前控案牵引狡供殊未可信当即严行夹讯据卓天柱卓天馥等供现蒙抄查已将所有各项悖逆稿本均经搜获败露如果尚有忆鸣诗集自必一并查起即或另行藏匿亦不能脱免重罪委系并无此书无从缴出随质之卓汝谐亦供实缘先有讼案起衅希图报复闻其先人作诗多有伤时之语意以伤时即属追忆前明又不能向卓连之等索看故以忆鸣为忆明隐跃其词作札举首以冀泄忿究之实无此书亦无别有情弊等语臣等伏查卓长龄卓敏卓慎卓征等父子皆生于本朝践土食毛受恩深重今虽究无忆鸣诗集而现在起获各书竟敢以大逆不道之语肆其狂吠实为罪大恶极神人共愤伊孙卓天柱卓天馥等明知诗集内有悖逆字句乃不行首缴而卓天馥更敢挖去违碍字样忍心隐藏均属法难宽宥至卓汝谐举首卓连之等隐藏忆鸣诗集现虽查出另有逆书所首并非无因但伊既盗卖公地又挟被控之嫌辄捏造忆鸣为忆明名目计图报复亦非专为举首悖逆起见除飭将案内生监人等查明斥革彻底严行究审并备查犯属财产照例分别定拟另行具奏至高樟阁诗既经刊刻刷印必有分送传播之处其抄本诗集亦恐有传抄隐匿之家现在通飭各属严密搜罗务期收缴净尽勿使稍有隐匿并分咨各省一体查明缴销外缘事关查出悖逆书籍臣等谨令词恭折奏闻并将起获各书粘签敬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将卓天柱等与卓汝谐审办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据陈辉祖等奏查出仁和县监生卓天柱等收藏伊先人卓长龄等诗集内有剃头轻卸一层毡又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及彼都人士痛绝盆禾之语又卓世忠钞录本朝诗内并不将御制诗出格缮写辄敢妄用红笔圈点实属大逆狂吠现在彻底究审等语卓长龄等生于本朝食毛践土乃敢肆其狂吠将本朝制度作诗指斥不法已极国家定制损益从宜即以雍发而论自较便于前朝乃该犯等因穷困无聊遂尔心怀刺讥形之歌咏实为人心风俗之害今经发觉虽该犯已幸逃显戮伊孙卓天柱等于此等悖逆诗集并不即行首缴且挖去违碍字迹有心隐藏自有应得之罪着陈辉祖查明照例定拟又据奏监生卓汝谐曾盗卖祠堂门楼地基查出控县游幕江南避匿挟嫌首告是该犯计图报复亦非专为举发悖逆起见亦当审讯明确照

例办理将此传谕陈辉祖并谕王杰知之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将陈辉祖奏到卓天柱家查出各种违悖诗集详细阅看内所抄本朝诗杂录一本内有御题小有天园雷峰夕照白沙堤诗三首并未抬写并擅加圈点此外尚有杂录沈德潜等恭和御制诗及诗题内有恩赐驾幸等字样均未抬写谨粘贴黄签同各种原诗一并呈览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祇将卓天柱等收藏干禁之处例拟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前据陈辉祖查奏仁和县监生卓天柱等收藏伊先人卓长龄诗集内违悖语句又卓世忠钞录本朝诗内并不将御制诗出格缮写现在彻底究审等语已传谕陈辉祖审讯明确照例办理矣此案卓长龄所著诗集语多违悖卓天柱辄敢收藏并不即行缴出销毁自有应得之罪至卓世忠所录本朝诗内未将御制诗抬写一节此等乡僻无知之人不谙体例率意誊写尚属可恕况御制诗集民间钞写诵习原所不禁著再传谕陈辉祖将来此案审结时祇应将该犯等收藏违悖诗集有干禁令之处照例定拟其抄录御制诗未曾抬写一节竟可毋庸讯究折内亦不必声叙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陈辉祖奏审拟卓天柱等折 军机处档

闽浙总督管浙江巡抚三品顶带臣陈辉祖谨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窃照仁和县革监卓天柱等收藏伊祖父卓长龄等所著悖逆诗词不行首缴及卓汝谐挟嫌诬告卓培之隐匿忆鸣诗集一案前经臣派委按察使李封率同杭州府知府秦廷堃仁和县知县杨先仪等密赴卓天柱等家搜获各项诗集板片稿本并严究并无忆鸣集名目其诗集内作序之查慎行等查明俱已物故搜查各犯家内亦无存留卓氏悖逆诗词随经臣提犯亲加究讯一面委员备查犯属家产照例办理一面先将查办情形会同浙江学政臣王杰恭折具奏并将各逆书粘签敬呈御览钦奉御旨令臣审明定拟具奏臣随提犯督同司道逐一复加研鞫缘卓长龄系监生生于顺治十五年于康熙四十九年病故生子四人长卓大中系生员次卓征系捐纳州同三卓敏即卓铨能系生员四卓慎即卓与能系监生均已物故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三本计十卷内有查慎行金山序文卓征著有高樟阁学箕集诗稿二本卓敏著有见山堂学裘集诗稿二本又录高樟阁诗钞一本卓慎著有高樟阁学箕集诗稿一本内有沈斌吉英逢序文又有卓长龄族人卓轶群写作西湖杂录一本红兰室诗赋一本杂抄三本以上各书惟卓长龄所著高樟阁诗集已经刊刻板片残缺系抄本俱有狂妄悖逆之语向存卓征嗣子即卓敏长子卓圮瞻家中曾经卓慎次子卓天馥检阅见有违碍字面与卓圮瞻各挖去一二字隐藏不首嗣圮瞻与子卓世忠俱故家内无人将前项书籍于乾隆四十三年送至卓大中嗣子即卓慎长子卓天柱家收藏卓天柱两目青盲未经查阅其子卓在玘即卓连之虽经阅看亦不首缴迨四十六年有出继另支卓去矜嗣子即卓圮瞻次子卓世懋即卓培之与卓连之因族

人卓汝谐即卓雅盗卖祠堂公地赴县控告时卓汝谐游幕江南震泽县避匿不行赴审虑恐将来审究心怀忿恨计图倾陷因向闻卓连之等先人作诗伤时意以伤时即属追忆前明又不敢直写明字遂捏告忆鸣诗集合稿名目隐跃其词藉仁和县知县杨先仪前在安徽候补时与伊相识即指卓培之卓连之隐匿忆鸣诗集致相举首囑令作为访闻拿究以图泄忿当据该县杨先仪向臣面禀委员搜查究办兹提犯详细究讯各供前情不讳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子男年十六以上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子孙过房与人者俱不返坐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又例载诬告叛逆被诬之人未决者拟斩监候又律载诬告人死罪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实者犹以诬告论各等语此案卓长龄并伊子卓征卓敏卓慎及伊族人卓轶群五犯皆生于本朝践土食毛受恩深重乃敢以大逆不道诗句肆其狂吠实为神人共愤覆载难容虽该犯等俱先已病故幸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梟首示众以彰国法而快人心卓天柱系卓慎之子虽两目青盲未见诗集内悖逆语句又曾出继长房已故卓大中为子但仍为逆犯卓长龄之孙虽曾出继卓妃望为子但卓妃望系逆犯卓敏之子其孙亦应缘坐卓天馥系逆犯卓长龄之孙卓慎之子于此等悖逆诗集不即首缴复挖去违碍字面私自收存是其知情隐藏与大逆缘坐二罪相等应从一科断卓天柱卓世恩卓天馥均合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拟斩立决卓在玠即卓连之虽系卓长龄曾孙伊嗣祖卓大中亦无悖逆著作但身为生员见家中存有此等悖逆诗集既经阅看并不首缴实属知情隐藏卓连之合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俱先行刺字卓妃瞻有妾陈氏卓妃望有妾高氏卓天馥有妾王氏并二岁幼子卓凤裁均依律解剖给功臣之家为奴卓汝谐即卓雅所首忆鸣诗集查抄并无此书虽其所指作诗伪妄之卓铨能卓与能现在查有别项逆书事非无因自未便以诬告叛逆科断惟所告收藏逆书之卓培之如果属实律应拟斩今审系虚诬应照律反坐卓汝谐合依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实犹以诬告论诬告人死罪未决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该犯因盗卖祠堂公地被控挟嫌首告希图报复并非专为举首悖逆起见显非安分之徒不便容留内地应改发乌鲁木齐等处充当苦差卓世懋即卓培之系逆犯卓征之孙早经出继另支卓去矜为子讯无收藏逆书情事卓天馥长子卓凤育系逆犯卓慎之孙亦已出继另支卓开支为子均取有族邻供结验明出继议单讯非捏饰请照律免其缘坐卓长龄之长子卓大中孙卓妃瞻卓妃望并卓征之孙卓世忠俱应照大逆缘坐律拟斩代作序文之查慎行金山沈鋈吉英逢及囑托查慎行作序之陈周健均照知情隐藏律拟斩但各犯俱已身故应毋庸议逆犯卓轶群业已故绝讯无妻子财产逆犯卓长龄等此外亦无应行缘坐之人均毋庸议查慎行之曾孙查奕棻元孙查世杰吉英逢之子吉嗣夏陈周健之孙陈孝嗣俱不知伊等祖父为人作序情事搜查各家亦无收藏卓氏逆书应与金山之远族金涛均免置议沈鋈有孙沈莘乐游幕广东罗定州曾孙沈虞南

游幕甘肃有无携带悖逆诗集出外分咨查讯另结所有前项悖逆诗集再行通饬各属并分咨各省一体严密搜查勒限首缴务使净尽各逆犯财产照律入官逆书板片另行解部销毁除另缮供单敬呈御览外臣谨将审拟缘由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敕下法司核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查陈辉祖折内所称已故监生卓长龄及伊子卓征卓敏卓慎有高樟阁诗集及学箕集等项诗稿又族人卓轶群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违碍语句诚如圣训卓长龄等如不过收藏隐匿其罪尚可稍宽若一家妇子族人所著各书均有违碍语句自应照律严办但查卓长龄等应行锉尸五犯俱已物故其现拟缘坐斩决之卓天柱一犯止系收藏伊祖卓长龄等诗集至本人有无撰述抑或仅止收藏原书现存城内应于本日报上将从前陈辉祖等进呈各书检出速行寄来容臣等细加阅看再行遵旨拟写谕旨进呈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陈辉祖奏附录审拟案情折 军机处档

闽浙总督管浙江巡抚三品顶带臣陈辉祖谨奏窃照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征卓敏卓慎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有写作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幸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梟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应行缘坐之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各犯财产入官卓轶群并无子嗣财产应毋庸议卓汝谐因盗卖公地被卓连之卓培之具控挟嫌举首现既查明卓长龄等另有逆书事非无因而其诬告卓培之隐藏忆鸣集逆书应依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实律杖流加徒发乌鲁木齐充当苦差臣谨摘录简明案情附折奏闻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第六辑

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

尹嘉铨奏为父请谥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大理寺卿臣尹嘉铨跪奏窃臣伏读上谕养心殿暖阁恭悬皇祖圣训有孝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朕每日敬仰天语煌煌实为万世准则钦此此诚圣朝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我皇上御极以来世德作求常以维持风化为先务兴贤作孝备载于御制诗初集内尹会一孝其母而母亦贤年七十余告请终养诗以赐之聆母多方训于家无闲言麻风诚所励百行此为尊名寿辉比里考兹萃一门犹闻行县日每问几平反颁发刻本宣昭中外凡在读书修行者莫不观感兴起臣为尹会一之子时思是彝是训尤不能忘伏念臣父籍隶保定之博野葬于故乡三十余年久已论定而幽光犹待时发今幸翠

华西巡经临保定过化存神行庆施惠仰祈特恩俯照陆陇其格外予谥之例即依御制诗内字样赐之谥法用昭圣主寿考作人久道化成之巨典实堪垂为万世准则匪独臣家之私荣也为此沥诚具折奏恳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臣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奏朱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

尹嘉铨奏请将伊父从祀文庙折 军机处当缴回朱批档

大理寺卿臣尹嘉铨跪奏窃惟臣父尹会一前在河南巡抚任内考核汤斌之德行政事实与陆陇其并称无愧题请从祀文庙廷臣议驳以为汤斌品行虽贤终不若陆陇其之著作如林不准从祀臣父以远臣不敢再渎圣聪然时时垂涕语臣示以从祀诸人元儒有四明儒有六我朝大儒首推汤陆陆之文学固愈于汤汤之德政实贤于陆今也取陆而遗汤似与圣门四科先德行而后文学之意有间况当盛世重熙累治之后雅化作人名臣辈出堪以增祀者尚不乏人而从祀者只有一陆陇其尚未及元明诸儒之众多终属缺典小子识之臣承庭训四十年来不敢愆忘昔者蒙恩特用部曹曾充会典馆纂修五载得以遍观八旗及各省通志诸书详考国史见得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行实皆在汤斌之亚均堪从祀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伏乞皇上特降谕旨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奉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将尹嘉铨所进二折交行在学士九卿阅看据三宝等跪称尹嘉铨身列九卿休致家居乃不思循分守法辄欲为伊故父奏请赐谥实属谬妄蒙皇上念其为父私情批示宽免已属恩施格外及复有奏请将伊父从祀孔庙一折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尹嘉铨如此狂悖不啻天夺其魄臣等阅看之下不胜骇异自应重治其罪以彰国宪等语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查尹嘉铨并未亲身前来行在系遗伊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由京至保定递折随传讯尹绍淳据称伊父已回博野县原籍伊母及寡嫂现住京师等语瑞在袁守恫已派臬司郎若伊口北道永保押带伊子前往博野将尹嘉铨锁拿解交刑部治罪并查抄家产外臣等遵旨拟写寄信谕旨交英廉就近在京查办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奏旨知道了钦此

尹嘉铨著革去顶戴拿交治罪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今日回蹕至保定有尹嘉铨遣伊子至行在奏为伊父请谥一折已属狂妄易名赐谥国家大典岂可妄求而又不亲来乞恩本应交部治罪因批谕念其为父私情姑从宽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则罪不可逭及次阅伊为父从祀孔庙一折更为肆无忌惮愚而好自用矣从祀宫墙非人品学问纯粹无疵久经论

定者孰敢轻议是以国朝从祀寥寥宁缺无滥今尹嘉铨乃奏称欲为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并请从祀而厕以伊父谬妄殊甚汤斌在皇祖时曾经侍读理密亲王乃不能尽心辅导以致理密亲王纵欲败度终于废黜于保傅之义有亏至范文程本系明季诸生臣事我朝致身通显虽非如洪承畴等身事两朝可比然于纯儒品节不无遗议若李光地于耿逆时遣人赉送蜡丸告变外间传有不与陈梦雷一同列名之事于公论亦未允孚至顾八代不过通晓翻译满汉文义居官循谨本无行谊过人处又张伯行虽操守廉洁亦臣职分当然其参奏噶礼一案实因噶礼欲寻其衅势难两立因先发以为自全之计不得以其托名讲学轻议入祀以上诸臣皆朕素所深悉乃尹嘉铨以休致在籍人员不知安分妄言无忌实属从来未有之事甚至奏称伊父尹会一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等语尤为狂吠罪不可逭尹会一从前经朕赐诗奖励原藉以风示群伦而已其于巡抚任内亦仅循分供职后因不能胜任改用京员尚不能如汤斌等诸人可比今尹嘉铨乃敢妄称已在德行之科既为请谥复请从祀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耶且尹嘉铨托于行季为此妄奏天下之人孰非人子乎使令皆为其父求谥求入祀孔庙亦可行乎否则为不孝即得罪仍托于为父则朝政不至于大紊乎此而不严行治罪何以彰国宪而惩将来尹嘉铨著革去顶带拿交刑部治罪并将朕批示其两折发交大学士九卿阅看并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著英廉查抄尹嘉铨京寓谕 军机处档

尚书额駙公福字寄大学士英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本日据尹嘉铨遣子赉奏为伊父尹会一请予谥法一折已属干典妄求然朕尚念其为父私情因批谕姑从宽宥及阅及第二折竟为伊父奏请从祀孔庙则是大肆狂吠不可不明正其罪现已明降谕旨将尹嘉铨革去顶带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将此二折传齐现在随从行营之大学士九卿令其阅看矣尹嘉铨曾为大员乃如此丧心病狂实属大干法纪所有伊博野原籍赀财已令袁守侗专派大员前往查抄外伊在京尚置有房屋赀产且家属现在京师著传谕英廉即速亲往严密查抄毋任丝毫隐匿寄顿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英廉奏查抄尹嘉铨京寓片 军机处档

再三月二十日寅刻接奏行在军机处寄到谕旨昨因尹嘉铨妄奏为伊父请谥并请从祀孔庙二折实属大肆狂吠已降旨革去顶带拿交刑部治罪一面令袁守侗派员查抄伊博野原籍赀财并令英廉查抄伊在京家产矣尹嘉铨如此肆无忌惮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英廉于查抄时其赀产物件尚在其次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除一面谕知袁守侗外著再由六百里传谕英廉知之钦此钦遵臣查尹嘉铨家中各屋搜查有书大小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钉书籍一柜法帖册页六十五本破字书五十八卷书信一包计一百十三封书板一千二百块诚如圣谕恐此内有狂妄字迹诗册不可不逐细查阅臣当将各屋所有

一切书籍俱移贮一室之内使其便于检阅但书籍甚繁非一时即能查清必须逐一细加翻阅始不致或有疏漏臣已专派翰林王仲愚汪如藻伊等通晓文义人亦详慎亦曾查办过书籍之事臣督同该员等逐细检查并令臣衙门主事玉成会同办理俟查明有狂妄字迹另行具奏合并声明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袁守侗奏查抄尹嘉铨家产书籍折 军机处档

直隶总督臣袁守侗跪奏为奏闻事窃臣遵旨将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拿交刑部治罪并查封家产当即钦遵飭委按察使郎若伊口北道永保前往该员本籍博野县查办去后兹据该司道等禀称遵于本月十九日驰抵博野询得尹嘉铨向系在京居住偶尔下乡与伊子同居遵即传旨将尹嘉铨锁拿交永平府理事同知达明阿署新雄营都司彭国英押解进京讫随将伊子住房庄房地亩及内存一切物体逐一点明开单封固交县看守内尹嘉铨名下有伊父尹会一祠堂一所除祭器之外有随祀祭田八十四亩零又有义学田一顷系乾隆十一年伊父尹会一所捐有县卷碑记可考向系县学生员李瀚徐喻义等收租支給义学束修又尹嘉铨代伊妻父李浚公赎祠堂一所价银八百八十两坐落祁州城内现在刊立碑记供有李姓木主并无外人租住又伊弟原任詹事府主簿尹启铨住房一所计五十二间半系乾隆三十年分居有分单可查一并查封 上注“朱”字“此皆不必动” 统候请旨遵行此外又访有祁州典买房地并蠡县与张思问等伙开义兴当所存本利亦一并查明汇开清单恭呈御览再据该司道等禀称尹嘉铨自祖父以来传书既多伊又长钞录时人文艺收藏近代诗词现在各房内均有存书杂乱参差卷帙不齐而厅房书室贮书尤多该司道二人一时不能详细检阅除将御赐书籍另行敬谨装贮外其余各书共装大小四十六箱逐一亲加封固只字不遗解赴省城派员分办等语臣即飞飭保定府同知裘肇师委用知县陶淑暨在省查办遗书之委员等随同臬司郎若伊口北道永保详加检查并再行细访此外有无隐漏财产另行具奏外谨先将该司道等禀报情形及查封过家产什物数目缮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片

臣袁守侗谨奏再尹嘉铨家御赐墨宝并御制诗文共五十四件又原查出古玩二十二件一并另单交委员解送内务府分别查办合并开单附折奏闻谨奏

三宝等奏审讯尹嘉铨二折供情折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三宝等遵旨将尹嘉铨提到公同审讯你曾任三品大员休致家居理应安分自守何以竟敢妄陈谬见况赐谥为朝廷令典岂臣下所敢希冀你前一折已身获重罪了至第二折竟敢为父请从祀孔庙且先将汤斌诸人胪列在前此诸人品行事迹皇上岂有不知何须你妄为渎请况你的本心又专为你父起见如此大肆狂吠肆无忌惮是何意思可据实供来据供我因父亲尹会一从前仰蒙皇上赐诗褒奖孝行想来可以求

请谥法又因平日闻得汤斌诸人俱有些事迹似应从祀孔庙而我父亲亦不妨附入遂一时糊涂昏愦缮此两折陈奏今恭阅皇上朱批并谕旨一道如梦方醒细想起来易名从祀大典是岂做子孙者可以干求得的至汤斌诸人品行皇上逐一论定实在毫发不爽我上此两折实是狂吠无忌罪该万死了诘问尹嘉铨你为父求请赐谥从祀以为如此尽孝可以留名岂不知谁非人子若人人要尽孝都可以私情干越大典么你心里又必想着因此得罪仍不失为孝子这都是你的私心想古来配享孔庙的很多那个是他的儿子给他请的况你父亲尹会一果然若好天下自有公论岂是你自求得的呢又供我上此两折只是妄想尽人子之心遂不想到朝廷大典不是做子孙干求得的总是我命运已尽天夺其魄致为此丧心病狂之举只求将我从重治罪还有何辩处呢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袁守侗奏查过尹嘉铨收藏书籍及刻版解京折 军机处档

直隶总督臣袁守侗谨奏为遵旨查明解京恭折复奏事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三月三十日奉上谕前据袁守侗奏查办尹嘉铨博野原籍家产折内称尹嘉铨自祖父以来传书既多伊又钞录时人文艺诗词其家中书籍共装大小四十六箱逐一封固解赴省城派员分办等语此等书籍自应归并查办其在京书籍已经英廉派员办理所有袁守侗解省书籍有已经签出者即著开列清单另箱存贮解京毋庸再为检阅其未经签出各书著袁守侗派委妥员解送到京交与英廉同伊在京查出各书一并详细检查将此传谕袁守侗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臣当即钦遵转饬委员查明开单解送去后因原查之署藩司郎若伊口北道永保现俱公出据委员保定府同知裘肇师委用知县陶淑将已查未查各书分种别类逐一点明内开尹嘉铨家所藏古今文集律例志书等项共四百一十四种已检查过三十五种间有批点尚无违碍未查书三百七十八种又查过尹嘉铨父子著作五十二种内贻教堂文集等书六种查有违碍字句已逐一签出另箱装贮尚未查尹会一著作书二十九种石刻十四张等情前来臣查尹嘉铨父子平日自负读书原不无好名妄作今所著各书臣因遵旨解京归案办理未及细加校阅然即据委员等所签内如近思录四编以尹会一张伯行拟比孔门四子又伊母行状内称父母死为薨又随五草择言第一卷内有后世孝友多不见用于世即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难言之又云今群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而望功业之成不可得也又随五草第二卷内有固不务讲学之名以贾祸亦不避讲学之名以免祸各等语非妄自尊崇即毁谤时事实属狂悖理合将已未查过尹嘉铨家收藏并著作等书分晰开列清单恭呈御鉴并将各书及所起著作刻版一千三百二十一块一并点明分别装箱另行委员开单解交大学士英廉归案办理外所有遵旨查明解送缘由谨缮折奏复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奏朱批览钦此

军处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将英廉查看尹嘉铨所著各书询之英廉有无狂妄违碍因何不行复奏据称查尹嘉铨京寓各书曾奏交翰林王仲愚汪如藻等专司阅看该员等将尹嘉铨自著之书细心检阅逐一签出共一百三十一处正在进呈复奏适奉旨将袁守侗在尹嘉铨博野原籍查出各书一并解交英廉查办俟解到时一并查看汇办是以尚未复奏等语臣等即将英廉派员签出各书复逐条检阅尹嘉铨狂妄迂谬之处不一而足并将袁守侗昨日奏到折内声叙各条逐一核对英廉等所看书内俱已检出惟今以群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云云一条未经签出询问英廉等据称系司马光传家集内成语并非尹嘉铨所著是以未经签出等语至此外俱系寻常通行坊本并无别有违碍之处今将英廉已经签出各书并原办奏片及讯问尹嘉铨供单一并先行进呈其司马光传家集原本一并粘签呈览至未经查办之袁守侗解到各书臣等续行详看签出进呈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

查缴近圣编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奏上谕据英廉奏查办尹嘉铨所著各书内有近圣编四本据尹嘉铨供此书是我在山东藩司任内纂的有汶上县彭知县看见说此书甚好带到苏州去刻他只带了刻样与我不想他就病故了也就无人再刷寄来等语尹嘉铨所著各书种种狂妄迂谬不可枚举现交军机大臣重复校勘加签进呈至其所著近圣编一书现在伊家内搜查并无此种书籍业据尹嘉铨供出此书系汶上县彭知县带到苏州刊刻刷样寄伊核对则此板自然刷印流传著谕闵鄂元即派员查明彭知县家内并书坊刻字店起出此书板片并讯明该员家属有无印刷流传之本及坊间书贾刊刷印行之处并著出示晓谕一体查明缴销委员解京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三宝等奏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三宝等遵旨将逆犯尹嘉铨所著书内狂悖各条逐一指出公同研讯除另行从重定拟罪名缮折具奏外兹将录取供词先行恭呈御览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三宝等奏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三宝等谨奏臣等将尹嘉铨书内狂悖各条会同逐一审讯该犯惟自认糊涂昏愤狂妄该死别无置辨臣等现在逐条研鞫讯取供词但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为此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一 军机处档

问尹嘉铨你所做近思录以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并你父亲尹会一所说的话为四子遗书你所做序内云先君子抚豫时题请潜庵先生从祀又经廷议公论斯彰由是有四子之称等语难道汤斌诸人就做得颜曾思孟么况又把你父亲一同列入称为四子你的

比方竟高至如此岂不狂妄么供我因平日听说汤斌等品行好又各有讲学的书所以就采取些辑成近思录仿照朱子的书名并将我父亲的著作附入因以意为之亦称为四子其实那里赶得上颜曾思孟呢总是我狂妄糊涂无可置辩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二 军机处档

问尹嘉铨你所刻家谱内载你奏折一本从前黄检刻了伊祖黄廷桂的奏疏尚得了大不是奉有圣谕通行你岂有不知道竟敢将自己的奏稿刊刻有心违悖谕旨况有奉旨申飭的事件又不一并刻入至伸冤理枉的事是做官的该办的难道都要载入家谱即如刑部司官向堂官论事难道都要记载么供这奏稿是我做藩臬以后节次所上的内有条陈事件奉圣谕指示自己也晓得错了所以将恭谢圣训之折一并刻入共成一本就是因缓决一案奉有申飭谕旨也刻在内其余并无遗漏这奏疏虽刻在黄检得不是之前但我不即销毁铲板存留在家就是我的罪了还有何辩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三 军机处档

问尹嘉铨你尹氏家谱一种书内有宗庙宗器及入庙建庙等字样此岂臣下所可用得的再你母行状内称母死为薨此等字样又岂可寻常通用你难道不晓得么据供我用宗庙宗器字样及母死称薨之处实非有意僭妄因古人书上所有我就信笔借用未曾检点总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四 军机处档

问你近思录内有先生见直道难容欲告归以南巡不果等语这不是诽谤么供这直道难容的话系指与抚台意见不合并非敢于诽谤时政但此等语句妄行载入就是该死了还有何辩呢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五 军机处档

问尹嘉铨你近思录内称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如今遭逢圣世民情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有何意见据实供来据供我说的天下之虑原是大概泛论的话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隐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亦非别有意见然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处还有何辩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六 军机处档

问高士奇的行私纳贿人人多知道的即高其位由提督擢为大学士并无政迹可称其余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等亦岂能比古名臣你所做名臣言行录内如何一并列入是何意思至你父亲虽做过巡抚侍郎也没有什么功迹也列入名臣内这不多是你的狂妄么供这名臣言行录五本是我平时看见宋代朱子司马温公等论本朝人物采取极宽苟有一言一行无不采入是以糊涂主见也仿照此例录载我朝诸臣但其中

文字亦并非我杜撰或将志书行述或墓碑上采取来的今大人们指出高士奇行私纳贿高其位不过由提督擢授大学士毫无政迹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蒋廷锡诸人也并无好处我也自悔无知妄作任臆记载至我故父尹会一也一并列入尤属错谬该死别无可辩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七 军机处档

问尹嘉铨你所做就正录内说世犹以处士纯盗虚声为虑而处士犹思用世可谓不识时务等语现在有何处士怀才抱德而不见用反说他纯盗虚声你是以说不识时务这假话不是明明诽谤么供我说处士纯盗虚声原是汉书上的话就是不识时务也是古人说过的我说既名为处士就不该做官若妄想做官便不识时务了这都是我随笔摹仿古人的话并没有指实的人借以诽谤时事但我自己做官又逢如今登明选公的时候这些话总不该说的这都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八 军机处档

问尹嘉铨你书内说不愿做台谏官又说不能自甘多言又恐不测等语朝廷设立言官原要他尽言若果确有所见尽可直陈何至不言不能自甘况所言切当皇上方且重用何至有不测之祸此话究竟指何人受祸而言你心里有说话说不出来不能自甘呢可据实供来据供我这种话原是空话我虽中过举人未曾保举御史看见明代言官多以抗疏得罪史册上多称赞他不愧御史之职所以说要做御史艰难我不愿做他的话其实圣朝并未禁止言官不许说话亦从无有做御史受祸之人叫我如何指实得出呢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九 军机处档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章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十 军机处档

问你亨山遗言札内称梦至东岳大帝座间麾之使归且曰公为孟子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等语你又不疯为什么说神说鬼孔孟大圣大贤你何等样人就说要继其宗传这不是你的肆无忌惮么供我当时因儿子不在神魂颠倒原是有的但我此梦就不记载今查出问我我也记不清竟认做孟夫子后身不但诞妄且得罪圣人实该万死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十一 军机处档

问尹嘉铨你所做的各书内这些狂妄悖谬之处你也无可置辩的了但你平日编造这些说话或借引古人以讥讽时事或妄自尊大要摹仿圣贤究竟是何等肺腑况当今时势有何可以妄肆议论之处如今将你这七十二种书内隐含怨望之处逐条询问此外尚不一而足你意中自然别有见解才日累月积编造这等狂悖的话今奉旨将你严讯你还敢含糊不吐实供么供我所做这些书内原都是援引古人的说话旧事居多但我援引不伦之处就像是讥讽时事实无可自解至刊刻成本我又妄想要借些立名希图传世所以高自位置比做圣贤只道可以欺世盗名谁想天理不容我的书都已进呈御览其狂妄不法之处已肺肝如见还有何辩这就是无知小民如此作为尚且罪无可追况我曾做大员世受国恩这等丧心病狂惟有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为天下后世示戒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十二 军机处档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问你所做随五草中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等语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你曾经看见么若曾见过你所说的岂不与御制论相背谬么供我所做朋党之说起等语是因读宋史见宋朝朋党之事甚多所以泛论前代时事至世宗宪皇帝朋党论我幼时虽曾见过不能记得非敢有心背谬但恣意妄谈不顾事理这就是无知妄作实在该死问你所做多病徒传内有云子欲为帝者师等语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欲以帝师自待难道你竟不知分量欲做师傅么这等狂妄之词是何意见据实供来供我所用帝者师字样因汉书张良传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当时张良亦称善病是以我做的多病徒传中混行牵引并不敢以此自居但此等字句任意引用竟像要比做师傅一般实是我糊涂该死更有何辩问你做的见善录内有兆将军自西凯旋见西曹日直军机处预备刑具亟止之日兵革已息尚何用此等语这句话是你亲听见的么有何质证若没有听见竟自笔之于书这不是造言生事么供我当初做刑部司官在军机处该班时因西路用兵常有解进来的人犯每日预备刑具后兆将军凯旋时说兵革已息何用此刑具此语我曾亲自听得所以记在见善录内我如今实在指不出质证的人来这都是我多事处问你所做尹氏家谱凡例内有密奏之事不载一语你父亲尹会一居官时除照例题奏事件外有何密奏之处你能指实说出来么供我父亲尹会一居官以来本无密奏事件我因刊刻家谱希图体面是以将我父亲任内寻常照例折奏事件刻入又于凡例内含混写密奏之事不载一语以冀夸张我父亲居官时许多密奏之事外人不得知道其实是我捏造空言并无确据总是我糊涂该死问你做的名臣言行录据你说是仿照朱子采取本朝人物极宽故做此书但你晓得朱子在宋朝是什么

时候你此时遭逢圣明是什么时候你要比方朱子且你擅将张廷玉鄂尔泰蒋廷锡并没甚好处的人也算是本朝名臣是何意思供我因朱子做的名臣言行录原是从宋初人编起采集许多名人我不过也想编出同时几个人来以见本朝名臣众多并没想到朱子所处的是什么时候敢于有心仿照他但本朝臣子自有国史公论我擅将平日知道的人随意编入名臣录并将张廷玉鄂尔泰蒋廷锡等一并列入书内致乖是非公论实是我无知妄作无可置辩问你自称古稀老人上年皇上七旬万寿御制古稀说你难道没有看见也自称古稀老人这不是你的狂妄么供我见杜诗上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我年过七十所以自称古稀老人至上年我皇上所著古稀说并没有看见今大人们问我实在觉得不得已极了问你书内有蒋筠渠其人是何处人与你甚么相与你又称他为贵公子他父亲做甚么官今此人在何处逐一供来供蒋筠渠系浙江钱塘县贡生他父亲蒋祝曾做过直隶晋州知州与我父亲进士同年彼此有世谊熟识我因他父亲做官所以称为贵公子如今他父亲都已不在了问你所做随五草内有应举入场直同于庶人之往役等语乡会试系朝廷抡才大典你以庶人往役比拟这不是你狂妄么供我那年应举之前因便血病重不欲入场但朋友们屡次劝我不得不过来应举故复书内说聊以塞白直同于庶人之往役等语不过云义在则然不得不过来应举的意思今蒙诘问实系如梦初醒还有何辩呢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之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臣等遵旨将从前胡中藻案内所奉谕旨论及鄂尔泰张廷玉品行一条发给尹嘉铨阅看并讯以从前上谕你岂没有看见还敢将此二人列入名臣究竟是何意思据供我所做名臣言行录原只就人家墓志铭行述及传说的话采取写入其实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品行已奉上谕论定实系至公至当乃于书内还将他们列入实属糊涂背谬更无可辩等语谨奏

臣等又将本日尹嘉铨供词内拆出不载密奏事件及读宋史泛论朋党之事两条复讯尹嘉铨据供我父亲奏疏原不多几件大约到任谢恩等折居多家谱凡例内刻这密奏之事不载一语实是空话此时叫我如何指实得出来呢至我读宋史一篇内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等语实是我泛论前代时事至世宗宪皇帝朋党论我幼时虽曾看见但做这一篇文字的时实在没有想起怎样意思实该万死等语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三宝等奏会审尹嘉铨口供折 缴回朱批档

大学士臣三宝等谨奏为审明狂悖不法之逆犯请旨速正刑章以快人心事查革职三

品京銜尹嘉铨前因遣子赉递为父尹会一请赐谥法并请将伊父与汤斌等均从祀孔庙二折钦奉谕旨拿交刑部并令臣等大学士九卿会审业经臣等查明照妄生议论变乱成法例拟斩监候至该犯并不亲身赉折前往尤属褻慢请旨即行正法等因具奏在案今据臣英廉及直隶总督袁守侗将抄出该犯家内所著书籍狂悖各条签出进呈复奉旨令臣等再行会审臣等随提该犯将签出书内各条向其指讯如近思录以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并伊父尹会一称为四子又自称为孟子后身直接孔子宗传又所著随五草中有朋党说与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相背谬并擅著本朝名臣言行录以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张廷玉鄂尔泰史贻直等列入书内又自将居官时各奏折刊入家谱且所著各书内称不愿为台谏官缄默不能自甘尽言又恐不测又称世以处士纯盗虚声为可虑而处士犹思用世可为不识时务并称天下大虑惟在下情不通又称见直道难容欲告归不果各等语至其家谱称内妄宗庙宗器及父母死称薨又将年逾五十不字之李氏女子欲娶为妾作文表扬种种狂悖不法罔知顾忌及毫无廉耻之处逐加究诘据尹嘉铨供我因平日听说汤斌等品行好又各有讲学的书所以采取些辑成近思录仿照朱子的书名并将我父亲的著作附入因以意为之亦称为四子其实那里及得颜曾思孟实是我狂妄糊涂至我所写遗言因去年儿子病故神魂颠倒得了一梦自认做孟夫子后身此不但诞妄且得罪圣人实该万死至我所称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等语实因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幼时虽曾见过未能记得是以恣意妄谈但无知妄作致与世宗宪皇帝御制论相背谬实属罪该万死至名臣言行录五本是我平时看见宋代朱子司马温公等论本朝人物采取极宽苟有一言一行无不采入是以糊涂主见也仿照此例录载我朝诸臣但其中文字亦并非我杜撰或在志书行述及墓碑上采取来的今蒙指出高士奇行私纳贿高其位由提督擢授大学士毫无政绩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蒋廷锡诸人也并无好处至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品行曾蒙我皇上于办理胡中藻案内奉有圣训论定我还将他列入名臣实属糊涂背谬况又将我父亲尹会一一并列入尤系私心再无可辨又所刻的奏稿自我做藩臬以后节次所上的事件内有条陈奉圣谕指示自己也晓得错了所以将恭谢圣训之折一并刻入共成一本就是因缓决一案奉有申飭谕旨也刻在内其余并无遗漏这奏疏虽刻在黄检得罪以前但我不即销毁铲板存留在家就是我的罪了至我并未曾保举御史因见明代言官多以抗疏得罪史册上称赞他不愧御史之职所以有要做御史艰难我不愿做台谏的话其实圣朝并未禁止言官说话亦从无有做御史说话受祸之人又我书内说处士纯盗虚声原是汉书上的话就是不识时务也是古人说过的这都是我随笔摹仿古人并没有指实何人借以诽谤时事但我自己做官又逢如今登明选公之时这些话总不该说的都是我糊涂该死又我说天下之虑惟患下情不通原是大概泛论的话如今皇上洞悉民隐并无下情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亦非别有意见然我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又我说直道难容的话系指当日张伯行与巡抚意见不合并非敢于讪

谤时政但此等语句妄行载入亦是该死又我用宗庙宗器字样及母死称薨之处实非有意僭妄因古人书上所有我就信笔借用未曾检点至我所书李孝女事一篇因素日知雄县有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年逾五十我女人曾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女人告诉我就做了这篇文章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娶他为妾的话做在文章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各等语臣等又讯你平日怕你女人本是众所共知的但因要讨女人的好就敢于皇上前求赏翎子据你奏称你女人说若不得翎子回来见不得我等语你当时学作女人 朱批改为你妻二字 声音状貌恳切乞恩竟敢于至尊之前奏这等褻渎的话难道是讲道学的人应该的么据供我从前在皇上面前求一根翎子若不得翎子回家自觉无颜见他这是真的但我在皇上面前敢于如此陈奏实属褻慢无礼罪该万死又问朋党论经世宗宪皇帝明切晓谕原要禁绝朋党你既曾看见尚敢妄生议论况古来以讲学为名分门立户即系朋党之渐你既做假道学又做名臣言行录有心标榜就如鄂尔泰张廷玉诸人列入名臣者他子孙自然感激其不得列入者他子孙自然抱怨这不是党同伐异的恶习就从你而起么如此悖谬狂妄实在是何意见据供从前世宗宪皇帝御制论我幼时已曾恭阅圣训乃复因读前代史书妄生论说总是我丧心病狂天夺其魄至我所做名臣言行录所列入鄂尔泰张廷玉诸臣实系就现成志书行述等类窃取写入并非与他们子孙有交结情面但以本朝人物肆意编列就像开出门户异同恶习至我所做文字中既云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乃自己竟先开树党之渐实是狂悖糊涂罪应万死又问你做名臣言行录岂不知我朝无奸臣亦无名臣如鳌拜甫露专权圣祖于冲龄时即将伊拿问治罪明珠因有平吴逆之奏是以姑容然亦革退大学士至高士奇徐乾学等亦不过因行走内廷借端影射为营私肥橐之计亦随即罢斥彼时圣度宽容若鳌拜在此时必即正法至鄂尔泰于雍正十三年因苗疆已经获罪张廷玉请配享又因太监乞封典事并不自奏转令讷亲陈奏为大臣者岂应如此何以也列入名臣从实供来据供我这名臣言行录将我朝大臣逐代采入虽文字并非我自己所撰但谬将鄂尔泰张廷玉诸人也一并列入毋论我不该评论本朝人物即鄂尔泰张廷玉一生事迹谁不知道乃我糊涂一并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无奸臣亦无名臣是是非非难逃圣明洞鉴我如梦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书真该万死于今亦悔之无及又问你说古稀老人之称原出在杜诗但上年皇上已有御制古稀说你断无不看见的就不该仍留此称况你曾任大员不比草野无知之徒如何敢如此僭妄呢如今将御制古稀说令你恭阅内中所指前古稀政如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各事现在有我皇上临御四十六年励精图治这才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称呢据供我从前自号古稀老人实不知已有御制古稀说今蒙发给我看恭读之下我皇上圣德神功爱民勤政这才自古所稀有所指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各条实是没有的我不该仍留此称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涂毫无可辩又问你妻子既肯替你娶妾为何必定要拣这五十

岁的女子又明知是不嫁的人才替你聘娶这不是明知道聘娶不成娶来也无益的他就可白得了不妒之名这不是你妻子也学你欺世盗名么且你既托为正人君子必当成全此女之名节乃任听你妻子要聘为妾实属荡无廉耻这难道又是道学么据供我女人要替我娶这五十岁的女子他原是知道那女子断不肯嫁我的他不过借此要显他不妒这原是实情至我任凭他做这样事实系我毫无廉耻总是平日欺世盗名是以我妻子也就要做欺世盗名之事今蒙诘问我的肺肝已见有何辩呢臣等再四究诘该犯惟称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此外实在无可置辩等语叩头痛哭矢口不移查律戴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期亲男年十六以上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等语今尹嘉铨出身科目宜知名义且又世受国恩先经历任藩臬后复列职京堂今乃以休致家居竟敢妄自位置自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标目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且畏惧妻子求赏花翎冒渎乞恩甘蹈褻慢甚至以已奉御制古稀说擅敢僭妄仍称古稀老人种种狂悖不法实堪痛恨切齿查该犯具折妄求大典并不亲自赉递已罪干斩决今其著书行事如此大肆悖逆尤属罪不容诛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应行缘坐各犯交直隶总督袁守侗查明报部另行具奏办理所有财产照例入官各种所著书籍尽行销毁此内有已经刊刻者并行各直省一体查解来京销毁臣等谨合词具奏请旨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大学士臣三宝

大学士臣英廉

大学士臣稽璜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臣永贵

协办大学士尚书臣蔡新

右侍郎臣阿肃

右侍郎臣谢墉

户部尚书臣梁国治

左侍郎臣金简

左侍郎臣董诰

右侍郎臣福长安

礼部尚书臣德保

左侍郎臣达椿

右侍郎臣德明

右侍郎臣庄存与

兵部尚书和硕额駙忠勇公臣福隆安

尚书臣周徯

左侍郎臣曹文埴
刑部尚书臣德福
尚书臣胡季堂
左侍郎臣觉罗阿扬阿
左侍郎臣杜玉林
右侍郎臣穆精阿
右侍郎臣姜晟
工部尚书臣周元理
左侍郎臣徐绩
右侍郎臣诺穆亲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罗源汉
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巴彦学
左副都御史臣汪承霈
通政史司通政使臣梦吉
通政史臣吴绶绍
通政司副使臣賚图
通政司副使臣赵镛
参议臣海福
参议臣蓝应元
大理寺卿臣德尔泰
卿臣李绶
少卿臣肃普洞阿
少卿臣刘天成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将应讯尹嘉铨各条复提该犯逐一严加讯诘取具供词恭录呈览并将定拟罪名折内一并添叙进呈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严法纪门卷二零五东华录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尹嘉铨由落第举人用为部属洊历藩司内擢京卿因其年老无用准予原品休致伊父子两世受恩理应感激安静居乡以终天年乃今春行在竟敢令伊子賚折为伊父尹会一请谥又不亲来乞恩即应治罪因念其为父私情姑从宽免已于折内批谕及披阅次折又为其父请祀孔庙则更肆无忌惮罪不可逭因降旨将伊拿交刑部治罪并查伊家有无狂悖不法字迹随据英廉袁守侗于伊京寓及本籍查所著各书则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而其犹甚者如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

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且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则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例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又其书有名臣言行录一编将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悉行胪列无论此诸臣居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具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子等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鹭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又尹嘉铨在山东藩司任内面求赏戴花翎且敢于朕前肖述伊妻言状称不得赏即无言相见等语彼时伊毫不知耻而朕之深鄙其人实从此始也然尚欲全伊颜面从未宣示廷臣昨日廷讯伊仍自述不愧此种行径岂讲学者所宜为耶至其托言梦中神人告以系孟子后身当传孔子之道又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自号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处女为妾所行种种乖谬出于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诞妄见于所著各书者尚不一而足正所谓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为所必诛者伊从前经朕屡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终其余年幸逃法网乃恶积罪盈自行败露此实天理昭彰可为天下盗窃虚名妄生异议者之戒连日命大学士九卿等公同反复研鞫奏请加刑讯问朕尚未允行将伊书内狂悖各条复加亲讯伊俯首伏罪自认为欺世盗名之滥小人恳求立置重典以彰国法等语经大学士等按律定拟奏凌迟处死家属缘坐核其情罪即予磔诛亦所应得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此朕为世道人心起见不得不明示创惩以昭炯鉴凡内外大小臣工天下读书士子均当洗心涤虑各加儆惕引以为戒若再有如尹嘉铨之狂悖不法一经发觉断不能复邀尹嘉铨之末减也将此通谕中外知之所有大学士九卿议罪二折并尹嘉铨为伊父请谥请从祀二折俱着发抄钦此

供十三 军机处档

问你做名臣言行录岂不知道我朝无奸臣亦无名臣如鳌拜甫露专权圣祖于冲龄时即将伊拿问治罪明珠因有平吴逆之奏是以姑容然亦革退大学士至高士奇徐乾学等亦不过因行走内廷借端影射为营私肥橐之计亦随即罢斥彼时圣度宽容若鳌拜在此时必即正法至鄂尔泰于雍正十三年因苗疆已经获罪张廷玉请配享又因太监乞封典事并不自奏转令讷亲陈奏为大臣者岂应如此何以也列入名臣从实供来供我这名臣言行录将我朝大臣逐代采入虽文字并非我自己所撰但谬将鄂尔泰张廷玉诸人也一并列入毋论我不该评断本朝人物即鄂尔泰张廷玉一生事迹谁不知道乃我糊涂一并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无奸臣亦无名臣是是非非难逃圣明洞鉴我

如梦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书真该万死于今亦悔之无及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供十四 军机处档

问朋党论经世宗宪皇帝明切晓谕原要禁绝朋党你既曾看见尚敢妄生议论况古来以讲学为名分门立户即系朋党之渐你既做假道学又做名臣言行录有心标榜就如鄂尔泰张廷玉诸人列入名臣者他子孙自然感激其不得列入者他子孙自要犯怨这不是党同伐异的恶习从你而起么如此悖谬狂妄实在是何意见供从前世宗宪皇帝御制论我幼时已曾恭阅圣训乃复因前代史书妄生论说总是我丧心病狂天夺其魄至我所做名臣言行录所列入鄂尔泰张廷玉诸臣实系就现成志书行述等类窃取写入并非与他们子孙有交结情面但以本朝人物肆意编列就像开出门户异同恶习至我所做文字中既云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乃自己竟先开树党之渐实是狂悖糊涂罪应万死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供十五 军机处档

问你说古稀老人之称原出在杜诗但上年皇上已有御制古稀说你断无不看见的就不该仍留此称况你曾任大员不比草野无知之徒如何敢如此僭妄呢如今将御制古稀说你恭阅内中所指前古稀政如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各事现在有我皇上临御四十六年励精图治这才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称呢供我从前自号古稀老人实不知已有御制古稀说今蒙发给我看恭读之下我皇上圣德神功爱民勤政这才是古所稀有所指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各条实是没有的我不该仍留此称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涂毫无可辩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供十六 军机处档

问你从前恳求皇上赏戴翎子据你奏称不得翎子回去见不得妻子你既是讲道学的人如何畏惧妻子叫妻子拿住呢况你在至尊之前敢于奏这等褻渎的话这又是讲道学人应该的么供我从前恳求皇上赏给翎子有不得翎子回去见不得妻子的话实因我平日畏惧妻子曾经在他跟前说过将来必定要在皇上面前求一根翎子若不得翎子回家自觉无颜见他这是真的但我在皇上面前敢于如此陈奏实属褻慢无礼罪该万死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供十七 军机处档

问你妻子既肯替你娶妾为何必定要拣这五十岁的女子又明知是不嫁的人才替你聘娶这不是明知道聘娶不成娶来也无益的他就可白得了不妒之名这不是你妻子也学你欺世盗名么且你既托为正人君子必当成全此女之名节乃任听你妻子要聘为妾实属荡无廉耻这难道又是道学么供我女人要替我娶这五十岁的女子他原知道那女人断不肯嫁我的他不过借此要显他不妒这原是实情至我任凭他做这样事实系我毫无廉耻总是我平日欺世盗名是以我妻子也就要做欺世盗名之事今蒙

诘问我的肺肝已见有何辩呢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德门卷二四东华录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谕尹嘉铨所著各书内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人行私者然总未至擅权翫法能移主柄也大学士之于宰相虽殊其名而其职自在如明季严嵩岂非大学士而其时朝政不纲窃弄威福至今称为奸相可见政柄之属与不属不系乎宰相大学士之名在为人君者之能理政与否耳为人君者果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则备位纶扉不过委蛇奉职领袖班联如我皇祖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暨朕躬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有何事藉为大学士者之参赞乎即如傅恒任大学士最久亦仅以夙忱勤职自效今伊身后十余年朕于庶务岂致废而不理乎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闾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尤大不可也至协办大学士职本尚书不过如御史里行学士里行之类献谏者亦称之为相国献谏者已可深鄙而自为协办者亦俨然以相国自居不更可乎从前傅恒于乾隆十三年扈从东巡因行在令其暂摄协办事务其时直隶布政使辰垣遂以大学士称之伊深以为愧如此庶为知耻识大体之人而此外诸臣恐未必皆然矣乃尹嘉铨概称为相国意在谀媚而阴邀称誉其心实不可问至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臚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非则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总之人君果能敬天爱民勤政自能庶事惟和百工熙载否则虽有贤相亦何裨政事我国家世世子孙能以朕心为心整纲维而勤宵旰庶几永凝麻命垂裕万年所谓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可弗凛欤将此申谕中外知之欵此

尹嘉铨年谱妄行记载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慎刑门卷一一八东华录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谕昨阅尹嘉铨自著年谱载其在大理寺卿任内与刑部签商缓决一条夫明刑所以弼教准律定罪或轻或重皆视其人之自取执法者惟当斟酌平允不得意为轩轻俾犯输情服罪无可市恩亦无所归怨至问刑衙门内而法司外而地方官遇有案件自应悉心研究彼此讲论务使情真罪当即司官之于堂官州县之于府府之于臬司臬司之于督抚凡有宽严不中之处皆许其据案直陈若上官意涉偏私有乖允当司员等所争果是原可不随同画押或竟自行陈奏朕方将嘉其持正不阿即外吏亦准直揭部科秉公定议要之皆为公事起见不得少涉私心也夫从宽从

严视其人之自取而宽之严之均无所容心于其间若议狱者不求其平固不可也而求其平之后与己原无涉也有心求平甚至自记是出于市恩沽誉之私其可乎若朕亦欲博宽大之名将秋审情实人犯全予免勾为阴德岂不更大而使国家刑章宪典竟成虚设有是理乎昔隼不疑每录囚还其母辄问平反几何人欧阳修文亦载其母述其父之言谓求生不得则死与我无憾此虽妇人之仁然其所言亦只为辩明冤枉者言之耳非谓弗冤枉者概当从轻纵也若如尹嘉铨所载是自博宽厚之名而归过他人且以所办公事退而私自记载以冀无识之徒妄为称誉其尚可至问乎朕矜慎庶狱惟期大中至正虽匹夫匹妇之细亦必确核案情心折衷当若徒以姑息为念致失情法之平乖止辟之义朕不为也因尹嘉铨欺世盗名妄行记载一事明切宣谕内外问刑衙门将朕此旨各录一通悬之公署触目惊心共矢详慎以臻协中之治其凛遵毋忽特谕欽此

严查尹嘉铨所著书籍解毁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业经飭令销毁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其将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至尹嘉铨曾任山东山西甘肃司道其平日任所必有刊刻流传之处并著传谕该督抚等详悉访查如有书籍板片即行解京销毁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所有查出各书原单著抄寄各督抚遵照严切办理如有单内未经查开而直隶及各省别有刊刻尹嘉铨所著诗文亦即详查书本及板片解京将此一并谕令各省督抚知之欽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传询励守谦因何为尹嘉铨照料后世之处并令其查明家内有无尹嘉铨所著名书即速尽行缴出励守谦叩头伏罪据称尹嘉铨系守谦妻舅因尹嘉铨女人求为照料一时糊涂略为料理蒙皇上天恩不加治罪感激无地至尹嘉铨书籍守谦即当细心详查缴出倘有不实不尽愿甘治罪等语本日据励守谦将尹嘉铨各种书籍板片开单呈缴前来谨将原单一并进呈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将励守谦缴出尹嘉铨所著各书现与英廉及袁守侗等查出各书细心核对另行进呈其大清典礼一书系尹嘉铨在会典内摘出各条又名四礼典要谨将二书一并呈览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闵鹗元奏查抄彭知县藏刻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臣闵鹗元谨奏为遵旨查起书板恭折复奏事窃臣于本月二十二日接兵部三百里火票递到办理军机处尚书额驸公福隆安字寄内开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谕据英廉奏查办尹嘉铨所著各书内有近圣编四本云云 见本案七页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臣当即飞飭臬司塔琦督令该府县赴已故山东汶上县知县彭绍谦

家查起据绍谦之子举人彭希韩将近圣编板片一百十八块封面签条三块并刷订书八部当行缴出讯据彭希韩供称奉查尹嘉铨近圣编书板缘希韩故父曾任山东汶上县知县经山东藩司尹嘉铨将近圣编嘱咐寄苏刊刻希韩父于三十六年告假回籍三十七年刻竣印出样本共十部因路远难寄止将二部寄还尹嘉铨因未得回信余存八部及板片俱未寄去希韩父旋于四十年病故板片存搁至今此书止印过十部除寄尹嘉铨外所余八部现存并未送过他人亦未替他刻过别样书籍至此书刻板刷印俱系书店王景桓经手的今奉查缴现将板片一百十八块封面签条三块并存书八部一并呈缴再检查家内尚有大清典礼孝经列传孝经分传圣功指要圣门指路家礼存义官箴切要作吏要言书八本俱系希韩故父在山东时尹嘉铨所送今未敢存留在家一并呈缴求鉴察等情并提讯书铺王景桓供称此书系店内所刻除三十七年刻就时彭绍谦印过十部外余再无刷印流传断不敢隐藏捏饰自取重谴等语由司详请复奏并将缴出书板及各书本申送前来臣复查无异除将近圣编一部并大清典礼孝经列传等书八本先行咨送军机处查核近圣编板片及印本七部俟随后另交委员解京销毁并飭属通行晓谕如有尹嘉铨所著各书一体缴出送京销毁不许存留外所有查起板片书本讯明供情分别解京查销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递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片

再臣前在刑部与尹嘉铨同任司员复莅外任曾经尹嘉铨寄送伊所刻之书今检出存有十二种除所有大清典礼孝经列传孝经分传圣功指要圣门指路家礼存义官箴切要作吏要言等书八种系与彭希韩缴出书重复随后另行汇解外今将小学义疏四本官方宝鉴一本四礼典要一本闺范围一本一并先行咨送军机处查核谨奏

闵鄂元遵谕查缴近圣编书板并大清典礼等书封送咨 军机处档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闵为咨送事窃照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承准办理军机处尚书额駉公福字寄内开钦奉上谕据英廉奏查办尹嘉铨所著各书内有近圣编四本据尹嘉铨供此书是我在山东藩司任内纂的有汶上县彭知县看见说此书甚好带到苏州去刻他只带了刻样与我不想他就病故了也就无人再刷寄来等语尹嘉铨所著各书种种狂妄迂谬不可枚举现交军机大臣重复校勘加签进呈至其所著近圣编一书现在伊家内搜查并无此种书籍业据尹嘉铨供出此书系汶上县彭知县带到苏州刊刻刷样寄伊核对则此书自然刷印流传著传谕闵鄂元即派员查明彭知县家内并书坊刻字店起出此书板片并讯明该员家属有无刷印流传之本及坊间书贾刊刷印行之处并著出示晓谕一体查明缴销委员解京将此谕令知之钦此等因当即飭委臬司督同府县查起近圣编板片书籍去后据已故山东汶上县知县彭绍谦之子举人彭希韩将近圣编书板一百十八块

并书八部又缴出尹嘉铨所纂大清典礼书等八本除恭折奏复外应将查出近圣编先检一部计四本同彭希韩另缴尹嘉铨所纂之大清典礼孝经列传孝经分传圣功指要圣门指路家礼存义官箴切要作吏要言书八本并本部院附奏恭缴尹嘉铨所送小学义疏四本官方宝鉴一本四礼典要一本闺范图一本一并固封呈送办理军机处大人查核至近圣编板片及印本七部随后另行委员解京销毁合并陈明为此咨呈军机处大人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通行查禁尹嘉铨自著各书谕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前以尹嘉铨所著各书多狂妄悖谬之处因传谕各督抚实力查办解京销毁如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督抚治罪此内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至其自著各书尤当实力通行查禁著再传谕各督抚务须严切查办将查出各书遵照前旨解京销毁毋令稍有存留致干咎戾将此传谕知之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遵旨令臣等查尹嘉铨原籍及京寓查出各书内近圣编一书据闵鄂元折内称系彭希韩之父代尹嘉铨刊刻曾经刷印十部将二部寄交尹嘉铨家内现存八部今先解送一部其余七部同板片随后解京等语兹查袁守侗抄出尹嘉铨原籍各书内只有近圣编一部其京寓并无此书或系流传在外前于寄信各督抚谕旨内飭令查缴各书并板片业将近圣编开入清单一并查销俟各省解京另行奏缴销毁外今将尹嘉铨原籍及京寓并闵鄂元呈缴应行全毁各书开单进呈销毁再小学等书虽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该犯疏解评注者难以撤出应一并全毁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

貽教堂文集 即随五草

近思录三编四编

随五草择言

皇清名臣言行录

尹氏家谱

思诚轩奏疏

随五草尺牘

偶然吟

讲习录续编

观摩编

二山尺牘

就正录

尹子端年谱
升香纪胜
尹母行状
偶然吟续编
共学编
蒙求规
真率集
扬风录左编
扬风录右编
扬风录后编
扬风录和乐集
古文辩义
学文辨义
博陵唱和诗
诗经解略观
颜学择善
思诚轩杂著
唐诗兴
唐诗观
学礼探本
诗绩
见善录
见善录续编
大房纪胜
真率集续编
近圣编
既见录续编
照华诗草 亦名既见录
甘藩观风录
甘肃杂咏
见贤录
格言汇编
心图诗序
官方宝鉴

健余堂纪恩集
扬风录节烈集
既见录
甘藩偶录
圣功指要
官箴切要
四礼典要
闺范图
辞达编
四鉴广编
删后诗
致用编
敢问录
省身录
彊识录
思诚轩笔记
寓目录
随五笔记
师儒镜
贤王镜
贤士镜
贤母镜
良相镜
循吏镜
略观录
壮学录续编
圣门指路
存人说约
志士八则
心箴十二义
学道指归
博陵尹氏试草
闲邪镜

以上七十九种俱系尹嘉铨著述编纂应行销毁

仪礼探本 尹嘉铨疏

共学约 尹会一撰尹嘉铨疏

小学大全 尹嘉铨辑

以上三种系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

女孝经 唐陈邈妻郑氏撰尹嘉铨妻李氏序应撤毁

家礼存义 即朱子家礼尹嘉铨序应撤毁

纲目凡例释疑 刘希孟撰尹嘉铨序应撤毁

作吏要言 叶镇撰尹嘉铨序应撤毁

洁矩编 系归有光等程墨尹嘉铨序应撤毁

尹氏宗法 尹会一撰内东章新阡祭田记有尹嘉铨跋应撤毁

以上六种俱应分别撤毁

贻教堂传书 内计书十种合装一套除应毁之圣功指要官箴切要四礼典要闺范图小学大全内之一疏内外篇共六种及应撤毁之家礼存义女孝经二种已开列见前外所有孝经列传系晋陶潜撰孝经分传系朱子刊误本均尹会一校刊并无尹嘉铨序跋无庸销毁

以上书一套或全毁或撤毁或无庸销毁应分别办理

辨异录

视死录

无闷镜

思贻录

以上四种及近圣编一种翰林院查片内称此五种书名见尹嘉铨年谱现检其京寓书籍无此五种兹核对励守谦呈出之书亦并无之惟直督袁守侗所缴各书有近圣编一部除寄信苏抚闵鹗元查追板片及印本外业已开列见前令各直省查缴其辨异录等四种虽据翰林院诘问尹嘉铨供称俱抄本遗失无存但恐其前此或曾送人阅看别有传写之本各直省应一例缴毁

上恒山北岳诗 山西

上照济庙诗 山西

憩同乐亭诗 山西

过三贤里诗 山西

五贤祠碑记 山东

甘藩存义记 甘肃

重建兰山三台阁记 甘肃

以上石刻七种各直省如有流传拓本俱应缴销其竖碑摩崖之地该省应查明磨毁据挑发知县钱汝器具呈恳请代奏恭谢天恩理合将原呈进呈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

十三日

袁守侗奏严查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直隶总督臣袁守侗谨奏为奏复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准尚书额駙公福隆安字寄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云云 见本案二十四页 钦此臣伏查尹嘉铨本籍各书刻板前经查起过一千三百二十一块同书籍一并解交大学士英廉查办在案其京寓有无藏板以及此外有无遗漏现在咨会英廉将所刊各书与板片逐一查对如尚未齐全即再行根查搜缴至尹嘉铨之欺世盗名已非一日其悖谬各书既经刊刻诚如圣谕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分送存留之本臣已飞札剴切晓谕各道府厅州县转飭所属凡与尹嘉铨素有瓜葛往来者其收存单开书籍板片统限文到三个月内悉行呈缴如果遵照依限缴出毫不加遣倘敢任意隐匿一经发觉定照收藏违禁书籍例治罪至单开各书之外加另有刊刻尹嘉铨所著书文亦一体详细查缴同板片送京断不任其稍有隐漏统俟各属缴送到日汇行解京销毁外所有臣遵旨查办缘由谨先恭折奏复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雅德奏查缴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山西巡抚臣雅德跪奏为钦遵谕旨恭折复奏事窃臣于五月十一日承准尚书额駙公福字寄内开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虚不可枚举云云 见本案二十四页 钦此并抄寄书目清单及各种石刻令于竖碑摩崖之处查明磨毁等因钦遵到臣伏思尹嘉铨世受国恩竟敢昧尽天良肆行狂悖所著谬妄书籍岂容只字存留臣钦遵谕旨随飞飭藩臬两司暨各该道府督令所属查照现开书单名色及尹嘉铨前在山西按察司任内有无别样刊刻书文板片于学宫官舍书肆坊间彻底严查并明切晓谕阖属绅士凡有留藏各种书文字迹悉行呈缴一面飭将石刻恒山等境诗句碑崖立时铲削流传拓本尽数追寻一并解京销毁臣惟有严切督催实力查办务期尽净断不敢稍任隐漏以致别经发觉自干罪谴所有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富勒浑复奏查缴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河南巡抚臣富勒浑跪奏为钦奉谕旨恭折复奏事本年五月十二日承准尚书额駙公福字寄内开钦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名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等因钦此并抄录书单一纸寄信到臣查尹嘉铨平日著书既多流传必广似此狂悖书籍必当尽毁无遗且豫省相距尹嘉铨原籍较近保无存留隐讳之人臣遵即明切晓谕并通飭各属督同教职各官实力搜查凡有前项书籍飭令即行呈

缴如单内未经列入别有尹嘉铨所著书文勿论板片书本均令一体缴出解京销毁不使少有遗存隐匿所有钦遵谕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舒常等奏查缴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广湖总督臣舒常湖北巡抚臣郑大进跪奏为遵旨奏复事本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尹嘉铨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飭令销毁等因钦此臣等伏查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楚省为四达之区凡贾竖鬻贩或持赠流传应所恒有臣等通飭各州县暨现委查禁书各员钦遵谕旨查照单开名目及单内未经查开凡系尹嘉铨所著书文板片并摹拓碑记等类尽数搜缴去后兹先据省城首邑江夏县知县王裕增在于书摊查获贻教堂传书一函内孝经列传孝经分传二部系接奉抄发原单内未经开载之书又家礼存义四礼典要圣功指要官箴切要女孝经闺范图共八种各一本又小学大全一函共五本又据委员教职等在于省城书坊查获洁矩编七部并板片二副又于汉阳府城暨汉口镇各书坊查获洁矩编共一百三十五部并板片二付由藩臬两司缴验具禀前来臣等查现在武昌汉阳二处已缴获洁矩编翻板四付其流传必广除现获各书及板片另行解京请旨销毁并遍飭细加搜缴净尽毋使稍有隐漏外所有奉到谕旨钦遵查办并已获书本板片缘由臣等谨先行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姚成烈奏搜查尹嘉铨所著书籍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广西巡抚臣姚成烈跪奏为遵旨严查尹嘉铨悖谬书籍恭折复奏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接奉四月十九日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云云钦此并另单开列悖谬书目九十三种石刻七种等因臣查尹嘉铨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乃尹嘉铨于休致之后妄行陈奏请求溢法复将伊父妄请从祀孔庙种种狂悖实属目无法纪臣前于钦奉上谕恭阅之下随经司钦遵刊颁遍示使粤西汉土官民共知凜国法而正人心兹又即行司将书目石刻各名件通飭各属遍行示谕务须严切办理不得稍事玩忽存留片纸只字致干罪戾臣查尹嘉铨原籍直隶曾任山东山西甘肃等省司道所有粤西现任各官内或有与尹嘉铨同乡或前任山东山西甘肃等处官员之人又或粤西本省绅士中曾任直隶山东山西甘肃等省并有与尹会一尹嘉铨同年同官者先令逐一确查取结次将读书蓄书之家遵照从前钦奉谕旨查缴违碍书籍之例责成府州县教官广行晓谕并多张出示家喻户晓务期搜查尽净另容专折具奏外所有接奉谕旨严查办理缘由先行恭折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巴延三奏查办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两广总督臣巴延三跪奏为恭奉谕旨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等因钦此臣查尹嘉铨曾任司道世受国恩乃敢毫无忌惮肆其狂吠其所著各书自应概行销毁毋使稍有遗留臣遵奉谕旨已抄录书目札飭东西两司通行各属及各学教官一体钦遵查照细加搜访并广行出示凡有收藏尹嘉铨所著各书者俱令即时缴出毋许隐匿有板片者将板片一并追出送销或别有刊刻书文单内未经查开者俱即一体呈缴如有隐匿一经查出即重治其罪仍严飭各属务须搜查净尽毋得稍有遗漏除俟查缴到日即行解京销毁外所有臣现在遵办缘由合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李本奏查办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贵州巡抚臣李本跪奏为钦遵谕旨查办缘由恭折复奏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接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等因钦此钦遵寄信到臣伏念士子读书原期通理达义人臣奉上首在无欺诘尹嘉铨世受国恩历官中外洊列卿班予告归田不思感激圣慈力敦守节乃敢悖常灭理妄渎宸聪又复编著各书大肆狂吠实属人臣共愤罪无可逭臣与尹嘉铨素属认识从未见其文句询之在省司道等官有曾经一面者有素无往还者俱无令逐细检查皆称并无存留尹嘉铨所著书籍因思伊虽未历过黔省但恐通省文武及本地绅衿或有与伊通家年谊曾经收其著述亦未可定臣已遵旨照录书目清单遍行所属严飭上紧搜罗缴送解京销毁倘有隐匿存留一经查出即行参究治罪务期查缴净尽不使片板只字仍有传流所有臣钦遵谕旨查办缘由理合先行恭折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雅德奏勒限搜罗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

山西巡抚臣雅德跪奏为钦奉谕旨恭折复奏事窃臣于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前以尹嘉铨所著各书多狂悖妄谬之处因传谕各督抚实力查办解京销毁等因钦此臣伏查尹嘉铨所著谬妄各书臣前奉谕旨随经督令两司及各道府率所属查照单开名目并该犯前往山西臬司任内有无别样刊刻书文板片彻底严查并将石刻恒山等境诗句碑崖飞飭铲削缘由于五月十八日复奏在案兹遵圣训臣惟有益加凛惕实力督办凡小学等书内有经尹嘉铨疏解编辑及列有序文者一并呈缴外至其自著各书尤不容只字隐漏现在勒限稽查务期搜罗净尽解京销毁断不敢稍任留存自干重咎所有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二日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郝硕奏解毁尹嘉铨书籍折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遵旨查出尹嘉铨刊传书籍板片奏闻解毁事本年五月十七日承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内开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各书云云钦此又于闰五月初八日承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前以尹嘉铨所著多狂妄悖谬之处云云钦此钦遵先后寄信到臣臣跪诵之下仰见皇上维持名教严示防闲不使欺世盗名之徒尚留犬吠狼嗥于圣世臣于接奉初次谕旨之日飭行藩臬二司并分札各道府传谕官绅士庶凡有收藏者立即呈出兹据先后缴到圣功指要等书印本共三百八十一部又书板六十六块刊字十四张皆系尹嘉铨自撰之书概应销毁除将各书印本板片委员解交军机处查收销毁外理合会同署两江督臣萨载江西学政臣胡高望恭折奏闻并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臣仍再行谆飭各属实力搜查此后如有续缴之书归于汇毁禁书内一并解京销毁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七日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书籍板片清单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今将查出尹嘉铨各种书籍印本板片开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圣功指要六部

家礼存义五部

官箴切要四部

四礼典要三部

见善录三部

女孝经四部

小学义疏二部

小学考证一部

大清典礼二部

扬风录二部

作吏要言二部

官方宝鉴一部

真率集续编三部

随五草六部

讲习录续编二部

观摩录三部

志事八则一部

学道指归一部

共学编二部

诗绩四部

圣门指路一部

升香纪程一部

北学绩编一部

闺范图二部

既见录一部

偶然吟一部

四鉴录续编一部

洁矩编三百十六部

又洁矩编印板二副计六十六块

存人说约刊字十一张

求己真诠刊字一张

希圣宗传刊字一张

修能要道刊字一张

以上共书三百八十一部

书板六十六块

刊字十四张

国泰奏查毁尹嘉铨书籍并由五贤祠内撤去施闰章等配享折 军机处档
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遵旨查办事本年五月初十日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业经飭令销毁等因钦此又于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以尹嘉铨所著各书多狂妄悖谬之处因传谕各督抚实力查办解京销毁等因钦此臣遵经先后转飭按照单开书目及石刻诗文严查缴销务期尽净庶狂悖邪言不致片纸只字存留况尹嘉铨志切惊名凡其任宦所至名胜之区伊必留有题咏因于单开五贤祠之外飭令一体详细确查毋使稍有遗漏今现查出尹嘉铨有九日登历山诗石刻一块应同单开五贤祠碑记一块均已飭令一并磨毁推扑合抄录原文诗句敬呈御览再查该祠建在历城县水面亭之东原系前明赠礼部尚书许逵谥忠节享祀之祠嗣于康熙五十二年因前明薛瑄谥文清王守仁谥文成祠宇倾颓均移入许祠听士民奉祀此三贤祠之所由来也乃尹嘉铨袒徇乡谊欲将黄叔琳列入于藩司任内授意士民呈请复益以曾入名宦之施闰章合而为五朦混前抚学二臣富尼汉韦谦恒批行府县查议经原任历城县知县万绵前原任济南府知府赵瓚由司议详批允增三为五题额五贤伏查薛瑄王守仁许逵均系前明予谥之臣而施闰章黄叔琳乃系国朝学臣既未钦给谥典且施闰章已入名宦原不藉此以赖士民私祀尹嘉铨欲借以攀援俾黄叔琳得以入祠复于祠内竖立碑石显示事由己出以博其后人之感念即此愈见其私今经臣查实似应将施闰章黄叔琳牌位撤出仍存其旧三贤牌位

听士民奉祀以免混淆至奉行应毁尹嘉铨所著各书现已查出洁矩编既见录小学义疏并尹会一所著小学纂注共书四种计二百六十六部存贮书局现仍按单严查此外各书板片俟有缴到即一并汇缮清单具奏解京销毁所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是该部知道钦此

刘墉奏解缴已获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刘墉跪奏为遵旨奏复事本年五月十八日承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内开四月十九日奉上谕尹嘉铨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等因钦此又闰五月十三日承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尹嘉铨所著各书此内如小学等书等因钦此钦遵臣伏查尹嘉铨悖谬书籍名目既多流传必广当即率同藩司通飭各属并委查书籍各员遵照单开名目及单内未开凡系尹嘉铨所著书文无论新刊旧刻及板片等类尽数搜缴去后兹据藩司陈用敷详称据委员赵曾益樊在廷会同长沙善化二县在省会书坊查获尹嘉铨所刊洁矩编四十三部又王步青小题汇览及塾课续编内有尹嘉铨所作时文共五篇缴验前来其余各书凛体谕旨现在严切查办毋使稍有存留所有已获书本俟续有搜缴汇总解京销毁外臣谨先行恭折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陈辉祖奏严查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臣陈辉祖谨奏为钦奉上谕事本年五月十六日承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云云 见本案二十四页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敬谨跪读当查尹嘉铨系好窃儒名倚附士林之犯其平日著作恐有分散传播及投送寄交之处随即分委佐杂教职等官在于省城内外各书铺并藏书之家逐一认真访查据复并无尹嘉铨书籍板片各具甘结呈缴但尹嘉铨所著书籍不少更恐另有流传存匿浙省外府州县书坊及读书之家尚多且湖州书贾每向各处搜罗收买新旧书集贩卖必须遍加查访已飭藩臬两司通飭各属选派晓事教职一面亲自查办如有尹嘉铨所著书籍板片及刻本抄本即行禀送解京销毁仍另行专员察访各委员是否认真查收正在具折奏复间闰五月十一日又承准尚书额駉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前以尹嘉铨所著各书多狂妄悖谬之处因传谕各督抚实力查办解京销毁云云 见本案二十七页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即钦遵复飭藩臬两司通行各属谆切催督遵照查办勿令稍有隐漏致干查出必罹参处外所有遵旨查办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福康安等奏查缴尹嘉铨著述及板片折 军机处档

云贵总督臣福康安云南巡抚臣刘秉恬跪奏为遵旨查办复奏事臣等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尚书额附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现据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铨所著各书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著传谕各督抚详悉访查如有书籍板片即行解京销毁等因钦此钦遵寄信前来臣等伏查尹嘉铨系尹会一之子世受国恩历任司道京堂嗣因年老奉旨准予原品休致理宜感激天恩安分家居乃敢著书狂悖不一而足欺世盗名法在必诛臣等钦遵谕旨督同司道严飭通省各属明切晓谕如有各种书籍作速自行缴出至单内未经查开而滇省别有刊刻亦即一并呈缴解京销毁倘敢视为具文草率从事使有隐匿遗漏以致别经发觉定即参究治罪兹据陆续缴到尹嘉铨编纂之洁矩编一种计三百四十八部并翻刻洁矩编板片一部计三十一块大清典礼圣功指要家礼存义官箴切要作吏要言五种共计六本小学大全一种计七部又小学大全内之义疏或问后编考证等卷参差不全者六本均系单开应缴之书此外查出孝经分传一种系尹会一订尹嘉铨跋虽原单未经开入但既有尹嘉铨跋语在内自应一体撤消除将缴到各种书本同板片先行解京外所有臣等遵旨查办缘由谨先会折复奏再查尹嘉铨曾为山西臬司虽系臣刘秉恬原籍地方但其时业已在京供职并未与之往还送有书本无从缴销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二十二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毕沅奏严查尹嘉铨著述及板片折 军机处档

署理陕西巡抚臣毕沅跪奏为恭折奏复事窃臣钦奉谕旨令将尹嘉铨所著各书详悉访查等因钦此臣查尹嘉铨曾任京卿闲居在籍不知感激天恩安分自守妄托著书种种悖谬实为自作之孽法所难宽所有刊刻诸书并一切板片俱应查明销毁以为欺世盗名之戒伊前任兰州藩司距今未久陕甘壤境毗连当有分散流传之本必须查缴净尽臣当即行司并通飭各属地方有司并各学教官实力访查除小学等书原系古人著作毋庸查销外其尹嘉铨疏解编辑及有序跋并其自著各书俱严查尽数呈缴倘稍有隐匿一经出察定即严行究治如廷寄单内未开尚有尹嘉铨别项所著书本并板片亦即一概查出解缴务使不留片纸只字以惩狂妄而正人心所有遵旨办理缘由合行恭折奏复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二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富纲奏查缴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

福建巡抚臣富纲跪奏为钦奉上谕事本年闰五月二十三日承准尚书额附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前以尹嘉铨所著各书多狂妄悖谬之处因传谕各督抚实力查办解京销毁如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督抚治罪等因钦此臣查尹嘉铨悖谬书籍先于本年五月二十三日承准廷寄遵奉谕旨所有查出各书原单著抄寄各督抚遵照严切办理等因钦此钦遵随经臣转飭两司实力通行

查缴去后兹据福鼎县知县王应鲸缴出尹嘉铨所著诗绩一本随五草五本并将该县王应鲸所著韵法准说内尹嘉铨序文一篇同板片由两司核明转缴前来臣查尹嘉铨所著各书至九十余种之多闽省现任各与同官同乡及地方绅士有曾任山东山西直隶甘肃之人流传自必不少即其所作序文亦必不止韵法准说一书除仍飭地方官据实自行呈缴并令会同教官详细搜罗倘有单开该犯书籍悉行查缴即奉发单内未经开载凡系尹嘉铨所著书文或序跋无论刻本抄本务期呈缴净尽另行委员解送军机处销毁不敢稍任遗留自干咎戾至王应鲸所著韵法准说既经刊刷必多分送之处现飭该县查明逐一追回汇解臣仍分咨各省一体查缴庶不致稍有隐漏以仰副圣主正人心而斥伪学之至意除将现据缴到尹嘉铨诗绩随五草各一部及作序之韵法准说四部并序文板一片先行随折咨送军机处销毁外所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会同闽浙总督臣陈辉祖恭折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李侍尧奏查缴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

三品顶带管理陕甘总督臣李侍尧谨奏为遵旨复奏事窃臣于五月十八日接奉上谕尹嘉铨曾任山东山西甘肃司道其平日任所必有刊刻流传之处著传谕该督抚等详悉访查等因钦此嗣于闰五月十二日接奉上谕前以尹嘉铨所著各书多狂妄悖谬之处因传谕各督抚实力查办等因钦此钦遵在案臣查尹嘉铨于乾隆三十六年调补甘藩在任四年其平日诞妄性成专务沽名必有将所刻书籍送人之事臣前接奉谕旨时即飭司道转飭各属严行查缴并委教官传集绅士人等剴切晓谕令其互相告语凡有收存该犯书籍板片俱行呈缴其兰州省城书坊及祠宇寺观等处如有该犯刊刻碑板再委员留心查察务令搜罗净尽并谕司道询访该犯前在任时所与往来绅士俾无藏匿兹据兰州府知府陆瑞等查缴书籍共八十种臣细加检阅分列清单恭呈御览除石刻击毁外谨将各种书籍板片委员解交军机处销毁其原单内所无经甘省查出及伊父尹会一所著各书一并查缴所有现在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单一

三品顶戴管理陕甘总督臣李侍尧谨奏今将甘省查出原单内开列尹嘉铨违碍书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随五草十一本又一册

随五草择言一本

尹氏家谱二本

思诚轩奏疏一本

偶然吟十一本

偶然吟续编十六本又三十八页
观摩录二本
年谱二本 即尹母行状
升香纪胜一本
升香志一本
真率集一本
真率集续编三本
甘藩偶录一本
既见录二本又一册
既见录续编二本又三册又三百二十三页
既见录时文二本又六篇
甘肃杂咏十二本 亦名既见录
昭华诗草十一本又四十二册又一百二十一页 亦名既见录
贞孝诗征十三册又四百八十八页 亦名既见录
适道指归一本又一册 亦名既见录系山东书院月课内有尹嘉铨题引及制艺
又适道指归二本又四册又二十页 亦名既见录系甘肃书院月课内有尹嘉铨题引

学道指归一本又二册
志士八则四本又一册
心箴十二义二本又一册
甘藩观风录四本又一册又一百三十五页
小学大全一套五本
又未钉小学义疏二册
诗绩六本
表扬录二十六本
表扬录续编四本又一册又三百一十八页
近圣编一套四本
官方宝鉴十三本
作吏要言三本
洁矩编二本又二十九部每部五册
讲习录续编一本
见善录杂记二本
见善录十三册 系重建三台阁记同仁掩骼社记存义记香园记四种
又重建三台阁记四页又墨刻四页

又三台阁记墨刻册页一本又二页又一张

又同仁掩骼社记五十八页

又香园记二页

又存义记一页又墨刻二页

大清典礼一本

博陵尹氏试草一本又四册

存人说约二页

圣门指路八页

圣功指要二本

官箴切要二本

女孝经三本

闺范图十六本

四礼典要二十二本又一页

家礼存义五本

贻教堂传书一部八本 系圣功指要官箴切要女孝经闺范图四礼典要家礼存义孝

经列传孝经分传

甘藩观风录板三十五块

官方宝鉴板二十四块

表扬录板四十九块

四礼典要板十九块

既见录诗板五十六块

既见录文板十三块

闺范图板二十八块

三台阁记木板二块

以上共书四十八种计二百二十三本又二十九部又九十册又一千五百二十七页又六篇又墨刻一张板二百二十六块理合呈解再重建三台阁记石刻二块业已击碎合并登明

附单二

三品顶带管理陕甘总督臣李侍尧谨奏今将甘省缴到尹会一等各书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小学纂注二十八本 尹会一序

大本小学纂注四本 尹会一序

纲目士鉴录三本 尹会一辑

健余文集二本 尹会一著

讲学录一本 尹会一著

翰邦试草五页 尹宗●著

迪起堂家刻二页 李盆识

四书笔记一本 尹会一著

尹少宰年谱二本 系品焯编

以上共书九种计四十一本七页

李湖奏严查尹嘉铨著述折 军机处档

广东巡抚臣李湖跪奏为钦奉谕旨恭折复奏事窃臣承准尚书额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谕前以尹嘉铨所著各书多狂妄悖谬之处因传谕各督抚实力查办解京销毁云云 见本案二十七页 钦此遵旨寄信到臣伏查本案前奉谕旨遵将抄寄书单转行司道督飭各属实力搜查即有单内未经查开而别有刊刻不论诗文本片俱令缴赴省城随时解京销毁当将钦遵办理缘由恭折奏复在案兹复蒙圣明详晰指示臣敢不董率属员认真查办不但尹嘉铨自作诗文断不容藏匿流传即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经其疏解编辑附有逆犯姓名俱应一体查销不使存留片纸只字除再行明白晓谕立限收缴外理合恭折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奉朱批览钦此

雅德奏查出尹嘉铨书文碑刻折 军机处档

山西巡抚臣雅德跪奏为查缴尹嘉铨书文拓本恭折奏闻事窃臣节次钦奉谕旨将尹嘉铨所著各书详悉访查解京销毁等因业将遵旨查办缘由先后复奏在案随严飭各属按照单开书目并伊前在晋省别有著述诗文之处实力搜访嗣经查得尹嘉铨于乾隆四十一年钦差致祭河渚在永济县著有河渚庙等诗又太原县谒晋祠等诗介休县谒文潞公等诗均皆勒石随将所刻诗碑同原奉磨毁之恒山北岳等碑崖一并铲削并据各州县查出拓本及各种书籍陆续解省由司汇核详请奏缴前来臣悉心检查内拓本四种书文二十五种系原单所载又拓本十一种墨迹书文九种系原单未载晋省续经查出俱应一体销毁除委员解送军机处交收臣仍督令各属再行逐细严查务期净尽不使悖妄邪言稍留片纸只字并移咨各省将晋省续获之书别处有无流传悉行追缴外所有查出尹嘉铨书文及拓本解京销毁缘由理合恭折奏闻并分缮清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查出尹嘉铨书文碑刻清单一

谨将晋省查出原单所载尹嘉铨书文并诗刻拓本敬缮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上恒山北岳等诗拓本一纸
过三贤里诗拓本五纸

上昭济庙诗拓本三纸
憩同乐亭诗拓本四纸
存人说约一纸
洁矩编散页九十分
洁矩编草订十四本
小学义疏内篇六本
小学义疏外篇六本
官箴切要四本
闺范图四本
圣功指要四本
小学或问二本
小学后编二本
小学考证二本
随五草草订五本
随五草择言一本
观摩录一本
讲习录续编一本
北学续编二本
诗绩二本
真率集一本
偶然吟二本
偶然吟续编一本
志事八则散页一帖
心箴十二义散页一帖
既见录散页一帖
见贤录一本
家礼存义序文三页

附查出尹嘉铨书文碑刻清单二

谨将晋省查出原单未载尹嘉铨所著书文并诗刻拓本敬缮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祭河渚庙诗拓本二纸
汉汾阴祠诗拓本二纸
祭汤陵诗拓本二纸
祭西海庙诗拓本二纸
示河中诸子诗拓本二纸

赠胡衣葺观察诗拓本二纸

谒晋祠诗拓本三纸

登朝阳洞诗拓本三纸

谒文潞公祠诗拓本四纸

谒郭有道祠诗拓本四纸

谒洁惠侯祠诗拓本四纸

尹子端墨迹二纸

希圣宗传一纸

修能要道一纸

求己真铨一纸

贤母年谱一本

小学纂注一部 计五本

孝经列传四本

讲习录一本

尹嘉铨文二篇评王步青文二篇

杨魁奏查缴尹嘉铨书籍及板片折 军机处档

暂署福建巡抚臣杨魁谨奏为奏闻事窃照尹嘉铨所著各书与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钦奉谕旨一体解京销毁等因经前抚臣富纲飭司通行查缴去后兹据漳州府暨长汀县先后查出尹嘉铨所辑洁矩编共九十三部翻刻板片三十四块由司详解前来臣查尹嘉铨各种书籍亟应详细搜罗净尽未便任听留存除再行严飭实行查缴并将缴到书籍板片俟有便员解送军机处销毁外所有现在查缴缘由臣谨会同闽浙总督臣陈辉祖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刘秉恬奏续解尹嘉铨应毁书籍折 军机处档

署理云贵总督印务署云南巡抚臣刘秉恬跪奏为续经查出尹嘉铨编纂各书遵旨解京销毁事窃臣接奉上谕尹嘉铨所著各书其中狂妄悖谬之处不可枚举云云 见本案二十四页 钦此当经臣督率司道严飭各属明切晓谕绅民书贾与夫现任正印佐杂教职人员如有单开尹嘉铨编纂书籍九十三种石刻七种流传书本拓本作速自行缴出至单内未经查开而滇省别有刊刻尹嘉铨所著书文亦即详查书本及板片一体解京销毁并以此事责成知府直隶州于奉文后董率各属实力严查办理务期片纸只字缴销净尽具结通报倘敢视为具文草率从事使有隐匿遗漏以致别经发觉定即参究治罪如此严行通飭复派委明干教官于省城书铺及绅士之家妥协详查旋据缴到书八种翻刻板片一副业经臣于闰五月内恭折奏明解京销毁在案兹又据各属送到尹嘉铨编纂各书共十八种计七十九本臣详加检阅内有前发单内开明应缴之书十

六种原单未经开入之贤母年谱一种有尹嘉铨纪又闺范图一种有尹嘉铨序及其妻李氏引均应一体销毁臣谨开注清单恭呈御览除将缴到各种书本附同前奏第七次缴书之委员一并解送军机处销毁仍饬各属再行实力详查务期搜缴净尽毋任稍有存留外所有续经查出尹嘉铨编纂各书解京销毁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滇省查缴尹嘉铨书目清单

原发单内查禁书十六种共七十四本

小学大全二十六本

孝经分传二本

圣门指路一本

作吏要言一本

随五草一部四本

官箴切要三本

近思录一部四本

北学编二本

思诚轩奏疏一本

四礼典要一本

女孝经一本

家礼存义一本

洁矩编二十三本

观摩录一本

圣功指要二本

官方宝鉴一本

未奉查禁书二种共五本

贤母年谱三本有尹嘉铨纪应销毁

闺范图二本有尹嘉铨序及其妻李氏引应销毁

姚成烈奏查缴尹嘉铨父子书籍折 军机处档

广西巡抚臣姚成烈跪奏为查缴尹嘉铨书籍恭折奏闻事窃照钦奉上谕访查尹嘉铨悖谬各书解京销毁一案前经臣将遍行出示暨查取粤西现任各官及在籍绅士切结并责成各属教官广行晓谕务期搜缴尽净各缘由恭折奏明在案兹据藩臬两司会详据临桂县赵廷鼎申送已故左副都御史吕焯家呈缴尹会一年谱一本健余语录一本抚豫条教一本健余奏议二本近思录四本已故大学士陈宏谋家呈缴尹母年谱一本尹会一年谱三本健余札记一本健余尺牋一本抚豫条教一本北学编三卷又雒容县

张梦弼禀缴孝经列传扬风录闺范图见善录四种又兴安县许巽行申送生员张宇仪等呈缴洁矩编三本其余各府州县复称遵经确查并无存留尹嘉铨所著书籍出具切实印结详缴到臣臣复查无异除将缴到各书咨送军机处销毁并将各结送部外相应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臣谨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刘峨奏估变尹嘉铨家产折 军机处档

直隶总督臣刘峨跪奏为循例奏明事窃查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名下坐落祁博野州二处入官房屋经前督臣郑大进委员查勘咨部估变接准部复以入官房屋价银二百两以上者例应督抚核明具奏且未将房间檩脊高宽进深丈尺本植名色分晰开造驳令照例委道员勘估核明具奏等因当经转飭遵照并委清河道梁肯堂前往亲勘去后兹据布政使景禄呈称查尹嘉铨名下坐落博野县瓦土草房四所计一百九十三间半共估价银二千二百八十八两七钱零又地基三十六亩三分零估价银二百四十四两四钱零前项房屋有原契者按照原契估变无原契者照依时值确估均属有增无减又坐落祁州庄园房二所计五十五间半估价银三百三十五两五钱零庄园基九亩三分零估价银一百三十两前项庄园因尹嘉铨系买自亲友契价过重且远在邻境未曾修葺而买后又续有坍塌是以较原价不敷银一百四十七两零以上博野祁州二处瓦土草房庄园基地共估变银二千九百九十八两零将房间檩脊高宽进深丈尺木植名色分晰另造清册由清河道梁肯堂亲勘复估详请核奏前来臣逐一复加查核所估坐落博野县房间基地价银并无轻短其坐落祁州房间因买后坍塌不敷原值似属实在情形应请均照数准其估变除将册结送部查核外谨循例缮折奏明伏祈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第七辑

柴世进投递词帖案

江苏巡抚明德折奏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臣明德谨奏为拿获造作逆词人犯请旨亟正典刑以彰国宪以快人心事本年正月初八日据两淮盐运使赵之璧禀称正月初三日同征盐课忽有一人突至堂上口出狂悖之语手内执持红封内装红帖三个白字纸九张逐一检阅语句悖逆当即锁拿讯系山阳县人名柴世进又名姜魁曾到扬州康玉家内及伊新弟柴世禄船上等情当即飭令扬州府率同江都甘泉二县赴康玉家内将康玉拿获并搜出柴世进存放拜匣一个内装字纸九张又拿获柴世禄于其家内亦搜出柴世进寄存字二张各有悖逆之词疯癫语句随提讯康玉柴世禄等据供柴世进向有疯病曾于乾隆二十六年赴扬州府投禀发县审明有案其现在寄存拜匣字纸均未看过实不知情至诘柴世进因何造写逆词则语多诞妄不经似有疯癫情状随飭该府等押犯赴苏审办外理合禀报等

情并据扬州府知府杨魁押带各犯及逆词纸帖到苏臣逐细查阅所写字纸内虽语无伦次而其中竟有大逆不道之词狂悖已极不胜发指臣随率同司道提犯严加究审缘柴世进籍隶山阳县该犯妻故之后遗有一子长龄于乾隆二十五年落河淹毙该犯思子致成疯疾时发时止二十六年疯发之时曾赴扬州府投递禀词经前任扬州府知府孔传炯查其禀词捏砌钱财细事讯系疯癫并无悖逆语句即发县审详交保看管嗣柴世进疯疾痊愈雇于往来船上拉牵撑船度日该犯有胞弟柴世禄向赘扬州刘潘氏家驾船营生柴世进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自台庄驾船回至扬州在素识之康玉家住宿二夜二十日至伊弟柴世禄船上将逆帖二张交给柴世禄之妻收存该犯又于本年正月初二日将拜匣一个交与康玉之妻内有逆帖九张康玉未经看见初三日该犯又手持逆词红帖突入盐运司衙门当被拿获臣反又复究诘该犯所供忽尔明白忽尔糊涂给与纸笔逼令该犯书写与逆帖内笔迹相同臣恐该犯假装疯癫或此外尚有同谋知情之人将该犯严行夹讯该犯惟有呼痛求饶语言更多颠倒臣又饬取该犯从前疯发府县卷宗逐加查核其中并无悖逆之词查柴世进虽素有疯疾不过时发时止该犯生逢盛世乃敢造作逆词实属罪大恶极神人共忿自应亟置重典以彰国宪柴世进合依大逆凌迟钱死律凌迟外死伊弟柴世禄虽不知造作逆情事但律应缘坐应照律拟斩立决伊侄老汉年未及岁应照律解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康玉之妻受寄逆词拜匣康玉并不知情应免置议至该犯原籍有无应缘坐亲属财产臣已飞飭山阳县严行确查另行办理臣谨恭折具奏并将该犯之弟柴世禄等供词另缮清单同柴世进原写逆词红帖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下法司核复施行谨奏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附柴世禄等供单

据逆犯柴世进之弟柴世禄供小的今年四十岁是淮安府山阳县人柴世进是小的胞兄今年四十七岁了父亲叫柴朝止生小的弟兄二子并无姊妹小的入赘在扬州潘氏家生有一子取名老汉过过一周小的父亲弟兄六个都已死了小的随母亲改嫁姜姓小的又叫姜起龙如今母亲同继父也都死了哥子柴世进向来驾船为生嫂子丁氏死后他有一个儿子叫长龄于乾隆二十五年上落河淹死他想念儿子致成疯病有时明白有时糊涂二十六年哥子病发到扬州府投过禀词发在江都县申明交保看管的后来哥子病好了就短雇与过往船上拉牵撑船度日到上年腊月二十日哥子回到小的船上说从台儿庄驾船回来就有些疯发的样子小的只道他就好的没有报官哥子曾将两张字帖交给小的妻子小的因不识字没有看过今年正月初三日哥子如何将他造作的逆词持赴运司衙门小的实不知情这实是他因疯发做出来的事若是明白还敢执持逆帖闯入衙门投死吗他这些逆帖是何时在何处写的小的实不知道但是小的哥子造作逆词小的们俱罪该万死

据康玉供小的是江都县人今年三十九岁驾船营生这柴世进原与小认识他向有疯病已经好了上年腊月十八日柴世进拿着牵板到小的家说从台儿庄驾船回来借宿两夜今年正月初二日小的不在家他怎样拿一个拜匣寄存小的妻子处小的先不知道到初三日有府县官到小的家搜查不的才知道的小的实不知道他造作逆词的事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奉上谕明德奏柴世进造作逆词一案请按律凌迟处死初阅折时以其事属悖逆已批三法司核拟速奏及详阅该抚封进各帖原词则该犯乃系疯狂丧心多剿引小说家谬诞不根之语不值交法司复讞视同重案但此等怙病妄行实足诬民惑世其人究不可着著该抚将该犯柴世进即行杖毙以示惩戒所有援引律内应行缘坐各条概予宽免将此传谕该抚知之钦此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安徽学政德风折奏 军机处档

安徽学政奴才德风跪奏为奏闻事窃奴才以谫陋庸材荷蒙皇上天恩●以安徽学政之任当趋赴行在谢恩时面聆圣训承命之下弥切悚惶奴才自抵任以来日以整饬士习振兴学校兢兢自矢以图仰报圣恩高厚奴才于本年二月内开考太平府属率同提调等官留心稽查内外场规严肃士子俱安静守法并无弊窦考竣后即由太平府起程按试宁国广德二属于三月二十八日抵宁郡现在考试文场未竣生童亦皆安静兹有宁国府学武生李超海者系宣城县人于四月初一日具呈求考试武生时拔取科举并声明著有武生立品集六册业经缮写因读宪颁条约不敢遽献但集中颇关士习乞赐品题等语奴才恐其所著集中有不法字句随饬取查阅共计呈出三十六篇内三十二篇多属窗下鄙俚荒词核其字句尚无大悖谬处惟策论铭四篇谬称文武全材文武并重及储材防海酒友铭名目内如天下武生可用与不获见用者莫此时为甚又重为君重轻为君轻若何文重武轻一言而失天下干城之心等句语皆悖谬实属妄诞不经奴才恐别有指使之人随提生当面诘问据供实无人指使系自己所做及摘问策论铭中数妄语是何意见该生吐供支吾惟称草野无知希图侥幸是实伏思该劣生身列青衿理宜守分乃胆敢妄为著作谬论官常实属不法奴才随将该生衣顶褫革发交提调官护理宁国府事通判彭旭初严加看守并饬至该革生家中细加搜查有无别项不经谬词及一切违禁书籍查实具详并案办理外相应据实奏闻即一面将李超海移咨安徽巡抚富尼汉严审定拟具奏所有揭出妄诞等语粘签随同全册恭呈御览其历任失察之教官俟抚臣审办后另行查忝再乾隆十四年学使双庆任内该革生曾经将文武全材一策呈出未据奏明亦属不合应请交部议处为此谨奏请旨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安徽巡抚富尼汉折奏 军机处档

安徽巡抚臣富尼汉跪奏为奏明事本年四月十四日准安徽学政臣德风咨称四月初一日有宁国府学武生李超海具呈求考试武生时拔取科举并著有武生立品集六册飭取查阅共呈出三十六篇内三十二篇多属窗下鄙俚荒词惟文武全材等策论铭四篇语多悖谬妄诞不经面加诘讯称系自作并无指使之人随将李超海衣顶褫革看守搜查有无别项谬词及违禁书籍并案办理现已缮折具奏将策论中悖谬语句粘签同册进呈御览移咨臣严审定拟具奏并将李超海策论铭四篇又格式错误语句疵谬二篇摘出录送到臣又据宁国府宣城县知县谢其炳禀称接奉学院札谕遵即会同府学训导周昂县丞蒋世玕飞往李超海寓所查出文稿一束即系立品集稿并无别项不法字迹复至李超海家内逐细检查俱系经书诗古诗文及歧黄堪舆等书别无谬词暨违禁书籍将查出立品集稿禀送前来臣查李超海身列青衿罔知安分乃敢谬论官常希图侥幸核其文武材全篇语多谬妄意近怨望自须严行究治以端士习除行司飞提该犯到省严审此外有无别项悖谬著作及商同创造抄传之人一面飭府再行搜查该犯家内果否别无不法字迹定拟具奏外理合恭折奏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奉朱批如何定罪仍行折奏钦此

上谕 实录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据德风奏宣城县武生李超海呈出文稿语多悖谬妄诞不经随将衣顶褫革移抚臣严审等语李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愤激不能上进竟敢妄为著作逞其诞词并有言称大明进士等字样不可不严加治罪以惩恶劣著传谕富尼汉即速搜查该犯有无家藏狂悖不法字迹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毋得稍存姑息

安徽巡抚富尼汉折奏 军机处档

安徽巡抚革职留任臣富尼汉跪奏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本年五月初二日承准大学士尹继善大学士刘统勋字寄内开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据德风奏宣城县武生李超海呈出文稿语多悖谬妄诞不经云云（见本案本页）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此案前准学臣德风移咨并据宣城县知县谢其炳禀报飞往李超海寓所及其家内查出文稿一束即系立品集稿并无别项不法字迹臣随行司飞提李超海到省究讯一面檄飭该府再行亲往搜查不得稍有疏漏当经恭折奏明在案嗣据护理安徽道事宁国府知府狄咏箴禀称亲至李超海家逐细搜查仅有经书帐簿等项并无违禁书籍及狂悖不法字迹与宣城县所查无异将李超海同代抄立品集之李上青李华萼冯桂馨于五月初一日押解到省臣即传同布政使陈辉祖按察使曠善提犯研讯缘李超海系宁国府学武生粗知文义自负有才后因历次乡试屡挑未中家资荡费抑郁不平自著文武全材文武并重及储材防海酒友铭感忠梦等名目号立品集语多悖

谬妄诞不经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内闻学臣将次按临欲将此集呈阅求取科举囑胞侄李上青女婿冯桂馨代誊数篇并囑堂侄李华萼代写目录于四月初一日赴学臣衙门具呈经学臣德凤查阅词语谬妄将该生衣顶褫革奏明交臣审拟具奏臣即提犯至省传同两司悉心推鞫据李超海供因屡试未中抑郁无聊牢骚混写并无别有参酌之人臣恐该犯或有恐望讪谤别情将集内不经语句逐一指出严刑究问该犯坚称实因愚昧无知不知忌讳委非心怀怨望讪谤时政严诘至再矢口不移臣查李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愤激不能上进竟敢妄为著作逞其诞词公然于学政衙门具呈投献希图侥幸与妄布邪言无异自应严加治罪以惩恶劣李超海合依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例应拟斩立决俟奉到谕旨即在省城正法以正人心以肃士习李上青冯桂馨听从尊长指使代为抄录虽俱坚供不知文义但冒昧代抄应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时逢热审照例减折发落秋凉补枷李华萼仅止代抄目录并非诞词应免置议该学教官平时毫无觉察殊属溺职现在会同督学二臣查明咨部斥革前任安徽学政双庆既据李超海呈出文武全材一策并未奏明业经学臣德凤奏请交部议处应听部议李超海寓所搜出立品集稿经学臣德凤查与前进原集相同毋庸再行封进除将各供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外所有遵旨审拟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高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奉朱批该部核拟速奏钦此

安能敬试卷诗案

顺天学政倪承宽折奏 军机处档

顺天学政臣倪承宽谨奏为据实奉明事臣于本年五月初六日开考冀州各属文武生童逐场试卷细加校阅至二十六日试竣除文理荒谬诗句雷同当即严加戒饬分置劣等以示创惩外查有冀州学生员安能敬试卷诗内语涉讥讪随将该生衣顶斥革即饬发提调冀州知州单功擢将该犯密拿到案严行究讯其如何造意立言之处并检阅该犯家中所有书籍及平日所作诗文务须细根穷底逐一查讯至该犯从前有无别滋事端一并研究详报嗣据提调单功擢详称该提调于五月二十八日带同署南宫县知县陈子承亲赴该犯安能敬家细旨查所有书籍俱系经书时文并无违禁字迹并将该犯安能敬审问据供该犯做诗平日原没讲究卷内诗意极要颂扬苦于词不能达又因不能诗学随意填写以致字句多应妥协并无他意又将该犯之地邻亲族人等逐一研究全供该犯素日尚知自守并未滋事复诘至再均各坚供不移于六月初五日俱详到臣臣复亲提该犯于六月初九日到大名府考棚面审严行鞫问其造意立言之故细加究诘该犯矢口不移与前供无异臣查该犯居住乡野不思安分读书辄敢于试卷内肆行讥议非重加惩治不足以儆愚顽而端士习除一面将该犯移交直隶督臣杨廷璋转饬该司严审定案另行陈奏外所有臣审讯过缘由理合据实缮折奏闻并录该犯安能敬供单及所作诗句恭呈御览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臣谨奏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欵此

附安能敬供单 军机处档

问安能敬你住在何处多少年纪何年入学你是生员入场作诗应该依题抒写何以妄肆讥议况这题目如何说得这些话上你把做诗之意一一供来供革生系南宫县青杨寨人今年三十八岁自二十四岁上考入州学革生入学之时尚不曾做诗近因家道贫寒荒废久了入场应考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如恩荣已千日一句说圣世恩泽遍及臣子已非一日驰驱一句现在缅甸不安分那些臣工当得报効正在此时知主多宿忧一句因这一件事皇上为之筹画费许多心他们难道不知道么能排难者谁一句是说正在用兵之时能彀出力者是谁因是不通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

问你既说少人出力你自然心里有出力的意思可一一供来供革生不过是信口乱说凑来便算一句诗并无别的主见

问你是生员你岂不知法度朝廷之事岂是你讥诮的供这便是革生该死的去处

问你尚有别的心事更有何主见平日间同何人在那里议论这些话今日亲自审你可从实说来不然便要动刑了供革生实在没别的心肠也实在不曾同人议论不过一时意见信手写上这便是实情别的话都没有了

附安能敬试卷原诗 军机处档

抄录革生安能敬诗句恭呈御览

赋得人文化成天下

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期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恩荣已千日驰驱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在上昭大观化神俗自移万民共瞻日含哺鼓腹嬉

王珣遣兄投递字帖案

户部右侍郎金简折奏 军机处档

户部右侍郎奴才金简谨奏为奏闻事奴才恭迎圣驾后于本月二十日早刻回京据奴才次子云布禀称十九日下午有不认识民人二人在门首投递字帖二张并无姓名口称在东城地方居住其帖上有神书神联字样等语奴才看其帖上词语殊属鄙俚不经恐其在外别生事端当即密派番役头目立往带同接帖家人作眼前往访拿即于本日下午在东四牌楼大街撞遇拿获并起获黄布包袱一个内黄纸封套一个黄纸面杂抄诗文一本奴才随讯据供系沧州盐山县城北罕村回民名叫王琦于本月十九日同伊子王永宁来京在镶黄旗满兵六安佐领下护军三德家居住封内诗文三本俱系伊弟王珣所作家中有神书系滕王阁序文有神联一对俱系仙笔王珣令其进京投献等语听其言语杂乱似类疯癫奴才恐其封内或有隐藏之事当为拆看虽无悖逆言语多系鄙俚不经之词并传讯护军三德供称因伊父原护军马成德数年前向王琦买过鹌鹑以认识本月十九日王琦父子来京留住是实并不知道他的别情其子王永宁现已往

孙河地方看我父亲去了等语除一面差派番役前往孙河查拿王永宁外查王琦以家存古序对联妄称仙笔希图进呈已属不安本分之人或其中另有隐藏别情亦未可定理合据实奏闻请旨将王琦并伊子王永宁交部审讯明确照例办理至其书是否伊弟王珣所作王珣在该地方有无指称神书讪讥煽惑别情应请交直督周元理详细查办外谨将原递红纸字帖二张黄纸面页杂抄诗文四本黄纸封套一个一并恭呈御览谨此奏闻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查讯盐山县回民王珣进书一事据供五六月间曾将此书送到盐山学诸葛移处不收复送沧州许学正也不收随送韩村张外委转送张千总及四道口守备处呈送盐山县知县陈洪书后来仍将书发还了我等语该犯所供虽未足尽据但所献书内颇多狂诞悖逆之词武弁或不谙文义递行转送该知县既见此等逆词理应切齿痛恨即行严拿究问稟明该上司据实奏闻乃只将原书发还置之不问甚属非是单功擢已升任直隶藩司现今回直隶查办赉务著传谕单功擢即将陈洪书解任派员押解来京听候质讯一面即委员署理盐山县印务将此并谕周元理知之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军机前查询王珣进书一案因王珣供内有曾将书托外委转送千总守备及呈送盐山县知县陈洪书之语是以传谕单功擢将陈洪书解任解京质讯今据陈洪书到案供平素实不知王珣姓名亦没有看见他写的书本其四道口守备亦并不认识且相隔盐山县二百余里非往来公文守备亦不敢转送等语据陈洪书此供则王珣所称守备将书转送盐山县之语竟似毫无影响但系陈洪书一面之词亦难凭信非将该守备等提取到案质对不能得其实情着传谕单功擢即将韩村张外委羊儿店张千总四道口守备及王珣所称曾将书送阅之盐山学诸葛移沧州的许学正一并解任委员押解到京与该犯王珣及知县陈洪书质讯务使水落石出不致少有狡卸其所称营兵赵建宗俱着一并押解来京质审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前据金简将王琦父子所献书册字片等件进呈奉旨交臣等阅看经臣等粘签呈览奉旨折角处俟拿到王珣时提奏钦此今提督衙门已将王珣拿到谨将折角原片及书册四本一并提奏谨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昨据直隶布政使单功擢将王珣案内干涉之外委张仁德等委员押解到京臣等当即隔别研究并提出王珣王琦及知县陈洪书等再三诘讯并质之王珣似无疑义谨各录取供词同审拟定罪奏折一并进呈谨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王珣供单一 军机处档

王珣供我系直隶盐山县人年五十八岁自幼读书本县考过童生在天津考试一次并未入学因我家有尚未裱的围屏字一副是我父亲在日请乩仙人所写写上滕王阁赋又有对联一副也是仙人写的我闲居家中并不出门探亲望友好看书籍因见这围屏上的字及对联的字俱是仙人所写其中字句赋内有非无圣主四字我家就用不得自应献于皇上又因对联上有世表清华之望这清字就是大兴大清国的意思又有代称孝友之风如今皇上是孝友之君这副对联也应进献皇上又我自己做了几篇文章叙这神书神联来历我按著书理评论因思古时尧王不应让位于舜舜不该让位于禹汤不应伐夏武王不该伐纣纣王虽无道武王只该恪恭臣职自尽名分所以书内有就是断头也不该受的二句况且孔圣人是周朝人不敢明言周王之过所以四书内尚隐跃其词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一节我如今要明正四书大义所以自己做了这四本书的再四书内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二句我想如今皇上是仁义之君这夷狄二字应当避讳所以改为义帝二字我自己做的四本书皆系要明尊君大义欲随著仙笔神书神联进献皇上之前不过是更正四书之意以明我王珣之心并无悖逆谤毁的字句我王珣本系回教之人又如此聪明能明义直言所以我自想必是颜回转世但只我一人是颜回其余我一族皆非颜回之辈我并不图功名不求赏赐原求大人们阅看可进则进不可进则还我拿回去罢了并不敢冒渎只求恩典是实

王珣供单二 军机处档

王珣供我祖上有乩仙的字围屏十扇是乩仙所写上写滕王阁赋是南昌故郡起至接孟氏之劳邻止还是神鬼咸钦四大字因有翰林纪昀是献县人我平素慕他才学又当日请鸾时乩仙有云纪翰林与王珣俱是圣门子弟纪昀是子贡转世王珣是颜回转世之语我想纪昀如今做了翰林遂欲将仙书仙字给他于三十七年春间差家人张文礼送与纪翰林因我备一单帖纪翰林说我小了他了不肯收下张文礼回来告诉于我因此就搁起来了去年十二月内有纪翰林家先生赵子建是盐山县人与我交好他到我家说纪翰林现在纂书叫我将这字仍送给他只要用手本不可讲价钱他自然收了我于三十九年正月又将仙字并做了一篇文章仍差张文礼送来纪翰林说这鸾字是四十余年之字体因何不早送上来仍然不收发回来了因此我因纪翰林总不肯收我只得各自做文进罢遂自己做了书四本这四本书是从前纪翰林没有见过的其中俱是申明四书大义的意思又有对联一副也是仙笔写的我也抄录下来于五月二十五日叫我哥哥王琦投到盐山儒学诸葛移处他说这书不懂不肯留不我哥哥王琦又于六月初九日送到沧州许学正处也不收下六月二十外送到韩村外委张老爷处他转送羊儿店张千总处又送到四道口守备处守备即将书仍叫千总送到盐山县知县陈洪书处会议仍将书发回还我我因这书总无人进献我哥哥王琦说他上过京数次让他上京找一位大人处投献罢我随将书交给他于九月十四日起身上京来了我进这书

原为皇上是孝友之君我句句都是尊君明大义的话皇上必赏我追封先人之意再我因纪翰林不收我字原心里气他随于文内写出求皇上差纪翰林去取神书神联上来之意并无别的情由所供是实

再问你素日如何认识纪昀就差人去投书据供我素日原不认识纪昀因他在河西离我家一百余里向来慕他之名所以差人将神书送他因他两次不收也就罢了至今并未见过纪昀的面是实

王珣供单三 军机处档

王珣供我于今年春间差张文礼将神书送往纪翰林家不收因张文礼向我说过他在顺义县皇粮庄头于老爷家做过活因此我就给了他一吊钱盘缠叫他将这十张围屏字封固我写了书字一封叫张文礼送去至我字内因知道这于姓是有顶子的人不知他是几品所以随称呼他为于老大人又称赞他盛德君子忠心为国的话不过是奉承他要想他代我进上之意并无别故过了十来天张文礼回来说那于老爷眼睛坏了看不出字来不肯收下因此我留下了所供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王珣供单四 军机处档

王珣供我写的四本书于本年六月二十外叫我哥哥王琦送到韩村外委张老爷处他转送羊儿店张千总处张千总把我叫去当面告拆我说这书须与本县知县会议后来听得送到四道口守备处去了过了几日有跟张外委的营兵超建宗将书送来还我说过几日再替你办罢我问他送知县看没有他说守备已与知县看过了所以我从前的供内就说知县看过的究竟守备送过没有知县看过没有我实在不知道这知县拿我的时节我才看见他素日并没见过实不认得是实

王琦供单一 军机处档

王琦供我兄弟写的四本书原叫我送给张外委看张外委送给张千总后来又听得关与四道口守备处去了张千总叫我兄弟王珣去说这书须与知县会议的隔了几日营兵赵建宗将书送还王珣说已给知县看过了消停几日再办罢至于守备实在送去没有知县实在看见没有我都不知道知县我也实不认得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王琦供单二 军机处档

王琦供我于本年五月二十四日拿着兄弟的书到盐山县教官诸葛老爷处亲身进见我给他磕了两个头求他将书收下诸葛老爷不肯接过去说我不懂你拿出去罢就将我撵出来了二十九日又到诸葛教官处拿着书并备礼钱五百文交与门上一个小年纪的送进去他说老爷没在家这书与礼俱不收仍然我拿回来了六月十二日到沧州许教官处将书交与回民刘门斗说你把这书留下等老爷看他说老爷没在家你拿回去罢我就回来了后来兄弟就叫我到张外委处去过了好几日营兵赵建宗将书送还我兄弟我听见赵建宗说知县还要来取书我就想是知县已看见过了后来并不曾见

县里来取书所供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陈洪书供单 一 军机处档

陈洪书供我蒙皇上天恩中了进士做了知县地方上凡有一切邪教均当访查严究况王珣敢有狂诞悖逆之词我若果然看见能不切齿痛恨重治其罪岂肯轻易将书发还但我平素实在不知王珣姓名他写的书我并没有看见即据王珣供称转托外委千总及四道口守备呈送更属混说四道口守备我并不认识且相隔盐山县二百余里并非往来公文守备亦不敢遽尔转送总之地方上有此狂悖之犯不能先事访拿这是我的糊涂处至于王珣的书我实在不曾听说过只求讯问王珣就是了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陈洪书供单二 军机处档

知县陈洪书供我是盐山县知县地方上一切邪教均当查究况王珣既有狂悖之词我若看见了断无不详报上司重治其罪的但我平日实不知道有这个王珣姓名王珣的书我实有没有看见如今想起来六月中羊儿庄汛千总张成德到署中来曾告诉我韩村有王琦替他兄弟不知有什么书递在外委张仁德处守备知道了叫我来告诉你这话是有的那千总并没有将书带来给我看那时我因赴乡查勘荒地一时疏忽未及查办但我是地方官不曾将王琦所送的是什么书即时查究这实是我糊涂处愿甘治罪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许江龄供单 军机处档

许江龄供我系沧州学正年四十七岁本年六月内我奉本州派往孔家庄下铺地方查勘开垦荒地回署后有门斗刘士俊告诉我说一二日前有一个盐山县的王姓拿了一本书来要我递给老爷看我因老爷不在家不留他的他再三要留下我说你等老爷回来再拿来罢王姓方才肯去刘士俊告诉我这话是有的后来王姓并没有拿书来我也并未见过王姓所供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张德仁供单 军机处档

张德仁供我系直隶天津人年三十三岁由行伍拔补盐山县韩村外委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我病在家里有营兵赵建宗来向我说有本地民人王琦替他兄弟王珣送来书四本盛一匣要我转详我彼时病重又不识字并未查看暂放在一边至二十三日有羊儿庄张千总从韩村经过到我家里我将书给他看了张千总说这书我们武职也不懂得等我往四党口去给守备看了回来再商量当时张千总将书带去过了几天张千总从四党口回来告诉我说将书带至守备处据守备说武职不识字不明白令他上盐山告诉知县等知县查办张千总当时就将那书交给赵建宗送还王珣了并没有带去后来张千总见过知县不曾我并不知道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张成德供单 军机处档

张成德供我系天津县人年四十二岁由行伍拔补盐山县羊儿庄汛千总本年六月二

十三日我巡查地方至韩村因外委张仁德患病我去看他张仁德告诉我昨日有后街住的民王琦替他兄弟王珣送了一部书来就递与我看我因不认得字遂将书带着送到四党口守备处尹守备说我不认识得字且这书我也不用看这是应该有司衙门管的你将书还了王珣你再到陈知县处告诉他叫他查办就是了随回到韩村即差营兵赵建宗将书送还王珣了我亲自到盐山县面见知县陈洪书我告诉他说有韩村一个民人王珣不知将甚么书混递我已回过守备叫我来告诉你这是地方的事应当你差人查访办理的后来知县去查访没有我实不知道至于我并没有书送给知县看所供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张文礼供单 军机处档

张文礼供我于二十四年间原雇与顺义庄北河地主皇粮庄头于端家做活那于端戴的是白顶子我于二十五年辞工的这是王珣也知道本年三月内我从纪翰林家回庄王珣又写了一个字又叫我送到于庄头家去给了我盘费钱一吊是王珣的儿子长哥儿不叫我去我就在家里躲了十几天去见王珣王珣将原封原字交还他谎称于庄头眼睛坏了看不出字不肯收下那盘费钱一吊我也还了他儿子长哥了这都是实情所供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诸葛移供单 军机处档

诸葛移供我系盐山县教官于本年五月间忽有一人闯进署中口称我兄弟有文章几篇要求老师看看我说你兄弟文章求谁看不得何必定要我看他说我祖父是做过官亦是科甲又说我家有仙赐对联我看他指手动脚像有些魔气就把他撵了出去彼时并不曾问其人为王珣又隔了几天我奉委下乡查看地方晚间回来有学生说今日饭后我进来上学时见门口一人拿一拜匣说内有书给老师看的我进来看老师已出门了随将拜匣交还他去了彼时我即问学生那人叫什么名子送的是什么书学生说我并不曾开匣看亦未曾问他姓名等语我实在始终并未见过他的书所供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尹延龙供单 军机处档

尹延龙供我系密云县人年四十八岁现在直隶静海县四党口守备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有羊儿庄千总张成德来回我说韩村有一回民王姓在外委张仁德处递了一部书如今送给我看我说这书也不用看我们是武职不懂得也不应管百姓的事你将书还了王姓你再亲自到盐山县告诉陈知县这是他管的百姓叫他去查办就是了过了几天千总张成德来回我说他已去见过知县了至于以后陈知县查办没有我并不知道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赵建宗供单 军机处档

赵建宗供我系盐山县韩村张外委的营兵年六十二岁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有本村住的王琦拿着四本书用匣子盛着说是他兄弟王珣的我递给张外委转详说这书替他

递了是要升官加级的我随将书送进去了因彼时张外委有病暂且收下第二日适有羊儿庄张千总往四党口见守备去从韩村经过张外委就将书送给张千总看张千总说我们不识字不懂得等我将书往四党口给守备看了回来再商量过了三四天张千总从守备处回来仍叫我将书收回去等我顺便往盐山县与知县面商叫知县着人来取罢我照着张千总的话去告诉了王珣将书给还他了至于张千总曾否去见过知县我实不知道我并没告诉王珣就将书已经给知县看过的话是实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大学士于敏中等折奏 军机处档

大学士臣于敏中等谨奏为审拟具奏事窃查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据侍郎金简奏投递字帖之人王琦并起获杂抄诗文四本讯系沧州人王珣令其进京投献等因一折奉旨交臣等看随检阅该犯书内有悖逆字样粘签呈览奉旨提拿王珣讯究臣福隆安密差番役提拿王珣到案讯供因系回民自称颜子转世笔之于书已属诞妄及诘其欲进京作何事则称家藏围屏上及对联的字俱是乩仙所写其所书滕王阁序内有非无圣主四字自应进献我自己做了几篇文章叙这神书神联来历细检其书内所开多悖逆不法语句诘之该犯惟口称该死无能置辩反复究诘矢口不移查王珣系读书不就遂捏造乩仙对联字幅希图哄骗银钱甚至敢于编造悖逆字迹妄肆诋毁本朝尤为丧心病狂情实可恶应将该犯王珣照造作妖书律拟斩请旨即行正法以申国宪至该犯之兄王琦虽讯无通同造作逆词但代为进京投递字迹亦非安分之人应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盐山县知县陈洪书虽未见王珣书字但本管地方有此等狂悖之人平时既毫无觉察及千总线成德告知其事又不即行查拿禀详上司严办殊属溺职应请将陈洪书照溺职例革职外委张仁德当王琦代弟送书时不即将书发还至千总张成德于往看张仁德辄将其书送至守备处均有不合张仁德张成德合依不应律杖八十交管弁员照例责处守备尹延龙既未接书又不识字义且以武职不便管理民事已告之知县查办未为错误教官诸葛移许江龄细讯实无见过王珣书诘之王琦供亦相同所有守备教官等三员应均无庸议其该犯编造狂悖书词四本俱即施行烧毁其余讯属无干之人应予省释所有审拟缘由理合具奏伏候圣鉴谨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旨王珣者即处斩余依议钦此

陆显仁格务广义案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奉上谕前日据熊学鹏奏查出字句违碍不应存留各书进呈销毁一折随于折内批示以粤西此等事少不必过求矣今阅缴到书籍内高熊征钞本文集其平滇三策尚属有见即其中签出各句亦系设为贼意诘难之词并无碍所云昭义将军系马承荫曾经袭封伯爵后降顺逆藩党恶为虐原属反复无良之人但熊征至书于彼劝其归正非与私通此外诸篇虽间有激烈过甚之词并非谬妄不在应毁之

列至陆显仁格物广义一部多系剽窃前人讲学杂言以一己拘墟之见所论多踳驳不纯留之恐贻误后学其书板书本自应销毁并书名亦不必存至其书内所签各处均非讪诋之语不能谓之悖逆竟可无事苛求恐熊学鹏因查有应毁书籍辄将其家属拘系致愚民畏惧惊惶则过当矣著传谕熊学鹏如查书之家其子孙有拘繫者即行释放宁家但谕以向后勿拾唾余妄有著述致干不遵教令之咎熊学鹏即速妥协办理毋致稍涉滋扰将此谕令该抚知之仍将如何遵办之处附便复奏钦此

广西巡抚熊学鹏折奏 军机处档

广西巡抚臣熊学鹏跪奏为恭折复奏事承准廷寄内开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奉上谕前日据熊学鹏奏查出字句违碍不应存留各书进呈销毁一折云云 见本案本页

臣查粤西地方前次查办高熊征陆显仁书籍之时臣并未飭令将各家属拘系今接奉谕旨止令将陆显仁格物广度一部销毁无事苛求惟谕向后勿拾唾余妄有著述致干不遵教令之咎臣跪诵之下仰见我皇上办理政务大中至正不使稍涉过当之至意除遵旨飭令浔州府知府陆燦将陆显仁格物广义一部查其书板书本解省销毁并书名亦不必存外臣查先经臣奏准于各属丞倅佐贰教职内择其为人诚妥通晓文义者亲往各绅士家遵旨明白传谕令其将违碍书籍即行交出并无干碍等因在案又接准廷寄江西巡抚海成奏称令各属传集地保逐户晓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偿以倍价但该督抚照式一体妥办亦经臣飭各属州县实力妥办各在案尚未据各属复齐此次钦奉谕旨应即令原派委员及各州县劝谕所属绅士向后不可剽窃陈言杂以一己拘墟之见妄有著述贻误后学如查有旧日家藏著述止将其书籍呈送臣汇核恭折奏闻不得擅将该家属子孙拘系更不必出示出差稍涉惊扰统俟通省各属复齐臣另行汇核奏闻谨先恭折复奏

伏惟圣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四日

乾隆四十年六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江苏巡抚杨魁折奏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奏闻事窃照伪妄书籍钦奉谕旨查禁理应搜缴净尽不容稍有存留兹据海州所属赣榆县知县孙铭彝禀据韦照禀称伊侄韦玉振为父韦锡刊刻行述内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等语吊起板片禀送到臣查韦玉振身为廩生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而行述内叙其祖韦仪来著有松西堂稿恐更有违悖之处当即密委淮徐道韩玠督同海州知州林光照亲往搜查追讯旋据禀复韦玉振家查无别项违背著作讯明松西堂业已火废稿亦无存查出韦氏家谱叙及松西堂稿海曲贡生丁椒圃有传复讯据韦积畴供明丁椒圃系出东日照县人等情臣以丁椒圃既作传文其松西稿伊家必有藏匿即经飞咨山东抚臣国泰密飭查复一面飞飭赣榆县带犯至苏确审据实核办又据太仓州宝山县职员范起凤以堂弟范起鹄串窃书籍

因有应缴违禁书被其挟制等情赴臣衙门呈控当以偷书非窃盗所为是必因为人查出假称被失巧自避脱批飭臬司严查并即札吊控案内各书解苏校阅查办嗣据太仓州解到书籍查有现在查缴违碍禁书亭林集等数种臣以范起凤藏有违碍之书并不及早呈缴反以被失控告情殊狡恶现即密飭松太道盛保亲赴范起凤家严行确查有无狂悖著作及别项应缴禁书提齐人证至苏审究另行分别奏办外所有办理缘由臣谨会同署两江总督臣萨载江苏学政臣刘墉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谕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据杨魁奏赣榆县民韦昭禀首伊侄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内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之语殊属狂悖而行述内叙其祖著有松西堂稿因委员赴其家查无别项违悖讯明松西堂稿亦已无存惟家谱内云山东日照县人丁椒圃有传已飞咨国泰密飭查复一面带犯狂至苏确审又据宝山县职员范起凤呈控堂弟范起鹄串窃书籍因有应缴违碍禁书被其挟制等情必因为人查出假称被失并据该州解到书籍查有现在应缴之禁书亭林集等数种即委员赴其家严查有无狂悖著作及别项应缴禁书提齐人证至苏审究等语所办殊属过当即此可以见杨魁之不能实心办事也查缴违碍书籍屡谕各督抚实力稽查而伊等率以具文塞责即如徐述夔所作逆词显然且刊板已久该抚并未豫行查出及被人告发陶易尚欲为之消弭若非刘墉据实具奏几至漏网然亦因其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而其余悖逆词句不可枚举实为罪大恶极是以提犯解京命廷臣集讯定徐述夔等以大逆不道之罪律陶易以故纵大逆之条以正人心而肃法纪此因实有逆词足据故不可不办也今杨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词之案不论其事之轻重纷纷提讯株累多人自以为办理认真而不知其过当以饰其前次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词等之罪夫韦昭控告伊侄韦玉振于伊父行述内叙其自免佃户之租擅用赦字于理固不宜用但此外并无悖逆之迹岂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至各处违碍应毁书籍各省现在陆续查缴但经缴出其迟早原所不计若始终隐匿不交后经发觉即不能复为贷并当视外所藏之系何等违碍以定罪名耳至此等控首之人不过闻有蔡嘉树告徐食田一案遂尔郊尤挟制以快其私非实心尊君亲上也现经查明蔡嘉树因徐食不允赎田挟嫌出告其心亦为私而非为公且徐述夔书籍刊刻已十余年蔡嘉树自必早有闻见若非近时涉讼之隙彼仍隐忍不言以此论之蔡嘉树原不能无罪第因所控逆词不妄既办逆案不必究及原道之人是以从宽免议耳设此后复有首告逆案之人该督抚即应悉心研鞫辨其真伪如虚仍当治以反坐之罪据实具奏使奸顽知警不敢妄行若如杨魁则怨家欲图倾陷者片纸一投而被控之身家已破拖累无辜成何政

体且告计之风伊于何底乎况如徐述夔之逆词久经刊印地方官理应切实访查本不待他人之出首各督抚又不可因此旨而因噎废食耳朕综理庶务从不豫存成见其情真罪当者必不稍事姑容其事属虚诬者更不肯略使屈抑且从不为己甚之举致滋流弊而长刁风杨魁经朕简用有年岂尚不能仰体朕意乎杨魁着交部议处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

上谕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前因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进呈求序朕偶加披阅集内将身事两朝有才无行之钱谦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论而其中体制错谬及世次前后倒置者亦复不可枚举因于御制文内申明其义并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俾重锓板以行于世其原板自一并销毁但阅时既久此板曾否销毁或彼时地方官视为无关紧要不行查毁任听存留而沈德潜身故后其门下士无识者流又复潜行刷印则大不可著传谕杨魁即查明此板现存何处如未经销毁即委员将板片解京并将未经删定之刷印原本一并查明恭缴钦此

江苏巡抚杨魁折奏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承准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前因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进呈求序云云

见本案本页 钦此钦遵臣伏查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初次镌刻系乾隆二十四年完竣计三十六卷嗣因初刻纂校未精又于乾隆二十五年复经增删镂板计三十二卷是沈德潜原刊板片共有二副其初刻者系门人蒋重光出资代刊其重刻者系沈德潜与其门人翁照周准较镌臣随委令苏州府知府李封带同书局教官陆鸿綉前往沈德潜及伊门人蒋重光之家查询两次所刊原否销毁并现在存留何处及沈德潜故后有无刷印如板片现存令各悉数呈缴去后兹据藩司增福暨苏州府知府李封禀称前往查询书板据沈德潜之孙沈维熙及门人蒋重光之孙蒋元城等复称书集于乾隆二十六年复加校辑刻成沈德潜装潢进呈仰蒙圣恩披览指示谬误命内廷精校重锓维时沈德潜于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自京回籍同其门人蒋重光各将在外原板铲毁无存并据蒋重光之孙蒋元城呈出毁剩废板四十余块验其两面字迹俱系铲去属实比时原刷之书尺寸相符皆称进呈御览删定梓行后并未复行刷印惟蒋重光始初刻成之时所有刷印原本曾发坊肆售卖亦有分送亲友之家遗留在外未经收回者约有数百部又沈德潜重刻原本分散未毁者亦尚有之恳请晓谕缴销等情臣查别裁集初刻重刻两次书板询据沈德潜之孙沈维熙及其门人蒋重光之孙蒋元城皆称板片已经销毁并无存留亦无删定复潜行刷印之事惟起初刷印原本遗流在外共有数百部之多应即细查悉数缴毁随据苏州城地方官查缴蒋重光初刻原本三十余部并沈德潜重刻原本五部前来臣查此书原本分散于外阅时已久现在藏贮之家未能尽知呈缴

现饬地方官及教职等晓谕士林书贾凡有存留者勒以限期务令陆续缴官不得存留俟积有成数臣即汇齐解京销毁再查沈德潜重刻自序内载有南粤西江翻刻比初次刻本错字尤多之语则广东江西二省另有翻刻板片可知臣现在移咨一体查缴销毁并恐江苏地方亦于未经删定之前另有翻刻之板并饬各属细加搜访以免留传外所有臣遵奉谕旨查办缘由谨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广东巡抚李质颖折奏 军机处档

广东巡抚臣李质颖谨奏为奏明事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准江苏巡抚杨魁咨称钦奉上谕前因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进呈求序云云（见本案一页）钦此钦遵即行委员查明沈德潜在日嘱令门人蒋重光镌刻板片并自行续刻板片俱已久经销毁惟查得初续两刻原本三十三部并不全三部查续刻集内沈德潜自记云此系增减第一次初番刻本校对欠精南粤西江翻刻此初刻本错字尤多等语其广东翻刻板片现存何处应即查起解京销毁并将刷印流传旧本悉数查缴等因准此臣当即行司转饬通省各府州县遵照查办一面派员在于省城各书坊挨次清查去后兹据委员等禀称遵赴城乡内外各书铺细查并无原刻别集印本亦无翻刻板片询据书铺人等金称江南客人来粤卖书者拘寄寓金陵会馆无有翻刻问之江南客人或知根由职等即往该会馆查询据江南客人李翼圣回称并无收存初续二刻旧本亦无翻刻板片惟乾隆二十五年曾有江宁怀得堂书客周学先来粤卖书以粤省书刻工较江南价廉曾将国朝诗别裁集初刻本翻刻本板片带回江南刷卖闻得于乾隆二十九年周姓已赴江宁县衙门缴销现在委无板片等语并据递具甘结前来除即移咨两江督臣高晋江苏抚臣杨魁将书客周学先在粤翻刻带回之板片果否于乾隆二十九年于江宁县销毁之处查明办理外臣伏查沈德潜所辑国朝诗别裁集原本乾隆二十五年书客周学先在粤翻刻板片虽称带回江南刷卖但既已刻成岂有不就近先行刷印发卖之理臣仍饬该委员等遍行搜查有无流传前项翻本及另有翻刻之板并示谕士子及藏书之家所有前书原本并翻刻之本及另有板片悉行缴出送销俟彻底查明另奏外谨将现在查办情形先行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杨魁将沈德潜家内尊藏御赐墨宝诗章碑帖等项查明委员一并解京除木杖坐褥及恩赐寿佛三件业据该委员解交内务府外其余各件臣等谨开清单一并缴进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王大蕃撰寄奏疏书信案

江西巡抚郝硕折奏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奏闻事据署南昌县知县李洗心禀报本月十一日据生员戴淑元赴县禀称有素不认识之安徽人王大蕃着人来家送与伊兄安徽学政戴第元之子修撰戴衢亨书一封并有奏疏一纸及寄程景伊之信事属骇异呈缴查究等情当即查拘送书船户胡子贵讯知王大蕃现寓舟中随即诣舟搜查行李止有残缺医相杂书并无别项不法字迹飭拿回县讯据该犯供称伊系安徽婺源县人读书未成因贫失业本年三月来至江西景德镇寻觅伊叔王添隽图谋生理王添隽图谋生理王添将伊荐至茶店帮工伊嫌工资太微搭船来省希图另觅生计舟中无聊遂撰就奏疏书信妄思寄托陈奏可冀进用等供随令默写比对笔迹相符等情禀送到臣臣查该犯本籍徽州程景伊系其同乡戴第元现任安徽学政何以远走江西辗转寄托书信行藏诡诈显非安分之徒且语句狂悖其原籍有无别项不法字迹及犯事在逃受人教唆情事其王添隽是否知情皆须彻底研究其戴第元平日与该犯是否认识交往亦应咨查明确并疏内所称漕粮考试收税诸弊究属何地何人何年月日有无指实各证据亦应确切究明办理除分别咨提有名人证严讯各实情仍一面飞咨安徽抚臣将该犯住屋逐细搜查跟究咨复到日臣即率同两司研审确情按律从重定拟具奏外谨将查获王大蕃妄寄疏书查办缘由先行缮折由驿具奏并将该犯原疏书信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安徽学政戴第元折奏 军机处档

安徽学政臣戴第元跪奏为奏闻事本年七月初一日接准抚臣闵鄂元咨准江西抚臣郝硕来咨查询臣平日与婺源县民王大蕃是否认识交往等因前来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当即查明臣与王大蕃平日无认识交往据实咨复去后随接到臣胞弟生员戴淑元家信据称六月十一日有素不认识之安徽人王大蕃着人来家送与臣子戴衢亨信一封又托寄程景伊信一封并有奏疏等件不敢留存当将原信赴县呈缴禀明查究等语伏念臣蒙恩视学安徽抵任以来凜遵圣训一切关防严密即绅士人等从不接见实无民人王大蕃认识交往臣又细查平日远近亲友内亦并无婺源县王姓之人今该犯王大蕃赴臣江西住宅投送书信胆敢具有奏疏转求寄京代奏实属狂诞悖妄目无法纪除听候江西抚臣审讯办理外所有臣现准咨查并接据家信业将该犯原信呈缴禀究各缘由谨据实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臣不胜战悚激切之至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二日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于汝无干何必惧也钦此

暂护江西巡抚印务布政使秦雄飞折奏 军机处档

暂护江西巡抚印务布政使臣秦雄飞跪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窃照抚臣郝硕具奏安徽婺源县民王大蕃妄拟奏疏一案于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十日接奉上谕据郝硕奏生员戴淑元赴县禀称有素不认识之安徽人王大蕃着人来家送与伊兄安徽学政戴

第元之子修撰戴衢亨书一封并有奏疏一纸及寄程景伊之信呈缴当将该犯拿获现在究审等语王大蕃赴戴第元家中投递书信及妄诞奏疏伊弟戴淑元即行赴县禀首其事与戴淑元无涉毋庸向其跟究并不必令其听候质讯致滋拖累即令其回家至该犯投递戴第元家之书并欲寄程景伊之札伊两人俱无由预知戴第元处无可咨查即程景伊在京亦并无可向其询问及细阅该犯疏词内尚无悖逆之语而所指贪官害民亦无指实看来该犯必系贫困无聊妄为此举自不可不加以惩治着郝硕迅将该犯严加讯究即审无别项不法情事罪不致死而此等不安本分之徒亦断不可留于内地自应发遣伊犁以昭儆戒将此谕郝硕知之钦此臣查此案先经抚臣郝硕飭讯该犯王大蕃于本年三月内自本籍安徽婺源县来至江西景德镇经伊叔王添隽荐至刘永有茶店帮工恐其在店另有不法字迹当委景德镇同知朱遐龄前往王添隽刘永有各店搜查并无不法字迹惟该犯疏词内所称漕粮考试关税诸弊并无指实随经署藩臬两司提讯据王大蕃供称收漕一弊因伊族人王度王于兰王贵等向在江西德兴县寄庄完漕曾被浮收折银考试一弊因婺源艰县本年考取首名童生方姓系属贿买有伊同乡汪以言告知关税一弊有伊族兄王丕向做木商告知关口侵收木税等情详经抚臣郝硕分别提飭咨查去后因未接到安省咨复未及审办即于八月初四日进京陛见委臣护理抚篆兹于八月十二日准安徽抚臣闵鹗元将应质人证咨解前来并称搜查王大蕃家内并无不法字迹究无知情教唆之人该犯并未犯罪在逃亦无别项不法情事所有该犯供出干证汪以言因在江省贸易亦经拿获到案适臣在乡场监临当交署布政使瑞龄署按察使李封先行查讯兹臣于乡试三场完毕出闱据署藩臬两司详解到臣随即公同研鞫缘王大蕃籍隶安徽婺源县素有痰疾读书未成失业贫困妄思发达愈加痴迷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内自籍起身至江西景德镇投靠伊叔王添隽荐至刘永有茶店内帮工王大蕃复嫌出息微细即向辞工搭坐董子明船只于六月初七日抵江西省城希图另觅生计因人地生疏无处安身仍暂坐舟中穷极无聊想及协办大学士程景伊系属同乡冀其提拔又虑无因至前随起意撰写奏疏并作书札欲行寄托陈奏并捏造贪官害民收漕考试关税等弊编入疏内见其留心地方事务可求进用复因书疏难寄查知修撰戴衢亨家住省城欲将疏书托其家属寄京并写寄戴衢亨书信一封于十一日雇摆渡船户胡子贵送至戴衢亨家内经戴衢亨之叔戴淑元禀经署南昌县知县李洗心拿获比对笔迹相符此该犯起意编写疏书之情由也至所称漕粮浮收折银一款该犯疏内并无指实讯据供称伊族人王度等因德兴县有寄庄田亩完纳漕粮有浮折之弊今提讯该县漕书斗级人等坚供实系平斛乡挡征收本色毫无情弊即讯之业户王度王于兰王贵等全供并无浮收折银之事并称如有前项情弊伊等早经控告何肯隐忍提讯王大蕃自认妄捏不讳臣查该犯所指漕弊仅有王度等为证而王度等俱系完漕业户到案供明并无情弊其为该犯捏饰无疑又所称取案首一节该犯疏内亦无指实究其姓名县分据称婺源县本年所取案首童生方姓不知其名系属贿买是

汪以言告知等语今讯该县管考经承及该县管门家人坚供该县本年所取首名童生方易来实系凭文考取并无贿买情事并据生员方炬供称方易来系属伊子县考取为案首府试亦拔前列学政考试取入府学伊家赤贫惟藉教读糊口何能为子贿买案首等语问据方易来供亦相同且先经安徽抚臣咨准安徽学政查复方易来正复院试原卷文理明顺笔迹相符是婺邑秉公考取并非贿买已无疑义提讯汪以言因何告知王大蕃贿买案首之语据供虽与王大蕃同乡素不相识因自饶州同船来省舟中闲谈王大蕃问及本县所取案首当以方姓回答不知有贿买之事凭何妄告等语质之王大蕃亦称向汪以言问知案首方姓汪以言并无贿买之说实伊捏供又所称侵收木税一款该犯疏内亦无指实当向究讯惟称伊族兄王丕向为木商嗣即歇业闻被关口侵收木税所致诘其是何关口仍无所指今讯据王丕供称伊先曾为木商于乾隆三十八年折本歇业后即外出另觅生意与王大蕃久不会面无由聚谈且关口并无侵收木税乌能无中生有等语质之王大蕃俯首无词臣查王丕既因折本歇业供无侵税情弊该犯王大蕃并不能指出何处关口其为捏造已属显然以上各款反复究诘该犯实因妄求进用于疏词内捏砌地方弊端及贪官害民等语所指原无实迹是以疏内未敢叙入地方姓名迨经获讯复欲实其疏词随口混供究非挟仇有心陷害亦无知情教唆之人臣查王大蕃以微贱小民胆敢捏造收漕考试关税等弊编写奏疏欲行寄托陈奏实属不法王大蕃合依假以建言为由将暧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节发附近充军例发附近充军但此等不安本分之徒诚如圣谕未便仍留内地致滋事端应发往伊犁给与种地兵丁为奴以昭儆戒王清添隗刘永有董子明并不知情应与被诬及无干人等概行省释所有臣遵旨审拟缘由理合另缮供单恭折具

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谕军机大臣等据伊勒图奏伊犁遣犯王大蕃于本年九月初一日在配脱逃等语该犯王大蕃编造奏疏妄希进呈案内发往伊犁为奴之犯胆敢在配乘间脱逃甚为可恶该犯籍隶安徽或即逃回原籍其所经过地方均应一体严缉著传谕李侍尧毕沅农起何裕城富躬严飭所属于该犯经由地方凡关津要隘处所实力严密查拿并该犯原籍地方密飭迅速严缉务获照例办理毋使远颺漏网钦此

梁三川奇冤录案

广东巡抚李湖折奏 军机处档

广东巡抚臣李湖跪奏为盘获疯迷逆犯审明定拟请旨即行正法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一日据肇庆府知府丁尹志禀称由新兴县知县德楞格禀报该县巡乡委员顾永涵在县属稔村地方盘获形迹可疑人犯一名自称系嘉应州生员学名梁三川旋又供

称实系旗人梁念泉前任广东永将军之生子于福建自幼继与嘉应州民梁学文为子等语搜查随身行李内有自著念泉奇冤录并诗稿二本诞妄不经人似疯迷现饬提解赴府勘讯并即据禀飞关嘉应州查明该犯曾否入学是否学名梁三川伊父梁学文如果现存一并解赴肇庆质讯明确办理等情到臣当因禀内情节荒谬批饬委员押犯同所著书词解送来省督同司道检查并诗词所载语多狂悖且于奇冤录内开注四十二年在肇庆府学明伦堂起稿惠州府城西长寿菴侧再修城北改修列叙父爵及从前籍贯来历并梁学文拐带为子各缘由又称四十二三四等年曾在督抚及肇罗惠潮二道番禺归善两县各衙门喊冤具呈内有父籍系满珠侨寓泉州并派出天潢字样情词狂谬大干法纪均应逐一确查臣与督臣衙门遍查并无控案所称拦舆喊冤更无考证随饬该营道府严查该犯逗遛境内造作逆书是否即系所开各地方有无知情容留之人当日禀控各衙门系何案据即详细检查原卷封送呈候核办并委署粮道李天培亲赴该犯本籍嘉应州家内搜查有无不法字迹去后嗣据肇罗惠潮两道并广州肇庆惠州等府县复称肇庆府学明伦堂侧有房三间私法朔望更衣之所向来关锁从不容人居住惠州府城西并无寺院惟南门内有长寿菴一座屋甚窄狭现止老僧一名住持从未赁人作寓城北系属空地至开列禀控各衙门呈词彻底检查并无案据吊阅历年呈词号簿内均无该犯梁念泉即梁三川具呈名字无凭查卷呈送并据署粮道李天培禀称亲赴梁念泉家中搜查实属赤贫止有住屋三间并无别项不法字迹该犯系乾隆二十八年入学学名三川四十二年因岁考不到奉革除名父名梁学文现年八十六岁从前该犯病疯之后曾赴丰顺司巡检衙门禀明锁禁有案传讯邻族人等佥供该犯四十一年病愈外出至今并无归家现将梁学文并伊子梁海淑侄梁周伯押解到省听候质究拟等情到臣随率同司道亲提研讯缘该犯梁念泉即梁如增学名梁三川籍隶嘉应州曾经读书进学粗知文义乾隆三十八年在博罗县柯上林家教读因患痰迷病症回家医治不效自称已中举人进士亲邻皆要仇害不时与人吵闹该犯之父梁学文恐滋事端关闭空房该犯拆毁门窗各处狂走随经禀明丰顺司巡检王棠捉回锁禁四十一年正月内见其言语安静病势稍痊放令出外行走随于二月带同伊子梁海淑仍赴惠州所属地方觅馆有归善县民陈世显延请至家教读旋值病发辞出四十年岁考不到斥革除名是年十一月伊子梁海淑因被该犯逐日打骂逃避回家该犯遂独自往来惠肇各处卖卜算命糊口不肯归里每遇疯发辄称神道告知伊父母俱系天上贵人并非梁学文亲子自幼被伊拐带屡遭关禁闭挫磨冤屈无伸随钉成册二本一写念泉奇冤录一写念泉诗稿沿途旅次陆续填凑并于奇冤录内谎开起稿修改处所及禀控各衙门字样以见其冤屈情真四十五年十二月内赴新兴县觅馆经该县巡乡委员顾永涵途次盘获搜出奇冤录及诗稿等件送县由府禀报提解来省严审书词来历悉系任意湊捏细验该犯两目直视语无伦次状类痰迷严讯伊父梁学文并侄梁周伯坚供伊等俱在家中不知该犯出外造作逆书情事伊子梁海淑虽跟随两年幼稚无知不懂文义此

外实无知情同谋之人历加究诘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该犯曾身列胶庠乃因病狂丧心逞其臆说狂悖僭妄实属罪不容诛未便因其迹类疯癫稍为宽纵梁念泉即梁三川应比依大逆不道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请旨即行正法仍传首梟示以昭炯戒该犯之父梁学文虽现年八十六岁不知该犯在外编造逆词情事但系逆犯亲父应同该犯之子孙海淑侄梁周伯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该犯之母谢氏妻廖氏解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该犯尚有亲叔梁友文胞兄梁长珀胞侄梁长二久经外出福建生理应俟咨提到日照律缘坐现存房屋估变入官柯上林陈世显先于三十四十一年等年先后延请梁念泉在家教读均因患病不久即将该犯辞出俱不知后来编造逆词情事应毋庸议至该犯捏写奇冤录在四十二年斥革衣顶之后所有教职失察职名应请免开是否允协谨另缮供单同逆书二本固封恭呈御览伏乞圣主睿鉴敕部核复施行再照督臣巴前赴琼州督办黎案不及会审列衔案关悖逆未便延缓谨用四百里火票由驿驰奏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焦祿谤帖案

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折奏 军机处档

署理两江总督兼署安徽巡抚臣萨载谨奏为申明捏造揭帖之逆犯按律定拟奏请圣鉴事窃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据宁国府太平县知县周学元详报据该县民人焦祿呈控族人焦良先暨焦永榜等捏造谤帖指奸污辱并粘呈谤帖一纸内不大仁三字之上写有清朝二字实属悖逆帖内词句亦多不解讯据焦祿供称该犯又名四六焦永榜即焦元勋因族人焦良先等诬伊与焦永榜之子焦滚来未婚妻陈氏通奸捏造谤帖将伊逐出宗祠此帖系在祠堂门首揭来内有违碍字样是以具控等语加以诘讯情词闪烁可疑当即亲赴焦村密传焦良先等讯问并无捏造谤帖之事惟该犯焦祿与陈通奸现在怀孕并于上年十二月图奸焦永榜次媳杨氏不从叫喊经永榜之妻老杨氏同邻人焦文秀等捕获有据告知族长焦良先等将焦祿赶逐出族未经报官属实随赴该犯焦祿家内搜查虽无别项不法字书检获状稿二纸查对笔迹与所呈谤帖字画出于一手复提该犯焦祿细加研讯已据供认自行书写意欲籍词诬害焦良先等不讳详报到臣臣查焦祿捏写逆词殊堪发指当即批行该司府提犯赴省严审究拟去后兹臣于五月十二日前至安庆据该司府讯拟招解前来臣随率同布政使刘峨按察使袁鉴提犯细加研讯缘焦祿即焦四六系焦永榜即焦元勋同宗无服之弟住居邻近时相往来与焦永榜三子焦滚来未婚妻陈氏通奸有孕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晚至焦永榜家又欲图奸焦永榜次子焦圆宝之妻杨氏潜伏房内抱住杨氏求奸杨氏叫喊经伊姑老杨氏同邻族焦文秀扭获并询出陈氏通奸怀孕缘由因焦永榜焦圆宝外出未经报官嗣焦永榜回家告知族长焦良先焦永榜会焦花子焦家宽等查问焦祿无辞置辩焦永榜因家丑不愿外扬同族众将焦祿逐出宗祠焦祿心怀忿恨随自捏造族

众诬指奸情揭帖一纸故写悖逆语句指为焦良先等所造系在祠堂门首揭来希图陷害具词赴县呈控当据该县至焦祿家内搜出状稿比对笔迹讯据该犯自行供认不讳经臣亲加提讯并令当堂默写字画相符诚恐该犯另有编造不法字迹及同谋知情之人严加究诘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子孙兄弟男年十六以上皆斩其男年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子孙过房与人俱不追坐等语今焦祿因犯奸淫出族欲图陷害族众捏造揭帖自行呈于大不仁三字之上辄敢书写清朝二字实属悖逆不法应即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该犯胞弟焦文学子焦秀彩均照律执斩立决幼子焦秀广年谨七岁母陈氏妻胡氏照律解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该犯尚有弟焦文秀自幼继与已故堂叔焦四喜为嗣取有族众甘结应照律免其追坐所有房产查明入官另行报部焦滚来未婚妻陈氏应照奸同姓无服之妻者各枷号四十日杖一百犯奸之妇杖罪的决枷罪收赎给与奸夫听其去留焦永榜即元勋及其子焦圆宝焦滚来查出奸情因虑丑声外扬不行报官讯非知情纵容应与听从焦永榜将焦祿逐出宗祠不报之焦良先焦永会焦花子焦家宽及邻居焦文秀等均免置议余属无干概行省释所有太平县民焦祿捏写逆词揭帖分别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并将原呈揭帖及各犯供折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旨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四日奉旨焦祿即焦四六著即凌迟处死其拟以缘坐之焦文学焦秀彩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高治清沧浪乡志案

署理湖南巡抚李世杰折奏 军机处档

署理湖南巡抚臣李世杰谨奏为查获悖妄乡志恭折奏明办理事窃照应缴违妄遗书湖南省节经前任各抚臣访缴具奏解销臣抵任后复谆饬各属实力搜访以期净尽兹据常德府知府何泽著来省面禀有龙阳县监生高治清刊出沧浪乡志语多悖妄经该县傅广聪访获禀府该府即率同前往搜讯书系散字套刷并无板片此外亦无别项不法字迹将书同散字连犯解省其书内列名应查之人应追之书俟分赴讯查另报等语臣随率同司道并委长沙府风翔暨因公在省之衡州府王家宾将书逐加校勘内如所刊帅卜世灯会说内有天将会天将三十六员灯会三十六位上应星宿等语殊为邪妄其高治清自著序内有云补王朝政教之所未沦洽及杨学清题伊短引称生平幕天席地以天下为家又高承颖悲子文一首系凑集四书成语为文摭入丹朱不肖启贤武王纘绪等句又所刊举人全伦道题高治清妻墓祝词用凤翥龙翔句又高正续著龟山集则曰保世滋大奕叶光昌高正篋游蛇山说则曰俟鳞甲长成他年共羨蛇作龙朱文官作朱氏义渡记曰久道无闻甚至该犯之孙辈妄称伊为家王父曾王父种种俱甚狂诞

其灯会说及八景诗句题桥句更多悖妄且于庙讳御名全未敬避及应抬写字样不应抬写尤为不法伏惟我朝深仁厚泽减赋轻租从无徭役该犯所刊武万信等赞词及教谕翁炯所赠寿序砌入该犯能呈免运木增赋等说以美其功悖谬特甚臣随督飭司府提该犯高治清严讯虽据供称因向年在所居沧浪乡曾倡修桥渡寺庙想着书表扬雇匠刻就散字套板刷成乡志缘庙内塑有三十六天将泥像募钱点灯帅卜世遂取名天将会当日在会之十三人久已人亡会散并未惑众滋事其余指出各妄诞语句总因罔知忌讳过于夸张所致如今悔罪无及至帅卜世灯会说内用玉盏常明如一日自著灵宝山传及灯会序说玉盏常明长明无光神不降福总期乡灯不断之意又自题桥渡句桥畔月来清见底系言水月景像所刊寨岭晴岚诗句何时净扫古蛮烟一色文明接远天系朱经国字凡九所作扫清寨岭见晴天系朱光国所作伊捏编村中八景辄行刊入龙阳县处洞庭湖西岸从前西湖修舵杆州就近买木嗣又奉文首垦伊沧浪一乡无木并无荒地实无运木增赋之事因伊曾在县呈明遂欲饰为功绩捏称兴利除害等语砌入赞词寿序那两赞词一是自作借武万信出名一是已故刘如仲作其寿序系倩已故举人全伦道作借教谕翁炯出名这乡志实止刷过七十七部还少下卷原想修成书院再补如今因年已八十四岁儿子高承甫年亦六十俱不能料理实未立稿等语并讯据生员高承甫供情亦符臣查书内谤张悖妄之语甚多即灯会并山境可用典故颇宽何必以长明灯等句屡见篇章所供显属支饰该犯或称自作借名或指已故之人所作既由该犯刷出固应惟该犯自问其措词狂诞之人亦不便疏漏且查该犯所作书院记内自称是书已刷二百部恐此后刷播不少况有散字套刷尚不无撰刷别书臣现飭岳常澧道俞廷垣率该府县星赴该地按照书内诗词悖妄之人查明住址密往该家搜讯将已散各书尽数收解应讯人等解省质审至该犯寿序如果已故全伦道所作借用教谕翁炯之名翁炯岂无见闻何并不举首其书查翁炯系湘潭县人现今任宝庆府教授臣已密委府厅前赴其原籍任所查其有无收藏前书及别项字迹禀办并将高治清父子生监斥革即令教授翁炯解任来省一并质审明确分别按拟具奏外兹臣有另折驰奏之便理合会同湖广总督臣舒常先行缮折奏闻并将书二卷逐一粘签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另有旨谕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奉谕李世杰奏查获沧浪乡志一折内摘出各种字句指为狂悖并称飭属查明住址密往各家搜讯并将刊刻志书之高治清父子生监斥革作序之教授翁炯解任质讯等语此事办理太过外间刊刻书籍如果有实在违悖不法语句自应搜查严办今阅李世杰所奏书内签出之处如幕天席地乃系刘伶酒德颂中成语玉盏长明系指佛灯而言相沿引用已非一日何得目为悖妄又志中所称曾王父字样亦不过泥古之过其名字内有称弘远弘开者尤为乡愚无知不足深责若俱以违悖绳之则如从前之赵弘恩陈弘谋等又将何说至书中如德洋恩溥运际升平等语乃系

颂扬之词该抚亦一例签出是颂扬盛美亦干例禁有是理乎书内如此等类不一而足各省查办禁书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此事总因李世杰文理不通以致办理拘泥失当如此朕于此等字句微疵从不肯有意推求所谓不为已甚之素志实天下人所共闻共见者李世杰何未见及此所有此案沧浪乡志竟毋庸查办其刻书作序并案内干连人等俱著加恩宽免概予省释并将此通行传谕各督抚知之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谕军机大臣等昨据李世杰奏查办沧浪乡志一书其签出之处种种失当已详悉谕知令其无庸查办矣此等书籍不过无识乡愚杂凑成编并非有心违悖者可比何必过事吹求李世杰即不通文理亦应留心检阅乃任听庸劣幕友属员谬加签摘以致拘泥失当滋扰闾阎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著将此遇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

方国泰收藏涛浣亭诗集案

安徽巡抚谭尚忠折奏 军机处档缴回朱批档

安徽巡抚臣谭尚忠跪奏为查出悖逆遗书审拟具奏事窃查歙县知县杨祈迪查出该县已故岁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诗语多狂悖伊元孙方国泰隐藏不首经前抚臣农起会同督臣萨载恭折具奏钦奉朱批只可如此钦此钦遵在案兹臣于四月初二日抵任查核原案恐该犯或另有藏匿别项违悖书籍当即率同布政使国栋按察使吕尔昌署安庆府知府沈元振提犯复加研讯该犯矢供如前反复究诘据称并无另有藏匿情事似无遁饰该臣等审得歙县查出方国泰隐藏伊高祖方芬涛浣亭悖逆诗集一案缘方国泰籍隶歙县曾经读书其五世祖方芬系本朝岁贡生生于明天启年间歿于康熙二十九年著有易经补义一部涛浣亭诗集一本又伊七世祖方有度著有陞辞疏草一本方国泰学臣考试时将陞辞疏草易经补义二书呈出以为一家孝友请匾奖励当经飭县查出方芬涛浣亭诗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鸟啼新又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又兼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语意狂悖讯之方国泰供称涛浣亭诗系伊五世祖方芬所著不知何时刊刻遗存在家只此一本诗内悖谬之处因系祖上所著相隔百有余年实在不能指出作诗本意至所注避寇字样幼时曾经祖父言及康熙初年有闽贼来攻徽州府城一家逃避官兵讨平后始得回家这避寇的话想必就指闽寇等语臣调查该府县志乘载有康熙十三年闽贼罗其熊等攻城经将军额楚巴等击退一事是该犯所指避寇之说虽属有据其狂悖语意虽系事远人亡难以指出但前奉谕旨凡收藏违碍悖逆之书者俱令及早呈缴仍免治罪前抚臣业经宣布圣德通飭所属遵照该犯读书识字既将伊祖上所著之陞辞疏草易经补义呈请求奖而于涛浣亭诗集独不呈出其为有心藏匿已可概见再三驳诘据称易经补义陞辞疏草是有经济学问的故此呈出见得我祖上有人这涛浣亭诗集只道是几篇吟咏之句无

关紧要故此不曾呈出今蒙指问说我有心隐藏我实在糊涂该死无可置辩甘心认罪查方芬身列成均食毛践土沐浴圣化乃敢丧心灭良肆其狂吠实属天理不容神人共忿该犯虽久伏冥诛应请将方芬刨坟戮尸以彰国法方国泰系方芬元孙已隔五代虽不知其作诗本意但既识文义则诗中语句悖逆岂有不知胆敢隐藏在家匿不首缴法所难容方国泰应照大逆知情隐藏者斩律拟斩立决方芬之子方盟方玥方佩同孙方焘方振宇方熙俱已物故此外并无应行缘坐之人诗集板片搜查该犯方国泰并户族人等实无遗存行查所属各坊肆亦无流传此诗集臣恐各属搜罗不尽或有遗本现在严飭实力查缴并移咨各省一体详查务使狂吠诗词销毁净尽不使为风俗人心之害所有臣申明拟议缘由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萨载合词恭奏并缮具供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圣治门卷二十四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谭尚忠奏歙县已故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诗语多狂悖伊元孙方国泰隐藏不首一案请将已故之方芬刨坟戮尸其隐藏诗集之方国泰照大逆知情容隐律问拟斩决等因办理殊属失当据称查出方芬诗集内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鸟啼新又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又兼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虽隐跃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固属狂悖不过书生遭际兵火迁徙逃避为不平之鸣并非公然毁谤本朝者可比方芬老于贡生贫无聊赖抑郁不得志诗意牢骚则有之况其人已死朕不为己甚若如此即坐大逆之罪则如杜甫集中穷愁之语最多即孟浩然亦有不才明主弃之句岂亦得谓之悖逆乎此等失意之人在草泽中私自啸咏者甚多若必一一吹求绳以律法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其将何所措手足耶从前查办河南祝万清家祠匾对及湖南高治清所刻沧浪乡志吹求字句办理太过屡经降旨通谕各督抚毋得拘文牵义有意苛求岂谭尚忠未之知耶此案着交刑部即照此旨另行核拟具奏如方芬诗集内或另有不法字句不止如折内所称该抚未经摘出或有不敬陈奏之语并著该部详悉查明再行核办请旨若别无不法字句即可毋庸办理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各省督抚尤当仰体朕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回民海富润携带回字经及汉字书五种案

广西巡抚朱椿折奏 军机处档

广西巡抚臣朱椿跪奏为盘获回匪恭折具奏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酉刻据桂林府知府贵中孚禀称奉谕查缉匪徒兹于桂厂见有一人初蓄辮发状似还俗僧人询称伊名海富润系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游学已阅九年发因病脱新蓄未长等语查其行李箱内有抄录回字经二十一本据称或系自抄或系买来或系送受至其中有无违碍无从识辨又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天方字母解义一本清真释疑一本

五功释义一本天方三字经一本俱系江宁回人刘智所著袁国祚等于乾隆四十暨四十三等年刊行板系袁氏家藏各书大义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语其书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且以本朝人译刻而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狂悖之处不一而足严讯海富润供于乾隆三十九年自籍起身历经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除安徽无人传经外其余俱有传经供饭之人而在陕西之大荔渭南等县最为长久所带汉字书系四十六年自陕西回至汉口居住礼拜寺开张帽店之同教江宁人袁二所赠等情并据两司稟同前由臣查回字经二十一本臣不能辨识汉字书五种实多狂悖荒唐且该犯系陕西回粤恐系甘省番回漏网逆党尤应逐一究明从重治罪臣现在提犯研鞫并飞咨该犯原籍广东省查有无不法字迹并咨江南暨各省督抚查缴前项板片解京送销并咨拿译刻散布暨著书赠书各犯审拟治罪谨将搜获各书缮写清单恭呈御览所有盘获回匪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附查出海富润携带回教书籍清单 军机处档

广西巡抚臣朱椿跪奏谨将查出回民海富润携带回经书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

天方字较解义一本

清真释疑一本

五功释疑一本

天方三字经一本

以上各书系汉本

特直威德一本

古利寺拖纳一本

老宿涂勒木算经一本

胡特布一本

包特那扎经一本

已而沙得经一本

雪而福一本

而挖弥勒一本

孩儿喀意革一本

白亚泥经一本

满蓼经一本

哨经一本

儿喀叶得经一本

射而暇目尔脊一本 破

杂学得而哇忒经一本 破

本兴妈特经一本 破

杂学一本 破

纂查泥经一本 破

费格黑墨思殴得经一本 破

特补色耳经一本 散

委喀夜经一本 散

以上抄写回经新旧大小共二十一本有无违碍不能识辨据该犯口音以汉字记其名目合并陈明

两广总督巴延三折奏 军机处档

两广总督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奏闻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准广西抚臣朱椿咨开据桂林府知府贵中孚盘获回匪海富润搜出汉字书五种语多狂悖荒唐业经签出恭折具奏海富润系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据供家内有父祖叔侄兄弟该犯于乾隆三十九四月内在广东省城礼拜寺从马尚仁读经五月相应飞咨查办等因臣查海富润携带狂悖经书往各省游荡该犯家中定有不法字迹其父祖叔侄兄弟在籍有无聚众诵经煽惑诬骗亦须彻底根究当即密委雷琼道率同琼州府亲赴崖州海富润家内严密搜查将搜出字迹连各犯属解省审办并即飭臬司景禄督同广州府丁尹志等至省城礼拜寺严加查搜研讯马尚仁从前容留海富润在寺教读何项经典有无聚众引诱随据该司等禀称在寺内查出回字经一百五十三本汉字旧抄药方二本汉字四书五本汉字千字文一本汉字三字经一本汉字初学诗一本逐细检阅并非违禁之书此外亦无不法字迹马尚仁已于四十三年病故寺内之事交与脱景文接管四十六年脱景文又故现系保廷芝接管询据保廷芝供称寺内为回民诵经礼拜之所外来回民形迹可疑者原不收留惟本省回民愿在寺中诵经礼拜闲留住宿三十九年有崖州回民六人内有海姓四人一同到寺要马尚仁教读回经马尚仁留住数月海姓四人内伊认识海玉润一人有无海富润在内伊实不知马尚仁有子马文珍在家等语该司等复赴马文珍家搜查并无经卷及违禁书籍据马文珍供称因两腿残疾未曾读书亦未入寺海富润从前曾否到寺实不知晓质之保廷芝委非捏饰现飭崖州拘提海玉润到案究询确供并根追同行五人下落及有无海富润在内另行详报等情连抄出经书解送前来除将经书封贮俟雷琼道克星额等搜查海富润原籍崖州有无不法字迹将犯属押解到省严审实情另折具奏连先后抄出经书一并解部外所有臣准咨查办绿由谨先据实由驿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至广东巡抚印务系臣暂署无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据朱椿奏盘查回民搜获书籍现在严办一折内据称桂林府知府贵中孚禀报盘获广东崖州回民海富润有抄录回字经二十一本又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系江宁回民刘智所著书内大意约略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据该犯供称得自陕西回民袁二所赠已咨各督抚查缴书籍恐系甘省漏网逆党以此煽惑人心现在逐一严究从重究拟等语所办殊属过当甘省苏四十三系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今已办尽根株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陕西及北省居住者尤多其平日所诵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且系朱椿现在签出书内字句大约鄙俚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况上年甘省逆番滋事系新教与旧教相争起衅并不借经典为煽惑朱椿独未闻知乎朕办庶政不肯稍存成见如果确有悖逆狂吠字迹自当按律严惩不少宽贷若如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著即传谕朱椿并毕沅等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此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将此一并传谕知之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将朱椿奏到搜查回教经卷案内所有至圣年谱一书作序之是否现在官职交查吏部兹据复称惟赛琦一员曾任四川珙县知县业于乾隆二十三年缘事革职至俞楷等五人并未身列仕版理合奏闻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臣等遵旨将朱椿奏到回民海富润携带各书内详加检阅尚无违碍字句至所有作序诸人除赛琦一名业于书内刊明系曾任四川珙县知县其余诸人开单另交吏部查明有无官职再行请旨办理外今将拟写谕旨进呈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至圣年谱内

赛琦 原任四川珙县知县曾否病故

刘知 江宁人

改绍贤 江苏华亭人

马士芳 陕西咸阳人

袁国祚 江宁人

五功释义内

俞楷 东阳人

江南提督保宁折奏 军机处档

江南提督义烈公臣保宁谨奏为奏闻事本年六月初五日申刻据华亭县知县林培由面禀奉苏州抚臣闵鹗元行准广西抚臣朱椿奏起获回匪海富润搜出逆书一案内有作序之华亭县人恂斋绍贤一并严密查拿当于县属内遍加密访并未有恂斋绍贤之

人惟访查有提督衙门刑房书办姓改名筠者号系恂斋字绍贤华亭县人与来文查拿之字号相符是否即系此人稟请发讯等语臣查该书办改筠既属字号相符即拿交该县林培由严加讯供并令该县密速前赴该犯家内查抄有无别项不法书本字迹解苏审究一面飞咨苏州抚臣闵鹗元查办外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六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不宜办早有旨了钦此

江苏巡抚闵鹗元折奏 军机处档

江苏巡抚降三品顶带留任臣闵鹗元谨奏为钦奉谕旨恭折复奏事窃臣于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接奉上谕据朱椿奏盘查回民海富润案内搜出汉字回经天方至圣实录等书五种语多狂悖移起各书板片并查拿作序人恂斋改绍贤等办理当即飞飭江宁松江等属查获解苏审办经臣于本月初九日将现在查办缘由恭折具奏在案兹伏读谕旨仰见圣主胞与为怀仁同复载伊率士民庶无不共游于光天化日之中臣谨遵圣谕即飭将已拘之人悉行释放安业书籍板片仍各发还本人并出示晓谕毋任胥吏藉端滋扰其行提质询之安庆营都司胡世雄亦即咨明毋庸解询所有遵旨省释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奏复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奉朱批汝先所办甚属过当不达事体汝不应如此不同朱椿也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上据谕巴延三奏称准广东巡抚朱椿咨盘获回匪海富润搜出汉字书五种及回字经卷并将海富润原籍搜查押解人犯到省现在审询等语此案前据朱椿奏到因查系回人相沿旧教经典并无悖逆之语已降旨令其毋庸办理并传谕各省督抚不必查办想巴延三尚未接奉前旨故为此奏著传谕巴延三即遵前旨毋庸办理可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军机处奏 军机处档

查本月初三日朱椿奏到拿获回民海富润究办一折业经奉有寄信谕旨令其毋庸查办今巴延三所奏即系此案臣等谨拟寄信巴延三谕旨进呈谨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日据萨载奏接准广西抚臣朱椿咨拿获回民海富润案内之改绍贤等三犯当即转飭查办解赴江苏抚臣究审一折所办殊属非是此案海富润有抄录回字经卷及汉字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书其书内大意约略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回民持诵经典自唐宋以来早已流传中国现在相沿旧本在回民俱属家喻户晓并无谤毁悖逆之语则是回民之各奉其教即与此时之僧道喇嘛无异焉能尽罪其人而火其书乎此案前据朱椿奏到节经降旨通飭各省督

抚毋庸查办乃萨载接准朱椿咨会并不权衡事理之轻重遽行飞飭各属将改绍贤等搜查押解究审如此矜张办事殊非大臣实心任事之道实属可鄙可笑萨载久任封疆在督抚中尚属老成历练明白晓事之人乃亦与朱椿之初任巡抚遇事茫无主见者相同能不知所愧乎地方大吏遇有奸民倡立邪教及惑众敛钱之事自当实力严查究办务净根株以除风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多有毋论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即江省一带零星散处其饮食作息俱与平民相等不过不食狗豕肉耳如以传习经卷与邪教悖逆之书一例查办则安分守法之回民转致无所措其手足且从前山东王伦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法回民中即有首先奋勇打仗者即上年苏四十三之事其旧教回民倡义率众协同官兵剿捕为出力经朕节次奖赏则朕之视回教民人皆吾赤子各省督抚安得岐而二之乎现在此案查拿之改绍贤诸人虽已据萨载折内声明业经遵旨概行省释其书籍板片亦即给还并当出示明晰晓谕回民务各循分守法各安本业毋致惊惶扰累但各省督抚若因有此旨遂致因噎废食将地方实系邪教重案亦藉词镇重姑息养奸竟致不办则是误会朕意不度事理将来发觉时恐不能当其罪也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戴如煌秋鹤近草案

河南巡抚李世杰折奏 军机处档

河南巡抚李世杰跪奏为图诈职官诬告悖逆查明定拟请旨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据光州知州陈文纬禀称有湖北黄陂县人寄居河南固始县之胡元杰呈首商城县知县戴如煌所作秋鹤近草内有登平台一首词语悖逆等情经该州陈文纬当堂察核语句并无违碍随将该犯驳诘据该犯亲笔写出诗解一纸支离扭捏实属狂悖不法随驰赴固始县督同该县谢聘亲赴胡元杰家逐一检查并无违禁书籍及另有不法笔札现在押带该犯并飞调商城县知县戴如煌一并至省听候质讯并将戴如煌所作秋鹤近草一本及胡元杰亲笔诗解一纸禀报到臣随详加查阅戴如煌所作登平台诗一首不过咏怀古迹该犯胡元杰附会解脱实堪发指随飞飭该州速押人犯并檄调商城令戴如煌至省飭藩臬二司督同开封府知府蒋果光直隶州知州陈文纬祥符县知县何如钟等查明定拟招解前来臣复亲加研鞫缘胡元杰籍隶湖北黄陂县迁居固始训蒙糊口与另案诬告祝万青等起会诵经反坐拟遣旋即病故之革生萧芳相好乾隆四十六年间萧芳将商城县知县戴如煌所刻秋鹤近草一本送给观看胡元杰存放在家迨今年正月间胡元杰失馆闲居偶翻戴如煌所刻诗草见内有登平台一首引用北口口火南渡旌旂等字该犯辙以失馆无聊起意讹诈随指此诗谓隐存叛逆赴光州知州陈文纬衙门首告陈文纬察看诗句并无违碍当加驳诘该犯随将此诗当堂逐句注解大肆狂吠经陈文纬亲赴该犯家逐一查搜并无不法书籍字札等项禀报押犯赴省经臣严飭两司督同委员开封府等查明定拟详解前来臣以该犯胡元杰不过失馆穷愁欲图讹诈何故当此光天化日之下以叛逆陷人恐其平日另有愤懑狂悖著作因而

天夺其魄自取罪戾并或有怀挟私讎希图陷害情事复加研鞫据供实只意图讹诈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胁制官者多得银钱因而丧心病狂妄加注释初不料该州遽行禀办实属死有余辜此外并无别有狂悖著作及挟讎图害情事反复究诘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例载举首诗文悖逆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形迹即以所诬之罪依律

反坐又名例内载诬告叛逆未决者拟斩监候不及妻子财产各等语今胡之杰因贪图诈借戴如煌诗句附会讲解肆其悖逆实属不法若照例仅拟斩监候未足蔽辜应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戴如煌所刻诗章并无违碍给予诗本之萧芳已于另案拟遣身故均毋庸议理合别缮供单并胡元杰亲笔注解逆词一纸及戴如煌秋鹤近草一本一并恭呈御鉴伏乞皇上壑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三日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楼绳等呈首河山氏谕家言暨巢穴图略案

浙江巡抚福崧折奏 军机处档

浙江巡抚臣福崧跪奏为奏闻事窃臣接据署义乌县知县程嘉●禀称据监生楼绳等呈首伊故父捐职州同楼德运自辑谕家言暨巢穴图略各一本内有违碍字句该生等屡请改易任性未允今伊父于本年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将原书并板片首缴到县查阅书内多有妄谬之处随会同教谕来学谦训导章光晋前赴楼下庄并河山庄该犯楼德运所住房屋逐一确勘搜查并无别项违碍书籍字迹现将原书由府送司转呈等情并据署藩司德克进布将前项书本禀呈前来臣详细亲加检阅查该楼德运居住乡村家颇温饱捐纳州同职衔所作书内系房屋图式及居家鄙俚之语乃因伊祖父女俱曾捐过封典将供奉敕轴处所称为救命官又各匾额内妄用协坤承乾龙蟠虎踞日本月底日方升哉生明等字而所载诗文中如胥宇发祥式廓丕基振振公子姒氏遗风小星中官暨世事人心大大非今信楚狂歌凤兮又于伊母像赞内用拱服垂旒伊自像内称实顶龙等字样且恭遇庙讳御名并不敬避其丧心病狂情罪实属重大并恐尚有别项不法著作隐匿不缴当即飭委衢州府知府恩明金华府知府张思振星赴该处严密搜查一面飭提楼绳等到省确讯去后兹据藩司盛住臬司孙栝将先行提到之楼绳等各犯讯供具禀前来臣复亲提率同严讯据楼绳等供伊父楼德运因住居河山庄地方别号河山生子十二人性喜夸张好造房屋平日并无别项著作乾隆三十六年因家遭回禄受惊改性三十年自做河山氏谕家言一本皆是处家之语四十年雇觅匠人宣茂发等刊刻四十五年又做巢穴图略一本因凑不成本随将现住房屋并欲造未造房屋豫定堂名匾额绘成图样敷衍铺张仍雇宣茂发等刊刻刷印楼绳等因书本匾额字句多有违碍难解之处屡向伊父阻止该犯以引用词句系属经书成语并遵奉君上教子孙做好人之意反行斥责执拗不听楼绳等见书内有迭沐君恩末由报惟愿我皇万万春等句原系感恩戴德之语未经再阻迨本年正月间伊父于病中嘱咐家事楼绳等复言及

此书该犯答以尔等既然怀疑任听首缴嗣伊父于正月二十一日病故楼绳等即于二十六日将书本板片呈首其书中作序做诗之人止知吴彭年龚蛟腾系本县已故贡生徐云台系永康县人吴彭年有子吴家龚蛟腾有孙龚怀沔现俱务农余皆伊父自行编造实无其人等供再四研讯坚供伊父委系无知妄作实无悖逆别情矢口不移并据委员衢州府知府恩明金华府知府张思振禀称遵赴议乌县离城二十五里地名楼下庄查勘楼德运所住房屋与原图大略相符惟门外并无旗杆堦高止一二尺房上亦无飞檐其匾额字样或用砖刻砌或系墨写墙壁俱与原图相符又相距二十里地名河山庄现有房屋二所尚未造竣与图不符逐细搜查实无藏匿禁书及别项不法字迹等情据此臣查楼德运以村野小民妄拟著述恭遇庙讳御名不知敬避又因居河山庄胆敢自号河山主人并以楼姓系夏禹之后于匾额诗句内擅写明德遗徽流夏演天潢体先王先圣字句复于一切任意混书均非臣下庶所可引用之语狂妄悖谬不法已极未便因其子自行呈首稍存宽纵现饬将楼绳等收禁革去职衔衣顶并将该犯家产严行查封拘齐犯属并提集案内有名人犯暨房族保邻再行确讯严究照例定拟另行具奏一面将分送书本查收销毁外所有首缴原书相应粘签敬呈御览臣谨会同闽浙总督臣富勒浑浙江学政抚臣窦光鼐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二日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已有旨谕竟可宽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福崧等奏查义乌县监生楼绳等呈首伊故父楼德运自辑谕家言暨巢穴图略各书内有违碍字句一折内称楼绳等因书本匾额字句多有违碍曾屡向伊父阻止伊父执拗不听迨伊父病故楼绳等即将书籍板片呈首现将楼绳等收禁革去职衔衣顶并将该犯家产查封拘犯严究等语所办未免过当楼德运妄行撰辑字句多有违碍使其人尚在自有应得之罪今业已身故伊子楼绳等知有违碍从前屡经阻止伊父执拗不听及伊父一经身故楼绳等即将书本板片自行呈缴是楼绳等本知畏法自可无庸治罪除将缴出书本板片销毁外楼绳等均著加恩宽免其无干人犯概予省释折并发钦此

第八辑

杨淮震投献霹雳神策案

山东学政谢溶生折奏 军机处档

山东学政臣谢溶生谨奏为据实奏明事窃东省士习强悍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出京时跪聆圣训精详固密抵任以来时刻凛遵凡考试各府赴学讲书点名发落接见教官士子之时敬谨宣布圣谕往复告诫至再至三勉以读书守分率教怀刑务化粗暴气习以仰副我皇上整顿作养至意臣受事后即访得泰安府属之东平州有展姓一门本系回教又多武生恃苻健讼向曾犯案颇不安静随密札该州查访迨臣在兖州考试又风闻展姓兄弟有互讦窝藏马朝柱之语正欲查办旋据该州李时叶禀称缘革生展昌杰

与堂兄告顶武生展昌锦争产拘讼十有余年屡经断结今展昌杰复欲控告展昌锦探知往阻途遇扭结各捏窝逆浮词互相攻讦以图倾陷经营兵路见拿获该州审讯拟以罚捐银两具禀到臣查展昌锦好讼生事原非善类即系臣前飭该州访查之犯今复于通衢大道倡言窝藏重逆虽审无实据而动架大题骇人观听自应详加研究严为创惩该州拟以罚缓办理殊未妥协随批令复行详讯按律审拟庶惩一可以儆百又臣考试回省之日德州知州宫懋让进见臣询及生监是否安静据称旬日之前曾有生员杨淮震献书名曰霹雳神策皆言制造炮火之事该州面讯该生言语颠狂有类疯癫因复传讯杨淮震亲属全供委系疯症该州查阅书内尚无他语遂将书烧毁并令伊亲属严加拘禁等语臣闻之不胜骇然切思所献书中涉及炮火关系匪轻岂可不彻底穷究遽尔率结随密令该州拘提杨淮震讯问因何起意献书该州虽审系疯症将书烧毁但是否疯颠属实并其家有无别本存留务即严查究追迨阅无稍轻纵任其讳捏臣俟该州复到再加察核照例办理总之东省士习不训习为固然臣仰遵圣训加意整饬固不敢刻核以滋事亦岂容姑息以养奸况臣一介寒微仰荷皇上特达之知不次拔擢受恩深重更非寻常可比夙夜自矢惟期事之靠实办理断不忍稍有隐饰自欺以欺君议所有微臣现在查办两案缘由谨据实一并陈明伏惟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是知道了钦此

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白钟山折奏 军机处档

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臣白钟山谨奏为奏闻事窃臣前在省城访闻得德州学生员杨淮震赴德州知州宫懋让衙门呈献书本该州本经详报臣即檄取此书该州将原书送看其书乃破旧抄出所言皆系置造炮位及燃放花炮之法内中间有不经之语随即飭发布按两司飞提杨淮震并调该州来省严究此书得自何人赴州呈献是何意见俟讯明确情详到之日臣再会同学臣按律定拟情罪另折具奏并将原书恭呈御览请旨遵行外谨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览此系因谢溶生奏过而始奏可谓取巧以后不可钦此

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白钟山山东学政谢溶生折奏 军机处档

河东河道总督兼署山东巡抚臣白钟山提督山东学政臣谢溶生谨奏为请旨事窃照德州生员杨淮震赴州呈献书本当经一面发司究审一面奏闻在案今据布按两司审拟前来臣等查核供情杨淮震于丙辰科乡试曾列荐卷因三场违试不中懊恨成痴时发时止乡党呼为疯子不与往来乾隆七八年间有直隶枣强县已故民人魏杰在德州出卖旧书淮震因买史记等书熟识偶见有抄写旧书一本上有火炮诸方遂自为罕见奇书亦将货物抵换收藏在家妄冀献书录功得有寸进于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照抄赴州投献因伊父生员杨方竹嗔责多事淮震懊悔旋赴州恳毁前书该州宫懋让见其痴状将书焚毁并未禀报经臣等访闻飭查宫懋让即亲至其家搜查原本随经查出呈案

问其书所由来系得之已故民人魏杰至造此书者实不知作自何人查书中虽间有不经之谈尚无悖逆之语及讯其献书之故不过执迷谬见妄希寸进并无他意应如司拟照纵横之徒假以上书巧言令色希求进用者律仗一百折责四十板今杨淮震仍照生员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黜革应照例革责飭令伊父杨方竹严行管束毋许出外生事其父杨方竹不知献书情事应请免议至该州随经搜查原本呈报但前据投到此书之时即应禀报不合转听该生求恳旋即焚毁容俟另行咨部听候议处其原书破烂不敢恭呈御览谨照缮清本同原书一并具折恭进是否有当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谨奏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朱思藻吊时案

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摺奏 军机处档

两江总督臣尹继善江苏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奏闻事窃照江省今岁秋成歉薄荷蒙圣恩高厚蠲赈频施拯救多方无微不至凡有血气之伦莫不感戴皇仁同声祝颂詎有常熟县奸民朱思藻妄生怨橛編集四书成语成时文大肆诽谤据监生景如梓呈首到官经该县车策究明由府司复讯具禀到臣等尹继善在苏郡督赈饬提朱思藻等一千人犯来苏会同臣庄有恭悉心研鞫缘思藻读书未成粗知文义贫困无聊本年九月间该邑陡遇风灾米价昂贵该犯于九月十七十八两日将四书之语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多狂悖将草稿令邻居幼童周金宝代为誊清将草稿烧毁迨九月二十九日有伊戚张世美来至其家思藻将前文向其夸诵世美索看思藻遂付世美带归令伊子张振声另誊振声代抄一纸世美收带在身于十一月十一日赴景如梓庄上问如梓伯母索欠因系如梓催租人朱励清作保遂至伊房内在于身畔取约付给误将所藏之文一并带出励清取看又有景如梓催租人徐义方在旁看见适如梓走至亦即取见携带回家细看词意狂悖恐被传播陷累随将原文出首并据该县起出周金宝所抄之文一并呈送臣等细加研讯据各犯供认不讳严讯朱思藻实系伊一人所编并无同谋迨诘其编造此文系属何心据称九月内地方被灾米粮昂贵意谓地方官未必禀详不能邀恩赈恤是以将四书成语凑集成文以泄伤时之意再三究诘矢口不移窃思我皇上诚求保赤爱民之殷忧民之切实属从古未有历年来江省凡遇灾荒立即稠叠施恩不惜帑金数千余万朱思藻即丧心病狂何得倖为不知乃生逢圣世竟敢以吊时为题将暴君汗吏长君逢君及有王者起犹解倒悬等语编凑成篇侮慢圣言鸱张讪谤此等狂悖不法之徒若不亟正典刑何以惩恶俗而儆人心朱思藻应请旨即行正法张世美虽非同谋但不行出首仍敢抄传殊干法纪应枷号两个月重责四十板周金宝张振声听从抄写应各枷号一个月重责三十板朱励清徐义方虽曾看视并未传抄应与免议谨将首出原文照抄附摺递呈伏祈圣鉴训示谨奏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奉硃批军机大臣会同三司核拟速奏钦此

林志功捏造诸葛碑文案

闽浙总督杨廷璋浙江巡抚庄有恭摺奏 军机处档

闽浙总督革职留任臣杨廷璋浙江巡抚革职留任臣庄有恭 谨奏为奏闻事本年四月十五日臣庄有恭接据金衢严道金祖静衢州府知府甘士瑞禀称四月十一日据常山县知县张又泰赴郡禀称该县于四月初三日差竣回任访闻该县九都地方有林志功素患疯癫近称抄有诸葛碑文遂密赴该犯家查拿收检于该犯房中四书内获有底稿八纸细加阅看语多不经但尚无悖逆之句随提伊叔休鸿瑞伊子林常本隔别研讯据供林志功自雍正十三年妻子相继亡故感发疯症医治不痊乾隆二十二一年疯疾愈甚经前任县府押发收管解回锁锢有案今已于本月初四日出门他说到玉山县妻父张宝臣家去等语复提邻保徐明远等供质相符随即押属查拘讫该犯于初五日将所抄碑文语句投掷玉山县知县饶晋均轿内经玉山县查拿获究审无悖逆情由适准关提将该犯递回查究审系疯癫属实等情并据该县带犯来郡该道府提犯亲讯仍与常玉两邑审供无异合将现获字迹先行禀送等情臣庄有恭查该犯捏造碑文语句多不可解其中恐有隐藏悖逆情由借疯掩饰或别有煽诱情事随批飭该县再加搜查关取字迹令将所造词句逐一讲解明白并查有无散布流传书写张贴情事提集保邻亲族一面究取确情据实禀覆一面将该犯严加锁锢摘提伊叔林鸿瑞伊子林常本一并押解来省亲提确勘臣杨廷璋接据该道府禀报亦即批飭两司提审并飞扎致臣庄有恭就近审办兹于五月初四日据常山县知县张又泰押犯来省并据禀称覆查该犯家内并无另藏悖逆言词亦无散布张贴情事现在取具族邻甘坐切结又关据玉山县抄送所投字迹前来等情臣庄有恭当即传同布政使索琳按察使李治运提集林鸿瑞林常本及该犯林志功悉心研鞫缘林志功原籍福建自伊祖迁居常邑幼虽读书应考文理实属不通娶妻祝氏生有二子雍正十三年该犯年二十八岁伊妻及三岁长子相继病亡昼夜啼哭感发疯疾时向人前大言狂语谓其如此忠孝行善竟无人保荐做官乾隆二十年前县秦廷基访闻飭属收管二十一年该犯赴前守林明伦署妄认同宗经该府掌责解回安插伊叔林鸿瑞忿其滋事锁锢空房后因伊母怜念仍行松放二十四年十月又以筑坝呈词赴县投递该县张又泰仍押交保属收管讫该犯疯疾益甚不知何年月日捏造诸葛碑文编成语句时向人前诵说众人不解所谓群谓疯语置之不理本年三月闻知圣驾幸浙竟欲来杭呈献妄词求得官职伊叔林鸿瑞戒飭家属防范愈严无由逸出讫四月初四日忽称欲赴妻父家探望潜至玉山将所造碑语句一纸于初五日投掷玉山县知县饶晋均轿内经该县查拿获究时常山县知县张又泰差竣旋署亦有访闻先赴该犯家内遍行搜检于该犯房中四书内搜出碑文底稿字迹八纸一面差役押属跟拘闻被玉山拿获又即关提到县带犯至郡经该道府讯供通禀臣等批飭关抄所投字迹再加严查确讯务得捏造实情一面带犯来省候臣庄有恭亲提确勘兹据该县张又泰覆查该犯家内并无另藏悖逆言词亦无散布张贴情事押犯来省

臣庄有恭传同两司悉心研鞫令将所造词句逐一讲解据供词内情节已于所投词内逐一注明并无别解及诘其因何捏造则又情词妄诞种种不经臣等恐其藉疯揜饬严加刑夹该犯矢口坚称并非捏造实系三茅君口授等语查该犯痴心妄想惟希得官所造词语毫无文理尚无悖逆情由但妄称诸葛自比关王情类妖言查二十四年定例造经纬妖书传用惑人不及众者俱发往黑龙江宁古塔吉林鸟喇等处给与披甲人为奴等语林志功应照造经纬妖书传用惑人不及众者例解部发遣林鸿瑞虽不知捏造情由但听闻人称不及搜检送官销毁亦有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系生员年已七十照律收赎免其褫革再林志功一犯臣等察其语言举动实属疯癫即遣发外地亦未便听其散处在地滋事可否将该犯留浙严行监禁俟痊愈日另行请旨出自圣恩非臣等所敢擅便谨将查获审拟缘由恭摺奏闻并另缮供单同搜获字稿八纸及玉山县抄送字稿二纸敬呈御览伏乞皇上训示饬部核议施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该部核拟具奏钦此

阎大镛保侯集案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慎刑门卷一一五一

谕据刘墉奏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诬官逃走旋经拿获未结一案因其情形异常桀骜随查出该犯诗稿二纸并伊祖阎尔梅伊伯阎圻稿本及阎尔梅犯罪时文移一本粘签进呈并查该犯家内无伊诗稿存留揆其情形必系悖逆之词曾经销毁等语阎大镛以监生抗粮拒差情属可恶治以应得罪名已无可宽贷至查出稿本各条以朕观之不过愚贱无知尚无悖逆之语若牵引伊祖伯等诗文遽以悖逆定讞而先置本案为轻罪又不切究其烧毁灭迹之由是既不足以服本犯之心而议者或转疑为刻覈非朕用法平允务得实情之意且销毁之语亦属揣度之词该犯平日果系居心悖谬形之笔墨即使本人豫事销毁而天理不容断不令其毫无踪影脱然漏网之理非有一二销灭不尽即有留遗他处使之旁出败露者此正案中吃紧关键该督抚果肯实心详悉研鞫自无不明之理若实有悖逆本朝形迹即应严处以肃刑章而惩匪类者著将原摺抄录并粘签稿本交与高晋陈弘谋令其确切严讯并悉心采访及该犯悖谬诗文有无留遗在外之处秉公推勘按律定拟具奏钦此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署两江总督高晋摺奏 军机处档

署两江总督臣高晋谨奏为钦奉上谕事窃臣于本年六月初四日接准廷寄江苏学臣刘镛摺奏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诬官逃走并该犯从前曾经烧毁诗文一案钦奉上谕交臣与抚臣陈弘谋确切严讯并悉心采访及该犯悖谬诗文有无留遗在外之处秉公推勘按律定拟具奏钦此钦遵寄字到臣臣查阎大镛一犯前据沛县详报该犯抗粮拒差诬官逃走当经督臣尹继善批饬藩臬两司严督缉审旋据获犯又经抚臣陈弘谋因该犯平日狡黠异常饬提至苏就近审办尚未招解臣与抚臣在常会勘秋录接准学臣刘镛来札知阎大镛颇好作诗又曾有销毁之事现在督县严密办理等因臣等秋

审事毕随一面会委藩司安宁臬司苏尔德于回苏日亲提阎大镛究讯销毁诗文确情一面赴金湾闸收工旋据该司等禀称督县研讯该犯据供现年五十七岁于少年三十余岁时曾刻有俣俣集诗文内有沛县志记一篇因该犯之母于二十四岁守志未经列入节孝之内并有不应列入者反得滥觞心中不平文内讥刺记载不公为刑书辛礼照呈送经修志之原任知县李棠（硃批）何不问之此人 拘唤训饬并将书板追缴销毁复将已印诗集均行追毁并无别项悖谬诗文等语录供禀报前来臣思该犯平日既惯作诗又经刊刻刷印若只为讥刺县志记载不公亦不过追销一篇何致知县将诗文全行追缴销毁且该县追销并无案据焉知非该犯别有悖谬之词籍此将全集自行销毁灭迹别刊板之书必多流传即使销毁岂竟一无留遗在外殊难凭信（硃批是）

当经批饬两司再将阎大镛严行究审并密饬徐州府督率沛县逐加搜查遍行采访将其销毁未尽诗文并此外有无另存悖逆文稿查出呈送核办在案兹奉圣训详明臣遵即咨会抚臣并行两司将阎大镛提解清江并行府县再加访查将学臣交县管押之该犯弟侄阎沛阎氏麟一并解浦臣于人犯未到之先现赴上游查工并可就近采访督办一俟人犯到齐臣即会同抚臣逐一确切严讯务得该犯悖谬诗文实据秉公推勘按律定拟具奏请旨遵行所有臣现在遵办缘由理合先行恭摺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奉硃批是钦此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高晋奏现在提解阎大镛俟人犯到齐会讯一摺内有该犯因母未入节孝作沛县志记讥刺不公曾刻俣俣集内乃原任知县李棠既据书吏呈送仅将该犯拘唤训饬并将书板已及印诗集追缴销毁之事李棠身令一县遇此等藐法劣监正当严行究治何得曲意调停如和事老人之为者况即讯刺县记一文该犯自干横议其情已属可恶李棠不惟置之不论且将伊全集尽行追毁欲使恶迹消灭无遗其代为掩覆非预于逆恶之甚者乎若就此一节彻底根究则全案关键未必不势如破竹也李棠现在革职回籍著传谕高晋等令其速即提到严讯务俾水落石出毋任稍为游移隐匿余已于摺内批示矣将此并谕该督等知之钦此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署两江总督高晋摺奏 军机处档

署两江总督臣高晋谨奏为钦奉上谕事窃照江苏学臣刘镛摺奏沛县监生阎大镛抗粮拒差诬官逃走并该犯从前曾经烧毁诗文一案经臣将阎大镛前后犯案情节及现在会同抚臣陈弘谋遵旨查办缘由具摺恭奏臣随于上游一带查工之便就近在徐督率府县在该犯家中并于该犯亲友处所分别设法采访搜查兹查获阎大镛从前刊刻续经烧毁之俣俣集诗文一样二部臣逐加检查其中或讥刺官吏或愤激不平甚至不避庙讳（硃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 更有狂悖不经语句推求其意悖逆显然臣披阅之下为之发指臣现一面驰回清江一面知会抚臣并饬催两司提齐

犯证人等到浦严行推勘务得确情按律定拟以肃刑章而惩匪类除将原书一部留案查讯谨将一部粘签恭呈御览理合会同江苏抚臣陈弘谋先行缮摺由驿具奏伏乞皇上睿鉴再臣奉颁报匣二个奏事未回是以今用夹板合并声明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览钦此

太子太保两江总督尹继善摺奏 军机处档

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革职留任臣尹继善谨奏为讯明覆奏事窃照江苏学政臣刘鏞参奏沛县不法监生阎大鏞所作诗句语多狂悖一案经署督臣高晋查明阎大鏞曾刻有侯侯集原任沛县知县李棠将书板诗集追缴销毁等因具奏钦奉上谕以李棠身令一县遇此等藐法劣监正当严行究治乃李棠不惟置之不论且将伊全集尽行追毁欲使恶迹消灭无遗其代为掩覆非预于恶逆之甚者乎著令提到李棠严讯钦此兹准山东抚臣查明李棠已于乾隆二十五年病故将伊子进士李承庚移解来江臣随亲加讯问据李承庚移解来江臣随亲加讯问据李承庚供称现年三十五岁伊父李棠于雍正十三年署沛县伊仅九岁随在任所伊父于乾隆六年离任时伊止十五岁年幼不谙世务并不知有阎大鏞其人亦不知有侯侯集名目及伊父如何销毁之事臣查李棠销毁侯侯集情甚可恶但业已身故李棠离任时李承庚尚未成丁据供年幼不知系属实情合将查讯缘由会同江苏巡抚臣陈弘谋覆奏伏祈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奉硃批其子本无罪也知道了钦此

余豹明首告余腾蛟诗词讥讪案

江西巡抚胡宝瑒摺奏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臣胡宝瑒谨奏为特参狂悖讥讪亟宜诛殛之犯以昭大法而正人心事窃照江省告讦之风甚炽其争占山场谋夺田土动架大题结讼不休臣莅任以来极力整理冀戢刁风若果涉诬陷臣断不敢轻信长恶惟武宁县民人余豹明首告原任刑部主事余腾蛟一案虽余豹明素称健讼因田土屡控业经数年久图泄愤但其所告余腾蛟曾修县志载入讥讪诗词事关重大臣初恐其挟嫌倾陷如江南之赵永德一案固不可长其刁风若所首属实则余腾蛟即须立加诛殛断难容于天地之间随密讯余豹明据供因余廷楨与小的争田余腾蛟帮了廷楨小的恨他不过有已故举人余文璧也与余腾蛟有仇因看他的病他说要赢余腾蛟的官司我有驳得他五首诗稿在此我若好了即去递呈你做抱告少不得弄他一个死后来余文璧身故小的就想来告也病了几时如今才出首的但小的只读得熟不会讲也只有五首诗此外也不知有无小的是乡愚不晓得诗也不晓得如何叫做悖逆总求严审余腾蛟就明白了等语臣随密提余腾蛟至省将余豹明所首五诗字句一一追究据供不过咏怀古迹之作实无讥讪且腾蛟受恩深重时时感激涕零岂有转怀怨望敢于讥讪之理等语臣查余腾蛟虽自辩甚力而其人居官家素不安静从前修志之时该县知县邹应元因余腾蛟曾荐举博学鸿词该县

进士又只一人乃就近延入志局纂修即经前藩司王兴吾驳飭以余腾蛟缘事被劾还家不可膺修志之任旋经另延修辑其余豹明所指之诗亦非现今志稿所载臣复思余豹明不甚识字所摘之句尚无显然讥讪之迹犹可抵赖而余腾蛟素以诗文自命其家所藏或有写刻别本因将余腾蛟监禁省城臣即于本月十七日带南昌府知府李缙星夜驰赴武宁于十八日至余腾蛟所住之杨店村庄夜半直抵其家逐细搜查别无悖逆字迹惟查得所写诗稿一本已刻诗稿一本更有杂稿一本狂肆鄙琐多不可辨二诸诗中纵恣怪诞之句亦甚隐僻臣即旋省率同两司等提犯严审并提余豹明质讯其现首五诗犹能质辨至写刻诸本余腾蛟惟强为讲解而字句具在情不可掩臣查余腾蛟身为职官因私债扣同官之俸以致逼命因而革职复蒙恩赏给职衔当如何感激愧悚洗涤前愆乃所作之诗语含讥讪狂悖不经据其诗句罪大恶极亟宜申明国宪速行诛殛以除巨恶而正人心余腾蛟应拟斩立决余豹明虽系争田起见所首非诬应无庸议臣谨行定拟请旨将余腾蛟即行正法并将查出诗稿二本杂草稿一本余豹明所呈旧志一本及原将诗单一件同取录供词一并恭呈御览伏祈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另有旨谕钦此

附原诗及注解

余豹明呈抄余腾蛟诗五首并余文璧注解

其字云巢与盛仲子夜歌云南山兴云北山苦雨中路回徨不知所处太平盛世荡荡平平谁为逼仄作此无处安身之语其龙潭石诗巨灵劈山骨倒落神龙渊明月堕寒影留客听清猿龙潭距县数十步两岸平壤并无遮蔽何言明月堕人烟挤密行人辐辏何言听清猿明月堕影猿声悲切与题不肖意果何指

其溪园诗小筑临寒渚抱瓮待时清只今溪园内常闻秋水声既曰寒渚又曰秋水则无不清矣又云抱瓮待时清何耶意谓筑室以待时清只今时势尚属秋水声一派萧条愁惨之象耳

枫桥诗村烟绕青枫寒流下赤鲤为问虬髯翁年年钓绿水虬翁隋之剑侠乘隋乱志意欲有为见唐太宗而止腾蛟引此为句意实何指又舟中感怀诗云寂寞向古人谁是同心者范蠡与张良空行若天马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出世不须舆咄嗟辨王霸等语古人多矣必引张良范蠡为同心何也岂以张良复韩范蠡复越乎且天地惟愿平成而腾蛟谓自倾泻是何肺肠

附供军

据余豹明供这五首诗是余文璧讲与小的的因余廷楨同小的争田余腾蛟帮了廷楨小的恨他不过余文璧也与余腾蛟有仇打过两年官司旧年七月内小的看望余文璧的病他说要赢余腾蛟的官司我有驳得他五首诗在此我病若好了我出名递呈你做抱告少不得弄他一个死小的见他是举人说的话想来不错就抄了来到二十一日余

文璧身故了小的也病了几时如今才出首的但小的只读得熟不会讲也只晓得这五首以外也不晓得小的是乡间愚民并不晓得诗好诗歹那悖逆是余文璧说的小的也不晓得如何叫做悖逆总求严审余腾蛟明白了

据余腾蛟从腾蛟年六十一岁有母亲年八十七岁乾隆三年由拔贡生中式举人乾隆十年进士刑部山东司额外主事因扣江西司主事苏灏俸银抵债以致苏灏自尽比照威逼人命例革职二十二年皇上南巡腾蛟恭迎于清江浦七月间恭荷皇上天恩着照原衔降一级赏给顶带圣恩高厚有加无已寸心感激时刻不忘天日照临并无丝毫怨望岂敢有讥讪之心实在是受屈难甘的

又供这余豹明首的第一首诗是字云巢夜雨答盛仲子与腾蛟儿女姻亲字云巢是仲子书屋彼时腾蛟未第为族邻所侮偶过仲子家时值春雨连绵昼夜不止耽延数日想起要出门游学家有老母难以远离因与仲子夜话仿古乐府作此歌句武宁在万山之中周围都是山南山北山是信手写来如杜甫舍南舍北皆春水的意思并无所指有何关涉第二首是咏龙潭石的诗龙潭是武宁县西关外一景潭上有盘石旧建水月亭宋时黄庭坚题龙潭清影一匾这诗上两句说的是盘石下两句因水月亭想到清影二字又因谢灵运诗有乘月听清猿句遂想到清月寒潭静闻山响如听清影有何讥讪第三首是咏溪园的溪园是武宁县古迹南宋时周应合所筑自号溪园先生抱瓮灌园是说周应合当日隐居的事下两句即景兴怀说古人已不可见惟闻秋水之声而已但只看一筑字可见上两字说的是周应合一个今字说的是现在景致只求细绎字面就明白了第四首赤鲤乃仙家之事因赤鲤所以下接着有个老渔翁在此垂钓以切枫桥之景虬髯二字原是有须髯的通用字面如杜甫诗中有虬髯二字说的是李璘苏轼送张天觉诗有紫髯二字说的是长松草这两个通用字如何说得讥讪第五首舟中怀古的说古人中谁是同心的人惟范蠡张良出处一辙其泛湖求仙若天马之行空不可羈勒因想到天地如河何一般顷刻不停即孔子所谓逝者如斯就是范张二人出世佐成王霸亦只须臾事耳不过见人生如驹隙此是诗家常语况这首诗本是十二句还有飘然振袂去烟霞存故我斯事邈千秋几人成高卧四句豹明欲诬为罪案特行删去若通首一看便明明白白说的是古人不须辨白的了

又供这刻本内白槎舟中听雨一首这白槎是武宁县滩名比夜大雨风涛并作而水蛟暴至浊浪翻空因纪一时之所见并无关涉

又供天上之人骇且逃是记大风之作乾隆三年有一日大风陡起将牧竖飘去至半天坠下空中盘旋所以有骇且逃之句是记一时之事并无别意

又供这长歌一章内白日鬼啸句是先年与苏灏领俸已交给其家人同张半仙手转付与苏灏并未一面及苏灏自缢而怀中忽出一状似乎有鬼使神差之意所以有此一语

又供这刻本内纪梦九首原是纪梦幻境无所指实惟山深水寒日暮云起魑魅夜炊鬼母哺子一首是山林僻谷棚民杂处每种山归薄暮举火男则执爨女则哺子赤体露形

颇类鬼魅见而怪之就如梦见一般所以做纪梦第一首这第二首威凤两卵四句是因胞弟余麟无志科名而父亲嘱以兄弟同心读书全不记忆故以各有所求冷语讽之第三首阳侯吹风四句因向日江中行舟偶遇风雨便觉水怪鱼鳖往来倏忽可愕可骇偶然念及遂见于诗并无他意第四首猿猱啖李二句是说不类之物而酸味相感毛嫱遗迹二句是说性情不同虽同是一类而行各别亦无他指第五首元猿啸风原说得深林僻谷风雨交至兽类怪类亦若有迷离失次者然此说阴厓穷谷之景并无关涉第六首大冠峨峨是想像天上神仙之状即古人游仙诗意原无所指第七首光风转兰原说春风香草美人静好臭味可亲默默自喻意亦无他第八首空山夜静四句因在长墅原听得土人说长墅原内黑槽里有一老狐狸领一小狐狸每于星月之下头顶天灵盖拜月腾蛟耳闻其事未曾目睹因托于梦摹拟其形状原无别指第九首乘云上天四句是偶然于秋深夜坐仰见天空云薄忽作幻想以为若有仙人行走当闻步履之声故作此悬空想象之语意并无所关涉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圣训慎刑门卷一一五一东华录

大学士公傅字寄江西巡抚常河南巡抚胡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胡宝琮奏原任刑部主事余腾蛟诗辞狂悖请旨即行正法一摺朕初阅摺内所叙事属大逆已批三法司核拟及检阅诗文各稿即原首及签出各条率多蹈袭旧人恶调语句踳驳不得谓之诽谤悖逆胡宝琮或有鉴于从前胡中藻之案以为既经首出不得不严行处治且入告少迟又焉知不为谢溶先生得居奇无以如此具奏殊不知逆恶大罪国法不容胡中藻狂悖实迹种种朕不能为之贷若此等诗辞岂可从一例论耶看来余腾蛟自恃曾为职官武断乡曲实所不免如余豹明所控帮助争田等事然此亦自有应得之罪若摭拾诗句吹毛求疵置之重辟不独无以服其心即凡为诗者势必不敢措一语矣朕明慎用刑一切扞网之徒轻重惟其自取从来不设成见况摺内既称余豹明素属健讼必系逞刁滋事之徒刁陷之风又可长乎胡宝琮现已到豫著将此案交与常钧令其详悉研审将余腾蛟所有居乡恃符争讼各本罪按律定拟具奏原摺抄寄阅看并传諭胡宝琮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江西巡抚常钧摺奏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兼提督衔臣常钧谨奏为钦奉上谕事窃臣前由河南赴任江西途次认准大学士公傅字寄内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胡宝琮奏原任刑部主事余腾蛟诗词狂悖云云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随钦遵谕旨仰体皇上天地为怀执法平允至意臣到任后检查原案悉心办理率同司道等逐细研审并行县查取余腾蛟积年讦讼控案究讯虚实□□恃职官武断乡曲欺凌族党健讼多事各缘由已俱讯得实情虽所作诗句尚无诽谤悖逆之处而蹈袭旧人恶调好为怪僻难解之语其心术已属不端且又不安本分帮讼扰民人人侧目□□居乡多事之人况江西素称好讼而语言文字多不检点此种败类所当屏之远方以为不安本分绅衿之戒除讯明按拟另摺恭请训

示外所有奉到廷寄办理完结缘由理合缮摺覆奏再此案因提取县卷往返行查是以稍迟合并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硃批览钦此

江西巡抚常钧摺奏 军机处档

江西巡抚兼提督衔臣常钧谨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窃照武宁县民余豹明挟嫌妄首余腾蛟诗词狂悖一案先经调任抚臣胡宝瑑讯取亲供并同原首诗文具奏请旨钦奉上谕交臣详悉研审将余腾蛟所有居乡恃符争讼各本罪按律定拟具奏原摺抄寄阅看等因钦此钦遵该臣看得余腾蛟系原任刑部主事因私债逼死同官革职后因接驾蒙恩赏给顶带乃不知感激仍复居乡多事帮讼缘伊远族余豹明与余廷正争田讦控又有已故余文璧倚恃举人袒护豹明而余腾蛟自恃进士曾为职官遂袒护廷正余文璧以此成仇嗣因余豹明所争之田理曲不胜经亲族处息田归廷正余豹明余文璧心知腾蛟暗中著力含恨愈深上年余文璧卧病豹明往看文璧指出腾蛟平日所作险怪诗句曲为注解称其狂悖指据余豹明令作抱告以图陷害腾蛟未及举行余文璧旋即身故至本年余豹明隐恨未消意欲致死腾蛟遂将前诗出首经调任抚臣胡宝瑑以余腾蛟诗句怪诞不经迹似狂悖随将余腾蛟拟以斩决具奏荷蒙圣明睿照详晰训示令臣逐一研审定拟仰见我皇上明慎用刑务期平允不留纤毫遗憾至意臣到任后随率同司道等将余腾蛟所有武断乡曲恃符帮讼各案行县提取原卷逐一研审诘以诗词因何狂悖语含讥讪据供剿袭诗人旧句好为新奇实无丝毫怨望讥讪之意极口呼冤似非饰辩复将原诗反覆讲解再四推鞠并无异词至讯以居乡武断各款内一案如卢必有等在己山砍柴腾蛟藉称山有余姓古坟遣仆率同族人强抢斧巨希图藉坟占山又一案腾蛟谋买余锦明等公山余世贻不允腾蛟强拉入室关闭二日逼勒出卖世贻控府未结腾蛟即于山场栽种松苗据为己业又一案余卢两姓山界未清腾蛟主令族人强砍山树卢姓男妇出阻以致厨房失火延烧房屋家资尽为灰烬又一案余世勋将造桥大树因不适用向余大成易换小树未经通知腾蛟即唤余大成至祠恃强罚跪罚银并勒办酒席方止其余牵涉有名各讼案事属琐屑免其追究但就以上四案讯之余腾蛟已俱府首认罪无可置辩查余腾蛟倚势顶带遇事生风欺凌族党武断乡曲或率众强抢图占山场或将人关闭逼卖公山或强砍树木致卢姓房屋被焚或在祠横行将余大成罚跪罚银勒办酒席虽所犯各案或经亲族处息或经府县断结但似此好斗生事无故扰民之人未便轻为宽纵余腾蛟虽系革职废员仍应革去顶带合依棍徒生事无故扰害良人例发遣仍照汉人犯遣例曾为职官人酌发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交与地方官管束余豹明如举首诗词得实之余腾蛟即应斩决今讯系挟仇陷害希图致死腾蛟并无指出悖逆实迹合依举首诗文悖逆并无确实形迹例将举首之人反坐余豹明所首之诗虽系已故余文璧注解但现系余豹明出首则其致死腾蛟之心百喙亦难置辩余豹明应照诬告人死罪未决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余文璧业经身

故应免置议其卢必有等案已经完结仍令各照原断案管业毋庸另议是否允协理合
缮具供单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硃批该部议奏钦此

李雍和潜递呈词案

护理江西巡抚印务汤聘摺奏 军机处档

护理江西巡抚印务臣汤聘跪奏为奏闻请旨事窃臣于八月二十一日据吉安府知府
王铭琮具禀八月初七日奉到学政自省发递牌文并发下呈词二纸系六月中学政考
试吉安回省于行李内检获泰和县童生李雍和即李必亨潜递呈词情词悖谬饬府查
讯并此外有无不经字迹逐一申明妥拟详报等因该府王铭琮亲提该犯家中仔细搜
查又搜查呈稿四纸该府缮绿供情并将学政发下原呈及搜出呈稿抄录通禀前来抚
臣胡宝瑑率同臣等两司覆加阅核多系告苦乞怜并无悖逆之语恐有不实不尽随严
饬该府再行密查严审去后抚臣胡宝瑑于八月二十七日起程前赴河南学臣谢溶生
即于二十九日自九江考竣回省九月初一日到臣衙门面言李雍和尚有逆词一纸未
经发府已檄调吉安府带犯来省亲审等语臣即询其如何悖逆据称该犯逆词内第一
条怨天第二条怨孔子第三条指斥乘輿此外尚有种种不经之处臣听闻之下不胜骇
愕随向学臣取阅据称此事现欲具奏原词亦须进呈未使给看等臣身任地方似此悖
逆之事不能觉察心胆震裂岂忍稍缓须臾随会同按察使石礼嘉飞饬该府带犯来省
以凭究讯旋于是日酉刻该府王铭琮业奉学政六百里公文带犯到省臣即会齐按察
使督同该府亲提审讯据该犯供称在学政行李内潜置呈词共有三纸内呈状二纸冤
单一纸臣等随令该犯将冤单词语据实默写当下写出三条并无悖逆语句初二日学
臣传吉安府知府王铭琮同南昌府知府李缙到署关防密审手出逆词一纸付该府等
阅看情词悖逆与该犯默写者迥不相符学臣逐条讯问直认不讳随令该府等再行覆
审录供呈送该府等禀发原单以便叙录学臣亦未允给发该府等随赴臣署备述审问
情由据称讯词一纸密行细字不能尽记第三条上干君父直称尔汝悖逆已极臣不禁
发指通身汗下随即会同按察使复提该犯将悖逆之处严行究诘据供学政处原递冤
单委系亲笔一时糊涂乱写罪该万死等语当即饬令将李雍和牢固监禁外臣伏思君
父至尊果有一字一句稍涉干犯为臣子者莫不痛心疾首顷刻难安今该犯逆词臣与
按察

使石礼嘉虽不得亲见但该府李缙等既经目击又据该犯供认不讳情罪显

然无疑且经臣等初次讯问该犯并不据实供吐又复捏写词单避重就轻居心狡狴亦
非疯癫可比似此大逆之犯断离一日姑容于人世业经两月以来已属苟延漏网亟应
诛殛以彰国宪以正人心应请将李雍和即李必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应行缘坐家属
并财产查明照例分别办理臣不揣冒昧备叙情由据实具奏另缮单并抄录各呈词及
默写原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训示遵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日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奉硃批已有旨了钦此

附李必亨即李雍和稟词

具稟 生 李必亨稟为士同犬马乞恩怜救事 生 幼业诗书言行毫无尤咎身列儒林友徒悉属俊彦冤因二仆逃川 生 特远游觅寻讵期奴党成群预行布置串同上下查谤羞塞路陷 生 行李尽冻馁几毙奔投官宦维特反遭斥辱延至今正绝粮七日歇宿无处思往蜀省呼冤号苦免遭堕井不意简州胡宪知埋冤受屈恐妨其身捏 生 为疯明解回籍隐会沮抑遇路口粮不给纵役严行拷打或坐圉圉受饿受骂或坐班房加肘加练无辜受屈之儒生不如重犯之晏安迄今磨难几毙跋涉甚艰兼之行李罄空囊无分文泣奏仁廉大父师作再生之父母积万代之阴鹭垂念斯文格外施恩赏准拨夫并给口粮乞赐衣裳与施资费或收衙内办理或着乡亲助费救 生 一命泽被合室倘疑 生 有别故现有文书可验倘疑 生 系饰词蜀省冤单足据不然谓 生 实疯则言行笔墨可考而知匍匐原情赈恤没齿难忘再造之惠抑颂超释自行送字以求日用之资一字一泣激切上稟其余冤苦不敢缕玃凡属未详俯赐允俞乾隆十九年三月初五日上稟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大学士公傅字寄四川总督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学政谢溶生摺奏江西雍和县逆犯李雍和前名李必亨潜递狂悖呈词搜出家中各单该犯于乾隆十九年由四川递解回籍控过各衙门有湖北开大人字样虽自称所控各处有收有不收之语但既经该犯具控当时岂有竟不省视之理此在他人或可开泰其可乎或彼时仅以其迹类疯狂遂屏斥不顾耶此系地方官向来消弭锢习实足酿成重案为害不小著传谕开泰令其将该犯从前如何投告及该督因何不行查办原由详悉查明据实具奏毋得稍有回护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大学士公傅字寄署江西巡抚汤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据谢溶生奏泰和县逆犯李雍和投递狂悖呈词一案著将原摺抄录并搜出各单交与署抚汤聘令其将该犯因何前后造作逆词并此外有无别项悖逆事迹逐一彻底严行跟究定拟具奏至该犯李雍知既赴学政衙门潜递逆词又自书平日曾在各省衙门投控有收有不收之语岂于江西地方官转有不行赴控者汤聘久任藩司新署抚篆断无见闻不及之理或彼时仅以为迹类疯狂遂尔屏斥不问耶然此罪犹小今逆迹已露若该署抚因谢溶生未经会审合参遂欲含混了局或以该犯曾经具控未曾奏出今欲自行回护则取戾不可问矣著汤聘一面严细审拟务将历来不行奏出实情一面据实速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

大学士公傅字寄江西学政谢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谢溶生奏泰和县逆

犯李雍和潜递呈词一摺谢溶生身膺学政遇此等狂悖之徒自应奏闻严究以正刑章但地方有此重案亦当知会抚臣提讯会奏倘告之抚臣伊或别存意见即将抚臣一并摺参何不可者乃汲汲据为已有若欲自行表见且辄用限行五百里驰奏如此居心行事欲地方官与之和衷共济能乎不能乎李雍和一犯已有旨交署抚汤聘严审定拟谢溶生著传旨申饬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上谕 军机处档实录东华录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昨江西学政谢溶生奏到泰和县逆犯李雍和潜递逆词狂悖不法一摺朕以悖逆大恶学臣一有见闻原应据实入告但事系地方重案即当与抚臣会审合奏该学政乃据为已有即由驿限行五百里驰奏见小乖方不协事理已令军机大臣传旨申饬将本案交署抚汤聘严审定拟具奏今具汤聘摺奏则不但谢溶生具摺之前并不知会抚臣且汤聘既问知府等禀报即会同臬司亲提审讯而谢溶生将该犯搜出逆词秘而不发其情犹不可解学臣职司课士使遇地方重大公事皆如此有心掣肘献案何由而定向以谢溶生不过好事自用不达大体之人今观其居心行事任私谬戾若此其于官方政体均有关系又岂急欲见长不能和衷集事已耶谢溶生著交部议处钦此

署江西巡抚汤聘摺奏 军机处档

署江西巡抚臣汤聘谨奏为遵旨据实速奏事窃臣于九月二十二日申刻承准廷寄内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据谢溶生奏泰和县逆犯李雍和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仰蒙皇上鸿恩擢任江西布政使历有五年江省士民赴臣衙门具控者无不亲加批阅果有稍涉狂悖之事断不肯隐恶不究今臣接奉谕旨细加追想该犯李雍和实未曾有赴臣衙门控告之事若果曾经具控少有见闻无论该犯并非疯癫之人即实系疯癫胆敢肆其狂悖造作逆词臣受恩深重具有人心亦不敢稍为宽纵匿不上闻自取罪戾今查该犯单开经历各省到处投控诚如圣主洞鉴岂于江西地方官转有不行赴控者该犯现羁省城臣即率同在省司道亲提逐一严讯虽据该犯供称自乾隆十九年从四川递解回籍之后并未到省单内所开江西各衙门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实有开单未控控而未收收而未批不能一一记忆等语但查该犯单列江西大小各官除前任巡抚范时绶布政使王兴吾等业经离任及病故无从查办外现在尚有吉安府知府王铭琮原署吉安府卢陵县知县今升宁州知州周作哲新建县今陞莲花厅同知李其昌原任瑞昌县今调南城县知县蒋有道新建县典史陈廷瑞等五员除李其昌赴都引见以上四员现俱在任臣即飞调赴省面同该犯将曾否投递逆词并原呈内有何悖逆之语逐一究讯并将该犯此外有无别项悖逆事迹彻底跟查一并严细审拟具奏并密咨四川湖北两省督抚查明该犯既经游历该省曾否投控逆词有无别项逆迹该督抚密速确查另行具奏外合将臣任内未据具控实无闻见缘由谨遵旨先行据实奏闻伏祈圣主睿鉴再此件钦奉谕旨令臣速奏之事谨由四百里驰递赍进合并陈明谨

奏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硃批览钦此

四川总督开泰摺奏 军机处档

四川总督臣开泰谨奏为遵旨据实查奏事本年十月初一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廷寄一件内阁奉上谕学政谢溶生摺奏江西云云钦此臣跪读谕旨伏念臣受恩深重身在地方凡办理一切即竭力认真尚恐耳有所未周易滋貽悞若遇人以不经之词投递明知其干犯法纪何敢稍为泛视兹江西逆犯李雍和前名李必亨于乾隆十九年由四川递解回籍所控过各处有湖北省臣衙门字样臣邀蒙圣恩前由贵州巡抚补授湖广总督十九年正在湖北民间词讼或于臣出署日呈递或赴臣衙门呈递不时有之在寻常因户婚田土等情互争之件臣固不敢自信逐字皆能详察如语涉狂悖则听闻可骇无论其是否迹类于疯既经看阅应不致竟行踈漏置之不问且该犯递解回籍路过湖北沿途定有差役接替管押以管押之犯而投递控呈事属仅见虽相隔数年应亦不致竟行遗忘两三日以来臣昼夜静心细思实不记有该犯姓名及所控事由臣又恐该犯从前或以他词控告遽难追忆查外省接阅词状准与不准必须各为分别批示衙门中经手之内幕将其姓名及事由俱摘记号簿以备查考臣自湖广调补四川内幕中同来者现在二人臣随取湖广任内号簿与伊等挨次查检江西省曾经投告之李姓止有奉新县李开先一名系为客欠事此外并无李雍和及李必亨姓名亦无泰和县籍贯臣以至庸极陋之人叨荷皇上豢养隆恩屡畀封疆要寄才识所限遇事即不无错谬惟有不隐不欺以仰答君父断不敢丝毫回护自昧天良所有遵旨查明缘由理合据实缮摺恭奏伏祈皇上睿鉴为此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湖北巡抚汤聘摺奏 军机处档

署理江西巡抚印务湖北巡抚臣汤聘谨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窃臣于九月廿二日钦奉上谕据谢溶生奏泰和县逆犯李雍和投递狂悖呈词一案 原文见本案七页 将原摺抄录并搜出各单交与署抚汤聘令其将该犯因何前后造作逆词并此外有无别项悖逆事迹逐一彻底严行跟究定拟具奏至该犯李雍和既赴学政衙门潜递逆词又自书平日曾在各省衙门投控有收有不收之语岂于江西地方官转有不行赴控者汤聘久任藩司新署抚篆断无见闻不及之理或彼时仅以为迹类疯狂遂尔屏斥不问耶然此罪犹小今逆迹已露若该署抚因谢溶生未经会审合参遂欲含混了局或以该犯曾从具控未曾奏出今欲自行回获列取戾不可问矣著汤聘一面严细审拟务得历来不行奏出实情一面据实速奏钦此臣随于九月二十五日钦遵谕旨将臣任内未据具控实无闻见并现在审办缘由具摺据实恭奏在案臣伏查李雍和悖逆一事前据学臣谢溶生向臣言及当将该犯悖逆情由提讯定拟具奏接奉硃批已有旨了钦此钦遵亦在案臣即率同按察使石礼嘉并在省道府提犯逐一严细审究缘逆犯李雍和原名李

必亨籍隶太和读书不就穷极无聊不知守分口出妄言素为亲邻族里所鄙辱乾隆十七年飘流川省各州县算命营生单身往来又无行李地方官役盘诘稽查该犯写单剖白并乞怜告助状词或递或贴已历年余至十九年正月在简州地方乞化经龙泉驿巡检李宗统查诘解州该州以该犯语类疯癫给与盘费递解回籍当经前任泰和县知县冉棠发月内赴吉安府知府王铭琮处告助未收该犯将原呈粘贴府前当即被人扯坏十月内又赴代理府事卢陵县知县周作哲处具禀该县又以该犯疯癫仍解回泰和县原籍管束并将禀附卷有案自廿一年以后该犯以到官递呈每每受亏从此不复具控仍在附近地方算命度日去年及今年在本村宗祠训蒙未曾远出讯遽该犯及邻佑族保供吐无异至严讯该犯因何前后造作逆词供系去年七月之事实因困苦难堪一时气愤随手乱写并无他意从前所递词单实无悖逆言语臣细查逆词内载有卢泰二邑锁押冻饿等语确系递解回籍以后之事复调查廿年在卢陵县原递禀单密行细字信笔乱写尚无悖逆之语至诘其所写逆词断不止去年一纸而该犯又坚供只此一张已该万死再认几张也是一死坚不承认严加夹讯矢口如一再该犯家中所有搜出书藉字籍经臣等逐一翻阅检查止有破烂命书时文臣复选委候补知县张敬元悉心查访此外亦无别项悖逆事迹反复查讯似无遁情除密咨四川湖北两省督抚将该犯曾否投递张贴逆词之处密速确查另行具奏外臣查逆犯李雍和胆敢造作逆词肆其狂悖罪大恶极万死不足蔽辜应照大逆凌迟处死该犯并无同居之人父母伯叔俱经病故胞弟李大有现于袁州获解到省应照大逆正犯之兄弟皆斩律拟斩立决犯妻胡氏并年未及岁之子犯弟李大有之幼子应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该犯之女已许定游姓为媳应令夫家领归财产照追变价入官再该犯情罪显著屡经审讯直认不讳似此大逆之犯断难一日姑容于人世未便久系囹圄苟延残喘似可无庸羁候四川等省覆到之日始行正法相应请旨将李雍和立即凌迟处死仍梟示并一面将该犯罪由出示晓谕俾愚顽共知惊惕犯弟李大有一并请旨斩决以彰国法以正人心臣再查悖逆之徒神人共愤历来巡抚藩臬等官若果有逆词匿不奏出岂复具有人心臣亦断不肯代为容隐自取重罪但据该犯供称乾隆十九年递解回籍时经过省城知有几处衙门随即登记实未具控复查新建县递解回籍案卷该犯于四月初九到监初十日即行换解前进在省各衙门该犯无从投词至回籍以后坚称并未到省亲族领保质对相符再查单开各衙门亦无十九年以后到任之官是该犯到籍后实未赴省向各衙门投控似属可信此历来巡抚藩臬等官无从查奏之实情形经臣先后檄调吉安府知府王铭琮等到省与该犯面质据该府供称具禀告助是实并未接收又原任瑞昌县今调南城县知县蒋有道新建县典史陈廷瑞讯据点解之时曾经求助盘费并未具有呈词原任卢陵县今升陞宁州知州周作哲虽经接收禀单并无悖逆言语当即解回原籍押取管束臣复将该犯在卢陵县原递禀单付阅供系新笔无异所有蒋有道陈廷瑞周作哲等三员应请免其置议泰和县知县路鉴身任地方该犯系交保管束之人不加留心觉察听其改名应

考吉安府知府王铭琮亦不查明遽行收考均属不合应请交部议处至滥行保送之各廩生移咨学臣查明斥革臣前据学臣谢溶生向臣言及李雍和悖逆一事臣止将该犯悖逆干犯之处提讯得实遽行定拟具奏未将该犯各衙门递呈情节逐细穷究今蒙圣主洞鉴指示明切则臣从前未及彻底严查跟究实属冒昧粗忽仰恳皇上将臣一并交部严加议处悖逆重犯理应速正典刑臣谨按律定拟缮摺奏闻驰递赍进另缮详细供单及查出庐陵县原递禀单恭呈御览并将该犯原递呈词搜出呈稿七件附摺恭缴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拟速奏余著察议钦此

旨 军机处档

旨李雍和著即凌迟处死仍梟示李大有著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四川总督开泰摺奏 军机处档

四川总督臣开泰谨奏为准咨查奏事窃臣准署江西抚臣汤聘咨开江西学政谢溶生查出李雍和即李必亨潜递呈状逆单一案臣当即细核该犯供单据称在四川递过诉苦状子实口齐藩司重庆府简州安岳遂定荣县具寿巫山各县其余单开各衙门是经过处所想具控没有递得状子又供小的穷途乞化每到一处就访问绅士姓名以便告助不过见得穷苦无聊到处无人周济等语兹据现任简州知州葛曙禀称查出乾隆十九年正月内递解李必亨卷宗前任署知州胡德琳未批呈词现粘卷内因唤刑堂讯供乾隆十九年正月内龙泉驿巡检李宗统解到李必亨一各连手本一个字纸两张经前任知州查审已粘在卷前任知州收他的呈子也在卷内此外并没有搜出别的词状逆单是实臣查阅词语虽系或求戳记而作代书或求挂号而为幕友或求资助而回原籍或混诉自来困苦或开写经过地方或记载官绅姓名等类但此等丧心病狂徒随处游荡若肆其妄诞伎两则亦何所不至臣现在督率各属严为查访如续有查获访出别项情节应据实具奏所有准咨查办缘由理合缮摺奏闻将手本一个字纸二张附摺进呈伏祈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王寂元投词案

陕西学政钟兰枝摺奏 军机处档

陕西学政臣钟兰枝谨奏为奏闻事窃臣考试甘省阶州于十月初七日试竣起程初九日点灯时候行至成县小川子地方将到公馆只离数步臣忽觉轿中掷下一物正在摸取间而轿已进公馆随急持灯照看系书子一封臣即将书折阅内开法名王寂元而悖逆之词不可枚举臣大为骇异即面饬成县知县木金泰密行速访毋得稍延顷刻至三更时分据该县禀称尚无踪迹臣复饬令严缉务获外谨先据实奏闻并将逆书恭呈御览仍一面将王寂元暗投逆书之事迅咨督抚二臣严拿深究惟是此书悖逆已极臣不

敢另行腾写故未送督抚二臣合并声明为此缮摺恭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奉硃批览钦此

甘肃巡抚明德摺奏 军机处档

甘肃巡抚臣明德谨奏为奏闻拿获投书逆犯日期仰祈睿鉴事窃查年十月十五日准陕甘学臣钟兰枝咨称在成县小川地方轿中投有逆书一封内开法名王寂元字样业经缮摺恭呈御览等因臣当即飭委臬司文绶带同河州知州韩极驰赴成县查拿臣随于十月十六日恭摺奏闻一面飞札学臣钟兰枝令将逆书内王寂元名字系如何书写及词内可以根究情节就近密札臬司文绶相机查拿去后前于十一月初三日据臬司文绶禀称遵照面飭悬立重赏多差员役分路密访踪缉今于十月二十八日在成县柴家坝地方访有王献璧形迹可疑当将王献璧拿获并搜获戒单一纸内开王献璧取名寂元字样又字帖八张内一张亦载有王献璧法名王寂元字样当将该犯详加诘讯据该犯直认书帖投掷不讳即给纸笔据该犯默写三纸与学院差人传述逆词内开列十条及三府四州五县等情节仿佛相合现在押解来省等情并将搜获戒单字帖及默出逆词赍送前来臣即飞飭该司将该犯速行解省并恐沿途或有迟滞踈虞随又飞委臣标游击李御选驰往前途迎提该犯速行赴省以便严加究审臣查阅默出逆词荒诞不经而悖逆之语尤不可枚举殊堪发指伏惟我国家仁恩浩荡豢养百有余年普天率土莫不感戴洪慈乃不意尚有王献璧即王寂元胆敢编写歌谣逆词累累实为天理国法之所不容除一俟解到臣即率同两司将该犯严审定拟并追究有无余党及不法别情另行具奏外所有搜获该犯戒单一纸字帖八张并该犯默出逆词三张合先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硃批另有旨谕钦此

陕甘总督杨应琚甘肃巡抚明德摺奏 军机处档

陕甘总督臣杨应琚甘肃巡抚臣明德谨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窃照甘省成县民王献璧即王寂元在成县小川子地方于学臣钟兰枝轿内投掷逆词一案前准学臣钟兰枝咨称于阶州试竣本年十月初九日点灯时候路过小川子轿内投有逆书一封内开法名王寂元悖逆之词不可枚举其逆书不便钞送业经具摺恭呈御览等因移咨到臣臣明德一面恭摺具奏一面飭委按察使文绶带回河州知州韩极驰赴成县访查缉拿嗣臣杨应琚接准学臣咨亦即飞委洮岷协副将达充阿带回阶州营游击德贵前往协缉去后旋据该司等禀报访获成县民人王献璧即王寂元并于该犯家内搜获字帖八张戒单一纸俱载有法名王寂元字样严加搜查此外并无不法别物并据该犯直认书写逆词投递不讳当令该犯将逆书默写密封赍送到臣经臣明德于十一月初三日将该犯默出逆词及搜获字帖戒单一并具摺恭呈御览又蒙皇上将学臣所进逆词敕发核对臣等查王献璧默出逆词相符复令其写数字行与原投逆书笔迹无异其为此案正

犯确凿无疑并钦奉谕旨令将该犯因何赍投缘由并平日有无同恶党羽及曾否招集何人详细严鞫明确速将该犯正法钦此臣杨应琚因会勘笈笈滩至凉就近驰赴兰州会同臣明德率同布政使吴绍诗按察使文绶将提到人犯逐加严讯除取具各供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外该臣等审看得王献璧即王寂元住居成县幼从贡生武秉仁读书未成自看医书与人治病乾隆十九年染患疯病服药罔效随请应付僧赵廷佐念经三日旋值病痊该犯疑为念经有效自愿吃斋念佛即拜赵廷佐为师取有法名王寂元给与戒单一纸该犯因家计贫穷随同僧人念经拜忏得钱糊口于乾隆二十一年该犯疯病复发后虽医愈因该犯行事颠倒人俱厌恶无人邀其念经治病该犯贫穷益甚遂捏造仙佛下界等词欲图诳骗银钱人俱不信本年九月间学臣在州考试胆敢肆其狂吠恣意谤讪编造大逆之词携至阶州因人多拥挤未能投递而归嗣于十月初九日傍晚在成县小川子地方投掷学臣轿内潜匿回家臣等准学臣密咨当即委员差役访获该犯并在伊家内搜出字帖戒单俱载有法名王寂元字样并令默写逆词与原投逆书相符今臣等率同两司审据王献璧即王寂元供认编造逆词投递各情直认不讳诘其造此逆词因何赍投学院轿内并有无同恶党羽曾否招集何人之处严讯再三加以刑鞫据供小的书写逆词投递彼时实系病发糊涂不由自主至今回想小的不能自解若是明白岂肯将自己法名写入帖内总由小的丧心病狂造作逆词天理不容神差鬼使自取败露罪该万死此系小的自己编造并无同恶党羽亦无招集之人等语又查搜获字单八张内尚有索取香灯并开列武美等十六人姓名臣等恐该犯尚有邪教谋为不法情事严加究讯矢供实系藉口香灯冀图骗钱其开列十六人伊等并不知情均系该犯自行混写复严诘伊子王勤王张寿保俱称武美等素未往来臣待复饬令该州县将王献璧之地保邻佑人等逐加确讯俱称从未见武美等与之往来严志得实系催粮练总此外亦无交结匪徒谋为不法情事似无遁情查王献璧即王寂元胆敢丧心编造逆词肆行煽惑且敢将逆书向学院投掷狂悖已极王献璧应请照大逆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似此大逆之犯神人共愤难容刻缓其死应即速正典刑以儆愚顽而彰风教臣等即于十二月初三日恭请王命将逆犯王献璧即王寂元押赴市曹凌迟处死讫并即梟首示众将该犯罪由通行出示晓谕俾愚顽共知警戒王献璧长子王勤次子王张寿保虽素不识字并未同为逆帖但不行首报律应缘坐王勤王张寿保均应照缘坐律拟斩立决王献璧亲侄王卿王魁虽系素不同居但不行首告亦应缘坐王魁已获到案应照律拟斩立决王卿以挑卖棉线鞋布为业出门贸易未归现饬严缉应俟获日另行办结王献璧之第三子久经物故第四子王四保第五子王五保俱年未及岁应同王献璧之妻王氏长媳王氏次媳胡氏并次女名二女子及年未及岁之孙强娃子金肱胆跳山儿银碗儿孙女贝女子均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长女名碎女子已许与本县民张汉俊之子三喜子为妻业经童养过门应听夫家留养成婚此外严查并无祖父兄弟及同居之人所有印甘各节存卷逆犯王寂元财产变价入官贡生武秉仁虽该犯王献璧幼时曾经从

读已隔三十年久不往来并无不法别情应请免议在家出家之应付僧赵廷佐严讯并非邪教搜查其家除观音经金刚经外并无不法别物但代为拜忏祈禳又复听其拜从为师亦属不合赵廷佐除违例招徒轻罪不议外应照私家告天拜斗僧道修斋设醮律杖八十但一杖不足蔽辜应请再枷号两个月示众勒令还俗所有臣等会同究审明确先将正犯处决并将缘坐各犯按律定拟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祈后上睿鉴敕议施行谨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徐鼎试卷书有平缅表文案

浙江巡抚永德摺奏 缴回硃批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奏闻事案准部咨钦奉上谕各省科场怀挟之弊朕已降旨令该省监临提调照京师之例严行搜检务使诸弊肃清以襄大典嗣后每科有无怀挟及查出怀挟若干人俱著该督抚具摺奏闻钦此钦遵在案本年浙省乡试臣于八月初六日入闈当即派拨官弁兵役将内外帘官及执事各员行李并随带家人吏役按名搜查并无夹带初七日放进誊录对读号军人等亦搜检无弊初八日头场臣派委宁波绍兴二府先在头门搜查点入复派台州严州二府及丞倅二员又添委杭协副将臣标参将督率兵目夫役在头门以内逐名搜检臣与藩臬二司提调监试二道同在二门亲督查看其官字号生监五十七名臣俱带至面前督饬官役细加搜检各无怀挟始唱名给卷放进一进二门即押归号舍派委文武员弁逐号查对不许紊越二三场悉照严密办理士子各知畏法自头场以至三场并无怀挟之人头二两场亦无越号之事惟头场有临安县生员徐鼎于未领题之先忽用拴蓝细绳勒颈经号军救苏喊鸣巡绰官进号查看卷内写有平缅表一道臣当即讯取确供发司究拟现在另摺具奏又第三场查出石门县生员费朝本卷面系西文场被字四十二号戳记混入东文场归字号内臣恐别号或尚有此情弊随率提调监试带同巡绰等官分往各号一一查对俱无紊越将费朝本严加究问据供伊父名费芝亦系石门县生员一同进场该生因被字四十二号系属号底相近厕所适见伊父经芝在对面东文场归字号内希觅空号潜坐可免臭秽且恐三场策问抬头错误若与伊父同在一号更可商看抬头免致违式贴出当经伊父以越号有干例禁斥令速回本号正欲走出随被查获等语再三穷诘矢口不移复提出费芝隔别研讯供亦相符并讯之号军吕芳亦称年老生员喊令这年少生员快些出去是实查例载应试举贡生儒越舍与人换写文字者枷号一个月满日杖一百发为民等语今费朝本虽讯无换写文字情事但越入伊父号内希图就近商看抬头即与换写文字无异当将费朝本移咨学政衙门斥革发交按察司照例枷责发落其父费芝讯明先不知情继见伊子越入归字号内即以有干例禁斥令速回本号尚知法纪虽应免其治罪但不便仍令与考当将该生逐出不许在场今头场硃卷誊录已完二三场试场亦俱弥封完毕以次发誊一切收贴试卷等事亦俱完竣臣于八月二十日遵例出闈谨将三场搜

无怀挟及查出越号举子治罪缘由恭摺奏闻伏祈皇上睿鉴再头二三场正副考官所出题目合并开单恭呈御览谨奏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硃批知道了

浙江巡抚永德摺奏 军机处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奏闻事窃照本年乡试头场点进举子之后八月初九日黎明正在分给题纸间据巡绰官禀有临安县生员徐鼎在号舍内用拴筐细绳自勒项脖经号军解救得苏怀内卷子写有平缅表文一道等情臣当即率同提调监试道员亲赴号舍验明徐鼎项脖有绳绕细痕查看所写表文系颂扬圣德荡平缅匪语气随将徐鼎带赴至公堂讯问据供初八夜里睡下忽听得有人说不许生员在场作文字又见一胡子将油帘揭起倏忽不见吃了一惊心内就恍惚起来自欲寻死又想死得没有名目本年三月间曾见抄报上有征剿缅匪之事生员曾做过平缅表文一篇原想得便进呈或有进身之日平素熟记在心因想何不将此表文写上死后也得名声遂写入卷子随用拴筐细绳在脖子上缠了两匝自勒未死实因功名不能上达寻此短见并无别情等语又讯其表文内黑雾漫空化作祥云瑞霭妖云满野变为赤日行空二联其黑雾妖云字样是何意见据供上二句系指缅酋下二句系说圣朝破除缅匪而言臣等察其面貌词色似有惊迷之状细看抄表亦无悖逆情事但该生既因功名不遂拟作表文妄希进用恐此外或有牢骚著作遂委员前往省寓并委杭州府知府严源亲往临安原籍搜查有无不法书籍去后随于寓所查出磨勘则例一本策论三帙四书文经文抄诗策问各一本并无别项不经书籍又据杭州府严源回省禀称驰赴临安带回署县雷廷拭密赴徐鼎家内遍查止有刻本四书文章等二十五本余无别书讯之伊子徐阿大据称伊父上年就馆于同县之汪文川家教读尚有文章书籍带往馆内随复前至汪文川家徐鼎所住书馆内查有小竹箱二只当众开锁逐细翻阅俱系刻本经书诗文墨刻字帖及抄本时文其零星杂纸内亦止有平川策一篇拟表二篇表稿策稿二纸抄画安土镇煞符二纸赋稿杂抄一本红纸诗歌及生馆账一纸别无邪逆不经书籍亦无平缅表底稿随讯之汪文川据供上年七月延请徐鼎至家课儿平素见徐鼎语言偶然有些恍惚像是痰气却无别项情形其所作平缅表从不曾见过又查有徐鼎平日交往之生员汪斗文传唤讯问据称今年六月间曾见徐鼎在书房内抄写平缅表一篇给我看过生员当说如今二场不用表了做他何用仍放在他桌子上生员略坐了一会就回去了如今他原稿存在何处生员实不晓得要问徐鼎的等语将零星杂纸内检出之平川策及表策赋稿符纸诗歌等项呈送前来臣随将表策诗赋各稿发交粮储道陈梦说逐细查看据覆表赋各稿均系庆贺颂圣之词策稿系兵法积贮等事诗歌内或抄写旧诗或自叹运蹇并无不法语句又将符咒二纸发交杭州府传同道纪阴阳等官查验据覆咒语系安土之咒或系九宫罡咒或系步罡咒太阴咒皆道书所有其符亦系安土寻常所用并无不法邪术等情臣复提徐鼎到案率同两司究讯坚供实系遇崇心迷忽萌短见又思欲留

名将所作平缅稿写入试卷实无别情诘其原稿现存何处据供七月间曾将原稿付与友人汪斗文阅看因他说如今二场不用表了要他何用随后生员赴省乡试收拾书籍忆及二场不用表文当将表稿烧毁这稿原是自己做的为日不久还熟记在心故默写入卷等语当堂令背诵无异又讯其平川策因何而作据称系乾隆十八年学政考课出此题目所作其余表赋俱系从前拟稿等情臣查起到徐鼎书藉各稿并无不经情事符咒亦非邪术试卷内所写平缅稿亦系称颂庙谟并无悖逆之语但科场定例试卷内如有题诗写稟有意妄写者斥革治罪徐鼎所写平缅表虽系遇崇心迷写后即用绳自勒似非有意妄写从前拟作此稿原希图进呈为进身之地律纵横之徒假以上书巧言令色希求进用者杖一百徐鼎应照此律拟杖一百革去生员发落除移咨学政衙门革斥外缘关科场违禁事理臣谨将审拟缘由缮摺具奏并将原写试卷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原写试卷

杭州府临安县儒学廩膳生员徐鼎应乾隆三十三年分浙江乡试今将本身年貌籍贯并所习经书逐一开具于后

今开

一本身年五十岁身中面白微须本县奉东都贰图民籍

一习诗经

一原表文

浙江杭州临安县生员徐鼎为谨陈平南以报君恩事伏以圣主乘乾道德与兵刑并茂哲王御宇礼乐与征伐齐辉迺黄帝之用兵爰光止齐之法稽夏王之问罪聿昭后至之诛周宣出师于六月稽公破斧于三年远稽汉魏近迄元明命将兴师何代蔑有我国家自鼎兴以来万国歌功以颂德承平以后普天复教以为神扫四境之边尘风烟永息沛九霄之雨露恺泽长流兹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并尧仁功同禹绩日临月照四海之草木皆春甘雨和风两大之休徵协应何图缅夷小丑暂鼓螳臂以当车不料蠢尔蛮荆聊俟蚁封而作穴烦睿情之眷念命大将以南征恭维南方荒远宜用乡导以咨谋然后道路周知得驻天兵于衽席彼但一方之有备此则数路之交攻或南声而北击或西鼓而东行访邓艾之入蜀裹氍峻岭视韩信之破楚多设疑兵避实击虚此兵家之长技多方以误乃良将之奇谋田单之破燕军班班可考孔明之擒孟获耿耿犹新他如黑雾迷空自可化作祥云瑞靄妖云满野不难变为赤日行空盖邪不胜正旌旗所至立见烟消战必在谋得算既多攻无不克要惟择将于庙堂自可成功于指顾生等才惭猿臂学愧龙骧食禄十数载难酬万一之深恩谨陈数十筹罔希狴戮于万一伏愿庙算周祥大扫边庭之烟障恺歌立奏永垂金石之箴铭万方诵巩固之金瓯四海仰光明之玉烛矣臣等不胜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

王道定汗漫游草案

浙江巡抚永德摺奏 缴回硃批档

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跪奏为盘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恭摺奏闻事窃照缉拿剪辮奸匪一案臣谆飭各属无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查访九月初四日据富阳县知县吉尔彰阿禀称该县典史邹宗洪缉至鲍建立饭店内见有投宿一人问称姓于名魏号景阳有书扇一柄上写仆有无价之珍非有大福量大因缘者不能承受等字样又船票一纸内写孙客则该犯似系姓孙又查有零星书籍一包其诗稿内有断纆脱锁入行舟并客路也知成罪放等句似系犯罪脱逃所有亲供解候察讯卑职随询据于魏供称的姓孙继姓王系湖北荆门州生员庠名王道定素习堪舆医卜来浙生理查其所写亲供内有四月中何氏郭氏等凶逆事恐有牵连故尔脱逃等语恐系逆匪孙大有何佩玉等案内逃犯复讯据供称孙大有系其族侄赘居何佩玉家今年孙大有谋为不轨将伊姓名登入簿内迨后官兵剿捕自揣簿内有名不敢回家从汉口江苏一路改名于魏测字到浙其诗稿均系中途偶作扇上所写无价之珍系希冀动人以便骗钱但楚省咨缉孙大有案内逃犯止有向必朝何秀文冯耳顺册开年貌各止十六岁及三十余岁与王道定年貌不符是否实系逃犯禀请咨查楚省等情到臣随行提人犯及书籍诗稿等项到省率同司道查看一切书籍系阴符经一本道德经二本诸真录二本悟真篇三本参同契三本大概俱言二气五行刚柔克协以及去邪存诚修练还源等意又募修元妙塔疏一幅俱无悖逆之语又日者大畜一本系选择日时之书惟诗稿一本题曰汗漫游草内有十余首诗语句字义隐跃诧异不知所指其扇面所写无价之珍数语亦甚为妄诞随提该犯详加研讯据供生员系湖北安陆府荆门州人年五十九岁自雍正十年入学庠名王道定家内有妻黄氏并三子六孙同族亦有二十余家因素习地理医卜出外想挣银钱今年五月十五在家起身原从樊城要往河南桐柏县访寻同乡相好之蒋登托伊荐看风水因水涸难行即搭船往武昌汉口地方仍从家门经过因出门未久不曾回家六月初三到汉口随又至安庆江宁苏州俱无生意八月内到杭卖卜嗣至富阳投歇鲍姓饭店典史至店查问因见扇子有无价之珍的话又见诗内有断纆脱锁等句疑系孙大有叛案逃人将生员叫到衙门里去盘问必有牵连逃走之事要写亲供并以我处问供有案他处即可免盘诘再三叫写生员因何家原住居相近就写了恐有牵连故尔脱逃及解至富阳县又以生员船票上姓孙越发疑心要动刑究问生员有口难办只得供认姓孙与孙大有是一家孙大有谋为不轨曾将生员名字写在簿内故此脱逃的话其实生员并不姓孙那船票上写作孙客是因出外为医卜生涯没有体面故随口写为姓孙生员若果系孙大有一族生员船票上就不写孙姓了其扇子上所写仆有无价之珍急不得已需金五百并非有大福量大因缘者不能承受是因生员素习炼丹平日讲究的是黄帝阴符经老子道德经魏伯阳之参同契张伯端之悟真篇集古之诸真录炼得成功可望长生不老这就是无价之珍生员想人家请去讲究这修炼道理好

骗银钱故此扇上写非有大福量者不能承受之话生员若果与叛案稍有干涉纵生员逃走出来家里还有妻室子孙二十余口岂能漏网如今生员也无从辩白只求把生员监禁听候咨查就明白了等语反覆严鞫虽坚供不移但该犯既系生员并非无知乡愚果非叛党干连岂不知有关身命何肯自写恐有牵连故尔脱逃之亲供严加诘讯该犯亦无他词置辨惟诿之典史叫写殊不可信又诘其诗句因何种种隐跃诧异之处虽据逐条剖辨但所作赠翁轶群诗内有奇干偏争制胜兵之句据供因他才干甚好不去做官偏充安徽道书办故借用制胜奇兵的话赞他等语此解甚无情理又酒肆诗内乾坤半输纵横计一句据供少年读书费尽苦工不能出人头地我生之乾坤日月销磨于此故借用纵横二字查纵横二字系合从连横之意且以魏徵自比其中甚大有可疑再诘其如何炼丹之法能否试验据供系男女阴阳之事取女子天癸之气运入丹田等语尤属邪妄荒诞并供乡试十次不能中式家又穷苦以致做出诗来感慨牢骚是实等语则该犯系读书矢志之人平素既怀怨愤恐有诱人剃辮布散流言阴怀叵测不轨之隐情复严加究诘坚供因不得功名家又穷苦自己怨命是真并无布散流言叫人剃辮之事连日详细推问坚供不易臣查楚省咨缉叛党之案原止有向必朝等三名邸抄内亦止有郭起等七十余人字样并无犯名细数王道定是否逃孽虽无从核对但该犯始则姓于继又姓孙姓王闪烁不一或系逃犯改名实未可定即果非逆党而行踪诡异诗词荒诞并假修炼之术以惑人亦当从重究拟以正人心而端士习臣现在飞咨楚省确查如系逆犯孙大有案内伙党即将该犯解归原籍从重办理如果非彼案逸犯亦讯取该犯亲属确供并出门月日入学年分咨覆到浙一面移咨江省查提翁轶群到案质明究拟另奏除备录供单并将诗稿及抄扇一并封固恭呈御览外所有盘获王道定审讯缘由臣谨先行缮摺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硃批知道了

署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崔应阶摺奏 军机处档

署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崔应阶跪奏为审拟具奏事窃照富阳县盘获行踪妄僻之王道定一案经前抚臣永德具摺奏闻奉到硃批知道了钦此当即行司飭审去后因该犯前供姓孙恐系楚省逆犯孙大有案内伙党随咨查楚省并咨江省拘提翁轶群去后臣到浙署任准抚臣将案卷移交前来兹准楚省覆到查明该犯并非孙大有案内伙党并准江省将翁轶群解到臣随率同署布政使曾曰理署按察使苏凌阿粮道陈梦说宁绍台道潘恂将王道定逐一严加究讯据供确凿似无遁情除另缮供单恭呈御览外该臣看得王道定系湖北荆门州学生员素习堪輿医卜平日性喜练习修炼之法该犯因家道贫乏出游觅食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自原籍起程欲往豫省访友行至樊城适值河道浅阻另搭便船至汉口安庆江宁苏杭一带穷途潦倒卖卜为生虑人耻笑遂隐匿真实姓名或捏名于赤川或捏名于景阳及至雇船起票又捏称孙姓并沿途自作诗稿一本题曰汗漫游草因贫苦流落字句之间率多感慨牢骚且误认男女之事为修炼

法门辄于扇面混书仆有无价之珍需银五百两非有大幅量大因缘者不能承受等语冀图骗人取利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富阳县投寓饭店该典史邹宗洪因查缉剪辮匪犯在店盘获起出扇诗稿并随带之阴符道德二经及诸真录悟真篇参同契等书因见诗句内有似逃人口气又见船票姓孙拟为孙大有案内逃孽再三穷诘该犯混认恐有牵连故而脱逃等语该典史即令书写亲供禀送该县经吉尔彰阿严加究讯据供具禀经抚臣永德飭提到省委员会审该犯坚供并非逆党与逆犯孙大有等从未识面其在县原供委系畏刑诬认反覆穷诘矢口不承复经抚臣永德亲自提审在案今臣复再三诘究该犯坚供如前其觅食浪游矢志牢骚情形历历如绘其诗词荒诞之处供系引喻错谬并感慨牢愁并无阴谋不轨及诱人剪辮不法情事但假炼丹修养之术妄书扇中远赴外省图利惑人殊属不法自应从重问拟惟律例并无治罪正条查律例无可引用例得比照问拟王道定一犯应请比照造妖言惑不及众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以示惩戒至该犯系附生先经楚省因旷课斥革应毋庸议至翁轶群讯与王道定偶尔同舟素不交结亦不识诗中语意并无不法情事应请省释至该犯所作诗词前已恭呈御览合并陈明所有臣审拟王道定一案情节理合恭摺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敕议施行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硃批该部核拟具奏钦此

乔廷英李一互讦诗句悖逆及乔廷英家藏明傅梅雉园存稿案

河南巡抚李世杰折奏 军机处档

河南巡抚臣李世杰跪奏为逆犯互相讦告审明定拟仰祈圣鉴事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据河南府知府万宁率同登封县知县曾友伋禀称据县属生员李从先禀控监生乔廷英唆使王耀争夺秤行等情经该县曾友伋拘审据生员乔廷英供缴李从先之父李一亲笔所作糊涂词等六条及抄存半痴解十条察看语句甚多狂悖当往李一家搜查并无不法字迹讯之李一供认乔廷英呈首各条实系该犯所作并称乔廷英平日所作诗内亦有悖逆之词曾友伋复往乔廷英家搜出乔廷英诗稿一本果有不法语句并藏有前明傅梅所刻雉园存稿一部亦系应行缴出禁毁之书此外再无别项不法书籍字迹经曾友伋具禀到府该府万宁复驰往登封亲赴该二犯家复行搜查无异现在查明各犯家属押带赴省听候审办并将该二犯逆词抄出禀报到臣臣查李一乔廷英所作诗文种种狂吠阅之均堪发指当一面委员迎提该犯等赴省一面飞飭两司速行审办去后兹据审明定拟招解前来臣于二月二十六日自工次驰回省城督同研鞫缘李一系登封县给顶生员赋性乖戾与乔廷英同里居住时以诗文倡和李一年老失馆益加狂愤自号半痴先生于乾隆四十三年春间陆续编造半痴解糊涂词有天痴地痴并天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等语又所作游卢岩寺记天下忧读郭子章管蔡论笑曹交文章经济序谁知民为贵有感君门万里妄官民核实已事碎编序郁等文内或妄言君国或任意诋毁均属狂诞不经显然悖逆随自行录出将底稿给乔廷英观看乔

廷英谬加赞美并将原稿收存是年夏间李一之子李从先自外教书回家见伊父录存各条语言违悖心怀畏惧劝令烧毁李一即向乔廷英索取原稿数条藏放在家余俱给还李一持回同所录稿本一并烧毁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李从先因与王耀争控秤行指告乔廷英唆讼乔廷英不甘遂将从前存留及抄录李一各逆词于集讯时当堂禀首该县曾友伋即赴李一家搜查据李一承认已作属实并以已经烧毁实无存留并指首乔廷英家存诗稿内亦有悖逆之句伊曾见过等情曾友伋复往乔廷英家搜获乔廷英诗稿一本内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均属狂悖又起出前明傅梅所刻雉园存稿一部语多悖谬亦未凛遵功令缴出曾友伋禀知该府万宁复经万宁驰往各犯家搜查此外实无别项不法字迹及违碍书籍随一面禀报一面带犯至省经臣批飭两司一俟各犯等解到速行督率审拟去后兹据审拟招解到臣随提同研鞫据李一乔廷英俱供认前项逆词实系已作不讳并令李一将乔廷英抄存各稿默写比对亦属相符随将李一所作糊涂词内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半痴解内天痴地痴游卢岩寺记内吾得尺寸之柄民为贵文内任官之刻剥其民不许民之诘告其官久之人心大变已事碎编序内妄用钦哉二字其余各系内所有狂妄悖逆之处一一诘问据称实因老年失馆被人憎恶因而肆其谤张发泄胸中怨恨以致语多狂悖实属万死无辞又诘据乔廷英所作前项各诗句究属何所指谓据称实系病狂丧心信笔填写今蒙指出亦无可解惟有俯首认罪臣以该二犯敢于光天化日之下作此种逆词其平日之牢骚不平任情颠倒必尚有不法著作隐匿他处并将逆词传示他人抄写之处均未可定复严诘至再均称此外实无别有逆词亦未给他人观看抄写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皆斩男子十五岁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又新例正犯父母讯不知情者免坐各等语今李一身列青衿辄因失馆穷愁心怀愤懑敢于编造逆词肆行狂吠乔廷英明知李一词句悖逆并不即时举首乃转相赞美抄存在家困被其子讦控始行首缴即与大逆无异且复自作逆词隐怀胜国均为罪大恶极万死不足蔽辜李一乔廷英二犯均应照律凌迟处死李一之子李从先孙李顺基李敬基乔廷英之子乔方分居胞弟乔廷士均合依正法子孙兄弟年十六岁以上皆斩律应拟斩立决李一之妻王氏媳陈氏及乔廷英之妻高氏媳毕氏年未及岁之子乔云龙乔廷士之子乔琅宇均照律给功臣之家为奴乔廷英之母王氏讯不知情免其缘坐李一乔廷英财产查明入官另飭估变造册送部该犯等之父母伯叔俱故亦并无许嫁姊妹子女均毋庸议王耀控案另飭断结所有失察各职名查明另行咨参除将雉园存稿十二本查明违碍处所粘签咨送军机处外谨另缮各犯供单并李一旧存亲笔逆词六条点出逆词十条又乔廷英诗稿一本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下法司核复施行再查雉园存稿一部系明季直隶刑台人傅梅所作内有违悖语句臣已飞咨直隶督臣查起板片并移咨各省有无流传一体查毁缴销再臣拜折后即起身仍赴兰阳

河工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置直隶总督袁守侗折奏 军机处档

置直隶总督臣袁守侗谨奏为奏闻事窃准河南抚臣李世杰咨会查抄逆犯乔廷英家收存雉园存稿内有违悖语句系明秀直隶刑台县人傅梅所作伊子孙有无书籍板片存留应严饬一体查缴等因移咨到臣当即飞饬遵照详细搜查去后兹据署顺德府知府李绍元禀称率同刑台县知县甄时济访查傅梅之子孙已经故绝仅有承嗣六世孙傅挺一人其房屋于明季即已被火现住土房二间卖饼度日生有二子并未读书随亲诣逐细搜查实无雉园存稿书籍板片复赴傅梅近族生员傅宪等家细加检查亦无前项书籍讯据傅挺等供称自祖父以来从未见过此书实无板片遗留余供不移现在另行详晰讯供取结具详合先禀复等情前来伏查傅梅所作雉园存稿是否系自行刻板抑系他人代雋必须查其书内作序校订之人始可根查其板片之下落今傅梅原籍房屋久经被火子孙俱已式微而同族之人又无存留书板自当再行咨会河南抚臣暨通饬各属一体详细查缴并将送到供结另行咨部查核外所有原籍刑台县查无傅梅所作雉园存稿书板缘由谨先缮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直隶总督袁守侗折奏 军机处档

直隶总督袁守侗跪奏为奏闻事据臣标清道官守备王凤诏等禀报拿获形迹可疑人犯一名并于身旁搜出呈词一纸口称欲求见皇上等语臣查阅呈首出言狂妄并抄袭易诗二经语句强为注解尤属荒谬支离末后则系图娶张杜二姓伊之表妹为妻语言实属狂吠随提该犯查讯据供系山西临汾县人年三十一岁本系赵姓自幼随母改嫁冯姓故名冯起炎曾于乾隆四十一年入学欲娶张杜二姓表妹为妻唯恐嫌伊贫穷不允给随混写经书赴京投递于本年正月初六日自籍起程二十一日到京赴伊戚杜月铺杜月送给大钱一千文又有伊弟冯兆荣付大钱五百文令其回籍该犯即出京在长新店一带逗遛闻圣驾恭谒泰陵故欲于道旁跪求等语复诘其所写易经诗经系如何讲解有何寓意该犯亦不能解释唯因不能与表妹成婚任意混写所致并无别故等情伏查冯起炎既身列青衿自应恪遵碑训乃因图娶不遂似痴非痴混写易诗二经意欲上渎天聪当此光天化日之下胆敢狂悖至此实属目无法纪该犯在籍平日有无不法等事伊弟冯兆荣在京是否知情必欲彻底查明严加究讯以惩蚩妄除飞咨山西抚臣委员前赴该犯家内严密搜查并饬大宛二县查传伊戚杜月伊弟冯兆荣到案查明照例办理外谨缮折具奏并开列供单同该犯原呈敬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原呈

臣山西平阳府临分县儒学生员冯起炎不能自达于天子敢因执事大员而后进于天子之前曰臣生于晋长于晋行年未踰三十不闻陛下所历之事惟闻陛下日言读书之事窃谓陛下所读之书莫大于易易之一书不有文王周公孔子其孰言之宜乎文王周公孔子而后无人敢当真言之也请为陛下当真言之可乎假如陛下命题曰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穡匪解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栢有榘●楹有闲寝成孔安

如此一诗岂不是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漉为浼为浼服之无斃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弘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必之事

于以采蘋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簿言还归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五童蒙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五童蒙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间系车之牵兮思变委女逝兮匪饥匪渴德音来括虽无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维坑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式燕且誉好尔无射

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殽式食庶几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鲜我觶尔我心写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六轡如琴觶尔新昏以慰我心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来朝言观其旂其旗鸾声嘒嘒载骖载駟君子所届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
维柞之枝其叶篷篷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
汎汎杨舟緇嗑维之乐只君子天子葵之乐只君子福禄臝之忧哉游哉亦是戾矣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
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我方我田既减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归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
不怒农夫克敏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
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穀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穉田租有神秉炎火
有滄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斂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
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来方禋祝以其騂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咸言吉无不利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北风其凉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即亟只且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击于苞桑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鸛鸛鸛鸛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赏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击予苞桑

假如陛下命题曰遯亨小利贞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靦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避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如此一诗岂不是遯亨小利贞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
涉彼阿立言采其蕀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穉且狂
我行其野芄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困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之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休复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变彼诸姬聊与之谋
出宿于泂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戴牵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休复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五嘉遯贞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五嘉遯贞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狼跋其胡载●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狼●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彥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侧彥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东方未晞颠倒衣裳倒之颠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王臣●●匪躬之故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王臣●●匪躬之故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遄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假如陛下命题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园有桃其实之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实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吡

有兔爰爰雉离于罟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

有兔爰爰雉离于罟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彼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坎启之辟之其怪其据攘之剔之其廩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以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元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谓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谏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悔临冲芾芾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宫有恤实实枚枚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植穉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绪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之帝临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孙庄公子之龙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响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兕馘羹笱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公车干乘朱英绿滕二予重弓公徒三万贝冑朱擘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黄发台背寿胥与试传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万有千岁眉寿无有害

泰山岳严鲁邦所檐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鳧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既多受祉黄发儿齿

徂来之松新甫之栢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栢有烏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如此一诗岂不是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假如陛下命题曰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昞昞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上天同云雨雪氛氛益之以●霏既忧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疆场翼翼黍稷彘彘曾孙之穡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中田有庐疆场有爪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受考受天之祐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如此一诗岂不是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大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济济跄跄洁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响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执爨蹠蹠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

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

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时万时亿

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殽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孚兑吉悔亡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厌厌夜饮在宗载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二孚兑悔亡

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则请诵一诗以应之云

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受小大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兢不不刚不柔敷政忧忧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庞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懟不竦百禄是总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达九有有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如此一诗岂不是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不然请更为陛下解之

所谓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盖此等卦譬如千人合围中间撇开一快鹞以搏这狡兔相似这快鹞便是无妄元亨利贞这狡兔便是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故曰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所谓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者盖此诗本周公既没其友来吊之词如此读者溺于季女硕女新昏之说而不考其前后文故不识此一诗故曰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所谓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者盖此诗本王姬下嫁于诸侯当其归宁之时其宫之人为之赋此诗读者不识此意别以他说当之其实不然故曰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所谓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者盖此诗惟周公乃能如此读者不识曾孙为何如人故不识此一诗故曰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所谓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者盖此诗亦惟周公乃能如此读者不识曾孙

为何如人故不识此一诗故曰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所谓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者盖当宣王中兴之时其一时牧伯有能安定其民人者故当时之人为之赋此诗故曰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所谓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者盖此时不过八句就这上四句看则眇能视之说也就这下四句看则利幽人之贞之说也故曰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所谓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者盖凡妇人撑舟多用左股此明夷夷于左股之说也这舟到这极险处自彼撑舟者为之则不难此用拯马壮吉之说也故曰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所谓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者盖此等诗本椎心取血之诗只就这桃棘观之则噬干肉得黄金之说也若剖其中观之则贞厉无咎之说也故曰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所谓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者盖大伯所以吃紧为王季者乃在不言之中虽王季亦无如之何不然何以传国至文王也故曰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所谓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者盖周公一生惟知勤劳王室而已矣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为宇周室辅此则周公梦想不到之事也故曰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所谓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者盖就这一片一片雪一一浹洽于地中看则中孚之说也就这未角之牛犊看则豚鱼吉之说也就这治水者耕田者看则利涉大川之说也就这不敢贪天之赐而必以祝其尸宾隆其祀事者看则利贞之说也故曰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所谓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者盖商周之杰正以治易乱之时纣惟弃其田而不治故当武王伐纣之后其田犹荒芜不治不有周公其孰治之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黍稷此见龙在田之说也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惟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此则见大人之说也故曰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所谓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者盖生商亦汤也玄王亦汤也武王亦汤也特语有不同耳韦顾一蕞也昆吾一蕞也夏桀又一蕞也此之谓三蕞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营南巢之始也苞有三蕞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此放于南巢之事也当其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处叫做包蒙吉当其受小大为下国缀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庞处叫做纳妇吉当其有虔秉越如火烈烈处叫做子克家其前之言禹后言阿衡亦子克家之事故曰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本赵氏之子臣祖赵增寿臣父赵国英不幸早歿臣母刘氏以臣父素无遗业只有捣钱铺一座都被债主分去乃昼夜不息力为针缝之事以乳养臣兄及臣妹者数年竟以此

卧床不起不能复为针缝之事矣萧然一室之中日闻啼饥之声臣外祖刘金辅谓臣母只如此自苦如此幼辈者何于是臣母乃携臣兄及臣妹等同到冯门未踰十年而臣母遂亡臣妹又亡于是臣兄乃复先人之姓改名赵清字是渭川以奉先人之祀而臣以母亡太苦妹亡又苦之故凡事不敢自惜一向只仍冯氏之姓而已矣因自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端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端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山西巡抚农起折奏 军机处档

山西巡抚臣农起跪奏为奏闻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准直隶督臣咨开拿获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在身边搜出呈词并易诗二经注解讯因家贫不能与伊表妹结婚任意混写意欲上渎天聪奏明今臣委员前赴该犯家内严查平日有无不法情事等因咨行到臣臣随密委署按察使沈之变星赴临汾县严密搜查讯究去后兹据禀称遵于二十一日驰抵临汾督同平阳府知府保定临汾县知县李早荣等亲至冯起炎亲属冯珠家内逐细搜查并无不法书籍字迹讯悉该犯不与冯珠同居亦无房产向在平阳营子识文在兹家学堂借往复赴该处搜查仅有该犯遗留之破烂不全四书古文诗经并西厢记等书并无别项不法字迹亦无所造易诗二经注解底稿随提该亲属乡约及应讯人等到案逐一研讯缘起冯起炎系已故赵国英之子自幼同兄赵清随母刘氏改嫁与冯珠之胞兄冯珍取名冯起炎伊兄赵清于四十年复姓归宗闻在北京贸易原籍并无家室冯起炎于四十一年科考入学未经娶妻迨四十二年冯珍病故该犯训蒙度日后因无人延请于四十六年借住平阳营子识文在兹家学堂抄写文册糊口该犯日益贫难抑郁成病得有痰迷之症曾于四十七年七月间跳堕城墙将腿跌伤嗣父在兹于十二月间令其搬出该犯与伊戚王朝贵言及谋生无术意欲出门此后即不知去向不料该犯潜行赴京该犯亲属并不知情在籍亦别无为匪不法情事至该犯表亲张守忭实有一女名小女现年十七岁杜月亦有一女名小凤年十四岁均未字人核之该犯原供据亲属人等全供平日并无不法情事在籍亦无别项违背字迹但伊胞兄赵清在京贸易该犯至京时曾否见过现在何处前在直隶未据供明所有呈词并易诗二经注解底稿赵清是否知情自须质讯明确除备录各供飞咨直隶督臣查传赵清到案讯明办理外谨将查办缘由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置直隶总督袁守侗折奏 军机处档

署直隶总督臣袁守侗谨奏为审拟具奏事窃查本年二月内据臣标清道官守备王凤诏拿获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形迹可疑身旁搜出呈词一纸查阅呈内系抄袭诗易二经并图娶张杜二姓表妹为妻语多狂悖经臣奏明将原呈进呈并遵旨会同军机大臣等讯供复奏一面飞咨山西抚臣在于该犯原籍严密查讯有无别项不法事迹暨檄飭大宛二县传讯伊戚杜月伊弟冯兆荣是否知情照例究拟嗣准山西抚臣农起咨称委员前赴该犯家内逐细严查并无别项不法事迹在籍亲属亦不知该犯有进京递呈谋娶表妹之事惟查该犯本宗亲兄赵清向系在京贸易是否知情尚须查讯等情已缮折奏明并抄折咨会到臣当又飞飭大宛二县速行查拿赵清到案一并讯供具报并提讯冯起炎坚供伊兄赵清久已不知去向该犯在京并未晤面等语又据大宛二县讯明杜月冯兆荣等俱不知该犯带有呈词录供详复由署按察司梁肯堂审明定拟详解前来臣复亲提研鞫另录供单恭呈御览外该臣查得冯起炎图娶表妹为妻妄写呈词尚未投递即被拿获一案缘冯起炎籍隶山西临汾县本属赵姓因伊父赵国英早故自幼同兄赵清随母刘错改嫁与冯珍为子冯珍刘氏后先病故伊兄赵清即复姓归宗该犯仍由冯姓于乾隆四十年入学训蒙度日嗣因无人延请贫苦难度忧鬱无聊见有两姨表妹张守怵之女小女杜月之女小凤意欲聘娶为妻又自揣贫穷恐不见许痴心迷妄随写呈词一纸以诗易二经作为问答以显其素通文墨妄思赴京递准则亲事可成于四十八年正月初六日自原起身二十一日至京先至伊戚杜月店内复赴伊弟冯兆荣铺中告知意欲归宗再思学习买卖杜月等以其向曾读书恐不能贸易各给盘费劝令回家该犯出京后总欲图谋亲事复在长新店一带逗遛闻知圣驾谒陵起意在道旁跪求及投递即被拿获等语反复究诘坚供实因图娶表妹起见并无别项情弊查冯起炎以婚姻细故私写呈词欲于仪仗前呈递实属妄不法其图娶人女虽系迹类痴迷而语言尚属清楚又安知非色令智昏肆其狂吠自未便稍为宽贷且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犹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该犯原籍已经山西抚臣农起查明并无别项不法事迹亦未与张杜二姓求婚邻右亲属人等亦不知该犯有赴京递呈之事应毋庸议其失于约束之教官应仍咨山西抚臣查明照例参处该犯之弟冯兆荣及伊戚杜月均不知该犯带有呈词亦未言及亲事应均于省释该犯本宗亲兄赵清讯明不知去向现飭大宛二县再行查拿到案另行讯议完结是否允协理合缮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训示谨奏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第九辑

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冒昧密陈恳祈恩凿事窃臣于九月二十六日巳刻拜回署署前西街有人持书趋向臣舆被从人呵止臣见其形貌不似投书官役令接书入舆阅封面题签称臣系天吏元帅臣甚为惊讶当将其人交巡捕看守随入署密拆内写南海无主游民夏靛遣徒张倬上书其中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臣不敢卒读亦不忍详阅惟有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靛烹食其肉即刻遣人密邀抚臣西琳以便会讯张倬奈抚臣西琳因署将军印务在教场考验满洲官兵未能即至臣署臣逡巡数刻忖度逆情既敢明目张胆致书及臣必非无所凭依空言相耸若遽加鞠讯怨难得实情又思彼书以叛逆劝臣臣若一人独问张倬旁无见闻确证将来重刑拷讯彼反得恣意造言而臣遣人邀抚臣时又不便明言所以固未能促其速至因传按察司硕色坐于密室然后唤张倬进署命坐待茶霭颜相接问其里居则云昔年曾在江夏住过至现在居址并江夏靛里居皆立誓不说臣云然则欲见尔师当于何处接取彼答云但实用来书所言我自往邀师来见问汝师今在何处则云今在广东问汝自何处来则云自广东来问何时起身则云五月起身由贵州到四川打听皆言总督去年便往西安故我又自川来陕昨九月十三日方到问尔师有何所见突敢远致此书答云在广东闻得朝廷三次召你不去我师因此致书及我到陕方知并无三召不应之说此书已不愿投后思万里远来不可虚返故决意投递臣云方今圣明在上如此盛时尔师何故谋反彼云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臣云陕西百姓不穷你知道么彼云你陕西虽好我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路臣云此乃天灾何与人事且闻湖广不过几县被荒朝廷已屡加赈贷况各省比陕西更好的去处甚多你却不尽知道彼云官吏又性急又刻薄不知百姓苦楚等语臣复云尔若不将尔师并尔实在住处开心见诚说出则安知非我讎家遣尔持书设局诱我我岂有轻信误堕仇人术中彼坚称实在住处死也不说时届未末申初抚臣西琳亦至臣署随同细讯奈张倬依旧含糊不肯实供臣等方行夹讯张倬仍坚供宁死不说臣等再三诘讯但混供在南海之滨广南交趾交界之处臣等恐遽加叠夹重刑致毙则此案愈无根据随商之抚臣西琳约次早密至臣署再以甘言曲诱或可得其实情至二十七日抚臣西琳复来于密室坐听臣复唤张倬入署殷勤慰劳设法问之臣先给之云即如你们湖广有个邹鲁始与年羹尧同谋后来便去首你们这些游说之士如何可以轻信且安知不是有人打发你来特地试我我昨晚所以不得不刑讯一番看你诚伪张倬云你昨日如彼举动我今日万不肯信了臣云尔以利害说人人亦以利害试尔尔昨日既不该当街递书昭张耳目又不该于初见时含糊其说无一着实语使我怀疑至于刑讯自古设鼎鑊以待说客实有深意作见你视死如归知你大有气节非利害所能摇夺我今日所以推诚奉问尔须切实指陈使我心里了然方不是捕风捉影之论彼云总之有昨晚举动知你断不肯行知我断不得活你这些话我万不肯信等语因复再三婉询彼终一日不吐臣复云自古以来总因天下多故方有人从中取事今天下承平并无一省响

动尔师夏靛突令陕西冒昧举事则接应者是何地方何等人物何处传檄可定何处必须用兵今询尔茫然一言不吐终是胸无成见耳张倬云此固不难但要尔确实凭据则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臣问其何所见而云然则云此六省百姓愁苦颠连流离逃窜入川而僵仆道路者皆何处人民此亦显而易见者也臣云我在四川深知云贵官民相安你如何也说易动彼云吴三桂一麾即起乃云贵之明征臣问江浙如何答云不知问晋豫如何亦云不知问四川如何亦云不知且云我惟知此六省耳六省之外若再有川陕他省不足忧也臣云尔求确实凭据莫如我处遣人随尔往聘尔师并尔意中人物彼方唯唯忽又云无是理也我意中人物虽不多亦断无使尔知悉之理臣云尔始终疑惑不如意放尔去任尔自为我亦不问何如彼云你放我不得了昨晚刻讯之后外间必有人知将来朝廷责问你岂不自贻祸患乎臣云我若不放你去势必据实奏闻从此朝廷知谋反的人都来约我势必疑我虑我我何能一日自安今日骑虎之势不得不放你去倘因外人传言朝廷觉察我只说是迂腐儒生条陈时事语言狂妄当经刑讯逐释便无形迹了彼云言亦至理但我断不信且我此来死得其所你即实意放我我亦实意不去等语臣伏念受恩深重今遇此等奇幻之事但臣知有国不知有身故为种种诡言意在得其实状方可奏闻乃臣等细勘张倬狡黠奸深加以严刑既无惧色即百计诱之而仍坚不可破不但一时不能确讯即讯明请旨折奏往返未免时日耽延为此密恳圣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请敕亲信大臣设法细讯务得其实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庶事机可密完结亦速不至久羁时日矣至夏靛逆书理应随折进呈但其言绝灭彝良悖乱罔极臣不敢冒昧呈览上褻天聪 朱批犬吠兽号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观之 谨同抚臣西琳密封候旨又搜出张倬随身携带书二本一系抄录坐拟生员应诏书一系刻本握机图注俱经密封一处除将张倬严加收禁外谨会同抚臣西琳冒昧据实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朱批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朕观此人不似内地匪类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其语言口声果似湖广人否人品相貌学问何如人也近文近武不过市井俗人也可将内闲言语试问便可知矣此事在卿利害所关朕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忘命闯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伊必料无生理何能得其实情可从容暂缓徐徐设法诱问或此间有人探问消息之同来人亦未可知未必止此一人来也密密访拿或问他言将你情节书字未曾尽奏将大概情节奏闻有旨言你必系疯痴之人不然此人岂无耳目着我随便发放你并未动大怒如此言毕作卿意将圣祖六十年深仁厚泽百姓沦肌浃髓朕继续六年勤政爱民将各省朕加恩于百姓之善政整饬官防大法小廉用人行政处将朕待卿之恩卿便负恩而势亦不能处详细开示宣朕之仁爱公明汝等亦系人类何不思在

光天化日之下共享太平之福而造此无故涂毒生灵之念便就你这一人聪明胆量不论文武足可以取功名干世业只就你今日不审本宪之心迹不料本宪之能否如此孟浪轻生取笑天下后世实为汝惜之耻之据汝所言似非汝一二无知之人必有有识见人将你性命为伊等侥幸之谋也何不将你送之死地之仇人举出或如此再不然看你如此豪杰则伊师又不知如何超越之人物汝既言六省一呼即应汝同事人各省必多何不回去将伊等劝化归正为国家臣子不但不徒老死于匪类抑且垂名竹帛矣将此等言语诱问看再将本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体实前明之恩代也再将明时百姓不聊生之处本朝百姓蒙福处备悉言之将伊听闻对答辞色不必隐讳一二据实奏闻再另有旨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已吐造谋之人谨缮密折恭呈御览事窃查逆犯张倬持其师夏靛逆书到臣臣会同抚臣西琳设法讯诱未得实状缘由于本月二十八日具折密奏臣因见张倬坚忍练刑复难计诱故请辞赴京师审讯但思此等重情不求速得实状以慰君父之心则臣子所司更有何事大于此者故拜发密折以后未即令其赴狱遣署长安县事咸宁县丞李元假称臣仆就近署闲房与之共寝又遣人送裘致酒缓言相询彼乃一味支吾至二十九日酉刻臣复传按察司硕色于密室坐听然后令张倬入署与之盟誓 朱批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伪为激切之言彼方将其师实在姓名居址并平素与伊师往来交好诋毁天朝之人各姓名居址一一吐出臣谨亲缮密折恭呈御览伏乞皇上遴选忠实干员潜行密捕自当悉获以正典刑至张倬未吐各情臣现在设法陆续相给务令悉吐以便次第芟除使逆党尽绝庶稍尽臣子之职分为此缮折密奏伏乞睿鉴施行谨奏雍正六年九月三十日朱批开单留中朕自命妥协之人前往捕拿料理将张熙仍好好设法宽其心而羁留之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续吐情由谨再密奏兼封诗册进呈事窃查逆犯张倬持其师夏靛即曾静逆书到臣臣随将设法讯诱缘由于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两次缮折奏闻其时因刑讯之际搜出张倬贴身随带之书故于前折内逐一声明而其行李中所有抄写易经诗册医方各一本臣未暇细阅惟同行行李封贮恭候谕旨到日连逆犯一并解赴京师但臣因其有湖广等省一呼可定之言虑逆党已有成谋必须速得实情早图殄灭故三十日酉刻复传按察司硕色于密室坐听然后令张倬入署臣伪为恳切之言以相试探力问湖广等处何以一呼可定彼言但据民情乃不易之理臣云皇上御极以来察吏安民民情悦服尔以民情为据万不可信矣尔等自必有兵有粮将于何处举动方自信一呼可定耳彼云我等但有同志数人讲此义理其他悉非所知臣伪诘之云

汝昨所言大抵迂腐儒生必更有智勇兼备之人方可济事彼云我师曾静并刘之珩严赓臣等俱有本领韬略大不可量但能聘用吾师何愁不济即何以使湖广等六省一呼可定之法亦惟吾师有此智略我后生小子岂能见及不过奉命致书传达吾师面嘱之言有六省传檄可定之语耳臣细听其言详审其状但问及兵粮等语彼即支吾而第极力崇奖其师劝臣聘用方此辈大约到处惑乱人心潜谋不道其谋逆确据俟拿获伊师曾静严讯必得实情因又细问其平日往来相与之入并其所祖述师承之据彼云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臣云诗无关系本朝语彼云其诗内如钱墓松歌如此江山图歌及凡空字处皆是也臣又坚问其父兄名字并同谋诋毁者更有何人彼一一吐出臣谨详开密折并诗册一本密封进呈御览但密伏查吕晚村名吕留良本前朝逋儒我朝定鼎之后彼惟以著书论文为事与绅士讲艺往来未闻有不法形迹是以伊孙前于一念和尚案内犯赤族之诛蒙圣祖仁皇帝念其为读书明理之人必不知情怙恶之事不特宥其子姓抑且原其本身此诚天高地厚之仁而吕留良自有当洗心感戴凡从前所作悖逆诗谣即应销毁乃竟敢留存如故以致传抄匪人由此推之罪大恶极实神人之所共愤国法之所不容者也虽吕留良久已身故而其子孙尚存保无踵继前恶伏愿奸况据张熙现供吕留良著有备忘录藏匿在家则其奸罔之辞窃恐不止于此抑恳圣主密饬浙江督臣李卫遴委亲信文武干员密至吕留良家内仔细搜查备忘录等书并拘拿吕留良子孙嫡属讯有实据上请天威严戮尸之典行族灭之诛庶可靖逆孽以灭妖邪正人心而彰国法即臣于痛恨之中亦惟有额手上庆矣除张熙发交按察司硕色牢固监禁外臣谨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

朱批卿此忠诚之心天祖自然鉴之朕之嘉悦之怀笔难宣谕湖南已差钦差前往江浙已谕该督密审矣此等匪类如此自寻败露者实皆上天神明之大德非人力之所能者朕实庆幸而感畏之情愈加数倍矣期共勉之

上谕 缴回朱批档

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蒋字寄浙江总督李雍正六年十月初九日奉上谕岳钟琪处有投书之奸民始初不肯供出伙党之姓名后被岳钟琪设计发誓引诱始陆续供出十余人其在楚省者已差人前往查拿可将供出浙江之人开出令李卫密行缉捕明白究问并将所供别省之人亦开单内令李卫知之总之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使漏网无辜不可拖累又奸民口中供出浙江吕留良等可将岳钟琪奏折抄寄李卫一一研究并查其书籍倘伙贼既获之后再当诘问党羽其应行拘缉者即着李卫一面办理一面奏闻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并将岳总督奏折及名单抄录驰寄总督可遵旨慎寄速行办理切切十月初十日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圣恩超越古今特再沥陈谢悃事窃臣因欲速得逆犯张熙谋逆实情故伪与盟誓在臣鄙念惟知有国不知有身然方自愧识见迟钝不能于初接逆书之时即以甘言试诱早得底里至次日虽与盟誓已觉无及而逆犯张熙竟肯吐露实情者实由上天圣祖默夺其魄非臣盟誓所能诱致乃荷朱批谕旨此等盟誓消灾灭罪赐福延生又重之以天祖之鉴临臣感泣悚惶惊喜交迫伏念微臣自顾鄙野逢旷代难遇之圣君承古今未有之隆眷正不知从前历劫何修得此乃荷朱批谓臣亦自乘愿力而来辅佐圣主臣戴此恩纶如蚊负天不识措身何地惟是君父期待之厚注念之切远迈隆古至于此极臣虽木石能勿世世生生矢忠诚于万也为此沥陈感激之私百叩恭谢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

朱批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殛之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五内欣悦览之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封呈览事窃查逆犯夏靛即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持逆书到臣随即会同抚臣西琳将讯供情由缮折密奏续将设法诱讯各姓名情事节次奏闻兹于本月十六日恭接朱批臣密折二件臣跪读之下仰见圣主天地之量无所不容日月之明无微不照伏念圣祖六十余年深恩厚泽天下臣民沦肌浃髓我皇上仁孝恭俭兢业忧勤御极数年以来凡所以厚民生而肃吏治者史册不能尽书朝野旨能共晓乃夏靛逆书与张倬供吐不似生长盛世之人于圣朝隆治略无闻见臣初亦疑其来自土司外彝等处亦曾以土司外彝之事探之彼悉懵然不知故前折未敢附及臣细探其语京居址实系湖广人民细看其形貌瘦弱似通文墨不谙武艺至一切谋逆实状臣屡为诱讯俱言惟师曾静知之必俟捕得其师方可究诘实情 朱批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太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实感沃祖之恩昊天冈极矣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卿可将朕究抑处伊从何处所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若恐其畏惧自了则可不必寻常诬陷一平人尚遭恶报似此以毫无影响之事诬捏君上谅无人心者矣可笑可恨之极 兹惟遵旨将逆犯张熙加谨防守以待首逆曾静质对外合将逆书并搜出张熙所带曾静坐拟生员应诏书一本刘之珩所刻握机图一本一并遵旨密封恭呈御览为此谨会同抚臣西琳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 朱批西琳闻又不妥协其才情居心人品办事如何据实奏朕知之回奏王廷瑞一折留中有旨谕部矣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讯据实复奏事窃查逆犯夏靛即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所投逆书臣遵旨密封进呈兹于本月初九日跪接朱批谕旨命臣将伊从何处所

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欽此伏念臣前于午接逆书之始粗阅数行发竖目裂未暇询其言所从来即随后屡次诱讯亦未忍再举其污蔑之词究诘所自实为疏忽但彼时诱吐逆党实情曾伪许其即行释放及张熙吐露实情之后数日不见释放自觉被诱遂忧惧仓惶痛哭流涕臣恐有他虞随令署长安县事咸宁县丞李元将张熙携住长安县衙署中仍派标员兵丁看守伴宿近因李元禀称张熙偶以感冒有疾是以未即传讯一二日后闻已稍愈随密唤入臣署设法讯诱臣思逆犯张熙狡黠最甚见兵弁看守月余彼必料臣已经入告臣是以先问张熙言尔师书子我自断不敢进呈但尔既来我亦不敢不奏所以将尔暂留不料圣天子浩荡仁恩转怜尔等或系大有才猷越在草莽不但不加罪责且欲收而用之故今密唤尔来告知此意但如此圣主尔等何以全然不知甚至尔师书中还有那些奇骇之说当初是何处听来便认以为实呢据张熙供称前自湖南往江浙时乃由水路有搭船之人所言如此臣问同舟者何等之人住居何处是何姓名据供偶然搭船不过行路客商实未问其里居姓字臣问其人是何等形貌据供匆匆问答但记其言至其人实不能记忆臣问云贵等省有作此言者否据供并未走过云贵臣问你由川到陕亦闻有作此言者否据供这是今年从旱路来不但未闻此等语言路上且有人说是好皇帝我心里正也疑惑要问是如何好处他们走路的人就说也说不明白臣云此惟我辈大臣方知天德圣治之万一其道路愚民但知感颂如何说得详细皇上至性诚孝谅阴三年斋居素服更行兼服之典此其尽礼尽制虽三代以上亦所未闻至今一动一言无不慕效圣主每逢称述恻怆涕零至于友爱弟昆敦笃宗室不以严胜慈不以恩废法尔等既通文墨当知周旦何以作相管蔡何以得辜即知圣天子用法用恩悉由天理自然之极则矣若乃治功高深广远如尊心崇文减豁丁条治水营田蠲租发帑频施赈贷视民如伤立贤无方求才若渴体察群吏信任大臣无利不兴无弊不革凡此史不胜数口难尽述者尔等或不能遍晓即如尔等如此大逆不道虽遇尧舜亦无不震怒立置极刑乃圣主父母之心天地之量尚且殷殷惓惓询及尔等学术才技欲宥海山之罪案曲收蚁介之微长此其广大宽仁自古帝王莫可比似今但将舟中之人据实说出尔等即有生机若仍执迷是自误也逆犯张熙闻臣此语亦惶恐云果如此是我等悖谬自作之孽何可复活舟中人实不能记忆等语臣因此伏思从前于邸抄内见提臣路振扬奏对以圣主天性即恶旨酒乃出于生安并非有意而外人竟有称圣天子惟酒无量等语是虽股肱大臣非亲侍燕饮不能深悉传言相反至于此极此皆系从前不轨之徒捏造流布今曾静等既敢谋大逆则其污天蔑日之言何所不至臣细讯张熙既毫无指实即所供舟中传说者若果有其人亦未必非前此造言之余党统俟捕获曾静之日再加研讯自无遁情臣谨将现今密讯事由据实复奏伏乞皇上俯赐睿鉴施行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朱批欣悦览之此事朕实庆幸感天祖之慈见也毫无愤怒处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何况此有益无损之妄言此案申明诸逆尽获时自另有

旨谕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明事窃臣海兰于十月十一日奉命驰驿出京于十月二十七日酉刻抵湖南长沙府抚臣驻札公署谨将谕旨交办事宜密下与抚臣王国栋钦遵会同办理臣等随于本日戌刻密委长沙协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宁远县查拿刘之珩并着要门人陈立安又密委臣海兰带来守备韩祥同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前往永兴县查拿曾静又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前往安仁县查拿张熙之父张新华及张照张勘二犯又密委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前往华容县查拿譙中翼均令多带兵役谨密搜拿臣王国栋又经密檄该管地方文武员弁遣拨兵役严行防范臣等并面谕各委员如各犯内或有结连党羽不服擒拿等情该员等一面移会该地本管邻近文武带领兵役设法擒获一面飞报臣等添兵会擒务获匪类毋致疏脱因各该县离长沙数百里或千余里不等尚未据各官回复获俟陆续获到追究党伙讯取确供另行具奏外所有臣海兰到长日期与会同臣王国栋分委员弁密捕缘由合先会折奏明伏乞睿鉴缘系奉旨交办紧要事件谨遣抚标把总李松驰驿赍捧奏闻

朱批览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臣王国栋谨奏为陈明地方安静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仰祈睿鉴事窃臣谬荷疆惭无报称惟有督率属吏整饬地方以期稍尽职守不谓永兴安仁县属忽有逆贼曾静张熙敢为逆书公行不道臣疏忽之咎自问莫追乃蒙我皇上不加谴责仍命副都统臣海兰至长同臣密行办理此盖圣主鉴臣才本不及而曲赐矜原悯臣过获无心而勉其后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臣随同海兰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等将主谋逆贼曾静逆贼张熙之父张新华兄张照堂叔张勘并供犯譙中翼等先后拿获到案除讯过口供另折会奏外臣窃似逆贼曾静虽坚供并无同谋党类但该犯住居处所逼近苗疆倘有伙党潜藏关系匪细臣又分饬干员细加遴访并密机该管文武严行稽察据称各属苗土人等俱极安静实无匪类藏匿不敢矜张滋扰等语臣伏查现获伏逆贼曾静及张熙之父张新华等均系猥琐下流既无白莲无为等教可以哄诱愚民复无寸技片长似及家产巢穴可以号召匪类徒以略识点画遂尔丧心病狂深山穷谷之中闭户潜谋大逆不道诚为禽兽之不若覆载所不容宜置极刑以彰国法至地方有此匪类臣平时不能觉察虽邀圣恩格外宽宥臣罪实无可辞伏祈皇上即赐严加处分以为疏忽之戒除现在会同臣海兰严追同谋知情伙党质讯确实另行会奏请旨外所有地方现在安静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合先具折奏闻伏祈睿鉴

朱批览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臣王国栋谨奏为敬复训旨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左侍郎署吏部尚书事臣杭奕禄奉命至长臣谨跪请圣安随蒙臣杭奕禄口宣皇上训旨尔到去问王国栋他在湖南一两年如果时常宣扬德化晓谕愚民如何会有这样百姓想河南必无此事叫他从此以后勉力改过自新留心地方事务不时晓谕愚蒙稽查匪类等因钦此臣跪聆之下悚惭无地伏念臣本愚贱谬任封疆楚南刁悍习俗久属圣明洞鉴今乃有大逆不道之曾静张熙出臣属下臣莅任一载有余不能革易心志化导于先又不能抉摘隐微觉察于后负职之罪百喙难辞乃蒙我皇上不加谴责格外优容复谕旨部臣勉臣改过天恩如此其高厚训诲如此其淳切臣虽短于才识亦略具人心若不知加意奋勉则属下愚不移何以对扬圣主何以督率官民更何以与田文镜李卫诸臣比肩而共事自今以往臣惟有时刻凛遵天语一念不敢懈弛一事不敢姑息殚心竭力化导整顿以期仰报殊恩于万一耳除会讯逆贼供情及分咨各省提犯缘由另行公同陈奏外所有微臣恭领训旨私心感激下情理合具折附奏臣谨奏

朱批既为大臣凡事只务远大二字人多以因小而误大者勉为之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报明拿获首恶日期及讯过口供仰乞睿鉴事窃臣海兰于十月二十七日到长沙府城同臣王国栋遵旨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等分路查拿逆犯曾静等于十一月初八日据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华容县知县赵念曾解到谯中翼该臣海兰臣王国栋即公同密讯据谯中翼供我年七十二岁系华容县学文生今岁因贫苦患病考试不到除名我入学二十八年不入公门不管闲事平日只晓得读书教学并不会出外行走不认得什么曾静张熙昨日忽然拿到这里连一生积聚得几本书都抄了来不辞什么缘故那刘之珩是安乡人平日文字相知曾替他做过一篇时文序是实若不信只求拿这些人来与我对质再着两个人扮作我叫曾静等认指谁是谯中翼我这冤就伸了等供因取所搜书籍等项查看并无与张熙等往来字迹诗内止有题明太祖像一首据供系前明华容县人黎禧永号天山所作并不是我做的等语当查诗题下确有天山二字随将该犯发禁候质于本月十二日据长沙府知府孙元拿解逆贼张熙之父张新华兄张照并与张熙同行上书之张勘到案即公同密讯据张新华供我今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是乙亥年入学因考试不到除名那张熙是第二的儿子从永兴曾静读书近来见他大言不惭我赶他出去他就住在曾家今年回来当田房做盘费说要往川陕上书去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这样不法事我不能管束就该死了据张照供张熙是我兄弟这两年通在永兴曾静家住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什么事我不晓得据张勘供曾静是我师父张熙是我族侄他会行医今年五月曾静打发他大儿子同张熙到我家把数两银子与我叫我替他背包袱同到四川去说前头有好处并不晓得什么事情我跟着他走九月十四日到了陕西张熙叫我到文王陵上拔蓍草到二十四日回来听见他说要往总督衙门上逆书的情由我想这样不法的事我若同做

就该死了心里害怕即时卷起铺盖走回不知张熙后来怎样了我是十一月初二日到家初三日就被捉住这些事总是曾静张熙做的我实不知情求超豁夹讯该犯矢口不易至本月十五日据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同随带守备韩祥拿解张熙之师曾静到案臣海兰臣王国栋即公同密讯据曾静供我年五十岁是永兴县人系生员考了五等革除这上书的事是我数年前的想头立定志向今年同学生张熙商量做的张熙当了屋和塘设措盘缠是今年五月初七日起身那张勘是我叫他同张熙去那书中讲的话必要有学问的方好与他商议张勘是个没学问的我如何肯替他讲他不知道的就是张熙父亲张新华止晓得他儿子住川陕去上书那书里事情他也做不得主永兴有学问的人少我在山里住离县城远并不相与人刘之珩先做永兴教官我从过他知道他晓得性理天文学问尽好那陈立安是他学生在他家认得的刘之珩有六十多岁极有涵养听见我讲及这些道理还大怒痛骂今年上书的事他隔的路远并不曾与他商量谯中翼平素不认得曾见过他的文章知道他的学问好有志向我生平讲究程朱性理见吕晚村拒陆尊朱直接濂洛之传心里慕他去年张熙曾到浙江访他书籍回来知道湖州严赓臣沈在宽们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必定有学问的了就同张熙讲究这事若做得成我们举尔所知这些人都可荐得的其实不曾会过面并无同谋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我永兴有个学生廖易我平时讲论道理他知道的上书的事他并不曾同谋总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肯赖也不好诬扳别人的等供臣海兰又追问张熙所说六省一呼可定之处据供这是我同张熙商量看见时疫流行像个天心不顺想来天心是一样的故如此说并没有成见等语臣等又细检各犯家中搜到书籍字札于张新华家搜出逆书二册并上总督岳钟琪书稿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系张勘带回之物讯据张勘供这书是张熙带去的他藏在被盖里我不知道拿回来被长沙府搜出的书上的话我不晓得求问曾静便见明白讯据曾静供这书上的话俱是我做就把与张熙的我岂有赖等语又查书内所开严赓臣沈在宽车遇上俱系各省已经奉旨查拿之犯又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名字讯据曾静供施虹玉系江南徽州人年九十六岁其人已故孙学颜系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见他学问好没有会过面不晓得他年貌住处毛仪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曾在晚村家内买过八十两银子的书知道他学问好的等语臣海兰臣王国栋查书内辞义类多借道学以济其悖逆之说满纸乱言狂吠不道翻阅一过心胆欲裂断不敢进呈御览现在公同封固俟追讯确实即行请旨焚毁似此丧心病狂逆贼虽寸砾不足蔽辜断难姑容时刻第刘之珩虽经拿获因途远尚未到案对质且他省所拿各犯不知口供果否相符不便即请正法或致同恶漏网再查曾静状同禽兽语属猖狂昨游击邬锦等拿获之时于该犯衣衫上写对句数联并云蒲潭先生卒于此自知罪大恶极欲寻自尽幸赖皇上威德天夺其魄是以擒获臣等因该犯自获到案即经直认未经查拿之犯俱一一供明且查逆书所载亦无多余党伙张新华又现在患病窃虑夹讯致毙或该犯自行绝食不得明正极刑无以快人心而彰国法是

以未加夹讯现饬按察司加谨看守俟刘之珩陈立安廖易等到案质讯确实即行会奏请旨定夺外所有首恶曾静拿获日期及讯过口供理合会折谨遣抚标把总李吉驰驿赍捧奏报又查曾静所供孙学颜系山西人臣等于搜到书籍内检出吕晚村古文二本系桐城孙学颜编次作序篇首又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即属孙用克再臣海兰前赍到供犯单内开有孙克用一人系江南淮安府人与集内桐城孙用克姓名略同合并陈明伏乞睿鉴

朱批知道了

刑部左侍郎杭奕祿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刑部左侍郎臣杭奕祿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恭报会讯逆贼供情并呈逆书底稿仰乞睿鉴事窃臣杭奕祿于十一月初三日奉命出京至二十六日抵长沙府城恭述我皇上天地之量尧舜之仁不以逆贼狂言少介圣意并命臣等平心静气穷究邪说所由来开导痴愚所未喻务使折服认罪臣海兰臣王国栋恭聆之下仰颂圣德之渊涵益愤逆徒之妄诞臣等随于长沙抚臣内署密室提出曾静将本朝得统之正列圣功德之隆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恩泽入人之深当今圣天子孝敬慈惠恭俭文明与夫励精求治之实心爱养斯民之实政逐一开示宣扬该犯谛听良久乃俯首认罪云静生居天末日坐井中妄想成魔造言诽谤是诚罪大恶极苦非三位大人传示几于至死不悟等语痛哭流涕叩头不已臣等见其醉醒梦觉然后将逆书所载逐条追究该犯茫无所指非云齐东之语即云臆度之私诘问再四毫无风影当给纸笔令该犯详细写供谨将亲笔供单进呈御览臣杭奕祿又会同追究其同谋党羽据该犯坚供当日遣张熙前去实系独得之秘毅然而行既非他人所能参赞亦不屑与闻于人且自以为成固有利止亦无害故知几录内谆嘱张熙一路访问如所闻与在家所传不合即便回来另作主意不可轻举原非预有邀约谋定后行实无同党有书可证等语臣等会讯续获之宁远县教谕刘之珩陈立安并书内查出之曹珏廖易即景叔等皆供不知投书情事即质之曾静亦云伊等实不知情臣等又询刘之珩果否通晓天文兵法据刘之珩供称因幼习尚书略晓得些星像图说那里知道天文至八阵握机图俱是先贤朱熹成语之珩纂刻起来教武秀才的何尝知道什么兵法曾静看见了握机图格物集他就混说之珩知道天文兵法了如今这两种刻本底稿现在求查便明等语臣等细阅刘之珩格物集抄本及握机图注刻本实无妖妄悖乱之语除将检得刘之珩格物集一并封呈外伏查逆贼曾静即夏靓生于山野不明大义因考试五等遂丧心病狂借前人道学之皮毛以行无父无君之邪说复敢诬谤圣主捏造逆书遣徒张熙即张倬又字敬卿带同张勘即实安赍往陕西希图诱惑大臣济其大逆诚为罪恶滔天神人共愤臣等恪遵训旨平心细讯该犯自知诬妄不待刑加叩头伏辜虽悔罪出于至诚似类有苗之格而下民敢于罔上难逃大逆之诛宜置极刑以彰大法同谋之张熙知情之张勘张新华以及缘坐人等律有明条均难轻纵至于曾静行止乖张久为乡党所不齿其所谋情事亦非邻里所

得闻昨事露被获当地士民以为向年假称道学今竟弄出事来莫不称快被其蛊惑信从者不过张熙等一二门人臣等细行查访此外实无同伙党羽其逆书所载譙中翼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并书内查出毛仪施虹玉等据该犯坚供皆系背地推崇并未谋面之人等语臣等查阅知新录知几录内所载各条原无与众人商谋字样似非全出狡饰再从前曾静遣张熙往浙访求吕晚村书时曾见吕晚村第九子吕无尽得伊纲目凡例未发之蕴或彼此有所商谋亦未可定臣等现在行提并要备忘录吕子文集及纲目凡例未发之蕴以便查阅质审定拟曾静系大逆重犯理应刑讯但各犯尚未到齐若一加刑该犯自知必死势必绝食则将来难于定案统俟各犯到后严行质取确供斟酌律拟臣等自当仰体皇仁仁细心区别有罪者断不敢纵漏一人无罪者亦不敢株连扰累也所有曾静逆书底稿及祭祖等文稿前臣海兰臣王国栋以臣子忠爱私心不忍将犯上吃语转呈君父谨公同阅明封固具折请旨今臣杭奕禄面聆天语知圣主如天之度未尝以妄诞之语少介圣怀既有逆书理当进呈臣等谨公同封进仍望皇上即赐发回容臣等细按追问以免遗漏除现在会咨陕西江南浙江三省督臣提拿逆贼张熙并逆书内一应有名人等到案质明另行分别律拟奏请外所有臣杭奕禄到长会讯缘由及逆贼曾静供单并搜获曾静大逆书三册又所著小学开蒙一册扇一柄对联一纸刘之珩书二册譙中翼诗稿一纸理合另匣一并奏呈伏乞睿鉴谨遣抚标千总吴杰赉捧奏闻

朱批览逆犯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颁遵谕将一起逆犯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江浙逆党数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对质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 缴回朱批档

湖广总督臣迈柱谨奏为奏闻事窃照臣驻扎湖北武昌凡湖南事件耳目稍远闻见甚迟先于四月内臣经奏明在案当蒙朱批此自然之势岂有不量之理等因钦此但臣身受总督重任凡有关地方紧要事务向经飭谕湖南文武属员不时报闻以便办理不敢一事怠忽更不敢一刻苟安兹于本月初三日据署衡州副将印务谢珑密禀内称长沙知府孙元到衡约同文武密拿要犯随令外委带兵同至安仁于十一月初二日已拿获张新华张昭张勘三名各犯家产封固理合禀明等因又于本月初四日据谢珑禀称今有钦差同抚标游击桂阳知州在于永兴县渤潭地方拿获匪犯曾静一名衣内写有渤潭得道先生字样当查明该犯家口收永兴县禁等因同日又据永州知府姜邵湘密禀内称长沙协周宝持巡抚公文同至永城拆阅公文系密拿宁远县教谕刘之珩并追要门人陈立安及同志录即同副将县令督同拿获搜查寓所据供同志录并未看见又搜查册籍往来书札并家口财物封贮看守并拿获陈立安之子陈达同刘之珩俱解赴长沙等因同日又据长沙副将周宝密禀与前禀同又于初五日据岳州参将李佐喜密禀十月二十九日夜有岳州知府奉巡抚钉封公文一角酌派武弁一员带兵同往华容县有县令奉巡抚飞檄内开奉旨严拿要犯譙中翼当令把总同往至歇凉地方于十一月

初二日未时拿获谯中翼并子谯大谷押解到岳拨兵转解长沙去讷等因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禀同前由同日又据华容县禀亦同前由随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密禀内称奉巡抚檄文拿获谯中翼父子解赴长沙巡抚当同钦差大人在内堂会审即将书籍四个取进又蒙巡抚传谕驰驿往安乡密拿陈立安已获起解至该犯家产有水田时文一小书籍等因据此臣查此等密拿情节三日之内据文武各报事同一类揆其行径显系地方奸匪有谋为不轨情由或系抚臣察觉奏闻事件或有别经发觉之处臣实未准抚臣知会又恐系另奉密旨令抚臣办理事体不便违例询问臣是以虽据报闻仍应静候抚臣审明知会到臣再容具奏但臣身任总督地方有此等奸匪之徒不能查察于先直待拿获之后据文武属员禀报始有知觉臣实惭愧无地总惟仰恳皇上俯念北南两省远隔耳目原有未周之处恩赐曲原庶臣得以稍免过愆再臣原经访闻有旗人金姓者在衡州府城与原任衡州革职知府金依尧往来情厚并口称系奉诚郡王差遣等语招摇滋事臣已密谕衡州府知府密拿即就近解赴南省究审今据按察使赵弘恩亦通报前来此案俟拿获审实容臣另奏合并陈明臣谨缮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批示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朱批览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据实复奏事窃查逆犯张熙供称伊弟张勘由商州一路先回湖南等语彼时臣一面奏闻一面即飞遣确人追缉先令由商州一路挨门逐户盘察查拿仍另遣人星夜兼程预抵襄阳在各饭店马头守候踪迹密伺查捕以凡自西安往湖南者不拘水陆分途冲遍各迳悉由襄阳经过也兹奉朱批谕旨下询张勘曾否拿获仰见睿虑周详恐其逃回预漏消息则逆犯曾静等不无潜匿远扬之患但臣曾细询张熙自西安至湖南住家处水陆必行四十余日今虽据商州一路恤缉之人役回称挨户盘查并无张勘踪迹而襄阳守候之人至今尚未回陕窃计钦差兼程南下到彼必速料张勘纵能脱漏亦难迅速抵家不至预透风声令逆党潜遁也兹奉朱批垂询拟合缮折据实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五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朱批大奇事张勘到家次日已被钦差差役拿获凡张熙开列名单所有之人一人未曾兔脱皆就擒矣谕卿喜之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缴回朱批档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奏明事窃查逆犯曾静遣徒张熙投递逆书一案于十二月十四日准钦差侍郎臣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臣王国栋咨提逆犯张熙质审并提案犯毛仪乃曾向浙江吕晚村家买过书籍者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等因移咨到臣随即密令署长安县事县丞李元将毛仪实在住址下落仍用好言探问张熙去后续据李元回称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住在磻溪地方前路过曾到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务农的庄家汉等语臣即遣把总王大谟星夜前往会同宝鸡县

知县杜墮生赴礮溪地方密访查拿如毛仪现在即行密拿到者连张熙一并解楚倘毛仪如果已故即将张熙先行解楚仍一面密拿毛仪之子并搜其书籍到日容臣申明另奏外合先缮折奏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朱批杭奕禄等已将逆情申明奏闻有旨着将逆类解京完案张熙若已解楚则不必矣若尚未动身亦解送京交部不必解往也沿途着实宽慰不可令受苦差来押解之人着实吩咐好生送到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请旨事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臣等将会审逆贼曾静亲笔供单及逆书稿本业经会折进呈御览其逆贼张熙并供犯严赓臣车鼎丰等亦经飞咨陕西江南浙江督臣分提去后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陕西督臣岳钟琪咨称讯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前曾路过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等语现在差查如毛仪尚在即一并移解如毛仪果故即当移解张熙听审合先咨复等因本年正月初七日准浙江督臣李卫咨称此案先奉密旨随将严赓臣沈在宽已故吕晚村之第九子吕毅中第四子吕黄中长孙吕懿历密提到案研讯确供委官李国正等于十一月初六日管押起程解赴刑部投收讫其备忘录吕子文集并别项书籍俱经两次固封具折进呈并将吕留良家现存书目抄册同送在案相应粘抄供单咨复等因该臣等查核单内严赓臣等各供与臣等前审曾静口供相同其张熙赴陕上书之处虽据曾静坚称严赓臣等并不知情但必得对质严讯始可完结相应会折奏请伏乞皇上敕部将严赓臣等押发来楚与曾静张熙等三面质明另容臣等按供律拟请旨定夺至供犯车鼎丰等正月十二日据臣等差役王宗周回称江南督臣危时绎已经遣员解来于正月二十外可到理合一并奏明谨遣抚标把总李吉赓捧奏闻

朱批已有旨著汝等带各逆犯来京矣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 缴回朱批档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奏闻事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湖南抚标千总吴杰赓捧朱批奏折恭捧上谕览逆畜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颁遵谕将一起逆犯押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浙江逆党数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对质等因钦此本月二十二日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公字内开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岳钟琪奏呈曾静张熙逆书朕览之不觉失笑不知从何处得此奇幻荒诞之语但曾静等既为此书必有奸逆之人造作流言希图煽惑者朕不得不一一剖晰宣示于众今将谕旨发出着交与杭奕禄等将朕此谕逐一询问曾静等取具口供奏闻至杭奕禄等前次所取曾静口供今日方到朕尚未细阅大概看过若果朕之居心行事有丝毫如伊逆书之所言则人人当如曾静怀叛逆之心矣并以此谕之据曾静供称此语得之传闻是他人造作此语而陷伊于重罪则造作此语者乃伊之深仇伊更不当为之隐讳即曾静等不能确指其人姓名亦必略知其来由踪迹着杭奕禄等委曲开导推问根究务得其造

言之首犯不必刑讯若供出之人审究确实着同曾静等一并解京如不得其人即将曾静等解送着杭奕禄海兰带领前来途中加意照看勿令受苦至各省提解人犯其在浙江者已经解京其余人犯若已解楚一并解送等因并抄颁上谕一折到臣等钦此同日准陕西督臣岳钟琪差委盩厔县县丞管道沛等将逆贼张熙押解到长并查明逆书内有名之毛仪已经身故其子毛仍世毛延世现禁在陕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准江南督臣范时绎将逆贼供犯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委员押解到长沙府并声明孙克用现在患病等因均经分别严加收禁该臣等随提曾静至抚臣内署钦遵圣谕详悉宣示并将上谕令伊捧阅又委曲开导反复追讯造言首犯曾静惟有痛哭流涕深悔前非叩头服罪据供小的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塘地方偶听来往路人传言实未询确姓名住址不敢信口妄报惟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一人至小的书馆据云向名王澍号燕山系丙戌进士曾与十四爷同窗读过书来小的恐系职官不敢深问因伊称有子现在川陕统兵疑即系岳钟琪父亲故知几录内亦载有此段令张熙访问等语此外实不能指出造言之人臣等诘问王澍居址据供止知是江浙人不知府县又诘问年貌据供彼时有四十多岁如今有五十余岁了五短身材胖胖的微须等语提讯张熙据供赴陕投递逆书系曾静主使案内谯中翼小的并不认识至于刘之珩陈立安等虽有一面并无往来俱不知情小的先于雍正五年至浙江吕晚村家买书会见吕无尽因说起吕晚村有个门人严赓臣遂复至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严赓臣有们人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家教书遂写书交与小的于八月间到车家住两三日临行车家送银一两至孙克用系小的在车家时听得说学问好其实并未会面在陕西时亦无见过之供总之这事原是曾叫我前去他平日师道最严我怕他不敢不去其余诸人均不知上书缘由等语臣等复提车鼎丰车鼎贲密询据供原籍湖广久住江南与曾静张熙毫无交往雍正五年八月间有浙江湖州严鸿逵即严赓臣字附张熙带投犯生处犯生等念系原籍同乡穷途告助随留住两三天送银一两而去实不知何故牵及且犯生等世受国恩侄子车敏来现任山西安邑县知县犯生车鼎丰系戊子科副榜犯生车鼎贲系监生何敢结交匪类等语复提问孙克用据供实名孙用克并不曾与张熙会面等语据此除案内缘坐各犯逐一查拿监禁楚省俟本案各犯解京审明知照发落外其逆贼曾静张熙及照单拿获之张勘张新华张照刘之珩陈立安谯中翼逆书有名之廖易曹珏案外查出之张孝先江南解到之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等臣王国栋捐给路费遴委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协守备仇之苞抚千总吴杰督率押解臣杭奕禄臣海兰带领于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自长沙府起程进京所有曾静亲笔供单及臣等带押逆犯起程日期理合奏呈伏乞睿鉴谨遣抚标把总刘起凤恭捧赍奏

朱批览不数日汝等即至京也

上谕 实录东华录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静因考试劣等家居愤郁忽图叛逆遣

其徒张熙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岳钟琪拘留刑讯究问指使之人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置之密室许以迎聘伊师佯与设誓张熙始将曾静供出岳钟琪具折并其逆书奏闻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提曾静审讯据曾静供称生长山僻素无师友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随遣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吕留良之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益加倾信又往防吕留良之徒严鸿逵与鸿逵之徒沈在宽等往来投契因致沉溺其说妄生异心等语随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旋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逆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命内阁九卿等先将曾静反复研讯并发看吕留良日记等书据曾静供称前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兼闻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讯问并发看吕留良日记等书极其狂悖又知圣朝深恩厚泽皇上大孝至仁心悅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等语因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内阁九卿等备录供词进呈御览上谕内阁九卿等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从又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普天率土心悅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尊亲诤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亲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养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虚撰造公然骂詈所著书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纸笔者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以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至此极也又如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家自相攻劫贻祸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

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朱由榔大軍隨至城下緬人震懼遂執朱由榔獻軍前此偽永曆之實迹豈有被執時滿漢官兵轉于伊馬前皆跪之事瞽說荒唐誕謬極矣總之逆賊呂留良于本朝實有征應之事迹則概為隱匿而不書而專以造作妖誣快其私憤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等語夫明末之時朝廷失政貪虐公行橫征暴斂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場日蹙每歲糜餉百萬悉皆出民力乃斯民極窮之時也我朝掃清寇氛與民休養于是明代之窮民咸有更生之慶逮我聖祖仁皇帝愛育黎元海內殷庶黃童白叟不見兵革蠲租減賦之政史不勝書久道化成休養生息六十餘年民安物阜即考羲皇以來史冊所紀屈指而數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來未有之窮乎又日記所載怪風震雷細星知慧日光磨蕩皆毫無影響妄捏怪誕之處甚多總由其逆意中幸災樂禍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觀聽為事其失實不經皆不顧也夫災異亦古所時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進德若以捏影捕風之語指為災異傳諸後世或謂從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災異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變必生輕忽漫不經心凡所以啟後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可勝言乎其他猖狂悖亂之詞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舉呂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止訛及于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讟由于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誠有較曾靜為倍甚者也朕向來謂浙省風俗澆漓人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謗讟悖逆自伏其辜皆呂留良之遺害也甚至民間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內有海寧平湖闔城屠戮之謠比時驚疑相煽逃避流離者有之皆呂留良一人為之倡導于前是以舉鄉從風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聲勢之囂陵黨徒之眾盛皆須加意周旋優禮矜式以沽重儒之譽如近日總督李衛為大臣中剛正之人亦于到任之時循沿往例贈送祠堂匾額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濁亂世俗害有不可勝言者數年以來朕因浙省人心風俗之害可憂者甚大早夜籌畫仁育義正備極化導整頓之苦心近始漸為轉移日歸于正若使少為悠忽不亟加整頓則呂留良之邪說誣民者必致充塞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經地義之大閑泯沒淪棄几使人人為無父無君之人矣今日天道昭然惡貫時至令其奸詐陰險尽情敗露則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維持世教彰明國法且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己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朱世之大儒豈有以無父無君為其道以亂臣賊子為其學者乎此其押侮聖儒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朕即位以來實不知呂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惡貫滿盈人神共憤天地不容致有曾靜上書總督岳鍾琪之舉曲折發露以着呂留良之凶頑而呂留良之子如呂葆中者曾應舉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華其餘子孫多游庠序乃不即毀板焚書以滅其迹且前此一念和尚謀叛之案黨羽連及呂葆中其時逆迹早已彰著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忧懼以死就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遇如此之惊危險禍且荷蒙聖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當感激悔悟共思掩復前非

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惊习与性成仍复抱守遗编深藏笥篋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世恶相承罔知儆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曾静逆书朕已洞悉知外间逆党颇众竟有散布讹言希图构乱者然其所诋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之良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应将已故逆贼吕留良及现在子孙嫡亲弟兄子侄照何定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义具奏

上谕 实录东华录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六月十三日谕内阁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遗言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若严鸿逵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思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忿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乎兹择其悖逆之语一并宣示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烈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近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又云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又云十六日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如欲堕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坦入天市坦分野属吴越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此已经屡见其傍远近山顶亦有烈焰者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水发一事因此地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水所汇或致冲决堤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及扈从之官兵皆知雨止水即减退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沉溺者数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员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何其妄诞至于此极且热河之地五方之人毕集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洲有此理乎严鸿逵生今之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业经百年有余乃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字记有云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

生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至欲以死力拒竟死朝廷如儿戏等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扰乱纲常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且获罪于圣祖皇帝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上谕 实录东华录

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恶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沮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帔化育之中非祇身被德教者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凜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惑逆之彰明较著者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又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邳隆目为神州陆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两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厘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再于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刷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河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水利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以时旱劳有备府事修和桑麻遍野此时之神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沉又何地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及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遁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广西巡抚金奏摺 缴回朱批档

广西巡抚臣金鉷谨奏为奏闻事窃本年六月十八日辰刻奉怡亲王暨大学士等寄到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密单据逆贼曾静供吐五年充发人犯五六月间路经衡州造作逆语令臣查此犯所到充发去处散播悖乱之词臣看得此等充发烟瘴之犯皆罪大恶极之人蒙皇上天恩宽其死罪故每于该犯发到之时该地方官俱派拨人役看守不许擅自行走原惟恐其害地方今此中竟有如此大逆之犯造为逆语摇惑人听臣益仰见皇上圣谕所照如日丽中天无微不悉臣接到密字当即密谕该管官令其细心设法查访务得实情不但五年六月以前充发人犯并来单所不及者亦令

其一体访察俟查得其人即星速押解赴部断不使稔奸积恶得悖脱于恢恢之天网也再本年七月初二日准刑部咨据福督高其倬奏送马廷锡妄传讹言一案行拿原任山东巡察御史蒋洽秀家人俞成一犯当即飞檄该全州知州密拿的犯俞成五月到案随于本月十二日给咨委全州山角司巡检刘朝佐押解赴部矣理合一并奏闻谨奏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朱批览

广西巡抚金奏折 缴回朱批档

广西巡抚臣金谨奏为奏闻事窃本年六月十八日辰刻怡亲王暨大学士等寄到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密单令臣察访该犯所到去处散播悖乱之词其来单所不及开者并令臣留心细察臣查来单开列过衡人犯共五案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达哈琏并子成德共八名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已经病故报明在案外其现存在配人犯六名有永康州知州高潢在省臣见其人明白精细即密令该员访查前去今据查明密禀惟原茶叶库大使达哈琏甚为安静守法其子成德年仅六岁并据该管官上思州知州崔杰禀称亦与高潢禀称无异又太监吴守义亦未闻其有何言语实查得太监霍成马守柱二名或为悖逆之语或为怨望之语俱一一具禀前来又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查得六格一犯实有悖逆之语其来单所未及开者再据高潢查访得雍正四年十二月间准咨太监一名刘应试又五年十月间准咨太监一名米儿或为悖逆之语或为怨望之语臣正将各犯姓名语言缮具清单并一面飞檄各地方官速行解省以便请旨兹于闰七月二十八日又接得怡亲王大学士等七月二十六日并闰七月初二日两字宣传上谕令臣将五年内充发广西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遴选的当人员押解赴京臣查字内所开人犯除已经病故之蔡登科耿桑格二名现在五名其达色一名据该地方官禀称该犯亦有逆语但未得其确实正在密查吴守义一名未闻有何言语余犯六格霍成马守柱三名俱已察出实情臣接得来字当又飞檄各地方官星速解省一经解到臣即遵奉谕旨将字中所开现存人犯五名并未及开之刘应试米儿二名陆续选员押解不令一处行走不令各犯相见并令细察其动静言语务使完全解部再来字宣传上谕令将从前押解各犯之人员查出确加询问令将所闻各犯悖逆之语据实说出臣伏绎谕旨惟务在察出各犯实情今各犯语言除达色正在密查外其余各犯俱已分别访实从前原经押解人员似可无庸询问理合奏明所有前后奉到谕旨查访得充发烟瘴人犯容臣陆续起解缘由合并先行奏闻谨奏雍正七年八月初一日

朱批览

广西巡抚金奏折 缴回朱批档

广西巡抚臣金鋐谨奏为奏闻事窃本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接到怡亲王大学士等寄字宣传上谕令臣将雍正五年充发广西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

成共七名遴选的当人员押解赴京臣当查明所开人犯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已经病故又查出单内未及开出之刘应试米儿二名合共七名业将访出各犯实情于八月初一日缮摺具奏并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臣以监临乡试入闱预将咨牌给发按察司衙门随后各属押解刘应试霍成马守柱米儿达色六格等六名先后到省经该司于八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十四二十二等日陆续委员押解去后其达色一名前来得其确实逆语兹据天河县知县吴正一具禀现已备细察出再六格一名前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访闻已将逆语缮奏今又据该州禀称密唤六格至署予以酒食设词探诱而该犯逆语愈多乃既已妄言之后随复自吐其舌云我错了老爷是个官我如何向老爷说出这些话此诚罪恶贯盈天夺其魄故不觉呈露如此伏思我皇上至德光昭薄海臣民无不共仰高厚该犯等捏造谤侮曾何伤于日月而逆贼曾静之敢于见之笔墨肆行狂吠其为此辈之所煽惑确然无疑谨将续查达色六格二犯逆语于出闱后再行详缮清单上呈伏乞睿鉴谨奏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朱批料理可嘉之至犯口供单留中地方中既被此辈流言已蛊惑数年矣但乡愚无知者信疑之间不可言无常竭力留心开示凡有发往人犯处皆不可疏忽务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不法不臣处一一详细委曲宣谕务人人知悉方是不可草率疏忽从事况汝先在允禩属下虽任外吏联弟兄辈从来情形汝不可言全不知也勉为之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臣王国栋谨奏为奏闻事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和硕怡亲王等寄字内开据逆贼曾静供称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忠立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等语巡抚可密将安仁县生员何忠立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茶陵州堪舆陈帝锡行提到省细讯何忠立陈象侯伊等向曾静如何说并问陈帝锡所传之语本于何处伊等若承认直供则将伊供出之人一面奏闻一面提问如伊等不肯承认巡抚可委曲开导晓以曾静乃首逆巨恶而我皇上好生之德尚以其听信流言不忍即加诛戮况尔等不过传说之人但将传自何处得自何人说出尔等则皆系无罪之人何苦为人隐讳以身试法如此劝谕伊等犹不实供则用刑讯刑讯若仍不得实着将何忠立等解京与曾静对质又曾静供所传收密亲王妃嫔等语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等语巡抚可密行查访五年五六月间何犯过衡查明一并具奏且将五六月间过衡人犯姓名密行知会广西巡抚等因到臣随分差标员密檄各州县逐一查提先据永兴县知县戴文谟获解医生陈象侯到臣讯据该犯供称五六年前因曾静的妻子患病他来接小的医治所以认得他那陈帝锡小的并不认得前年在安仁行医曾听得武生何献图说起京中有一个臣子上了谏本皇上说他是忠臣要加封他的官后来会着

曾静讲闲话时也曾说及过的臣即密拘何献图去后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获解生员何立忠即何忠立到臣审据该犯供称我是文生叫何立忠平日与曾静并无往来旧年因犯生女婿死了曾静到女婿家来吊孝犯生会着他说起犯生女婿为人度量褊浅犯生随口回他说目今只有皇上的度量大听见说朝中有人不知避讳上了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这也是因话答话并不是犯生造的是族间何献图对犯生说是一个堪舆陈帝西讲的续据署茶陵州知州李凤生获解陈帝西即陈帝锡到臣审据该犯供称小的叫陈帝西是做堪舆的平日并不认得陈象侯也没有在何献图面前讲过什么话随提何立忠质供那上本的话是何献图亲口对我讲是你说的并不是我赖你复据陈帝西供前年十月里小的在何献图家看风水他的妹夫叫张继尧曾说有人去四川回来闻得岳老爷上一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又说四川坍出一个孔明碑那碑文上有几句诗说孔汝仅留二八邦花木流落在四方秦楚士卒千万丈郊外东方荒又荒秦晋兵来燕赵地秋后鸦鸟尽无粮四民遍地遭淹没天下从此动刀枪若问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口藏这都是张继尧说的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获解何献图到臣讯据该犯供称犯生曾请一个堪舆陈帝西看风水他曾说过有个臣子上一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还加封他的官职犯生道听途说原向族间何立忠并在犯生地方行医的陈象侯讲过并不曾听见有什么孔明碑的话随提陈帝西质讯据供那上本的话是你妹夫张继尧对我讲的就是他讲的孔明碑我解说不出还要你写出来你怎么赖呢据何献图又供那孔明碑的话犯生实没有听见若说犯生写的有什么凭据至上本的话实在是陈帝西说的并不是犯生妹夫张继尧讲的随刑讯陈帝西据供若提到张继尧不认小的情愿与他对夹等语臣查逆贼曾静在京所供陈象侯何立忠传闻之言均出堪舆陈帝西之口及讯现犯何立忠及供出之何献图亦称陈帝西告知是陈帝西实系传言要犯经臣反复开导诘其传自何处得自何人据供实系张继尧传说臣恐狡饰仇诬当经刑讯该犯坚供必俟张继尧到案对质着落除现在密提张继尧并追取抄录孔明碑文到日质审明确再行具奏外所有讯取现犯供情合先缮折奏闻至奉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经过衡州官犯臣即密查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达色六月初四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蔡登科臣恐五六月前后尚有遗漏遵又细查是年四月初七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马守柱七月初十日兵部递过人犯二名耿桑格六格太监一名吴守义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递过太监一名霍成俱系发往广西之犯其原文内止有人犯太监名色并无官犯字样臣复密行署衡州府知府杨浚副将崔起潜查复无异当即密行知会广西抚臣金在案理合一并奏闻伏乞皇上睿鉴

朱批你地方上百姓如此风习而不能觉知而不肯奏闻他处发觉特命钦差来究审而又不能将此等一类匪物究出今从京指名交与你数人审究原为恐奸民闻风远扬方着你就近作速设法诱问今但将此已经问出口供而令彼此推卸耽延时日总不能体察其出之谁口亦可谓才德兼全忠城任事之巡抚矣此干人犯自然亦解京审问者再

究问出他人自然亦在你地方只须必还有几名人犯来方可也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臣王国栋谨奏为恭谢天恩敬覆朱批谕旨事闰七月十八日臣标把总刘万志恭捧皇上批回奏摺到长沙并赉钦赐鲜荔枝一瓶圣恩高厚感刻难名臣谨恭设香案望阙叩头只领讫随捧读朱批臣奏湖南雨水及恭请陛见两摺均蒙皇上详悉训诲一一指示臣庸愚下质谬任封疆仰荷圣恩深重虽于甄别吏治体恤民瘼清厘钱粮慎重刑罚之处夙夜兢兢稽察办理而上之不能感召天和下之不能潜消匪类即自顾亦觉怀惭因思才庸任重或得面承圣训庶几有所遵循兹蒙我皇上训旨详明不惜千万言勉臣振作鼓舞臣跪读之下醉醒梦觉昭若发蒙惟有整励精神倍加奋迅以求天人感召之本源以副圣主委用之至意皇上圣明自有远鉴至陈帝西传播流言一案臣将得自何人之处设法诱问委曲开导刑讯数次总不能实供得自何人复发按察司郭朝祚护岳常道孙元署长沙府知府杨辅臣分别研讯 朱批胡说溺职之极 亦不能别指造言之人业经录供于闰七月初四日具摺请旨在案现候皇上批示遵行按察司郭朝祚臣即将所奉圣旨详悉宣谕伊甚恐惧战栗 朱批此等负恩无知之人恐惧战栗即可赦宥乎 已遵旨遣人至大学士臣张廷玉处转奏再臣前奏丈勘复则田亩一摺蒙皇上朱批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当引朕旨察其等次题请议叙以示鼓励钦此臣查湖南清查欺隐田亩如系额内者向例不请议叙额外者照例附请今沅陵辰溪黔阳攸县安仁五县俱系额内惟酃县田亩除足额外又查出额外垦熟田地六十六顷零经臣于原题案内将酃县知县刘朝佑委勘之原任泮州知州黄炎附请议叙已准部覆照例各准其纪录二次奉旨俞允钦遵在案合并附摺奏闻臣不胜感激悚惶之至谨奏

朱批览

上谕 实录东华录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谕诸王文武大臣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又万邦天心笃祐德教宏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傲扰彝伦

私为著述妄谓德佑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诬谤诋讪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而徒事口舌相讪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来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又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之臣民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殫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生疾怨而行其忤逆乎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慝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其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欢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

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讎也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人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以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涛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憖不待教而诛者也非祇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啰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钺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乌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步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尽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

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儉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咈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诰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剴切如能去其蔽锢觉其愚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若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也著将朕谕旨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缴回朱批档

臣王国栋谨奏为遵旨复讯事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准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奉上谕湖南巡抚王国栋奏称曾静在京供出陈象侯何立忠转述陈帝西传说流言一案审讯陈家侯何立忠供出何献图据何献图供得之陈帝西及究问陈帝西陈帝西又供出得之张颂尧以何献图为证刑讯张颂尧何献图皆呼冤不认又陈帝西供出抄录孔明碑文曾与何知来何纯忠看过提审茫无确据显属陈帝西捏造既经众证明白难容狡赖应否将陈帝西解京一并拟结等语从前令尔等寄信与王国栋令其将何立忠陈象侯陈帝西等细讯所传之语本于何处如伊等不肯承认可委曲开导尔等不过传说之人但将传自何处得自何人说出则尔等皆系无罪之人何苦为人隐讳以身试法如此劝谕犹不实供则用刑讯刑讯犹不承认则解京与曾静对质令该抚讯问陈象侯何立忠二人俱称闻自何献图得之陈帝西何献图供亦相符人究陈帝西则供谏议碑文系张颂尧说的是陈帝西已经自认传说流言与曾静所供无异更无再与曾静对质之处何必又请将陈帝西解京至陈帝西所供之张颂尧及何知来何纯忠等该抚既称刑讯张颂尧呼冤不认何知来等家中并无抄录碑文显属陈帝西捏造则该抚应将陈帝西委曲开导令其悔悟感激则自必将传言之实由何处何人招出乃王国栋既不将陈帝西洋悉晓谕使之感悟吐露实情而但将扳出之张颂尧加以刑鞫不知王国栋出自何心况陈帝西将孔明碑文烂熟胸中随口背出此决非陈帝西临时造作之语其言必有所本即此可以推求其他流言之所自来而王国栋先用严刑讯究诬扳之人刑讯不得遂请将陈帝西解京以卸彼地方之责从前杭奕禄在湖广时既不能详悉推求是以特降旨令王国栋查讫而王国栋又复草率希图完结如此有凭有据之事尚不肯细心推究以尽根株设地方有疑难之事则将作何办理王国栋殊为溺职着王国栋再行详讯务必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又前令王国栋将雍正五年五六月间衡州路上解过犯官留心察访王国栋亦未奏覆令其一并确查具奏等因到臣钦此臣于文闈竣

后复传陈帝西几经询问供吐游移臣恐该犯乡愚畏罪适刘之珩等奉旨释放回籍臣即令刘之珩等将皇上宽大弘仁当面逐为宣布并又多方委曲开导据陈帝西供前年八月初间小的奉母亲的命往衡州买绸子走到地名唐堡司是条大路有个凉亭小的走得吃力在那里息息足买茶吃只见有四个长大汉子还有一个挑担的是走道儿的光景身上都穿着马褂子口里说的是官话像京里内旗人模样他们自己伙里在那边讲说什么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恐怕不便内中一个人说皇上竟不定他的罪反加了他的官因那挑担的来问小的要茶吃小的随问他你们是到那里去的他说往城里去那时路上偶然撞见不知他是什么人又不曾问他姓名恐其着在小的身上要人所以从前不敢供出其实这句话实在是道听途说的就是小的告诉何献图也讲是听见人说若果向小的说的人如今可以指得出姓名其时小的又不晓得有今日的事怎么不在何献图面前就讲是某人说的呢至于那碑文是前年九月初一小的在衡州去买鼎锅在同年桥地方见有许多人攒着一个背葫芦的道人白发长须约有九十多岁据他讲有一百岁了招牌上写着云水道人善观气色又有一张诗句贴在桥上说是什么孔明碑文那时看相的人也多要八文钱一相小的也出了八文钱相了一相已往的事有些对证他自己说是四川来的小的因识得几个字就把那碑文看了几遍记在肚里也不知那诗句讲的是什么话因小的从前病在何献图家他郎舅说要缠绕将小的用草荐里了逐出门外又因何献图将小的对他说的话告诉别人以致今日有这件事所以怀恨扯着他郎舅两人是正如今小的供的都是实情并没有半句假话等语正在具摺奏覆间又准大学士公马尔赛等札开前巡抚奏请将陈帝西解京拟结奉旨以陈帝西并未供出传言之人王国栋不能详悉推求但请解京希图草率完结务令再行详讯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钦此写字寄与巡抚在案今在京有与陈帝西质问之处我等遵旨再寄信前来巡抚可将陈帝西确讯取供即将陈帝西并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员解送来京臣复钦遵详加讯问坚称此番所说实系正情并无捏饰除经遵旨将陈帝西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委醴陵县典史陈继祖于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自长沙起程管押解送刑部查收外合将覆讯供情再行缮摺奏闻至过衡官犯随即密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递过军犯达色蔡登科臣恐前后尚有遗漏遵又细查四七两月递过军犯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太监吴守义霍成等姓名于六月二十九日备叙奏明在案合并陈明谨遣臣标千总宋启相恭赉奏闻

湖南巡抚王国栋等奏摺 缴回朱批档

臣王国栋臣李徽谨奏为奏覆事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抚标把总刘万志恭捧批回奏摺到省臣等跪接开读会奏周楠呈首袁炽与曾静交往一摺蒙皇上朱批讯问曾静并不识此人况陈学松等姓名亦皆一人不知可将周楠诬捏情节究审为何起见亦不可严用刑具袁炽可释放此案无可究处钦此臣等随将袁炽当堂释放并提周楠覆讯据供小的原不认得袁炽前因听见这话一点忠心就出首了并没有心要害并只想出首

了皇上自然说我好并有加恩之处并不为别的起见等语反复研讯别无异辞臣等备查周楠原供往滇之杨天佩等三犯先经行据郴州永兴县细加察访挨查烟户册内并无其人出有印结在案惟传言之张凤一犯现在移查广东未覆而既经部臣讯明曾静未与袁焯认识其余各犯亦皆一人不知自应遵旨概予免究其周楠诬捏之处据供妄想皇恩并无别故可否俯念该犯异乡愚民无知犯法一并从宽递回原籍安插毋许出外滋事以结斯案臣等未敢擅便理合缮摺奏覆仰乞皇上睿裁批示遵行

上谕 实录东华录

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合词公奏将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上谕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上年曾静之徒张熙诡名投书与岳钟琪岳钟琪仓猝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狱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实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之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惩一儆百如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可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上谕 上谕底稿北京大学藏)

雍正七年十月初七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合词公请将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一疏上御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听旨上谕曰今日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之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尔等所奏固是但朕之不诛伊等者实有隐衷合今特面谕尔等上年曾静之徒张熙到陕用诡名投书与岳钟琪仓猝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讯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与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而张熙始将真实姓名一一供出此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堕泪以岳钟琪纯诚忠赤之心方能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岳钟琪实朕股肱心膂之大臣朕若不视为一体于心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今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确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此

辈之谣言展转流布朕何曾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即据今日之事论之实朕之大幸而在曾静亦未为无功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惩一儆百如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耶书云宥过无大昔年三藩反叛时我圣祖皇考于从逆之人能改悔自新者皆施恩宥宥今曾静所犯既非首恶渠魁亦无同谋叛党其畏罪悔过又出实心此朕所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摺 缴回朱批档

臣尹继善谨奏臣于淮安路遇刑部侍郎臣杭奕禄恭传谕旨命臣等访拿曾静供出诡名王澍播散流言之人并将图像交臣窃思逆贼曾静僻处乡野敢于逆天悖理皆由奸邪党羽造言四布凡在人类者闻之无不切齿痛心臣现在多方设法密访查拿再杭奕禄途中盘问曾静伊又记诡名王澍之人曾言在潘宗洛湖南学差任内看过文字臣查潘宗洛原籍常州府宜兴县访有伊孙潘文熙在家臣着人将潘文熙并当日历任跟随潘宗洛之家人唤至署中称访延幕友令将伊祖学院巡抚并历任内所请幕友及教书看文字之人姓名年岁相貌住址一一开出现在逐名密访再臣与杭奕禄淮安相见是夜曾静梦回伊家族人曾天祥向说那人姓邓在王澍家中教过书是湖北人兄弟曾又思在兴谷洞地方知他跟底等语杭奕禄到苏将此语向臣说知臣思梦中之语虽难凭信但如此罪大恶极之人天理昭彰无不败露或者由此跟寻而得亦未可定臣因遣人至无锡寻见原任给事中王澍细问曾在伊家教书往来者并无姓邓亦无湖广之人开出处馆数人其年纪相貌俱不相同但曾静既称梦中见曾天祥告以其人姓邓系湖北人声口曾又思在兴谷洞知其底里恐非无因臣现在照图画像密札知会湖南巡抚赵弘恩湖北巡抚费金吾令其就近查询密访并探兴谷洞地方踪迹臣日夜筹度展转于心恨不能一时就获以抒愤懑不敢以为梦语而忽之也谨将奉到密旨遵行缘由先行奏闻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三日

朱批览但梦寐之语何必如此认真也

浙江总督李卫奏摺 缴回朱批档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为钦奉上谕事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钦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禄密带曾静并悖逆妄人图像到杭向臣宣示密谕跪领钦遵伏查此辈棍徒造作讹言往来煽惑实可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悖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诚恐其中或有在内因将依稀仿佛年貌相近者密令认识逗问语音皆不相像据称江南稍有影响杭奕禄回江之日会同江南督抚二臣再为推求臣仍当加意留心设法访察不敢略有懈怠宣露至臣前见曾静逆恶妄言实深忿激恨不能食肉寝皮以抒公义及观其状貌语言乃系鄙陋不堪甚属平常者较浙省现获之陆同庵行径执谬大概相似与其从前作为迥不相同乃知实属天地祖宗之灵借此妄人以昭显千古是非邪正之别而使天下无不咸知造言生事之徒共

相儆戒诚非偶然也今笔帖式杭嵩安已密押该犯于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前往湖南臣专派外委把总吴居功带兵四名宽裕发给盘费随同护解至彼并沿途拨兵六名交替接送去讫至极恶吕留良家口子孙于臣旋浙之时即已密令府县查点清楚分别大小监禁看守迨此番回任后又将其父子坟墓严飭文武派拨人役加谨巡查不敢疏忽理合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顺交臣标外委把总黄文达自备脚力赍进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

朱批览曾静之感服情形如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摺 缴回朱批档

宁远大将军臣岳钟琪谨奏为圣德光昭群迷觉悟臣庆切于中敬抒虔悃仰祈睿鉴事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送内阁交出奉旨刊刻大义觉迷录二部到臣臣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跪读圣谕敬谨详绎仰见睿照所临无微不至圣泽所被万类咸沾大义聿昭愚蒙共启此诚为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析理义于至精至微开聋聩于极顽极冥稽之典谟训诰实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逆兽曾静蠢顽不灵恣肆狂悖雍正六年遣其徒张熙持书至臣其中词语丧心病狂狼嗥犬吠臣阅未竟竖发裂眦痛心切齿畏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以消忿恨遂将张熙严加刑讯期于逆党全获寸磔族诛早申国宪以蔽厥辜詎逆恶张熙任刑不吐臣是时忽怦然心动以为若不设法引诱则逆踪党恶究难必得然此际臣心忽动之机若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至逆恶张熙于严刑夹讯之后不辨臣设誓之诚伪欣然将逆谋奸党历历指供悉诉其情无稍遗遁由今思之诡譎如逆恶张熙既能坚忍重刑而不能不为假词所诱者冥冥之中如有鬼神若或使之而然也随得将逆恶张熙所供逆谋并逆兽曾静住址及所投逆书密陈圣鉴夫以逆兽曾静等生逢盛世戴高履厚始而心服大奸大逆禽兽不若之吕留良讲义横蓄于心继而又听信悖逆之阿其那塞思黑等逆党捏造全无影响之流言肆加毁谤罄载成书若非逆兽自为败露不几以讹传讹妄为扬播迷惑人心流毒无己在逆兽曾静之罪恶已通于天而臣当时之假词设诱并逆恶张熙受刑之后旋即信而不疑悉吐实情者实乃神人共愤不使奸谋逆恶暂容于天地之间此种情事有非思虑之所得而预定蓄念之所得预防良由我皇上深仁厚德感格天祖是以阴夺其魄遣使投书奸谋毕露此即逆静今日所谓从前投书自速天诛及今痛自悔恨实有若或使之莫之为而为也我皇上如天好生以逆兽曾静僻处穷乡罔知大义先由悞信逆恶吕留良邪说继又妄信逆党道路诬谤之言遂使迷而不悟乃远引宥过无大之蕴义赦其狂背予以自新似此俯张为幻悖恶凶顽实属千古未有之大憨而我皇上宏仁大度特宥无知更属千古所未见之旷典即蠢顽如逆静等醉生梦死之禽兽尚有一线之明感恩戴德痛首痛心自怨自艾深知从前轻信邪说谣言之悞臣细阅逆兽曾静等全供益信道盛德至化及豚鱼所感甚深为效甚速且我朝列圣相承积功累仁天与人归抚有中夏光明正大远迈商周自生民以来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我皇上乘乾首出仁覆寰区复念

四海苍生万一尚有为邪说所惑是以万几之余剖析圣贤之经义以开万古群蒙疏解至三精详明切特命刊刻布告中外俾茆檐蔀屋均知尊君亲上之常经僻壤遐陬共识践土食毛之大义今现在之冥顽既以趋义而归仁被惑自愚蒙自必格心而向化臣谨遍谕闾营敬宣圣德官兵人等莫不叩首欢呼忭舞称庆而臣之微悃愚忠睹兹宝录亦得稍为表白永矢赤忱以仰报皇上高厚洪恩于万一而已臣感切于中末由自己敬抒愚悃缮摺恭奏再臣细阅逆恶张熙所供臣言屈温山一段情节缘比时逆恶张熙曾言闻得广东有屈温山者诗文甚佳亦未出仕并云惜未见其文集其时臣正在诱之使言随亦云其著作大意仿佛与吕留良及尔师曾静之意略同其实屈温山之为人如何并伊之诗篇文集不唯臣从前并未寓目抑且并未闻人说及其书之有无邪说 朱批此一语非卿提起朕实未留意而廷臣亦未有言及者 无由而知是时臣之所以信口称道者盖欲探逆恶之实情使之深信不疑直言无隐也理合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朱批览

浙江总督李卫奏摺 缴回朱批档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为奏闻事窃臣于上年冬月访有杭城仁和县监生陈铨少年狂诞在外扬言曾与湖广逆犯张熙来浙时认识并同党恶严赓臣投拜门生讲论诗文自幸不曾扳入案内等语当即拿究审问又据供出曾与江西人看风水之吕东阳于杭州书坊相遇因起大六壬数彼此接谈许以跟随同行每月可得帮给银三两尚有札付等语随查吕东阳踪迹已于雍正三年回归原籍因陈铨供内有札付狂妄之语不可不为究讯明白一面移咨江西巡抚查缉解浙质对一面再将陈铨细加研鞫旋又改供吕东阳系浙江台州人方贤济冒名假称亦在省城堪舆生理错认为东阳又复行提方贤济于今年三月下旬到案三面质讯曾与陈铨会面起过六壬彼此较量深浅争论是实并无许银及札付之事讯之陈铨自认谎供其熟识张熙等之处反覆推鞫均属支离并称曾静亦经到杭拜望见过等语更为荒唐乃系好作不根之谈造言生事哄骗愚民假做体面狂徒随将陈铨咨革监生从重枷责仅留余生交与伊父亲邻取保管束永不许出门正在备交移咨江西间即于四月二十二日准江西署抚臣谢旻咨解吕学一即吕东阳到浙臣查其在江西所供陈铨年貌籍贯及京师相遇情节俱不符合随将解到之吕东阳更换衣服同别案人犯及衙役等十余人间杂并跪吊同陈铨及吕东阳当日在杭寓主逐一识认并非其人讯据吕学一供称实系打造银匠生理招牌上有东阳吕记并非名号向在保定府涿水县开店从没有到过浙江且目未识丁不会风水其江西所供在京与陈铨结盟吃血酒约会船只下海及供出各省田开玉等姓名俱系畏刑信口妄指毫无影响诘其因何认供凿凿之故据称彼地要严审若不妄供难逃夹讯我族人说你到浙江自然明白何必先自受苦等语隔别研讯实属误拿查臣前咨止于将吕东阳获解送浙质对并未令其就近讯供彼处既无活口来历

何从究审自有错误但因江南匪类正在浙省发觉江西州县官疑为此件奉公过甚所致幸到杭不曾动刑即与剖明省释臣捐给盘费交原解官带回江西并咨明署抚臣谢旻飞速行文直隶山东山西江南广东各省将吕学一妄供之姓名毋庸查拿以免张皇滋扰去后今已准有谢旻回咨合将情由奏明再浙江各处地方安静惟海盐县近日复有愚民以糍粑教名目聚会拜忏恐其蛊惑人心经臣访拿为首及附和党羽等十余名交杭嘉湖道细加严审尚系乡愚初起无别项为匪情故现在分别重惩枷责仅留余生交保管束朔望点卯不时稽察以杜颓风又钱塘县知县李惺缉得游方匪僧裕安上乘等讯出同伙甚多皆系马流和尚结党为匪各处云游挂单遇孤村静室庵庙人少者即用强行劫或以蒙汗药投入饮食之中迷人取其衣资更有损害性命者臣随拣选弁员为发给路费押带匪僧作眼分头认缉先后又获同党静参等二十余犯所供江浙两省窃劫历年为害踪迹莫定按址行查皆属不虚而乡僻僧尼弱门止于失物未致伤命者从前竟不赴官呈报今现在逐案究明定拟具题此外伙党仍再上贤侦拿断不使其漏网贻患又本年五月三十日据臣差往江南巡缉私盐盗匪弁员禀称崇明县花沙海梢等处民人忽率众鸣锣到新开河市镇强勒各铺户关闭店面喧闹地方等情随据苏松镇总兵官施廷专呈同前由臣一面严批查拿首犯解散余党一面密加察访因崇明佃户向例夏冬二季交纳业主田租之外尚有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经知县祖秉震于上年具详禁革立碑文内分晰未明刁民藉以为题欲将夏季麦租不还称写匿名谤纸粘贴指称取租富户施大受与新任镇臣施廷专联宗倚势勒收等语聚众多人逼迫店户罢市甚至欧辱巡检虽有营县拿有朱锁等四五人到案尚有写匿名帖之夏君钦等棍脱逃未获该县欲为掩饰详文含糊未将实情叙明臣查崇明地居海外各沙孤县错杂民情向称刁悍今欲借端图赖额内一季正租辄敢粘贴匿名聚众妄行恶风断不可长现在批行江苏按察司苏松太道严查确情会同营员勒获为首鼓众要犯咨会江省督抚二臣听其究审定疑分别严处示儆外事关海疆要地棍徒聚众合并附摺奏明伏乞圣鉴谨奏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

朱批是施廷专已有旨着汝调补矣朕意李灿似宜此任若浙省镇臣调用有难行处只管暂委员署理崇明据实摺奏以闻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摺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请圣训事八月十一日布政使杨永斌按察使张灿面禀省城贴有传单约于十九日共执曾静沉潭随据长沙县知县单含揭送传单到臣臣即出示晓谕严行禁止讫十四日荷蒙圣恩特敕将曾静切加训束臣等当将曾静传赴公所宣扬圣旨明切教导曾静惟俯首称谢臣等窃思曾静来楚本欲令其宣扬圣德化导愚民今据该司等公禀前来诚恐草野愚民共生义愤无益人心反滋事端臣等未敢擅便臣谨会同观风整俗使臣李徽据实奏闻并抄录传单呈览伏乞圣主训示遵行臣赵弘恩李徽谨奏雍正八年九月十三日

朱批览另有旨谕

上谕 实录东华录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等衙门会议吕留良身列本朝子衿妄附前代仪宾之裔追思旧国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敢将圣祖仁皇帝诬蔑指斥悖逆已极臣等莫不切齿痛心允宜按律定罪显加诛灭以扶人纪以绝乱源吕留良应锉尸梟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锉尸梟示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及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得旨吕留良怀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光儒糟粕余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陷溺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为夫子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书院以尊崇之今其逆谋秽行无不败露天下焉有丧灭伦常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论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至其所著书籍臣工等奏请焚毁复思吕留良不过盗袭古人之绪余以肆其狂诞空浮之论有识见者固不待言即当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窥其底里而嗤笑之也况其人品心术若此其言更何可取今若焚灭其迹假使毁弃不尽则事属空文倘毁其尽绝则将来未见其书者转疑伊之著述实能阐发圣贤精蕴而惜其不可复得也即吕留良书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语伏思我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际天蟠地如日月之照临宇宙万古为昭岂吕留良所能亏蔽于万一乎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锉尸梟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钞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 缴回朱批档

安徽巡抚臣程元章谨奏今将审问张秀公等供词缘由开陈于后问张秀公你今年多少年纪弟兄几个有几个伯叔你父亲张应星是那一年到耒阳的任那一年病故你必定常在任所的据实供来供犯生今年三十七岁了弟兄原有四个大哥早死了弟兆鹏自雍正三年往广东谋生至今杳无音信不知存亡还有幼弟兆凤今年十五岁现在家里父亲是康熙四十八年内到任雍正元年病故在任共十五年犯生跟随到任时年纪只有十四岁后来也常回家也进过京也到过广东约算在耒阳不过五六年前在臬司讯供已经供明惟雍正元年犯生在家到六月闻讣才赶到耒阳的现在孙仪周等可问又问你父亲是何年入学怎么得官死时有多少年纪呢供父亲进学时候犯生还不曾出世只听说是康熙三十二三年间挈眷到浙江糊口在颜学院任内商籍进学的后于

康熙四十年四月内由杭州搬家回籍不及一月就进京去四十一年考取景山教习四十七年报满就选授耒阳县冬底出京四十八年四月到任后来病故时候五十四岁了又问你父亲在任十五年你又常随任所衙门中宾朋往来你自然知道曾有一个王澍当日到过耒阳与你父亲交好因何县府司审你你狡供没有个王澍的影子呢供父亲衙内往来亲朋犯生都是晓得的若说王澍这个人实在一点影子也没有教犯生怎么供得出又问雍正元年四月里王澍曾写书札寄你父亲教祝融庵的僧人弥增到你父亲衙门里去取五十两银子你怎说不知王澍的影子呢供雍正元年四月间犯生不在耒阳但父亲衙门从没有个和尚弥增出入犯生又细查过父亲日用银帐元年上并没有这和尚弥增拿着王澍的书札来取五十两银子的帐况我父亲商籍进学教习选官是赤手空拳挣出来的也没有亲朋帮衬后来做官俭朴自守死的时候尚且亏空了钱粮那打抽丰的人来都没想头若送五十两银子必是平素受过重恩的人难道犯生还不知道就是元年四月犯生不在耒阳前在县里讯供就供出表弟孙仪周亲侄张振蕃他们都是元年在耒阳衙门的果有弥增取银子的事他们犯不着隐瞒况前取了五十两银子去王澍既有字来父亲必有字回答只求咨查叫他们拿出回书来验就明白了又问现据僧人弥增在湖南供称王澍曾说与你父亲同学岂有你父亲同学的人你倒不知道吗供如果与父亲同学必是相好朋友犯生是亲儿子岂有不晓得的理父亲实没有这个同学的人只求咨查问弥增是那年上王澍与父亲同学是在那里同学况且日在安庆府讯供吩示王澍的年貌说王澍于雍正二年死在桂东时候年纪有三十多岁我父亲元年死的时候有五十四岁了在杭州进学年纪就有二十四五岁计算起来那时王澍不过几岁的小孩子怎说与父亲同学求详情又问同学之称不必定是同窗读书才算同学也有平日斯文相与意气相投称同学的你想你父亲平日文字相交定有王澍这个人急早供出免得拖累供父亲平日文字相交意气相投的人犯生都知道并没有王澍这个人如今叫犯生如何凭空捏出个王澍来又问你父亲在杭州住了几年又在京教习几年他在外相与同学的人必多来任所打抽丰叙旧好也是常事就有王澍到耒阳衙门走动你也无罪快从头细想据实实供来供父亲到杭州才生了犯生那几年犯生年少不记事后在京教习犯生跟在京读书父亲相与的人从没有这个人至于到任以后非至亲没有到耒阳来的那里有个王澍到衙门走动犯生把不得有个王澍供出来就免拖累只是千思万想没有这一个人犯生也无可奈何了又问你这样狡供大错了那湖广移来的口供不但僧人弥增供你父亲与王澍同学就是你父亲长随唐思现在湖南把你父亲与王澍相与的实情都供出来了还有王澍湖南相与的许多人所供俱是一样你还敢隐瞒么供这是死冤家对头了和尚弥增犯生不认得唐思原叫唐诗父亲衙里做裱褙是有的他若供出父亲与王澍同学王澍在耒阳衙门行走这是他诬扳了湖南还有王澍相与的人这样供的只求同唐诗一起咨提来与犯生对质或把犯生解到湖南与他们对质就见明白又问湖南的许多人都供王澍是好夸才

学张狂古怪的人或者王澍是他改换的姓名你如今一时想不起来现有王澍的图像在这里与你看你要细细的想你同乡亲友中可有这样像貌这样性情的人据实指出来你就不受拖累了供犯生父亲的亲友并同乡认识的人犯生照图像细想实在没有这样形像这样狂妄古怪的人不敢捏供又问你今年三十多岁也该晓得事体这不过是要查问王澍的家属下落只得跟问他相与的朋友你看那湖南与王澍相与的人供明实情就把他们放了就是曾静那样弥天大罪的人自知悔罪供吐不讳皇恩如天广大尚且赦他你若供出王澍实在下落纵是你父亲在日与他相与他的奸恶没有败露你父亲也是不知情无罪的人你还怕什么不说你若到底含糊支饰就要刑审还要解到湖南与王澍相与的人并当日与王澍传帖的柬房门子现在都要与你对质了那时即说出实情来你从前替奸人隐瞒就是奸人党羽就要问罪了供蒙这样淳切开导皇恩如天广大犯生若知有王澍不将他实在下落供出来就是鬼神也不容犯生的况且供出来犯生就有活命不供出来反要解往湖广对质还要受刑拖累至死犯生岂不知道反情愿向死路上走只是犯生晓得一点影子也好着想如今一点影子也没有叫犯生如何想起况犯生供出表兄孙仪周来我姑夫阖家人到犯生家吵闹说犯生坏良心扳害他恨入骨髓如果有个王澍与父亲相与孙仪周还不供出来倒替犯生隐瞒受拖累么况耒阳县有柬房有门子有许多衙役若王澍与父亲往来又有个异言异服的和尚弥增到衙门取银子瞒得那一个的眼难道还查问不出来况且弥增既代王澍取银子必定与王澍相好王澍方肯托他到耒阳他日亲日近的人岂有不晓得这王澍的下落湖南又有王澍相与的许多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王澍是何府何县的人如何信口混供捏出这些没着落的话来犯生情愿与他质对又问唐思在湖南供他是徽州人同你父亲读过书府司审你你如何说他是衡州人并不识字呢将来还要对质你如何混说得供唐诗实在住在衡州他兄弟唐俊妹夫关弘道外甥郁成俱在衡州湘潭等处住家他是从康熙五十二年就在衙门裱褙字画六十一年他跟犯生回家走了一次若是徽州人只求行文到休宁县三十一都一图六甲十排之中通县烟民册细查如果他系徽州人犯生的话都是假的他连天地人三个字都写不出来衙门记帐都是打苏州马子他怎说同父亲读过书的鬼话又问你父亲当日衙门还有什么人帮同办事道止你同你侄子张振蕃和孙仪周唐思么供我父亲在任十五年同办事亲友长随也有死的也有去的后头父亲死了又亏空了钱粮他们也有逃走的欺瞒不得问张振蕃你今年多少年纪你随祖父在耒阳任中时可知道与你祖父相与的都是什么人可有个王澍时常往取他曾叫和尚弥增持字在衙门取过五十两银子你可知道么实供来供小的今年二十二岁原在耒阳生的到五岁上跟父母回家第二年六岁父亲死了小的同母亲在家里住直到雍正元年小的才十三岁祖父差人叫小的到任上读书二月里到了耒阳祖父家训极严终日关在学里读书非初一十五不许出来就是家里事一些不晓得如何还晓得祖父相与的人小的委实不知道什么王澍也不知道弥增和尚持书取银

子的事小的寡母在家一贫如洗一路来饭都没的吃若知些影子巴不得就说出来好免拖累只是不知道的人就想一百年也想不出来了问你祖父任所用的人除孙仪周和唐思外还有几个都是什么姓名实供来供孙仪周是小的表叔原在家里相熟的唐思就不知道只晓得有个唐诗会裱画问他讨些碎纸是有的其余用的人小的那时人事不知又不管事又不使用人如何晓得

问孙仪周你在耒阳住过几年王澍与你母舅往来相与雍正元年四月内王澍叫弥增和尚持字到衙门取五十两银子你自然知情的据实供来供小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内到耒阳至雍正元年六月母舅死了就回家来并不曾见有个王澍与母舅往来那里有什么和尚取银子的事又问你愚了你不过是张应星的外甥帮他办事他与王澍相与不相与于你本不相干你果知王澍踪迹实说何妨况这件事是他张家的事张秀公反把你扳出受累你何苦替他隐瞒岂不枉受刑法枉受拖累么供他家姓张小的姓孙今日张秀公丧良心扳害小的家中父母吓病在床存亡未加小的与他成了切骨的仇恨这事若有些影响不等到今日早直说了为什么受他的害反替他隐瞒求详情又问你不肯说出实情自然是为亲戚的意思要知道这件事不过查问王澍的籍贯你果知王澍的踪迹供出来根究出他的住址连你母舅家也就脱然无累了如执迷不吐实情不但要受严刑还要解往湖南质对都要受累反不是你为亲戚了你想想把实话说来供小的若知道王澍的住址踪迹实说了就脱然无累小的岂不知道实在不晓得这个人小的无从想起今日被亲戚扳害也是小的与张家前世冤业又问你母舅衙门还有什么帮同办事的把姓名一一供来供自六十一年至元年小的在耒阳不过一年母舅是个穷官办事的人原少自小的到了衙门母舅就有亏空从前的亲友长随都早散去了等情各供在案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摺 缴回朱批档

臣尹继善谨奏为奏明事臣先接大学士公马尔赛等寄到奏覆湖南抚臣赵弘恩查审奸人王澍一案因跟随王澍之罗一奎供王澍系江南人行令臣等留心访察家属等因臣在随处留心密行查访外查湖南抚臣原审供内有僧人弥增供称王澍说与耒阳县知县张应星曾在江南徽州同学雍正元年王澍叫耒阳县人曾盛任代写一帖要向张应星取银五十两等语据安庆按察司密提张应星之子张秀公张振蕃并在耒阳任内管事之张应星外甥孙仪周解赴安庆抚臣程元章讯供并未有王澍与应星同学借银情事已将讯供情由具奏钦奉谕旨仍遵前谕行其中如实确无干或令讨保或在外闲散看守不可令无辜久系于囹圄总之冤抑平人与疏纵匪类相等秉公为之钦此接安抚臣密札知会到臣此等紧要之案臣未经亲讯不敢放心复亲提细问据张秀公等供吐如前再三开导始据供有应星在任日记簿一本复供出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管宅门系秀公之侄张庆远臣思王澍行踪诡秘在湖南一带传说悖逆之言自必改易姓名既有应星会客日记可以从此根究臣已密差妥人前往将日记簿提到其所登记自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至雍正元年五月日行之事所会之客俱在其内现在逐加细问一一根究下落密查踪迹并提管宅门之张庆远详加究讯外合先奏明谨奏雍正九年十月初七日

朱批览

上谕 实录东华录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谕内阁逆贼吕留良以批评时艺托名讲学今罪迹昭彰普天共愤内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书急宜焚毁为请朕以为从来无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诛而谓其书宜毁无论毁之未必能尽即毁之而绝无留遗天下后世更何所据以辩其道学之真伪乎以故毁书之议概未允行顷者翰林顾成天奏称吕留良所刊四书讲义语录等书粗浮浅鄙毫无发明宜敕学臣晓谕多士勿惑于邪说爰命在廷儒臣详加检阅兹据大学士朱试等于其讲义语录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呈请刊刻遍颁学宫朕以逆贼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诸臣所驳者章句之末学也朕惟秉至公以执法而于著书者之为醇为疵与驳书者之或是或非悉听之天下之公论后世之公评朕皆置之不问也大学士朱试等既请刊刻颁布学宫俾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朕思此请亦属可行姑从之以俟天下后世之读书者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摺 缴回朱批档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闻事查曾静系奉旨发到臣李徽衙门听用之人曾静请假归家置产臣等于去夏奏请圣裁七月二十日接到朱批赏他一年假期满仍着来汝处使用奏闻候旨钦此今曾静于八月二十二日期满到长仍留臣李徽衙门使用理合奏闻候旨臣等谨奏雍正十年九月初七日

朱批览

上谕 实录东华录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谕内阁吕留良治罪之案前经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抚学政藩臬提镇等合词陈奏请照大逆之例以昭国宪朕思天下读书之人甚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学臣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将应否照大逆治罪之处取具该生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自行具呈学臣为之转奏不得阻挠隐匿今据各省学臣奏称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行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普天率土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吕留良吕葆中俱著戮尸梟示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

上谕 实录东华录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梟獍性成心怀叛逆与吕留良

党恶共济诬捏妖言实覆载所难容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已伏冥诛应戮尸梟示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讪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又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又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金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得旨严鸿逵著戮尸梟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决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輿俱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金妻流三千里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上谕 实录高宗圣训严法纪门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又谕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狱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销拿邻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漏其嫡属交与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上谕 实录高宗圣训严法纪门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狱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补辑

徐述夔诗案附殷宝山诗集

江苏学政刘墉折一

臣刘墉跪奏为奏闻事臣在金坛办理试务有如皋县民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徐述夔诗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并称徐述夔已故既见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是以呈出等情臣查童志璘是否挟嫌有无教唆之处应行地方官究问其徐述夔诗语多愤激而沈德潜所作传内有伊弟妄罹大辟之语或者因愤生逆亦未可定其所著述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现移督抚搜查办理谨此奏闻

并诗一本传一本加签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臣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江苏学政刘墉折二

臣刘墉跪奏为奏闻事臣在金坛办理试务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当堂投递一纸题曰刍蕘之献极言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常学校之坏甚属狂悖当即拿交府县收禁即其家中搜出诗文二本除鄙俚不通外内有记梦一篇语句荒唐心事暧昧应行究讯现在移知督抚办理并将作序加批之人究出一并讯办理合恭折奏闻所有原呈并诗文二本加签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臣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廷寄

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暂管两江总督高署两江总督河道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刘墉奏如皋县民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诗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其徐述夔诗内语多愤激现移督抚搜查办理等语徐述夔身系举人而所作诗词语多愤激使其人尚在必应重治其罪今徐述夔虽已身故现据童志璘呈其所作之一柱楼诗已有怨愤之语其未经查出之诗文悖逆词句自必尚多不可不严切查究搜毁净尽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且正当查缴违碍书籍之时而其子不将伊父诗文呈出亦当治以应得之罪至沈德潜为此等人作传赞扬亦属非是念其已经身故姑免深究阅其所作传内有伊弟妄罹大辟阅十七月而冤雪之语徐述夔之弟系属何人曾犯何罪作何完结并著查明原案详悉复奏又另折奏称有丹徒生员殷宝山当堂投递狂悖呈词并于其家中搜出诗文二本语多荒谬等语殷宝山所呈刍蕘之献深诋士习民风吏弊竟以为耳闻目见无一而可其人必非安分守法之徒但所言猥琐转可置之不问至阅其岫亭草内记梦一篇有云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等语显系指称胜国之姓故为翁子徽国之语以混之尤属狡诡该犯自高曾以来即为本朝臣民食毛践土乃敢系怀故国其心实属叛逆罪不容诛著将书本发交萨载即提该犯到案就此条严加刑讯诘其是何肺腑取具切实供词勿任展饰按律从重问拟具奏其徐述夔诗并着查明据实办理至昨岁王锡侯大逆之书曾谕督抚等飭属实心查察遇有不法诗文随时查办今殷宝山悖逆之词经刘墉搜查而得即行具奏该地方官平日竟置若罔闻高晋萨载杨魁所司何事应得何罪乎著传谕高晋等即行明白回奏并查明该管之县府司道各官一并参处此旨著由五百里发往并谕刘墉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月二十八日廷寄

大学士于字寄署两江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昨据刘墉奏于殷宝山家内搜出诗文二本内有记梦一篇应行究讯现在移知督抚办理等因一折殷宝山记梦篇有姓氏为红红者朱也之语显系系怀故国实属叛逆罪不容诛

昨已谕令萨载杨魁严讯该犯确供从重定拟具奏矣今复思该犯情罪重大外间审讯恐不能得其实供着传谕萨载杨魁查殷宝山现在解交何处审办即由该处派委妥干员弁管押该犯严行解京审讯沿途小心防范毋致疏虞昨日发去之书仍著缴回所有该犯家属并著杨魁就近查拿监禁听候办理将此由五百里一并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江苏巡抚杨魁折一

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奏闻事窃臣接准江苏学臣刘墉札会于金坛考试时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投递一纸自称刍蕘之献妄论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常学校词句狂悖委员于家中搜出诗文内记梦一篇语甚荒唐并有作序加批之人均应严究又如皋县民人童志璘呈缴已故泰州人徐述夔诗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查徐述夔诗集语多愤激其传内有伊弟妄罹大辟等语此外有无悖逆著述应即搜查办理俱经缮折奏闻将原书恭呈御览一面札会查照等因臣查殷宝山妄谈时政并编造记梦词句均属狂悖不法自应澈底究明严加惩治臣复飭委常镇通道孙括亲赴殷宝山家逐细搜查一面飞行镇江府知府李士珠亲押案犯并将作序加批之人一并解苏迅速审办至徐述夔著述之书苏州书局未据缴还曾否呈缴江宁书局当即行据扬州府知府谢启昆禀称本年四月内据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将伊故祖所著学庸讲义一柱楼诗连板片赴东台县呈缴转送江宁书局并有该县监生蔡嘉树将前项书本同徐述夔传墓志铭石刻赴县呈缴又续据徐食田缴出论语摘要蘧堂杂著想诒琐笔等书三种因蔡嘉树复赴江宁藩司具控称伊在县先行呈首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行呈缴飭府查办提究等情臣查学臣原奏徐述夔诗内既属语多愤激明有狂悖之处且其传内开列书名尚有古文时文拼茶场志诗余五色石传奇等种未据呈缴此外想另有悖逆书籍字迹必须专委大员前往搜查俾无隐漏其徐食田如何捏首情由亦应严究明确臣已札委苏粮巡道陈大化督同扬州府赴徐述夔家将所有书籍悉心检查据实呈送提同徐食田等各项书籍解省究办并讯明徐述夔传内所叙从弟赉武妄罹大辟阅十七月而冤雪之语系属何年之事一并查卷察核再沈德潜代为作传则徐述夔书籍伊家想有存留臣又委臬司孔传炯督率苏州府杨灿前往细查并无徐述夔所著各书遗存在家禀复前来除俟提解殷宝山徐食田等犯案卷书籍到日臣即督同两司逐加查阅严审究拟分别奏会所有现在办理缘由臣谨先行恭折闻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九月初七日廷寄

大学士于字寄署两江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奉上谕据杨魁奏接准学政刘墉咨会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投递呈词语多狂悖又如臬县民童志璘呈缴泰州已故举人徐述夔诗集语多愤激现在严行搜查审办等语此二案前据刘墉具奏已降旨萨载杨魁令派委妥员将殷宝山严行解京审讯并将其家属就近查拿听

候办理萨载杨魁接奉前旨自即当遵照妥办至徐述夔一犯虽已身故其所著之书自应向其子孙速行追缴今据杨魁称伊孙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行呈缴等语徐食田既隐匿伊祖书籍不早呈缴及知事已败露复敢贿嘱县书捏称自缴其诈伪殊为可恶且必有隐匿书籍书板之事徐食田自己拘提到苏亦当解京严讯著传谕杨魁即派委委员将徐食田严行解京审讯沿途小心防范毋致疏虞派人严搜其家有无藏匿书籍之事速行奏闻并将听受贿嘱之县书一并遴员隔别管解来京沿途毋任见面串供另滋弊窦所有徐述夔家中各项书籍书板仍即详细搜查全行解京查办将此由五百里发往并谕萨载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署两江总督萨载折一

署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总督臣萨载跪奏为遵旨明白回奏仰祈圣鉴事窃臣接奉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刘墉奏如皋县民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诗一本云云钦此臣跪读数四实深惶悚伏念一切违碍书籍屡蒙训饬令实力查缴数年以来经臣大学士督臣高晋抚臣杨魁先后檄行各属上紧查办并委员给价购买统计江苏两局共缴过违碍书二万余部本年七月十三日督臣高晋奉命赴豫堵筑漫工臣兼署督篆检查卷案本年闰六月二十五日钦奉上谕以各省查缴违碍书籍恐外间尚有存留此时续行呈缴仍可不加究治若匿不缴出后经发觉难以轻追著再实力查办不可稍有疏漏等因钦此督臣高晋即札会抚臣并通饬三省藩司督率所属实力查缴具报臣署篆以后复饬各属广宣恩旨偏行出示晓谕务使穷乡僻壤一体周知作速呈缴以凭核办在案嗣准学臣刘墉札会按试镇郡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投递乌尧之献一本并委员赴其家中搜出诗文二本语多荒谬又如皋县民童志璘呈缴泰州已故举人徐述夔诗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其徐述夔诗内语多愤激均经奏明交督抚查办等语臣一面飞行臬司会同藩司提犯赴苏严审究缴一面饬知镇江扬州二府再赴各犯家中严密搜查再准抚臣扎会添委常镇道孙括苏松粮道陈大化率同各府县分诣殷宝山徐述夔两家搜查有无别项不法字迹先将办理缘由恭折奏闻随据各府县禀报查抄各犯家产并将家属人口查明小心看守造册呈送又据镇江府禀所有殷宝山诗文内作序之赵学礼尹发莘及批点之殷一桂均经查提押解赴苏候审今于九月初四日钦奉上谕并将书本发臣提犯审拟具奏臣已飞饬臬司提齐犯卷押解来浦复于初五日接准廷寄钦奉上谕令将殷宝山解京审办等因钦此除经扎会抚臣并飞札臬司监提殷宝山遴委妥干员弁管解起程另折奏复外臣于不法诗文不能及早查办收罗净尽以致尚有存留清夜自思实属罪无可逭乃蒙圣主洪慈不即严加治罪令臣明白回奏臣感激悚惕无地自容惟有请旨将臣从重治罪以为办理疏漏之戒应参之县府司道容俟会折参处外因系奉旨即行具奏之件谨恭折附驿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朱批该部严察议奏钦此

署两江总督萨载折二

署两江总督臣萨载谨奏为遵旨缴回原书起解逆犯并陈明现在查办徐述夔悖逆诗词恭折奏闻事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昨据刘墉奏于殷宝山家内搜出诗文二本等因臣查殷宝山捏造妖言托词记梦居心悖逆罪不容诛今奉谕旨解京审讯臣扎会抚臣杨魁就近选派妥干员弁监提殷宝山管解起程并移行沿途文武衙门派拨兵役小心防范毋致疏虞至该犯有母赵氏寡嫂郭氏妻华氏四子长第年次奎年三登年幼子甫生一女已许配唐姓又据丹徒县禀报带回县城委员拨役分别拘押看守今已扎会抚臣即行监禁听候办理至奉发殷宝山原书二本理合遵旨封固缴回尚有徐述夔一柱楼小楼诗一本现在查办缘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内称其著作甚多臣与抚臣严密行查旋于八月十一日据江宁藩司陶易禀报本年五月内据东台县禀监生徐食田呈送伊祖徐述夔遗存学庸讲义一本一柱楼小楼诗一本一柱楼诗六本和陶诗一本書板三百四十八块正在发县查阅粘签呈送于六月间据监生蔡嘉树赴司呈控徐述夔诗文伊先首禀当委扬州府提齐人证书籍查审详据前来臣以此等狂悖诗文一经解到该司即应查看通详究审而乃辗转迟延甚属不合当经严批申飭俟正案审定即行参处又于八月十二日据扬州府谢启昆摘写徐述夔一柱楼诗内悖逆之句开折呈送并查沈德潜所称徐述夔之弟徐赓武妄罗大辟阅十七月而冤雪之语缘乾隆元年有泰州民缪照乘与缪又南之妻蒋氏通奸商同勒死亲夫蒋氏因曾被徐赓武刁奸怀恨是以到案供指徐赓武同谋后经审出实情将徐赓武枷杖完结业经吊取案卷送司并声明一面将书籍解苏一面督同东台县亲赴徐食田家将男妇大小家口逐一查点严加管押并将房屋田产箱笼书籍家伙逐细查明按件封贮委员督同县役昼夜看守毋稍疏懈又据苏州臬司孔传炯禀奉巡抚面委密赴沈德潜家查看尚无留存徐述夔诗文及违碍书籍臣查学臣刘墉所签徐述夔小楼诗句已多愤激复阅该府续签一柱楼诗悖逆之句甚多臣披览之下不胜发指是徐述夔虽已身死其尸骸仍应锉戮其孙徐食田亦应从重治罪以申国法而快人心除现在扎会抚臣并飭臬司将书籍人犯解送来浦听候审拟会奏容俟审明将各书逐细粘签恭呈御览外臣谨遵旨缴回殷宝山原书二本其徐述夔诗一本留俟随案恭缴所有扬州府抄送徐述夔一柱楼诗内悖逆之句照录清单恭呈御览谨缮折先行由驿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谕欽此

九月十三日廷寄一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据萨载查办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据称藩司陶易于五月内接据东台县禀报监生徐食田呈送伊祖徐述夔所遗一柱楼诗本及板片等项至六月间又据监生蔡嘉树赴司呈控伊先首禀等语陶易身任藩司地方一应事务皆其专责况自江西逆犯王锡侯所著字贯一书内有大逆不道之处屡经严飭各该地方官实力查访今所属有悖逆书籍陶易于五月内接据东台县详禀并不即时严密查拿详请审办仅发县查阅粘签直至八月内始以一禀塞责且徐食田贿嘱县书

改查出为呈送其鬼蜮伎俩甚为可恶陶易亦未究出率行转禀实出情理之外该员由道员超擢藩司受恩至重乃视此等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诚何心著传谕陶易即行明白回奏钦此军机大臣遵旨传谕江宁布政使陶易

九月十三日廷寄二

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今日萨载复奏查办逆犯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折据称陶易于本年五月即据东台县监生徐食田呈送伊祖徐述夔遗存一柱楼诗本及书版等项于六月间据监生蔡嘉树赴司控呈等语徐述夔身系举人乃敢编造诗词肆其狂悖且存留其家已久该地方官何以漫无觉察且屡经传谕各督抚查办悖逆书籍因何容其存留至今待人举首而陶易于五月间即据东台县禀报并不立即查办辗转迟延直至八月中始以一禀塞责实不知其是何肺肠已有旨令其明白回奏矣并据萨载奏此等不法诗文不能及早收罗净尽请旨从重治罪已交部严察议奏然萨载尚系总河第因从前曾任江苏巡抚其咎已无可辞至高晋以大学士久任两江总督所属有此等逆词既不能早为查出而陶易近在同城如此玩视重大案件该督何竟毫无见闻不即查参办理其罪更较萨载为重著传谕高晋即速据实明白回奏将此由五百里发往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月十三日廷寄三

大学士于字寄署两江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据萨载奏查办逆犯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藩司陶易于本年五月即据东台县禀报监生徐食田呈送伊祖徐述夔所遗一柱楼诗本及书版等项至六月间据监生蔡嘉树赴司呈控徐述夔诗文伊先禀首等语此即徐食田贿嘱县书将被首查出改为自行呈送其诡诈尤为可恶已于折内批示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敢于所作一柱楼诗稿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将来定案时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至徐食田系逆犯嫡孙本属例应缘坐之人乃藏匿伊祖悖逆诗本及被人告发复敢贿嘱县书捏称自首其狡诈尤为可恶前已降旨萨载杨魁令派妥员将徐食田及受嘱县书隔别解京审讯萨载等接到前旨自即当遵照办理至徐述夔编造诗文恐尚有流传抄录之本或另有别项逆词不可不严搜净尽着传谕萨载等即派妥员严行搜查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尽绝将此由五百里发往并谕杨魁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月十四日廷寄

大学士于字寄署两江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据杨魁奏查办逆犯徐述夔悖逆书籍一案称蔡嘉树赴江宁藩司具控称徐述夔之书伊在县先行呈首其孙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首等语当以徐食田诡诈舞弊情尤可恶经降旨令萨载等将徐食田同该县书一并解京审办昨又据萨载奏藩司陶易于本年五月即据东台县禀报徐食田呈送伊祖徐述夔所遗诗本版片至六月间蔡嘉树赴司呈

首并称系伊先行首禀等语若徐食田果于四月间呈首该县五月具详蔡嘉树六月始赴司具控则是呈控在后自首在前何以云该犯贿嘱捏改若实系如此则徐食田尚系自首之人止应坐以缘坐之罪不得坐以贿嘱之罪但恐蔡嘉树控告在前该犯闻信始行呈缴书籍板片复贿嘱县书倒提年月捏改自首则徐食田于缘坐本律外更加诡狡之罪即当从重问拟至其月日在前或系该县抹煞蔡嘉树初告情节或系陶易倒提月日必须彻底查明方可以定此案罪名轻重若竟系陶易倒提月日改重作轻则陶易之罪即与逆犯相等并查陶易与该犯有何瓜葛欲为之袒护开脱此事甚有关系不可稍涉颛预着传谕萨载即将此情节明晰查明据实复奏该逆犯等现在解京审讯其前后实情一经交部严鞫自必水落石出萨载若稍有袒徇陶易之心为之掩饰回护将来严审得实恐萨载不能任其罪也将此旨五百里发往并谕杨魁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杨魁折二

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恭奉上谕遵旨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六日接奉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廷寄上谕据刘墉奏如皋县民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诗一本等因臣正在奏复间又于初六日申刻接奉八月二十八日廷寄上谕昨据刘墉奏于殷宝山家内搜出诗文二本内有记梦一篇应行究讯等因伏查丹徒县生员殷宝山所作乌菟之献并记梦一篇泰州已故举人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均属悖逆不法亟应严究重治以彰国宪而正人心臣接准学臣刘墉札会当将檄委常镇道孙括苏粮道陈大化分往搜查并以徐述夔传文系沈德潜所作密令臬司孔传炯亲赴查讯并无存留又查出徐述夔之孙徐食田与蔡嘉树因一柱楼诗现在东台县并江宁藩司两处讦控未结亦已飞提卷宗即行确核据实参办各缘由经臣恭折奏闻在案嗣经署督臣萨载飭司提犯严审据各该府县押解案犯并将殷宝山家内所存吴会文存三本殷怀璞等所作丹鸟集二本杂稿一本杂著十一页一并解苏旋据常镇道孙括查明殷宝山家并无别项叛逆字迹其徐述夔所著各书据苏粮道陈大化亲往查讯除已刻之一柱楼诗小題诗和陶诗学庸讲义未刻之论语摘要想貽琐笔蘧堂杂著已于控案缴出徐述夔传内所叙五色石传奇等种实已无存并赴校书之徐首发沈成濯等家查无悖逆字迹而两案犯属家产亦各查明禀复前来臣查殷宝山遍造梦语肆意叛逆罪大恶极莫此为甚提讯该犯已据俯首认罪而其叛逆情由尚多狡饰正在严行确审并提作序加批之赵学礼等先后至苏一并从重按拟兹蒙圣明特颁谕旨训诲周详实深悚惕臣随遴委苏州府督粮同知曾曰琇臣标守备王来用即于九月初七日管押殷宝山同赵学礼殷一桂尹发莘四犯小心解京咨明刑部暨沿途督抚诸臣转飭拨护毋致稍有疏虞所有殷宝山之家属殷赵氏殷第年等共七名口先已拘拿监禁同所查家产现即造册咨部听候办理其殷宝山家内起出吴会文存第三本面页写有诗句同殷怀璞所作丹鸟集等三种亦有狂悖逐一签明恭呈御览讯据殷宝山供殷怀璞名必大即又纯系伊堂叔号野史潜夫上罗潜夫殷怀瑀即伊父阮亭又名阮友均已身故

殷怀璞有子四人现俱出外帮工王曰广吴麟皋亦已物故或并无后臣已飭令详悉确查另行据实严审究办失察之历任各职名亦即查明另参至于徐述夔一案所著各书臣细加查看其中怨愤悖逆之处不可枚举殊堪发指该犯及其子虽已伏冥诛其孙徐食田等均当按律缘坐且徐食田与蔡嘉树呈控首缴各书据藩司陶易送到案卷查系本年五月内据东台县知县徐跃龙转据徐食田呈缴禀解该司将书发回批令该县签明另呈六月内蔡嘉树指出狂悖诗句赴司呈控及贿嘱捏首又经批飭扬州府严查等情在卷是此案之如何贿嘱如何捏首必须澈底提究尽法惩治而该司府县等不即查核各书通禀速办错谬怠玩概应严参重究现在会同署督臣萨载另折参奏诗内作序之兴化县人王国栋愿言是否实已身故现飭访查确切尚有作序作跋之姚德璘毛澄籍隶浙江湖州府属业已飞咨浙江抚臣查提解究事关重大均不便稍有草率此案人犯现奉圣谕交与署督臣萨载查办当即飭令臬司孔传炯带犯赴淮臣先因淮扬一带湖河水势盛大下河民田或有被淹业已奏明前往查勘臣即在淮将此案会同署督臣萨载提犯确讯分别按拟具奏所有徐述夔书籍臣谨先行粘签呈开书目清单进呈御览至臣身任地方于搜查不法书籍一事屡奉圣训谆切自应实心查察乃尚有殷宝山徐述夔等悖逆诗词臣不能督飭所属先事搜查实属罪无可逭兹蒙圣慈不即严加治罪令臣明白回奏悚惶感激无地自容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臣从重治罪以昭炯戒再徐述夔传内所叙伊弟赛武妄罹大辟一节查系乾隆元年泰州民缪照乘与缪又南之妻蒋氏通奸谋命案内被诬审雪有案提核州卷无异至徐述夔所刻各书板片已据缴出现在追查流传各书一并另行奏解销毁合并陈明臣谨遵旨据实缮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萨载杨魁会奏折一

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据实参奏事窃照如皋县民人童志璘赴学臣刘墉试署呈缴泰州徐述夔逆诗一案臣杨魁于接准扎会后当即飭行司府查出徐述夔一柱楼小标题诗之外尚有一柱楼诗和陶诗等六种先有蔡嘉树与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在东台县并江宁藩司两处呈首控告业将提卷核参缘由奏明在案臣萨载先经准扎飭令臬司严行审办嗣据司禀蔡嘉树等呈控有案又经飭司查明据实参处各在案兹据江宁藩司禀送案卷当查徐述夔所著一柱楼等书于本年五月内经东台县知县涂跃龙禀据徐食田呈缴解局该司陶易将书发还批令签明送办迨六月内蔡嘉树赴司指控诗词狂悖及贿嘱捏首等情该司批飭扬州府严查尚未讯详又即吊核县卷徐食田于四月初六日呈出各书蔡嘉树于四月初九日首告各在卷臣等伏思悖逆书籍节奉圣谕严切理应随时缴解核办乃东台县知县涂跃龙遇有此等逆词并不认真办理且经蔡嘉树将书讦控又不严行审究现据蔡嘉树在司呈告贿嘱捏首保非蒙混舞弊亟应穷究明确务使水落石出不便稍涉模糊江宁藩司陶易于该县解到逆诗之时既不自行校阅辄又发令该县粘签另呈续据蔡嘉树控告又不即通禀提究而扬州府知府谢启昆接到

藩司批词亦不迅速集讯据实详办均属错谬怠玩不职已极并据臬司孔传炯查明揭报前来相应会折参奏请旨将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一并革职以便提集究办所有扬州府知府东台县知县各印信现已委员摘取署理查收交代江宁藩司陶易恭候谕旨离任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朱批已有旨了

九月十六日上谕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据萨载等参奏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请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藩司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革职讯究等语徐述夔身系举人乃敢编造诗词肆其狂悖实为罪大恶极虽已伏冥诛亦当按律严惩以彰国法其孙徐食田久匿伊祖逆词且有贿嘱县书捏控为首情节其罪不止于大逆缘坐昨已传谕将徐食田解京审讯涂跃龙接据呈控逆词不即通详严究又不查明是否自首抑系被人呈控分别究办陶易接据悬禀悖逆诗文并不立时严究就近禀知督臣奏办均出情理之外显有袒护消弭情节知府谢启昆接奉司批不即通详审究其罪亦无可逭陶易谢启昆涂跃龙俱著革职著该督等派委妥员隔别押解来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九月十六日廷寄

大学士于字寄署两江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上谕萨载等奏查办逆犯徐述夔悖逆诗本一案东台县涂跃龙遇有此等逆词并不认真办理且经蔡嘉树将书讦控又不严行审究藩司陶易于该县解到逆诗之时既不自行校阅又发令该县粘签另呈续据蔡嘉树控告又不即通禀提究而扬州府知府谢启昆接到藩司批词亦不迅速集讯据实详办均属错谬怠玩请旨将陶易谢启昆涂跃龙革职提究等语已有旨将陶易等革职解京审讯矣涂跃龙接据悖逆诗文并不通详严办仅行专禀藩司又不查明是否自首抑系被人呈控之处分别办理必有倒提年月欲为开脱之弊陶易近在省城接据县禀并不即禀督臣奏办转将书发还飭令粘签送阅辗转稽延显有袒护消弭情事而谢启昆接到藩司批示亦不速讯详究以上各情节亦须澈底严讯使之水落石出恐非外间所能办理著传谕萨载杨魁即派妥干大员将陶易谢启昆涂跃龙三人派委妥干员弁隔别解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严讯具奏仍当严飭妥员沿途小心管押毋任见面串供倘有疏虞惟该督等是问其徐食田及县书仍遵前旨分别解京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萨载杨魁会奏折二

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钦奉上谕遵旨办理复奏事窃臣等接奉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寄信上谕据杨魁接准学政刘墉咨会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投递呈词语多狂悖等因钦此伏查殷宝山一案人犯前经臣杨魁遵旨遴委员弁严行解京并同徐述夔一案臣等各将查办情形据实复奏一面将错谬怠玩之司府县等会折参奏各在案查徐

述夔及其子徐念祖俱身故有伊孙徐食田徐食书二人同校书之徐首发沈成濯原告
贿嘱捏首之蔡嘉树县书金长五倪锦等经臣等先后拘拿提解至苏旋奉谕旨令臣萨
载提犯来浦审办当即飭令臬司孔传炯带犯赴淮臣杨魁先因查勘高宝一带被水灾
田抵淮商办兹蒙圣明训示周详实深悚惕当即委员迎提人犯遴委候补同知师彦公
淮安城守营守备王世雄管解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四名又委吴县主簿杨绍
基淮安城守营把总吴太管解金长五倪锦二名并委山阳县县丞张诚管解蔡嘉树一
名即于九月十五日在山阳县地方起程严密押解赴京飭令委员等沿途小心防范遵
奉谕旨隔别管解毋许见面串供滋弊一面咨明刑部暨沿途督抚诸臣转飭拨护不致
稍有疏虞仍飭司将徐述夔家属人等严行监禁造册咨部并将所查家产逐细分别造
具细册听候办理至徐述夔所著之书先经臣杨魁飭委苏粮道陈大化亲往其家搜查
业已将已刻之一柱楼诗六本小题诗一本和陶诗一本学庸讲义一本未刻之蘧堂杂
著一本想贻琐笔二本论语摘要二本均于前奏内逐一粘签恭呈御览各书版片亦已
缴解苏州书局此外逐细严搜并将家产等项查明封贮委无徐述夔自著别项狂悖书
籍隐匿之事其家存刻本书籍除寻常习见各种外查有秀水朱彝尊所选日下旧闻十
二本又吕晚村八家古文精选一部并于徐首发家查出不全留青新集一本俱属应缴
之书臣等现在通飭追查徐述夔已刻流传各书同板片一并另行奏解请旨销毁所有
徐述夔诗内作序作跋之姚德璘毛澄籍隶浙省当经咨准浙江督抚二臣咨复查明姚
德璘住居德清县原任泰州拼茶场大使已于三十六年身故有子姚世森在江南如皋
县仲元鳌家处馆毛澄住居归安县前往甘肃迪化州改名黄斌冒籍中式陕西举人现
在甘省未回搜查两家并无存留徐述夔各种书籍等因臣等已一面飭行如皋县查拘
姚世森讯明一面移咨陕甘督臣飭查究办所有现在遵旨办理缘由臣等谨恭折复奏
再查参革东台县知县涂跃龙经蔡嘉树将书讦控不即严行审究且据蔡嘉树在司呈
告贿嘱县书捏首保非舞弊应行穷究今蔡嘉树及县书金长五等现俱解京参令涂跃
龙必有应行质问之处臣等另委苏州府同知史尚确河标千总王道直一并管解赴京
审办所有此案卷宗亦即咨送刑部查核其原参之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
昆仍恭候谕旨至日钦遵办理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
一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九月二十一日廷寄

大学士于字寄署两江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据萨
载等奏接奉谕旨将徐述夔之孙徐食田等先后查拿派委同知师彦公等隔别管解赴
京等语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敢于所作诗稿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
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伏冥诛亦当按律严办以伸国法而快人心至阅伊同校书之
徐首发沈成濯二名更堪骇异该二犯一以首发为名一以成濯为名四字合看明是取
义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诋毁本朝发之制其为逆党显然实为可恶已交刑部存

记俟该二犯解到时严加刑讯务令供吐实情此等鬼蜮伎俩岂能逃朕之洞鉴萨载杨魁何以竟为其瞒过即或伊二人文义平常岂幕友中全无一看出者何皆为之隐讳不言乎此等逆犯其潜怀诽谤已久家内必有自作悖逆之书虽据折内称于徐首发家查出不全留青集一本恐尚系查检未到著萨载杨魁即派诚妥大员于该二犯家内再行严密搜查将所有字迹书本即行封固解京勿任稍有隐匿再该二犯之名均非命名正理未必系从幼取定必因为逆犯校书后始行更改此名著传谕萨载杨魁即速严密访察据实复奏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大学士仍管两江总督高晋折一

大学士仍管两江总督臣高晋谨奏为遵旨明白回奏仰祈圣鉴事窃臣在仪封工次接到大学士于敏中寄字内开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刘墉奏如皋县民人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诗一本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跪读之下惶悚愧惧无地自容查泰州已故举人徐述夔著作诗词语多愤激又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妄谈时政并编造梦记语多狂悖不法已极臣前准江苏学臣刘墉札知不胜发指正在行查间旋准苏抚臣杨魁札会已委常镇道孙括督同镇江府知府李士珠亲赴殷宝山家搜查并委苏粮巡道陈大化督同扬州府知府谢启昆密赴徐述夔家搜查提审办理并经恭折具奏臣当即扎复署督臣萨载抚臣杨魁严审查参据实办理伏查上年江西王锡侯妄著大逆书籍臣钦遵谕旨严督所属遍行出示晓谕凡有不法诗文具须加意收罗随时呈缴查办乃徐述夔之著作怨愤殷宝山之肆行狂悖该管县府司道既不早为查缴究治而臣更毫无知觉抚衷自问实属罪无可逭今蒙圣恩不加严谴令臣明白回奏臣伏地惶悚无可置喙惟有仰请皇上将臣交部严加治罪以为查办疏玩者戒除将奉到谕旨札会萨载杨魁钦遵严切究明分别定拟请旨遵行并将该管之县府司道等官一并参奏外臣谨遵旨明白回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该部严察议奏钦此

九月二十四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山东巡抚国署两江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陶易身任藩司于逆犯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内编造逆词接据东台县详报并不即禀督抚奏办转将原书发还飭令粘签送阅转辗稽延显有袒护消弭情事不知其是何肺腑已降旨将陶易革职解京审讯矣陶易久任州县知府复自道员超擢藩司乃竟敢于负恩若此殊为可恶伊籍隶山东著传谕国泰即派妥干大员前往陶易原籍将所有一切资产财物俱行严密查封毋得稍有疏漏至其任所资财并著传谕萨载杨魁一并查抄毋任隐匿寄顿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高晋折二

奴才高晋谨奏为钦奉上谕再陈感悚微忱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接到大学士于寄字内开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今日萨载奏查办逆犯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

一折 云云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读之下伏地叩首惶悚莫能仰视查此案悖逆书籍诗词先准江苏学臣刘墉摘录札知奴才不胜发指当即札会署督臣萨载抚臣杨魁查参据实办理而奴才于所属地方有此悖逆诗文不能早为查出办理疏玩无罪可道前奉到谕旨令奴才明白回奏适奴才于九月初十日自时和驿回至仪封工次即据实具折于十二日专差赍赴行在投递请旨将奴才交部严加治罪在案伏念查缴违碍书籍一事屡奉圣谕谆切节经奴才誊黄遍贴晓示并又通飭所属悉心收查随时缴局汇呈奏解以期净尽本年五六月内据各属陆续缴到书籍由藩司呈送奏解前来奴才于七月初四日自江宁起程赴河工防汛时曾经开单具折汇奏一次委员解京乃徐述夔之书于五月间即经东台县送局六月间又据监生蔡嘉树赴司呈控藩司陶易既不随时转呈查办而奴才于五六月间自盐城审办私梟拒捕之案并到苏州秋录事竣回省亦未据陶易面为禀知实不可解昨准署督臣萨载抚臣杨魁札知己将该司并府县等参奏革职究办在陶易玩视重大案件自难逃圣明之洞鉴而奴才近在同城漫无知觉不能早为查出参究抚衷自问昏愆已极获罪实较萨载为重今奉谕旨奴才感悚愧惧实属无可置喙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奴才从重治罪以昭炯戒奴才谨再沥情据实缮折附驿回奏伏乞皇上圣鉴奴才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闽浙总督杨景素浙江巡抚王亶望折

臣杨景素臣王亶望跪奏为咨提要犯恭折奏闻事窃臣亶望接准江苏抚臣杨魁咨文内开扬州府属东台县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狂悖不法书籍内有一柱楼小诗系姚德璘作序和陶诗系毛澄作跋讯明姚德璘曾任泰州拼茶场大使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于乾隆二十九年参革回籍毛澄系姚德璘幕友亦是湖州人飞咨查拿解苏质审等情据此臣景素适在杭州即与臣亶望会商密委按察使国栋杭嘉湖道孔毓文星夜驰赴湖州按名查拿并于二该犯家内搜查徐述夔所著诗文各种并有无另项不法书籍去后兹据按察使国栋杭嘉湖道孔毓文禀称遵即带同湖州府暨乌程归安德清各县先赴德清县查得姚德璘系乌程县籍贯居住德清北门内丰乐巷地方司道等亲入该犯家中查明该犯已于乾隆三十六年身故有子五人其长次三五各子亦俱物故只有四子姚世森并不在家讯据孀居之媳姚徐氏姚蔡氏供称姚世森现在江苏如皋县李家埠仲姓家内处馆随将其家内箱笼橱柜逐细检查并无徐述夔著作诗文及另项不法书籍又毛澄一犯查明现住归安县之菱湖镇地方随又驰赴菱湖毛澄家内查得该犯久经外出讯据伊子毛元燮供称伊父毛澄系归安县学廩生乾隆二十六年曾在拼茶场大使姚德璘任内教读复随姚德璘回湖又在其家处馆一年三十二年赴甘肃作幕三十七年回家一次三十九年又往甘肃冒阜康县籍贯改名黄斌于去年丁酉科中式陕西第二名举人如今现在甘肃迪化州其平日所作诗文携带出外家中并无存留当日在扬州拼茶场如何替徐述夔作跋实不知情等语随细查其家所有书籍

皆系时文及医方等项并无不法字迹各等情具禀前来臣等查姚德璘虽已身故现有其子姚世森在江苏如皋县仲姓家内处馆亦应查讯当即咨明江苏抚臣转饬查提严审至毛澄一犯现已改名黄斌冒籍甘肃阜康县中式亦即飞咨陕甘督臣严密查拿务获并追取徐述夔诗文及毛澄有无别项不法著作连犯一并解赴江苏归案办理合将准咨查拿各犯及现在办理缘由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萨载杨魁会奏折四

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遵旨办理奏复事窃臣等接准大学士于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上谕萨载等奏查办逆犯徐述夔悖逆诗本一案东台县涂跃龙遇有此等逆词并不认真办理云云钦此寄信前来伏查逆犯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前奉谕旨令将徐食田等解京审讯臣等以参革东台县知县涂跃龙必有应行质问之处当即委员苏州府同知史尚确河标千总王道直前赴东台县将涂跃龙一并押解进京质审其徐食田及县书金长五等先于九月十五日在淮安府山阳县地方分别委员押解起程恭折奏明在案兹钦奉上谕令将参革藩司陶易知府谢启昆等即派妥干大员隔别解京候讯适苏州按察使孔传炯因押解徐食田等犯来至清江尚未回苏江安粮道钱金殿查勘道路桥梁到淮随即劄委臬司孔传炯先赴扬州督解谢启昆起程再赴江宁督解陶易起程并委粮道钱金殿驰赴江宁摘取陶易印信查明经手仓库钱粮有无未清星速详报又委江宁府知府章攀桂督标中营都司汪生吉将陶易小心押解即在江宁由浦口一路进京又委署淮安府通判沈永清扬州营守备龚铎将谢启昆小心押解由淮安一带进京复严饬该委员等务须慎密防范行至山东境内设或彼此遇见即分别先后行走倘敢纵令该参员等见面串供一经查出定将该委员等严参治罪一面咨明兵刑二部一面咨会沿途督抚诸臣转饬派拨兵役逐程护解并饬驿道栋文一体移行拨护毋稍疏虞所有臣等遵旨办理缘由谨合词恭折由驿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江宁布政使陶易折

江宁布政使降一级留任臣陶易跪奏为遵旨明白回奏事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臣自高宝一带查勘水灾回署奉军机大臣传谕内开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据萨载奏查办殷宝山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据称藩司陶易云云著传谕陶易即行明白回奏钦此钦遵到臣臣跪读谕旨战栗殛●不能起立伏查违碍书籍自乾隆三十九年钦奉谕旨收缴江宁设立书局专委通晓文义之教职佐杂查办卷帙浩繁凡有呈缴者悉令各州县签出送局复核分别详请汇解此案据东台县知县徐跃龙于五月内禀送监生徐食田呈缴伊故祖徐述夔所著学庸讲义一本一柱楼小诗一本和陶诗一本一柱楼诗六本到局局员上元县训导保定纬茶引所大使沈澜因其书内不将违碍语句签出未送臣检阅即拟批发该县粘签另送以备详办去后六月十三日据东台

县监生蔡嘉树赴臣衙门具控徐述夔所著书籍系伊呈首县书捏作自缴等情臣以东台县已经呈送蔡嘉树复行稟首恐有挟嫌情事随批发扬州府查讯复于六月廿七日檄行速究并饬将书籍板片解司核辨此系办理实在情节也惟是臣一介寒微荷蒙圣慈逾格录用由道员超擢藩司受恩深重无有伦比臣朝夕兢惕刻图报效尚恐不足仰副高厚于万一至地方一应事务皆臣专责况查禁违碍书籍正人心以厚风俗叠奉严旨尤当亲自检阅遇有呈首立当严密查拿详请审办乃徐述夔一案仅据局员稟批发县粘签未经吊阅实属愒愒糊涂迨接据控词不即自行审究批府之后又不严檄催提案延两月以致童志璘赴学臣具控是臣办理此等重大案件舛错乖缪种种罪无可追扪心自问万死莫赎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臣严加治罪以昭炯戒臣不胜惶悚待罪之至谨据实明白回奏伏乞圣主睿鉴谨奏

九月三十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署两江总督萨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本日陶易复奏办理徐述夔逆书一案称据东台县知县涂跃龙将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等书稟送书局局员上元县训导保定纬茶引所大使沈澜因其书内不将违碍语句签出未送检阅即批发县粘签另送以备详办嗣经监生蔡嘉树赴控徐述夔所著书籍系伊呈首县书捏作自缴等情随批发扬州府查讯复经檄饬速究核办等语徐述夔所作不法书籍既经东台县呈送陶易即应亲加检阅据实查办何得仅交局员核办事后借以卸责此实无解于陶易之罪但保定纬沈澜既系委勘书籍之员一见狂悖诗句理应逐一签出稟请严办乃竟延搁不签显有欲为消弭之意其罪亦无可追著传谕萨载杨魁即将保定纬沈澜革职委员隔别管解赴京一并交部讯究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山东巡抚国泰折一

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遵旨办理恭折复奏事窃臣于考毕兖州营伍之后即由金乡沂州一带查验工程巡阅营伍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已刻在费县地方承准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陶易身任藩司云云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臣查革职江宁布政使陶易原籍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地方臣当即钦遵谕旨选派妥干大员臬司于易简现在东平州审讯拿获越狱贼犯王洪究追陈大月等下落藩司陆耀驻扎省城未便缺员惟查有登莱青道何泽传为人小心办理谨饬济南府知府吕尔昌办事勤干又臣标右营游击保伦经臣奏署登州营副将现在随臣巡阅营伍人亦颇能办事随密札钉封飞委济南府知府吕尔昌迅速前往会同登莱青道何泽传并署登州营副将臣标右营游击保伦慎密办理毋得泄漏风声带领勤妥兵役人等密速前赴原任江宁布政使陶易住居处所将房屋周围用兵役严密把守毋许一人出入即将该司所有一切资财产业尽数造册登记严密查封不得稍有丝毫疏忽遗漏除俟查封造册到日再将确数另行具奏外所有臣钦奉谕旨选

派妥干大员查封缘由理合先行恭折由驿三百里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萨载折

署理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抚督臣萨载谨奏为钦奉上谕先行恭折奏复事窃臣接准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陶易身任藩司云云钦此寄信前来臣查参革藩司陶易前奉谕旨令臣委员押解赴京候审当经臣飞飭新任藩司孔传炯驰赴江宁料理一切并委江宁府知府章攀桂等小心押解恭折奏明在案今据江宁司道禀报该委员等已于二十五日管解陶易起程至其任所资财物件臣与抚臣杨魁先已密札藩司孔传炯粮道钱金殿督率府县派委员役严密防范毋许私自搬运并禁闲杂人等出入以防匿漏兹钦奉上谕令臣将陶易任所资财查抄臣正在查办高朴家人李福一案委员押解进京缮折解进后即由清江驰赴江宁并札会抚臣杨魁前来会办一俟到宁严密查封再会折具奏外所有臣现在起程缘由理合恭折附驿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十月初五日军机处奏片

臣等会同九卿等所讯逆犯徐食田徐首发沈成濯等供谨缮录进呈至殷宝山一犯因其初供狡展臣等令其亲写供词谨一并抄录恭呈御览谨奏十月初五日

陕甘总督勒尔谨折一

陕甘总督臣勒尔谨跪奏为奏闻事窃臣准浙闽督抚来咨江苏徐述夔著作狂悖不法书籍案内有毛澄一犯讯据伊子毛元燮供称于乾隆二十二年赴甘省游幕入籍迪化州改名黄斌中式陕西第二名举人现在甘省等情臣随飞咨乌鲁木齐都统密檄甘肃按察使转飭慎密查拿去后兹据皋兰县禀访得该犯现寓省城当经按察使达尔吉善率同兰州府知府杨士玠署皋兰县知县陆瑞密赴该犯寓所将该犯拿获并将该犯所有书籍逐一查看俱系举业经书时文并无不法字迹臣亲提该犯研讯据供与徐述夔素不认识乾隆二十八九年间该犯在拼茶场盐大使姚德璘家教学姚德璘嘱令为徐述夔所作和陶诗作跋彼时该犯曾经代作数语付给等语臣查该犯默写跋稿是否确实殊难凭信应请将黄斌革去举人一面选派妥员解赴江苏省质审并将该犯于何年入籍迪化何年捐纳监生是否另有家属各缘由移咨乌鲁木齐都统另行查办外所有准咨获犯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并缮供单暨该犯当堂默写跋稿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毛澄供单

讯据毛澄即黄斌供我今年四十七岁浙江归安县人本姓黄因祖父过继毛姓所以改姓毛我因平素穷苦度日不过想来新疆乐土可以安身就于三十九年走到迪化州认户入籍改名黄斌就捐了监生上年丁酉科中式举人的记得乾隆廿八九年间我在拼茶场盐大使姚德璘衙门教学姚德璘向我说有本地举人徐述夔作引一本和陶诗要

我作跋我就随手做了几句跋交给姚德璘拿去了我并不认识徐述夔我当日作的跋并没存留底稿如今细想还能记得几句我想著写出来呈看就是了

毛澄默写跋稿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此东坡遣怀妙谛也不知弄笔东窗下细和渊明乞食诗此放翁却老良方也 据供以上记得清楚并无错字 夫以东坡之才卒老而困何其蹇也若放翁早携书剑晚辱弓旌又何其劳劳也先生生际圣朝以年高雅望日以笔墨自娱则其所得于陶者自与东坡放翁必有分矣 据供以上因事隔十余年不能记清字句恐有铺错合并供明

勒尔谨折二

陕甘总督臣勒尔谨跪奏为遵旨复奏事窃臣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据杨景素王亶望奏称准江苏巡抚杨魁咨查扬州府属东台县已故逆犯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系浙江人毛澄作跋飞咨查拿等因钦此臣伏查毛澄即黄斌一犯业经皋兰县拿获搜查该犯寓所并无不法书籍查臣路过兰州亲提研讯并令该犯当堂默写跋语一面行司查照浙省来咨将该犯解赴江苏质审一面恭折具奏在案兹钦奉上谕将该犯解京除飞飭委员候补通判何瑞洵署臣标都司王威宁将该犯慎密管押即行解京外所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复奏再该犯冒籍情节臣已咨会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策凌查明办理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奉朱批览钦此

十月十三日军机处奏片

臣等遵查徐述夔一柱楼诗所有王国栋序文及沈德潜所作传内俱称其子请序索传订定付梓谨将原书粘签呈览又查徐食田供徐述夔之子怀祖于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病故其诗刻于乾隆三十三年以前又据徐首发供一柱楼诗是他儿子徐怀祖刻的刻成时见其所刻校字仍用首发二字曾向徐怀祖讲论要他改过他说不必改过等语并将原供一并进呈谨奏

十月十五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且自高曾以来均在本朝食毛践土厚泽涵濡乃敢于所作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实为复载所不容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虽皆已伏冥诛现将伊孙徐食田等锁拿解京严加审讯定案时必当照例剖棺戮尸以伸国法至其诗集各种刊刻已久流传各省者自复不少著将所有应毁各书开单传谕各督抚留心实力访查如有逆犯一柱楼诗等项刷印之本及或有翻刻板片均著即行搜出解京销毁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尽绝以正人心而维风俗各督抚并宜实心严查勿以具文塞责致干咎戾将此由四百里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直隶总督周元理折

直隶总督臣周元理谨奏为闻事窃臣前准江南省来咨护解革职江宁布政司陶易进京当经臣派委干员及地方官会同江南解员逐程迅速押解赴京又于本月十二日准署两江督臣萨载江苏抚臣杨魁咨称案准廷寄钦奉上谕陶易升任藩司云云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钦此钦遵当即会同前赴江宁将陶易任所资财什物逐一查抄封固另行委员解京外讯据伊孙陶象爵供称伊父陶曾履跟随陶易进京带有衣箱盘费银两等语知会直省转饬经过沿途地方官如遇委员押解陶易到境立将陶曾履所带银两衣服等物一并查抄奏解等因到臣随经臣分派委员沿途严密截留查抄毋得稍有隐漏去后兹于十五日据委员河间府同知福庆雄县知县萧附凤禀称十四日在雄县地方将陶易同伊子陶曾履所带箱只物件悉行查抄逐细点验棕箱四只内装长短皮衣等件又小竹箱一只小皮箱一只内分装银共一千七百十八两二钱零讯据伊子陶曾履供称伊父衣箱等物俱在江南寓所九月二十三日摘印起身时带有衣服零星物件装箱四只许带盘费银二千两除沿途费用之外现存银一千七百余两尽在途中现蒙查封毫无隐藏此外并无寄顿不敢匿饰等情并据江南委员向称陶易在前途即患下身溃烂腹胀泄泻现尚未愈当即押解起程并将伊子陶曾履一并带往其衣箱银两业经该同知福庆会同雄县知县萧附凤密封锁固并将原箱内贮银物逐一开单禀报前来臣一面飞饬委员将陶易星速押解赴京其查封随带衣箱银物即饬河间府同知福庆押送军机处投收外所有准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奏闻并将查封衣物银两开具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十月十七日陶易供词

陶易供蔡嘉树呈告徐述夔造作逆书一案这批语实系我幕友陆琰批的现有他亲笔批的副状可据行府的牌文也是他亲笔改的他如何赖得去呢那时我因每日求雨并未瞧看就随手画了行祈雨去又出去勘灾后来奉巡抚行准刘学院咨饬提案卷陆琰就将案卷送去我旋回至署内查看副状才见了批语就抱怨陆琰这个批语的话偏枯了陆琰又说去年奉过谕旨违碍书籍是自首免罪的那时事属已成我也悔不及了我现在身受重罪何苦诬赖陆琰呢所供是实

陶易又供我署中共有七个幕友各有专办的事并不互相参酌蔡嘉树的呈词是陆琰专办的他批呈词有无别人看见我因求雨不在署中并不知道这批语的改稿都是陆琰亲笔众人都认得的他自己也断难抵赖

陶易供词

诘问陶易那徐述夔诗内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二句不用明当而用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这实系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意欲兴明朝而去我本朝其悖逆显而易见你如何不办呢况你是举人出身懂得文理的那蔡嘉树控告徐良田隐匿其祖逆词呈内并粘单所列诗句你见了并不切齿痛恨转欲将蔡嘉树反坐并斥其挟嫌倾陷是何意思即据你说是幕友陆琰所改难道你但吃了养廉俸禄于如此大案也专杖

幕友全不寓目辄画稿行文厅究竟陆琰向你说些什么据实供来至逆犯诗内怀想胜朝之语亦不过藉以为名若以情理论之我朝定鼎至今一百三十余年凡属百姓自高曾以来食毛践土皆受本朝厚泽深仁与胜国毫无可以系恋况前明白洪武以后并无恩惠及民即如江苏就有添派浮粮而各省亦有加派累民之事民多嗟怨并无可感之处至我本朝列圣相承爱养百姓赈灾蠲缓厚泽频施而江苏浮粮之额节经裁减以除民害岂前明所可比我皇上御极以来普免天下钱粮三次又曾免过漕粮且每年偶有水旱灾荒抚恤蠲缓叠沛恩膏小民具有天良理应感颂如何转要想念前朝谤毁本朝呢此不过贫困无聊之人自揣毫无进路遁而为此其无能者即为匹夫匹妇之自经沟壑而读过几句书的不能得志遂生怨望肆行诋毁又托于怀想前朝以为万一败露犹可借以立名其肺肝真可洞见徐述夔的逆诗即是如此至你受皇上厚恩由知县洊陞道员又蒙超擢藩司当如何感恩图报乃见徐述夔之逆诗恬不为怪反要宽他以博好名你自然必有意思如何只自认糊涂可以了事今军机大臣会同九卿遵旨将你切实讯问你快快据实供来

据供江苏省办理收缴遗书的事原在江宁设一总局派委略晓文义的属员数员在局司事遇各州县缴到书籍汇成几千部送我衙门转呈总督核办至此东台县禀送徐食田呈缴伊祖的书本我因正值天旱求雨所以县禀及一柱楼等书实在不曾寓目即经局员拟批发县加签迨六月中蔡嘉树到我衙门控告我幕友陆琰就批发扬州府查办并于书办催稿内添改倾陷反坐的话我也不曾细看就画行批发了及至学政刘墉参奏后我从徐州查灾回来检阅文稿就对幕友说文书办得大错了他说曾奉过旨意自首免罪此书徐食田缴在先蔡嘉树又来告他这样批也不算大错我说到底是错了他说事已如此也没法了此外他也没有别的话向我说至徐述夔诗内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二句如今仰蒙皇上指出实是他要兴前明去本朝的意思这样悖逆等话实属从来所无的况本朝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我皇上爱民如子恩膏沦浹真为亘古未有徐述夔自其高曾祖父以来食毛践土理应感颂乃敢如此狂吠不法真狗彘不食其余至我原系一穷举人仰蒙皇上天恩由州县府道超擢藩司祖父皆蒙荣耀而于徐述夔又毫无瓜葛乃于此等逆诗呈告到我手里我不详细看出立时详报督抚严行查办转偏着徐述夔一边批发这实是我的罪孽竟与徐述夔无异万死不足以蔽辜只求皇上把我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所供是实

十月十八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署两江总督萨浙江巡抚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谕徐述夔逆词一案蔡嘉树在陶易处呈控徐食田藏匿其祖逆词并摘其狂悖语句粘单具控陶易并不立时禀详严办转批其呈词云与尔何干又于行扬州府文内有收罗书籍原为明末国初有著作悖谬诗章讽刺实有违碍者俱应收解奏缴至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如只有字句失检并无悖逆实迹者将首举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

律反坐著有明条倘系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思图倾陷亦即严讯拟议等语俱于原稿内改定字迹显然可据朕初阅之即疑必系劣幕有心袒护开脱而陶易与之商同舞弊欲图消弭今陶易解到朕亲加鞫讯据供此稿系幕友陆琰所改伊并未寓目即果如所供陶易之罪亦不能因而消减而陆琰敢于舞文玩法有意消弭情节可恶其罪亦断难轻宥兹并讯据陶易供陆琰系浙江石门县人伊或已回本籍或尚在江宁均未可定著传谕萨载王亶望迅即查明陆琰现在何处派委明干大员密速查拿并即遴干员将该犯严行锁押解京勿致稍有疏懈并查其家内有无违碍不法书籍字迹一并封缴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仍将于何日拿解之处先行由驿复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萨载杨魁会奏折

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遵旨查抄陶易任所财物恭折复奏事窃臣等承准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陶易身任藩司于逆犯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内编造逆词接据东台详报并不即禀督抚奏办云云钦此寄信前来时臣萨载正在查讯高朴家人李福等来南卖玉一案当将审办缘由及起程日期恭折具奏臣杨魁于十月初一日自苏起程均于初四日行抵江宁臣等前奉谕旨令将陶易解京候审当经密札司道等将其任所资财物件督率府县选派妥员严密防范毋许私自搬运并禁闲杂人等出入在案兹臣等到宁之日即率同藩司孔传炯驿道栋文署江宁府知府袁鉴等亲诣陶易家属寓所将一切箱笼物件逐细查抄计抄出金器饰金锭共九十五两零银共二千三百五十八两零大小玉器一百八十五件旧铜器二十五件旧磁器四十件其余绸缎皮料蟒袍绒锦羽毛哆啰呢及新旧衣服首饰同朝珠帽纬书籍字画铜锡器皿木器家伙以及零星杂物逐一查点封记臣等以陶易久历外任所得廉俸已多今抄出现银仅二千余两恐有隐寄遂提该家属等隔别研讯据陶易之孙陶象爵陶象内供称本年九月内伊叔陶曾恒回山东原籍带去棕箱二只内银约二千余两伊父陶曾履跟随伊祖陶易进京带有衣箱四只盘费银四百两并称伊祖陶易进京时自知有罪将银五千两交伊父陶曾履托素识之桐城县人吴应祥会至京城孝顺胡同戴姓缎行以备将来呈请赎罪之用吴应祥业经起程赴北现有伊子吴俊可讯等语随提讯吴俊据供伊父吴应祥原在京中海淀地方开张盐店店中需银接济常向王吉全缎行会兑本年九月内伊父吴应祥赴北托王吉全会银六千两适有陶藩司之子陶曾履向在京中捐官与伊父认识将银五千两托伊父会至京中以备陶藩司赎罪之用伊父即将自己之银同陶曾履银两一并交与王吉全兑收立有会票六张伊父携进京等语复讯王吉全供亦相同臣等复加究诘据陶象爵等坚供吴应祥处会项实在止有五千两并称江宁地方素无亲戚伊祖陶易于九月二十五日解京家属于二十六日迁移公寓是日有地方文武员弁督率搬抬彼时尚不知有查抄之事实无隐匿寄顿情弊并提在寓之亲族家人等逐加严究各供无异查陶曾恒带去棕箱二只银二千余两臣等业经飞咨山东抚臣查追归于原籍查封案内办理其陶曾履随父进京带去衣箱四只

盘费银四百两亦已飞咨山东直隶二省沿途查抄至王吉全会票六张共计银一万一千两是否均系陶曾履会项抑系陶曾履实止五千之数今吴应祥已将会票带赴京中会银之陶曾履亦已进京无凭查讯臣等现已飞咨顺天府尹查提吴应祥等质讯明确就近追缴正在办理间据署扬州府事淮安府通判奎光禀称本年七月间卑职随同陶参司勘灾言有玉器八件尚未装潢托卑职觅匠成做旋因勘灾事忙并监充截留江西漕米复委赴东台县查抄徐食田等家产未及代办今于十月初八日回署闻陶参司任所资财现奉旨查抄理合据实禀缴等情臣等恐此外尚有寄交物件从中隐匿复面加诘讯据称除前项玉器外实无另有物件交存断不敢稍有隐匿自干罪戾且陶参司现已解京可以查问等语臣等随将玉器验明一并入册解送并通查各属有无陶易寄存物件另行核办外至奎光身为属员乃敢接收上司玉器代为装潢甚属不合未便因其已经禀缴稍为宽贷相应附参请旨将奎光交部严加议处所有抄出陶易任所资财什物造具细册将应行解京各件委员分别解送内务府崇文门查收其旧敝衣服粗重物件应在外变价者现在督饬藩司道府核实估计变解臣等谨缮折由驿奏复并先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再臣杨魁即回苏州办事臣萨载因新任藩司现在接收交代一切仓库钱粮均应盘查结报并须考验各营官弁俟办理完竣即顺勘沿河工程回清江办事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谨将查封陶易任所应行恭缴各件并解京既在外估变各项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朱批奏折十七件诰命六轴

以上各件现在敬谨封固委员赍缴内阁查收

应解内务府各件计开

金锭器饰共重市平九十五两三钱市平纹银一千七百四十七两八钱市平色银六百一十一两制钱四千七百三十文易银四两七钱三分银器饰计重市平一百一两玉器大小共一百九十三件嵌玉挂屏六扇铜器大小共二十五件磁器大小共四十件貂皮统二件青狐统一件貂皮二十三张元狐一张貂帽沿九副貂皮枚子一副绸缎纱绫共七百十二疋杂色纱缎绸绫袍褂等料共三十六件羽毛哔叽哆啰呢绒锦共四十七件

应解崇文门各件计开

珊瑚密蜡水晶玛瑙帽顶朝珠等器共二十二件人参四钱字画册页二十七件织绣蟒袍二十四件补五十副粗细茧绸袍料五十件帽纬大小共六十五匣皮衣共四十五件绸缎棉夹单衣一百七十四件灰鼠皮统二件羊皮统七件银鼠八张香器扇荷包等物共三百七十件砚墨共十九件

应留在外估变各件计开

书籍一百十六部时人字画三十五件象牙香石朝珠三十四挂笔墨纸等石图书七百四十六件旧蛀皮衣五十八件薰旧绸缎绢布棉夹衣服一千十百七十件旧蛀缎布椅

垫毡毯等项二百六十三件铜锡器共八百十二斤明角纱灯共四十二盏破损玻璃大小挂屏共十七件旧香料绣补荷包帕扇等物共七百五十五件布疋手巾并零碎剪片共九百七十八件杂色绸绫零碎剪片共六百六十二件铜铁锁剪梳篦等器物共七百七十二件日用碗盏共八百四十三件竹木粗重家伙并零星杂物共一千三十六件仆婢七名口

以上各件应在外变价再行解送内务府查收现饬地方官确估另造细册送部查核
萨载杨魁会奏折

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参奏事窃照一切悖逆书籍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钦奉上谕饬令实力查缴凡督抚司道府州县暨教职各官自应上紧搜查净尽俾犬吠狼嚎根株悉绝方为实心任事乃查办数年尚有逆犯徐述夔悖逆诗词任其传播臣等身任封疆不能督率各属先期查缴罪无可逭先经缮折奏明请旨从重治罪其江宁布政使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已经另折参奏革职解京严审毋庸开参外所有应参之历任布政使系升任江宁布政使闵鄂元署布政使常镇通道孙栝按察使系升任江苏按察使胡季堂前任按察使龙承祖前署按察使增福苏凌阿现任按察使今升江宁布政使孔传炯该管巡道系现任淮扬道松龄知府系前署扬州府事淮安府军捕通判奎光东台县系前任参革知县王玉成前署东台县试用知县胡沛苍教职系前任东台县已经病故训导李应显前署训导陈森现任训导王廷范相应一并参奏请旨交部严加议处臣等谨合词缮折具奏并将各员在任日期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察议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萨载杨魁会奏折

臣萨载臣杨魁跪奏为参奏事窃照一切悖逆书籍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钦奉上谕饬令实力查缴凡督抚司道府州县暨教职各官理宜上紧搜书不但已经刊刻之书均应逐细收罗即未经刊刻抄写成篇之逆词亦应出示晓谕密访严查俾太吠狼嚎根株净尽方为无忝厥职乃查缴数年尚有逆犯殷宝山记梦逆词抄写成篇列入岫亭诗草漫无觉察直至该犯自赴金坛学政考棚投递刍蕘之献经学臣刘墉委令丹阳县知县麻廷璨在于该犯坐馆之泰兴县朱嘉琳家书馆中搜出臣等不能督率各属及早查缴罪无可逭先经缮折奏明请旨从重治罪其江宁布政使陶易调任镇江府谢启昆已于徐述夔逆诗一案另折参奏革职解京严审毋庸开参外查逆犯殷宝山前据臬司孔传炯录供禀报该犯岫亭诗草向存家内于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携赴泰兴县朱嘉琳家书馆中收贮箱笼从未带至他处后经丹阳县在馆搜出是此案书本丹徒既失察于前泰兴复疏漏于后两处各官均应一并参处所有应参之布政使系现任苏州布政使增福按察使系升任江苏按察使胡季堂前任按察使龙承祖该管巡道系前任常镇通道袁鉴现任常镇通道孙栝知府系调任镇江府知府章攀桂前任丁忧知府五德前署知府事镇江府理事同知额尔卿额丹徒县系前任知县徐天球前署县事试用

知县赵秉钟江阴县县丞吴璵前任参革知县邱鉴丹徒县教职系现任教谕胡曰琇现任训导孙露其自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起至今年七月底止该犯携书至泰兴馆中所有应参之布政使系升任江宁布政使闵鄂元前署布政使事常镇通道孙括按察使系前署江苏按察使增福苏凌阿现任按察使今升江宁布政使孔传炯该管巡道系前护常镇通道事镇江府知府李封知州系升任通州知州荆如棠告病知州褚邦礼泰兴县系调任知县陈泮现任知县袁义壁教职系泰兴县现任教谕沈大中训导系前署训导赵升东现任训导陈麟书相应一并参奏请旨交部严加议处再升任镇江府知府李封现任镇江府知府李士珠现任丹徒县知县蔡封虽均系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日以后到任之员但失于觉察咎亦难辞合并附参听候部议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并将各员在任日期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察议施行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大学士九卿会奏折

大学士诚谋英勇公臣阿桂等谨奏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据江苏学政刘墉呈奏东台县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逆诗刻本一案据署两江总督萨载等查得本年六月内东台县监生蔡嘉树赴江宁藩司衙门指控徐述夔诗词狂悖该司并不自行查办仅止发县粘签将错谬怠玩之藩司陶易等参奏革审钦奉谕旨以陶易于悖逆诗文并不立时严究就近禀知督臣奏办显有袒护消弭情节著革职解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严审定拟具奏等因钦此续据该署督将此案卷宗委员送京检查陶易所批蔡嘉树呈词内有书板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县自当缴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又有飭府牌文内开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著有明条各等语不惟不将逆词究办且欲反坐控告逆词之人其乖谬荒唐殊堪骇异旋于十月十八日据江苏委员江宁府知府章攀桂等将陶易押解到京当蒙皇上亲加廷鞫复令臣等详细究审臣等伏查徐述夔诗内狂悖之处甚多其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二句不用明当而用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其悖逆尤显而易见陶易非不通文义者见此并不切齿痛恨转欲将具呈之蔡嘉树反坐并斥其挟嫌倾陷是何肺腑且廷鞫时据供批词牌文均系幕友陆琰所改伊昏愦糊涂并未寓目以地方大员遇此等重案乃专仗幕友办理自己漫不经心已出情理之外况逆犯诗内怀想胜朝之语止系藉以为名我朝定鼎至今一百三十余年百姓食毛践土自高曾以来皆受深仁厚泽与胜国原属无可系恋即如前明自洪武以后江苏即有添派浮粮各省亦多有加派累民之事并无恩惠及民本朝列圣相承爱养黎庶赈灾蠲缓渥泽频施江苏浮粮之额节经裁减以除民害我皇上御极以来普免天下钱粮漕米至再至三偶有水旱灾荒无不恩膏叠沛小民具有天良皆知感颂断无转想前朝之理此不过贫困无聊之人自揣毫无进步无能者即为匹夫匹妇之自经沟壑读书未成不能得志者遂生怨望肆行诋毁又托于怀

想前朝以为万一败露犹可借以立名其肺腑真可洞见徐述夔所作逆词即系如此至陶易受皇上厚恩由知县洊陟道员超擢藩司当如何感激图报乃见徐述夔逆词恬不为怪反欲消弭宽纵以博好名自必另有别情岂得自认糊涂即可冀图了事逐层严究据供江苏省办理收缴遗书原在江宁设一总局派委略晓文义属官数员在局司事遇各州县缴到书籍汇成几千部送我衙门转呈总督核办至此次东台县禀送徐食田呈缴伊祖书本我因正值天旱求雨所有县禀及一柱楼等书实在不曾寓目即经局员拟批发县加签迨六月中蔡嘉树到我衙门控告我幕友陆琰就近批发扬州府查办并于书办催稿内添改倾陷反坐之语我也不曾细看就画行批发及至学政刘墉参奏后我从徐州查灾回来检阅文稿就对幕友说此事办的大错他说曾奉过旨意自首免罪此书系徐食田自缴在先蔡嘉树又来控告这样批也不算大错我因事属已成追悔从前未经阅看业已无及至徐述夔诗内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二句今蒙皇上指出这样悖逆之词实属从来所无我朝深仁厚泽皇上爱民如子恩膏沦浹亘古未有徐述夔高曾祖父以来食毛践土乃敢如此狂吠不法真狗彘不食其余我系一穷举人仰蒙皇上天恩由州县府道超擢藩司祖父皆蒙荣耀与徐述夔毫无瓜葛乃于此等逆诗呈告到案并不详细查出立时详报督抚严行查办转偏着徐述夔一边批发这实是我的罪孽竟与徐述夔无异万死不足蔽辜只求皇上把我立正典刑以彰国宪等语再四究诘陶易惟称罪该万死无可置辩除徐述夔逆书本案各犯及该府县臣等另行分别办理具奏其局员保定纬沈澜应俟提解到日审办并陶易之劣幕陆琰拿获另结外查律载凡大逆知情故纵者斩等语今陶易身为藩司大员管理江宁查缴书籍总局于蔡嘉树控告逆诗重案并不亲加检阅详送督臣奏办辗转饬发府县粘签已属错谬怠玩乃蔡嘉树已将徐述夔悖逆语句于呈内明白指出陶易转于批词及行府牌文内斥为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甚欲反坐控告逆词之人若非别经发觉则徐述夔悖逆重情必致消弭漏网是其视逆词为泛常意存徇纵实属罪无可逭陶易应照故纵大逆者斩律拟斩立决以为大员负恩玩法者戒为此合词具奏请旨 衔略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奉旨陶易著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欽此

国泰折二

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奏闻事窃臣前承准廷寄查封原任江宁布政使陶易原籍资财产业一案经臣钦遵谕旨派委妥干大员前往查封缘由恭折具奏在案兹据委员登莱青道何泽传济南府知府吕尔昌署文登协副将事游击保伦等禀称查陶易住居文登县之威海卫地方该员等密带妥干兵役于十月初七日黎明往抵该处将陶易房屋周围用兵役严密反守各员亲自进内将前后门户封固计住房七十四间现惟陶易第三子陶曾恒第四子陶曾晋并其儿媳眷属在籍居住于所住各房内橱柜箱匣上下楼房逐细清检查出地契二十四张计契价银九千八百七十余两又园地契二张男妇绸缎纱绫皮棉夹单衣服三百三十余件布衣二百四十余件绸缎纱料三十五疋布六十

余正银器首饰八十余件铜锡器皿一千二百余斤磁器十一桶书籍铺陈木漆等物现在清捡马骡驴共五头现银六十余两钱十七千七百文并讯据陶曾恒供出甫自江宁带回银一千四百两除已搜查外还过戚立中等欠项银七百五十八两又刘瑞生地价银六百两均已现在分别追起存贮复按以契纸赴各庄清查查出瓦房四十间草房一百三十余间住房庄房积存杂粮共三百六十余石并其祖居房三间又零星地四十四亩计原价银五十五两钱一百三十八千零并于各处墙坑刨挖及研讯仆婢人等全供实无藏匿等因禀报到臣臣现又接准江省来咨内开讯据陶易之孙陶象爵供称伊叔陶曾恒于九月初间回籍带去棕箱二只内银约二千余两又伊父陶曾履跟随陶易进京带有衣箱四只盘费银四百两咨会一并截留查抄等因臣查陶易业已递过山东省境随转咨直隶督臣委员截留外至陶曾恒于查封之时既已在籍何以现在查抄银数较江省来咨带回银两尚少银六百两其中不无情弊乘该委员等均尚在彼清检已查封各物未回并即飭行将陶曾恒严加确究因何银数不符务得寄顿隐匿确情从重究拟再查陶易久任外官何以现在资财内并无古玩金珠等物更虑陶曾恒系九月甫自江省赶回不无先有知觉预为寄匿情弊尤应逐加细查以昭确实除令该委员等再行清查明确备细开单录供具奏外所有现已查封陶易原籍资财产业理合先行由驿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萨载杨魁会奏折

臣萨载臣杨魁谨奏为遵旨查办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窃臣等接奉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上谕据萨载等接奉谕旨将徐述夔之孙徐食田等先后查拿云云臣跪读之下仰见圣主睿照周详无微不至臣等愚昧疏漏实深悚惕遵即遴委江安督粮道钱金殿常镇通道孙栝前赴东台县徐首发沈成濯二犯家内严密查抄将一切书籍字迹解苏复勘并将命名悖逆之处访讯确据切实驰复去后兹据该道等禀称查徐首发系东台县学廩生于乾隆三十四年取进入学案名徐首发今查抄该犯家中其诗幅图章有徐首发徐首发二名并查诗幅落款有徐首发之名尤堪骇异至沈成濯亦系东台县学附生于乾隆二十三年取进入学案名沈成濯提究伊弟沈坦等供出原名沈坝后改沈成濯及诘其何时更改该犯属等均未能供指确实而徐首发沈成濯之各有二名已属可据将沈坦等解苏讯究所有该二犯家书籍字迹图章等项尽数严行查封统计徐首发家查出五十二种沈成濯家查出七十四种一并解苏勘办等情禀复前来臣杨魁督同两司提讯沈坦等并吊验图章与该道等查讯情节无异随一面督率局员将解到书籍字迹逐一查阅内有陈大士文稿四本系吕晚村评抄本杜诗三小本有徐述夔序醒泉日课文一本有徐述夔跋并另有徐述夔徐食田诗四纸诗扇一柄徐首发诗三纸图章共十九块均应销毁而徐首发诗幅落款内更有徐守发之名情尤可恶现在一并封固咨送刑部查办其余各种书籍俱系经籍诗文寻常习见之书委无另有悖逆著作臣等伏查徐首发考名徐首发又名徐守发沈成濯原名沈坝既各混行更易肆意悖逆

诚如圣明洞鉴均非从幼取定该犯等俱已解京审究其与逆犯校书命名悖逆之处一经严讯自必水落石出尽吐真情以彰国宪除将沈成濯家属沈珪等十二名口徐首发家属徐任氏等四名口分别拘禁并封贮家产听候办理外所有臣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据实由驿复奏伏乞皇上睿鉴再查沈成濯之弟沈增伊子沈琪据该道等禀复俱已随同沈成濯赴京现在咨明刑部顺天府尹就近查拘审办合并陈明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萨载折

臣萨载谨奏为遵旨拿获陆琰委员起解恭折奏闻事窃臣于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承准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谕徐述夔逆词一案蔡嘉树在陶易处呈控徐食田藏匿其祖逆词并摘其狂悖语句粘单具控陶易并不立时稟详严办云云钦此臣查陆琰是否尚在江宁或已回籍或又他往自应委员分路查缉当即飞札江宁藩司孔传炯江安粮道钱金殿驿盐巡道栋文在于江宁地方严密查拿并委文武员弁驰往镇江一带水路沿途侦缉复札会浙江抚臣王亶望一体查办去后今据委员等禀报于本月二十三日在于宝应县途次盘获陆琰会同该地方官将该犯行李封固一并押解前来臣随提陆琰查讯据供我是浙江石门县人由附生捐贡前在江宁藩司陶易署中管理钱谷事件因陶易参革解京我出署后在升平桥姚三房家内暂寓数日今由江宁起身前赴淮杨一带寻觅馆地舟至宝应县地方就被盘问拿住的我所带行李都是随身衣服及律例等书并无别项违碍书籍江宁寓所别无箱物存留原籍石门县家内亦无不法字迹俱可搜查的等供臣随督同山阳清河二县将陆琰所带箱物逐一检查俱系该犯所穿衣服及律例书籍并无违碍不法字迹其江宁寓所虽据供别无箱物存留但恐该犯狡饰现飭江宁司道督同该县在于原寓之姚三房家内查明陆琰有无寄存箱物及违碍书籍逐一检查据实禀报毋使稍有隐匿亦不得滋扰俟复到再行核办臣现在派委主簿赵增千总李长柱将该犯陆琰严行锁押起解飭令小心防范毋稍疏虞并咨行沿途文武各官派拨兵役一体慎速护解前进交送刑部收审合将拿获陆琰起解缘由遵旨由驿复奏并将查过陆琰所带书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陆琰书箱单

谨将查验过陆琰所带书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律例二套二十本中枢政考一套十本督捕则例一套二本军装器械则例二套十本通鉴揽要二套二十四本条例共九十六本又二束未钉吏部处分则例十二本治平类纂十四本千家诗一本百家姓一本事类赋十二本百家姓千字文音义一本抄唐诗三本棋谱一本杂字通考二本表联活句二本西林奏稿一本黔中奏稿二本滇南奏稿六本洗冤录二本抄例四本黔省盐务例案五本灾赈章程一本整饬营伍规条一本条例目

录抄本一本律例抄本二本黔省旧案十二本律例二十本补纂条例二本集验良方八本律例图说六本折稿一本命书二本

陆琰供词

陆琰供我系浙江石门县附贡生年六十一岁从前原在云南作幕于去年五月内才到江宁藩司陶易衙门作幕的今年六月内有东台县监生蔡嘉树在藩司衙门呈控已故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内有违碍语句那时一柱楼诗集已于五月内据该县呈缴到局经局员稟请发县粘签原是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自首的我因奉旨查缴违碍书籍原许自首免罪一时糊涂未将呈内指出语句细想就拟了书板已经呈县如果有违碍应行销毁该县自当核明缴局与尔何干明系挟嫌思图倾陷的批语送藩司陶易看了判日批发又于书办所拟行府牌稿内添改收罗书籍若有违碍俱应收解奏缴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令扬州府查明如果书有违碍应毁即解司核办倘系蔡嘉树挟嫌图陷亦即严讯拟议详夺也是送陶易标日画行才发的近年江宁书局缴进违碍书籍甚多俱系遵旨解京销毁我于蔡嘉树控告呈词因徐食田自首在前所以也当了寻常缴销书籍事件拟批办稿这就是我糊涂该死了

陆琰供词二

又问前据陶易供称蔡嘉树告状的时节正值每日求雨后来又出去勘灾这批的呈词及行府的牌文全是你作主办的你如何还敢不据实供呢又供今年六月初间陶易求雨勘灾都是真的但向来我们办的案件都是我们幕友拟稿陶易看过也有改的也有不改的总得陶易看过然后发行至牌票稿上也必是陶易亲自画了行然后印发这次蔡嘉树呈词是我拟了批稿同当日的各件文书一同放在稿箱内送进去的陶易就发了那行府的牌稿也是我改了送进去的陶易也不曾改就画行发去的这拟批改稿虽然是我办的但改与不改原系东家作主如今陶易已经皇上治罪了我何敢狡赖呢

陆琰供词三

诘问蔡嘉树呈内指出徐述夔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二句系非常悖逆之词你是作幕的人难道这样语句也看不出来还敢将自首免罪的话来支饰吗又供我在藩司衙门作幕每日大小稿件最少也有几百件这缴书的事日日都有徐述夔的诗集原系伊孙徐食田自首在前我觉着即有违碍也不过在应毁之列故此没有留心细看就将如果违碍查明核办倘系●嫌严讯反坐的话两平写著交府查办是实

陆琰供词四

又问徐述夔所著这样悖逆诗集你于蔡嘉树具控之后尚批饬不办自然是你与徐述夔家素有交往有意要开脱他所以这样批的你还有什么辩处呢再不实说就要夹了又供我是浙江人从前总在云南一带作幕四十二年回家陶易才请了我去的我与徐食田家毫无瓜葛现有徐食田在案可以查问得的况藩司是大衙门关防严紧从不许幕友出门焉能与徐家交往我于此等悖逆之案不能细心办理已该万死如何还敢不

实说呢求详情

陆琰供词五

又问你批了这呈词改了这牌稿可曾当面与陶易讲论过么又供我批的呈词改的牌稿都是同着当日各样文卷一同送给陶易并未当面讲论后来奉旨查办时陶易向我提起说是我办错了我说你从前看稿时为何不商量改正如今也没法了陶易当时也并无别的话说他从前标日子画行的时候细看了没有我实在不得知道

大学士等奏片

臣等遵旨诘问陆琰徐食田呈首书籍系先与蔡嘉树讦讼闻知蔡嘉树要将伊祖所著一柱楼诗呈告是以先行出首你作幕多年那知人欲告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的例难道也不知道如何还说徐食田是自首免罪要将他开脱不是你明明要消弭重案吗据供徐食田与蔡嘉树讦讼系在县里的事司里并不知道及至蔡嘉树赴司具呈我那时疑他是有意挟嫌心里偏在徐食田自首一边就把那知人欲告而自首仍应减等治罪的例倒忘记了就是我命运该死以致如此糊涂只求从重治罪再没有什么辩处了

十月二十九日大学士等奏片

臣阿桂等谨奏准刑部知会据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委员将江宁书局局员革职训导保定纬革职从九品沈澜隔别管解于本月二十八日申刻押送到部当经隔别收禁等因除会同审讯外理合先行奏闻谨奏

大学士等奏片

臣等遵旨将谢启昆既看出陶易的批牌不妥将反坐原告的话删去是陶易有心偏袒徐述夔欲消弭此案伊必确有所见诘令据实供出据供我接到藩司批呈叫我亲提此案严审而牌文内又有倘系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希图倾陷等语觉得事理未得其平若照此行县将来不好持平办理所以于转行文内删去的至陶易批蔡嘉树原呈上有与尔何干字样牌文内又有倘系挟嫌妄行指摘希图倾陷及诬告反坐的话自然是偏向徐述夔家的意思但此案陶易实不曾向我提及我也不曾向陶易问过将来陶易解到时可以质对得的若果他授意过我或我请示过他我甘受重罪等语谨奏

谢启昆供词一

谢启昆供我于本年五月初二日自京俸满引见回到扬州府任二十六日接到东台县禀报徐食田呈缴伊祖徐述夔书籍一案内称各书已解交江宁总局并未送我衙门我当批仰再悉心搜查务期净尽等语并行牌令查缴其板片后来总局内将原书迳发回县里叫他签出亦未行知府里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我接到陶易批发蔡嘉树具控一案内有书本已缴在县自当呈局与尔何干明系挟嫌倾陷饬府查报等语亦未将原书一同发府我看陶易的批似未平允所以于行县吊取书籍人卷文内将陶易所批挟嫌倾陷之语删去现有府卷可查我又经催过四次随奉总督委赴江宁会审丁大业叩闾一

案七月初五日回到扬州又专差守提徐食田等十五日东台县把人卷解到那时我先已赴各属查勘旱灾去了二十二日回署才看见解到徐述夔各种的书逐一检阅俱有违碍之处内一柱楼诗更为悖逆不法随于八月初十日签出语句开折通禀各上司核办我又把校书的徐首发沈成濯两人拿获随奉巡抚行文提起案犯我就带犯到苏州会审未经审竣又因高宝一带洪泽湖水涨巡抚就叫我前往查看了我所供的这前后日期都有案卷可查的

谢启昆供词二

又问你既看出陶易的批牌不平允把这几句删去你就该晓得陶易的意思为什么写这几句呢又供我接到陶易文书时骤然看去似乎不甚平允但陶易系属藩司大员我也心疑不到他有什么缘故只觉转行县语句不好看所以删去的至陶易也不曾当面说起此案也不曾有札来他什么意思我实在不知道

谢启昆供词三

又问你六月内既到过江宁审案自然常见陶易岂有不讲此案的呢你难道不请示吗又供我在江宁虽时常见陶易但他总不曾提起过此案我又因不照他的牌文转行不好向他提起所以也不曾请示是实

谢启昆供词四

又问你既看出陶易批牌的不是你就该通禀各上司为何又不据实揭了藩司呢又供我接到陶易的文书尚未见过书本我不敢就揭总之我蒙皇上天恩用为知府遇有此等重案不过牌催该县并不迅速审办这就是我的罪还有何辩呢

浙江巡抚王亶望折

浙江巡抚臣王亶望跪奏为遵旨查明复奏事窃臣于十月二十三日承准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谕徐述夔逆词一案蔡嘉树在陶易处呈控徐食田藏匿其祖逆词并摘其狂悖语句粘单具控陶易并不立时禀详云云钦此臣当即飞传按察使国栋到署恭录上谕当面交付谕令立刻起身星夜驰赴石门县查拿维时嘉兴府知府陈虞盛因公在省并令随往毋许稍有稽延泄漏去苏后于二十五日申刻据按察使国栋回省禀称二十四日寅刻行抵石门率同府县分派员弁带领兵役将陆琰前后门径严行把守亲入该犯家中查得陆琰并未回家讯据其子陆秉钧供称父亲陆琰上年五月到江宁陶藩司署中作幕小的跟随在署读书上年十月里有堂姐夫郑芳辉也到署中挂号今年九月陶藩司缘事离任父亲要另寻馆地寓在江宁蒋家河房令小的同郑芳辉于十月初二日起身回家初六日到家的父亲尚在江宁并不在家邻保都知道的并拘地保邻佑及郑芳辉到案讯供无异当将陆琰家中櫥柜箱匣逐细搜查悉系经书时文日用帐目并无违碍不法书籍字迹复查郑芳辉系其侄婿同在陶易幕中或恐另有隐寄别情随又亲至郑芳辉家内一并严查亦无违碍不法书籍字迹连犯押解到省臣亲提各犯细加诘问俱与臬司国栋等讯取供情相同查该犯既留寓江宁觅馆自必尚未远

离臣现飞咨江宁署督臣萨载就近跟查获解或此时该犯又经回籍在于中途逗遛亦未可知臣亦即飞咨江苏抚臣杨魁分飭沿途地方官一体截拿并行浙江入境之嘉兴秀水二县严密盘诘务获解送不使漏网合将遵旨查明及现在办理缘由恭折由驿奏复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杨魁折

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遵旨查明据实复奏事窃臣接奉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上谕沈德潜并无为国家出力之处朕特因其留心诗学且怜其晚成不数年擢为卿贰等因云云钦此臣查沈德潜既为徐述夔作传即逆犯所著一柱楼诗等项刻本伊家应有收存臣即恪遵圣训亲赴其家将沈德潜所存一切书籍尽数搜出督同两司暨局员等逐部细加检查实无徐述夔所作一柱楼诗等项刻本及代作传文遗留在家提讯伊孙沈维燕等坚供并无隐匿情事惟搜起各书内除寻常习见经籍诗文外查有顾炎武亭林集八本邢昉石臼集六本此二种系本省已经缴过违碍禁书又唐时升三易集六本侯方域壮悔堂集四本此二种系江西云南等省通行查缴违碍禁书当即发局存贮另行汇折奏缴解京销毁尚有程嘉燧所著偈庵集二本其书内字句查有违碍系尚未缴过之书臣谨粘签恭呈御览一面行知所属并通咨各省一体收缴净尽其收存禁书未据查缴之沈维燕等现飭按例究拟办理所有沈德潜之嗣子沈种松有子十四人除长子沈维熙业经身故外二子沈维燕三子沈维然各年十九岁现俱读书考试尚未进学四子沈维焘年十六岁现在布铺学习经营五子沈维杰六子沈维煦七子沈维鱼八子沈维点各年十四岁现俱读书尚未考过九子沈维默年十二岁十子沈维照十一岁沈维焄各年十一岁其余三子沈维熏沈维蒸沈维熟各年九岁现俱诵习经书其已故之沈维熙并无子嗣理合遵旨详悉查明据实恭折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殊批览钦此

萨载折

臣萨载谨奏为遵旨据实复奏事窃臣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前据陶易供出蔡嘉树控告徐述夔逆词一案等因钦此臣查本年九月二十日钦奉谕旨飭将参革江宁藩司陶易等委员解京审讯臣以陶易办理徐述夔逆书一案错谬怠玩情罪重大其任所资财什物须预为防范适升任臬司孔传炯因押解徐食田等犯在浦臣先面嘱该司驰赴江宁妥协查办又于二十一日飞扎司道督率府县派委委员将陶易任所财物并眷属人等慎密防范其时尚未知陶易幕中有陆琰其人亦无嘱咐司道圈住之语嗣臣奉命查抄陶易任所资财于十月初四日到宁而江宁府知府章攀桂已先于九月二十五日押解陶易由浦口一带进京该府或因臣于委解陶易之时原有密嘱司道督率知府将陶易任所资财眷属严加防范之札故有圈住陆琰之奏缘奉谕旨垂询理合据实奏复不敢稍有掩饰至陆琰一犯在实应地方拿获之故缘臣前在江宁查抄事毕闻得陶易之幕及陆琰尚在江宁曾于

十月十二日傍晚唤来询问始知徐述夔书案即系其经手办理并称现在闲居另行觅馆等语臣以拟批之局员保定纬等业经奉旨拿解进京恐陆琰无有应行审讯之处未便任其远去意欲令其到浦就近羁留以备提讯当即假以荐馆为词嘱令随后起身来淮陆琰信以为实亦即应允臣于十三日起身回浦二十一日钦奉上谕飭拿陆琰解京臣遂一面飞札江宁司道查拿一面派委员弁沿途迎探于二十三日在宝应途次获住臣因事涉琐屑是以前奏内未敢详细声叙上渎圣聪此臣办理之实在情形也谨一并据实恭折由驿奏闻至江宁府知府章攀桂平日居官办事尚属勤能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山西巡抚巴延三折

山西巡抚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且自其高曾以来均在本朝食毛践土厚泽涵濡乃敢于所作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妄悖逆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并奉发各书清单到臣臣伏思徐述夔造作逆诗伊子徐怀祖妄行刊刻实为复载不容天下臣民共深愤恨此等悖逆诗集岂容只字流传以貽人心风俗之害臣跪读圣训立即率同两司通飭各属州县及教职等官凡系藏书肄业之家及书贾坊铺务令遍加晓谕切访实力搜查如有逆犯一柱楼诗集各种刷印之本并翻刻板片悉数搜缴不得稍有隐藏务期净尽倘地方官不认真严查致有留遗别经查获即行严参一俟查缴到日另行解京销毁外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阿桂等奏折

大学士诚谋英勇公臣阿桂等谨奏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上谕萨载等参奏查办徐述夔悖逆诗词一案请将东台县知县涂跃龙藩司陶易扬州府知府谢启昆革职讯究等语徐述夔身系举人乃敢编造诗词肆其狂悖实属罪大恶极虽已伏冥诛亦当按律严惩以彰国法其孙徐食田久匿伊祖逆词且有贿嘱县书捏控为首情节其罪不止于大逆缘坐昨已传谕将徐食田解京审讯涂跃龙接拟呈控逆词不即通详严究又不查明是否自首抑系被人呈控分别究办陶易接据县禀悖逆诗文并不立时严究就近禀知督臣奏办均出情理之外显有袒获消弭情节知府谢启昆接奉司批不即通详审究其罪亦无可逭陶易谢启昆涂跃龙俱著革职著该督等派委妥员隔别押解来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严审定拟具奏钦此据署两江总督萨载等将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徐食书并校书之徐首发沈成濯原告蔡嘉树书吏金长五倪锦革职知县涂跃龙知府谢启昆藩司陶易及批驳蔡嘉树呈词之藩司幕友陆琰先后委员押解到京除陶易一犯业蒙皇上亲加廷鞫臣等遵旨诘讯先经按律拟斩奏结经续监毙外其余一干犯证臣等随时逐一隔别严审均经录取供词陆续恭呈御览在案兹复将全案人犯公同研究详细对质缘已故逆犯徐述夔系江苏东台县戊午科举人著有一柱楼诗六卷小题诗一卷和陶诗一卷学庸讲义一卷蘧卷堂杂著一卷想

貽琐笔二卷论语摘要二卷其一柱楼诗内有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二句显为悖逆其余如莫教流下土久矣混菽熏蛰龙竟谁从重明敢谓天无意市朝虽乱山林治江北久无干净土陪髻非今制无为诩独清不知警蹕清尘日可有情形触属车乾坤何处可为家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等句妄诞狂吠不可枚举又将校阅门人徐首发沈成濯列名书内隐寓诋讥该犯故后伊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将一柱楼及和陶各诗并学庸讲义四种刊刻其蘧堂杂著等三种抄存家内是以各处多有其已刻之书徐怀祖前经置买同县蔡嘉树堂弟蔡耘田地数顷契价银二千四百两迨其身故之后蔡嘉树因地内葬有伊祖坟墓于四十二年冬间欲用银九百六十两回赎向徐怀祖之子徐食田讲说不允随经评讼维时该县先已遵旨出示查缴违碍书籍本年四月初间徐食田听闻蔡嘉树因伊不允赎地欲将伊祖刊板书中违碍之处控告该犯随于初六日将已刻各书并板片在县呈缴该县涂跃龙当即批候阅示至初九日蔡嘉树亦将一柱楼等书并沈德潜所作徐述夔传在县呈首其呈内声称恐有违碍未将语句摘出该县因见传内称其一柱楼诗业已付梓并列有徐述夔所著未刻书名而徐食田所缴已刻之书尚未全备于十一日出票指名传缴徐食田复于十六日将其未刻抄本三种缴县批候解局二十一日将蔡嘉树与徐食田争控赎田之案断令徐食田拨给蔡嘉树墓田十亩完结该县旋赴盐城县协办缉拿盐梟之事于五月内回署经其幕友查出书中有引用吕留良之语及词句违碍之处该县随以前情具禀江宁书局并将各书呈解该局员保定纬等因书局向例凡违碍之书未经粘签者即将原书发交原缴之员加签送局其徐食田所呈伊祖徐述夔书籍查未粘签即照例禀请藩司将书发县粘签蔡嘉树于控案完结后向书办金长五询问徐食田缴书批语该书随将十六日续缴书籍批语抄给蔡嘉树因金长五抄给批语日期系在伊呈告徐述夔书籍之后心疑徐食田贿嘱该书改告为首随又将书内明朝期振翻等句摘出赴藩司衙门具控其时该县解局之书业据书局委员禀请发回该县粘签经陶易幕友陆琰于呈内拟批书板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县自当缴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又于牌文内改入收罗违碍书籍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之罪反坐各等语送陶易阅看标日画行飭发扬州府谢启昆行提犯卷查审该府谢启昆接到批词牌文见有与尔何干明系挟嫌倾陷等句于事理未为平允随于行县提取犯卷书籍文内将此数句删去该县于七月中旬将人犯卷宗及徐述夔书籍解府谢启昆于二十二日勘灾公回检阅书籍内悖逆语句甚多随自行逐一签出并拘获校书之徐首发沈成濯二犯审讯间经江苏学政刘墉奏奉谕旨查办署督臣萨载抚臣杨魁行查此案原委谢启昆随将签出书内违碍语句摘出于八月初十日通禀一面将人犯卷宗亲押赴苏经该督抚遵旨将全案人犯先后解京审悉前情臣等以徐述夔身列贤书生降盛世乃敢编造狂悖诗句妄肆诋讥实为非大恶极神人共愤凡属臣民经见其书无不切齿痛恨乃藩司陶易于蔡嘉树呈控之时不即严行查办转欲偏袒徐食田消弭重案而其幕友陆琰既见蔡嘉树呈内指出

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悖逆之句辄敢以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之语将其呈词批驳且于牌稿内改入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颠倒是非且于知人欲告而自首止准减罪不准免罪之例竟置不问实属有意偏徇该县涂跃龙该府谢启昆亦俱不立时禀报均属办理迟延其徐食田呈缴书籍既因闻知蔡嘉树欲告始行呈首蔡嘉树向县书金长五抄批时又只抄给后次缴书之批则蔡嘉树呈递藩司词内所称徐食田贿嘱改告为首之处其中亦自有倒提月日情弊至校书之徐首发沈成濯二人命名之义均毫无情理而四字连属则系隐刺本朝剃发之制其植党狂嗥尤为可恨因复向各犯逐加究诘据徐首发供因初生时发长乳名发儿九岁从徐述夔读书为之取名首发并告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义故字为受之曾闻徐述夔言本朝剃头不如明朝不剃头好看且自称其学问如在明朝可与唐荆川董思白相仿如今人看不出来的话至我止从他读了两年书后来即另从师改名首发应试入学现有学册可查的又据沈成濯供幼时从徐述夔读书为之取名并听见徐述夔说过明朝有头发如今剃了头就是濯濯的意思并据各供校书名字系徐述夔故从伊子徐怀祖刻书时自行列入各等语是徐述夔父子悖逆实迹平时即经流露已属显然其蔡嘉树所控徐食田贿嘱县书改告为首一节据该书办金长五供称徐食田实系四月初六十六两次缴书初次批语已示贴署前照墙众所共见后蔡嘉树向其抄批故只将后次批语抄给委无受贿倒提月日情事质讯蔡嘉树亦称只系心疑并无行贿凭据不敢固执等语是徐食田呈缴书籍实系闻告自首并非改告为首亦属无疑至幕友陆琰拟批改稿颠倒是非之处据供徐述夔所著书籍实因伊孙徐食田首缴在前蔡嘉树呈控在后是以一时糊涂将蔡嘉树呈词批驳又改了牌稿送陶易阅画发行素与徐食田并不认识实不敢有意消弭只缘缴书之事日日皆有竟将此项书籍亦视在应行缴销之列并未细心查办实系罪无可辞至徐食田与蔡嘉树在县结讼司署无从得知只因蔡嘉树在司具呈系在徐食田缴书之后疑为有意挟嫌遂偏在徐食田自首一边未将知人欲告而自首只应减罪之例想到这就是我该死处只求从重治罪等语并据涂跃龙供自出示收缴违碍书籍之后东台一县共缴过七八十种俱系汇送省局查核故徐食田及蔡嘉树初缴书籍时原未细看及自盐城协办盐梟案件回来幕友看出徐述夔书内有引用吕留良销毁之书并违碍语句随经据实禀局并无别故谢启昆供七月二十三日勘灾回署检阅徐述夔书内违碍语句甚多因事关重大不敢假手他人自己按句细看逐一粘签至八月初十日始经禀报上司迟缓之咎实无可辞兹据陕甘总督将逆犯徐述夔和陶诗内作跋之毛澄即黄斌于十一月十九日拿解到部臣等随讯据毛澄即黄斌供我本姓黄系浙江湖州归安县学廪生于乾隆四十二年在甘肃投充迪化州户民捐纳监生乡试取中第二名举人至我于徐述夔和陶诗内作跋是二十八年的事因是年我在拼茶场盐大使已故姚德璘家坐馆姚德璘转烦我替徐述夔做的彼时我因要起身回家只将他诗卷翻了一两页未经看完他诗内如何悖逆我实在不曾看出我与徐述夔从不认得至他一柱楼诗

我实没有见过等语各等情反复究诘三面质对均各矢供不移似无遁饰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知情隐藏者斩等语此案已死徐述夔身为本朝举人编造诗集讲义等书敢将逆犯吕留良业经销毁邪说引为宗据已属悖逆不法至其一柱楼诗内狂肆谬妄不一而足甚有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其子徐怀祖孽种相承辄将伊父所著逆书公然刊刻流传并于篇首排列首发成濯逆名作为校对父子相济为逆实属幽明共愤复载难容负性含灵罔不痛恨徐述夔徐怀祖虽均伏冥诛应俱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梟首示众以彰国法而快人心徐食田系逆犯徐述夔长孙虽严讯尚无贿嘱县书改控为首情弊但将伊祖逆书匿不举首迨闻蔡嘉树欲行呈控始行赴县呈缴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应将徐食田照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伊弟徐食书系正犯之孙亦应依缘坐律拟斩立决徐首发沈成濯俱系徐述夔学徒虽未随同编造逆书但听其命取逆名又复列为校对其徐首发家查出诗帖臣等详加阅看虽无悖逆字句而落款仍有首发字样且二人于徐怀祖刊刻逆书时并不举发即与党逆无异徐首发沈成濯亦均应照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其律应缘坐之正犯徐述夔亲属俟该督抚查明照律办理所有财产照律入官陆琰系藩司衙门幕友承办批词稿件于此等悖逆诗词视为寻常应毁书籍转将控告逆书呈词批驳具于牌文内将原控之人斥以应行反坐虽据坚供与徐食田并无瓜葛其事亦由陶易标判发行但所拟批呈及所改牌稿偏重反坐一边即系有心消弭重案其罪与陶易相等应将陆琰即照原拟陶易故纵大逆之罪拟斩立决至为逆犯徐述夔和陶诗内作跋之毛澄即黄斌讯系已故姚德璘托为代做该犯与徐述夔素不认识亦未将其诗卷看完其于一柱楼诗亦并未看见核其情罪与列为校对之徐首发等尚属有间但于和陶诗并未详细检阅妄行作跋亦难轻纵应将毛澄即黄斌于徐首发等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革扬州府知府谢启昆虽于转行藩司文内将陶易偏袒徐食田语句删去并将悖逆诗句逐一签出但于逆书重案迟延半月有余始将粘签之书禀送怠玩之咎实无可辞应将谢启昆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东台县知县涂跃龙虽办公回署后即将书中违碍之处禀明书局但于徐食田首缴书籍时未能立即查究殊属玩延仅予革职尚觉宽纵应将涂跃龙杖一百徒三年以示惩戒局员保定纬讯明系照书局旧规办理未经阅看书籍沈澜系专管局内文移并不看书业蒙圣恩省释开复书办金长五倪锦讯无听受贿嘱改告为首情事均应免议原告蔡嘉树所控徐食田贿嘱书吏等情业经审虚且于徐述夔逆词早属知情不即举首直因争控田土挟嫌告发诚如圣谕非实知尊君亲上但徐述夔悖逆书籍究系由伊呈控自应免其置议即予省释再查原任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沈德潜所作徐述夔传内称其一柱楼诗已付梓并称其品行文章皆可法是其于徐述夔所作悖逆诗句已经阅看沈德潜以儒生暮齿遭遇圣明不数年

间用至卿贰并无为国家出力之处告休在籍又蒙晋秩加衔并予食俸屡次南巡叠邀旷典而身故之后赐谥立碑入祀乡贤更极荣宠乃其生前既为逆犯之弟徐赓武论叙称冤且目睹悖逆诗句并不切齿痛恨转为作传揄扬是其昏眊颠倒上负国恩使沈德潜此时若在自应加以重谴今业经身故应请旨将其官爵加衔谥典尽行革去御赐祭葬碑文一并仆毁并将乡贤祠内牌位撤出以昭炯戒所有臣等会讯徐述夔逆案分别拟议缘由理合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旨逆犯徐述夔徐怀祖俱著照议戮尸即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驰驿前往东台县会同该抚杨魁监视办理其沈德潜墓所应行仆毁之祭葬碑文并著阿弥达前往苏州会同该抚监看磨毁字迹并将其石移弃他处以昭炯戒至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徐食书及列名校对之徐首发沈成濯并陶易之幕友陆琰俱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谕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本日大学士九卿具奏定拟等逆犯徐述夔一案已将各犯应得之罪分别降旨矣至据称查出徐述夔之传系沈德潜所作请将沈德潜从前所有官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内牌位一并撤出及赐祭葬碑文查明仆毁等语实属罪所应得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且自其高曾以来均在本朝食毛践土厚德涵濡乃于所作一柱楼诗各种敢于妄肆诋讥狂诞悖逆实为复载所不容至其诗内怀想圣朝之语无非藉以为名不可信以为实即以前明政事而请并无可以动民系恋者如洪武开基严刑竣罚永乐篡逆瓜蔓抄诛士民无不含怨又如洪武因苏松嘉湖各府为张士诚固守迁怒及民浮粮加重浸至末季征敛日增累及天下民多愁苦嗟怨此皆见于史册者有何可以系念之处可追念不忘乎至我本朝列圣相承爱养百姓赈灾蠲缓厚泽频施而江浙浮粮之额节经裁减以除民害朕践阼至今四十三年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漕粮二次其他灾赈之需动辄数百万穷檐疾苦叠沛恩膏小民具有天良岂有不知感戴转属念于前朝全无恩德及民之理此不过抑郁无聊之人自揣毫无进路遁而为此与匹夫匹妇之自经沟壑无异而读书失志之徒遂托言怀想前朝以为万一败露犹可冀以立名其肺腑真可洞鉴此等鬼蜮伎俩岂能匿于光天化日之下若无知者以此辈为真有追怀故国之思转为若辈所愚矣至伊子徐怀祖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乃沈德潜所作传内称其一柱楼编年诗已付梓并云品行文章皆可法是沈德潜于徐述夔所作悖逆不法诗句皆曾阅看并不切齿痛恨转欲为之记述流传尚得谓稍有人心者乎又伊传内称徐述夔之从弟赓武妄罹大辟阅十七月而冤雪之语因命萨载等查阅原案则系乾隆元年有泰州民缪照乘与缪又南之妻蒋氏通奸商同勒死亲夫蒋氏因曾被徐赓武刁奸怀恨是以到案供指徐赓武同谋后经审出实情拟以枷杖完结徐赓武刁奸妇女本属有罪之人沈德潜转为之论叙成冤身为大臣不应颠倒是非若此沈德潜自中式进士及选入翰林时朕因闻其平日学问

尚好格外施恩又念其留心诗学且怜其晚成是以不数年间即擢为卿贰又令在尚书房行走而伊自服官以来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并未为国家丝毫出力众所共知及乞休后复赏给尚书衔晋阶太子太傅并予在籍食俸恩施至为优渥沈德潜理宜饬躬安分谨慎自持乃竟敢视悖逆为泛常为之揄扬颂美实属昧良负恩且伊为徐述夔作传自系贪图润笔为囊橐计其卑污无耻尤为玷辱缙绅使其身尚在虽不至与徐述夔同科亦当重治其罪今伊业已身故不加深究然竟置而不论俾其身后仍得永受恩荣则凡在籍朝绅又将何所警惕乎著照所请将沈德潜所有官爵及官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牌位亦一并撤出所赐祭葬碑文现派阿弥达前往会同杨魁查明仆毁以昭炯戒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江苏巡抚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大学士九卿具奏审拟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分别降旨将逆犯徐述夔徐怀祖照议戮尸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驰驿前往东台县会同该抚杨魁监视并令其前赴苏州会同该抚将沈德潜墓所应行仆毁之祭葬碑文监视磨毁字迹并将其石移弃他处以昭炯戒矣该抚接奉此旨即速前赴东台县俟阿弥达到后即会同遵旨妥速办理并同至苏州将沈德潜墓碑一并磨毁移弃即行据实复奏将此由五百里传谕杨魁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国泰折

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恭折具奏事窃臣遵旨派员查封原任江宁布政使陶易原籍资财产业遵将委员查出田房地亩资财衣服等件恭折奏明在案惟因查出陶易第三子陶曾恒带回银两现止一千四百余两较陶易之孙陶象爵在江省所供之数尚少六百两复令委员再为究诘据陶曾恒供有用去盘费及替人托带共有四百二十四两均已用去及分送交验是以现查之数较少实无隐寄然合之陶象爵所供银数仍少一百七十余两数不相符臣恐别有情弊当一面咨查江省以便确究现准江省督臣来咨内开讯据陶象爵供称伊叔陶曾恒带回银两原是陶曾恒自己收拾伊并未目睹前蒙传讯不过是约略的数委是不知详细今陶曾恒在山东借的一千八百余两这是他经手的自是实数即内中有本族亲戚托带之项亦并不知道等语复讯托带银两之陶兰佩戚万供亦相符等因咨复前来臣查陶曾恒续供之四百二十四两内除用去盘费银二百两外其余系陶兰佩托带银一百两戚万托带银三十两并陶易给伊族中亲戚等项人共银九十四两虽非事发寄顿但均由陶易任所带归戚系官项应一并追出归入查封案内解交入官再查陶易外任多年其家中现惟伊儿媳人等至己身妻眷仍在任所再四访查其邻佑亲戚人等咸云陶易家本寒微素非世宦现在田房均系陶易仕后陆续置买除查封之外实无别物事属情真所有查封陶易原籍资财房产衣物等件谨缮清单恭呈御鉴并备造细册送部查核分别解京留东饬变理合恭折具奏祈皇上睿鉴

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查封陶易原籍财产衣物清单

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今将查封原任江宁布政使陶易原籍资财房产衣物等件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一小城庄北门外竹岛村共地一千四百八十五亩一分原价计银九千九百一十一两五钱

一住宅祖宅小城庄北门外竹岛村共瓦房一百零八间半草房一百五十四间

一园地二处

一现银一千四百二十两零五分

一追出银二百二十四两

一钱八千七百五十文

一各色粮食三百六十五石

一字帖十六宗书籍二百五十六部

一燕窝四匣

一茶叶大小十匣

一银器首饰重二十二两三钱

一银爵五个

一珐琅银杯四个

一满翠凤冠一顶

一铜片凤冠二顶带一条

一男妇大小绸缎布疋衣服五百九十一件

一绸缎布疋各料一百零四件

一零星绸布拆片等项共二百六十九件丝棉线十二斤

一被褥门帘毡毯等物四十三件

一新旧暖凉各帽二十六顶帽胎三个旧纬二头

一新旧靴袜鞋三十九只绸布套袖膝衣二十件

一陈设屏灯杂件小器五十六样

一铺垫帏棹椅垫旗伞等件三十二样

一磁漆器皿四十二样

一铜锡器皿内大小炉二十二个镜十一面四面铜器九十二斤锡器九百二十八斤半

一铁器锅锨等物二十一件废铁二百八十斤

一木器等物八十一件

一婢女一名

一骡马牛驴共二十一头

陕西巡抚毕沅折

陕西巡抚臣毕沅跪奏为遵旨查办具奏事窃臣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且自其高曾以来均在本朝食毛践土厚泽涵濡乃敢于所作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实为复载所不容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虽皆已伏冥诛现将伊孙徐食田等锁拿解京严加审讯定案时必当照例剖棺戮尸以正国法至其诗集各种刊刻已久流传各省者自复不少著将所有应毁各书开单传谕各督抚留心实力访查如有逆犯一柱楼诗等项刷印之本及或有翻刻板片均著即行搜出解京销毁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尽绝以正人心而维风俗各督抚并宜实心严查勿以具文塞责致干咎戾将此由四百里谕令各督抚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臣窃臣蒙恩莅任关中数载以来遵旨查办各项违碍书籍节据各属呈缴业经先后解京具奏在案臣时加访察各州县办理此事尚属认真至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且自高曾以来食毛践土竟至天良殒绝妄肆狂嗥伊子徐怀祖复敢公然刊刻实为复载所不容凡稍有人心者无不闻之发指臣奉到谕旨当即飞飭各属谕以此项逆词更非寻常违碍书籍可比该州县务于所属地方城市乡村士民有书之家逐一照单详细搜查遇有印本及翻刻板片呈缴毋得视为具文致干咎戾复恐边远村僻地方查检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更为出示详悉晓谕令其立即呈出免其治罪倘办理之员阳奉阴违不行实力严查一经察出即与藏匿之家一并治罪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净绝以仰副皇上正俗维风之至意除俟将来搜获后另行具奏解京外所有遵旨查办缘由理合先行恭折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贵州巡抚图思德折

贵州巡抚臣觉罗图思德跪奏为遵旨查办恭折奏复事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承准廷寄内开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乃敢于所作一柱楼诗妄肆诋讥云云钦此臣伏查节次钦奉谕旨飭查各种违碍书籍臣督同司道严飭各属搜访陆续共获书籍六十七种计四百八十五部又九十九本先后解京销毁均经具奏在案兹奉上谕飭查逆犯徐述夔所著各种书籍臣查黔省地方僻处边远素罕翻刻诸书板片但镇远贵阳一带时有往来贸易商民诚恐或不辨邪正携带前项书籍臣即一面严檄司道府厅州县督率教职于各市肆书坊及绅士之家逐处查检通行收罗一面遴委干员分头密访设法购觅务期将前项悖逆诗书同节次奉禁各书一并查获净尽不使犬吠狼嗥少存于世以期仰副圣主崇正除邪之至意所有遵奉查办原由臣谨先行缮折奏复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福建巡抚黄检折

福建巡抚臣黄检谨奏为遵旨查办奏闻事窃臣于本年十一月初七日接准闽浙总督

臣杨景素札开十月二十三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且自高曾以来均在本朝食毛践土厚泽涵濡乃敢于所作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实为复载所不容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虽皆已伏冥诛现将伊孙徐食田等锁拿解京严加审讯定案时必当照例剖棺戮尸以伸国法至其诗集各种刊刻已久流传各省者自复不少着将所有应毁各书开单传谕各督抚留心实力访查如有逆犯一柱楼诗等项刷印之本及或有翻刻板片均着即行搜出解京销毁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尽绝以正人心而维风俗各督抚并宜实心严查勿以具文塞责致干咎戾将此由四百里谕令各督抚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督臣杨景素照录知会到臣并单开应毁各书目等因伏查逆犯徐述夔造作逆书肆行狂吠罪大恶极复载不容稍有人心咸知切齿所作各种逆书闽省相距江南不远必有流传之处尚当严速查缴以绝根株臣即面谕藩臬两司遴委干员分往各属协同各地方官亲身查办实力搜缴查照单开各逆书无论全书废卷翻刻板片概行查出遵旨解京销毁并严饬各道府州实力督查务期搜剔净尽以维风俗而正人心倘各委员及各属内有虚应故事不实心查办者即查明据实纠参以儆怠玩至节次钦奉谕旨应禁各书仍饬令一体严查收缴务无遗漏臣仰蒙皇上天恩简畀封疆惟有实力实心督率各属认真查办断不敢以具文塞责且似此逆词实堪发指臣具有天良更何忍不查缴净尽自取罪戾所有遵旨及委干员查办缘由臣谨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广西巡抚吴虎炳折

广西巡抚臣吴虎炳跪奏为复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承准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并开单传谕到臣臣即转行司道飞饬所属实力严查务使家喻户晓将一柱楼诗等项刷印原本及翻刻板片速行缴出详请解京臣并密遣妥员于省城新旧书坊暨仕宦读书之家查无前项原本翻刻板片俟各属复到如有流传犬吠狼嗥之书以及翻刻新板另行解京奏请销毁臣受恩深重于此等狂诞悖逆书籍每恨不能先事查出又何敢昧尽天良以具文塞责自取重咎所有奉到谕旨及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侍卫阿弥达等折

奴才阿弥达奴才杨魁谨奏为遵旨会办恭折复奏事窃于本年十二月初二日奴才杨魁承准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大学士九卿具奏审拟逆犯徐述夔等一案已分别降旨将逆犯徐述夔云云传谕杨魁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杨魁随于十二月初三日自苏州起程奴才阿弥达恭奉谕旨即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自京起程于十二月初十日同抵东台县地方查逆犯徐述夔棺柩现在新河口焦家林地方用砖围砌停厝空地前有坟屋两进该处距徐述夔住

居之拼茶场相去二十余里其徐怀祖棺枢现尚停放拼茶场住宅之内先经奴材杨魁饬据署东台县知县吴琬查明分别委员严行看守兹奴才等即于初十日会同先诣新河口焦家林徐述夔厝棺之地拆砖启棺细加查验徐述夔尸身僵而未化原戴纬帽及所穿袍褂颜色旧坏尚未毁烂并验明棺上标写戊午科举人拣选知县徐孝文赓雅之枢等字样当即遵旨监视将该犯徐述夔之尸梟去首级凌迟锉碎撒弃旷野仍悬示东台县城一面复至拼茶场将徐怀祖住宅内尸棺移置野地开棺查验该逆犯徐怀祖尸身亦未消化原戴纬帽所穿袍褂均未朽烂随将其尸一律凌迟锉碎撒弃即梟示于拼茶场地方查该犯等大逆不法罪恶深重实为天地不容神人共愤是以虽伏冥诛尸身日久未化仍就显戮洵足以彰国法而儆人心仍广为剴切晓谕俾远近周知以昭炯戒奴才等会办事毕即驰往苏州将沈德潜墓所应仆毁之祭葬碑文遵旨会同办理另行复奏外理合先行恭折由驿据实驰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浙江巡抚王亶望折

浙江巡抚臣王亶望跪奏为遵旨查办奏复并查缴违碍书籍事窃照江苏逆犯徐述夔妄作逆词肆行狂吠罪大恶极复载不容钦奉谕旨将所有应缴各书开单传谕实力访查如有一柱楼等集均著即行搜出解京销毁钦此钦遵臣立即飞飭两司每府派妥干员分途前往会同地方官暨前委收访违禁书籍之教职佐杂遍历各县家喻户晓凡有一柱楼诗集等项无论印本抄本严查搜缴不使片纸存留在读书明理之人凛国法之森严感圣恩之宽大果有前项逆书自然呈出即凡编氓士庶咸知利害祸福亦断不敢收藏今据候补未入流潘应梁查缴一柱楼诗一部前来臣当即遇缺委署以示鼓励并又据委查禁书各员陆续查缴应毁书籍七十三种计二百八十九部除另行委员解京销毁外理合另缮书目清单恭呈御览统希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广东巡抚桂林折

臣桂林谨奏为复奏事窃臣接准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犯徐述夔身系举人且自其高曾以来均在本朝食毛践土乃敢于所作一柱楼诗狂诞悖逆著传谕各督抚查毁等因钦此寄信到臣臣查此等逆犯敢于妄肆诋讪实为复载所不容天下臣民亦无不人人发指自应极力查销务使根株净尽查广东省城向来书贾来至坊中即将带到书目登记号簿方始发售节次奉到谕旨飭查违碍书籍业经行令藩司派员提簿稽核凡有名目新奇素不经见之书即交委员访查所得书籍俱随折进呈御览在案兹钦奉谕旨当即再行飭查并未见有一柱楼等书名目但该犯逆词既经刊刻即难保无流传且或有不自书坊发售偶然带至粤中者僻壤穷乡一时查察未周仍不免于遗漏除严檄藩司抄发清单转飭前派各员再行实力搜查如有前项刷印书本及翻刻板片速即呈缴解京销毁并遍加晓谕倘有隐匿不呈后经发

觉罪无可逭务期比户周知剔厘尽绝臣仍随时督率不敢稍有疏懈所有臣接奉谕旨遵办缘由谨恭折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认真办理勿苟且塞责钦此

王锡侯字贯案此案由军机处档案辑出

江西巡抚海成第一折

江西巡抚臣海成谨奏为参奏事据新昌县详县民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叛逆无异请究治罪愿与圣祖作抱告等情讯据王泷南供王锡侯字贯序内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显属悖逆据王锡侯供原指学者穿贯之难并非讥讪字典王泷南从前因唆讼问徒发配逃回原籍经锡侯等首县拿获解配是以挟仇妄告等因通详到臣随即吊取原书会同司道查阅字贯刻本其序文内颂扬字典之下转语果有然而穿贯之难也句又有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等句臣伏思圣祖御纂字典集字学之大备为千古不易之书后人因字考典原无用其贯穿且所收之字本诸经史宁备无遗其以偏旁点画分部自可查一得一查十得十有何遗漏之患王锡侯本无学问所辑字贯不过仿类书之式按照字样各归其类与字典迥别不当引以为言乃逞其臆见转以字典为难以穿贯且以字典收字太多辄肆议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轻之意实为狂妄不法至王泷南告呈内擅称愿为圣祖抱告亦属慢渎不敬均难姑容相应请旨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具奏所有王锡侯原刻字贯一部计四十本粘签恭呈御览为此缮折参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大学士九卿议奏钦此

十月二十一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字寄江西巡抚海成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海成奏据新昌县民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请革去举人以便审拟等因一折朕初阅以为不过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自有应得之罪已批大学士九卿议奏矣及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乃海成仅请革去举人审拟实大错谬是何言耶海成既办此事岂有原书竟未寓目率凭庸陋幕友随意粘签不复亲自检阅之理况此篇乃书前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安在国家简任督抚厚给廉俸岂专令其养尊处优一切委之劣幕并此等大案亦漫不经意朝廷又安籍此辈尸位持禄之人乎海成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恩著传旨严行申饬至王锡侯身为举人乃敢狂悖若此必系久困潦倒胸多牢骚故吐露于笔墨其平时所作诗文尚不知作何讪谤此等悖逆之徒为天地所不容故使其自行败露不可

不因此彻底严查一并明正其罪着海成即速亲身驰往该犯家内详细搜查将所有不法书籍字迹即行封固进呈若再不详查或有隐饰是以大逆同党矣一面选派妥干大员将该犯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务于十一月内解到其犯属应行缘坐之人亦著查明委员分起解京仍饬该员等沿途小心管押防犯如途中或有疏虞致令自戕及兔脱等事恐海成不能当其罪也至书中所有参阅姓氏自系出资帮助镌刻之人概可免其深究朕于诸事不为己甚此亦其一端也至所有书版及已经刷印成帙者并着查明解京销毁并恐此书或有流传各省者着各督抚留心访查如有此书印刷本及翻刻版片均著即行解京销毁将此由六百里传谕海成并于各督抚奏事之便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大学士九卿议奏折

大学士诚谋英勇公臣阿桂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据江西巡抚海成参奏新昌县民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狂悖不法应请革审一折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大学士九卿议奏钦此钦遵该臣等会议得江西巡抚海成奏称据新昌县详县民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叛逆无异请究治罪等情讯据王泷南供王锡侯字贯序内有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显属悖逆据王锡侯供原指学者穿贯之难并非讥讪字典王泷南从前因唆讼问徒发配逃回原籍经锡侯等首县拿获解配是以挟仇妄告等因通详到臣随即吊取原书会同司道查阅字贯刻本其序文内颂扬字典之下转语果有然而穿贯之难也句又有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等句臣伏思圣祖御纂字典集字学之大备为千古不易之书后人因字考典原无用其贯穿且所收之字本诸经史宁备无遗其以偏旁点画分部自可查一得一查十得十有何遗漏之患王锡侯本无学问所辑字贯不过仿类书之式按照字样各归其类与字典迥别不当引以为言乃逞其臆见转指字典为难以穿贯且以字典收字太多辄肆议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轻之意实为狂妄不法至王泷南告呈内擅称愿与圣祖抱告亦属慢渎不敬均难姑容相应请旨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具奏所有王锡侯原刻字贯一部计四十本粘签进呈等语臣等恭查圣祖御纂字典一书参乎六书七音考诸百家诸子凡字之音义声韵形体源流靡不考复精详秩然大备自书成以后六十年来海宇识所据依士林奉为楷模诚千古不刊之经典也王锡侯辄称难于穿贯漫加訾讪公然另著字贯书本已属妄诞且胆敢将庙讳御名逐字排书列于凡例其肆意狂悖灭良丧心实为大逆之尤凡具有天良者未有不闻之而愤恨发指者也现经钦奉谕旨令该抚海成将该犯王锡侯解京交部严审治罪应饬该抚即委大员迅速锁押解京严切鞫审并严讯此外有无别项悖逆情事按律定拟以彰国宪而快人心其应行缘坐逆犯家属亦应催令作速解京照例办理所有字贯版片及已刷印书本并令解京销毁至原告王泷南虽首告得实但其词语褻慢亦有应得之罪应令该

抚暂行●禁俟逆犯王锡侯解到审明定案之日一并拟议具奏为此谨奏请旨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大学士诚谋英勇公臣阿桂大学士臣于敏中协办大学士臣英廉协办大学士臣程景伊吏部尚书臣永贵左侍郎臣瑚世泰右侍郎臣王杰户部尚书臣袁守侗左侍郎臣和坤左侍郎臣梁国治右侍郎臣金简右侍郎臣董诰礼部尚书臣曹秀先左侍郎臣范时纪右侍郎臣阿肃兵部尚书和硕额駙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尚书臣蔡新署左侍郎臣金辉左侍郎臣周煌右侍郎臣景福刑部尚书臣德福尚书臣余文仪左侍郎臣觉罗阿扬阿右侍郎臣钱汝诚署工部尚书臣迈拉逊尚书臣嵇璜左侍郎臣德成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崔应阶左副都御史臣觉罗巴彦学左副都御史臣耀海左副都御史臣罗源汉左副都御史臣申甫通政使司通政使臣觉罗志信通政使臣张若淳通政副使臣海宁通政副使臣陈孝泳参议臣海福参议臣刘天成大理寺卿臣达椿卿臣王玉少卿臣肃普洞阿少卿臣江兰奉旨依议钦此

十月二十三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江西巡抚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昨海成奏逆犯王锡侯妄作字贯一书仅请将该犯革审其书内大逆不法之处并未查出错谬已极实为昧尽天良随即传旨严行申饬并谕令各省督抚查明如有此书及翻刻板片即行解京销毁矣因查海成节次奏缴应毁各书单内并无此书朕令各督抚查办应行销毁书籍原因书内或有悖理狂诞者不可存留于世以除邪说而正人心是以旧人著作尚且应查岂有现在刊行者转置不问之理况逆犯所刊字贯悖逆不法之处显而易见何以海成查办各书时并不早为查出反至为人首告始行具奏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以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且折内尚称其书并无悖逆之词是海成视大逆为泛常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天良渐灭殆尽著再传旨严行申饬仍将此案遵奉昨降谕旨实力速办毋再稍存欺饰更干重戾将此由五百里发往至此书恐有流传他省应一并查缴销毁之处并遇便谕令各省督抚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十月二十六日上谕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前经海成奏王锡侯妄作字贯一书请革去举人审拟等语朕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凡例竟有一篇将先师孔子讳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全行排列实属大逆不法已谕令海成将该犯王锡侯拿解来京交刑部严审治罪矣庙讳御名凡为臣子者皆有敬悉至先师孔子之讳尤众所共知何至遍为告语乃该犯胆敢逐一罗列笔之于书实系有心显斥反明列先师之讳于前以遁其迹此非大逆不道而何其妄作字贯驳书之罪转不足论矣况此页系序文后之凡例开卷即见海成岂得诿为不知乃折内尚称其无悖逆之词是直视大逆为泛常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实属昧尽天良海成着交部严加议处钦此

江西巡抚海成第二折

江西巡抚臣海成谨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接奉十月二十一

日上谕海成奏据新昌县民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云云寄信到臣跪读之下战栗恐惧汗流浹背无地自容查该犯王锡侯系瑞州府新昌县人离省二百四十里因思该犯收禁省监必有子侄在省随面飭南昌新建二县密访得五桂坊现有伊子寓处臣当即率同司道亲诣伊子王霖王炭寓处查获王锡侯原存旧书及所辑字贯经史镜等书并该犯自著年谱诗文状底等稿臣因遵旨速诣其家是以未及翻阅将各书包封用印交署布政司周克开暂存库内俟臣回署公同检看一面选委瑞州府同知郑邦柱臣标守备朱永澄将王锡侯即于二十七日锁押起身解交刑部收审飭令沿途小心管押于十一月内到京一面将伊子王霖王炭收禁臣亦即于是日星夜驰赴新昌县塘浦地方王锡侯家内所住小屋二进有该犯幼子王霈暨妻媳孙等在家臣即督同按察使冯廷丞并该府县等官于屋内查获书籍四架并搜检各房内箱柜篷板等处字迹尽行查获臣先将各书籍字迹概行封固亲身监押回省留按察使冯廷丞在县将缘坐人等及该犯家产逐一查办臣于三十日抵署即知会学臣汪永锡并在省司道及委查书局各官齐至臣署将该犯家内及伊子寓所先后查获各书公同细看计旧书三百一十九种除经史诗文杂集三百一十种各发交局员再加勘校外尚有应毁书九种查禁已久未经呈缴即系有心藏匿至该犯纂辑之书除字贯外又有刊刻国朝试帖国朝诗观唐人试帖江西文观经史镜书法精言感应篇神鉴录王氏通谱等书又自著青箱要录年谱水程曲诗文案草稿呈状稿等件查省寓现获字贯二十部内有一部首页添李友棠古诗一首该犯诗文稿内有求李友棠作序札及赠李友棠诗臣查李友棠曾任卿贰世受国恩于此逆书竟为作诗赞美实出意外相应参奏请旨遵行又据吉安府查解字贯板片及新刷字贯二部检查凡例内庙讳御名一篇另行换刻不复排连开列其自序内然而穿贯之难也一节亦悉改窜讯据王霖供称板片原在吉安书坊刷印发卖父亲常至吉安不知几时改刻的等语显系该犯明知悖逆又王氏通谱系追溯王氏源流分别支派乃于首卷上自黄帝以至周灵王联为王氏世系殊属妄诞又诗观初集第六卷内载新昌县人刘及诗下注世宗宾天次日其父病故作断肠诗有草莽攀龙泣鼎湖何堪椿树又霜枯之句至尊与伊父连贯而言实为慢妄何得滥行入选今刘及虽已身死其家有无子孙并遗留别项不法字迹现在密飭瑞州府亲往查搜拿解省城严行审拟又诗文案草稿内送南康县王予公诗有赤地不堪悲秀麦垂统由来贵久长句悖谬已极现在密飭南安府亲往查拿王予公并追原诗及搜查有无别项不法书籍字迹严审定拟又该犯年谱内自注应童子试时原名王侯亦属谬妄又南北水程曲语有牢骚又神鉴录系该犯与人控案屡犯御名又祝万寿诗抬头错谬此外各书及草稿臣等逐一明晰查阅并无违碍之处谨将前开各条及各草稿分别粘签并该犯著作书目现获书籍板片各数目及应毁旧书名目俱开清单随折恭呈御览仍将该犯所刻之书先取一部另行专差赍送军机处进呈其所藏应毁旧书九部同现获续获字贯等书并一应板片再行汇缴所有犯属应行缘坐之人现在查明分起委员解

京臣蒙皇上简畀封疆重任于此等大案温不经心昏愦糊涂无可置辩乃荷圣恩不即加罪仅令传旨严行申饬臣感激惶悚益难名言惟有仰恳皇上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以示炯戒谨将遵旨查办各缘由具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伏祈皇上睿鉴训示再臣因往返新昌并会同校阅各书是以奏复稍迟合并声明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王锡侯著作杂稿清单

万寿诗二纸王锡侯作抬头错谬

国朝诗观王锡侯选评自序第三本内诗语狂悖

诗文稿一本王锡侯作内有悖谬诗句并求字贯序文等字样

王氏通谱王锡侯修有原任大学士史贻直序

第一本内图系狂悖此谱不全

南北水程曲一本王锡侯作语有牢骚

神鉴录一本王锡侯与人控案内第八页第十一页俱犯御名

字贯一本卷首添李友棠序一首又未装字贯一册内王锡侯自序及凡例计削改二页

自草年谱一本内有原名王侯字样

诗文杂论草稿一束

呈状稿一束

以上各书现在随折进呈

国朝诗观二集王锡侯选评自序

国朝试帖二本王锡侯选评自序间附已作及子霖作

国朝诗观八本第三本内诗语狂悖先解京

王氏通谱八本第一本内图系狂悖先解京

唐人试帖详解四本王锡侯评注间附已作钱陈群姚四维二序经史镜四十本王锡侯

纂分类摘录善恶报应事实钱陈群蒋士铨二序王锡侯自序

感应篇功过格一本王锡侯纂劝人改过迁善王锡侯自序

书法精言二本王锡侯纂摘录书法要语分四卷王锡侯自序

青箱要录三十六本又故事管窥一本皆系抄录类书韵府说铃中语草稿未成之书

字贯稿底十一本

题神鉴录诗文稿十五件

直隶望都县志八本王锡侯纂修

以上各书另行专差赍送军机处转呈御览尚存已获字贯等书二百六十一部俟有续

获再行汇缴销毁

现获王锡侯所著书板清单

万寿诗板一片

国朝试帖详解板六十片

国朝诗观板一片

字贯板一千三百九十二片

唐诗试帖详解板三百三十三片

西江文观板三百三十二片

试帖详解板十二片

诗观二集板九片

感应篇板十四片

朱子治家格言板一片

功过格板十一片

神鉴录板六片

兴复祠堂说帖板一片

王代宗谱签板一片

以上书板共二千一百七十四片尚有经史镜等板未到俟追齐各书并板另行赍缴销毁

查获王锡侯家存应存应毁书籍清单

明诗别裁六本

独漉堂集七本

屈大均诗四本

揭蒿庵文集一本

叩钵斋行厨集十六本

揭五经文集 即揭蒿庵 二本

李卓吾秘书三本

李穆堂初稿九本

古学指南集 即古学要览 四本

以上书九种共五十二本俱经各省奏请销毁在案应俟汇解销毁

江西巡抚海成第三折

江西巡抚奴才海成谨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戌刻于瑞州途次接奉十月二十三日上谕昨海成奏逆犯王锡侯妄作字贯一书 云云 钦此奴才伏读再三更切悚惶无地回念从前办理错谬百喙无以自解乃致仰蒙天心屡蒙圣训奴才罪益滋重分益难安窃查江西节次查缴应毁各书原令合属设法购获奴才猥以下质未尝读书难逃圣明洞鉴省城设有书局拣员专司校核凡各属解到之书悉交局员确加察阅内有违碍之处粘签送奴才会同司道详晰酌定然后汇折奏缴王锡侯字贯等书实未据所属呈解是以久致漏网伏思正当查办书籍之时似此现在刊行之书不能早为查出及经首发又不能详细办理种种昏庸罪无可逭除另折请旨交部从重

治罪外所有该犯王锡侯所刻各书流传已久奴才现在通飭各府州县广为出示严行查缴其帮资参阅之人令地方官宣示天恩免其深究各名下应有分得之书勒令即速呈首又书铺现在售卖者均令尽数缴出毋许存留片纸倘日后察出即照逆党治罪并追各书板片容一并解京销毁奴才前此错谬已愧悔无及今奉谕旨惟有实力澈底追查何敢稍有隐讳自罹重咎合再具折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十一月十二日上谕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前因海成奏新昌县举人王锡侯妄作字贯一案海成将大逆不法之书视为泛常折内称其尚无悖逆词句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是以降旨将海成交部严加议处经吏部议以革职交刑部治罪自应如此办理因将此本折留今据海成奏称亲往该犯家中查出王锡侯纂辑各书共十种一并进呈检阅各书俱有悖谬不法之处各等语现将各书暂存俟王锡侯解到时严行审讯从重治罪至海成身为巡抚乃于初次参奏王锡侯字贯时并不将伊书内大逆不法之处据实指出转称其尚无悖逆之词实属昧尽天良罔知大义不可不重示严惩使为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海成着照部议革职交刑部治罪其江西巡抚员缺着郝硕调补即赴新任所遗山东巡抚员缺即着国泰补授郝硕未能即到着高晋前往暂管巡抚事务其江西省承办此案之藩臬两司并着高晋查明参奏至海成此次奏到续查出王锡侯字贯另本前有李友棠古诗一首李友棠身为卿贰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实属天良已昧伊自问复何颜列陈搢绅李友棠即着革职亦不必复治其罪又查其王氏家谱内有原任大学士史贻直序文其经史镜及唐人试帖详解内有加尚书衔钱陈群序文使伊二人尚在自当向其究问今二人俱已物故亦毋庸深究朕近作诗有不为己甚去己甚之句今办此等案准酌得中即此意也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十一月十二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仍管两江总督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谕海成前奏王锡侯妄作字贯一案于该犯书内大逆之处恬不为怪实属昧尽天良罔顾大义其罪难以轻宥已降旨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其巡抚员缺令郝硕调补并令即赴新任矣前虽经传谕郝硕令其即由川省径赴江西但恐道路遥远一时不能即到高晋现以起程来京陛见著传谕高晋于接奉此旨后迅速驰驿前往江西传旨将海成摘印派委妥员管押解京其巡抚印务著高晋暂行管理俟郝硕到后再行交代起程来京所有江西省同办此案之藩臬两司亦俱有应得之罪并著高晋查明参奏至此案王锡侯实属大逆不法不可不按律严惩其书内参阅姓名及代为出资帮刻之人概免深究已谕令海成妥办今据海成奏到查该犯另刻字贯本有侍郎李友棠古诗一首李友棠身为大臣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即属丧心蔑理伊复何颜忝列搢绅是以降旨将李友棠革职然亦不另加罪又查该犯王氏家谱内有原任大学士史贻直

序文其经史镜及唐人试帖详解内有原加尚书衔钱陈群序文使伊二人尚在自必向其究问今伊二人俱已身故亦不复深求朕近作诗有不为己甚去己甚之句今办此等大案准酌得中即此意也恐江西省因见办理王锡侯之事巡抚亲至其家搜查又解书进京其有与该犯平日笔札往来交涉者自不免虑及株连心怀疑惧恐致滋生事端更觉不成事体著高晋善体朕心到江西后一切处以镇静并将朕不为己甚之意明白宣谕使众共知晓以免惊疑高晋务实心妥协经理仍将如何妥办之处即行复奏此旨著由五百里发往并将海成各折及单全行抄寄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江西巡抚海成第四折

江西巡抚臣海成谨奏为奏闻事窃照逆犯王锡侯家属应行缘坐人犯钦奉谕旨分起解京今据按察使冯廷丞将该犯之子孙弟侄暨妻媳共男女二十一名口详请委解前来臣逐一查明并无遗漏随委南昌府同知杜一鸿建昌府通判席续南昌县丞张昉守备马文龙祖尚塘把总贡士麒等分为三起于十一月十五十八二十一等日先后起解谕令小心管押前赴刑部交收办理一面移咨沿途各省拨护毋致疏虞所有该犯家产已饬确查取具册结咨部又先后查获该犯所著字贯等书五百三十五部各板片四千二百五十七块另委千总查定朝亦于十五日解送军机处销毁除严饬各属上紧追收各书及翻板务期净尽再行续缴外相应将起解缘坐人犯及解送书板缘由具折奏闻谨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再王锡侯家原获旧书先经检出应毁九部奏明在案臣恐匆次查校未详又发局再行细心勘阅今又查出应毁书白耆山人集二部系久经查禁之书应同前获九部一并归于应毁书案内汇解销毁合并声明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王锡侯家属应行缘坐人犯开后

妻冯氏

子王霖王炭王霈

媳胡氏张氏胡氏

孙王兰飞王梅飞王杜飞王诚飞王牡飞王灵飞王黄飞

弟王景星王景靖

侄王泷贤王泷禾王资生王贺生王泷贵

以上共二十一名口

王锡侯家产估计清单按此单系另一折所进原折已佚附列于此

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值银三十六两六钱

门首空地一片估值银三两二钱鱼塘一口估值银一两二钱

屋后菜地一块估值银十二两五钱

竹木床桌椅凳架盘桶箱柜锡铁磁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值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

谷一石五斗估值银七钱

小猪一口估值银三钱二分鸡五只估值银一钱五分

十一月十八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朕前此谕令各督抚查办应行销毁书籍原因书内或有悖理狂诞者不可存留于世以除邪说而正人心乃逆犯王锡侯所作字贯一书大逆不法各省俱未经办及已叠降谕旨飭谕矣本日高晋奏应毁各书单内亦并无此种可见外省查办书籍不过以空言塞责并不切实检查昨据海成奏续查字贯版片及新刷字贯二部其凡例内庙讳御名一篇另行换刻与初次奏到之本不同可见该犯亦自知悖逆潜行更改而海成已见其初刻尚称其书无悖逆之词实属天良泯灭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是以降旨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至江宁省城与江西省相隔不远该逆犯初刊字贯之本断无不传行至江宁之理高晋等此次查办应毁书籍何以尚未将此等大逆之书列入岂止查旧人著作而于现在刊行者转置不问耶著传谕高晋即飭属通行访查如有与字贯相类悖逆之书无论旧刻新编俱查出奏明解京销毁如有收藏之家此时即行缴出者仍免治罪若藏匿不交后经发觉断难轻宥即该督抚亦难辞重谴矣并著传谕各督抚一体遵照妥办毋稍疏漏干咎将此通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奏片

据刑部知会本月二十三日申刻江西省委员将逆犯王锡侯押解到部业经收禁等因查该犯案情重大虽奉旨解交刑部治罪而原奉朱批系交大学士九卿议奏今该犯押解到京应否即令会讯定拟具奏理合请旨遵办谨奏

又

据江西巡抚咨称所有逆犯王锡侯编刻各书除有违碍者先经逐部抽出随折进呈外仍将原书各取一部解送等语谨将解到各书及书单一并进呈谨奏

十一月二十五日廷寄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字寄江苏巡抚杨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因江西逆犯王锡侯编刻字贯一书竟将庙讳御名排连开列实为大逆不法当即降旨将该犯派员锁押解京严审治罪并令搜查该犯家内书籍嗣据解到查出书内王氏家谱有原任大学士史贻直序文其经史镜及唐人试帖详解有加尚书衔钱陈群序文朕因二人俱经物故已降旨毋庸深究第该犯既请史贻直钱陈群作序断无不将原书送阅之理伊两家自必存留其书钱汝诚史奕昂自应即将原书缴出销毁现已令军机大臣传谕钱汝诚即行呈缴并著传谕杨魁即遣员前至史奕昂家传朕此旨令将所有该犯之书即行查出呈交该抚解京销毁因系伊两人故父之事并不干涉伊等已属加恩即此时传旨询问仍系朕善示保全之意伊等当知感激朕恩如或少有隐匿此时不即呈出倘后别经发觉恐钱汝诚史奕昂均不能当其罪也将此传谕杨魁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王锡侯供词一

王锡侯供我是庚午科中式举人此科江西正主考是钱陈群副主考是史貽谟我丙戌年会试下第后于九月内携了所著的经史镜及选的唐人试帖详解稿到嘉兴座师钱陈群家就正求他做序那时适值钱陈群的夫人俞氏病故治丧没有给我做后来就自己做了刻上他的名字是实那王氏家谱上刻的史貽直序文是我从前会试到京求了座师史貽谟转求大学士史貽直做序以为族谱光彩史貽直没有给我做也是我自己做了写他名字的

诘问你的书上既然刻了钱陈群史貽直的序文如今又说他们的序文都是你自己做的钱陈群史貽直史貽谟俱已身故你说的都是死无对证的话况据你说钱家因有丧事没有替你做序那时史家并没有事故为什么也不替你做呢明系你自知身犯重罪将这些事都揽在自己身上要做好汉子开脱别人若在他两家或从别处查了出来你的罪不更加重了么供这几篇序文我原因是史钱两家的门生所以要假借他们的名字见得学有渊源至史貽直的序文我从前本托座师史貽谟转求我去催了两次史貽谟说中堂的事忙一时做不出来我下第后急要回籍不能等待就回家自己做了若他们实在给我做了我自身犯重罪如何还肯替他们隐瞒呢求详情

王锡侯供词二

一问你身为举人该知尊亲大义乃于圣祖仁皇帝钦定康熙字典擅行辨驳妄作字贯一书甚至敢于凡例内将庙讳御名排写这是你大逆不道的实迹究竟你是何主意据实供来王锡侯供我从前因康熙字典卷帙浩繁约为字贯原图便于后学这书内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后学知道的避讳实是草野无知后来我自知不是就是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换另刻了现有改刻书板可据求查验

诘问你将字贯重行改刻这就是你自知前书内有大逆不道之处故又希图掩盖愈见你从前原是有心悖逆更有何辩又供我将字贯重刻原是自知前书不好是以改正如今王泷南将我前刻未改之书呈出我从前不知忌讳妄编妄写就是我的狂悖实迹还有什么辩处

又问你于字贯凡例内将先师孔子讳先写于庙讳御名之前庙讳御名凡为臣子何人不知至孔子名讳尤属众所共晓何用你于书内开写这明是你有心犯讳故意如此开例以遮掩你悖逆之迹还有何说又供少年时未知庙讳御名是后来科举时才知道的恐怕少年人不知避忌故此于书内开写使人人知晓至将孔子名讳开列于前是我从前进场时见场内开出应避讳的条规是将孔子开列于前故此我照着写的但我将庙讳御名排写直书这就是我该死处又问你既是读书人就该知大夫不敢祖诸侯因何你自作家谱竟将周朝列王直溯到黄帝都附会认做你的远祖你以士庶妄祖帝王你的悖逆心事业已显然还敢狡赖吗又供我原知道大夫不敢祖诸侯只因无知糊涂要攀附帝王后裔觉得家世体面这是我该死处还有何说

诘问你身列衣冠著书立说敢于肆行狂悖你的各样书内悖逆之处不可枚举皆出有心并非草野无知误犯忌讳者可比你可将种种悖逆都是什么意思从实供来又供我自己该死明犯忌讳已经罪无可逭至我著书初心不过指望得名并图书籍刻成发卖亦可觅利如今想来以践土食毛之人乃将圣祖钦定之书妄行更改希冀沽名渔利是以天夺其魄鬼使神差以致自蹈狂逆这都我自作之孽还有什么说处

刑部侍郎钱汝诚折

刑部侍郎臣钱汝诚跪奏为恭谢天恩沥情陈奏事前因逆狂王锡侯所刻书籍内经史镜及唐人试帖详解二书有臣父臣钱陈群序文蒙皇上格外鸿慈以臣父业经物故不加深究臣感激涕零举家顶戴随检臣父所刻文集内并无此两篇序文中心惶悚莫知所措兹复蒙谕令军机大臣传示恩旨以臣故父之事不加究治并谕令既经作序倘有存留原书即行缴出销毁臣跪聆之下仰见皇上曲示保全天高地厚之施衔结难尽伏念臣父臣钱陈群一生谨慎小心向来所作诗文从不敢冒昧下笔此皆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惟查逆犯王锡侯系庚午科举人为臣父主试江西取中或因此假托序文亦未可定今逆犯尚在仰恳皇上天恩令军机大臣询问此二书序文是否系该犯伪作则臣父在九泉之下魂魄亦得稍安而臣生生世世感被圣慈益为无既矣再臣京寓并无此书臣现已飞速寄信臣弟侄辈令其详细检查倘有此等书籍即行缴销为此沥血敬陈臣曷胜惶悚屏营之至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旨交军机大臣讯问欽此

十一月二十八日谕旨 按随手档载大学士九卿会议字贯内逆词一案检查会奏原折已佚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旨王锡侯着从宽改为斩决余依次欽此

署江西巡抚高晋折一

大学士管两江总督署江西巡抚臣高晋谨奏为遵旨查办复奏事窃臣进京陛见于十一月行至淮安途次接准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于寄字内开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谕海成前奏王锡侯妄作字贯一案于该犯书内大逆之处恬不为怪实属昧尽天良罔顾大义其罪难以轻宥已降旨将海成革职交刑部治罪等因欽此寄信前来臣即自淮驰赴江西当将遵旨前往查办缘由先后缮折由驿奏蒙圣鉴臣随兼程攒行于二十七日抵江西南昌省城即赴抚署敬宣谕旨将海成印信摘取管理海成随将翎顶摘去免冠碰头零涕莫能仰视初则伏地战栗不已总则自以办理此案不知大义糊涂已极有负圣主豢养深恩愧悔恐惧手足失措臣随遴委现署南昌府事之莲花同知边学海南昌镇标中营游击张文奇将海成小心管押于二十八日起程解交刑部治罪并飞咨安徽山东直热督抚转饬沿途拨护前进毋致稽延其同办此案之藩臬两司现在询明另折参奏请旨遵行逆犯王锡侯并应行缘坐家属已经海成分起委员押解进京臣于途次遇见均经谆嘱各委员严行管解毋许稍有疏虞致干严谴臣到江西后留心

体察王锡侯妄作字贯大逆不法今蒙天鉴按律严惩咸皆以为罪由自取其书内参阅姓氏及代为出资帮刻之人并作诗赞美之侍郎李友棠作序之已故原任大学士史贻直加尚书衔钱陈群钦奉恩旨仅将李友棠革职不另加罪余俱概免深求复以有与该犯平日笔札往来交涉者不免虑及株连心怀疑惧命臣处以镇静明白宣谕益仰我皇上圣德如天仁至义尽凡有人心者莫不感激天恩臣于入江西境接见府厅州县即将钦奉恩旨敬谨宣示并于接印后现在又将奉到通谕中外上谕敬谨誊黄颁发各府州县会同各学校官传集绅士明白告知俾众共晓我皇上不为己甚之仁慈其有留存王锡侯所著各种书籍逐细检出赴学呈缴汇解毋庸惊疑倘匿而不缴转致护咎臣蒙皇上殷殷训诲自当仰体圣意处以镇静实心妥协经理断不敢稍涉张皇以致别生事端除臣管理江西巡抚印务日期另行缮疏题报并恭谢天恩外所有臣到江西后遵旨查办此案缘由理合缮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署江西巡抚高晋折二

臣高晋谨奏臣于途次接廷寄钦奉朱笔密封上谕一道命臣到江西时亲至裘曰修家面见其妻询其如有存贮逆犯王锡侯所送书籍令其交出毋许藏匿臣随敬阅密存查裘曰修与臣昔年屡经共事本系相熟其妻熊氏臣在北京亦曾见过今臣到江西进城时裘曰修之妻遣其幼子裘豫并伊孙新科举人裘增寿前来迎接臣向其托言俟公事稍暇即到伊家回看伊等领悉去讫臣拟一二日内于拜客之便亲往面见其妻传宣恩旨令将伊家所有之书指交臣阅看如有前项书籍务令全行缴出以仰副我皇上怜恤裘曰修格外保全之恩意臣惟有慎密妥办不使外间知觉妄生传言容俟办过另行复奏所有臣奉到密旨现在遵办缘由先行附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案此项朱笔密谕军机处档案不载

十二月十七日谕旨

奉旨周克开冯廷丞俱著革职交刑部治罪高晋著降一级留任钦此 按此旨军机处档案不载据东华录载吏部奏署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阅看王锡侯字贯一书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竟同声附和有乖大义应请革职交刑部治罪其失察妄著书籍之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照例降级留任得旨云云至次年正月又奉上谕冯廷丞周克开著加恩发往江南交与高晋以同知委用

十二月二十一日谕旨

奉旨海成著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钦此 按随手档载此旨同刑折交系由刑部审拟具奏原折不存

十二月二十三日谕旨

奉旨王锡侯之子王霖王炭王霏及伊孙王兰飞王梅飞王牡飞王云飞俱著改为应斩

监候秋后处决至王锡侯之弟王景星王景靖及伊侄王泷贤王泷禾王泷贵王资生王贺生俱著加恩宽免余依议钦此 按此亦由刑部审拟具奏原折不存

江苏巡抚杨魁折

江苏巡抚臣杨魁谨奏为遵旨查缴书籍恭折复奏事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谕前因江西逆犯王锡侯编刻字贯一书竟将庙讳御名排连开列实为大逆不法 云云 钦此臣伏查王锡侯妄作字贯大逆不法屡奉皇上谆切指示饬令一体查缴经臣严督各属实力搜访在案兹蒙圣明垂训遵即饬委常镇通道孙括前赴史奕昂家恭传谕旨令将所有该犯之书悉行查出呈缴去后随据该道禀复前往溧阳史奕昂家内将恭奉恩旨敬谨宣布史奕昂跪听之下感激涕零悚惶弥切据称逆犯王锡侯家谱内有伊故父史贻直序文仰蒙皇上不加严谴仅令将书缴出实属圣主格外保全天恩优渥苟有人心何敢稍为隐匿自取重罪因查家内尚存有唐人试帖详解一部诗韵一部均系王锡侯选刻即行呈缴至王氏家谱细检并无存留随经该道亲诣书室翻阅委无遗存王锡侯所编各书复查溧阳史西山即史贻谟与王锡侯谊属师生伊家自必存有其书当至史贻谟家经史奕昂同贻谟家属查出王锡侯所选国朝诗观二集一部又不全经史镜十本并据史奕昂在伊同族内查出唐人试帖详解三部一并禀缴前来又据昆山等县禀缴查出经史镜一部字贯三部臣逐一检查所缴各种均系逆犯王锡侯编刻之书应行解京销毁惟查经史镜一书系丁亥丙申两年先后所刻似有两种其丙申年刊刻书后自跋一篇咸伊所著之书有唐诗试帖详解国朝试帖详解书法精言国朝诗观西江文观王氏源流望都县志感应篇注同字贯经史镜共十种俱已梓行诚恐有流传各省者臣现在督饬各属按照书目一体认真收缴凡藏书之家及书贾坊林如有此等书籍悉数呈献仍将此时即行缴出免其治罪之处广宣圣谕剴切劝导俾不致观望贻留以期净尽所有现在查出各书十部并不全书十本固封随折赍缴军机处查收请旨销毁臣谨恭折复奏并另缮清单敬呈御览再查现据邳县禀报字贯八部解送江宁书局应由督臣处奏缴合并陈明伏乞圣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今将查缴逆犯王锡侯编刻各书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国朝诗观二集一部计二本唐人试帖详解四部计二十四本诗韵一部计二本经史镜一部不全计十本经史镜一部计四十本字贯三部计一百二十本

江西巡抚郝硕折

江西巡抚臣郝硕谨奏为奏明事窃照逆犯王锡侯原籍新昌县家产业经查明估变具奏在案嗣据南昌县禀称该县地方有任石存现居房屋一所系胡松高出售胡松高系得自王锡侯之家恐系事后隐寄抑系未绝活产必须彻底根究当经传讯任石存据供此屋于乾隆四十一年典自胡姓胡姓是典是卖伊不知情随即查传胡松高先已前赴云南生理一面移关原籍新昌县讯据王锡侯族人王景海等供称闻得此屋久屋他姓

系王锡侯自行出售伊等未曾经手不知确实并一面提催胡松高于九月十六日到案据供伊于乾隆四十年用价银一百三十五两向王锡侯承典次年伊照原价转典与任石存管业当据呈验契纸查核无异臣查此屋虽先期出典并非事后隐寄究与卖绝者不同自应估值时价除还典项余银入官随经南昌县勘得此屋店面五间后屋六间空地一块共估值市平色银二百六十两除还任石存典价一百三十五两余银一百二十五两折实库平纹银一百十六两七钱五分照变入官兹据藩臬两司转据该府县详报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册结咨部外理合缮折开单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湖广总督三宝折 按当时谕令各省查缴王锡侯书籍各省俱有复奏录此一折余不赘载

湖广总督臣三宝谨奏为查获逆犯妄作各书恭折奏明事窃照江西逆犯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妄作字贯其悖逆之处实为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臣前在京时承准军机处交出钦奉上谕恐此书有传流他省应令各省督抚一并查缴销毁臣又面奉谕旨查办臣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任时即以曾否饬缴之处面向抚臣陈辉祖询问据称奉到廷寄上谕后已委员在武昌汉阳各书坊内查获逆犯王锡侯刊本字贯二部又该逆犯选刻国朝试帖详解五部唐诗分类详解三十六部书内附有该逆犯自作之诗多有悖逆之处随将书内语句签出交送到臣臣查核无异查湖北湖南二省均与江西交界更易流传随即飞饬两省藩臬道府等官督率各州县于各书坊内将凡有该逆犯所作各书加意收罗并出示晓谕士民如有购存在家务各尽数呈缴毋得藏匿贻累倘有翻刻板片立即查出缴毁臣又因武昌汉阳二府近在省会居民稠密街市绵长书贾较各属为多又屡经面嘱该府县等实力查缴兹据武昌府知府陈道耀督同江夏县知县邱之芬查缴逆犯王锡侯所刻国朝试帖详解六部唐诗分类详解十四部署汉阳守曾承谟同署汉阳令王嵩高查缴国朝试帖四部唐诗分类详解九十九部通共连抚臣陈辉祖查缴各书计共试帖详解十五部字贯二部唐诗分类详解一百四十九部除再谆饬各属认真查办务使收罗净尽不致稍有存留并俟续有缴到另派委员解送军机处进呈销毁外所有抚臣陈辉祖任内及臣抵任后查缴各书数目相应开列清单恭折奏闻再照逆犯王锡侯妄作字贯江西省业已进呈今湖北省查出国朝试帖详解及唐诗分类详解二种理合各检一种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王沅爱竹轩诗案

安徽巡抚闵鹗元折

安徽巡抚臣闵鹗元谨奏为恭折具奏事窃臣于五月初七日接据天长县知县高见龙禀称职奉文钦遵上谕查缴违碍书籍会同教官陆续收缴三月初六日闻该县贡生程石榴有序刻王沅爱竹轩诗草吊取到县细加查阅诗甚平庸序有怨天之语殊失醇正

当于初七日会同儒学教谕训导传唤程树榴之子生员程焕到学讯问据称王沅先能诗因得奇疾不识字故为此文别无他意职查上年豫省奏报得雨内用天慳已破之语钦奉上谕申飭令序内语句相似未便存留当加训诲令其将板缴学销毁该生业经遵照今于四月十八日据生员王廷赞呈控程树榴所刻诗文指为狂悖且其词内有捏告及职之语未便亲审详报除飞拘一千人犯押皖听候提审办理外合抄录禀诉各词先行禀送察核等情臣随同藩司农起臬司秦雄飞将王廷赞禀词内粘呈序文签出处所逐一查核均系穿凿支离有心文致至所指摘王沅诗句隐语亦均系即事咏物之词惟早发姑苏诗有明发依然话太平一语似有将前明国号暗入诗句之意而王廷赞控词内则称七字包一诗之首尾程树榴辨词内则称本诗首句乃明发依然鼓枻行结句乃百年安宴吴侬乐坐听丹师话太平系王廷赞截取首尾七字捏作一句两情互异此书尚未解到是否系王廷赞有心凑捏诬陷抑系王沅本有此违悖之句应提到原诗刊本并两造质对勘讯确实并查明此外有无悖逆语句分别办理再查天长县知县高见龙于此等诗文既称未便存留何以并不禀详遽将此书同教官飭令销毁现据王廷赞控词内有程树榴扬言入署谢恩送行并伊子程焕拜过门生之语是否确实均应澈底根究相应恭奏请旨将该县高见龙同该学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一并暂行解任质讯以成信献除委员前往接印署理飞提人卷来省审讯外谨此缮折具奏并将该县抄送王廷赞控词粘单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朱批此等挟仇控告惟应断以公正不必存意见也钦此五月十三日

安徽学政戴第元折

安徽学政臣戴第元跪奏为奏闻事窃臣考试池州府于五月十一日接据天长县知县高见龙称职奉文钦遵上谕查缴违碍书籍会同教官陆续收缴留意查察本年三月初六日闻贡生程树榴序刻王沅爱竹轩诗草随吊取到县细加查阅诗甚平庸序有怨天之语殊失醇正当于初七日会同儒学教谕训导传唤程树榴之子生员程焕到学讯问据称王沅先能诗因得奇疾不识字故为此文别无他意职查上年豫省奏报得雨内用天慳已破之语钦奉上谕申飭今序内语句想似未便存留当加训诲令其将板缴学销毁该生业经遵照今于四月二十八日据生员王廷赞呈控程树榴所刻诗文指为狂悖且其词内有捏告及职之语未便亲审详报除飞拘一千人犯押解赴皖听候提审办理外合抄录禀词先行禀送察核等情臣随据该县所禀细阅王廷赞词内粘单签出处所必须逐一根究未便由该县会同教官遽行销毁定结当经飞咨督臣萨载抚臣闵鹗元并行知藩臬两司提审究办在案理合将现在咨会查办缘由缮折据实具奏并抄录原词进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朱批已有旨了钦此

王廷赞呈词一

具呈生员王廷赞为恩容狂悖叩示销弭事窃闻子臣之分敬谨为先郅治之隆赉扬难尽凡属食毛践土载笔载言均宜仰戴君恩时存报效乃有中怀悖逆擅弄笔头显用比

体寓讥时政公然形诸著述付之枣梨直欲欺尽世人存之久远洵为名教所难容者生村居抱病入城就医偶于友人塾中得爱竹轩诗本展阅序词知为捐贡生程树榴所作牢骚讪谤毫无忌惮借怨天以毁圣实较著而彰明及检王沅诗稿亦多隐语支离诞妄与序相符书愚忠愤读之发指程系生戚因往责以大义诘伊父子与恶党陶佑语反猖狂同声诟詈生既愤且惑兼厘杞忧恐碍堂学考成未敢遽用呈词故先于三月初四日将刻本交与办灾书办托其乘便袖入署中呈政官幕定论违碍初五日公回初六日蒙恩发还原本另差饬取刻本入署办理初七日早突有方绅兄弟至生寓所称适奉县主钧谕令其消释不得不达因事重大实不敢参议等语赵为奎在坐切证父师随即驾临圣宫会同两学师台办理生随具呈投学学师拒不受呈令学书戴田传谕业奉堂谕劈板烧书现在办理旋闻天驾赴州赴皖自必议稟各大宪生因静候诘十八日公出之后树榴杨言初七日劈板初九日已令子焕随潘洁施廷琚入署拜过门生十七日伊又入署谢恩送行高天力为担当灭迹可以无虞谓生理没伊文行将得而甘心不思传程焕则学差杨名索书板则又差杨昆且劈毁于明伦堂众耳众目欲盖弥彰而伊之刻本又现存生处生欲遽赴学宪行辕指陈狂悖恐伊罹不赦之典反辜保全之恩又读旨宪煌煌三令五申收缴从前违碍诸书而现在狂悖之作出自豪恶之手反假官威压生隐默既戴天之不共亦公道之难伸为此抄呈原序粘签指陈并摘王沅诞妄诗句数条粘呈叩电伏乞太父师俯念大义灭亲责无可诿鹰鹯之逐出于丹忱从公赏阅非逆则毋庸焚书劈板是逆则理应严究通详理无两岐金批一字以肃功令以正人心所裨甚大愚忠戆宜昧死上稟

被稟程树榴 作序人 王沅 作诗人 陶佑 树榴党羽

干证爱竹轩诗刻本 俟发审日当堂呈 方闾方政 传谕人 赵为奎 系陪二方在坐人 杨名 系门斗传程焕人 杨昆 传书板人 戴田 系学书传 老师谕不受词人潘洁施廷琚 系三月初九领程焕入署人

计粘抄诗序一纸抄摘王沅集内诗句一纸儒学不受呈一纸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日具呈生员王廷赞

爱竹轩诗序

士有以诗遭奇穷膺奇厄者矣（王廷赞注开口即愤激怨懣士何指膺何奇厄）未闻以诗致奇疾者也明徐文长得狂疾（王廷赞注古之有才不遇者多何独举徐姓以作眼况文长在明亦曾获罪其文集现系查禁之书）引利锥锥两耳或自持斧破其头奇矣然于诗如故也疾而至于并丧其诗而诗之为崇乃极（王廷赞注丧诗何口为崇指何条）余友芷斋上含品最醇乡里称长者顾不幸而能诗（王廷赞注能诗何以不幸）丁酉秋自吴兴幕归余时客金陵闻其疾返视之瞋目而语难示之书几不复识一丁字医药半载稍能言动犹蚩蚩然作木强状举昔之酒酣耳热掀髯高谈而振笔直书者如出两人是古今来未有之疾我芷斋独创获之（王廷赞注王沅偶患中风

旋已痊可有何创获奇疾) 呜呼岂不奇哉夫天之生才人惟恐其不生也及其既而穷鬼神之壮泄阴阳之秘琢削元气 王廷赞注削何元气) 探索幽灵则生之者且复忌之忌之久而积不能平也 王廷赞注以下一段满口牢骚语无伦次与作序意全不符) 乃如东野穷长吉夭而天犹以为未嫌于是取其心之锦口之绣者悉夺之顿易以伧夫面目使其人死固未死生已徒生而始大快 王廷赞注俨为王徐二逆犯一吐不平) 则岂非彼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 王廷赞注通篇命意归宿在此二语) 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耶 王廷赞注二语实无忌之尤者我皇上体天立极行健万年同春九宇春秋愈高仁恩愈普彼王锡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显戮普天称快今序称造物所比何人若谓直指天讲天有何老少愈老愈辣所指何条忍心害理此条为最) 而吾芷斋实丁其厄悲夫芷斋诗千首或凿而近宋或纤而近元今并逸之择其浑雅自然者百余篇命儿子焕编次之以付梓噫嘻集成而芷斋不复自办工拙矣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倘有知吾芷斋者乎庶几怜其才而悯其疾之奇云戊戌孟秋丹林弟程树榴拜题查王沅诗集凡一百二十首愤激之词已难枚举惟燕丹一绝则曰虽非败国亡家子大运潜移岂易图台城一律则曰南郊星见龙犹在北渚人来凤已幽书树槐文后一绝则曰一纸浮名尚未通世途云雾漫西东雨中海棠一律则曰明朝早起看花影一枝一点焉支匀雨泊胥门一首则曰黄龙新转轮白马旧衔冤紧接卧永期明发之句早发姑苏一首则曰明发依然话太平七字包一诗之首尾屡举前朝国号暗入诗句以寄遐思尤可骇者阅至末篇之结句忽纵笔题外硬续二语云所思谁第一相对正无双与涉江采芙蓉题全不相涉不过借相对无双之义暗影日月二字合成明字藏于篇终言其所思在明与逆序相为起讫相为表里也总之王沅程焕等狂妄性成自居名士久屈结党会文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借倚著作互相标榜写其不平以为逞其讪谤仍使人不觉也其关于风俗人心者甚大生故就其显然昭著者摘此数条特为揭出并叩太父师鉴夺

王廷赞呈词二

具呈生员王廷赞为序词荒谬呈首吊阅事 王廷赞注此词系生初八日在学投二位师台不受之呈戴学书切据) 窃闻子臣之分敬谨为先郅治之隆赉扬难尽生等欣逢化日共仰休和偶尔操觚不忘爱戴分内事也乃有形诸著术付之枣梨擅弄笔头隐讥时事如捐贡程树榴之毫无忌惮者于徐述夔连诗发觉之后借王沅诗稿代为作序发刻其发端之句即云士有以诗遭穷奇膺奇厄者矣又独举明徐文长一节以为证又有诗之为崇乃极及生之者忌之忌之久而积不能平等语尤可骇者内称造物之心愈老愈辣夫造物所比何人造物有何老少愈老愈辣所指何事玩其词旨生虽不敢强为解事然大义攸关岂忍甘默生得其刷印二本因系至戚斥其狂悖谕以毁板焚书反遭其辱指为不通为此摘其谬句呈叩师台吊阅刻本是否违碍总候鉴夺上稟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日具呈本学生员王廷赞

萨载闵鄂元等折

臣萨载臣闵鄂元谨奏为遵旨审拟具奏事窃照天长县生员王廷赞呈首程树榴序刻王沅诗本语多狂悖一案先经臣闵鄂元将现在办理缘由缮折具奏将序文恭呈御览并声明请将该县高见龙与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一并解任质审等因接准廷寄钦奉上谕据闵鄂元奏天长县生员王廷赞控首贡生程树榴所刻诗文狂悖请将知县高见龙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解任现在飞提人犯来省审讯等因一折朕初阅时尚以为此等自系挟仇控告惟应断以公正不必稍存意见已于折内批示矣及细阅抄录王廷赞呈词所开程树榴诗序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愈出而愈巧等语甚为狂悖诞昔孔子称不怨天今程树榴身例胶庠所作序文竟敢牢骚肆愤怨谤上苍实屡丧尽天良自为天理所不容即如此折朕初阅以为不过挟嫌捏控之案照常批示及加细阅则其狂悖之语终不能掩可见慢天悖妄之徒无不自然败露者不可不严加惩治以彰国宪而快人心著交萨载会同闵鄂元即速提集案犯审讯明确按律定拟具奏钦此臣等遵即行司提犯确审并饬搜查各犯家内有无别项不法书籍去后兹臣萨载奉命前赴凤阳查审张万青控告县书侵蚀赈银之案据升任安徽臬司秦雄飞会同藩司农起审拟详解并据署泗州徐绍基率同署天长县郑维祉搜查各犯家内并无别项不法字迹惟程树榴旧存家谱一本内有未经敬避字样禀送前来臣闵鄂元因查勘毫蒙水灾亦即到凤臣等随会同提犯严鞫缘程树榴系天长县捐贡素与生员王沅交好王沅素喜作诗家贫在外坐馆乾隆四十二年六月王沅忽得痰迷病症不识文义八月间程树榴前往探病见其人似痴呆为之怜悯复于书室中见有王沅所作爱竹轩诗稿一本取回阅看因其平日能诗遽此奇疾遂以为天之降厄心抱不平即以前明之徐文长引证代为作序归怨上苍又复出资刊刷共刷印四十二本送给王沅三十五本自留七本连版片俱存在家乾隆四十四年三月间有生员王廷赞即程树榴之妻堂弟素与程树榴有嫌适见王沅爱竹轩诗序文系程树榴所作语句皆愤懑牢骚遂向程树榴斥责程树榴不服与之争辩王廷赞气忿于三月初四日遇见素识之县书崇泉告以程树榴代王沅刊刷诗稿序内有违悖语句将诗本给看嘱其送县查阅时值该县高见龙从盱眙审案回署初六日崇泉将诗面禀该令取诗阅视后仍令崇泉将原诗给还王廷赞一面令崇泉至程树榴家查起诗本于初七日亲诣学宫会同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差门斗杨名传程树榴程焕父子询问程树榴因病未至伊子生员程焕赴学高见龙以王沅诗甚平庸程树榴序内都是怨天之语不便存留讯知诗板现存程树榴家内复令门斗随同程焕将诗板缴学并呈出诗五本即在明伦堂当众销毁是日王廷赞先于早间途遇熟识之赵为奎并方闾方政王廷赞言及程树榴诗序怨愤悖谬现托崇泉送县呈首之事方闾等因未见诗本随答以彼此俱属亲戚何必如此王廷赞又云县官倘或不办还欲具控方闾等答以事关重大亦不敢管适闻该县赴学传唤程树榴父子王廷赞随亦往看知板已劈毁未向程树榴追问复写呈词叙入序内悖谬之处于初八日更余时

分赴学稟见该教谕以时已夜深令其明日再见王廷赞回家即不复赴学遂以诗板既毁自必实有违悖即抄录诗序将序内怨谤语句俱行粘签并以王沅所作之早发姑苏等诗亦属愤激寓意逐一摘出又因传闻程树榴在外扬言施廷璐潘洁带同伊子程焕赴县拜过门生程树榴亦入署稟谢遂另做呈词同在学未递之原词于四月二十八日赴县粘呈首告高见龙以词内有赴县拜门生等事不便亲审当即一面通稟一面将程树榴父子及王沅等委员押解赴皖候究兹臣等遵旨提集各犯讯悉前情并向程树榴将序内狂悖讪谤语句严加鞫讯该犯不能置辩惟有自认丧心夺魄万死无辞臣等复以高见龙既知程树榴诗本不应存留何以并不通稟核办辄自赴学劈板了事恐程树榴与该县平日必有交结往来而王廷赞之传闻程焕拜门生等事自非无因反覆究诘坚供平日并无往来其拜门生等事即王廷赞亦自认传闻不确似道遁饰查程树榴身为贡生不知感戴上苍乃因王沅平日能诗忽得痰迷之疾辄代为作序归怨于天竟敢逞其笔端肆其讪谤满纸愤懑牢骚毫无敬畏实属丧尽天良为天理所不容人心所共愤应将程树榴即照大逆律陵迟处死以彰国宪而快人心伊子程焕照逆犯子孙拟斩立决据程树榴供称该犯出继与四房堂叔程瀚为子所有缘坐人犯并应入官财产飭司确查另行办理王沅所作之诗虽据供无隐语程树榴为之作序刊刻时该犯尚在病中但该犯病愈之后不将其序内怨谤狂悖之处自行呈首罪亦难逭应照大逆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犯衣顶已据详革仍追程树榴贡照咨销天长县知县高见龙虽因王廷赞将诗序粘签续控当即通稟将程树榴父子及王沅拿解赴皖并无听受程焕结拜门生等事但既知序内有怨天之语不便存留到案之初即应通稟核办辄自赴学将诗板劈毁罪无可辞应请将高见龙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教谕孙麟训导王守愚于劈毁诗板之事当时既未劝阻事后亦不稟报殊属溺职应请将孙麟王守愚一并革职王廷赞指摘王沅诗句并控程焕父子拜门生等事未尽确实其举首程树榴序文牢骚肆愤之罪已审得实应免置议陶佑并无帮同程树榴父子詬詈王廷赞之事方闾方政赵为銓施廷璐潘洁讯系王廷赞牵控应与县书崇泉学书戴田等均予免议各犯家内已飭搜查并无别项不法字迹惟程树榴家起获家谱一本讯系前明旧本伊曾祖程均贡在原籍徽州抄存内有狂诞语句暨未经敬避字样应请销毁其原籍徽州族人恐尚有刊本存留并飭徽州府出示晓谕概令呈缴除将起获王沅爱竹轩诗十三本程树榴旧谱一本咨送军机处进呈外所有审拟缘由臣等谨恭折由驿具奏并缮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九日

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